布拉热洛纳子爵 （中）

VICOMTE DE BRAGELONNE



Raoul, en se rendant chez de Guiche, trouva celui-ci causant avec de Wardes et Manicamp. De Guiche, depuis l'aventure de





ALEXANDRE DUMAS

Le VICOMTE DE BRAGELONNE



大仲马

布拉热洛纳子爵

郝运 汪振 译

中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exandre Dumas

LE VICOMTE DE BRAGELONNE

本书根据 Calmann-Lévy, Éditeurs, Paris 1954 年版译出

布拉热洛纳子爵

中 册

〔法〕大 仲 马 著

郝 运 汪 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7.75 插页 2 字数 666,800

1984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8,200 册

书号：10188·381 定价：(六)2.80 元

目　　次

第九四章

许多白费力气的事

拉乌尔来到德·吉什家中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跟德·瓦尔德和马尼康谈话。

自从芒特事件①之后,德·瓦尔德对待拉乌尔就象陌生人一样。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只是他们看上去似乎互不相识。

拉乌尔走进来,德·吉什迎上前去。

拉乌尔一面紧握他朋友的手，一面迅速向两个年轻人瞥了一眼。他希望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头脑里在想些什么。

德·瓦尔德是一副叫人捉摸不透的冷漠的神色。

马尼康则好象是在对着一件吸引他的装饰品出神。

德·吉什把拉乌尔带到隔壁房间里,叫他坐下来,向他说道：

“你的气色真好！”

“这真是够奇怪的,因为我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拉乌尔回答。

“是不是象我一样，爱情上不顺心，拉乌尔？”

“对您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好事,伯爵。最坏的消息,也就是最能使我痛心的消息,也许是一个好消息。”

“哦！那么,你就别伤心了,因为不但我非常不幸,而且我看到了在我周围的人是多么幸福！”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了,”拉乌尔回答道，“解释一下，我的朋

友，请解释一下吧！”

“你会明白的。我一直在和这种你看到的在我身上产生和发展的、缠住我不放的感情做斗争，我也曾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尽了全部力量，但徒劳无益。我仔细研究过我陷入的不幸，我探测过它，这是一个深渊，我知道。但没有关系，我将继续走下去。”

“疯子！你只要再走一步，不管你愿不愿意，等着你的，今天是毁灭，明天就是死亡！”

“我什么也不顾了！”

“德·吉什！”

“你听好，我一切都考虑过了。”

“啊！你相信你会成功？你相信王太弟夫人会爱你？”

“拉乌尔，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是在希望，因为人只要活着，心中总存在着希望。”

“我认为你所希望的幸福，你是得不到的；就算你能得到，你也要完蛋的，这是肯定的。”

“我请求你不要再阻拦我，拉乌尔，你根本说服不了我；因为，我预先向你讲清楚，我不愿意被说服，我已经走得很远，不能后退了。我经受了那么多痛苦，因此死亡对我来说象是一个恩惠。我不仅是个狂热的恋人，拉乌尔，而且还是一个嫉妒得失去了理智的人。”

拉乌尔带着一种近于发怒的情绪拍打着两只手。

“好啊！”他说。

“好或者坏，都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向你，向我的朋友、我的兄弟祈求的。三天以来，王太弟夫人陶醉在欢乐中。第一天，我连看也不敢看她，我恨她不象我一样伤心。第二天，我的眼光再也

---

① 芒特事件：指上册第87章德·瓦尔德在芒特被拉乌尔打败后扔到栏杆外面去的事情。

离不开她，而在她那一方面，我相信她也注意到了。至少，拉乌尔，她看了我一眼，即使不是带着怜悯也是带着几分温柔。但在她的眼光和我的眼光中间突然投入了一个阴影，另一个人的微笑引起了她的微笑。在她的坐骑旁边经常奔驰着一匹马，可并不是我的马，在她的耳旁经常响着一个动人的声音，可并不是我的声音。拉乌尔，三天以来，我太激动了，火焰在我血管里奔腾。我必须驱除这个阴影，消灭这个微笑，闷住这个声音。"

"你想要杀死王太弟？"拉乌尔叫起来。

"唉！不，我不嫉妒王太弟，我并不嫉妒丈夫，我嫉妒情夫。"

"情夫？"

"难道你到了这儿就看不出来？你在那儿向来是目光非常敏锐的。"

"你嫉妒德·白金汉先生？"

"嫉妒得要死！"

"还有呢？"

"唉！这一次我们之间的事情将容易解决，我抢了先，派人递了一张条子给他。"

"你写信给他了？写信的是你？"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我知道，因为这是他告诉我的。瞧。"

他把几乎和德·吉什同时收到的信递给他，德·吉什贪婪地看着。

"这是一个勇敢的人，尤其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说。

"当然，公爵确实是个正直的人。我想用不到问你是不是也用同样美好的措词写信给他啦？"

"当你代我去找他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信给你看的。"

"不过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什么不可能的事？”

“要我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公爵找我商量，你也找我商量。”

“啊！我想你会照顾我的。听我说，这是我请你向尊贵的公爵讲的……话很简单……在这几天当中：今天、明天，或者后天，对他方便的日子，我希望在凡森见到他。”

“考虑一下吧！”

“我相信我已经向你讲过我一切都考虑过了。”

“公爵是外国人，他负有一个使命，因此他是不可侵犯的……凡森紧靠着巴士底狱！”

“后果由我负责。”

“那么这次决斗的理由呢？你希望我向他提出什么样的理由呢？”

“你放心，他不会问你这个的。……公爵讨厌我，肯定象我讨厌他一样；公爵仇恨我，也肯定和我仇恨他相等。因此，我恳求你这样做，去找公爵吧！假如需要我恳求他接受我的建议，我就恳求他。”

“这是多此一举……公爵已经通知我他要和我谈话。公爵现在在国王那儿玩牌……我们俩一齐去吧。我把他拉到长廊里，你待在一边。两句话就够了。”

“那么，我要把德·瓦尔德带去，这样我可以自然些。”

“为什么不带马尼康去？德·瓦尔德总归要来找我们的，我们让他留在这儿吧！”

“对，是这样。”

“他什么都不知道？”

“嗯，绝对不知道。你总是这么冷冰冰的！”

“他什么都没有对你讲？”

"没有。"

"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因此我今天也不比昨天对他更冷淡些。"

"那我们走吧。"

四个人一齐走下来。德·吉什的四轮马车等在门口，把他们载向王宫。

路上，拉乌尔想出一个主意，他作为双方秘密的唯一知情人，对于使双方达成和解不应该失去希望。

他想到自己在白金汉身旁是有影响的，他也知道自己有左右德·吉什的力量。看起来事情好象并非毫无希望。

当他们到达长廊的时候，那儿灯火辉煌，宫廷里最高贵、最漂亮的女人们象天上的明星在明亮的光芒中摇晃着。有一刹那，拉乌尔不禁忘记了德·吉什而去瞧路易丝，她在她的同伴中间好象一只着迷的鸽子，贪婪地饱览着王宫里的珠光宝气的人群。

大家都站着，只有国王坐着。

拉乌尔瞥见了白金汉。

他距离王太弟十步左右，在一群法国人和英国人中间，这些人正在称赞他气宇轩昂的风度和豪华盖世的服饰。

几个老廷臣回忆起当年看到他父亲时的情况，比起他父亲来他毫不逊色。

白金汉正在和富凯谈话。富凯向他高声谈着美丽岛的事。

"现在我不能去找他，"拉乌尔说。

"你等着找合适的机会，但是马上把这件事结束了吧。我可急死了。"

"瞧，我们的救星来啦！"拉乌尔看到了达尔大尼央，说道。达尔大尼央穿着崭新的火枪队队长的制服，光采照人，刚走进来就吸引了整个长廊里的人的眼光。

拉乌尔向达尔大尼央走去，说道：

“德·拉费尔伯爵曾经找过您，骑士。”

“是的，我才和他分手，”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我原来以为你们会在一起消磨晚上一部分时间的。”

“我们已经约好了再见面。”

达尔大尼央一面和拉乌尔搭话，一面漫不经心地环视着周围，寻找人群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房间中的某一件东西。

突然，他的眼睛好象鹰发现了猎物一样盯住不动了。

拉乌尔跟着他的目光望去，他看到德·吉什跟达尔大尼央互相行礼问候，但是他辨不出火枪队队长这样好奇又这样傲慢的一瞥是向着谁的。

“骑士先生，”拉乌尔说，“只有您能帮我一下忙。”

“什么事情，我亲爱的子爵？”

“就是要去打扰德·白金汉先生一下。我有两句话要向他讲，但是德·白金汉先生正在和富凯先生谈话。您知道，我是决不能去打扰他们谈话的。”

“噢！噢！富凯先生，他在那儿吗？”达尔大尼央问。

“您没有看见他？瞧！”

“嗯，确实是的！你相信我比你更有权利去？”

“您是个重要的人物啊！”

“哦！这是事实，我是火枪队的队长。早就有人答应给我这个职位，而我得到它的时间才这么短，所以我老是忘记了我的头衔。”

“您会帮我忙的，是吗？”

“富凯先生，见鬼！”

“您对他不大满意吗？”

“不，更可能是他对我不大满意。不过最后总有一天会……”

“瞧，我相信他在看您，要不这是？……”

“不，不，您没看错，他这份敬意正是对着我的。”

“眼下机会很好。”

“你认为好吗？”

“去吧，我请求您。”

“我就去。”

德·吉什眼睛一直紧盯着拉乌尔，拉乌尔向他打了一个手势，表示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达尔大尼央径直走向这一群人，象其他人一样彬彬有礼地向富凯先生致敬。

“您好，达尔大尼央先生。我们正在谈论海上美丽岛，”富凯带着他练达的人情世故和特有的眼神说道。这种人情世故和眼神有的人需要大半辈子时间才能掌握，而有的人尽管拼命学也永远学不好。

“海上美丽岛？噢！噢！”达尔大尼央回答说，“我相信那是属于您的吧，富凯先生？”

“王太弟刚才告诉我，他已把它送给王上了。”白金汉说，“向您致敬，达尔大尼央先生。”

“您知道美丽岛吗，骑士？”富凯问火枪手。

“我只到过那儿一次，先生，”达尔大尼央机智而又优雅地回答。

“您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吗？”

“仅有一天工夫，大人。”

“您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所有能在一天里看到的东西我都看到了。”

“先生，一个人有您这样的眼力，一天里面看到的东西就够多的了。”

达尔大尼央躬身表示谢意。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拉乌尔向白金汉做了个手势。

“财政总监先生，”白金汉说，“我把队长留给您，对什么是棱堡、内壕墙和外护墙，他要比我内行得多，现在我要去会一个朋友，他在向我打招呼。您知道……”

果然，白金汉离开了人群，向拉乌尔走来，但是走到王太弟夫人、王太后、王后和国王玩牌的桌旁时，他停了一下。

“我们去吧！拉乌尔，”德·吉什说，“就在那儿，要下决心，快！”

其实白金汉在向王太弟夫人问候之后又继续向拉乌尔走来。

拉乌尔迎上去。德·吉什留在原地。

德·吉什的眼睛紧跟着他。

两个年轻人的会面恰巧被安排在一桌打牌的人和长廊之间空出的地方。长廊里有几个神情严肃的绅士在散步，他们不时停下来谈话。

但是就当两条线正要会合的时候，却被第三条线打断了。

这就是正向德·白金汉公爵走来的王太弟。

王太弟在他的涂了唇膏的玫瑰色的嘴上带着极其迷人的微笑。

“哎呀，我的天啊，”他带着一种温柔多情又彬彬有礼的姿态说道，“我刚才听说了什么啊，我亲爱的公爵？”

白金汉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一下，面颊上泛起了轻微的苍白色，他没有看见王太弟走来，他只是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转过身去问道：

“殿下，人们向您讲了些什么，才使得您看上去是这样的惊讶？”

“一件叫我大失所望的事情，先生，”亲王说，“一件将使整个宫廷都要感到伤心的事。”

“啊！殿下心肠真是太好了，”白金汉说，“因为我看到殿下是

想谈论关于我动身的事。”

“正是。”

“唉！殿下，我到巴黎才不过五、六天，我的动身只能使我自己伤心。”

德·吉什在他停留的地方听到了这些对话，这一次轮到他战栗了。

“他要动身！”他咕哝着，“他在说什么？”

菲力浦仍旧带着他那温柔亲切的神态继续说道：

“也许是大不列颠国王召您回去，先生，我相信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查理二世陛下很熟悉他的臣子，他是少不了您的。但要我们失去您不感到懊丧，这不可能。请相信我的话。”

“殿下，”公爵回答道，“要是我离开法兰西宫廷，那是……”

“那是因为有人要召您回去，我了解这一点。但是，如果您相信我的愿望对于王上能有一些影响的话，我要向查理二世陛下提出请求，让您再和我们待一段时间。”

“您的盛情使我十分感谢，殿下，”白金汉回答道，“但是我收到了明确的命令。我在法国的逗留是有限期的。我已经超过了期限，我仁慈的君王也许要生气了。今天我才想起来，四天前我就应该走了。”

“哦！”王太弟说。

“是的。不过，”白金汉提高了嗓门，声音响得甚至连远处的夫人们都听得到，“不过我就象这样一个东方人，他由于做了一个美梦，在接连好几天里象是发了疯。随后有一天他清醒过来了，也就是恢复理性了。法兰西宫廷大概就象这个美梦，它叫人陶醉。殿下，但是我终于清醒过来了，要走了。我实在不能象亲王殿下要向我提出的那样，延长我的逗留期限。”

“那么，什么时候动身呢？”菲力浦带着充满关切的神情问道。

“明天，殿下……我的车马随从三天前就准备好了。”

奥尔良公爵点了点头，意思是：既然决心已经下定，公爵，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白金汉抬眼朝王后和王太后望了望，他的目光遇到了奥地利安娜的目光。她做了一个姿势表示感谢他，并且同意他这样做。

白金汉回答这个姿势的是一个微笑，它掩藏了他内心的痛苦。

王太弟又走回他刚才来的地方去了。

就在同时，德·吉什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

拉乌尔怕这个性急的年轻人自己来提出要决斗的建议，就赶快跑到他前面去。

“不，不，拉乌尔，现在一切都无用了，”德·吉什说，同时向公爵伸出双手，把他拉到一根圆柱后面，“啊！公爵，公爵，请原谅我给您的信里的话，我那时真是疯了！请把我的信还给我吧！”

“说实在的，”年轻的公爵带着忧郁的微笑说，“您不能再恨我了。”

“啊！公爵，公爵，请原谅我！……请接受我的友情，我的永恒的友情……”

“说真的，您究竟为什么要恨我呢？伯爵，既然我正要离开她，既然我不会再看到她了。”

拉乌尔听到这两个年轻人友好的谈话，懂得今后已不需要他参与他们的事了，就向后退了几步。

这个动作使得他更靠近了德·瓦尔德。

德·瓦尔德正在谈论德·白金汉动身的事情，和他谈话的是德·洛林骑士。

“走得聪明！”德·瓦尔德说。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亲爱的公爵身上可以免挨一剑。”

说罢，大家全笑了起来。

拉乌尔被激怒了，皱着眉头转过身去，血冲向太阳穴，嘴角带着鄙夷的神情。

德·洛林骑士支着脚跟转过身子；德·瓦尔德则毫不畏惧地等待着。

“先生，”拉乌尔向德·瓦尔德说道，“您改不了背后侮辱人的习惯吗？昨天您侮辱了达尔大尼央先生，今天您侮辱了德·白金汉先生！”

“先生，先生，”德·瓦尔德说，“您应该知道有时我也当面侮辱人。”

德·瓦尔德的身体碰到了拉乌尔，他们肩靠着肩，面孔对着面孔，好象要用他们的气息和忿怒把对方烧掉似的。

大家都看得出，两个人一个到了仇恨的顶峰，另一个也到了忍耐的极点。

突然，他们听到一个宽厚有礼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我相信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

他们掉转身来，原来是达尔大尼央。他装出一副讨人欢喜的样子，把手放到德·瓦尔德肩上。

拉乌尔退后一步，让位给火枪手。

德·瓦尔德全身打了一个寒战，脸上失色，但纹丝不动。

达尔大尼央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站到拉乌尔给他让出的位子上。

“谢谢，亲爱的拉乌尔，”他说，“德·瓦尔德先生，我有话要和您谈。拉乌尔，请不要避开，所有的人都可以听我要对德·瓦尔德讲的话。”

接着，他的微笑消失了，他的目光变得象钢刀一样冷峭尖利。

“我听您的吩咐，先生，”德·瓦尔德说。

“先生，”达尔大尼央接着说，“好久以来我就想找机会和您谈一谈，一直到今天我才找到。至于地点，我承认选得并不好，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劳驾到我舍下来，我所说的舍下就是指通向长廊的楼梯下面。”

“我跟您去，先生，”德·瓦尔德说。

“您是一个人在这儿吗？”达尔大尼央问。

“不是，我有两个朋友，马尼康和德·吉什。”

“好，”达尔大尼央说，“不过两个人嫌少了，您完全可以再找到几个朋友，是吗？”

“当然罗，”这个年轻人说，他不知道达尔大尼央是什么意思，“您要多少就有多少。”

“是朋友吗？”

“是的，先生。”

“是好朋友吗？”

“当然罗。”

“那好，请您去找他们，越多越好。而您，拉乌尔，来，请把德·吉什先生带来，把德·白金汉先生也带来。”

“啊！我的天，先生，多热闹！”德·瓦尔德回答，同时尽力想笑一笑。

火枪队队长向他作了一个小小的手势，劝他耐心些。

“我从来都是冷静的。那么，我等着您，先生，”他说。

“请您等着我。”

“好，回头见！”

于是，达尔大尼央向他住的套间走去。

他的房间里有人，德·拉费尔坐在窗洞下等着。

“怎么样？”他看到达尔大尼央回来问道。

“怎么样，”达尔大尼央回答，“德·瓦尔德先生很愿意给我一

个荣誉，到我这儿来作一次小小的拜访，另外还有几位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

果然，就在火枪手的后面，德·瓦尔德和马尼康出现了。

跟着，德·吉什和白金汉也来了。他们感到很惊讶，不明白别人要他们来做什么。

拉乌尔和两三个绅士一起来了。他进来时目光向室内四周环视了一下，瞥见了伯爵，就走过去和他坐在一起。

达尔大尼央极其谦恭有礼地接待他的客人。

他保持着平静而文雅的神情。

所有在场的人都是在宫廷中有职位的高贵的人士。

达尔大尼央先请大家原谅他的打扰，随后转身向德·瓦尔德，后者尽管竭力保持镇静，神情上仍不禁显得惊讶和不安。

“先生，”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在王宫里面，我们可以随便高声讲话不会有失礼仪了。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我冒昧地请您到我家里来，还同时邀请了这几位先生。我从我的朋友德·拉费尔伯爵处了解到您所散布的对我的一些侮辱性的言论。您也向我讲过您把我看作您的死敌，您说过我是您父亲的死敌吧？”

“这是事实，先生，我讲过这些话，”德·瓦尔德说，他苍白的脸色微微变红。

“那么，您是指控我有罪过，有错误，或者有什么行为卑鄙的地方罗，我请您明确一下您的指控。”

“在第三者面前吗，先生？”

“是的，当然罗，在第三者面前，而且您可以看到我找的都是一些在荣誉方面很有经验的人。”

“我对您的体贴您不领情，先生。我指控您，这是真的，但我对我所指控的内容却是保守秘密的。我没有讲过任何细节，我仅仅在某些人面前表示了我的仇恨，对于他们来说，把这件事告诉您可

以说是一种责任。尽管您的荣誉系于我的缄默，您却没有感激我的审慎。平时您凡事持重，这一次我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达尔大尼央先生。”

达尔大尼央咬咬髭尖。

“先生，”他说，“我已荣幸地请求您说明您对我不满的地方。”

“完全公开讲？”

“当然！”

“那么我就开始讲了。”

“请您讲吧，先生，”达尔大尼央躬身说，“我们大家都听着。”

“好，先生。问题不在于您对不起我，而是对不起我父亲。”

“这您已经讲过了。”

“是的。但是一个人在讲到有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些犹豫的。”

“要是这种犹豫确实存在的话，我请您克服它，先生。”

“甚至于在涉及到一件不光彩的行为时也一样吗？”

“涉及到任何事情都一样。”

在场的人们开始有些不安，相互望了望。但是当他们看到达尔大尼央的脸上没有任何激动情绪时，他们放心了。

德·瓦尔德还是不吭声。

“请讲吧，先生，”火枪手说，“您看得很清楚，您让我们大家都在等着。”

“那好，请听吧。我的父亲爱着一个女人，一个高贵的女人；这个女人也爱着我的父亲。”

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交换了一下目光。

德·瓦尔德继续说道：

“达尔大尼央先生无意中发现了几封有关约会的信，就乔装打扮，利用黑暗代替了应该赴约会的人。”

“是有这么回事，”达尔大尼央说。

在场的人中间响起了一阵轻微的低语声。

“是的，我干了这件坏事。不过，先生。您既然这么公正，您就应该补充一点，您指责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一岁。”

“这件坏事并不因此就不太可耻了，”德·瓦尔德说，“对于一个绅士来说，这已经是懂事的年龄，他不应该再干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啦。”

又是一阵低语声响了起来，不过是由于惊愕或者几乎是怀疑。

“这的确是一件可耻的欺骗行为，”达尔大尼央说，“我根本不需要等德·瓦尔德先生来责备我，我早就非常严厉地责备过我自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懂事了，尤其是更规矩了，我因为这个过错长时间地感到内疚。但是我提请你们注意，各位先生，这是发生在一六二六年的事。你们真是幸运，你们仅仅是根据流传的说法才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的。在那个时候，人们对爱情不象今天这样认真，道德标准也和今天不同。我们是年轻的大兵，经常打架，经常被打，经常剑拿在手中，或者至少得抽出剑鞘一半，经常出生入死；战争使我们心如铁石，红衣主教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总之，我已经后悔了，而且，我至今还在后悔，德·瓦尔德先生。”

“是的，先生，这我懂得，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容许后悔的。但您不能因此而对一个女人的不幸少负责任。您讲的这个女人，蒙受了羞耻，在侮辱下抬不起头来；您讲的这个女人逃走了，她离开了法兰西，从此就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哦！”拉费尔伯爵脸上带着阴森的微笑把手臂伸向德·瓦尔德说，“恰恰相反，先生，有人看到过她，甚至这儿就有几个人听到这番话，就能够从我以下描绘的形象上辨认出她来。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身材纤细，脸色苍白，头发金黄，在英国结了婚。”

“结了婚？”德·瓦尔德问。

“啊，您连她结了婚都不知道？您看我们比您知道得还多，德·瓦尔德先生。大家通常总是叫她米莱狄，在这个称号上不附加任何姓氏，这您可知道？”

“知道，先生，这我知道。”

“我的天！”白金汉喃喃地说。

“好。这个从英国来的女人在三次谋害达尔大尼央先生之后又回到英国去了。这是公正的，对不对？但愿如此，因为达尔大尼央先生曾经侮辱过她。但另外的事就不公正了，那就是在英国，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一个吴英德勋爵手下的，人们称他做费尔顿的年轻人。白金汉爵爷，您脸色发白了，您眼睛里闪耀着忿怒与悲痛的光芒，那么，请您来结束这个故事吧！爵爷，请您告诉德·瓦尔德先生，把刀交给杀害您父亲的凶手的这个女人是什么人？①”

大家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年轻的公爵用手帕擦着被汗水浸湿的额头。

所有在场的人都寂静无声。

“德·瓦尔德先生，您看，”达尔大尼央说，“这个故事因为阿多斯的叙述重新勾起的亲身回忆使人更加印象深刻了。您看到了，我的罪过决不是使一个灵魂堕落的原因，这个灵魂在我感到后悔以前早已彻底堕落了。因此这完全是一个良心问题。不过，现在既然事已如此，德·瓦尔德先生，剩下来我能做的只有非常谦恭地请求您原谅这一可耻的行为了，就如同假如您父亲还活着，而我在查理一世死后回到法国时遇到了他，我一定要请求他原谅一样。”

“这太过分了，达尔大尼央先生，”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声音十分激动。

“不，先生们，”火枪队队长说，“现在，德·瓦尔德先生，我希望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成为过去，您别再说我的坏话了。事情已

① 以上故事情节见《三个火枪手》。

经了结，不是吗？”

德·瓦尔德嘴里嗫嗫嚅嚅地弯了一下身。

“我还希望，”达尔大尼央走近这个年轻人继续说道，“您别象过去一样，老是改不了说别人的坏话的习惯。因为象您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完美无缺的人，竟在事隔三十五年之后，向一个老兵责难他青年时代的一件小事；而您呢，您炫耀良心的纯洁，暗示自己肯定从来不做一点违背良心和荣誉的事。不过，德·瓦尔德先生，请听好，这是我最后要向您讲的：请当心别让我听到您的名字出现在某桩不愉快的事件之中。”

“先生，”德·瓦尔德说，“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是徒劳的。”

“哦，我的话还刚开始呢，德·瓦尔德先生，”达尔大尼央又说，“您得继续听我说下去。”

在场的人好奇地把圈子缩得更小些。

“您刚才高谈一个女人的荣誉和您父亲的荣誉，您这样谈使我们很高兴，因为想到在我们灵魂中，看起来已经不存在的这种高尚正直的感情，还存在于我们的孩子们的灵魂中，这是叫人很愉快的事。而且，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惯常要窃取女人荣誉的年纪里却能尊敬和保护它，总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情。”

德·瓦尔德紧抿双唇，攥紧拳头，明显地急于想知道这个开头已预示不祥的谈话下文如何。

“那么，”达尔大尼央继续说道，“您怎么胆敢向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先生谈到他根本不认识他母亲的事呢？”

拉乌尔眼里射出光芒。

“哦！”他冲过来叫道，“骑士先生，骑士先生，这是一件属于我个人的私事。”

德·瓦尔德恶意地笑了。

达尔大尼央用膀子推开拉乌尔，说：

“请别阻拦我，年轻人，”同时用眼睛逼视着德·瓦尔德。

“我在这儿探讨一个决不是用剑能解决的问题，”他继续说，“我在一些曾经不止一次握剑在手的重视荣誉的人们面前探讨这个问题。我特地选择了这几位先生。我想这几位先生都懂得，决斗的原因不论如何秘密最后总会被人知道的。因此我再一次向德·瓦尔德先生提出我的问题来：您究竟为什么要冒犯这个年轻人，同时又冒犯他的父母亲？”

“但是我认为，”德·瓦尔德说，“话是可以随便说的，为了支持这些说法，一个高雅的人可以采用所有合乎他身分的方法。”

“噢，先生，请告诉我，一个高雅的人为了要支持一句恶毒的言语可以用哪些方法？”

“用剑。”

“您在这些言谈中不仅缺乏逻辑，而且缺乏对天主的信仰和个人的荣誉。您把好些人的私生活公诸于众，却一点不谈自己的。在我看来您的生活是很不寻常的。不过，任何风气都要过时的，先生，决斗的风气也过时了，更不用说陛下还明令禁止决斗。因此，为了和您的骑士的信念一致，您要向拉乌尔·德·布拉热洛纳先生道歉，您要向他说，您为自己说过的轻率的话感到懊悔，他家世的高贵和纯洁不仅铭刻在他的心里，而且表现在他的全部行为举止里。您要这样做，德·瓦尔德先生，就象我，一个老队长，刚才在您这个嘴上刚生胡子的孩子面前所做的一样。”

“要是我不这样做呢？”德·瓦尔德问。

“那么，可能会发生……”

“会发生您想禁止的事情，”德·瓦尔德微笑着说，“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您这种调解的逻辑将导致一次对国王禁令的违反。”

“不，先生，”火枪队队长安详地回答，“您想错了。”

“那么，将会怎样呢？”

“那将是我去找国王——我和他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曾经有幸多次为国王效力，那时候您还没有出生。总之，国王根据我的请求，刚给我寄来了一张给巴士底狱典狱长贝兹莫·德·蒙勒增先生的空白的命令——我将向国王说：‘陛下，有一个人卑鄙地通过侮辱德·布拉热洛纳母亲侮辱了德·布拉热洛纳本人。我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陛下赐给我的盖有陛下封印的信上了，因此，德·瓦尔德先生得到巴士底狱去坐三年牢。’”

达尔大尼央从口袋中抽出国王签过字的命令，递给德·瓦尔德。

后来，他看到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完全信服，认为这是虚声恫吓，就耸耸肩，脸色冷峻地走向桌子，桌上有一个墨水瓶和一支长得几乎要使地形学家波尔朵斯感到害怕的羽笔。

这时，德·瓦尔德看到这个威胁是极其认真的。在这个时代，巴士底狱已经使人不寒而栗了。他朝拉乌尔走近一步，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先生，我向您表示刚才达尔大尼央先生命令我表示的歉意，我不得不向您这样做。”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火枪手极其平静地说，“您的措辞错了。我没有说过‘我不得不向您这样做’，我说的是‘我的良心要我向您这样做’。这后一句话要比前一句好，请相信我吧。如果这是您感情的真实流露，那就更好了。”

“那么，我同意好了，”德·瓦尔德说，“不过，说真的，各位先生，你们应该承认，这样的蛮不讲理还不如从前那样，剑来剑往，身子被刺穿了的好。”

“不，先生，”白金汉回答道，“因为被剑刺一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您挨了一下，它不能说明是您对还是您错，只不过说明您动作灵巧不灵巧罢了。”

“先生！”德·瓦尔德叫起来。

“啊！您又要出言不逊了，”达尔大尼央打断德·瓦尔德的话头说，“还是让我来为您效劳，不让您再说下去吧。”

“是不是就这样了，先生？”德·瓦尔德问。

“就这样了，”达尔大尼央回答，“这几位先生和我都对您感到满意。”

“请相信我说的，先生，”德·瓦尔德说，“您的调解并不成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分手。我可以打赌，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和我要比过去更加互相仇视。”

“对于我来说，您是错了，先生，”拉乌尔回答说，“我心里对您不再有丝毫嫌怨。”

这最后一下压倒了德·瓦尔德，他眼神迷惘地环视着周围。

达尔大尼央和蔼可亲地向这些自愿参与这次解释性谈话的绅士致敬。每个人都把手伸给他，然后走出去了。

没有一只手伸向德·瓦尔德。

“啊！”这个年轻人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叫了起来，“啊！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向他报仇雪恨的人了！”

“您找得到的，先生，因为我在这儿，”一个充满威胁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朵响起。

德·瓦尔德掉转身，看到德·白金汉公爵刚刚走近他，他无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留下的。

“您，先生！”德·瓦尔德叫道。

“对，是我。我不是法兰西国王的臣民，先生。既然我要离开这儿到英国去，那我就不会再留在这块土地上。我心头也积下了失望和愤懑，因此，我和您一样，需要在某一个人身上报复一下。我非常同意达尔大尼央先生的原则，但我并不一定要对您实施这

些原则，我是英国人。现在轮到我来向您提出您刚才向另一些人提出却没有被接受的建议。”

“公爵先生！”

“喂！亲爱的德·瓦尔德先生，既然您这样怒气冲天，接受我做您的靶子吧。三十四小时以后我将抵达加来，和我一起去吧，两个人一起赶路，路程会显得比单身赶路短些。我们到那边潮水覆盖的沙滩上拔剑相斗。那儿每天有六个小时是法兰西的领土，另外六个小时是天主的土地。”

“好，”德·瓦尔德回答说，“我接受。”

“真的！”公爵说，“要是您杀了我，我亲爱的德·瓦尔德先生，我向您保证，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啦！”

“我尽可能使您满意，公爵，”德·瓦尔德说。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我带您去。”

“悉听尊便。是啊！我一直需要冒一次真正的会致命的危险，使我的内心得到平静。”

“那好，我相信您找到了正合您需要的事情。为您效劳，德·瓦尔德先生。明天早晨，我的跟班将告知您确切的动身时间，我们将象两个好朋友一样共同旅行。我平时旅行总是匆匆忙忙的。再见！”

白金汉向德·瓦尔德致敬后就转身到国王那儿去了。

德·瓦尔德憋着一肚子火走出了王宫，快步向他的住所走去。

第九五章

贝兹莫·德·蒙勒增先生

在给了德·瓦尔德一次有点严厉的教训后，阿多斯和达尔大尼央一起走下通向王宫庭院的楼梯。

"您看着吧，"阿多斯向达尔大尼央说道，"拉乌尔迟早免不了要和德·瓦尔德决斗一场。德·瓦尔德是个勇敢凶悍的人。"

"我了解这些家伙，"达尔大尼央答道，"我和他的父亲打过交道。不瞒您说，那个时候我有一副好筋骨，而且，极端自信。我跟您讲，我承认他父亲使我费了不少事，不过必须看到，我是多么喜欢打架。啊！我的朋友，今天人们已不再象那样寻衅闹事了。当时我有一只一刻也不肯安分的手，一只好动的手，这您是知道的，阿多斯，您是看到过我如何运用这只手的。那时候，我这只手不是一块普通的钢铁，而是一条形态多样、长短自如的蛇，一条力图把头伸得恰到好处、伺机咬人的蛇。我离敌人六步远，接着是三步，我步步紧逼，随后我一下子又猛冲了十步。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凶猛的劲头。不过老德·瓦尔德由于他家传的勇敢和一拚到底的火爆性子，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我记得打完以后，我的手指都发麻了。"

"所以，我跟您讲过了嘛，"阿多斯接着说，"小德·瓦尔德一定要去找拉乌尔，最后总会遇见的，因为只要找，拉乌尔是很容易找到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的朋友。但是拉乌尔考虑得很周到，他根本就不责怪德·瓦尔德。他讲过这个话。他等待别人向他挑衅，这样他的地位就有利了，王上就不会生气；况且，我们也懂得用什么方法使王上息怒。不过，您轻易不发慌，为什么现在却显得如此惊慌失措、忧心忡忡呢？”

“是这样的：一切都使我心乱如麻。拉乌尔明天要去见国王，国王将向他谈到他对于某件婚事的旨意，拉乌尔在恋爱，他会象一个恋人似的感到恼火。他情绪一不好，如果遇到德·瓦尔德，炮弹就要爆炸。”

“我们来阻止它爆炸，亲爱的朋友。”

“不要算上我吧，因为我想回布卢瓦。宫廷里的那种虚伪的风雅，那种种阴谋诡计，全都使我厌恶。我不再是一个年轻人，我不愿再和今天这些小人同流合污了。我在天主的圣书里面看到过很多那么美好的东西，因此我没有兴趣去关心这些人在尔虞我诈时的窃窃私语。总之一句话，我在巴黎呆腻了。在任何我见不到您的地方我就觉得厌烦，可是您又不能老是呆在我身边，因此我想回布卢瓦去了。”

“啊！这您可错了，阿多斯！您违背了您的出身和您天生注定了的性格！象您这样坚毅的人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您的才能，直到最后一天。请看我在拉罗舍尔使用的这把旧宝剑，这把西班牙的宝剑，它用了三十年仍然完好无损。冬天里有一天，它掉在卢佛宫的大理石地面上，一下子跌断了，我亲爱的。别人又用这把断剑给我打了一把猎刀，这把猎刀还可用一百年。您，阿多斯，凭您的忠诚正直，您的坦率真诚，您的勇敢冷静和您所受的扎实的教育，您是规劝和指导国王的合适的人选。留在这儿吧，富凯先生不会活得和我的西班牙宝剑一样长的。”

“啊！”阿多斯微笑着说，“请看达尔大尼央先把我捧入云霄成

为天神，又把我从奥林匹斯山上挪下来摔到地上。朋友，我有更大的野心！当大臣，当奴才，得啦！我不是更伟大些吗？我什么都不是。我记得有几次听见您叫过我伟大的阿多斯，不过，说真的，要是我是大臣，我看您未必能证明我配得上这个称号。不，不，我不会这样干的。”

“那么，我们不再谈这个吧！您把一切都丢开，甚至连友情也抛弃了吧！”

“哦！亲爱的朋友，您对我讲的这些话有些过分了吧！”

达尔大尼央赶紧抓住阿多斯的手说：

“不，不，您放心把一切都丢开吧。拉乌尔没有您也行，反正我在巴黎。”

“那好，这样我就回布卢瓦去了。今晚您向我告别，明天拂晓我就骑马动身。”

“您不能独自回到您的宅第去，为什么您没有把格力磨带来呢？”

“我的朋友，格力磨在睡觉，他睡得很早。我那可怜的老家伙容易疲劳。他是和我一起从布卢瓦来的，因此我强迫他留在家里了；因为即使要他再赶回离我们四十里地的布卢瓦才休息，他也是死而无怨的。但我舍不得我的格力磨。”

“我派一个火枪手给您拿火把。喂，来人哪！”达尔大尼央倚在镀金的楼梯栏杆上叫道。

七八个火枪手出现了。

“哪一位愿意伴送德·拉费尔伯爵先生？”达尔大尼央喊道。

“感谢各位的热情，先生们，”阿多斯说道，“我实在不能这样打扰诸位绅士。”

“要不是我有话要同达尔大尼央先生谈，我会很好地护送先生的，”一个人说。

"谁在那儿?"达尔大尼央在昏暗中寻找说话的人。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

"天主饶恕我,这不是德·贝兹莫的声音吗?"

"是我,先生。"

"啊!我亲爱的贝兹莫,您在宫里干什么呀?"

"我在等待您的命令,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

"唉,我多倒霉!"达尔大尼央思忖道。"不错,曾经通知您要抓一次人。但是为什么您自己来而不派个手下来呢?"

"我来是因为我有话要对您说。"

"而您却没有叫人预先通知我?"

"我在等着您,"贝兹莫先生畏畏缩缩地说。

"我走了。再见,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向他的朋友说。

"等一下。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兹莫·德·蒙勒增先生,巴士底狱的典狱长。"

贝兹莫和阿多斯互相躬身致敬。

"你们应该互相认识一下,"达尔大尼央又补充说。

"我对贝兹莫先生还有点模糊的记忆,"阿多斯说。

"您很清楚,我亲爱的朋友,这位贝兹莫,国王的卫士,在过去红衣主教时代,我们曾经和他有过很愉快的聚会。"

"确实如此,"阿多斯亲切地告辞,同时说道。

"这位是德·拉费尔伯爵,入伍时的名字是阿多斯,"达尔大尼央咬着贝兹莫的耳朵说。

"是的,是的,一位高尚的人,四大名人之一,"贝兹莫说。

"一点不错。不过,瞧,我亲爱的贝兹莫,我们就谈吗?"

"请吧!"

"首先,关于命令的事,已经过去了,没有命令了。国王不再想叫人逮捕那个有关的人。"

"唉！倒霉，"贝兹莫叹了一口气说。

"怎么，倒霉？"达尔大尼央笑着叫起来。

"当然罗，"巴士底狱典狱长大声说，"对我来说，我的囚犯都是我的收益。"

"嗨，这倒是真的。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这样说，没有命令啦？"贝兹莫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象您，有一个好职位：火枪队队长！"

"对，这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我看不出您可以羡慕我什么，您这个法兰西第一城堡巴士底狱的典狱长。"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贝兹莫忧郁地说。

"您讲这句话的样子好象一个做忏悔的人，见鬼！要是您愿意，我把我的收益跟您的换换好不好？"

"我们别谈收益吧，"贝兹莫说，"假如您不想使我心碎的话！"

"但您这样四下里张望，就好象您害怕被抓起来似的。而您是看管被抓来的人的。"

"我看到有人在看我们，有人在听我们，我还看到如果我们到一边去谈也许更稳妥些，假如您肯给我这份照顾的话。"

"贝兹莫！贝兹莫！您忘了我们是三十五年的老相识了。请别对我装出一副懊恼相，放高兴一点，我不会把巴士底狱的典狱长生吃掉的。"

"但愿如此。"

"来，我们到庭院去，我们挽着胳膊。月色美极了，我们沿着橡树林走走，您在树荫底下把您的伤心史讲给我听听。来吧。"

他把这个感到不幸的典狱长拉到庭院里，就象他说的一样挽着他的胳膊，并且突然显得亲切起来。

"好，开始吧，"他说，"把您要讲的全倒出来吧，贝兹莫，您要跟我讲什么？"

"讲起来可很长。"

"那么说您很喜欢叹苦经？我觉得这样讲会更长些，我打赌您在您的巴士底狱的倒霉鬼身上可以赚到五万利弗尔。"

"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

"那么您瞧瞧您自己吧，您叫我感到吃惊，贝兹莫，我亲爱的，您还装出一副可怜相，见鬼！我要把您带到一面镜子前面去，您会在镜子里看到您是什么模样：胖乎乎，红通通，油光光，圆滚滚，活象一块干酪。您的眼睛象燃烧着的木炭，而且如果没有那条您装出来的刻在您额头上的难看的皱纹，您简直看不出有五十岁。可是，您已经有六十了吧，嗯？"

"这一切全是真的……"

"当然罗！我很清楚这是真的，真得就象您那五万利弗尔的进帐一样。"

身材矮小的贝兹莫跺跺脚。

"好啦，好啦！我来给您算一下帐吧：您过去是马萨林先生的卫队长，一万二千利弗尔一年，您拿了十二年，那就是十四万利弗尔吧？"

"一万二千利弗尔！您疯了！"贝兹莫叫起来，"这个老吝啬鬼从来只给六千，而这个职务的开销却要六千五百；那位克扣了我另外六千利弗尔的柯尔培尔先生总算让我领了五十个皮斯托尔作为额外报酬。如果没有这块小小的蒙勒增的封地给我带来的一万二千利弗尔，我也许就不能为我的职务增光了。"

"我们认倒霉了吧。让我们谈谈巴士底狱的五万利弗尔，我希望您是在那儿住，在那儿吃的。您有六千利弗尔的薪金。"

"就算是吧。"

"不管年头好坏，平均每年算五十个犯人，每人要给您带来一千利弗尔。"

“我并不否认。”

“这就足足有五万利弗尔一年了。您已干了三年，那么您就有了十五万利弗尔。”

“您忘了一个细节，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

“什么细节？”

“这就是，您，您是从国王手里得到这个队长的差使的。”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

“而我呢，我是从特朗勃雷和卢维埃尔先生处得到典狱长这个差使的。”

“这倒是的。特朗勃雷不会白白地把他这个差使给您的。”

“哎！卢维埃尔也一样。结果我送了七万五千利弗尔给特朗勃雷。”

“真够瞧的……那么给了卢维埃尔多少呢？”

“同样数目。”

“当时就给了吗？”

“不是的，那也许是办不到的。国王不愿意，或者不如说德·马萨林先生不愿意显得是撤销这两个出身于对立派的家伙的职务，他于是容忍了他们提出的不公正的辞职的条件。”

“什么条件？”

“太吓人了……三年收入作为酬金。”

“见鬼！这样十五万利弗尔就到了他们手上了！”

“一点不错。”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笔五万埃居或者是一万五千皮斯托尔的款子，随您怎么说吧，分三次付清。”

“这太过分了。”

“还不止这些。”

“竟有这种事！”

“这些条件要是我有一个不能履行，这些先生就要收回他们的职位。他们请国王签署了这些条件。”

“真是闻所未闻，简直不可思议！”

“事实就是如此。”

“我同情您，我可怜的贝兹莫。不过，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该死的德·马萨林先生答应给您这种所谓的好意呢？他拒绝您不是更简单吗？”

“哦！对！但他是因为看在我的保荐人的面上才被迫这样做的。”

“您的保荐人！谁是您的保荐人？”

“噢，您的一个朋友，德·埃尔布莱先生。”

“德·埃尔布莱先生？阿拉宓斯？”

“阿拉宓斯，正是，他对我很好。”

“对您很好！让您遭受这么大的侮辱？”

“请您听着，我不想为红衣主教服务了，德·埃尔布莱先生为我向卢维埃尔和特朗勃雷讲话，他们拒绝了。我渴望那个位置，因为我知道它能给我什么。我把我的窘困推心置腹地向德·埃尔布莱谈了，他答应为我的每次支付作担保。”

“唔？阿拉宓斯？哦！您真叫我吃惊，阿拉宓斯为您担保？”

“作为一个高尚的人为我担保。他得到了签过字的协议。特朗勃雷和卢维埃尔辞职了。每年我付给他们俩每人二万五千利弗尔的红利。每年五月，德·埃尔布莱先生亲自来到巴士底狱给我带来五千皮斯托尔，为了分发给我这两位债主。”

“那么，您欠了阿拉宓斯十五万利弗尔了？”

“唉！这正是我感到失望的地方，我只欠他十万利弗尔。”

“我完全不懂您的话。”

“唉！没有错，他才来过两次。但是今天已经是五月三十一日了，他还没有来，明天中午就到期了。而明天，要是我不付钱，这些先生可以在契约规定的期限中断合同，我将被剥得精光，也就是说，我将是白白地干了三年活，并且付出了二十五万利弗尔。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完全是白白地。”

“多么稀奇的事，”达尔大尼央喃喃地说。

“现在您明白我的额上为什么会有一条皱纹了吧？”

“啊！是的。”

“您该明白，尽管我的脸圆得象一团干酪，红得象一只小苹果，尽管这两只眼睛亮得象燃烧的木炭，我却怕要落到甚至不再有一块干酪，也不再有一只小苹果吃的地步了，眼睛也只能是用来流泪了。”

“这真够叫人伤心的。”

“我所以到您这儿来，达尔大尼央先生，因为只有您能挽救我。”

“怎么挽救呢？”

“您认得德·埃尔布莱神父？”

“当然！”

“您知道他这个人很神秘？”

“啊！是的。”

“您可以把他这位本堂神父的住址告诉我。因为我去诺瓦西-勒塞克找过他，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当然罗，他是瓦纳的主教。”

“瓦纳，在布列塔尼？”

“是的。”

这个小个子的人急得直扯自己的头发。

“唉！”他说，“从这儿怎么能在明天中午前赶到瓦纳？……我

完了。瓦纳！瓦纳！"贝兹莫叫道。

"您的失望叫我很难过。听着，一个主教不会总是住在一个地方的，德·埃尔布莱阁下可能不在您担心的那么远的地方。"

"哦！把他的地址告诉我！"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

"这下子我肯定完了！我只有跪到国王的脚下去了。"

"不过，贝兹莫，您叫我感到奇怪，巴士底狱既然能出产五万利弗尔，您为什么不把螺丝拧拧紧让它出产十万利弗尔？"

"因为我是一个老实人，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而我的犯人们都象帝王般地被供养着。"

"当真！您真是了不起！您吃得这么好当然会消化不良了，并且在明天中午以前会替我吃得撑死。"

"您真残酷，还有心思笑！"

"不，您叫我悲伤……喂，贝兹莫，您说话算不算数？"

"啊！队长！"

"那好，您要保证不向任何人讲我将要跟您讲的话。"

"决不！决不！"

"您想找到阿拉密斯？"

"不惜一切！"

"那好，去找富凯先生。"

"富凯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

"您真笨！……瓦纳在哪儿？"

"天哪！……"

"瓦纳在美丽岛教区里，或者说美丽岛在瓦纳教区里。美丽岛是属于富凯先生的，是富凯先生任命德·埃尔布莱先生做这个教区的主教的。"

"您打开了我的眼睛，也救了我的命。"

“那就好。那就直截了当地向富凯先生讲，您有话要和德·埃尔布莱先生谈。”

“是啊！是啊！”贝兹莫欣喜若狂地叫道。

“哎！”达尔大尼央用严厉的目光打断他说，“说话算数吗？”

“哦！一定算数！”这个矮小的人一面回答一面准备跑。

“您到哪儿去？”

“到富凯先生家去。”

“不要去，富凯先生正在和国王赌钱，您还是明天一大早到富凯先生家里去的好，您只能这么办了。”

“我会去的，谢谢！”

“祝您好运道！”

“谢谢！”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地说，看着贝兹莫走开后，他又慢慢地走上楼梯，“阿拉密斯为什么对贝兹莫这么感兴趣，能够这样照顾他？嗯！……我们总有一天会晓得的。”

第九六章

国王的赌博

正象达尔大尼央说的那样，富凯在和国王赌钱。

白金汉将要离开的消息，好象给所有前一天还充满怨恨的心灵带来了安慰。

王太弟喜气洋洋，向他母亲做了无数表示亲热的姿势。

德·吉什伯爵离不开白金汉，他一面赌钱，一面在和他谈论着他旅行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白金汉若有所思，象一个打定主意的好心人那样亲切，他听着伯爵讲话，不时向王太弟夫人投去一瞥不胜惆怅和无限温柔的目光。

在极度兴奋中的王太弟夫人和跟她一起玩牌的国王意气相投；王太弟每逢她赢了一大笔后就文雅地向她开玩笑；而德·吉什则显出一种过分的喜悦。

对于白金汉，她并不很关心。对她来说，这个逃跑的人，这个被驱逐的人只是一个记忆中的人，而不再是现实中的人了。

举止轻佻的人全是这样的，他们只顾眼前，可以不顾一切丢开所有可能妨碍他们个人利益小算盘的东西。

王太弟夫人听任在场的白金汉微笑，亲切致意，长吁短叹。但只是从远处叹息、微笑、屈膝致意又有什么用呢？

能吹走沉重船只的海峡的风能把这些叹息吹向何方？有谁知

道呢？

这一变化未能瞒过公爵，他的心因此受到了致命的损伤。

他有着温柔的天性，既骄傲，又多情。他诅咒爱情进入他内心的日子。

他投向王太弟夫人的目光随着心头阵阵寒气而逐渐冷淡下来。他还不能轻视别人，但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他紊乱的心情安定下来。

王太弟夫人逐渐猜测到这种变化，她加倍努力来恢复失去的神采，本来是怯懦、犹疑的思想一下子坚定起来。一定要不惜一切让自己特别引人注目，甚至比国王本人还要引人注目。

她成功了。不管是庄严的王太后、王后，还是至尊的国王，都相形见绌。

这几位态度生硬、装得神气十足的王后，一开始就变得通人情起来，并且露出了笑容。王太后昂利埃特夫人被这种亏得亨利四世的外孙女的机灵重新出现在她家族中的光彩照得眼花缭乱。

象年轻人这般嫉妒，象在任何方面都是佼佼者这般嫉妒的国王，也不能不向这种法国式的欢乐认输，这种欢乐由于还带着英国风味而更加感人。

他象个孩子般地被这种神采奕奕、光华照人的美丽吸引住了。

王太弟夫人的眼睛熠熠发光，绛红色的嘴唇上流露出喜悦的心情，如同古希腊的涅斯托尔①的嘴唇上流露出坚定的信念一样。

在王太后、王后和国王四周，整个宫廷都被这种魅力所征服。他们第一次发现，作为一些可称为世界上最有礼貌和最机智的人，竟能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面前欢笑。

---

① 涅斯托尔：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希腊的以深谋远虑著称的老将。

王太弟夫人从这天晚上起，得到了一种能使任何不是出身于这个人们称为王室的高贵的圈子里、因而还不习惯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的人神魂颠倒的成功。

从这时起，路易十四认为王太弟夫人是一个人物。

白金汉认为她是一个值得千刀万剐的卖弄风骚的女人。

德·吉什认为她是一个女神。

廷臣们认为她是一颗明星，它的光辉应该成为一个所有的恩宠和权势的发源地。

但是，路易十四在几年前连屈尊和这个丑婆娘跳一次芭蕾舞也不愿意。

但是，白金汉曾经对这个卖弄风骚的女人崇拜得五体投地。

但是，德·吉什曾经把这个女神看成一个普通女人。

但是，廷臣们过去不敢在这颗明星飞过时赞美它，生怕引起国王的不快。因为这颗明星以前曾经遭到国王的厌恶。

这就是在国王赌博时那次难忘的晚会上所发生的一切。

年轻的王后，虽然是西班牙人，奥地利安娜的外甥女，但她爱着国王，并且不懂得装假。

象所有的妇人一样敏感，象所有的王后一样专横的奥地利安娜，感到了王太弟夫人的威力，马上就屈服了。

这使得年轻的王后离座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国王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开，尽管她告退时装出了种种身体不舒服的迹象。

路易十四已经开始把各种礼节当作所有交际的因素引入宫内，他有这些礼节作为后盾，因此毫不紧张。他把手伸给王太弟夫人挽着，一眼也不看他的兄弟王太弟，就领着这个年轻的亲王夫人一直走到她的套房门口。

人们注意到在房门口，陛下摆脱了一切拘束，或者是还不够坚

强，因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什么都逃不过妇女们的眼睛，象德·蒙塔莱小姐就是如此，她们少不了要对她们的同伴说：

"国王叹气了。"

"王太弟夫人叹气了。"

这是事实。

王太弟夫人叹气是无声的，但是附带着一种对国王心灵的安宁极其危险的附属物。

王太弟夫人叹气时闭上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接着又睁开了。这双眼睛里含着难以形容的悲伤，她抬头看着国王，这时，国王的面孔明显地涨红了。

这样的脸红，这样的互相叹气，国王和亲王夫人的这一切行动使得蒙塔莱小姐出言不慎，而这种轻率的言语又影响了他的同伴，因为观察力无疑是较迟钝的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当国王面孔发红的时候脸色苍白起来。她的职务需要她到王太弟夫人房间里去侍候，她全身哆嗦地随着亲王夫人走进去，没有想起按照礼节应该拿起手套。

实际上这个外省女人本可以王室的庄严为借口，来解释她为何会如此惊惶失态的。当时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忙于关门，同时一双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正向后退去的国王。

国王回到赌钱的房间，他要同各方面人士交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仍然是心不在焉。

他算错了好几笔帐，几位爵爷就占了便宜。自从马萨林先生以来，这些贵人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马萨林先生虽说记忆不好，但算盘是很精的。

就说马尼康，他十足是个漫不经心的人，读者是不会搞错的。马尼康，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人，把散在桌面上的，似乎是不属于

任何人所有的两万利弗尔统统收进腰包。

再比方德·瓦尔德先生，由于那天晚上的事情，头脑还有点乱哄哄，把从白金汉先生那儿赢来的六十枚双路易留在桌上；可是白金汉先生和他父亲一样，不可能为了一点小钱而玷污了双手，就把这笔钱留给了蜡烛台，即使被别人拿去了他也不管。

国王只是在柯尔培尔走到身边的时候才恢复了一点注意力，柯尔培尔先生已经在旁边窥伺了好一会儿了。他当然是非常恭敬地，但又非常坚决地对着陛下依然嗡嗡作响的耳朵提出他的某个建议。

国王一听到他的建议注意力又增强了，他马上看了一下面前的人，说道：

“富凯先生不在这儿了吗？”

“在，在，陛下，”回答的是财政总监的声音，他正在和白金汉谈话。

他走了过来。国王朝他走了一步，带着十分亲切随便的样子向他说道：

“对不起，财政总监先生，假如我打扰了你们的谈话；但是不论在哪儿，只要我需要您，我就要找您。”

“我永远为陛下效劳，”富凯回答道。

“特别是您的银箱，”国王带着装出来的微笑说。

“我的银箱当然更不用说了，”富凯冷冰冰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我想在枫丹白露举行一次游乐会，向外开放半个月，我需要……”

他斜着眼看看柯尔培尔。

富凯不慌不忙地等着。

“需要多少？”他问。

“需要四百万，”国王对着柯尔培尔的冷酷的微笑回答说。

“四百万？”富凯一躬到地地说。

他用手指甲掐着胸脯，抓出了一道血痕，而脸上却神态自若，毫不变色。

“是的，先生，”国王说。

“什么时候要，陛下？”

“嗯……您不用着急……这就是说……不，尽可能地快。”

“需要时间。”

“时间！”柯尔培尔得意洋洋地叫道。

“计算钱的时间，”财政总监带着一种尊严的神色轻蔑地回答，“一天内只能取出和数清一百万，先生。”

“那么，就四天，”柯尔培尔说。

“噢！”富凯向着国王说，“为了替陛下服务，我的手下将创造奇迹，这笔钱将在三天内准备好。”

这一下轮到柯尔培尔脸色发白了。路易吃惊地看着他。

富凯走了，他没有显得趾高气扬，也没有显得胆怯示弱。他在众多朋友的目光下，向他们微笑着。在这许多目光之中，他知道只有一个人的目光才是真正的友谊的目光，这个人对他的关心近乎怜悯。

决不要以富凯的微笑来估计他的心理状态。实际上，富凯的心里痛苦到了极点。

在他的外套里面，他胸口的细布衬衣被沾上了几滴血。

外套遮盖着血迹，微笑遮盖着愤怒。

看到他登上马车的姿态，他手下的人就猜到了主人情绪不好，因此他们执行命令时动作准确利索，就象人们看到的在暴风雨中一艘由发怒的船长指挥的军舰上的情况一样。

四轮马车风驰电掣而去。

富凯在路上几乎没有时间静心思考。

到了目的地后，他上楼到阿拉密斯的房间里。阿拉密斯还没有睡觉。

至于波尔朵斯，他已经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有一只煨羊腿，两只烤野鸡和一大堆螯虾。随后他用古时角斗士的方式，用香油涂抹身体。擦完油后，他穿上法兰绒的睡衣，然后叫人把他抬到一张用暖床炉暖过的床上去。

阿拉密斯，我们已经说过，还没有睡觉。他穿着一件舒服的天鹅绒便袍，在一张接一张地写信，字体这么纤细又这么密，一张纸上写的几乎等于四分之一本书的内容。

门急促地打开了，财政总监出现在门口，面色苍白，神情激动，心事重重。

阿拉密斯抬起头来向他说道：

"您好，亲爱的客人！"

他敏锐的目光猜测着他一切忧虑和慌乱的原因。

"在国王那儿手气还好吧？"阿拉密斯用问话开了头。

富凯先生坐下来，向跟他进来的仆人朝着门打了个手势，仆人出去之后他随即说道：

"非常好！"

阿拉密斯眼睛一直盯着他，看到他焦躁不安地在坐垫上躺了下来。

"您输了，就象往常一样？"阿拉密斯问道，他的羽笔还拿在手上。

"比往常输得更多，"富凯回答。

"但大家知道您输得起，您。"

"有时是这样。"

"那么，是富凯先生的技巧不好吗？"

"赌了又赌，德·埃尔布莱先生。"

“那么您输了多少，大人？”阿拉密斯稍带不安地问道。

富凯停顿了一下，让自己声音平静下来，然后神态自若地说：

“这一晚上我损失掉四百万。”

一丝苦笑随着这些话说完在他脸上消失了。阿拉密斯绝未料到这样一个数字，他手里的羽笔掉了下来。

“四百万！”他说，“您赌掉了四百万？不可能！”

“柯尔培尔先生抓住了我的牌，”财政总监带着同刚才一样的阴森的笑容回答。

“啊！现在我懂了，大人。是这样，需要一笔新的经费，对不对？”

“是的，我的朋友。”

“国王要的？”

“他亲口要的，他那美丽的微笑可真厉害。”

“见鬼！”

“您对这个是怎么想的？”

“当然啦！我想人家是要您破产，这是很清楚的。”

“那么说，这至少是您的见解罗！”

“至少是。而且，这件事里面也丝毫没有可以使您吃惊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早就料到了的。”

“也许是这样，但我没有料到会有四百万。”

“这笔数目是大了点，但归根结底，四百万究竟也死不了人，这话讲得正是时候，何况这个人还名叫富凯先生。”

“要是您知道银箱里的情况，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您就不会这样冷静了。”

“那么您答应了？”

“您叫我怎么办？”

“这也是真的。”

“要是我一拒绝，柯尔培尔就会找到这笔钱。从哪儿找到？我一点也不知道，但他会找到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完了！”

“那毫无疑问。那么您答应几天内拿出这四百万来？”

“三天之内。国王显得非常急。”

“三天之内！”

“啊！我的朋友，”富凯又说道，“当我想到刚才我穿过街上时，有些人在叫着：‘瞧！走过去的就是有钱的富凯先生！’的确，亲爱的德·埃尔布莱，这是要让人掉脑袋的啊！”

“噢！不，大人，不要讲了！这件事还谈不上掉脑袋。”阿拉密斯一面向他刚才写的信上洒一些干燥粉，一面冷冷地说。

“那么，请您告诉我一个补救办法，一个对这个无法补救的不幸的补救办法！”

“办法只有一个：‘照付’。”

“即使我有这笔钱的话也只不过是刚够数。几乎一切办法都用尽了：美丽岛的钱已经支付了，年金已经支付了；自从重新寻找包税人以来，现钱就少了。就算这一次支付了，下一次怎么支付？因为，您得相信，我们是不会有尽头的！国王们尝到钱的甜头，就象老虎尝到了肉的滋味，他们狼吞虎咽！总有一天我不得不说：‘不行了，陛下！’那好，这一天我就完蛋了！”

阿拉密斯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一个人在您的位置上，大人，”他说，“只有当他自己想完蛋时才会完蛋。”

“一个人，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是不能和国王斗的。”

“哼！在我年轻时，我就和红衣主教黎塞留狠狠地斗过，他是法国国王，此外，又是红衣主教！”

“我可有武装、军队、财富？我甚至连美丽岛都没有了！”

“好了！需要是创造之母。您认为什么时候一切都完了……”

"怎么?"

"有时会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它能挽救一切。"

"谁会碰到这些了不起的事情呢?"

"您。"

"我? 我可没有本领创造。"

"那么,我来。"

"好吧,那么您就马上动手吧!"

"哦! 我们有的是时间。"

"您的冷静要送掉我的命,德·埃尔布莱,"财政总监用手帕擦着额头说。

"您难道不记得有一天我跟您讲过的话?"

"您跟我讲了什么?"

"假如您有一点勇气,您就不要忧虑。您有没有勇气?"

"我相信我是有的。"

"所以您就不要忧虑。"

"那么,一言为定,到最后关头,您要来帮助我的,是吗? 德·埃尔布莱?"

"这不过是把我欠您的还您,大人。"

"解决您这样人的需要是管财政的人的本分,德·埃尔布莱。"

"如果乐于助人是管财政的人的本分,慈悲就是神职人员的天职。不过,这次还是这样,去干吧,大人。您还没有山穷水尽呢,到最后一刻我们再看吧。"

"那么,我们过些时候再看。"

"好吧,现在,请准许我向您说,从个人来说,我很遗憾,您手头这么拮据。"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正要向您要钱,就是这样!"

"为您自己？"

"为我，也就是为我自己的人；为我自己的人，也就是为我们自己的人。"

"多少数目？"

"啊！请放心，数目不小，这是真的，不过并不过分。"

"说出数目来！"

"哦！五万利弗尔。"

"小意思！"

"真的？"

"当然，五万利弗尔总是有的。啊！为什么这个人们称之为柯尔培尔先生的坏蛋不象您一样容易满足？如果这样，我就可以不象我现在这样担惊受怕了。您这笔钱什么时候要？"

"明天早晨。"

"好，而……"

"哦！对了，您是不是要我说明用途？"

"不，骑士，不，我不需要说明。"

"不，我告诉您，明天是六月一号吧？"

"怎么？"

"我们的一笔债务到期了。"

"这么说，我们有债务？"

"当然罗，我们明天将付清我们欠的最后的三分之一。"

"什么三分之一？"

"贝兹莫的十五万利弗尔。"

"贝兹莫！这个家伙是谁？"

"巴士底狱的典狱长。"

"噢！对，这是真的。您叫我为这个人付出十五万法郎？"

"哪有这回事！"

"那又为了什么原因呢？"

"由于他买下的职位，或者不如说是我们向卢维埃尔和特朗勃雷买下的。"

"这些事在我头脑里已经很模糊啦。"

"这我可以想象得到，您的事情是这么多！不过，我不相信您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那么，请告诉我由于什么理由，我们买下这个职位来的？"

"为了对他有好处。"

"噢！"

"首先是对他。"

"其次呢？"

"其次是对我们。"

"什么？对我们？您在开玩笑。"

"大人，认识一个巴士底狱的典狱长有时是非常有用的。"

"对不起，我不懂您的话，德·埃尔布莱先生。"

"大人，我们有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建筑师，我们的音乐家，我们的出版家，我们的画家，我们必须有我们巴士底狱的典狱长。"

"噢！您认为是这样？"

"大人，我们别抱幻想，我们随时有到巴士底狱去的危险，亲爱的富凯先生，"这位高级神职人员露出苍白的嘴唇里面的牙齿说，这仍然是一口漂亮的牙齿，三十年前它曾经得到过玛丽·米雄①的热爱。

"您相信为了这个花十五万利弗尔不太过分，德·埃尔布莱？我敢对您肯定地说，您通常花钱是精打细算的。"

---

① 玛丽·米雄：见上册第606页注。

“总有一天您会认识到您的错误。”

“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等到进巴士底狱的一天，人们是不能受到已经过去的事情保护的。”

“恰恰相反，签了字的债券是完全符合手续的。而且，请相信我，这个善良的贝兹莫并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我相信他因为这笔钱会永远感谢我的，更何况象我向您讲的那样，大人，我还保留着凭证。”

“真是怪事！为了将来得到照顾而放高利贷！”

“大人，大人，您不要参与这件事。假如有高利贷，是我一个人干的。我们两人分享利益，就是这样。”

“有什么阴谋吧？德·埃尔布莱……”

“我不说没有。”

“那么贝兹莫是同谋？”

“为什么不是呢？有比他更坏的呢。这样我明天可以指望这五千皮斯托尔了吧？”

“要不要今晚就给您？”

“这就更好了，因为我一清早就要上路。这个可怜的贝兹莫，他不知道我这儿的情况，他肯定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

“过一个钟点您就会拿到这笔钱。啊，德·埃尔布莱，您十五万法郎的利息永远也付不清我的四百万，”说着富凯站起身来。

“为什么不能呢，大人？”

“晚安！我在睡觉前跟我的手下人还有些事情要办。”

“晚安，大人！”

“德·埃尔布莱，您对我祝愿的事是不可能办到的。”

“今晚我将拿到我要的五万利弗尔？”

“是的。”

“那好，放心睡觉吧，这是我跟您讲的。晚安，大人！”

尽管有这样口气的保证，富凯走出来时还是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第九七章

贝兹莫·德·蒙勒增先生的小算盘

圣保罗教堂的钟响了七下。这时，阿拉宓斯穿着普通市民的服装，也就是说穿着彩色的呢衣服，骑着马来了，唯一特殊的地方是他腰旁挂着一把猎刀。他穿过小米斯克街来到杜尔内尔街的对面，在巴士底狱的大门口停了下来。

两个站岗的士兵守卫着这座门。

他们对阿拉宓斯进来没有任何留难，做做手势，让他依然骑着马，从一条很长的左右两侧都是建筑物的通道走进去。

这条路一直通到吊桥，也就是说通到真正的入口处。

吊桥已经放下，要塞的值勤人员开始工作了。

在围墙外面警卫的哨兵拦住了阿拉宓斯，语气相当粗暴地询问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阿拉宓斯以他惯常的礼貌说明了他到这儿来是想和贝兹莫·德·蒙勒增先生谈话。

第一个哨兵招呼站在围墙里面岗亭内的第二个哨兵。

这个哨兵把头伸出窗口，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来人。

阿拉宓斯重新表达了他的愿望。

这个哨兵马上叫来一个低级官员，他正在一个相当宽敞的庭院中散步。这个低级官员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跑去寻找典狱长手下的一个官员。

后者听了阿拉密斯的要求后，请他稍待片刻，走了几步又回来问他的名字。

“我不能告诉您，先生，”阿拉密斯说，“只是我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典狱长先生，而我首先能够回答的一件事，就是德·贝兹莫先生将乐意看到我；还有，就是当您告诉他，我就是他在六月一日等待的那个人时，我相信他会亲自跑来的。”

这个官员很难想象，象典狱长先生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能为了眼前骑在马上的这个小有产者模样的、不重要的人物亲自跑来。

“巧得很，您来得太好了。典狱长先生正准备出去，您看他的马车已经套好，等在公事房前面的院子里；因此他用不着来接您了，他经过这儿时，会看到您的。”

阿拉密斯不愿过分突出自己的意愿，因此他点头表示同意，靠在他的马鞍架上耐心安静地等着。

不到十分钟光景，人们看到典狱长的四轮马车驶过来了。当马车靠近门口的时候，典狱长走出来了，他登上了这辆准备要出去的马车。

于是，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的手续——这种手续对巴士底狱的主人和对一位形迹可疑的陌生人都是一样的，围墙内岗亭里的哨兵在马车就要通过拱门的时候走上前去，典狱长首先掀开车门接受检查。

靠了这一办法，哨兵能够确保任何人无法从巴士底狱混出去。

四轮马车驶到拱门下面。

当人们打开栅栏的时候，那个低级官员走近第二次停住的马车，向典狱长讲了几句话。

典狱长马上把头伸出车门外，一眼看到阿拉密斯骑在马上站在吊桥桥头。

他立刻发出一声欢呼，从他的四轮马车中走了出来，或者不如

说冲了出来，奔向阿拉密斯，抓住他的手，连声道歉，差点儿要去吻他的两只手。

“进入巴士底狱真太困难了，典狱长先生！是不是对不管是送进来的人还是自愿来的人都是如此？”

“对不起，对不起，大人，我看到您阁下有多么高兴！”

“嘘！您想一想，我亲爱的德·贝兹莫先生！您想想人们看到一个主教象我这样带着这么多累赘会有什么想法？”

“啊！对不起，请原谅，我没想到这一点……把先生的马带到马厩里去！”贝兹莫叫道。

“不行，不行，”阿拉密斯说，“该死的！”

“为什么不行？”

“因为在这个行囊中有五千皮斯托尔。”

典狱长的面孔顿时容光焕发，假如犯人们看到的话，会以为一定是来了个什么王亲国戚。

“对，对，您说得有理，把马带到公事房那儿去。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先生，您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坐上马车到我的住处去？”

“穿过一个院子还要坐车！典狱长先生，您以为我是残废了吧？不，走了去，典狱长先生，走了去。”

贝兹莫于是把膀子伸给阿拉密斯，准备搀他，但是主教并没有让他搀。他们就这样来到公事房。贝兹莫搓着双手，用眼角瞟着马身上的东西。阿拉密斯则在注视着光秃秃的黑色的墙。

一间相当富丽堂皇的前厅，一道笔直的白色石块砌成的楼梯，接着是贝兹莫的套间。

楼梯穿过候见室、饭厅——人们在这儿准备午饭，一扇隐蔽的小门打开了，随即被他的主人关上，他们来到一间窗户的侧面朝着院子和马厩的大房间。

贝兹莫毕恭毕敬地服侍这位主教。只有老实人或满怀感激心

情的人才懂得这种礼貌的奥妙。

带扶手的靠椅，脚垫，便于搁手的带轮餐桌，都是典狱长亲自拿来的。

他还小心翼翼地，亲自把他的一个士兵带着不亚于一个教士捧持圣体的恭敬的态度提上来的金囊放到这张桌子上。

士兵退出去了。贝兹莫跟在他后面关上门，拉下窗帘，盯住阿拉宓斯看，想看看这位主教是否什么都不缺少了。

“是啊，大人，”他站着说道，“您永远是个说话算话的人罗？”

“在事务上，亲爱的德·贝兹莫先生，守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起码的义务。”

“是的，在事务上是如此，我知道，但是您和我之间并不是一种事务，大人，而是您对我的照顾。”

“哪里，哪里，亲爱的贝兹莫先生，您得承认，尽管我这样守时，您也不是完全放心的。”

“对您的健康有些不放心，是的，确实是的，”贝兹莫结结巴巴地说。

“我昨天本来准备来的，因为太疲倦了，所以没有能来，”阿拉宓斯继续说道。

贝兹莫急忙把另一个垫子悄悄地放到他客人的腰下。

“不过，”阿拉宓斯又说道，“我原来打算好今天一大早来拜访您的。”

“您太好了，大人。”

“看来我幸好来得准时。”

“为什么这样说？”

“是的，您正要出去。”

贝兹莫脸红了。

“确实，”他说，“我正要出去。”

“那么我打扰您了？”

贝兹莫变得十分尴尬。

“那么我妨碍您了，”阿拉宓斯继续说，尖锐的眼光逼视着可怜的典狱长。“假如我知道这点，我是绝不会来的。”

“啊！大人，您怎么想到您竟会妨碍我呢？您！”

“您得承认您是找钱去的。”

“不，”贝兹莫结结巴巴地说，“不，我向您发誓，我是去……”

“典狱长先生，还去不去富凯先生家里？”楼下的副官叫道。

贝兹莫象疯子一样跑到窗口。

“不去了，不去了，”他绝望地叫道，“是哪个该死的提到富凯先生的？是不是喝醉了？我正有事，为什么来打扰我？”

“您是要上富凯先生家里去，”阿拉宓斯紧抿着双唇说道，“是到修道院院长家还是到财政总监家？”

贝兹莫真想撒谎，但他没有这个勇气。

“到财政总监家，”他说。

“那么，显而易见您是需要钱，既然您是到能给您钱的人家去。”

“并不是这样，大人。”

“看，您不信任我了。”

“我亲爱的老爷，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住址，因此有点儿没把握……”

“哦？您到富凯先生处就会拿到钱的，亲爱的贝兹莫先生，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

“我向您发誓，我从来不敢向富凯先生要钱。我想向他要您的地址，就是这么回事。”

“到富凯先生处问我的地址？”阿拉宓斯不觉睁大眼睛大声说道。

“不过，”被这个高级神职人员看得发慌的贝兹莫说道，“是的，真的，到富凯先生处问您的地址。”

“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亲爱的贝兹莫先生，我只是在问为什么到富凯先生处问我的地址。”

“想写信给您。”

“我明白，”阿拉宓斯微笑着说，“这也不是我想说的意思，我不是问您为什么要问我的地址，我是问您为什么会到富凯先生处问我的地址？”

“噢！”贝兹莫说，“因为富凯先生有美丽岛……”

“有美丽岛又怎么样呢？”

“美丽岛属瓦纳教区，而您又是瓦纳的主教……”

“亲爱的贝兹莫先生，既然您知道我是瓦纳的主教，那您就根本不需要向富凯先生问我的地址了。”

“总之，先生，”陷于绝境的贝兹莫说，“是不是我说话前后不一致？要是这样，我要请求您多多原谅。”

“哪里！由于什么原因您会犯说话前后不一致的错误呢？”阿拉宓斯平静地问。

阿拉宓斯使自己保持了安详的脸色，同时又朝着典狱长微笑着，但他却在寻思为什么贝兹莫不知道他的地址，却知道瓦纳是他的驻地。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他自己心中说。

然后他高声说道：

“瞧，我亲爱的典狱长，您愿不愿意我们来算算我们那笔小数目？”

“听从您的吩咐，大人。但请先告诉我，大人……”

“什么事？”

“您大概不肯赏光象过去一样和我一起吃顿饭吧？”

“恰恰相反，非常愿意。”

“好极了。”

贝兹莫拉了三下铃。

“这是什么意思？”阿拉宓斯问道。

“这表示我有一个客人要在这儿吃饭，要他们去准备。”

“啊，真见鬼！您拉了三下！您知不知道，我亲爱的典狱长，您使我觉得您好象要跟我讲客套？”

“哦，瞧您说的！再说，尽我可能好好地接待您是我能为您做的最起码的事。”

“根据什么理由？”

“因为没有一个亲王能象您这样对待我，只有您！”

“哪里，又是这一套！”

“不，不……”

“我们谈别的事吧，是不是请您和我讲讲您在巴士底狱混得怎么样。”

“还可以。”

“犯人给您钱吗？”

“不太多。”

“见鬼！”

“德·马萨林先生还不够凶。”

“哦！对，您必须要有一个多疑的政府。比如说，我们的前红衣主教。”

“是的，在他手下一切进行得很好，灰衣主教①阁下的兄弟就是在这儿发财的。”

“请相信我吧，我亲爱的典狱长，”阿拉宓斯走近贝兹莫说，“一

---

① 灰衣主教：指的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约瑟夫神父。

个年轻的国王相当于一个年老的红衣主教。如果说老年人有他们的仇恨、他们的谨慎、他们的顾虑，青年人就有他们的猜疑、他们的怒气、他们的情欲。您已经把您三年的利润付给卢维埃尔和特朗勃雷了吧？"

"唉！我的天，是的。"

"因而除了剩下的我带来要给他们的这五万利弗尔外，不要再给他们了吧？"

"是的。"

"这样，没有积蓄了？"

"唉！大人，从我这方面给这些先生们五万利弗尔后，我向您发誓，我已经把我全部收入都给他们了。这就和我昨天晚上向达尔大尼央先生说的一样。"

阿拉宓斯"噢"了一声，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但瞬息间又熄灭了。"噢！昨天，您见到达尔大尼央先生了！……这位亲爱的朋友身体好吗？"

"很好。"

"您向他讲了些什么呢，德·贝兹莫先生？"

"我向他讲，"典狱长没有发觉自己的粗心大意，继续说道，"我向他谈到我给我的犯人们吃得太好了。"

"您有多少犯人？"阿拉宓斯漫不经心地问道。

"六十个。"

"嗨！嗨！这是个相当完整的数字。"

"哦！大人，以前有几个年头有过二百人。"

"但是，瞧，毕竟至少有六十个，用不着更多的抱怨了。"

"用不着抱怨了，当然罗，因为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的人都会拿到每个犯人带来的一百五十个皮斯托尔。"

"一百五十个皮斯托尔！"

“当然罗！您算算看：从一个王族身上，举例说，我每天可以得到五十个利弗尔。”

“不过，您并没有王族，至少我猜想是这样，”阿拉宓斯说，声音里带着轻微的战栗。

“没有，谢天谢地，是没有，不幸得很。”

“怎么，不幸？”

“自然是不幸罗，如果有了王族，对我的职位是有好处的。”

“这倒也是。”

“因为从王族身上，我可以得到五十个利弗尔。”

“对。”

“从法兰西元帅身上，我可以得到三十六个利弗尔。”

“不过现在既没有法兰西元帅也没有王族，对不对？”

“唉！就是嘛！如果有司法长官和将军，他们每天可出二十四个利弗尔，这样的人我现在有两个。”

“噢！噢！”

“再后面就是法院推事，他们可给我带来十五个利弗尔。”

“您有几个这样的人？”

“有四个。”

“我不知道推事值这么多钱。”

“是的，值十五个利弗尔，不过我马上要跌到十个了。”

“跌到十个？”

“是的，对于一个普通法官，对于一个辩护人，对于一个教士，都是十个利弗尔。”

“这样的人您说一共有七个？好生意！”

“不，并不好！”

“什么道理？”

"您怎能叫我不象对待法院推事一样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是啊，您讲得有道理，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五个利弗尔的差别。"

"您要晓得，假如我要一条大鱼，我至少得付出四到五个利弗尔；假如我要只肥鸡，我得花费一个半利弗尔。我要喂养饲养场里很多的禽畜，但我得买粮食，而您简直想象不到我这儿有多少耗子。"

"怎么！为什么不弄它半打猫来对付它们呢？"

"啊！很对，养一些猫让它们吃老鼠。我养过，但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您知道它们怎样对待我的谷物。我不得已又从英国弄来几只猎犬来捕杀这些老鼠。可是这些狗的胃口大得怕人，它们吃得和第五等的犯人一样多，还不把它们有几次咬死我的兔子和母鸡计算在内。"

阿拉密斯是在听还是没有听，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低垂的眼睛表明他在专心听，他不安静的手又表明他在专心想什么。

阿拉密斯在思考。

"我跟您讲吧，"贝兹莫继续说道，"一只比较象样的家禽要破费我一个半利弗尔，而一条大一点的鱼要花费我四个到五个利弗尔。在巴士底狱一天供三顿饭。这些囚犯成天无事可做，就是吃饭，一个十个利弗尔的人要花掉我七个利弗尔十个苏。"

"但您跟我讲过，这些十个利弗尔的人，您按照十五个利弗尔的人对待他们。"

"是的，一点不错。"

"很好！那么，您从这些十五个利弗尔人的身上可以赚七个利弗尔十个苏了？"

"总得有进有出，"贝兹莫说，他看到自己让人抓到漏洞了。

“您是有道理的，亲爱的典狱长。不过您没有十个利弗尔以下的犯人吗？”

“哦，有的。我们有普通市民和律师。”

“太好了。规定价格是多少呢？”

“五个利弗尔。”

“这些人吃不吃饭？”

“当然吃！不过，您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每天都给他们吃一条箬鳎鱼或者一只瘦小鸡的，也不是每餐给他们喝西班牙酒的。总之，他们在一星期中还是能有三次看到在他们的晚餐中有一道好菜。”

“这简直是大发慈悲，我亲爱的典狱长，您肯定会破产的。”

“不，您必须了解，当那个十五个利弗尔的人没有吃完他的鸡鸭时，或者十个利弗尔的人还有好些剩下时，我就把这些剩余的东西送给五个利弗尔的人吃。对于一个穷鬼来说，这就是一顿珍馐美味了。有什么办法呢？总得有点儿善心。”

“而您在这些五个利弗尔人的身上大概能赚到多少呢？”

“三十个苏。”

“好了，您是一个诚实的人，贝兹莫！”

“谢谢您。”

“不要谢，说真的，我要为您宣传。”

“谢谢，谢谢，大人。不过我现在相信您是有道理的，您知道我为什么痛苦吗？”

“不知道。”

“好吧！我是替规定出三个利弗尔的小市民和执达吏难过，这些人既不能常常看到莱茵河的鲤鱼，也不能常常看到拉芒什海峡的鲟鱼。”

“噢！这些五个利弗尔的人有时候就不能剩下一点来吗？”

“哦！大人，不要以为我吝啬到这般地步，我尽量使这些小市民或执达吏感到满意。我有时给他们一只红山鹑的翅膀，一块麅子的里脊肉，一片夹块菰的馅饼，一些他们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的食品。总之，都是那些二十四个利弗尔的人剩下来的东西。他们又吃又喝，吃到餐后点心的时候，他们就叫道：‘国王万岁！’并为巴士底狱祝福。每个礼拜天，我给他们两瓶上好的香槟酒——它花掉我五个苏，让他们喝得半醉。哎呀！这些人祝福我，这些人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留恋监狱。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实在不明白。”

“是这样的！我指的是……您明白这对于我这个监狱是一种荣誉吗？是这样的！我指的是某些释放后的犯人，几乎立刻又使自己犯罪，重新入狱。这样做要不是为了品尝我这儿的美味又是为了什么呢？啊！这可是一点不假的！”

阿拉密斯带着怀疑的神色微笑了一下。

“您笑了？”

“是的。”

“我跟您讲，我们有一些在两年内到这儿来登记了三次的名字。”

“我一定要看到才能相信。”

“哦！我能够把这些名字指给您看，尽管犯人登记名册是禁止给外人看的。”

“我相信这点。”

“但是您，大人，假如您坚持要亲眼看到这件事……”

“我承认我将会非常高兴。”

“那么，好吧！”

贝兹莫走到一个大柜子前面，从里面抽出一本很大的登记

簿。

阿拉密斯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它。

贝兹莫回过来，把登记簿放到桌上，翻了一会儿，在字母“M”处停了下来。

“瞧，”他说，“这是一个例子，您好好地看一下吧。”

“怎么回事？”

“‘马蒂尼埃，一六五九年一月。马蒂尼埃，一六六〇年六月。马蒂尼埃，一六六一年三月，抨击文章，攻击马萨林的言论，等等。’您知道这仅仅是个借口，人们不会因为一些攻击马萨林的文章被关进巴士底狱的。这个家伙是自首的，为了想让人再把他关进巴士底狱。而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先生？就是为了重新来吃我的三个利弗尔的伙食。”

“三个利弗尔！这个不幸的人！”

“是的，大人，诗人属于最末一个等级，跟小市民和执达吏吃一样的伙食。不过，我跟您讲，我恰恰给这些人一些他们意想不到的礼物。”

阿拉密斯无意识地翻着登记簿的张页，继续念着，看上去对他念的名字漠不关心。

“一六六一年，您看，”贝兹莫说，“八十个人入狱，一六五九年八十个。”

“哦！塞尔东，”阿拉密斯说，“我觉得我知道这个名字，这是不是您曾经对我谈到过的一个年轻人？”

“对，对，一个可怜的大学生，他做了……您管这叫什么——相连接的两句拉丁文的诗？”

“二行诗。”

“对，就是这个。”

“真不幸！为了一首二行诗。”

“哟，看您说的！您明白他做这个是反对耶稣会士的吗，这首二行诗？”

“不管怎样，我看惩罚过于严厉了。”

“不要怜悯他，去年您曾经显得对他感到兴趣。”

“也许是吧。”

“那好！由于您的关心在我这里具有无限大的力量，大人，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待他象十五个利弗尔的人了。”

“那么，就象这个人，”阿拉宓斯说，他继续翻着，在玛蒂尼埃后面的一些名字中的一个停了下来。

“正是这样，就象这个人。”

“这个马尔契亚里是不是意大利人？”阿拉宓斯指着引起他注意的一个名字问道。

贝兹莫“嘘”了一声。

“嘘什么？”阿拉宓斯苍白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

“我相信您已经谈到过这个马尔契亚里了。”

“没有，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这是可能的，我也许跟您讲到过他，但没有向您提起过他的名字。”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年老的犯人？”阿拉宓斯做出微笑的样子问道。

“不，相反，他很年轻。”

“啊！啊！那么他的罪行有这么大？”

“简直不可饶恕！”

“他杀了人？”

“没有的事！”

“放火了？”

“没有的事。”

“诽谤别人？”

“嗳，都不是。就是这个人他……”

贝兹莫凑近阿拉宓斯的耳朵，两手合成一个喇叭形说道：

“就是这个人胆敢长得象……”

“噢！对，对，”阿拉宓斯说，“这件事我确实是知道的，去年您曾经向我说起过他，不过我却认为他犯的罪太轻……”

“轻？”

“或者不如说他并非故意的……”

“大人，可是突然抓住一个如此相象的人可不是故意的。”

“总之，这回事我忘记了，就是这样。不过，请听着，我亲爱的主人，”阿拉宓斯合上登记簿说，“喂，我相信有人在叫我们。”

贝兹莫拿起登记簿，赶快把它放到大柜子里锁起来，把钥匙放到口袋里。

“您乐意我们现在去吃饭吗，大人？”他问。“您没有听错，有人在叫我们吃饭。”

“随您的便，我亲爱的典狱长先生。”

他们来到饭厅。

第九八章

德·贝兹莫先生的早餐

阿拉密斯平时饮食是很有节制的，但是这一次尽管非常注意控制酒量，他对贝兹莫的这顿早餐还是吃得十分满意，何况主人又极其殷勤。

在贝兹莫这方面，五千皮斯托尔的出现使他兴奋得喜笑颜开。他的眼睛不时地转过去瞟着这笔钱，快乐得心花怒放。

他的目光也不时地转向阿拉密斯，带着一种亲切的感动的样子。

阿拉密斯仰天躺在椅子上，用嘴唇在杯子里抿了几滴酒，象个行家似地品尝着。

“但愿别人不要再象往常一样来跟我讲巴士底狱的坏话了，”他眯着眼睛说，“单就每天有半瓶勃艮第葡萄酒来说，这些犯人也够幸福的了！”

“所有十五个法郎的人都喝这种酒，”贝兹莫说，“这是一种沃尔内① 的陈酒。”

“如此说来，我们可怜的大学生，我们可怜的塞尔东能够喝到这种名贵的沃尔内酒了？”

“喝不到！喝不到！”

“我相信曾经听您说过他是属于十五个利弗尔一类的。”

“他！从来不是！一个做几行诗的人……您是怎么说的？”

“做二行诗的。”

“属于十五个利弗尔的！休想！他的一个邻居才是属于十五个利弗尔的。”

“他的邻居？”

“是的。”

“哪一个？”

“另外一个人，贝尔托迪埃尔第三。”

“我亲爱的典狱长，请原谅我听不懂您的话，对您讲的语言，我必须重新学习过才行。”

“这倒是的，对不起。贝尔托迪埃尔第三，您看，意思就是这个人住在贝尔托迪埃尔塔的第三层。”

“这样说来，贝尔托迪埃尔是巴士底一座塔楼的名称了？不错，我听说过每座塔楼都有它的名称，那么这座塔楼在哪儿？”

“喏，您到这儿来看，”贝兹莫走向窗口说，“就是左边这一座塔楼，第三层。”

“很好。哦！就是那儿的犯人属于十五个利弗尔的？”

“对。”

“他在里面有多少时间了？”

“哦，天啊！差不多七、八年了吧。”

“怎么，差不多？您连准确的日期都不知道？”

“这不是我任期内的事，亲爱的德·埃尔布莱先生。”

“不过卢维埃尔和特朗勃雷好象有责任告诉您的。”

“哦！我亲爱的先生……对不住，对不住，大人。”

“请不要介意，您说的是……”

“我说的是巴士底狱的秘密并不是随着典狱长的钥匙移交

① 沃尔内：法国科多尔省一市镇，以产葡萄酒闻名。

的。”

“啊，原来是这样吗？那么这是一个神秘的犯人了，是一桩国家机密吗？”

“哦！一桩国家机密，不，我不相信。这是一桩和所有巴士底狱里面的秘密一样的秘密。”

“很好，”阿拉密斯说，“那么为什么您谈到塞尔东的时候比谈到……来得自然呢？”

“比贝尔托迪埃尔第三？”

“对。”

“因为按照我的想法，一个作二行诗的罪名总要轻于这个象……”

“对，对，我懂得您的意思了。但是这些看守……”

“这些看守怎么了？”

“他们和您的犯人交谈吧？”

“那当然。”

“那么您的犯人一定跟这些看守讲他们是无罪的。”

“他们只会讲这个，一般都是这么说的，老一套。”

“对，不过现在，您刚才讲到的这种外貌相似——？”

“怎样？”

“就不会使您的看守吃惊吗？”

“哦！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先生，必须是象您这样的宫廷里的人才关心这方面的细节。”

“您说得太有道理了，我亲爱的贝兹莫先生。请再给我来一点这种沃尔内酒。”

“不要来一点，来一杯。”

“不，不。您仍旧是地地道道的火枪手，而我，我已成为主教了。给我来一点，给您来一杯。”

“好吧。”

阿拉宓斯和典狱长碰杯。

“后来，”阿拉宓斯把酒杯举到齐眼高，发亮的眼睛凝视着杯中象融化了的红宝石似的美酒，好象要让他全身的感官都来一齐享受它似的，一面说道：“后来这个您称为一个相象的人，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吧？”

“哦！怎么不。所有其他的人都会认出这个人是跟谁相象的。”

“亲爱的贝兹莫先生，我相信，这只是您想象出来的玩笑吧。”

“决不，我保证。”

“请听着，”阿拉宓斯继续说，“我看到过许多和我们讲到的这个人相象的人，但出于尊敬，没有人谈到这件事情。”

“可能有一些象这个象那个的人，而这个人是惊人的相象，要是您看到他……”

“怎么样呢？”

“您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

“要是我看到他，”阿拉宓斯带着轻快的神气说，“可是我十之八九不可能看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我的脚一踏进那种可怕的房间，我相信我就永远被埋葬了。”

“哎呀，不会的，住的地方是好的。”

“不见得。”

“怎么，不见得？”

“我不相信您的话，就是这样。”

“对不起，对不起，请不要讲贝尔托迪埃尔第三的坏话。哟！那是一个好房间，配有舒适的家具，铺着地毯。”

“见鬼！”

“是的，是的，这个孩子并不是不幸的，巴士底狱最好的房间给了他。够运气了。”

“得了，得了，”阿拉密斯冷冰冰地说，“您决不可能让我相信在巴士底狱有舒服的房间；至于您的地毯……”

“至于我的地毯，怎么？”

“怎么！这是您想出来的，我看只有蜘蛛、耗子，甚至癞蛤蟆。”

“癞蛤蟆？啊！在黑牢里，我不说没有。”

“但我看既没有什么家具，更没有什么地毯。”

“您一定要亲眼看到才相信吗？”贝兹莫冲动地说。

“不，哦！当然，不！”

“甚至我向您保证有这个相象的人，您也不相信，就象不相信有地毯一样？”

“一个幽灵，一个影子，一个不幸的垂死的人。”

“决不是！决不是！一个硬朗得象新桥① 一样的小伙子。”

“又悲伤，又阴郁？”

“都不是，活活泼泼的。”

“哪儿会！”

“这是真话，我讲过了，就不收回。”

“这不可能！”

“来。”

“到哪儿去？”

“跟我来。”

“去做什么？”

“到巴士底狱的一座塔楼去。”

---

① 新桥：巴黎一座桥，建于十七世纪初，建筑牢固，故有“硬朗得象新桥一样”的说法。

“怎么？”

“您去看看，您亲自去看看，您亲眼去看看。”

“狱规准许吗？”

“啊！这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是我的副官出门的日子，副典狱长正在巡查各个堡垒，在这儿我们是主人。”

“不，不，亲爱的典狱长；一想到那些我们必定要拔出的门栓的声音，我就打寒噤了。”

“哪里会！”

“您也许会把我忘在什么贝尔托迪埃尔第四、第五上……砰……！”

“您是在开玩笑？”

“我是认真跟您讲的。”

“您拒绝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您知道，为了得到我向您提出的这一免费的优待，某些王族甚至会出到五万利弗尔的。”

“果真这样，这也未免太好奇了吧？”

“这是禁果①，大人！禁果！您是一个教会里的人，您应该懂得这个。”

“不，假如说我有某些好奇的话，只可能是针对这个可怜的写二行诗的大学生的。”

“那么好，我们去看看这个人，他恰好住在贝尔托迪埃尔的第四层。”

“为什么您说恰好？”

“因为，我，假如我有一种好奇心的话，我一定要去看看住在贝尔托迪埃尔第三层的那个漂亮的装饰着挂毯的房间和它的房客。”

---

① 禁果：《圣经》故事中上帝禁止亚当、夏娃吃的果子。此处意为禁止接触的东西。

"唔！几件普通的家具，一张平凡的面孔，有什么可看的！"

"十五个利弗尔，大人，十五个利弗尔，这总是值得看看的。"

"呀，对了，我忘记问你这一点了，为什么这个人是十五个利弗尔的，而可怜的塞尔东只是三个利弗尔？"

"噢！您看，这种区别是一件绝妙的事，人们就在这里看到国王显示的仁慈……"

"国王的！国王的！"

"我要说的是红衣主教。'这个不幸的人，'德·马萨林先生说过，'这个不幸的人是注定了要永远呆在监狱里的。'"

"为什么？"

"天哪！依我看来，他的罪是无限的，因此惩罚也就得是无限的。"

"无限的？"

"当然罗！您知道……如果他没有得天花的运气的话①。对他来说，要得天花也并不容易，因为巴士底狱的空气也不坏。"

"您的推理简直不能再妙了，亲爱的贝兹莫先生。"

"是吗？"

"您这是说这个不幸的人必须不断地、无止境地受苦了……"

"受苦？我没有说这个，大人，一个十五个利弗尔的人是不苦的。"

"至少受着坐牢的苦吧？"

"当然罗，可这是命中注定的。不过这个痛苦我们也为他减轻了。总之，您会承认，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吃所有这些好东西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真的，您去看看，我们这儿有整个的馅饼，有

---

① 当时天花是一种危险病症。

螯虾——我们刚弄到的，是马恩河里的螯虾，您瞧，又肥又大，象龙虾一样。好吧！这一切都要送到贝尔托迪埃尔第三去，外加一瓶您感到这么好喝的沃尔内酒。看到这些，我希望您就不会再有怀疑了。"

"不，我亲爱的典狱长，不，在这一切里面，您只想到那些最幸运的十五个利弗尔的人，而您总是忘了可怜的塞尔东，我的被保护人。"

"好吧！出于对您的尊敬，每逢节日他可以有一些饼干，一些果酱和一小瓶波尔图① 葡萄酒。"

"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已对您说过，我再对您重复一遍，我亲爱的贝兹莫。"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典狱长说，他有点飘飘然，一半由于喝下的酒，一半由于阿拉密斯的赞扬。

"请记住，我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您的要求，"这个高级神职人员说。

"哦！您回来时就会感谢我的。"

"那么去吧。"

"等我通知管钥匙的看守。"

贝兹莫拉了两下铃，一个人出现了。

"我到塔楼上去！"典狱长叫道，"不要警卫，不要打鼓，不要有声音，就这样！"

"假如我不把外套留在这儿，"阿拉密斯装出害怕的样子说，"我真以为我因为自己的事情去坐牢了。"

那个看守走在典狱长的前面，阿拉密斯走在右边；院子里几个分散的士兵站在典狱长经过的地方排好队，站得笔挺，象木桩

---

① 波尔图：见上册第528页注。

一样。

贝兹莫让他的客人跨过好些梯级，这些梯级通向一个象广场似的平坦的空地。从那儿，他们来到吊桥，站岗的士兵在桥上迎接典狱长，并且辨认一下是不是他。

"先生，"典狱长这时转过身来，有意用使得站岗士兵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楚的声音朝着阿拉密斯说，"先生，您的记忆力很好，对不对？"

"您为什么问这个？"阿拉密斯问。

"为了您的平面图和您的测量，因为您知道，即使是建筑师，到这些人中间去时也不允许带一张纸，一支羽笔或铅笔的。"

"有意思！"阿拉密斯肚里想，"看来我成为一个建筑师了，这会不会又是达尔大尼央的一次玩笑，他在美丽岛时曾看到我做过工程师吗？"

然后他高声说：

"请放心，典狱长先生，在我们这一行里，看一眼，用脑子记一下，就足够了。"

贝兹莫眉头都不皱一下。警卫就把阿拉密斯当作建筑师了。

"那好，我们首先到贝尔托迪埃尔去吧，"贝兹莫说，始终故意让站岗的士兵听到他说的话。

"我们去吧，"阿拉密斯答道。

然后贝兹莫朝着管钥匙的看守说道：

"你趁这个机会把我指定的糖食带给三号。"

"四号，亲爱的贝兹莫先生，四号，您老是忘了。"

"真是的。"

他们上去了。

单单这个院子里面所有的门闩、栅栏、锁，就足够一个城市用的。

阿拉宓斯既不是爱幻想的人，也不是易动感情的人。年轻时他做过诗，但是他的心肠是硬的。象所有五十五岁的人一样，他爱过许多女人，或者不如说他被许多女人强烈地爱过。

但是，当他的脚踏上无数不幸的人曾经走过的，被磨损了的石级时，当他感到全身沉浸到拱门内被眼泪润湿的阴暗气氛中时，他毫无疑问地被感动了，因为他的头垂下来了，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跟在贝兹莫的后面走着，没有对他说一句话。

第九九章

贝尔托迪埃尔第三

到了三楼，也许是由于疲劳，也许是由于激动，这个来参观的人喘不过气了。

他背靠在墙上。

“您要不要从这儿开始？”贝兹莫说，“反正两个地方都要去，我认为先到哪儿没有什么关系，从三楼上到四楼或者由四楼下到三楼都是一样。况且，这间房子里也有几个地方要维修，”他急忙又补上一句，因为看守站的地方能听到他的讲话。

“不！不！”阿拉宓斯很快地叫道，“上去，上去，典狱长先生，请上去，上面要紧。”

他们继续上去。

“向看守要钥匙，”阿拉宓斯声音很低地说。

“对。”

贝兹莫拿过钥匙，亲自打开四楼房间的门。看守第一个进去，把好心的典狱长称作糖食的食品放在桌上。

然后他走出去。

这个犯人一动也没有动。

这时轮到贝兹莫进去了，阿拉宓斯却站在门口。

从那儿，他看见一个年轻人，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他在这种不寻常的声音下抬起头来，发现是典狱长，就跳下床来，双手合掌

叫道：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这年轻人的声调如此悲痛，使得阿拉宓斯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

"我亲爱的客人，"贝兹莫努力想装出微笑说，"我给您同时带来了两份礼物，一份是有益于您的精神的一种消遣，一份是为您特别准备的，有益于您身体的食物。有位先生他是来测量您的房间的。这儿是一些果酱，做您的饭后点心。"

"哦！先生！先生！"这个年轻人说，"就让我在一年中都是这样孤单吧！就让我在一年中都吃面包和清水吧！但请您告诉我，一年之后我能从这儿出去，请您告诉我，一年之后我能再看到我的妈妈！"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贝兹莫说，"我曾经听见您亲口讲过她很穷，您的妈妈，您在她那儿住得非常差，而这儿呢，说呀！"

"假如她是贫穷的，先生，那就更有理由要求人们去帮助她；在她那儿住得不好么？啊！先生，人在自由的时候不论住在什么地方都是舒服的。"

"不过，既然您自己亲口讲了您只是写了这首倒霉的二行诗……"

"那不是有意的，先生，这是没有任何意图的，我向您发誓，当我在读着马蒂阿尔① 的诗篇时产生了那个思想。哦！先生，处罚我吧！斩掉我写这个东西的手吧，我可用另一只手工作，但把我的妈妈还给我。"

"我的孩子，"贝兹莫说，"您知道这不是取决于我的，我只能增加您的伙食定量，给您一小杯波尔图酒，在两个盆子中间悄悄地给

① 马蒂阿尔(约40—约104)：拉丁诗人。

您塞进一块饼干。”

“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这个年轻人叫着向后一倒，在地板上打起滚来。

这一场面使阿拉宓斯再也受不住了。他一直退到楼梯口。

“不幸的人！”他低声喃喃地说。

“咳！是的，先生，他是非常不幸的，不过这是他父母的过错。”

“为什么是他父母的过错？”

“当然罗！……为什么他们叫他学拉丁文？……学问太多了，您看，先生，这没有好处……您看我，先生，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因此我也不会坐牢。”

阿拉宓斯看了一眼这个自称不会坐牢的人，他是巴士底的狱卒。

至于贝兹莫，看到他的劝告和他的波尔图酒没产生什么效果，他心慌意乱地退了出来。

“哎呀！门！门！”狱卒说，“您忘了关门了。”

“真的，”贝兹莫说，“喂，喂，钥匙在这儿。”

“我将请求给这个孩子特赦，”阿拉宓斯说。

“假如您得不到批准，”贝兹莫说，“请您至少要求他们把他算作十个利弗尔的人，这样就可使我们两人都得到好处。”

“假如另一个犯人也叫妈妈，”阿拉宓斯说，“我宁可不进去，我就在外面测量。”

“嗳！嗳！”这个狱卒说，“您不要害怕，建筑师先生，这个人温柔得象一头小绵羊。要他喊妈妈，他必须讲话，而他从来不讲话。”

“那么，我们进去吧，”阿拉宓斯低沉地说。

“咦！先生，”这个管钥匙的看守说，“您是监狱的建筑师吧？”

“是的。”

“可是您还不习惯这些事情？真叫人感到奇怪！”

阿拉宓斯看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必须振作精神来控制自己。

贝兹莫拿到钥匙，他打开了三楼的门。

“你留在外面，”他向管钥匙的看守说，“到楼梯下面去等我们。”

这个管钥匙的看守听命走开了。

贝兹莫第一个走进去，亲自打开了第二扇门。

这时可以看到，在从钉有铁栅的窗户穿过来的一方块亮光中，有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个子不高，短短的头发，已经长胡子了。他坐在一只矮凳上，臂肘支在一把扶手椅上，整个上半身斜靠着椅子。

他的外套丢在床上，是精美的黑丝绒的料子。他正在深呼吸，新鲜空气刚刚猛烈地冲进他的被衬衣盖住的胸部。衬衣是用最漂亮的细麻布做的。

当典狱长进来时，这个年轻人懒洋洋地转过头来，他认出了是贝兹莫，就站起来谦恭地行了礼。

但是，当他的眼睛转向呆在阴暗处的阿拉宓斯时，阿拉宓斯战栗起来了。他面孔发白，手里的帽子也滑掉了，好象全身肌肉都一齐松散了一样。

贝兹莫经常见到他的犯人，阿拉宓斯这时的感受他似乎一点也没有。他把他的肉馅饼和螯虾摊在桌子上，就好象一个殷勤的仆人所能做的那样。他忙着做这些事时，丝毫也没有看出他的客人的慌乱来。

他忙完以后，就朝着这个年轻人讲起话来。

“您面色很不错，”他说，“这一向可好？”

"很好，先生，谢谢，"这个年轻人回答。

这个声音险些叫阿拉宓斯跌倒，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嘴唇微微颤动着。

这个动作是这么明显，以至于连贝兹莫也看到了，虽然他在忙着他的事情。

"这儿是一位建筑师，他是来检查您的壁炉的，"贝兹莫说，"它冒烟吗？"

"从来没有，先生。"

"您说没有人会在牢里感到幸福，"典狱长搓着双手说，"可是眼前这个犯人他却是幸福的。您从来没有什么不满意吧？我希望。"

"从来没有。"

"您不感到厌倦吗？"

"从来不。"

"嗯！"贝兹莫声音很低地说，"我说得对吧？"

"当然罗！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典狱长，必须尊重事实。能允许我向他提一些问题吗？"

"随您的高兴。"

"那好！请您替我问问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这位先生要我问问您，"贝兹莫说，"您知道不知道您被监禁的原因。"

"不知道，先生，"这个年轻人老实地说，"我不知道我被监禁的原因。"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阿拉宓斯不由自主地发急了，"假如您对您监禁的原因都不知道，您会大发雷霆的。"

"在最初一些日子里我的确如此。"

"为什么后来不了呢?"

"因为我想通了。"

"这真是奇怪,"阿拉宓斯说。

"可不是。"贝兹莫说。

"可不可以请问您,"阿拉宓斯说,"您想通了些什么呢,先生?"

"我想通的是,既然我没有犯任何罪,上帝也不会惩罚我。"

"不过,这监牢又是什么呢?"阿拉宓斯问,"假如这不是一种惩罚的话。"

"唉!"这个年轻人说,"我不知道,我所能够向您讲的,是跟我七年以前讲的完全相反的话。"

"听了您的讲话,先生,看到您的顺从的样子,人们真要以为您爱上了监狱。"

"我挺得住。"

"这是因为您有把握有一天会获得自由吧?"

"我没有把握,先生,而是希望,就是这样。然而我承认这种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了。"

"但是究竟为什么您不可能自由呢,既然您过去本来是自由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年轻人说,"我才失去了获得自由的希望。因为如果人家打算过一些时候给我自由,为什么还要把我送到监牢里来呢?"

"您多大岁数了?"

"我不知道。"

"您叫什么名字?"

"我已忘掉人家给我取的名字了。"

"您的父母呢?"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但抚养您的人呢?”

“他们不把我称做他们的儿子。”

“您到这儿来以前爱过某个人吗?”

“我爱我的奶妈和我种的花。”

“就是这些吗?”

“我也爱我的仆人。”

“您怀念那个奶妈和那个仆人吗?”

“他们死的时候我哭得非常伤心。”

“他们是在您到这儿以后死的,还是在您到这儿以前死的?”

“他们是在人们把我带走的前一天死的。”

“两个人同时死的?”

“两个人同时死的。”

“人家怎样把您带来的?”

“一个人来找我,叫我坐上一辆车门上有锁的四轮马车,把我带到了这儿。”

“这个人您还认得出他吗?”

“他戴着一个面具。”

“这个故事不是非常离奇吗?”贝兹莫声音很低地向阿拉密斯说。

阿拉密斯几乎连呼吸都困难了。

“是的,非常离奇,”他喃喃地说。

“不过,更离奇的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刚才跟您讲的话。”

“也许是因为您从来没有问过他,”阿拉密斯说。

“这是可能的,”贝兹莫回答说,“我不是好奇的人。另外,您看看这个房间,它漂亮不漂亮?”

“非常漂亮。”

"一块地毯……"

"真华丽。"

"我打赌他来这儿以前从来不曾有过这些东西。"

"我相信这点。"

接着阿拉宓斯掉转身朝着这个年轻人问道：

"您从来不曾被某一个陌生男人或者某一个陌生女人探望过吗？您一点都记不起吗？"

"噢！恰恰相反。有一个女人来过三次，她每一次都坐车子到门口停下，然后走进来。她蒙着面纱，只有我们单独地关在房内的时候，她才掀起面纱。"

"您记得这个女人吗？"

"记得。"

"她跟您说些什么？"

这个年轻人凄凉地笑了一下说：

"她问我的就是您问我的这些话，问我是不是幸福，问我厌倦不厌倦。"

"在她到达或临走的时候呢？"

"她把我紧紧地抱住，把我紧贴在胸口，亲吻我。"

"您记得起她吗？"

"清清楚楚。"

"我是问您是不是记得她的面容？"

"记得。"

"那么，如果一旦把她带到您的身边或者把您领到她的身边时，您能认出她吗？"

"啊！肯定认得出。"

阿拉宓斯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笑容。

这时贝兹莫听到那个管钥匙的看守又上来了。

“我们出去吧，好不好？”他急忙向阿拉宓斯说。

阿拉宓斯多半已经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

“随您的便，”他说。

这个年轻人看到他们准备离开，就很有礼貌地向他们鞠躬致敬。

贝兹莫简单地点点头作为回答。

阿拉宓斯大概受到这件不幸的事的影响，变得彬彬有礼了，他向这个犯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们走了出来。贝兹莫关上了门。

“怎么样！”贝兹莫在楼梯上说，“对这一切您是怎么想的？”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亲爱的典狱长，”他说。

“噢！什么秘密？”

“在这个家庭中发生了一件谋杀案。”

“算了吧！”

“你明白吗？那个仆人和奶妈是同一天死的。”

“那又怎么样呢？”

“是毒死的。”

“啊哟！啊哟！”

“您对这个是怎样看的？”

“这倒很可能是真的……怎么！这个年轻人是杀人凶手？”

“嗨！哪个跟您这样讲的？您怎么会想得出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杀人凶手？”

“我是这么想的。”

“罪行是发生在他家中的，这就够了。可能他见过那些凶手，而人家怕他讲出来。”

“见鬼！假如我知道这些事……”

“知道又怎么样呢？”

“我就要加倍小心地看管他。”

“哦！他看样子并不想逃走。”

“嗨！这些犯人，您不了解他们。”

“他有书看吗？”

“从来没有。绝对禁止把书给他。”

“绝对？”

“根据马萨林先生的亲笔命令。”

“您有这份通知书吗？”

“有的，大人，要不要在回去拿您的外套时看看它？”

“我非常愿意看看它，我最喜欢看手稿。”

“这是一件最最真实的手稿，只有一处涂改。”

“噢，噢，有一处涂改！涂改了些什么？”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是的。起先是这样写的：膳宿费五十个利弗尔。”

“那么象王族一样了？”

“但是红衣主教可能发现他写错了，您一定懂得，于是他划掉了后面的‘十’字，在‘五’字前面加上一个‘十’字。不过，由于……”

“由于什么？”

“您不要说起这种相象。”

“我不会谈到它，亲爱的贝兹莫先生，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我不会谈到它，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哦？是吗？”

“就是，假如它是存在的，那是您想象出来的，而且，即使在别的地方有这么回事，我相信您还是叫人决不要谈到这件事的好。”

“确实如此。”

“路易十四国王——您是非常了解他的——假如知道您参与

传播他的一个臣民胆敢和他相象的流言，将会对您恨之入骨的。”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贝兹莫吓坏了，“不过我仅仅和您谈到这件事，而您知道，大人，我是极其相信您的谨慎的。”

“啊！放心吧。”

“您还是要看看那份通知书吗？”贝兹莫有些动摇地说。

“当然罗！”

他们这样谈着已经回到了房间里。贝兹莫从大柜子里抽出一本很特别的簿子来，它和先前已经拿给阿拉宓斯看过的簿子很相象，不过有一把锁锁着。

开这把锁的钥匙是贝兹莫始终带在身边的一小串钥匙中的一个。

接着他把本子放到桌上，翻到字母“M”处，把意见栏中的批语指给阿拉宓斯看。

“绝对禁止看书；最精美的麻布衬衣；考究的外套；不准散步；不准更换狱卒；不准通信。

各种乐器；对于生活方面的各种特殊照顾；十五个利弗尔的伙食，假如十五个利弗尔不够的话，贝兹莫先生可以提出申请。”

“啊，对了！”贝兹莫说，“我想到了，我将提出申请。”

阿拉宓斯合上本子。

“是的，”他说，“这确实是德·马萨林先生的亲笔，我认得出他的笔迹。现在，我亲爱的典狱长，”他继续说道，好象最后看了这份东西以后，他已经没有其他兴趣了。“假如您愿意的话，我们来办理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手续吧。”

“那好！您希望我定下什么期限？您自己决定吧。”

“不要定期限，就给我一张简单的普通的十五万法郎的借据吧。”

“是不是要求立刻偿还？”

“那要根据我的意愿。不过，您知道，我只是在您本人打算还的时候才会向您要的。”

“哈哈！我是放心的，”贝兹莫笑着说，“不过我已经给您两张收据了。”

“在这儿，您看，我把它们撕掉。”

阿拉宓斯于是把两张收据给典狱长看了一下，然后果然就撕掉了。

如此信任的表示使贝兹莫信服了，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一张根据这位高级教士的意愿随时偿还的十五万法郎的债据。

阿拉宓斯从典狱长的肩上看着典狱长羽毛笔的动作结束，随手就把债据拿来放到口袋里，似乎连看也没有看。这使得贝兹莫更加放心了。

“现在，”阿拉宓斯说，“假如我带走您的某个犯人的话，您决不会责怪我了吧！是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为了获得他的特赦罗，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比如，我关心的那个可怜的塞尔东。”

“啊，这是真的！”

“怎么样？”

“这是您的事，您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知道您神通广大，慷慨大方。”

“再见！再见！”

于是阿拉宓斯带着典狱长的感激心情走了。

第一〇〇章

两 个 朋 友

当贝兹莫先生把巴士底狱的犯人指给阿拉宓斯看的时候，时间还算是早晨。就在这时，一辆四轮马车在德·贝利埃尔夫人的门口停了下来，一个裹着丝质头巾的年轻女人从车上下到台阶上。

德·贝利埃尔夫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一封信件，仆人向她通报瓦内尔夫人来了，她连忙把信收了起来。

她刚刚结束早晨的梳妆，她的侍女还在隔壁房间里。

听到玛格丽特·瓦内尔的名字和她的脚步声，德·贝利埃尔夫人跑上去迎接她。她觉得在她朋友的眼睛里有一种不健康的或是不愉快的神色。

玛格丽特拥抱她，抓住她的手，几乎不让她有说话的时间。

"我亲爱的，"她说，"你是把我忘记了吧?你大概光顾着在宫廷里享乐了吧?"

"只是我没有看到结婚的盛典。"

"当时你做什么去了?"

"我准备到贝利埃尔去。"

"到贝利埃尔去!"

"是的。"

"那么是做乡下人去了。我喜欢看到你做这样的安排。不过，

你脸色不好。”

“不，我身体好极了。”

“那就太好了，我在为你担心。你不知道人家跟我讲的话吧？”

“别人讲的事情可多着哪！”

“哎呀！这一件事情却不同寻常。”

“你知道你叫听你说话的人有多么着急，玛格丽特。”

“我就要讲了。我是怕你生气。”

“啊！决不会。你会对我的心平气和感到惊讶的。”

“那好！人家说……哎呀！真的，这些话我决不能向你吐露。”

“那么，我们就别讲这些吧，”德·贝利埃尔夫人说，她明知在这样的开场白里包含着恶意，但她却被好奇心折磨着。

“那好！我亲爱的侯爵夫人，据说最近以来，你不怎么怀念可怜的德·贝利埃尔先生了。”

“这是恶意中伤，玛格丽特。我怀念而且永远怀念我的丈夫，但他死了已有两年了，我才只有二十八岁。失去他我觉得悲痛，但这种痛苦不能支配我生活中的全部行动和全部思想。我这样讲，而你，玛格丽特，一个杰出的女人，你不大会相信吧。”

“为什么不相信？你是多么温柔多情！”瓦内尔夫人不怀好意地说。

“你也是温柔多情的，玛格丽特，但在你的心受到创伤时，我并没有看到你听任自己被忧伤压倒。”

这些话明白地暗示玛格丽特和财政总监的关系破裂，也是一种含蓄的但却是直率的对这个年轻妇人的良心的指责。

玛格丽特好象箭早在弦上就等待这个信号来发射一样，马上大声说道：

“我告诉你吧！埃莉丝，人家讲你在恋爱了。”

说完她眼睛紧紧盯着德·贝利埃尔夫人，后者禁不住脸红了

起来。

“人们永远不会放过诽谤女人的机会的，”侯爵夫人在静默片刻之后说。

“哟！人家不是诽谤你，埃莉丝。”

“怎么！讲我在恋爱，还不是诽谤我？”

“首先，如果这是事实，就不是诽谤，而是说坏话；其次，你还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大家并没有说你陷入到这场爱情里去，相反地，他们把你描绘成一个守身如玉的贞洁的恋人，你把自己关在家里就象关在一座堡垒里，关在一座比达那厄塔[①]更难于进入的堡垒里，尽管达那厄塔是用青铜做的。”

“你很会讲话，玛格丽特，”德·贝利埃尔夫人颤抖着说。

“你总是恭维我，埃莉丝……总之，大家都在说你冷若冰霜，不受引诱。你看人家是不是诽谤你……不过，在我跟你讲话时你在想些什么？”

“我？”

“是呀，你面孔通红，默不作声。”

“我在想，”侯爵夫人说，同时抬起她美丽的眼睛，眼光中含有怒气，“你，你对神话是很精通的，把我比作达那厄，我在想，你的弦外之音是什么。”

“哈哈！”玛格丽特笑着说，“你在想这个？”

“是的，你记不得了吗？当年在修道院，当我们研究算术题目时……啊！我就要跟你讲的也是一种学问，但这方面精通的是我……你记不记得？解决了一项我们就得去找出另一项。想想看，嗯，想想看。”

---

① 达那厄塔：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国王之女达那厄被关在青铜塔中，主神宙斯（即朱庇特）化成金雨与她相会，因此怀孕后生子珀尔修斯。

“但是我猜不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是，这再简单不过了，你认为我在恋爱，对不对？”

“这是人家对我讲的。”

“那好！人家不会讲我在抽象地恋爱，在这些议论中总要有一个人的名字。”

“当然是的，有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我亲爱的，既然你没有告诉我，我必然会思索这个名字，这是不足为怪的吧！”

“我亲爱的侯爵夫人，当我看到你脸红时，我相信你用不着思索多长时间的。”

“是你的达那厄这个名字使我愣住了，说起达那厄也就是说起金雨，对不对？”

“这就是说达那厄的朱庇特为了她化成了金雨。”

“那么我的恋人……你送给我的这个恋人……”

“哎哟！对不起，我，我是你的朋友，我什么人也不给你。”

“好吧！……那么那些敌人呢？”

“你愿意我把名字告诉你？”

“你让我等了半个钟点了。”

“你就会听到的。你不要生气，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唔！”

侯爵夫人把她尖细的指甲掐入了掌心，好象一个受刑的人靠近了烙铁。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玛格丽特继续说，“可能是最富有的人。总之，这就是……”

侯爵夫人的眼睛闭了一下。

“这就是德·白金汉公爵，”玛格丽特说罢大笑起来。

这句恶毒的话说得非常巧妙。这个名字——它不是侯爵夫人

等待的名字——在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就象过去在斩首台上把德·夏莱① 先生和德·图② 先生砍得半死不活的、没有磨快的斧子一样。

然而她还是恢复了平静。

"我完全有理由把你称作一位才女，"她说，"你让我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刻。玩笑妙极了……我可从未见到过德·白金汉先生。"

"从未见到过？"玛格丽特止住了她的笑声。

"从公爵来到巴黎后，我就没有出过家门。"

"哦！"瓦内尔夫人又说，她把淘气的小脚伸向靠近窗口地毯上一张微微飘动的纸，"人们可以互不见面，但是可以写信。"

侯爵夫人一阵哆嗦，这张纸头就是她的朋友来到时她正在看的那封信的信封。这个信封上盖有财政总监的纹章。

德·贝利埃尔夫人在长沙发上向后退缩了一下，使她宽大的绸长裙的稠密的褶裥盖到纸头上面，把它遮了起来。

"喂，"她于是说，"喂，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你这么一大早来就是为了向我讲这些荒唐话吗？"

"不是的，我来首先是看看你，同时让你重温一下我们过去的多么甜蜜、多么美好的习惯；你还记得吧，当我们到凡森散步去的时候，在一棵橡树下面，在一丛矮林中，我们谈论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

"你约我去散步？"

"我的马车在下面，我有三个钟点的空闲。"

"我没有穿好衣服，玛格丽特……不过……假如你希望我们谈

---

① 德·夏莱：参见上册第 799 页注①。

② 德·图(1607—1642)：路易十三时期法官，因受朋友散-马尔斯的牵连而上了斩首台。

谈，用不着到凡森的树林中去，在府邸的花园里，就有一棵美丽的大树，茂密的千金榆，一块种着雏菊的草坪，和一大片在这儿就能闻到香味的紫罗兰。”

“我亲爱的侯爵夫人，你这样拒绝叫我很扫兴……我需要和你心贴心地诉诉衷肠。”

“我再向你重复一遍，玛格丽特，我的心是你的，不管在这间房间里也好，在靠着这儿的我的花园中的那棵榆树下也好，都和在凡森树林中的一棵橡树下一样的。”

“对我来说就不一样……当我走近凡森的时候，侯爵夫人，我也就接近了我最近几天叹息的对象。”

侯爵夫人突然抬起头来。

“这大概会叫你吃惊的，是不是？……我还在想着圣芒代。”

“想着圣芒代！”德·贝利埃尔夫人叫起来。

两个妇人的目光交叉了起来，好象两把跃跃欲试的利剑第一次投入了战斗。

“你，这么骄傲的人？……”侯爵夫人带着轻蔑的样子说。

“我……这么骄傲！……”瓦内尔夫人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能宽恕朝三暮四，我不能忍受见异思迁。当我离开而别人哭了时，我尽量设法继续爱他，但当别人笑着离开我时，我就发狂地爱他。”

贝利埃尔夫人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她嫉妒了，”玛格丽特心里想。

“那么，”侯爵夫人接下去说道，“你是疯狂地爱上了……德·白金汉先生……不，我错了……德·富凯先生了？”

她感到这一下给击中了，全身血液都涌向心脏。

“你想到凡森去……甚至到圣芒代去！”

“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么，你或许可能替我出个主意吧。”

"在哪个方面?"

"你经常替我出主意的。"

"当然,但是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我,我象你一样不能宽恕人。我可能不象你爱得这么厉害,不过一旦我的心受到伤害,就永远不能挽回。"

"可是富凯先生并没有伤害你,"玛格丽特·瓦内尔带着处女般的天真说。

"你完全明白我要向你讲的话,富凯先生没有伤害过我,他和我没有恩怨,但是你有理由要抱怨他。你是我的朋友,因此我不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替你出主意。"

"啊!你已经预见到了?"

"你说到的叹息已经清楚地说明问题了。"

"啊!你是在攻击我,"年轻的妇人象一个准备给对方最后一下打击的角斗士那样集中全身力量突然说,"你只看到我的危险的爱情和我的软弱,对于我的纯洁和宽厚的感情你却绝口不谈。假如我此刻感到丢不开财政总监先生,假如我甚至主动去接近他——这是可能的,我向你承认——这是因为富凯先生的遭遇使我深为同情,这是因为他是,根据我的看法,最不幸的人之一。"

"哎呀!"侯爵夫人一只手捂住心口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德·贝利埃尔夫人由于极度不安,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使得思想和说话都停顿了,甚至于连生命都停顿了。

"我亲爱的,首先是国王的恩宠已经由富凯先生身上转到柯尔培尔先生身上了。"

"是的,人家是这么讲的。"

“自从发现美丽岛的阴谋以后，这是显而易见的。”

“人家向我肯定地说，这次美丽岛的发现，倒增加了富凯先生的荣誉。”

玛格丽特极其冷酷地笑了起来，使得德·贝利埃尔夫人此时此刻恨不得当胸刺她一刀。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继续说道，“问题甚至于不再是富凯先生的荣誉，问题是他的安全！三天以内，财政总监就要破产了。”

“哦！”这下子轮到侯爵夫人笑起来了，“这未免有点太快了。”

“我说三天，因为我喜欢留一点余地，但完全可以肯定，这场灾难不出二十四小时就要发生。”

“为什么呢？”

“由于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富凯先生没有钱了。”

“在财政方面，我亲爱的玛格丽特，哪怕今天一个钱没有，明天又可以成千成万地弄进来。”

“这在富凯先生的两个既有钱又能干的朋友还在的时候可能是这样，这两个朋友为他积聚财富，从各个地方替他弄钱。但是这两个朋友已经死了。”

“埃居没有死，玛格丽特，它们还藏着，只要人们去找，去换取，总归可以得到。”

“你看一切都这么乐观，这对你来说可太好了。叫人非常遗憾的是你不是富凯先生的爱捷丽①，否则你就可以告诉他到哪儿去寻找国王昨天向他要的几百万法郎。”

“几百万？”侯爵夫人吃惊地问。

“四……这是个双数。”

“真无耻！”贝利埃尔夫人喃喃地说，她被这种残酷的戏弄折磨

---

① 爱捷丽：罗马神话中的仙女，曾启示过罗马王努马，此处意为女顾问。

着……“我想，富凯先生肯定会有四百万，”她鼓足勇气说。

“即使他有国王今天向他要的这笔钱，”玛格丽特说，“可能他也不会再有国王一个月以后向他要的钱。”

“国王还要向他要钱？”

“当然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可怜的富凯先生的破产是一定不可避免的。由于骄傲，他会拿出这笔钱，但当他不再有钱时，他就要垮台了。”

“这是真的，”侯爵夫人颤抖着说，“计划是相当……告诉我，柯尔培尔先生非常恨富凯先生吗？”

“我相信他是不喜欢他的……现在柯尔培尔先生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他有条件可以认真考虑他的宏伟的设想、他的意志和他的判断力；他前程是远大的。”

“他会成为财政总监吗？”

“这是很可能的……我的好侯爵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为这个爱过我甚至崇拜过我的可怜的人的利益感到焦虑不安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看到他这么不幸，我宽恕了他的不忠实的原因……他对自己的不忠实已经懊悔了，我有理由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放弃带给他一点安慰和一个忠告的原因。他将会明白我的举动，并且会因此感谢我。你看，被人爱是甜蜜的。男人们没有被权力蒙蔽的时候，他们是极其重视爱情的。”

侯爵夫人简直晕头转向了，她被这种计算得极为精确的猛烈炮击打垮了，不再知道如何回答，她不再知道应该如何考虑问题。

这个恶毒的女人的声音采取了最富情感的语调，她话讲得象一个女人，却隐藏着豹子的凶残。

“那么！”德·贝利埃尔夫人说，她模模糊糊地希望玛格丽特不要再打击已经打败了的敌人，“那么，为什么不去找富凯先生呢？”

“一定要去，侯爵夫人，你提醒我了。不，我主动去找他恐怕不太合适，富凯先生爱我是肯定的，但他太高傲，我不能去自讨羞辱……何况我有我的丈夫要应付。你一点也不肯对我说什么，算了！我这就去请教柯尔培尔先生吧。”

她笑着站起来表示告辞，侯爵夫人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玛格丽特走了几步，为了继续享受这一使对手感到羞辱的痛苦的快乐，她突然又说：

“你不送送我吗？”

侯爵夫人站起来，面色苍白，四肢发冷，也不再去关心谈话开始时她那么担心的、她起先没有把它遮盖起来的那个信封。

随后，她打开她的祈祷室的门，连头都没有转向玛格丽特·瓦内尔，就把自己关在里面了。

玛格丽特讲的三四句结结巴巴、含糊不清的话，德·贝利埃尔夫人甚至都没有听见。

侯爵夫人刚一消失人影，她的情敌就禁不住想证实一下她的猜测是否有根据，她象一头豹子一样伸长手去攫取了那只信封。

“哼！”她牙齿咬得格格响，“我来的时候她在看的果然是富凯先生的一封信。”

这下轮到她冲出房间去了。

就在这时候，侯爵夫人走到了她的房门后面，感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她身体僵直，面色苍白，好象一座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象一座被一阵暴风雨动摇了底座的雕像似的摇晃着，终于晕倒在地毯上。

她跌倒的声音和驶出侯爵府邸的玛格丽特的四轮马车的滚动声音同时响起来。

第一〇一章

德·贝利埃尔夫人的银餐具

这一打击因为是出乎意外的，也就更加痛苦；侯爵夫人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平静；但她一恢复过来就立刻想起了刚才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时尽管她仍是精疲力竭，她还是重又沿着她的无情的朋友为她安排的思路想下去。

背信弃义，然后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进行卑劣的威胁，这就是德·柯尔培尔的手段。

对一次即将发生的倒台幸灾乐祸，不断地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罪恶并不少于犯罪本身的诱惑，这就是玛格丽特的所作所为。

笛卡儿① 的连锁原子结构的理论胜利了；铁石心肠的男人和冷酷无情的女人结合起来了。

侯爵夫人的忧伤更多于愤慨，她看到了国王参与了一个阴谋，在这个阴谋里可以看到路易十三老年时的伪善，和马萨林来不及收括法兰西金币时的贪婪。

不过这个勇敢的女人的精神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不再陷在消极的怜悯情绪中了。

侯爵夫人不是那种应该行动时却在啼哭的人，也不是那种把时间白白消磨在光是抱怨而不想办法补救的人。

有十分钟左右，她把头伏在两只冰冷的手里，接着重新抬起

来，用一只坚定的手带着充满活力的姿态拉铃叫她的使女。

她已下了决心。

“我动身的事情全都准备好了吗？”她问走进来的一个使女。

“准备好了，夫人；不过我们没有估计到侯爵夫人会在三天之内动身到贝利埃尔去。”

“所有的首饰和贵重物品都装在箱子里了？”

“是的，夫人，不过我们的习惯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留在巴黎的，夫人通常是不把宝石带到乡下去的。”

“您是说这些东西都放好了，是吗？”

“在夫人的房间里。”

“金银器皿呢？”

“在箱子里。”

“银餐具呢？”

“在橡木大橱里。”

侯爵夫人不出声了，然后用一种平静的声调说：

“把我的金银匠叫来。”

使女遵照吩咐去做了。

这时侯爵夫人走进她的房间，极其仔细地察看她的首饰盒。

她从来没有象这一次一样注意过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是一个女人的骄傲。她向来只是为了根据这些首饰的托座或者它们的颜色来选用它们时才观看它们。今天，她欣赏起这些红宝石的大小和金刚钻的透明度来了；她为一个斑点，一个瑕疵感到懊恼；她发现金子太少，宝石也微不足道。

正在她专心察看时，金银匠来了。

---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福舍先生，"她说，"我相信我的金银器皿都是您供应的吧？"

"是的，侯爵夫人。"

"我记不得值多少钱了。"

"夫人，是新的一套还是德·贝利埃尔先生和您结婚时送给您的那套？因为两套都是我供应的。"

"那么，先说新的这套吧！"

"夫人，这些水壶、平底大口杯、盘子以及它们的匣子，这些放在桌子中央的银餐具和玻璃器皿，这些果酱盆子和小水盂共花了侯爵夫人六万利弗尔。"

"就这么一点，我的天？"

"夫人那时还觉得我的价格太贵了……。"

"对的，对的，我想起来了，这些东西的手工实在是贵了一点，是不是？"

"不过，夫人，图案、雕刻都是新式的。"

"这个价格里面手工占多少呢？请坦率讲，不要犹豫。"

"占价格的三分之一，夫人，不过……"

"我们还有另一套餐具，那套旧的，我丈夫的，值多少呢？"

"哦！夫人，那一套加工比我同您讲的这一套差一点，它只值三万利弗尔，是本身的价值。"

"七万！"侯爵夫人喃喃地说。"不过，福舍先生，还有我母亲的银餐具，您知道，就是我因为要留作纪念不愿卖掉的那一套笨重的餐具呢？"

"啊！夫人，比如说，这对于象侯爵夫人这样不能再把它们留作餐具用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源。在那个时候，夫人，定制的东西不象今天这么轻巧，人们用整块的锭子加工。但是现在这套餐具样式已经过时了，不过，它挺重呢！"

"就是这些，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这套餐具有多少重？"

“最少值五万利弗尔。我没有算那两只大坛子，光一只就值五千利弗尔，也就是说两只共值一万利弗尔。”

“十三万，”侯爵夫人喃喃地说，“您对这些价钱有把握吗，福舍先生？”

“有把握，夫人，况且要过秤也容易。”

“这些数字都记在我的本子里。”

“哦！您是一个有条理的人，侯爵夫人。”

“我们谈别的东西吧，”德·贝利埃尔夫人说。

于是她打开了一只首饰盒。

“我认识这些祖母绿，”这个商人说，“这是我叫人把它们镶上去的，这些是宫廷中最漂亮的祖母绿；不，这还不是最漂亮的，最漂亮的是德·夏蒂荣夫人的；是从德·吉兹先生家里转到她手里的。您这些，夫人，是二等的。”

“它们值多少钱？”

“包括镶嵌么？”

“不，您假设人家要把它们卖掉。”

“我完全知道哪个会买它们！”福舍先生大声说道。

“这正好是我要问您的，这样说有人要买它们罗？”

“有人会把您所有的宝石都买去的，夫人。人家知道您有巴黎最漂亮的首饰。您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当您买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您买到以后，您就保存着。”

“那么，人家对这些祖母绿会出多少钱呢？”

“十三万利弗尔。”

侯爵夫人用一支铅笔把这个金银匠提出的数字写在记事本上。

“那串红宝石项链呢？”她说。

“玫瑰红的吗？”

“喏，就是这些。”

“都很漂亮，都是了不起的，我没有在您这儿见过这些宝石，夫人！”

“请估估看。”

“二十万利弗尔。单单中间的这颗就值十万。”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侯爵夫人说，“金刚钻，金刚钻！哦！我有许多金刚钻！戒指、链子、耳坠和耳环、别针、扣子！请估一估，福舍先生，请估一估。”

金银匠拿出他的放大镜，他的天平，称过，仔细地看过，低声地把数目加起来：

“这些宝石，”他说，“它们可以给侯爵夫人带来四万利弗尔的年金。”

“您估计是八十万利弗尔？……”

“差不多。”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些托座都除外。”

“象过去一样，夫人，假如我被叫来卖或者买，我只要有这些托座的金子作为利润就很满足了，我还足足可以有二万五千利弗尔可以赚。”

“这也很可观了。”

“是的，夫人，是很可观了。”

“请接受这笔利润，条件是您把这些宝石变成现钱。”

“可是，夫人！”金银匠惊愕地叫道，“您是不会卖掉您的金刚钻的！我猜想？”

“别作声，福舍先生，您不要担心这个，您只要回答我。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三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家的供货人，您认识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您的父亲、母亲也为他们服务过。我象对一个朋友一样对您说，请接受这些托座的黄金，只要您能把一笔现钱交到我手

里，行不行？"

"八十万利弗尔！数目实在太大了！"

"我知道。"

"不可能找到！"

"哦！不，能找到。"

"但是，夫人，您倒是想想看，出售您的宝石风声传出去，将在上流社会里产生什么影响？"

"没有人会知道……您去替我做一些和这些首饰一样的赝品来，要一模一样，请别再说了，我需要这么干。请您分开来卖，只卖这些宝石。"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王太弟正在寻求一些首饰，和一些没有镶嵌的宝石，给王太弟夫人打扮用。会有一场竞争。我会很容易地在王太弟那里销掉六十万利弗尔，我有把握您这些首饰是最好的。"

"什么时候可以卖掉？"

"三天以内。"

"那好！还有剩下的，您分散地去推销，眼下，请您给我一张销售保单……四天内把款付清。"

"夫人，夫人，请您考虑一下，我求求您……要是您这么着急，您要损失十万利弗尔。"

"假如需要，我愿意损失二十万利弗尔。我希望一切能在今天晚上办好，您同意吗？"

"我同意，侯爵夫人……我不隐瞒我从中可以赚到五千皮斯托尔。"

"好极了！我怎么拿到钱呢？"

"金子或是里昂银行的期票，在柯尔培尔先生处凭票付款。"

"我同意，"侯爵夫人急忙说，"请回到您的家里去，快点把这笔

钱的期票带来，您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夫人。不过，求求您……”

“用不着多说了，福舍先生。对了，银餐具，我忘记了，这一项我可以得到多少钱呢？”

“五万利弗尔，夫人。”

“差不多是一百万了，”侯爵夫人轻轻地自言自语。“福舍先生，您叫人把这些金银器皿和银餐具以及所有的餐具都拿去。我借口说要把它们熔化掉重新做成我更喜欢的式样……您把它们熔化掉吧，我说，给我同样价值的金币……马上给我。”

“好，侯爵夫人。”

“您把金币放在一个箱子里，您派您的一个伙计护送这些金币，不要让我的仆人们看到，这个伙计在一辆四轮马车里等我。”

“用福舍太太的马车好不好？”金银匠说。

“如果您愿意，我会到您家里去取的。”

“是，侯爵夫人。”

“叫三个我的仆人来把银餐具搬到您家去。”

“是，夫人。”

侯爵夫人拉铃。

“运货马车，”她向进来的人说，“听福舍先生支配。”

金银匠鞠了一躬走了出去，一面叫运货车紧跟着他，一面宣称侯爵夫人要他把餐具熔掉重新做一套比较新式的。

三个钟点以后，她到福舍先生家去，从他那儿收到八十万利弗尔的里昂银行的期票，二十五万利弗尔的金币，锁在一只箱子里，由一个伙计吃力地一直提到福舍太太的马车上。

原来福舍太太有一辆大型旅行马车。她是一位财政巨头的女儿，给她的丈夫——金银匠行会理事——带来了三万埃居，这三万埃居二十年中产生了大量利润。这位金银匠极为富有，人又谦虚

稳重。他为自己买了一辆古老的四轮马车，是一六四八年——国王诞生后十年——制造的。这辆四轮马车，或者还不如把它叫做一座滚动的房子，使他居住的地区内的居民大为赞赏；车身外画着寓意画并布满金黄色、银白色的星星和云彩。

就是这辆华丽的、有点奇形怪状的马车，这位贵妇人坐上去了。那个伙计看着她，缩着膝盖，生怕碰到侯爵夫人的衣裙。

这个伙计向因为陪送一位侯爵夫人而洋洋得意的车夫说：

“圣芒代大道！”

第一〇二章

嫁　妆

福舍先生的马都是真正的佩尔什种，膝盖粗大，小腿稍微有一点儿肿，象马车一样，它们都是上半世纪的产物。

它们当然不能象富凯先生的英国马一样奔跑。

因此，它们用了两个钟点才走到了圣芒代。

它们简直是步履庄严地走着。

庄严必然缓慢。

侯爵夫人在一座门前停下，这座门她尽管只看到过一次，却非常熟悉。人们回想得起，上一次她到这儿来时，情况和这一次同样艰难。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钥匙，用她雪白的小手把它插到锁孔里，门无声地被推开了，她叫那个伙计把箱子提到二楼上。

箱子重得使得这个伙计不得不叫马车夫来帮忙。

箱子被搁在这间小房子里，这是个候见室，或者不如说是小客厅，紧靠那间我们曾在里面看到过富凯先生拜倒在侯爵夫人脚下的客厅。

德·贝利埃尔夫人给了马车夫一个路易，给这个伙计一个动人的微笑，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他们走后，她重新关上门，就这样把自己关在里面独自一人等待着。屋内一个仆人也没有出现。

但是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好象有一个看不见的守护神，已经猜到了客人，或者不如说被等待的女客人的需要和愿望。

炉火准备好了，蜡烛插在大烛台上，解渴的清凉饮料放在架子上，书放在桌子上，鲜花插在日本花瓶里。

这真象是一个施过魔法的住宅。

侯爵夫人点上蜡烛，嗅了嗅花的香气，坐下来马上陷入了沉思。

这种沉思尽管很伤感，但也有它甜蜜之处。

她看着房间里陈列在她面前的一笔宝藏，她从她的财产中抽出来的一百万，就好比是收割的女人从她的花环上摘取一株矢车菊一样。

她臆造着一些最甜蜜的梦想。

她首先特别想到的是怎样把这一大笔钱留给富凯先生，而不让他知道这笔赠与是从哪儿来的。在她头脑里首先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就是这个方法。

尽管在考虑时，她觉得这件事似乎有点儿困难，但她对达到这一目的绝不灰心。

她要拉铃召唤富凯先生，随后拔脚就逃，心里的快活不象一个给人一百万的人，倒象自己得到了一百万的人。

但是，从她来到这儿以后，从她看到这间布置得这么精致的小客厅，别人会以为这是一间刚刚由内房侍女打扫得纤尘不染的小客厅以后；当她看到这个客厅收拾得这么整洁，别人真会说她把住在这儿的仙女们都撵走了时，她自问是否这些被她撵跑了的守护神、仙女、淘气的小妖精或者人间的女人已经认出了她。

那时候富凯先生会知道他不知道的一切；即使不知道他也会猜到的。富凯先生就会拒绝接受他本来或者可能以借贷名义接受的这笔赠与。如果这样的话，这件事就达不到目的，也不会成功。

因此，为了取得成功，这件事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必须使得财政总监充分了解他所处地位的危险性，才能使他屈服于一个女人任性的慷慨行为。总之，为了说服他，必须要有一种深厚的友谊的魅力，而假如这还不够，就用炽热的爱使他陶醉，一定要使他屈服于她绝对不会动摇的意愿。

事实上，财政总监难道不是一个出名的高尚正直、庄重自尊的人么？他能接受一个女人的牺牲么？不，他会反对的。假如世界上有一种声音能够降服他，这就是他爱的那个女人的声音。

现在，在德·贝利埃尔夫人心中产生了另一种怀疑，这种怀疑是残酷的，象一把匕首一样使她感到痛苦和寒心。

他是在爱她吗？

这个轻浮的脑袋，这颗易变的心，即使是为了凝视一个天使，能下决心静止一会儿么？

富凯不是这样吗？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华，不管他有多么正直，他会不会象那些征服者一样，当他们胜利后就在战场上洒下眼泪？

“是啊，就是这一点我必须弄清楚，就是在这方面我必须识别他，”侯爵夫人说，“谁知道这颗被如此羡慕的心是不是一颗庸俗的、复杂的心呢？谁知道当我在运用试金石测试的时候，这个思想是否存在粗鄙的、低劣的天性呢？算了！算了！”她高声说道，“太疑神疑鬼了，太优柔寡断了，试他一下吧！试他一下吧！”

她看了看挂钟。

“现在已是七点了，他应该到了，这是签字的时间，来吧！”

她焦躁不安地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她对着镜子微微地笑了起来，这是准备献身的刚毅的微笑。她试了试弹簧，拉了拉铃绳。

随后，好象先前进行的斗争已经耗尽了她的力量似的，她昏乱地跪倒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前，把头埋到了她发抖的双手里。

十分钟后，她听到门上弹簧发出嘎吱的声音。

门在看不见的铰链上转动。

富凯出现了。

他面色苍白，他被一种沉痛的心情压倒了。

他不是急匆匆来的，不过他来了。

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忧虑才能使这个快乐的人——对于他快乐就是一切——在这样一种召唤下姗姗来迟。

事实是，夜间接连做了许多忧伤的梦，使得他通常是这么无忧无虑的高贵的面容消瘦了，使得他眼睛四周显出一圈茶褐色的眼眶。

不过他仍旧是漂亮的，仍旧是高贵的，嘴上忧郁的表情——这种表情在他来说是不常有的——给予他的容貌一种新的气质，反而使他变得年轻了。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胸前鼓起的花边被他焦躁不安的手抓乱了，财政总监目光呆滞地停在房门口——这儿本来是他那么多次来寻找他期待的幸福的地方。

这种阴郁的温柔，这种代替了快乐的狂热的悲哀的微笑，对远远注视着他的德·贝利埃尔夫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一个女人的眼睛能够从她所爱的男人的外貌上看出他任何内心的骄傲或痛苦；人们会说鉴于她们的软弱，所以天主愿意给予女人比给予他别的创造物更多一些才能。

她们能够向男人掩藏她们的感情，男人却不能向她们掩藏自己的感情。

侯爵夫人一眼就看出财政总监的全部不幸。

她看出他一夜没有睡好，一整天是在失望中度过的。

从这时起她变得坚强起来，她觉得她爱富凯超过了一切。

她站起来，走近他。

“您今天早上写信给我，”她说，“说您要开始忘掉我，又说您不

会再看到我，我大概也不会再想到您了。我现在来揭穿您的谎言，先生，我现在在您的眼睛中看到一个东西，更可以肯定您说的不是实话。”

“什么东西，夫人？”富凯吃惊地问。

“这就是您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爱我，如同您必定会从我的行动中看出的，我也没有忘记您。”

“啊！您，侯爵夫人，”富凯说，他的高贵的脸上一刹那间放出快乐的光彩。“您，您是一个天使，世俗的人们没有权利怀疑您！他们只能谦卑地请求得到您的恩宠！”

“那么愿您得到恩宠！”

富凯要跪下来了。

“不要这样，”她说，“到我身边来，坐下，嗳！现在在您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坏念头！”

“您根据什么看出来的，夫人？”

“从您的微笑中，它损坏了您的容貌。让我们看看，您想的是什么？说出来，要坦率，朋友间不应该有秘密！”

“好吧！夫人，请告诉我为什么三四个月来您这么严厉？”

“严厉？”

“是的，您不是不让我去拜访您吗？”

“咳！我的朋友，”德·贝利埃尔夫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因为您到我家来拜访使您遭到了很大的不幸，因为有人监视着我的住宅，因为看到过您的这双眼睛可能再一次看到您，因为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比您到我那儿去对您来说危险要少些；总之，因为我觉得您已经够不幸了，因此，不想再增加您的不幸……”

富凯战栗了。

这些话勾起他对自己职位的忧虑。刚才有几分钟时间，他除了情人的心愿外别的都忘了。

“不幸，我？”他一面说一面努力想装出一副笑脸来，“实际上，侯爵夫人，您的悲伤才使我相信我是不幸的，这双美丽的眼睛不正为了怜悯我而瞧着我吗？哎哟，我期待它们给我另一种感情。”

“悲伤的不是我，先生，请到镜子里瞧一瞧，而是您。”

“侯爵夫人，我脸色稍微有点苍白，这是真的，但这是因为工作过度；国王昨天向我要钱了。”

“是的，四百万，我知道这件事。”

“您知道这件事！”富凯惊异得叫起来，“您怎么知道的？这只是在牌桌上，在王太后和王后离开后的事，当时除了国王只有一个人在场……”

“您瞧我这不是知道了吗？这就行了，是不是？那么，说下去，我的朋友，这是国王向您要的……”

“那好！您知道，侯爵夫人，我必须弄到这笔钱，然后叫人把它点清楚，再叫人把它记到帐上，这需要很长时间。自从德·马萨林先生去世后，在财政方面就有点困难和麻烦。我的部门工作过于繁重，这就是为什么我昨晚熬夜的原因。”

“您弄到这笔钱了吗？”侯爵夫人不安地问。

“一个管理财政的总监，侯爵夫人，”富凯高兴地说，“在他箱子里连四百万这点儿数目也拿不出来，那才是希罕的事呢！”

“是的，我知道您有或者您会有这笔钱的。”

“怎么，我会有这笔钱？”

“还没有多少时间以前，他已经叫人向您要了两百万了。”

“相反，对我来说好象已有一个世纪了，侯爵夫人。不过我们不要再谈钱的事吧，我请求您。”

“相反，我们要谈钱的事，我的朋友。”

“啊！”

“您听着，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不过，您要说些什么呢？”财政总监问，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既好奇又不安的神色。

“先生，财政总监这个职位是不是一个永远不会撤掉的差使？”

“侯爵夫人！”

“您看，我回答您了，甚至回答得很坦率。”

“侯爵夫人，您叫我吃惊，您象一个股东一样跟我谈话。”

“这非常简单．我要放一笔钱在您这里，自然我就希望知道您是否可靠。”

“说真话，侯爵夫人，我搞糊涂了，我不知道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跟您认真地说，我亲爱的富凯先生，我有一些现金不知如何处理，我不喜欢买地，我想委托一个朋友把我的钱利用一下。”

“不过，我猜想这件事不急吧？”富凯说。

“相反，急得很，而且非常急。”

“那好，我们过一会儿再谈吧。”

“别过一会儿了，因为我的钱就在这儿。”

侯爵夫人把箱子指给财政总监看，打开了它，让他看看一捆捆期票和一堆金币。

富凯和侯爵夫人同时站起来，他凝想了片刻，接着突然向后退了几步，面色苍白地跌坐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捂住了脸。

“啊！侯爵夫人！侯爵夫人！”他喃喃地叫着。

“怎么？”

“您对我是怎么想的，才会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对您吗？”

“当然罗。”

“那么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嗯。”

“这笔钱您是为了我才带来给我的，您是知道我有困难才带来给我的。啊！您不要否认，我猜得到。我难道不知道您的心吗？”

"那好，要是您知道我的心，您看这就是我献给您的心。"

"我猜得果然对！"富凯叫起来。"哎！夫人，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给过您这种侮辱我的权利。"

"侮辱您！"她说，面色变得苍白起来。"奇怪啊，人类的敏感！您爱我，您向我说过吧！您以这种爱情的名义索取过我的名誉和荣誉吧？而当我把我的钱送给您的时候，您却拒绝我！"

"侯爵夫人，侯爵夫人，您曾经自由地保持着这个您叫做您的名誉和荣誉的东西，让我也有保持我的名誉和荣誉的自由吧，让我破产吧，让我在包围我的仇恨的重压下，在我的良心的谴责的重压下死去吧！但是，看在天主的份上，侯爵夫人，不要让我在这最后一次打击下粉身碎骨。"

"您刚才丧失了理智，富凯先生，"她说。

"可能是这样，夫人。"

"而现在，您则是丧失了勇气。"

富凯用他痉挛的手压紧他喘息着的胸部。

"凌辱我吧，夫人，"他说，"我没有任何话好回答您。"

"我向您献出了我的友情，富凯先生。"

"是的，夫人，但您只能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这不是我作为一个朋友应该做的吗？"

"当然是的。"

"而您拒绝我这个友情的表示？"

"我拒绝这个表示。"

"请看着我，富凯先生。"

侯爵夫人的眼睛发出亮光。

"我向您献出我的爱情。"

"啊！夫人！"富凯说。

"您听着，我爱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女人象男人一样有她

们的虚伪的讲究。我爱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我不愿意向您讲出来。"

"啊！"富凯合起手掌叫道。

"现在，我向您讲了。您曾跪着向我要求这种爱情，我拒绝了；我是缺乏理智的，就象您刚才一样。我的爱情，现在我把它献给您。"

"是的，您的爱情，但仅仅是您的爱情。"

"我的爱情，我整个的人，我的生命！一切，一切，一切！"

"啊！我的天啊！"富凯头晕目眩地叫着。

"您接受我的爱情吗？"

"啊！您要叫我幸福得活不下去了！"

"您感到幸福吗？您说，您说……假如我属于您，全部属于您？"

"那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那么，把我拿去吧，不过，要是我为您牺牲偏见，您要为我牺牲顾虑。"

"夫人，夫人，请不要试探我！"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请不要拒绝我！"

"啊！请注意您提出的建议。"

"富凯，一个字……不！……我就打开这扇门。"

她指着通向街上的门。

"您从此就再也看不到我了。要是您说另外一个字……行！……我就闭着眼睛跟您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不反抗，不拒绝，不悔恨。"

"埃莉丝！……埃莉丝！……那么这个小箱子？"

"这是我的嫁妆！"

"这是您的破产！"富凯叫着，一面拨弄着这些金币和期票，"这

里有一百万……”

“正是……我的宝石，假如您不爱我，它们对我就再也没有什么用处；假如您爱我象我爱您一样，它们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啊！这太过份了！这太过份了！”富凯叫道。“我屈服，我屈服；即使这仅仅是为了奉献这样的忠诚。我接受这些嫁妆……”

“这儿是您的妻子，”侯爵夫人说着投入了他的怀抱。

第一〇三章

天 主 的 土 地

在这段时间里，白金汉和德·瓦尔德象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似的从巴黎向加来赶去。

白金汉急于告别，因此，他对最高级人士的辞行是匆匆忙忙的。

对王太弟和王太弟夫人，对王后和王太后的拜访是一起进行的。

这是王太后的深谋远虑，她使他避免了再次和王太弟单独谈话的痛苦，她也使他避免了再次和王太弟夫人见面的危险。

白金汉拥抱了德·吉什和拉乌尔，他首先使他们相信他的真诚的敬意，其次向他们保证他的始终不渝的友谊，这一友谊注定将战胜一切障碍，既不会被距离阻隔，也不会被时间动摇。

行李车已经先走了，他和随从乘坐四轮马车在傍晚动身。

德·瓦尔德由于简直象被这个英国人牵着鼻子走而愤愤不平，在他狡猾的头脑里寻找各种办法想解脱这个锁链，但是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他不得不怀着一肚子坏主意和刁钻促狭的念头自个儿在伤脑筋。

那些他能够向他们推心置腹谈话的人，都是有才智的人，可能会用公爵的权势来嘲笑他。

另一些不怎么有头脑的人，但比较明智，可能会向他援引国王

禁止决斗的命令。

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占绝大多数，出于基督教的仁慈或者出于民族自尊心，也许会支持他，他们不会考虑将招致失宠的危险，但至多也不过会去通知大臣们，他们这次动身也许会导致一次小小的残杀。

最后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德·瓦尔德准备好了他的行囊，带上两匹马，只带一个仆人，朝关卡走去，白金汉的四轮马车约定好在那儿等他。

公爵接待他的对手好象接待最亲切的朋友，自己挪到一边，让他坐下，拿出甜食来请他吃，把丢在前面座位上的紫貂皮大衣抖开来披到他身上。然后他们交谈起来。

他们谈到宫廷，没有谈到王太弟夫人；

他们谈到王太弟，没有谈到他的家庭；

他们谈到国王，没有谈到他的弟妇；

他们谈到王太后，没有谈到她的儿媳；

他们谈到英国国王，没有谈到他的妹妹；

他们谈到旅途中各自的心情，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有危险性的名字。

因此，这种每天赶路不多的旅行是美妙的。

因此，白金汉——由于他的思想和受的教育象一个道地的法兰西人——因为选择了这么一个好伙伴而异常高兴。

尝尝美味的佳肴，在大路经过的草地上试试马的脚力，追猎野兔，因为白金汉有他自己的猎兔狗。时间就是这么打发掉的。

公爵有点儿象这条美丽的塞纳河，在它决心注入大西洋以前，用它多情的蜿蜒曲折，无数次地拥抱了法兰西。

但在离开法兰西的时候，白金汉特别留恋的，却是他过去带到巴黎来的那位新的法兰西人。他所有的思想，全部是回忆，因此，

也就是懊恼。

因此，有时候，虽然他尽力克制自己，还是陷入了遐想，这时，德·瓦尔德就任凭他去沉思默想。

这种细心体贴确实打动了白金汉，假如德·瓦尔德在沉默时的眼光不是那么恶毒，微笑不是那么虚伪的话，白金汉真会改变原来对他打的主意。

但本能的仇恨是改变不了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除它，有时一点灰盖住它，但在灰下面潜伏着更加疯狂的仇恨。

一路上所有能做的消遣都做完了后，他们到达了——就是我们说过的——加来。

这是第六天的傍晚。

从前一天晚上起，公爵手下的人已经提前到达，并且租了一艘小船，这艘小船是用来和那条小游艇联系的，游艇正在目光可及的地方抢风航行，或者在它觉得它的白色的翅膀疲倦的时候，锚泊在距海堤大炮两三个射程的地方。

这艘小船往返于游艇和堤岸之间，把公爵所有的装备送到艇上去。

马匹都已装上了船，人们把它们放到特制的筐子中，从小船吊到游艇的甲板上。这些筐子里面衬了棉絮，因此即使马匹因受惊或烦躁而使性子时，它们的四肢也不会脱离筐子里面柔软的隔板的支撑，甚至连毛也不会碰乱。

八只这种筐子并列着，把底舱都塞满了。人们知道在这短短的渡海期间，发着抖的马匹是什么都不吃的，面对着它们在陆地上可能垂涎三尺的美味哆嗦个不停。

渐渐地，公爵的全部装备都已搬到了游艇上。这时，他的手下人来向他报告一切准备完毕，如果他愿意和这位法国绅士一起上船，已没有别人要等待了。

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料到这个法国绅士和英国公爵除了友谊的活动外，还会有别的问题要解决。

白金汉派人回答游艇艇长说，要准备好随时待命，不过大海很美，夕阳将会绚丽多彩，他打算晚上再上船，以便利用黄昏在沙滩上散散步。

此外他还补充说，既然有一个难得的朋友在这儿，他一点也不急于上船。

说着，他向围着他的人指着地平线上染红了的天空的壮丽景色：一团团云絮象圆形剧场似的从一轮落日之上升起直达天顶，形成一连串峰峦重叠的群山的景象。

这整个圆形剧场的底部都被染成象一种血红的泡沫的颜色，随着人们的视线从基底升到顶峰，这些泡沫逐渐溶化在象珍珠一般的乳白颜色中。大海也被这种光的反射染上了颜色，在每一个蓝色的浪峰上都跳动着一颗亮点，好象陈列在一盏灯光下的红宝石。

温柔的黄昏。大海对沉思默想的人散发出极为亲切的咸味，紧密的东风一阵阵地刮着，发出悦耳的声音。远处，游艇的桅帆在夕阳下勾勒出它黑糊糊的轮廓。在被染成红色的天际，地平线上三三两两弯弯的三角帆在碧蓝的天空下，好象一头扎进水里去的海鸥的翅膀，景色真是宜人。一群好奇的人跟着穿金绣服装的仆从，在这些人中，有总管和秘书，大家以为他们看到的是主人和他的朋友。

至于白金汉，身上简单地穿着一件灰色缎子的外套，和一件紫色天鹅绒小紧身上衣，帽子盖到眼角，衣服上既不戴勋章，也没有刺绣，他并不比德·瓦尔德更显眼些。德·瓦尔德穿着一身黑衣服，象一个管理财务的教士。

公爵手下的人得到命令把准备好的小船停在码头上，并且随

时注意他们主人什么时候上船，但在他或他的朋友招呼前不要到他身边来。

“不管看到什么事情都一样，”他加强了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使得他们都能够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在海滩上走了几步后，白金汉向德·瓦尔德说：

“我相信，先生，我们就要互相告别了。您看，海水涨潮了，十分钟内它就要浸透我们现在走着的沙滩，我们将感觉不到地面了。”

“爵爷，我悉听吩咐，不过……”

“不过我们仍旧是在国王的土地上，是不是？”

“当然。”

“那好！请过来；那边，您看到吧，有一块象小岛似的地方，在一个圆形的大水洼中间，水洼里的水就要上涨，那个小岛也就要一分钟一分钟地消失掉。这个小岛无疑是属于天主的，因为它在两个海之间，国王的地图上不会有它。您看到了没有？”

“我看到了。我们现在走过去勉强可以不踩湿脚。”

“对的，不过请注意它构成了一个相当高的小丘，而从四面升起的海水淹不到它的顶点，因此，这个小小的舞台对我们非常适合，您以为如何？”

“我到处都可以，只要我的剑在那儿能够荣幸地和您的剑交锋，爵爷。”

“那好，我们去吧。我很遗憾要让您的脚弄湿了，德·瓦尔德先生，不过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向国王说：‘陛下，我决非在陛下的土地上打架的。’这可能有点太狡猾了。不过您从来就是狡猾的。哎哟，我们不要抱怨吧，您在这方面有一种非常惊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只有你们这些人才有的。要是您同意，我们就赶快些，德·瓦尔德先生，因为您看海水已经上涨了，天也要黑了。”

“假如我走得不更快些的话，爵爷，这是为了不超过公爵大

人，您的脚是干的吧，公爵先生？”

“是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干的。请看那边，那是我手下那些家伙，他们怕看到我们淹死，要乘船过来巡航。您看他们在浪尖上晃得多欢，真是奇观，不过这要使我头晕的，您允许我背朝着他们吗？”

“请您注意，如果您背朝着他们，您就要面对着太阳了，爵爷。”

“哦，太阳到这个时候光线已经很弱了，而且很快就要消失了，请您不要担心这点吧。”

“悉听尊便，爵爷；我讲这些话是出于关心。”

“我知道，德·瓦尔德先生，我珍视您的意见，您同意我们把上衣脱去吗？”

“请您决定吧，爵爷。”

“这样更方便些。”

“现在我一切已准备好了。”

“请告诉我，关于这方面不要客气，德·瓦尔德先生，您是否觉得在这潮湿的沙子上不好，或者您仍旧有点认为这是在法兰西的领土上？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到英国领土上或者到我的游艇上去交手。”

“我们在这儿非常好，爵爷，不过我荣幸地提醒您注意，由于海水上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白金汉做了一个同意的手势，脱去他的上衣，把它丢到沙地上。

德·瓦尔德也同样做了。

从海岸望去，这两个人的白色的身躯，在落日的紫红色的余辉里象两个幽灵。

“真的！公爵先生，我们不能够再耽搁了，”德·瓦尔德说，“您

是不是感到我们的脚好象陷到沙里去了？”

“我已陷到齐脚踝深了，”白金汉说，“而且眼看海水就要到达我们这儿了。”

“我这儿已经有水了……请吧，公爵先生！”德·瓦尔德把剑拿在手中。

公爵也照着做了。

“德·瓦尔德先生，”白金汉说道，“请让我最后说一句话……我和您决斗，因为我不喜欢您，因为您对我的某种感情的嘲笑伤了我的心，此时此地，我愿为这种感情非常愉快地死去。您是一个坏人，德·瓦尔德先生，我要使尽全力杀死您；因为我料到，假如您这次不死，您将来一定会对我的朋友们干出许多坏事，这就是我要对您讲的话，德·瓦尔德先生。”

白金汉说完鞠了一躬。

“而我，爵爷，下面是我要回答您的话：我并不恨您；但是既然您猜到了我的心思，我就恨您，我也要使尽全力杀死您。”

德·瓦尔德也向白金汉鞠躬致敬。

就在同一时刻，两把剑交起锋来，两道亮光在黑夜里会合在一起。

两把剑互相寻找着，互相试探着，互相触碰着。

两个人都是击剑能手，第一个回合没有任何结果。天黑得很快，黑得人们只能靠本能来进攻和防卫。

突然，德·瓦尔德感到他的剑碰到了什么，原来他刚才刺中了白金汉的肩膀。

公爵的剑随着他的胳膊垂了下来。

他“唔”了一声。

“刺中了，是不是，爵爷？”德·瓦尔德说着退后了两步。

“是的，先生，不过不重。”

“然而您放松了防守。”

“这是这把冰凉的剑产生的第一个效果，不过，我又准备好了。我们再开始吧，假如您愿意的话，先生。”

又一次凶险的交锋，公爵划破了侯爵的胸脯。他说道，“也刺中了。”

“没有，”德·瓦尔德说，他还是坚定地立在原地。

“对不住，不过，我看到您的衬衫全红了……”白金汉说。

“那么，”德·瓦尔德狂怒地说，“那么……轮到您了。”

他拼命向前冲去，他的剑在白金汉前臂的两根骨头中穿了过去。

白金汉感到他的右臂不听使唤了，他伸出左臂，抓紧就要从他无力的手里掉下来的剑，在德·瓦尔德没来得及防卫以前，刺穿了他的胸脯。

德·瓦尔德身体摇摇晃晃，他膝盖弯下来了。松开依旧夹在白金汉手臂中的剑，倒在水中。水面由于比天空云彩带来更真实的反光而变红了。

德·瓦尔德没有死，他觉得威胁他的最可怕的危险是：海水漫上来了。

公爵也感到了这种危险，随着一声痛苦的叫唤，他使劲拔出了还插在他手臂里的剑，然后转身朝着德·瓦尔德说：

“您死了没有，侯爵？”

“没有，”德·瓦尔德回答，由于肺里的血涌到喉咙里，声音含糊不清，“不过也差不多了。”

“那好！怎么办呢？让我们看看，您能走吗？”

白金汉把他托起顶在一只膝盖上。

“不行，”他说。

然后他又倒了下去。

"招呼您的人，"他说，"要不然我就要淹死了。"

"喂！"白金汉叫道，"船上注意！快划过来，划过来！"

小船使劲划桨。

但海水涨得比船前进的速度快。

白金汉看到德·瓦尔德就要被一个浪头盖没，就用他没有受伤的健壮的左手拿一根腰带把德·瓦尔德缚住，然后把他提起来。

海水涨得已齐腰深，但是没有能使他动摇。

公爵马上开始向陆地走去。

可是他刚走出十步，第二个浪头——它比上一个浪头更高，更凶猛，更可怕——赶上来，一下子打在他的胸口上，把他打翻，压到水下去了。

接着浪头又退下去，一会儿工夫，躺在沙滩上的公爵和德·瓦尔德又露出了水面。

德·瓦尔德昏过去了。

就在这时，公爵的四名水手懂得了这种危险，他们纵身入海，很快就游到了公爵身边。

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主人浑身是血，血正随着身上湿淋淋的水流向膝盖和脚面，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们打算把他抬走。

"不，不！"公爵说，"把侯爵抬到陆地上去，抬到陆地上去！"

"让他死！让他死，这个法国人！"这几个英国人声音低沉地说。

"该死的家伙！"公爵叫道，一面神态高贵地站立起来，他的血洒到了他的仆人身上。"服从命令，把德·瓦尔德先生抬到陆地上去，德·瓦尔德先生的安全超过一切，不然我就吊死你们！"

在这时间里，船已靠近了。公爵的秘书和总管也跳到海里，走近侯爵，他看上去好象死了。

“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们，你们要以生命负责，”公爵说，“到岸上去，把德·瓦尔德先生抬到岸上去！”

人们把他抬起来，一直抬到海水从来没有涨到的干燥的沙地上。

几个好奇的人和五六个渔民聚集在海滩上，他们是被两个人在齐膝深的水中决斗的奇特的场面吸引来的。

渔民看到一群人抬着一个受伤的人向他们走来，就从他们那边一直走进齐膝深的海水里。

这些英国人把这个受伤的人托付给他们的时候，这个受伤的人又睁开了眼睛。

含盐的海水和细沙侵入到他的伤口里，使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疼痛。

公爵的秘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钱包，把它交给在场的人中间一个看上去比较重要的人。

“以我的主人，白金汉公爵的名义，”他说，“请给予德·瓦尔德侯爵先生一切尽可能的照顾。”

于是他转身回去，他的人跟着他，一直走到载着白金汉的小艇旁，白金汉只是在看到德·瓦尔德脱离险境后，才吃力地登上了小艇。

海水涨得很高了；人们的绣花外套和丝腰带已经被浸没，许多人的帽子都被海浪冲走了。

至于白金汉公爵和德·瓦尔德的外套，潮水已把它们冲到岸上。

人们用公爵的外套——他们以为那是受伤人的——把德·瓦尔德裹起来，然后把他抬到城里去。

第一〇四章

三 角 恋 爱

自从白金汉走后，德·吉什自以为世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再也没有人来分享了。

王太弟不再有任何嫉妒的理由，更何况他又被洛林骑士缠住了，因此，他给了家里最大的自由——连那些最难满足的人都会感到满意的自由。

国王在王太弟夫人的社交圈子里尝到了甜头以后，想出五花八门的娱乐来使得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轻松愉快，以至于他每天不是在王宫里跳舞就是在王太弟处受到宴请。

国王叫人布置枫丹白露，以便在那里接待宫廷人员。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参加这次远游。王太弟夫人忙极了，她的声音和她的羽笔一刻也未停过。

她对和德·吉什的交谈渐渐地产生了兴趣，人们不能否认这种兴趣是强烈的感情的前兆。

当他们在争论关于衣料的颜色而眼睛觉得疲倦时，当他们在一起度过一个小时来分析一个小香袋的质量和一朵花的香味时，在这种交谈中有些话是大家能够听到的，但是有些姿态或叹息却不是外人能够知道的。

当王太弟夫人和德·吉什先生谈够了之后，她又和每天按时来访问她的国王交谈。大家在一起打牌，做诗，选择题铭和标记。

这个春天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由这个宫廷为首的全体老百姓的黄金时代。

国王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他满怀柔情地爱着所有的女人，甚至也包括他的妻子——王后。

不过伟大的国王是他的王国中最腼腆或者说是最谨慎的人，他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他的感情。

这种腼腆把他限制在一般的礼仪界限里，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夸口说她得到了比另一个女人更多的青睐。

人们可以预料他感情流露的一天，将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但他就是不流露。德·吉什先生趁机成为整个爱情王国的国王。

过去有人说他跟德·蒙塔莱小姐关系很好；说他在德·夏蒂荣小姐身边大显殷勤；现在他甚至对宫廷中任何一个女人都漫不经心了。他的眼睛、耳朵都仅仅是为了一个人长的。

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在王太弟家里取得了位置。王太弟喜欢他，尽可能把他留在家里。

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律：在王太弟夫人到来前他尽量避开，一旦王太弟夫人到来，他就很少走开了。

这个被所有人注意的人，德·洛林骑士，特别成了王太弟家的恶魔。亲王对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喜爱，因为他甚至在干坏事时也是嘻嘻哈哈的，他会想出各种点子来打发时间。

德·洛林骑士，我们想，大概是看到了德·吉什有取代他的危险，就依靠他最后一着：销声匿迹，让亲王干着急。

他失去影踪的第一天，王太弟几乎没有寻找他，因为有德·吉什在这儿。德·吉什除了和王太弟夫人谈话外，还不顾一切地成日成夜和亲王呆在一起。

但是到了第二天，亲王发现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就询问骑士在哪儿。

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德·吉什上午陪王太弟夫人挑选了刺绣和流苏后，来安慰亲王，但是午饭后还有一些郁金香和紫水晶要品评，德·吉什又回到王太弟夫人的房间里。

梳洗的时间到了，王太弟一个人呆着。他感到了人间最大的不幸，再一次询问有没有骑士的消息。

人们回答亲王说："没有任何人知道骑士先生在哪儿。"

王太弟不再知道到何处去排遣他的烦闷，就穿着室内便袍，戴着帽子来到了王太弟夫人的房间里。

一大堆人在那儿，嘻嘻哈哈、喊喊喳喳的声音从各个角落里发出来；这儿，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压低了声音在谈话；那儿，马尼康和马利科尔纳被蒙塔莱、德·托内-夏朗特小姐以及另两个爱笑的女人缠住不放。

再远一点的地方，王太弟夫人坐在垫子上，德·吉什跪在她旁边，洒开一把珍珠和宝石，亲王夫人白嫩的手指正在把其中她最中意的指出来。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弹六弦琴的人在低声吟唱西班牙的谢吉第亚舞曲①。自从王太弟夫人在年轻的王后那儿带着某种伤感听到这种舞曲之后，她就迷恋上它了；不过西班牙女子在唱这个曲子时，眼睑中含着泪水，而英国妇人②哼吟时却在微笑，好让人看到她珍珠般的牙齿。

这个房间里的人，就这样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呈现出一片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的景象。

王太弟进来就被眼前这种景象怔住了，看到这么多人在消遣

---

① 谢吉第亚舞曲：一种节拍快速的西班牙舞曲。

② 指王太弟夫人。

娱乐，自己却不在内，嫉妒得不禁象个孩子似地叫起来：

“好啊！你们在这儿寻欢作乐，我一个人却无聊透了！”

他的声音象平地一声雷，使得树叶丛中的鸟鸣声戛然而止，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

德·吉什有一会儿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马利科尔纳缩到了蒙塔莱的裙子后面。

马尼康站起来，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弹六弦琴的人慌乱地把琴放到桌子下面，拉过地毯盖上，想不让亲王看到。

只有王太弟夫人泰然自若，笑着回答他的丈夫：

“现在不是您的梳洗时间吗？”

“人们偏偏选择这个时间来取乐，”亲王咕哝道。

这句不祥的话是大家溃逃的信号。女人们象受惊的鸟儿一样飞也似地逃之夭夭，弹六弦琴的人也象幽灵似地消失了。马利科尔纳，始终依靠着蒙塔莱的保护，后者把她的裙子拉开，他悄悄地退到一幅挂毯后面。至于马尼康，他挺身出来帮助德·吉什，德·吉什当然还是站在王太弟夫人身旁，他们两人勇敢地和亲王夫人一起顶住了种种打击。伯爵因为感到非常幸福，所以并不责怪做丈夫的，可是王太弟却怨恨他的妻子。

必须有吵架的理由，他在寻找理由。这群匆匆离去的人，而且他们在他到来之前是这么快乐，他到场之后又这么慌乱，正好给了他借口。

“为什么他们一见我就逃走了？”他用一种傲慢的腔调问。

王太弟夫人冷静地解释说，每一次男主人出现时，家里的人出于尊敬都是要回避的。

说这些话时，她面部的表情是这么滑稽古怪，使得德·吉什和马尼康忍俊不禁，不由得笑出声来。王太弟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阵狂笑感染了王太弟自己，他不得不坐了下来，因为一发笑，他的庄严就完全失去了。

他终于止住了笑，但是他的愤怒却在增加，他仍然怒气冲天，他对自己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比他看到别人笑更加恼火。

他圆睁着双眼，瞪着马尼康，却不敢向德·吉什伯爵发火。

可是看到他做出一个十分气恼的手势，马尼康和德·吉什也都退出去了。

这样就留下王太弟夫人一个人，她伤心地开始收拾她的珍珠，不再笑了，话也不说了。

“我很高兴地看到，”公爵说，“人们在您这儿待我象外人一样，夫人。”

他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路上，他碰到了蒙塔莱，她在候见室里守候着。“看到您很高兴，”他说，“不过，最好在门口看到您。”

蒙塔莱行了一个深深的屈膝礼。

“亲王殿下对我讲的话我不太明白，”她说。

“我说的是，小姐，当你们在亲王夫人房间里一起欢笑时，闯进去的人是不知趣的。”

“亲王殿下这样想，这么讲，大概不是为了自己吧？”

“正相反，小姐，我正是为了我自己才这么讲的，我正是为了我自己才这么想的。当然，我没有理由为对我这种接待感到高兴。怎么！当有一天在夫人家里，也就是在我自己家里，有人相聚在一起弹琴作乐时，当有一天我打算散散心时，大家却避开了……竟有这样的事！那么说大家怕看见我了，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跑了？……那么当我不在时他们做坏事了？……”

“不过，”蒙塔莱接着说，“今天的事，殿下，和其他日子里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同。”

“怎么！大家每天都这么寻欢作乐？”

“嗯，是的，殿下。”

“每天都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些人？”

“完全一样的，殿下。”

“那么每天都拨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殿下，六弦琴是今天才弹的，可是，当我们不弹六弦琴时，我们就拉小提琴或者吹笛子，女人们没有音乐会感到烦闷的。”

“该死的！那么男人们呢？”

“哪些男人，殿下？”

“德·吉什先生，德·马尼康先生和其他人。”

“都是殿下家里的人。”

“对，对，您说得对，小姐。”

于是亲王回到自己房间里，十分惆怅，他没有照镜子，就一屁股坐进了安乐椅里。

“骑士会在哪儿呢？”他自言自语地说。

有一个仆人在亲王身旁。

他的话被他听到了。

“没有人知道，大人。”

“仍旧是这个回答！……谁要再回答我：‘我不知道，’我就赶走他。”

所有的人听到这句话后，都从王太弟房里逃走了，就象那些人从王太弟夫人那儿逃走一样。

这时，亲王气愤到了极点，他一脚踢在一个放饰物的小柜上，柜子在地板上滚了几下，跌得粉碎。

接着，他不慌不忙地走向陈列柜，把一个珐琅盘子、一只斑岩水壶、一座青铜枝形烛台，一一掀翻，这些东西摔倒时发出一阵骇人的响声。所有的人都出现在门口。

“殿下想要什么?”侍卫队长大着胆子结结巴巴地说。

“我在奏乐,”殿下咬牙切齿地说。

侍卫队长派人去寻找亲王殿下的医生。

但在医生来到之前,马利科尔纳来了,他对亲王说:

“殿下,德·洛林骑士先生跟我来了。”

公爵看着马利科尔纳,朝他微微一笑。

骑士果然进来了。

第一〇五章

德·洛林先生的嫉妒

奥尔良公爵一眼看到德·洛林骑士，不由得发出一声满意的叫唤。

“这就好了！”他说，“他们是交上什么好运才看到您的？您没有象人们说的那样失踪了？”

“嗯，是的，殿下。”

“因为一时任性？”

“一时任性！我，跟殿下任性？尊敬……”

“把尊敬丢到一边去吧，你一直缺少尊敬。我宽恕你，你为什么不告而别？”

“因为我对殿下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了。”

“你解释一下好吗？”

“殿下身边有一些非常知情解趣的人，是我永远无法相比的。我觉得没有力量和他们抗衡，我就退出了。”

“这样的小心谨慎毫无道理，你不愿和他们抗衡的那些人是谁？吉什吗？”

“我不提任何人的名字。”

“这是荒谬的！吉什妨碍你了？”

“我没有讲这个，殿下，不要叫我说了，您完全知道德·吉什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么是谁呢？”

“发发慈悲吧，殿下，我们不要再讲下去了，我求求您。”

骑士完全知道越不解释清楚，人的好奇心就越重，就象越不给水喝就越感到口渴一样。

“不，我要知道你为什么不见了。”

“那好！我来跟您讲，但您不要从坏的方面理解。”

“讲吧。”

“我发现我妨碍别人。”

“谁？”

“王太弟夫人。”

“怎么回事？”公爵吃惊地说。

“这非常简单：夫人可能嫉妒您非常愿意对我保持的厚爱。”

“她向你表示了？”

“殿下，王太弟夫人从不和我讲话，特别从某一个时候以来。”

“什么时候？”

“从德·吉什先生比我更能使她高兴以后，她整天接待他。”

公爵脸红了。

“整天……这话是什么意思，骑士？”他严肃地问。

“您看，殿下，我使您不愉快了，我早就料到了。”

“您并没有使我不愉快，不过您说这些事情稍微匆忙了一点，什么原因使夫人偏爱吉什超过您。”

“我什么也不再说了，”骑士说着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相反，我听懂您要讲的话了。假如您退出是为了这个，那么您是非常嫉妒的了？”

“有爱就有嫉妒，殿下。难道殿下不嫉妒夫人吗？假如殿下看到整天有某一个人在夫人身边，而这个人得到特殊优待，难道就不感到不安吗？人们爱他的朋友就象爱他的情人。而亲王殿下有几

次使我得到巨大的荣誉，把我称为您的朋友。”

“对，对，但这里面还有一个不明确的字眼，骑士，您谈话很糟糕。”

“什么字眼，殿下？”

“您说的‘特殊优待’……‘优待’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殿下，”骑士带着极其天真的样子说，“这样，比如，当一个丈夫看到他的妻子专门叫某个男人陪着她；当这个男人常常单独在她的床边，或者在她的马车门口；当在他的妻子的裙子周围总是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为了这个男人准备着；当她的花束和他的饰带是同样颜色的；当在套房里演奏音乐，在内室里用夜宵；当丈夫出现时他妻子房间里顿时寂然无声；当丈夫发现一星期前他觉得微不足道的人突然变成了最殷勤、最体贴的同伴……那么……”

“那么，把话讲完。”

“那么，我说，殿下，一个人可能是嫉妒；但是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不合适的，跟我们的谈话毫无关系。”

公爵不安起来，明显地他在苦苦思索。

“您没有向我讲，”他终于开口了，“为什么您不告而别。刚才您说这是为了怕妨碍别人，您甚至还说王太弟夫人喜欢和一个叫德·吉什的人经常往来。”

“哎哟！殿下，我没有讲这个。”

“恰恰相反。”

“不过，就算我讲了，我也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总之，您大概看到了什么事情？”

“殿下使我很为难。”

“没有关系！请讲吧。假如您讲的是真话，您为什么要为难？”

"我一直是讲真话的，殿下，但是当我是在重复其他人的讲话时，我总是犹豫的。"

"啊！您重复……那么似乎别人已经讲过了？"

"我承认是别人对我讲的。"

"谁？"

骑士装出一副几乎是激愤的样子。

"殿下，"他说，"您提了一个难题给我，您象审问一个被告似地审问我……这些风言风语在一个绅士耳朵边掠过时是不会停留在耳朵里面的。殿下却要我把传闻扩大成一件大事。"

"总之，"公爵恼怒地叫道，"有一件事是确实的，这就是您是因为听到这个风声才离开的。"

"我必须讲真话：有人对我讲了德·吉什先生经常待在夫人身边献殷勤，再没有别的了。这种娱乐是无害的，我重复一遍，再说，也是允许的。不过，殿下，不要不公正，事情别做过了头，这不关您的事。"

"有人谈论德·吉什经常对夫人献殷勤，这还不关我的事？……"

"不，殿下，不；我对您讲的话，我还要向德·吉什本人讲，他讨好夫人的行为我都是从好的方面去看的，我也要把这些话向夫人本人讲。只不过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我怕被人认为是我嫉妒，是为了邀宠，实际上我只是为了友情。我了解您的弱点，我了解当您在爱的时候，您是专一的。您爱王太弟夫人，可是，谁不爱她呢？请仔细听我讲：王太弟夫人看中您朋友中最漂亮、最吸引人的一个，她为了这个人将要影响您，使得您疏远其他人。您的轻视会使我死去，王太弟夫人的轻视已经够受的了。我因此打定了主意，殿下，让位给我羡慕他幸福的那个受宠爱的人，同时公开声明对他怀有一种真诚的友情和一种真诚的钦佩。好了，对这个解释您有什么要

反对的呢？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吗？他的为人够得上是一个正直的朋友吗？请您无论如何回答我，您是那么严厉地问过我的。”

公爵坐着，他两只手抱着头，揪着他的头发。相当长的一阵沉寂，使得骑士能够判断他这番花言巧语的全部效果，然后，殿下又站了起来。

“喂，”他说，“坦率一些。”

“我从来就是坦率的。”

“好！您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关这个怪僻的白金汉的某些事情了。”

“啊！殿下，不要指责夫人，否则我就要向您告辞了。怎么！您怎么会这样想的？怎么，您疑心了？”

“不，不，骑士，我不疑心夫人；但毕竟……，我看……我比……”

“白金汉是个疯子！”

“完全是您使我看清楚了这个疯子。”

“不！不！”骑士急忙说，“这不是我使您看清楚的，这是德·吉什。哎呀，我们不要搞错了。”

他笑起来，笑声尖得象一条游蛇发出的咝咝声。

“对，对，确实……您讲了几句话，不过，吉什显得最最嫉妒。”

“我非常相信，”骑士以同样的口吻继续说，“他为祭坛和家庭在斗争。”

“你说什么？”公爵急切地说，他由于这个恶毒的玩笑非常气愤。

“当然罗，德·吉什先生不是您家里的首席绅士吗？”

“总之，”公爵说，他稍微冷静了一点，“白金汉的这种感情那时已被觉察了吧？”

“当然！”

"那么，有人说德·吉什先生的这种感情也同样被觉察了?"

"殿下，您又来了；没有人说德·吉什先生有这种感情。"

"这好！这好！"

"您看，殿下，最好让我避开，这比用我的疑虑想象要好上一百倍。亲王夫人会把我的疑虑看成是罪恶，而她可能是有道理的。"

"你去做什么，你?"

"一件有道理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再也不会去注意这些新的享乐主义者的集会，这样的话，这些风言风语可能平息下去。"

"我再看看，再考虑一下。"

"噢！您有的是时间，危险不大。而且，问题既不在于危险也不在于感情，问题在于我的一种担心：我已经看到您对我的友谊的减弱。自从您坚决而又亲切地把您的友谊给我之后，我脑袋中就不再有另外的想法。"

公爵摇摇头，好象是在说："假如你没有什么想法，我，我却有的。"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殿下派人通知王太弟夫人。他得到的回答是王太弟夫人不能来参加他们的盛宴，她在自己房内吃午饭。

"这不是我的过错，"公爵说，"早晨撞上了他们的音乐会，我嫉妒了，人家就跟我赌气了。"

"只剩下我们两人吃午饭了，"骑士叹了一口气说，"我替吉什惋惜。"

"哦，德·吉什赌气时间不会很长的，他脾气很好。"

"殿下，"骑士突然说，"我想起了一个好主意，刚才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可能刺激了殿下而且使殿下不安。我来做一个调停人是合适的……我去找伯爵，把他重新带来。"

"啊！骑士，你的良心真好。"

"您这样说好象很惊讶的样子。"

"当然罗！你不是所有日子都是这么好心肠的。"

"可能是，不过我知道弥补我犯下的错误，您得承认。"

"我承认。"

"殿下是否乐意在这里稍等我片刻？"

"我很乐意，去吧……我将要试穿一下我去枫丹白露穿的服装。"

骑士出去以后，小心翼翼地把他手下人叫来，好象是向他们交待各种任务。

大家都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出发了，但他把他的亲随留了下来。

"能不能有办法，"他说，"马上知道德·吉什先生在不在王太弟夫人房间里。你看，有什么办法？"

"容易得很，骑士先生，我去问马利科尔纳，他会从德·蒙塔莱小姐那儿打听到的。不过我必须说明，询问可能落空，因为德·吉什先生手下的人全都走了；主人大概也和他们一同走了。"

"不过，去打听一下吧。"

十分钟不到，那个亲随就回来了，他把他的主人神秘地拉到一个仆人用的楼梯上，叫他走进一个窗户朝着花园的小房间。

"什么事情？"骑士说，"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

"请看，先生，"这个亲随说。

"看什么？"

"请看那棵栗树下面，往下看。"

"好……啊！我的天！我看见马尼康，他在等人；他等谁呢？"

"只要您有耐心，您就会看到他等的是谁……那儿！现在您看到了吗？"

"我看到一个、两个、四个乐师和他们的乐器，在他们后面，

德·吉什亲自督促着，但是他在那儿做什么呀？”

“他在等人家给他打开女官们用的楼梯的小门；从那儿上去到王太弟夫人的房间。在王太弟夫人房间里吃午饭时将有一场新的音乐会。”

“你讲的这些简直妙极了。”

“不是吗，先生？”

“这些是马利科尔纳先生跟你讲的吗？”

“他亲口讲的。”

“那么他喜欢你了？”

“他喜欢先生。”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成为先生家里的人。”

“该死！他会成功的，这件事他给了你多少钱？”

“他给我的就是卖给您的秘密，先生。”

“我为此付给你一百个皮斯托尔，拿去！”

“谢谢，先生……您看，那扇小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在叫这些乐师进去……”

“这是那个蒙塔莱吧？”

“小声一点，先生，不要叫出这个名字；说到蒙塔莱也就是说到马利科尔纳。假如您和一个闹翻了，您就会得罪另一个。”

“好，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也什么都没有收到，”这个仆人边说边把钱袋拿走。

骑士确实有把握德·吉什已经进去了，就回到王太弟这儿来，他发现亲王穿着华丽的衣服，风度翩翩，喜气洋洋。

“大家说，”他叫了起来，“国王用太阳做纹章；真的，殿下，这对您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吉什呢？”

“找不到，他逃了，他突然无影无踪了。您早晨的怒骂把他吓走了。没有在他家里找到他。”

“唔！他可能，这个有点失常的脑袋，可能搭驿车去他的家乡了。可怜的孩子！我们以后再把他叫回来，走，吃饭去。”

“殿下，今天是个主意繁多的日子，我还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殿下，王太弟夫人和您赌气，而她是有理的。您必须回报一下，去和她一起吃饭吧。”

“哎哟！这是一个软弱的丈夫的作为。”

“这是一个好丈夫的作为。亲王夫人烦恼起来，她要一个劲儿地哭的，她可能把眼睛都哭红了。叫妻子眼睛哭红的丈夫是可恨的。去吧，殿下，去吧！”

“不，我已命令把饭开在这儿了。”

“算了，算了，殿下，我们会懊悔的。知道王太弟夫人孤孤单单的，我就要伤心。您，尽管您想多么凶狠，您会叹气的。请带我去夫人那儿吃午饭，这将是一次奇袭，我担保我们会因此而感到高兴。今天早晨是您错了。”

“很可能。”

“不是什么可能，这是事实。”

“骑士，骑士，您的建议不好。”

“我的建议是好的，您现在处于优势，您穿金丝绣的深紫色的外衣真是太配了。要征服王太弟夫人用男人的身份还不及用手段，嗯，殿下。”

“您使我下了决心，我们走吧。”

公爵和骑士从他的套间走出，向亲王夫人的套间走去。

骑士在他的仆人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叫人守在小门口！不准任何人从那儿溜走！快跑。”

他跟在公爵的后面，来到王太弟夫人的前厅。

看门人要去通报。

“大家都不要动，”骑士笑着说，“殿下要来一次奇袭。”

第一〇六章

亲王嫉妒德·吉什

王太弟象那些怀着好意、以为自己的出现可以使人高兴的人，或者象那些希望出其不意发现某种秘密的可怜的嫉妒者一样，突然闯了进来。

王太弟夫人正陶醉在乐曲的开头几小节中，象一个疯子似地在跳舞，把已经开始的午饭丢在一旁。

她的舞伴是德·吉什先生，他两条胳膊悬在半空，双眼半闭，两膝贴地，就象那些眼神淫荡、姿态温柔的西班牙舞蹈家。

亲王夫人带着同样的微笑和同样的撩人的魅力围着他转。

蒙塔莱欣赏着。拉瓦利埃尔坐在一个角落里，神态迷惘地注视着。

简直无法表达王太弟的出现对这群得意忘形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也无法表达亲眼见到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对菲力浦产生的影响。

德·吉什伯爵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亲王夫人呆呆地保持着她原来的步伐和姿势，说不出一句话来。

德·洛林骑士笑嘻嘻地背靠着门框，象一个在一旁天真地欣赏的人那样微笑着。

亲王面色苍白，他的手和腿抽搐着，这是使在场的人心惊胆战的第一个征兆。随着跳舞的喧闹声的结束，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

德·洛林骑士利用这个间隙来分别向亲王夫人和德·吉什致敬。在他屈膝致敬的时候，装着把他们两人当作一个家庭的男女主人一样。

王太弟也走上前来了。

"我非常高兴，"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到这儿来，原以为会看到您在生病或在伤心，我却看到您又在寻欢作乐了。说实话，真是非常幸运！我的家变成人间乐园了。"

他转身朝德·吉什说：

"伯爵，我不知道您是一位这么出色的舞蹈家。"

然后，又转向他妻子这边：

"请待我好一点，"他略带伤感地说，这种伤感掩盖了他的愤怒，"以后只要有人在您这儿玩乐，就请邀请我……我是一个完全被抛弃了的亲王。"

德·吉什重新恢复了镇定，带着一种天生就的、恰如其分的骄傲说：

"殿下非常清楚，我整个生命是听候殿下支配的。当需要献出它时，我随时准备好献出它。今天需要我随着小提琴跳舞，我就跳舞。"

"您说得有理，"亲王冷冰冰地说，"然而，夫人，"他接着说，"您没有察觉到您的这些贵妇人把我的朋友都抢走了吗？德·吉什先生不是属于您的，夫人，他是我的。假如您希望吃饭时没有我，您有您的贵妇人；当我一个人吃饭时，我有我的绅士，不要把我搞得一无所有。"

亲王夫人感到了他话里有责备和教训的意味。

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起来，一直红到眼睛。

"先生，"她说，"我在来到法兰西宫廷里的时候，不知道象我这样身分的公主王妃会被看成仿佛是土耳其女人。我不知道在这

儿女人是不准见男人的，不过，既然这是您的意志，我会在这方面服从您。假如您要在我窗户上装上栅栏，请别感到为难。”

这个迅速有力的反击，使得德·吉什和蒙塔莱笑了起来，可是使亲王心中的怒火又燃烧了起来，本来他的大部分怒火已经在刚才的谈话中消失了。

“很好！”他抑制住怒气说，“在我家里，别人居然是这样尊重我的！”

“殿下！殿下！”骑士在王太弟耳边低声叫着，使得所有的人都看见他在劝亲王克制。

“走！”公爵只说了一个字作为回答，一面拉住他猛然地就地一转身，几乎撞着了王太弟夫人。

骑士随着他的主人一直走到他的套间里，亲王刚一坐下，就大发脾气。

骑士抬起头，两眼朝天，合着双手，一言不发。

“你的意见呢？”亲王叫道。

“关于哪一方面的，殿下？”

“关于这儿发生的一切。”

“啊，殿下，这是严重的。”

“这是可恨的！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您瞧，这是多么不幸！”骑士说，“我们本来指望在白金汉这个疯子走了以后能得到安宁。”

“可是现在却更坏！”

“我没有这样说，殿下。”

“不，可我是这样说的，因为白金汉连我们刚才看到的事的四分之一也决不敢做出来。”

“究竟什么事啊？”

“躲起来跳舞，假装身体不舒服，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吃饭。”

"哎哟！殿下，不是！不是！"

"是的！是的！"亲王激动地叫起来，就好象任性的孩子，"不过我不会长时期忍受下去的，一定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殿下，会宣扬开……"

"那当然！别人看到我并不感到拘束，我自己又何必感到拘束？在这儿等着我，骑士，等着我！"

亲王在隔壁房间消失了，他去问掌门官，打听王太后是否从小教堂回来了。

奥地利安娜是幸福的，和平重新回到她的家庭中来了。在年轻的君主的统治下，人民全感到高兴；一些大事都安排得很好；国库收入增加；对外和平巩固。一切都对她预示着有一个平静安宁的未来。

她有时还在想起那个她象母亲一般接待他，又象后娘一样撵走他的可怜的年轻人。

一声叹息结束了她的沉思。奥尔良公爵突然走进她的房间来了。

"我的母亲，"他一面叫着一面急忙合上门帘，"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奥地利安娜抬起她美丽的眼睛朝着他，带着一种永远不变的温柔语调说：

"您想要说的是什么事情？"

"我想要说关于亲王夫人的事。"

"您的妻子？"

"是的，我的母亲。"

"我想一定是这个疯子白金汉向她写了什么告别的信了。"

"真是！我的母亲，就只和白金汉有关系吗？"

"那么和谁有关系呢？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毫无道理地成了

您嫉妒的对象，而我相信……”

“我的母亲，亲王夫人已经把德·白金汉先生换掉了。”

“菲力浦，您讲的是什么话？您讲的这种话是轻率的。”

“不是轻率的，不是轻率的，亲王夫人干了这样的好事，以致我仍然在嫉妒。”

“嫉妒谁呢？我的天！”

“怎么，您还没有觉察？”

“没有。”

“您没有看到德·吉什先生成天在她那儿，总是和她呆在一起？”

王太后拍掌笑起来。

“菲力浦，”她说，“您这不是缺点，简直是一种毛病。”

“缺点也罢，毛病也罢，夫人，我为此痛苦。”

“而您想要人来治愈仅仅存在于您想象中的毛病吗？您要人赞成您那毫无根据的嫉妒么？”

“好吧，您过去为那一位说的话，您又要为这一位说了。”

“这是因为，我的儿子，”王太后冷冷地说，“您过去为那一位做的事，您又要为这一位做了。”

亲王有点愠怒地弯了弯腰。

“假如我举出事实来，”他说，“您相信吗？”

“我的儿子，对于嫉妒以外的任何事情，我都相信您，不需要引证什么事实。但是，对于嫉妒方面的事情，您绝不要指望我相信。”

“那么，这等于陛下命令我缄口不语，并且叫我置身事外了？”

“决不是这样，您是我的儿子，我必须象一个母亲那样宽容您。”

“哦！您的意思是说，您必须象宽容一个疯子那样宽容我。”

“不要夸大其辞，菲力浦，请注意不要在我面前把您的妻子描绘得好象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人！……”

“但有事实！”

“您说，我听着。”

“今天早晨十点钟，人们在亲王夫人房间演奏起音乐来了。”

“这算不了什么。”

“德·吉什先生单独和她在一起谈话……噢！我忘了跟您讲，一个星期以来，他简直象影子一样不离开她。”

“我的朋友，假如他们要做坏事，他们是要躲起来的。”

“好啊！”公爵叫起来，“我就料到您会这样讲，请您牢记您刚才讲的这句话。今天早晨，我说，我对他们突然袭击了一次，并且表示了我的强烈不满。”

“您要相信，这样做也足够了，甚至还有点过分了。这些年轻的妇女全是疑心重重的。责备她们做了她们没有做过的坏事，这往往就是告诉她们可以去做这种坏事。”

“好，好，请等一等。请您也记住您刚才讲的话，夫人：‘今天早晨的教训已经足够了，还有，假如他们要做坏事，他们是要躲起来的。’”

“我讲了。”

“不一会以后，我因为早晨脾气暴躁而感到懊悔，同时知道德·吉什赌气回家了，我就到亲王夫人那儿去。您猜我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又在演奏音乐了，跳舞了。而吉什呢，人家却把他藏在那儿。”

奥地利安娜皱了皱眉头。

“这是不谨慎的，”她说，“亲王夫人怎么说？”

“什么也没有说。”

“吉什呢？”

“一样……不，不……他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很放肆的话。”

“您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菲力浦？”

“我认为我被人耍了，白金汉只是个借口，而真正的罪犯，就是这个吉什。”

安娜耸了耸肩膀。

“还有呢？”

“我要吉什象白金汉一样从我家里滚出去，要把这个要求向国王提出来，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您亲自负责处理这件事，夫人，您是这么富有才智，又崇高善良。”

“我绝不做这件事。”

“怎么，我的母亲？”

“听着，菲力浦，我不是每天都训人的，我对青年有些威望，但我不能施展这个影响而又不失掉他们；何况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德·吉什先生是有罪的。”

“他使我讨厌。”

“这是您的事。”

“好，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亲王激动地说。

安娜不安地望望他。

“您要做什么？”她说。

“下一次我再在家里发现他，我就叫人把他淹死在我的水池里。”

这句凶狠的话说出以后，亲王等待着一个吃惊的反应，但王太后却毫无表情。

“您就这样去干吧，”她说。

菲力浦软弱得象一个女人，他开始嚎叫起来。

“人家欺骗我，没有一个人爱我，连我的母亲也跑到我敌人那儿去了。”

“您的母亲比您看得远，她不想替您出主意，因为您不听。”

“我要到国王那儿去。”

“这就是我要建议您去做的。我在这儿等待陛下，现在是他来看我的时候，您可以把情况说明一下。”

她话还没有说完，菲力浦就听见前厅的门响亮地打开了。

他害怕起来。他听出这是国王的脚步，国王的鞋底在地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公爵从一个小门逃出去，让王太后去代他打交道。

奥地利安娜笑了起来，当国王走进来时她还在笑着。

国王非常亲热地问候身体已经很衰弱的王太后的健康情况。他也是来告诉她去枫丹白露旅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看到她在笑，他放下心来，自己也笑着问她什么事情好笑。

奥地利安娜抓住他的手，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声音说道：

“您知不知道我以自己是个西班牙人而骄傲吗？”

“为什么，夫人？”

“因为西班牙人至少要比英吉利人强。”

“请您解释一下。”

“从您结婚以来，您没有一点什么需要责备王后的吧？”

“没有，当然没有。”

“您结婚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您的弟弟和您相反，他结婚才十五天……”

“怎么了？”

“他已经第二次埋怨亲王夫人了。”

“怎么，还是因为白金汉？”

“不是的，是另外一个。”

“谁？”

“吉什。”

“有这回事！不过这是亲王夫人一次卖弄风情吧？”

“我想是这样的。”

“我可怜的弟弟！”国王笑着说。

“据我看，您是原谅这种卖弄风情的吧？”

“是的，对亲王夫人来说是这样，亲王夫人实际上并不是卖弄风情。”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您的弟弟简直因此失去理智了。”

“他要怎样？”

“他要叫人淹死吉什。”

“这太过分了。”

“您不要笑，他气得要发狂了，您想想办法吧。”

“为了搭救吉什，我情愿。”

“哎哟！假如您的弟弟听到您讲的话，他会阴谋反对您的，就象您的王叔反对您的父王一样。”

“不会的，菲力浦极其爱我，我也极其爱他，我们象好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他的要求主要是什么？”

“就是要您禁止亲王夫人卖弄风情，禁止吉什献殷勤。”

“别的没有了么？我弟弟对王权的想法多崇高啊……改造一个女人！还说要改造一个男人！”

“您准备怎么办呢？”

“跟吉什讲一声，他是个有头脑的孩子，我会说服他。”

“亲王夫人呢？”

“这比较困难，一两句话是不够的，我得准备一番大道理，再去规劝她。”

“事情很急。”

“啊！我尽量抓紧去做。我们下午要排练芭蕾舞。”

“您在跳舞时规劝她吗？”

“是的，夫人。”

“您有把握能使她转变吗？”

“我要用信心或热情彻底清除邪恶。”

“太好了！请不要把我牵连到这里面去，否则亲王夫人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的，我是她婆婆，我必须和儿媳生活在一起。”

“夫人，这一切将由国王来负责，唔，我考虑……”

“考虑什么？”

“我到亲王夫人那儿去找她是不是更好些？”

“这稍嫌郑重了一些。”

“是的，不过对一个说教的人来说，郑重一些并非不合适，而且芭蕾舞的小提琴声可能把我要讲的道理吞掉一半。再说，得阻止我弟弟的某些激烈的行动……事不宜迟……亲王夫人在家吧？”

“我想总在家里。”

“他诉的什么苦，请您说说看。”

“就是两句话，没完没了的音乐会……吉什整天围着她转……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秘密或者什么阴谋……”

“证据呢？”

“什么证据也没有。”

“好，我到亲王夫人那儿去了。”

国王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华丽的服饰和象他的金刚钻一样容光焕发的面孔。

“她有点儿疏远亲王了吧？”他说。

“唉！水火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够了，我的母亲，我吻您的手——法兰西最美的手。”

“祝您成功，陛下……做您的家务调停人去吧。”

“我不使用使者，”路易说，“也就是对您说我会成功的。”

他笑着走出去，一路上细心地掸去身上的尘土。

第一〇七章

调　停　人

当国王在亲王夫人处出现时，亲王夫妻吵架的消息已经在廷臣中间传遍了，大家都惴惴不安。

一场有关这件事的风暴正在形成。德·洛林骑士正得意地在这一群群人中间，分析着这场风暴的每个因素，他扩大那些最弱小的因素，怀着他的不良意图操纵着那些最强大的因素，以产生尽可能恶毒的效果。

正如奥地利安娜预料的那样，国王的到来给这件事增加了严肃的气氛。

在一六六二年，王太弟对王太弟夫人不满，以及国王介入了王太弟的私事，这不是一件小事。

因此人们看到那些围在德·吉什伯爵周围的最大胆的人，一看见国王进来就害怕地离开他了。伯爵本人也和大家一样有点恐慌，一个人回到了他自己的住处。

国王象他习惯做的一样，一面打着招呼，一面走进王太弟夫人的套间。宫廷贵妇们在长廊里他经过的地方排成长列向他致敬。

陛下尽管是心事重重，可是他仍然以主子的目光向排列在两边的年轻而动人的女人扫了一眼，她们都端庄地低垂着眼帘。

所有的人都因为国王投射来的目光脸红了，唯独一个人例外。

她丝一样柔软光滑的长发卷成环形，衬托在世间最美的皮肤上。这个例外的人面色苍白，几乎支持不住了，尽管她的同伴用胳膊肘不住地在顶她。

这是拉瓦利埃尔，蒙塔莱在低声给她打气。蒙塔莱自己的勇气是绰有余裕的。

国王不禁掉过头来看了一下，这一来所有已经抬起的头又重新低下去了，只有那个金黄色头发的人呆着不动，好象她身上仅剩的力量和智慧都已经耗尽了。

走进王太弟夫人的房间，路易发现他的弟媳妇半躺在她的小房间里的坐垫上。她站起来行了一个深深的屈膝礼，同时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为她得到的荣誉而表示感激的话。

接着她就坐下了，虚弱得支持不住，这种虚弱大概是装出来的，因为她的双颊上带着娇媚动人的颜色。而她的眼睛由于不久前淌了一点眼泪，仍旧是红红的，不再有光泽了。

国王一坐下，凭着他特有的准确的观察力，发现这个房间里的紊乱，同时他从亲王夫人的脸上，捉摸到一种同样的紊乱的神情，他用调皮的语气说：

"我的妹妹，您说我们今天什么时间排练芭蕾舞好？"

王太弟夫人无精打采地慢慢地摇了摇她那迷人的头，说道：

"哦！陛下，请免掉我这一次排练吧，我正要叫人禀告陛下，今天我不能排练了。"

"什么！"国王略显吃惊的样子说，"我的妹妹，您不舒服么？"

"是的，陛下。"

"那么，我叫人去把您的医生找来。"

"不用了，因为那些医生对我的病无能为力。"

"您吓坏我了！"

"陛下，我想请求陛下允许我回英国去。"

国王做了一个手势。

“回英国去！您讲的是心里话吗，夫人？”

“我是不得已才讲的，陛下，”亨利四世的外孙女果敢地说。

她美丽的黑眼睛闪闪发光。

“是的，这件事我很遗憾不得不向陛下吐露真情：我觉得我在陛下的宫廷里太不幸了，我想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夫人！夫人！”

国王挪到她身边。

“请听我说，陛下，”这个年轻的女人继续说，她已渐渐地用她的美貌和灵敏的气质打动了对方，“我对受苦已经习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受到羞辱，遭到蔑视。啊！请陛下不要阻止我吧！”说到这儿，她微微地笑了一笑。

国王脸红了。

“而我想，我可以相信天主就是为了这个才让我降生的，我，一个强有力的国王的女儿。可是，既然天主打击了我父亲的生命，他当然可以打击我的骄傲。我非常痛苦，我也使得我的母亲非常痛苦，但是我保证，万一天主使我回到独立自主的地位，即使做一个靠劳动获取面包的民间女工，我也不会再受丝毫被侮辱之苦。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又重新得到了符合我地位和出身的财产，我又登上了王位的阶梯，我以为和一个法兰西亲王结亲，我将在他身上得到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同等的人，但我发现我得到的却是一个主人；因此，我感到气愤。陛下，我的母亲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您是我尊敬的，我……爱的人……”

国王战栗了，再没有任何声音比最后这句话更悦耳了。

“您，我想，陛下是知道一切的。既然您到我这儿来了，您或许会了解我的。即使您不来，我也会到您那儿去的。我要的是准许我自由地离开。我信赖您的高尚正直，您是一个杰出的人，您能为

我辩白并保护我。”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国王结结巴巴地说，他已经被这种激烈的进攻征服了，“您可曾认真地考虑过您设想的计划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吗？”

“陛下，我没有考虑，我感觉得到。我被人家攻击，我本能地回击，就是这样。”

“不过人家对您怎么了呢？嗯。”

大家可以看到，亲王夫人刚才通过这种女人特有的手段，避免了任何责备，却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指责，她由被告变成了原告。这是一个说明她确凿有罪的迹象。但是任何女人，甚至最不机灵的女人，也懂得利用这种明显的罪恶来取得胜利。

国王忘掉了他到她这儿来为的是向她讲“您对我的弟弟怎么了呢”这句话的，他讲的话却变成了“人家对您怎么了呢？”

“人家对我怎么了？”王太弟夫人说，“啊！只有女人才了解，陛下，人家叫我哭了。”

她用一只指头——世间再也找不出这样一只象珍珠般洁白细腻的指头——指着自己含着泪水的亮晶晶的眼睛。她又哭起来了。

“我的妹妹，我求求您，”国王说着又向前挪了挪，到她身边拉住她湿润而又颤动的手。她让他抓着。

“陛下，人家起先不让我哥哥的一个朋友留在这儿。米罗德·德·白金汉对我来说是一个可爱有趣的客人，一个懂得我的习惯的同胞，我几乎要说是一个伙伴，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另一些朋友在我的圣詹姆斯宫旁边美丽的河畔共同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日子。”

“不过，我的妹妹，维利尔斯爱上了您吗？”

“完全是借口！”她神色庄严地说，“德·白金汉是不是爱上我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说，有一个男人爱我，难道有什么危险吗？……啊！陛下，只被一个男人爱是不够的。”

她又笑起来，笑得这么温柔，这么调皮，使得国王感到他的心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

“总之，是不是我的弟弟嫉妒了？”国王打断她的话说。

“对，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这个原因。而人家却撵走了德·白金汉先生。”

“撵走！……啊！不是的。”

“驱逐，排斥，撵走，随您喜欢怎么说，陛下。一个欧洲第一流的绅士就由于一个眼色或者一束鲜花，象一个乡巴佬一样眼睁睁地被迫离开法兰西国王的宫廷，路易十四的宫廷。这和最高雅的宫廷是不相称的……对不住，陛下，我忘记了我这样说冒犯了您至高无上的权威。”

“肯定不是！我的妹妹，不是我撵走了德·白金汉先生的……我非常喜欢他。”

“不是您？”亲王夫人巧妙地说，“啊，太好了！”

她加重了“太好了”这几个字的语气，就好象她说的是“倒霉”这两个字。

有几分钟时间寂静无声。

接着她又说道：

“德·白金汉先生走了……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和被谁……我原来以为可以得到清静了……并没有……现在亲王找到另一个借口，这就是……”

“这就是，”国王嬉皮笑脸地说，“另一个人出现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您漂亮，夫人，人家总是要爱您的。”

“那么，”亲王夫人叫道，“我只有让孤独伴着我了。哦，这正是人家所希望的，这正是人家准备让我这样的。可是不行，我宁可回伦敦去。在那儿，人们了解我，人们看得起我。我有我的朋友，用不着担心人们敢把他们称为我的情人。呸！这是一种可耻的猜疑，

而这种猜疑竟来自一个绅士！哦！自从我看到亲王在我面前显得好象是一个女人的暴君以来，他在我头脑里就毫无地位。”

“好啦！好啦！我的弟弟的过错仅仅是因为爱您。”

“爱我！亲王爱我？哎哟！陛下……”

她哈哈大笑起来。

“亲王永远不会爱一个女人，”她说，“亲王非常爱他自己。不！我是不幸的，亲王的嫉妒是最坏的一种：没有爱情的嫉妒。”

“不过您得承认，”国王说，他在这场变化多端而又热烈的谈话中开始激动起来，“您得承认吉什爱您。”

“噢！陛下，我一点都不知道。”

“您应该看到的，一个爱您的人总要流露感情的。”

“德·吉什先生没有流露过。”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您在为德·吉什先生辩护。”

“我！我为德·吉什先生辩护？啊！陛下，我真不幸，连您也来怀疑我了。”

“不是，夫人，不是，”国王赶紧说，“您不要难过。哎哟！您哭了！我求求您，冷静些。”

她还是哭，好几滴很大的泪珠滚落在她的手上。国王捧住她的一只手，吮吸上面的一滴泪水。

她这么悲伤又这么温柔地看着他，使得他心慌意乱。

“您对吉什一点没有什么吗？”他的不安已经超过他的调解人的身分了。

“就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就能让我弟弟放心了。”

“唉！陛下，什么也不能使他放心，您别相信他是嫉妒。亲王听了别人的坏话，他又生性多疑。”

“当关系到您时，人家是会这样的。”

亲王夫人眼睛垂下，缄默不语。国王也象她一样。他始终抓着她的手。

这一分钟的静默好象一个世纪那么长。

亲王夫人温和地抽回她的手。她今后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了。她可以为所欲为。

“亲王埋怨，”国王嗫嚅地说，“您喜欢个人社交，不大喜欢和他谈话，和他在一起活动。”

“陛下，亲王整天就是对着镜子自我欣赏，要不就是和德·洛林骑士先生一起搞一些和女人过不去的恶毒的阴谋，他就是这样消磨日子的。”

“啊！您讲得过分一些了。”

“我讲的是事实，请您观察好了。陛下，您会看到我究竟有没有道理。”

“我会观察的。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给我弟弟一个什么样的答复才能使他满意呢？”

“我走好了。”

“您总是讲这种话！”国王冲动地嚷起来，他以为十分钟以来已经产生了变化，就是亲王夫人的整个思想已全部改变了。

“陛下，我在这儿不再可能得到幸福，”她说，“德·吉什先生妨碍了亲王，人家也要叫他离开吗？”

“假如有必要，为什么不能？”路易十四笑着回答说。

“那好！在德·吉什先生之后呢？……再说，我会怜惜他的，我预先通知您，陛下。”

“啊！您怜惜他？”

“当然罗，他可爱，他对我友好，他使我消愁解闷。”

“啊，要是亲王听到您讲这种话怎么办！”国王不高兴地说，“您知不知道我绝不承担使你们和好的责任？我甚至连想都未想过。”

“陛下，眼下您能禁止亲王不嫉妒一个偶然碰到的任何人吗？我十分清楚德·吉什先生不是一个偶然碰到的人。”

“又来了！我告诉您，作为一个好兄长，我将厌恶德·吉什先生。”

“啊！陛下，”亲王夫人说，“我恳求您，不要被亲王的好恶所影响，保持您国王的身分。这样对您，对大家都更好些。”

“您是个值得崇拜的爱嘲笑人的女人，夫人，我知道甚至这些被您嘲笑的人都崇拜您。”

“而这就是为什么，您，陛下，我当作我的保护人的您，将要去同那些迫害我的人站到一起的原因，”亲王夫人说。

“我，迫害您的人？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那么，”她无精打采地继续说道，“请同意我的要求。”

“您要求什么？”

“回英国去。”

“噢，这个，绝不能！绝不能！”路易十四叫起来。

“那么我是一个囚犯了？”

“如果说是被囚禁在法兰西，可以这么说。”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不要急！我的妹妹，我会告诉您的。”

“陛下，我象个卑贱的女仆那样洗耳恭听。”

“您别陷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内心活动里，您也别用您的孤独使我们担心，您要象平常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要离开我们，我们象一家人一样生活。确实，德·吉什先生是可爱的，不过，总之，假如我们没有他的智慧……”

“哦！陛下，您完全知道您这是谦虚。”

“不，我可以向您保证。一个人可能是国王而同时感到自己不及某个绅士那样有机会讨人喜欢。”

“我也可以向您保证，您对您讲的这些话一个字也不相信。”

国王含情脉脉地看看亲王夫人。

“您肯不肯答应我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这就是在您的房间里，不要再因为一些外人而失掉您应该给我们的时间。您愿不愿意我们订立一个攻守同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和您联盟，陛下？”

“为什么不？您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

“不过，陛下，您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同盟者吗？”

“您看吧，夫人！”

“那么这个联盟从哪一天开始呢？”

“就从今天。”

“我来拟订这个条约？”

“太好了！”

“您将在上面签字？”

“我闭着眼睛签。”

“哦！那么，陛下，我口头同意，您是宫廷中的太阳，当您出现在我这儿时……”

“怎么样呢？”

“一切都发亮了。”

“啊！夫人，夫人，”路易十四说，“您完全知道一切光明都来自您，就算我用太阳来做纹章，那只不过是一个标志而已。”

“陛下，您对您的同盟者过奖了。不过，您是想骗我吧？”王太弟夫人用她的指头顽皮地指着国王威胁说。

“怎么！当我向您保证我的真情的时候，您却认为我是在骗您？”

“是的。”

“那么是谁使您产生怀疑的？”

“是一件事情。”

“只是一件事情？”

“是的。”

“什么事情？假如我一件事情也不能战胜，那我就太不幸了。”

“这件事与您的权力一点不相干，陛下，甚至与天主的权力也不相干。”

“那么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过去。”

“夫人，我不懂，”国王说，正因为他太懂了。

亲王夫人抓住他的手。

“陛下，”她说，“我不幸这么长时期使您不满意，以至于使我今天几乎有权利在心里寻思，为什么您能接受我作为您的弟媳妇。”

“使我不满意！您使我不满意了？”

“好啦，您不要否认吧。”

“请允许我不承认。”

“不，不，我记得。”

“我们的联盟从今天开始，”国王带着一种并非做作的热情叫起来，“您就不要再想过去的事吧，我也不想过去的事。而我只想现在的事。我眼前就是，就在这儿，您瞧。”

于是他把亲王夫人带到一面镜子前，她从里面看到了自己能使一个圣人都抵挡不住的红艳艳的美丽的面孔。

“这不相干，”她喃喃地说，“这一点也不能保证一个非常牢固的联盟。”

“要发誓吗？”国王问，他已由于整个交谈中激起情火的言词兴奋得要发狂了。

“我不拒绝一次真正的起誓，”亲王夫人说，“这好象总还是一种保证。”

国王跪在一块方砖上，抓住亲王夫人的手。

她带着一种画家画不出、诗人也只能想象的微笑把两只手伸给他，他把他滚烫的面孔埋在她的手掌里。

不管他还是她，都找不出一句话来说。

国王感到亲王夫人在抽回她的手的时候轻轻地碰了碰他的面颊。

他马上站起来从房间里走出去。

廷臣们注意到他的脸红，由此推断房间里的场面是很激烈的。

但德·洛林骑士赶紧说：

“哎哟！不会的，先生们，请放心。当国王发怒的时候，他的脸是发白的。”

第一〇八章

出 主 意 的 人

国王在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激动不安的情绪下离开了亲王夫人。

他确实无法解释这种突然莫名其妙产生的好感的内在奥秘，在极其平静地过了许多年之后，两颗本应相爱的心相爱起来了。

为什么过去路易蔑视，甚至于厌恶亲王夫人？为什么现在同样是这个女人他却觉得这么美，这么诱人？为什么他不仅是关心，而且简直是一刻也忘不了她？最后还有，为什么亲王夫人——她的眼睛和思想被另一方面撩拨着——一星期以来，对他好象有一种似乎是十分亲切的垂青呢？

别以为路易有一个勾引她的计划：亲王夫人和他弟弟之间的关系，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他甚至距离这道障碍还非常之远，因此还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他现在就在这情欲的斜坡上被青春的活力推动着喜滋滋地往前走，没有任何人——甚至预先估计过各种成功或失败可能的人——能说出他将走到哪一步为止。

至于王太弟夫人，人们很容易解释她对国王的爱慕：她年轻、风流，她的多情是为了引起人家的崇拜。

这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她如果在舞台上，会跳过燃烧着的炽烈的炭火，以博取观众们的一次喝彩。

因此，这样不断地逐级上升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在受到白金汉和吉什的热爱以后（吉什超过了白金汉，即使他只是由于不落俗套才特别受到女人们的喜爱），亲王夫人把她的野心提高到受国王的崇拜，我们说，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国王不仅是王国中的第一号人物，而且也是最聪明最漂亮的人物中的一个。

至于路易对他弟媳妇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情欲，生理学会用一些平庸的观点和某些神秘的亲缘关系的天性来给予解答。亲王夫人有最美丽的黑眼睛，路易则有着世间最漂亮的蓝眼睛。亲王夫人是爱笑和感情外露的，路易则是忧郁和内向的。第一次在某一个共同感兴趣、共同感到好奇的地方相遇后，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就由于他们相互间的矛盾而燃烧起来。路易回去后，感到亲王夫人是宫廷中最迷人的女人。亲王夫人仍旧一个人呆着，遐想着，由于她能在国王身上产生一种强烈的影响而非常快活。

但在亲王夫人身上的这种意识可能是被动的，而在国王身上，他的行动就非常激烈，这完全符合一个年轻人、一个习惯于颐指气使的年轻人的冲动性格的。

国王首先告诉亲王一切已经平息了，亲王夫人对他是极其尊敬的，是完全真心爱他的，但她性格高傲，甚至多疑，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敏感的人。亲王用他通常对他哥哥讲话时又酸又甜的腔调回答说，他不太理解一个女人的这些敏感，这个女人的行为据他看来，会引起别人的指责，而假如某个人的权利被损害，这就是他——亲王的权利，他的这种权利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这时候国王用一种相当激烈的声调来回答，这种声调说明了他对他弟媳妇的关心：

"幸好亲王夫人是不受指责的！"

"对别人的指责来说，是的，我同意是这样，"亲王说，"但不包括我的指责，我这样想。"

“哎哟，”国王说，“对您，我的弟弟，我要说亲王夫人的行为是不应该引起您指责的。是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漫不经心、非常特别的年轻女人，不过她自称有最纯真的感情。英国人的脾气在法国并不总是能被充分理解的，我的弟弟，而英国人自由的风气有时会使得那些不知道这种自由再加上天真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吃惊。”

“哦！”越来越激动的亲王说，“我所指责的我的妻子一经陛下宽恕，她就无罪了，而我也就不再有任何话可说了。”

“我的弟弟，”国王赶紧又说，他感到良心的声音在他心里悄悄地告诉他，亲王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的弟弟，我讲的这些，尤其是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您好。我知道您可能埋怨从亲王夫人方面得不到信赖和尊重，而我决不希望您的不安拖得很长久。我有责任注意您的家庭，就象我注意我最卑微的臣下的家庭一样。因此我怀着极大的愉快看到您的不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这么说，”亲王带着疑问的口气，眼睛盯住他的哥哥说，“陛下对亲王夫人已经了解清楚了，我在您至高无上的圣明前面屈服。您对这些我控诉的丢脸的事的原因也查对过了吗？”

“您是有道理的，”国王说，“我再考虑一下。”

这些话包含着一个命令，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安慰的意思。亲王感到这一点，于是就退出了。

至于路易，他又去找他的母亲，他感到他需要一种比他刚才从他弟弟那儿接受的宽恕更全面的宽恕。

奥地利安娜对德·吉什先生没有对白金汉那样的同样宽容的理由。

她从路易开头的一些话语里，就看出他不打算严厉地对待这件事，她就严肃起来了。

这是善良的王后为了达到了解真相的目的常用的一种计策。

但是路易已经不是当初的幼稚的路易了，他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国王，在这一年里他有的是时间来学习装聋作哑。

为了让她把她的看法完全暴露出来，他在听奥地利安娜讲话时只用眼色和手势表示同意她的话。在某些意味深长的一瞥里，在某些巧妙的暗示里，他深信，对风流艳事十分内行的王太后如果不是猜中，至少也怀疑到他对亲王夫人的偏爱。

就所有能帮助他的人来说，奥地利安娜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所有和他敌对的人来说，奥地利安娜是最危险的。

路易于是更换了手段。

他加重亲王夫人的罪名，原谅亲王，顺从他母亲对德·吉什的看法，就象他过去顺从她对德·白金汉的看法一样。

然后，当他看到她相信已经在他身上取得完全胜利以后，他离开了她。

整个宫廷，也就是说所有宠臣亲信和所有王亲国戚，人数是相当多的——因为已经有五位主人——都在晚上聚集起来排练芭蕾舞。对于可怜的德·吉什来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待了几次来访。

在这些来访中，有一次来访是他既盼望又害怕的——这两种感情几乎是同等程度——这就是德·洛林骑士的来访。下午三点钟光景，德·洛林骑士来到德·吉什家。

他的样子非常叫人放心。他对德·吉什说，亲王的情绪很好，夫妻间似乎没有发生过一点不和的迹象。

尤其是，亲王很不记仇！

德·洛林骑士来到宫廷有很长时间了，他已经断定，路易十三的两个儿子中，亲王继承了父亲的脾气，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感情容易冲动，骨子里很狡猾。不过对他的朋友倒确实是没有什么的。

他特别给德·吉什打气，向他指出王太弟夫人不久之后就可能牵着她丈夫的鼻子走，因此，能控制王太弟夫人的人也将能左右王太弟。

对此，德·吉什满腹狐疑。他机智地回答说：

"是的，骑士。不过我认为亲王夫人是非常危险的。"

"在哪方面？"

"当她看到亲王的性格并不是对女人非常多情时。"

"这倒是真的，"德·洛林骑士微笑着说。

"到那时……"

"怎么呢？"

"是这样！亲王夫人就随便挑一个人来做她偏爱的对象，用嫉妒来重新支配她的丈夫。"

"深刻！深刻！"骑士叫起来。

"这是真的！"德·吉什回答。

两个人都没有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

德·吉什在他这样攻击亲王夫人的性格时，在心底默默地请求她原谅。

骑士在称赞德·吉什的见解深刻时，也就是蒙着他的眼睛把他引向悬崖绝壁。

德·吉什于是直截了当地询问他早上那件事产生的结果，以及午饭时更严重的那场风波产生的结果。

"我不是已经跟您讲了，人家对这件事一笑置之，"德·洛林骑士回答，"亲王头一个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

"不过，"德·吉什大着胆子说，"有人跟我谈到过国王去看过一次亲王夫人。"

"是的，正是这样，亲王夫人是唯一不高兴的人。国王到她那儿去是为了使她高兴起来。"

"结果呢?"

"结果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白天的心情。"

"今天晚上排练芭蕾舞吗?"

"那当然。"

"您有把握吗?"

"非常有把握。"

就在这两个年轻人交谈的时候,拉乌尔神色不安地走进来。

一看见他,骑士就站起来。——他对拉乌尔如同对所有品格高尚的人一样,怀着一种隐蔽的仇恨。

"那么,您劝我?……"德·吉什问骑士。

"我劝您安心睡觉,我亲爱的伯爵。"

"而我,德·吉什,"拉乌尔说,"我对您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劝告。"

"什么劝告,朋友?"

"骑上马,动身到您的随便哪一处田庄上去。到了那儿以后,将一切顺利,假如您愿意听从骑士的劝告,您就可以安心睡觉,您在那儿要睡多长时间就睡多长时间,要多安心就多安心。"

"怎么?走掉?"骑士装出吃惊的样子说,"为什么德·吉什要走?"

"因为——您不应该不知道,特别是您——因为大家都已经对亲王和德·吉什之间将要发生的一场争吵在议论纷纷了。"

德·吉什脸色发白了。

"决没有这回事,"骑士回答,"决没有这回事。您了解的情况不对头,德·布拉热洛纳先生。"

"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和您说的相反,先生,"拉乌尔回答,"我对德·吉什的劝告是朋友的劝告。"

在争辩时,德·吉什有点吓呆了,轮流望着这一个和那一个向

他出主意的人。

他自己感到，对于他未来的生活，他现在玩的牌是十分重要的。

“不是吗？”骑士冲着伯爵本人问道，“不是吗？德·吉什，争吵并不象德·布拉热洛纳子爵想象的那样激烈，何况当时他又不在场。”

“先生，”拉乌尔坚持说，“不管激烈不激烈，我讲的根本不是这次争吵本身，而是争吵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我知道亲王发过狠，我知道亲王夫人哭过。”

“亲王夫人哭了？”德·吉什合起双手冒冒失失地叫起来。

“噢，有这回事？”骑士笑着说，“这倒是一个我不知道的细节。您显然比我情况了解得多，德·布拉热洛纳先生。”

“正因为我比您了解情况，骑士，所以我坚决主张德·吉什离开。”

“不过，不，我再一次说‘不’，我很遗憾和您意见相反，子爵先生，而且，离开是不必要的。”

“应该马上离开。”

“但是为什么他要离开呢，嗯？”

“不过国王呢？国王？”

“国王！”德·吉什叫起来。

“唉！是的，我跟你讲，国王把事情记在心里了。”

“啊！”骑士说，“国王喜欢德·吉什，尤其爱他的父亲。您想想看，假如伯爵走了，这不就是承认他做了某些应该受到指摘的事情了吗？”

“这怎么讲？”

“当然罗，当一个人逃走时，这就说明他有罪，要不就是他害怕了。”

“或者这个人象一个被错怪的人那样，赌气了呢？”布拉热洛纳说，“把他出走的原因归之于赌气，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我们可以说我们两个已经尽了我们一切可能让他留下来，但没有用；不过，请您至少不要撒谎。算了！算了！德·吉什，您是无辜的；今天的争吵对您必定不利。走吧，走吧，德·吉什。”

“哎哟！不，德·吉什，留下来，”骑士说，“留下来，恰恰因为您是无辜的，正如德·布拉热洛纳先生说的那样。对不起，又一次不同意您，子爵，可是我的意见和您的截然相反。”

“听您的便，先生。不过请注意，德·吉什先生的自愿流放将是一次时间很短的流放。他什么时候愿意就可以中止它；当他从自愿流放的地方回来时，他会发现大家脸上都是笑嘻嘻的。如果不是这样，国王脾气发作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暴风雨，结果如何没有一个人敢预测。”

骑士笑了。

“说真话！这正是我希望的，”他低声喃喃地自言自语。

同时，他耸了耸肩膀。

这个动作丝毫没有逃过伯爵的眼睛。他害怕假如他离开宫廷，会显得他胆小怕事。

“不，不，”他叫道，“决定了，我不走，布拉热洛纳。”

“我是能未卜先知的，”拉乌尔忧虑地说，“你要大祸临头了，德·吉什，大祸临头！”

“我，我也是能未卜先知的，但我预见的不是大祸临头；相反地，伯爵，我跟您讲：留下来，留下来。”

“芭蕾舞还是照常排练吗？”德·吉什问道，“您有把握吗？”

“完全有把握。”

“那么，你看，拉乌尔，”德·吉什勉强笑着说道，“你看，一个对跳舞怀着这样大兴趣的宫廷不会是一个阴沉沉的，正在准备内讧

的宫廷。嗯，您得承认这点，拉乌尔。"

拉乌尔摇摇头。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回答。

"不过，"骑士渴望知道拉乌尔是从哪儿打听到他内心不得不承认是非常准确的消息的，他问道，"您自称消息非常灵通，子爵先生，我和亲王这么亲近，您怎么会比我消息更灵通呢？"

"先生，"拉乌尔回答道，"对这样一种说法，我无话可说。是的，您当然是消息十分灵通的，我承认这点，但是作为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是不能掩盖真相的，也不能口是心非的。我不说了，我承认失败，我退出战斗。"

说着，拉乌尔果然象一个一心只想休息的人那样，投身到一只宽大的扶手椅里。就在这同时，伯爵招呼他的手下人来为他穿衣服。

骑士觉得时间不早想走了，但又怕让拉乌尔单独和德·吉什呆在一起会使他改变主意。

于是他使出最后一着。

"亲王夫人一定会光彩照人，"他说，"她今天试穿她的波莫纳① 的服装。"

"啊，真的吗？"伯爵叫道。

"真的，真的，"骑士继续说，"因此，她刚才吩咐了许多事。您知道，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扮演春之神的是国王。"

"这将是令人赞叹的，"德·吉什说，"瞧，现在有了一个比您叫我留下的各种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这就是，扮演凡尔蒂纳② 的是我，我要和亲王夫人配舞，没有国王的命令我不能离开这儿，因为

① 波莫纳：罗马神话中主管花园果树之女神，是春之神的妻子。

② 凡尔蒂纳：罗马神话中掌管四季之神。

我一走芭蕾舞就排练不成了。”

“而我，”骑士说，“我只是扮一个普通的森林之神，我确实是个不会跳舞的人，我腿生得很笨。先生们，再见。不要忘记您一定要献给波莫纳的一篮水果，伯爵。”

“哦！我决不会忘记，请放心，”德·吉什心花怒放地说。

“现在我非常有把握他不再会走了，”德·洛林骑士走出时喃喃地说。

骑士走了以后，拉乌尔甚至不想劝阻他的朋友了，他觉得这简直是白费口舌。

“伯爵，”他只是用他忧伤而动人的声调说，“伯爵，您陷到一种可怕的热情里去了，我了解您，您什么事都走极端，您爱的那个人也是如此……好吧！我就让她来爱您一会儿吧……”

“嗯！决不，”德·吉什叫道。

“为什么您说‘决不’？”

“因为这对两个人来说都将是极大的灾难。”

“那么，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不把您看作是一个冒失的人，而把您看作是一个疯子。”

“为什么？”

“您是不是十分肯定，嗯，请您坦率地回答，对您所爱的人毫无企求？”

“哦！是的，十分肯定。”

“那么，离得远远地爱她吧。”

“怎么，远远地？”

“当然罗，既然您在她身上毫无企求，那么她在不在面前对您不都是一样吗？去爱一幅画像吧，去爱一个纪念品吧！”

“拉乌尔！”

“去爱一个影子，一个幻象，一个空想；去爱爱情吧，把一个名

字放在您的理想中。唉！您掉过头去了？您的仆人来了，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论您运气好坏，请信任我，德·吉什。”

“当然，我当然信任你。”

“那好！我要跟您讲的就是这些。去打扮吧，德·吉什，去好好打扮吧，再见了！”

“您不来参加芭蕾舞的排练吗，子爵？”

“不来了，我在城里要拜访一个人。拥抱我吧，德·吉什，再见了！”

大家在国王那儿聚会。

首先是王太后和王后，接着是王太弟夫人，几个指定的宫廷贵妇，许多经过挑选的廷臣，在排练舞蹈之前大家进行着一些适合当时气氛的交谈。

正如德·洛林骑士预料的那样，没有一个被邀请的贵妇不穿上节日的盛装；人们纷纷在谈论着由各个不同的画师为“半人半神舞”设计和装扮的富丽和巧妙的半人半神，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国王、王太后和王后的。枫丹白露将成为他们的神庙。

王太弟手里拿着表示他身分的图案来了；他脸上仍然有点阴云；他向年轻的王后和他的母亲的敬礼充满了谦恭和感情。而对他妻子的敬礼则几乎是傲慢的，并且马上脚跟一转回过身去。这个动作和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

德·吉什先生用他的充满激情的眼光报偿亲王夫人，而亲王夫人呢，必须说，她抬起眼睛，加倍地回报他。

说实话，德·吉什从来没有显得这么漂亮过，可以说是亲王夫人的眼光使得格拉蒙元帅的儿子容光焕发。国王的弟媳妇感到一场风暴正在她头顶盘旋咆哮，她也感到在孕育了这么许多未来的大事的这一天里，她对这个怀着如此热烈的感情爱她的人是不公道的，如果不是说严重地欺骗了他的话。

她觉得告诉这个可怜的牺牲者上午的那种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刻来到了。于是，王太弟夫人的心灵为德·吉什开放了，伯爵真正是值得同情的，伯爵战胜了所有的人。

亲王，国王，德·白金汉爵爷都已经不在话下，此时此刻没有堪与德·吉什匹敌的人。

虽然亲王也很漂亮，但他是不能与伯爵相比的。人们懂得这个道理。所有女人全这么说：情人的美和丈夫的美总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

不过，在眼前这种局面里，在王太弟离开以后，在向王后和王太后谦恭而又富有感情地致敬以后，在向王太弟夫人简单而傲慢地致敬——所有的廷臣都注意到了——以后，我们说，在这个集会上，所有这些事情对情人比对丈夫更加有利。

王太弟是一个大贵族，自然不会去注意这些细节。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根本不把自知卑下的人放在眼里，这是必然的。

国王来到了。所有的人全在他的使大家不安的眼光里寻找将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他的眼光已经开始象掌管雷电的朱庇特① 的眉毛一样能叱咤风云。

路易一点没有他弟弟的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喜气洋洋。

他观看了人们从各个方面指给他看的大部分图案，提出了他的意见或批评，只要他一句话就能使这些作者走运或倒霉。

突然他的斜瞟着亲王夫人的带笑的眼睛察觉了她和伯爵之间的无声的谈话。

国王的嘴唇紧抿起来。他再一次张开嘴时，是为的讲几句很平常的话。

“夫人们，”国王一边走向王太后和王后一边说，“我得到消息

---

① 朱庇特：见上册第64页注②。

说在枫丹白露一切都已根据我的命令准备就绪。”

人群里发出一阵高兴的低语声。国王在所有人的脸上都看到了想得到参加这次盛会邀请的急切的神色。

“我明天就要动身，”他又补充了一句。

会场上静谧无声。

“我邀请，”国王最后说，“在我周围的人都作好准备，陪我一同前去。”

所有的人都笑逐颜开，只有王太弟的脸色仍然是阴沉沉的。

这时候人们看到那些夫人和爵爷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国王面前，急于向陛下感谢他们受到邀请的莫大荣幸。

当轮到德·吉什时，国王对他说：

“哦！先生，我刚才没有看到您。”

伯爵躬身致敬，王太弟夫人脸色发白了。

德·吉什正要张口表达他的感谢。

“伯爵，”国王说，“现在是第二次播种的季节，我深信您在诺曼底的佃农看到您出现在您的土地上他们将非常高兴。”

国王在作了这个突然的打击后，掉转身去，背朝着这个倒霉的人。

这下子轮到德·吉什面孔发白了；他忘了人们除了受到询问是从来不能对陛下讲话的，朝着国王跨前两步结结巴巴地说：

“或许我没有听懂。”

国王微微转过头来，冰冷而坚定的目光象一把锐利的剑扎进了这个失宠者的心里。

“我讲的是到您的土地上去，”他慢慢地一字一顿地把他的话说了出来。

伯爵的额头上沁出一阵冷汗，他的手松开了，帽子从他发抖的手指里掉下来。

路易寻找他母亲的目光，似乎要向她表示他主子的威风。他寻找他弟弟的得意的目光，似乎是为了询问他这个报复是否合他的口味。

最后，他的眼睛停在王太弟夫人身上。

王太弟夫人微笑着在和德·诺阿伊夫人谈话。

她什么都没有听到，或者不如说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德·洛林骑士也怀着一种势不两立的敌意在看着，他似乎是要让人看看一副杠杆在把一块绊脚石掀起、拔出、摔得老远时的力量。

德·吉什先生一个人呆在国王的小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一下子突然消失了。在这个倒霉的人眼前只有一些影子在跳舞。

突然，他挣脱了紧紧笼罩着他的绝望，一下子冲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直沉浸在阴暗的预感里的拉乌尔还在他家里等着他。

“怎么了？”看到他的朋友光着头、眼光游移、步履踉跄地走进来，他低声问道。

“是的，是的，这是真的，是的……”

德·吉什不能讲得更多了；他精疲力竭地倒在坐垫上。

“她呢？……”拉乌尔问道。

“她！”这个不幸的人把一只由于愤怒而攥得紧紧的拳头举向天空，“她！……”

“她说什么？”

“她说她的连衣裙非常合身。”

“她做什么？”

“她笑了。”

一声狂笑使得这个可怜的被放逐的人全身的神经都抽搐起来。他突然仰面摔倒，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第一〇九章

枫 丹 白 露

四天以来，一切奇观妙景都汇集在枫丹白露优美的园林里，使得它成了这些到这儿来短期居住的人的乐土。

柯尔培尔先生忙得团团转……早晨要计算夜间的支出；白天要安排规划，进行检查，招募人员，支付用款……。

柯尔培尔弄来了四百万法郎，他精打细算地使用这笔钱。

神话舞剧的开支使他吃惊不已：每一个森林之神，每一个山林女仙，每天的花费不少于一百利弗尔。化妆服装的费用高达三百利弗尔。

每天晚上放烟火用的火药和硫磺要烧掉十万利弗尔。此外还有装饰园中池塘四周的灯彩每晚要花费三万利弗尔。

这些舞会豪华非凡，柯尔培尔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

他时时看到王太弟夫人和国王出来打猎或者接待一些打扮得稀奇古怪的人物。隆重的仪式都是十五天中临时安排的。这些仪式显得王太弟夫人才智过人，也显得国王慷慨大方。

由游乐会中的女主角亲王夫人回答这些陌生的民族代表团的致词。这些人中有非洲的格拉芒脱人、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北极人、高加索人、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人。他们好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赞颂她的。国王向这些民族的每个代表赠送了钻石或者珍贵的物品。

这些代表用一些多少带有点滑稽的诗句把国王比做太阳，把王太弟夫人比做他的妹妹月亮女神。人们不再提到王太后、王后或者王太弟，就好象国王的妻子是英国的昂利埃特夫人，而不是西班牙的玛丽-泰莱丝。

这幸福的一对手携着手，互相用难以觉察的动作在指头上暗暗使劲。他们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吮吸着用阿谀谄媚做成的饮料，这个饮料由于青春、美丽、权力和爱情更加甜蜜了。

在枫丹白露，大家都为王太弟夫人这么快取得的对国王如此大的影响力感到吃惊。

大家心里都认为王太弟夫人实际上就是王后。

事实上，国王通过他的每一个意图、每一句话、每个眼光都宣布了这个奇特的真实。

他从王太弟夫人的眼睛里寻求鼓励，获得力量。当王太弟夫人愿意对他怡然一笑时，他简直快乐得飘飘然了。

至于王太弟夫人，她看到所有的人都匍匐在她的脚下，能不为她的威力陶醉么？她自己不能说出来，可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这就是她不再有任何要求了，她已经得到了完满的幸福。

由于国王的意志，结果是一切位置都颠倒了：王太弟不再是王室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成了第三号。

这比德·吉什在亲王夫人屋里弹奏六弦琴时更糟糕，那时王太弟至少能得到使妨碍他的人害怕的一种满足。

但是自从那个由他和国王联合驱逐的敌人走了以后，在亲王肩上有了一副比先前更加沉重的枷锁。

每晚王太弟夫人回来时都很疲劳。

骑马，在塞纳河洗澡，看戏，树下野餐，大水池旁的舞会，音乐会，这一切不仅使一个纤细、脆弱的女人疲劳不堪，就连最强壮的御前侍卫也吃不消。

本来，论到跳舞、合唱、散步，一个女人是比乡下任何一个最健壮的孩子都有力气的。

但是哪怕一个女人的力气再大，总有个限度，总不能长时间保持这么样的运转速度。

至于王太弟，他甚至看到他妻子在晚上放弃了王位仍感到不满意。

晚上，王太弟夫人和王后、王太后一起住在行宫里。

不用说，德·洛林骑士先生不会离开王太弟，他朝他的每个伤口里灌注一滴滴毒汁。

因此，宫廷在枫丹白露安置下来三天以后，亲王又陷入愁闷之中。他原先在德·吉什离开后觉得非常愉快，年轻了好多。

有一天下午，两点钟光景，起身晚了的亲王比平常更细心地梳妆打扮完毕，他对当天日程一点也不了解，忽然想把手下一群宠幸的人召到他这儿来，然后带他妻子到莫雷去用晚餐。他在那儿有一座漂亮的乡间别墅。

他朝王后们的行宫走去，进去后却大吃一惊，原来里面一个王室的仆役也没有。

他独自一人走进套间。

左边一扇门通向王太弟夫人的住所，右边一扇通向王后的住所。

亲王在他妻子的房间里从一个正在干活的缝洗衣服的妇人嘴里知道，大家已经在上午十一点去塞纳河洗澡了。大家把这一次出游作为一次盛大的游乐活动，那时所有的四轮敞篷马车都停在园门口，出发一个多钟点了。

“好！”亲王想，“好主意！天气这么闷热，我正想洗澡。”

他叫唤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人来。

他在王太弟夫人房间中叫唤，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他下楼走进车库里。

一个马夫告诉他敞篷马车和四轮马车都没有了。

他于是吩咐替他准备两匹装上鞍的马，一匹他骑，一匹给他的亲随骑。

马夫恭敬地回答说一匹马也没有了。

亲王气得脸色发白，又上楼回到王太后和王后的住处。

他一直走进奥地利安娜的祈祷室。

穿过祈祷室一幅半开的帷幔，他发现年轻的嫂子跪在王太后面前，好象在哭。

她们既没有看到他来，也没有听到他来。

他轻轻地走进帷幔的开口处去听；这个忧伤的景象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年轻的王后不仅在啼哭，而且还在抱怨。

"是的，"王后说，"国王不关心我，国王只一心享乐，他的那些娱乐活动我是不能参加的。"

"忍耐些，忍耐些，我的女儿，"奥地利安娜用西班牙话回答说。

接着，还是用西班牙话，她又说了些亲王听不懂的相劝的话。

王后用一些搀合着叹息和眼泪的指控回答王太后的劝告。在这些话当中亲王不断听到"banos"① 这个字眼，它是玛丽-泰莱丝带着气恼和忿怒加重语气说出来的。

"洗澡，"亲王心里想，"洗澡，她讲的好象是关于洗澡的事。"

他试着把他听得懂的零碎的句子一句一句连起来。

他终于高兴地猜着了王后是在伤心地诉苦，而假如说奥地利安娜没有安慰她的话，她至少是想安慰她的。

亲王怕被发现他在门口偷听，他决定咳嗽一下。

---

① 西班牙语：洗澡。

王太后和王后闻声转过头来。

亲王走了进去。

一看到亲王，年轻的王后就急忙站起来，一面揩着眼睛。

亲王非常懂得世故，知道此刻不该开口询问什么，但是他也很清楚，出于礼貌，不能一声不吭，于是他就躬身致敬。

王太后朝他和蔼地笑了一下。

“您要什么，我的儿子？”她说。

“我？……什么都不要……”亲王结结巴巴地说，“我找……”

“找谁？”

“我的母亲，我找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去洗澡了。”

“那么国王呢？”亲王说，他的声调使王后发抖。

“国王也去了，整个宫廷都去了，”奥地利安娜回答说。

“那么您呢，夫人？”亲王对王后说。

“噢！我，”年轻的王后说，“我是会引起所有取乐的人恐惧的人。”

“看来我也是的，”王太弟接着说。

奥地利安娜向她的媳妇暗示了一下，她流着眼泪走开了。

亲王皱起了眉头。

“这是一座凄惨的房子，”他说，“您认为怎样，我的母亲？”

“不过……不……不……大家都在这里寻欢作乐。”

“就是因为这个才使他们受到妨碍。”

“您怎么这样讲，我亲爱的菲力浦！”

“毫无疑问！我的母亲，我说的和想的一样。”

“您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您问我的嫂子吧，她刚才向您诉说了她的痛苦。”

“她的痛苦……什么？……”

“是的，我听到了。我承认，偶然的，但毕竟我听到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我的嫂子，她抱怨亲王夫人那些出色的洗澡。”

“啊！疯话……”

“不，不，一个人哭的时候，他不总是疯的……王后说‘banos’，它的意思不是指洗澡吗？”

“我再说一遍，我的儿子，”奥地利安娜说，“您的嫂子有一种孩子气的嫉妒心理。”

“如果这样，夫人，”亲王回答说，“我非常谦卑地承认我有和她同样的毛病。”

“您也是这样的吗，我的儿子？”

“肯定的。”

“您也是这样，您嫉妒那些洗澡的人？”

“自然罗！”

“啊！”

“怎么！国王带着我的妻子去洗澡却不带着王后？怎么！亲王夫人和国王去洗澡却不屑于告诉我一声？您还要我嫂子感到高兴？您还要我感到高兴？”

“听我说，亲爱的菲力浦，”奥地利安娜说，“您是在胡言乱语；您让人撵走了德·白金汉先生，您叫人放逐了德·吉什先生；您现在是不是想从枫丹白露赶走国王？”

“哎哟！我决没有这个要求，夫人，”亲王讥讽地说，“但我自己完全可以离开，我会自己离开的。”

“您在嫉妒国王！嫉妒您的哥哥！”

“嫉妒我的哥哥！嫉妒国王！是的，夫人，嫉妒！嫉妒！嫉妒！”

“肯定是嫉妒，亲王，”奥地利安娜假装很愤慨和生气地叫起来，“我开始相信您疯了，而且存心不让我得到安宁，我对这些胡思乱想没有办法应付，我把这位子让给您吧。”

她说罢就走开了，任亲王被狂怒折磨着。

亲王有一会儿完全气得发昏了。当他清醒过来后，为了想恢复他的体力，他又来到马厩，找到那个马夫，又向他要一辆马车，向他要一匹马。在得到他的既没有马车也没有马的双重回答后，亲王从马厩里一个仆人手里夺过一根驯马的鞭子，开始绕着院子追逐这个可怜的家伙，用力鞭打他，尽管他狂叫着为自己辩白。他最后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全身颤抖地回到他的住处，把他的一些最精美的瓷器打得粉碎，然后穿着靴子，带着马刺躺到床上，叫着：

“救人啊！”

第一一〇章

洗　　澡

在瓦尔万，开满花的柳树低垂着绿色的柳丝，把顶端的叶子浸在碧波里。在它们交叉着的难以通过的拱顶下面，有一条长而扁平的小船，上面有一些由蓝色的长帷帘挡住的绳梯。它是用作这些洗澡的狄安娜①们的庇护所的。在她们出水的地方，守候着二十个戴着羽饰的阿克泰翁②，他们在长满苔藓的发出香味的河岸上焦躁不安、满怀欲火地来回奔跑着。

但是狄安娜，甚至那个羞答答的穿着短披风的狄安娜，也不及年轻漂亮得象女神一样的王太弟夫人坚贞纯洁。因为女猎神尽管穿着精美的紧身衣，人们还是看到她那雪白滚圆的膝盖；尽管背着发出声响的箭筒，人们还是看得见她棕色的双肩。而现在王太弟夫人在她侍从女伴的胳膊中休息，一幅很长的纱巾在她身上绕了许多道，把她裹得严严的，这使得最冒失的人也不能接近她，最锐利的目光也穿透不了。

当她重新登上梯级时，在场的诗人们，二十个奔跑着的诗人，停了下来。只要涉及到王太弟夫人，人人都成了诗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叫道，王太弟夫人身上掉下来的不是水滴，而是真正的珍珠，它们滴到了幸运的河水里。

国王是这些诗歌和赞颂的中心，他强迫这些兴致勃勃的夸大其辞的人静下来，自己也走开了，怕的是冒犯了——即使是在丝巾

下面——女人的端庄和王妃的尊严。

场上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船上也寂静无声。只是从物体的移动上，从褶裥的起伏上，从帘帷的波动上，人们才能猜想出里面妇女们正在匆忙奔走着服侍她。

国王一面听着他的随从谈话，一面微微地笑着。不过人们从他的眼神中能够猜得到，他根本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

果然，一听到帘帷的圈环在帘杆上滑动的声音，它表示王太弟夫人已经穿好衣服，这个女神就要出来了。国王马上掉转身跑到河边，打手势招呼这些伺候和讨好的人到王太弟夫人身边来。

人们看到宫廷的年轻侍从手上牵着马奔跑着；人们看到停在树荫下的敞篷马车向帐篷驰来；还有一大群男仆、女仆、搬运夫。他们在主人们洗澡的时候远远地呆在一边，交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评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没有任何人记住这短暂的一天的事情，甚至这些波浪——它们是这些人物的镜子，谈话的回声——也没有记住。天主把这些作为证人的波浪推向了浩瀚的大海，就象他把这些演员投入到无始无终的历史中去一样。

这一大群人把河边挤得满满的，还不包括一群因为想看到国王和王妃而被吸引过来的农民在内。在头十来分钟里，所有这一大群人简直是乱糟糟的，就象人们能够想象到的那种欢腾喜悦、熙熙攘攘的场面。

国王跨下马来，所有廷臣也跟着下马。他把胳膊伸给王太弟夫人。王太弟夫人穿着一件华丽的骑马服，这件细羊毛织成的银丝镂花织物使它包着的优美的身材显得更为迷人。

---

① 狄安娜：见上册第64页注③。

② 阿克泰翁：罗马神话中的猎人。他无意中撞见狄安娜洗澡，狄安娜把他变成一只鹿，被他自己的猎狗所吞食。

她的乌黑发亮的头发还潮湿未干，把她洁白的颈项都沾湿了；她的美丽的眼睛里闪耀着欢悦和健康的光芒。她容光焕发，步履矫健，在一个年轻侍从在旁边给她撑着的绣花阳伞下面大口地吸着气。

没有比隐没在太阳伞的粉红色的阴影中的这两个面庞更温柔，更优雅，更富有诗意了：国王的雪白的牙齿在不断的微笑中显露出来；王太弟夫人的黑眼睛在闪光丝绸云母般光泽的衬托下，象两颗红宝石似地闪闪发亮。

王太弟夫人走到她的马旁，她的马是一匹出色的安达卢西亚①小走马，浑身雪白，没有一个斑点，可能稍微粗壮一点，但是头很灵巧好看，长尾巴一直拖到地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匹阿拉伯种和西班牙种的混种良马。由于亲王夫人变得懒洋洋的踏不上马镫，国王用胳膊把她抱起来，以致王太弟夫人的胳膊象一个滚烫的铁箍一样绕在国王的颈项上。

路易在抽出身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用嘴唇在她尚未松开的胳膊上轻轻地擦了一下。接着，亲王夫人向精于骑术的国王表示谢意。这时大家也一齐跨上了马。

国王和王太弟夫人退到一边，让敞篷马车、马厩总管和跟班们先过去。

许多骑马的人摆脱了礼仪的束缚，放松缰绳，冲到载着王太弟夫人侍从女伴的四轮马车的后面，她们活泼天真，就象围绕在狄安娜身边的女山神。这一群匆匆忙忙的人笑着，叫着，闹着，一下子消失了。

国王和王太弟夫人让他们的马一步步地慢慢走着。

在陛下和他弟媳妇亲王夫人身后，隔着一段出于尊敬而保持

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名。

的距离后面，一些严肃的、或者是一些希望呆在附近，让国王看得到的廷臣，他们控制住不耐烦的马，跟着国王和亲王夫人的骏马的步伐前进。他们津津有味地听着那些有才智的人的谈话，感到莫大的快乐和满足；那些有才智的人能用谦恭有礼的言词对他们最亲近的人极尽恶毒诽谤之能事。

亲王，这个可怜的缺席者，也同样是这些低声窃笑和冷嘲热讽的对象。

但是大家对德·吉什的命运却很同情，为他不平。必须承认，这种同情在这个场合是不合时宜的。

这时，国王和王太弟夫人已经骑了一会儿马，并且无数次地重复了那些使他们说话的廷臣要他们说的话。他们策马小跑起来，人们只听到这队骑兵沉重的马蹄声在森林深处的小路上回响着。

随着这些低声的交谈、这些象知心话一样的谈论、这些以一种秘密方式互相交换的话语而来的是一阵大声的喧闹。从驯马师一直到王爷们都兴高采烈，大家嘻嘻哈哈，笑语喧哗。人们看到栖在摆动着的橡树林的穹顶上的喜鹊和松鸦发出沙哑的聒噪声飞掉了；树林深处的布谷鸟停止了单调的哀鸣；燕子和山雀成群地飞走，那些黄鹿、麞子和其他的母鹿也都惊慌失措地跳着逃向荆棘丛中。

这一群人一路上散发着欢乐、喧嚣和光明，在他们未到城堡以前，人们已经听到他们特有的回声了。

国王和王太弟夫人进入城里，两人同时受到人群一致的欢呼。

王太弟夫人急忙去寻找王太弟，她本能地理解到把他丢在这次欢乐之外的时间太长了。

国王则去看望王后和王太后，他明白，由于他长时间离开，应该对她们，尤其对其中一位做些弥补。

但是王太弟夫人在王太弟那儿没有受到接待，人们回答他亲

王已经睡觉了。

国王没有碰见平常总是笑嘻嘻的玛丽-泰莱丝，却在走廊里遇到了奥地利安娜。她正在守候着他，看见他回来了，就迎上前去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她的房间里。

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或者不如说王太后对路易十四说了些什么，没有任何人知道。不过人们从这场谈话结束后路易十四出来时不快的脸色上，可以十分肯定地猜到它的内容。

可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明，也就是要把事情告诉读者。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以致使读者对这次会见的结果一无所知。

我们希望至少在下一章里能够让读者知道详细的内容。

第一一一章

捉　蝴　蝶

国王回到自己的住处，准备吩咐几件事，同时想让自己的头脑安静一下，忽然在梳妆台上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的笔迹好象是改写过的。

他打开来念道：

“快点来，我有上千件事情要跟您谈。”

国王和亲王夫人分手的时间并不很长，尽管他们从瓦尔万到枫丹白露这段路上已经谈了三千件事，现在又有上千件事要谈了。

因此这张含意模糊，来得突然的纸条使国王想得很多。

他急忙稍微打扮了一下，就去看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不想显得在等待他，和她所有的女伴们下楼到花园里去了。

当国王知道亲王夫人已经离开房间去散步后，他就把他能够找到的手下的随从贵族都召集来，邀请他们跟他一起到花园里去。

王太弟夫人正在一块周围种着天芥菜和染料木的大草坪上捉蝴蝶。

她背朝着千金榆栽成的林荫小径，眼睛望着那些最大胆最年轻的女伴在奔跑追逐，心里却在焦急地等待国王的到来。这个约会

是她提出来的。

沙地上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使她掉转身来。路易十四光着头，他用手杖打落了一只孔雀蝶，德·圣埃尼昂先生把它从草地上捡起来，它已经被打昏了。

“您瞧，夫人，”国王说，“我也来了，我来帮您捉。”

他走上前来。

“先生们，”他掉头朝那些跟在他后面的随从贵族说，“大家捉吧，要捉得和这些夫人们一样多。”

这是把大家打发走。

于是人们看到一个相当稀奇的场面：那些年老的廷臣、胖胖的廷臣，都跟在蝴蝶后面追逐着，跑得帽子也掉了，他们举着手杖向爱神木和染料木冲去，就好象它们是西班牙人一样。

国王把手伸给亲王夫人，和她一起选定一只长凳作为观看的中心，长凳上面有一个长满苔藓的屋顶，那样子有一点儿象由某一个缺乏自信的园丁造得相当粗糙的瑞士山区木屋。这个园丁在当时严肃的园艺风格中开创了这种别致而又新奇的风格。

这个长满旱金莲和蔷薇的风障盖住了一条没有靠背的长凳，使得这两个观看的人孤零零地呆在草地中央，看到各个方面，也被各个方面看到，但是他们讲话却不可能被人听到，因为走近他们想来听话的人不可能不被他们发现。

两个当事人在这个位置上坐下来。国王做了一个手势鼓励那些追扑蝴蝶的人继续追，接着，就象和亲王夫人在议论那只被一根金别针别在她的帽子上的蝴蝶那样说道：

“我们在这儿谈话不是很好吗？”

“是的，陛下，因为我需要您一个人听到我的话而同时又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们。”

“我也是一样，”路易说。

“我的条子教您吃惊了吧？”

“吓了一跳！不过我也正要跟您讲一些更重要的话。”

“噢！不，先等一等。您知不知道亲王把我关在门外了？”

“把您关在门外！为什么呢？”

“您还猜不到吗？”

“哎呀！夫人！这样说我们两人要讲的话都是同一回事了？”

“您那儿发生什么事了？”

“您愿意我先讲吗？”

“是的，我，我已经讲完了。”

“那该我来讲了。您知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母亲正在等我，她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

“哦！王太后！”亲王夫人不安地说，“事情严重了。”

“我也完全这样看。她是这样跟我说的……不过，请允许我先问您几句话好不好？”

“讲吧，陛下。”

“亲王在您面前从没有提到过我吗？”

“常常提到。”

“亲王在您的面前从没有提到过他的嫉妒吗？”

“噢！更是常常提到的。”

“对我？”

“不是，是对……”

“是的，我知道，是对德·白金汉，对德·吉什。”

“正是这样。”

“而现在，夫人，亲王竟会嫉妒起我来了。”

“您看！”亲王夫人调皮地笑着说。

“总之，我觉得，我们从没有什么能引起……”

“从没有，至少我是从没有……不过您怎么知道亲王嫉妒的？”

“我的母亲讲给我听了，她说亲王象个疯子一样闯进她的房间里，他发泄了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请原谅我……他说您……”

“讲下去，讲下去。”

“说您卖弄风情。看来亲王有些不公道。”

“您是非常公正的，陛下。”

“我母亲要他放心，但是他声称，人家老是要他放心，他再也不愿意这样了。”

“他别这么不安不是更好吗？”

“我正是这么说的。”

“请您承认，陛下，人是非常坏的。为什么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不能在一起讲讲话？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往来得亲密点儿就要遭到议论，遭到猜疑？总之，陛下，我们没有做坏事，我们也没有任何做坏事的念头。”

她看着国王，她的眼光是自负而又挑逗的，这种眼光能使最冷静和最明智的头脑燃起情欲的火焰。

“是的，这是真的，”国王叹气说。

“您要知道，陛下，假如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就不得不发作了。嗯！叫大家评评我们的行为举止，究竟规矩不规矩？”

“哦！肯定的，是合规矩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兴趣相同，我们就有可能做了坏事也不觉得，难道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吗？……对我来说，您不过是一个哥哥，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国王皱了皱眉头。她继续说下去：

“比如，您的手常常碰到我的手，可是并没有叫我产生那种战栗和激动的感觉，比如说，象情人那样的……”

“啊！够了，够了，我求求您！”国王极其痛苦地说，“您是残忍的，您要我的命了。”

“怎么啦?”

“总之,……您说得很清楚,您在我身边什么感觉也没有。”

“啊! 陛下……我没有这样说……我的感情……”

“昂利埃特……够了,我再一次要求您……假如您以为我象您一样冷漠无情,您就错了。”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

“这就是,”国王眼睛低下来叹口气说,“比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互相紧紧抓住手……我们交换着眼光……对不起,对不起……是的,您是有道理的,我懂得您想讲的是什么了。”

他把他的头埋在双手里。

“当心,陛下,”亲王夫人急忙说,“德·圣埃尼昂先生在瞧着您呢。”

“这是真的!”路易狂怒地叫起来,“没有一点自由的影子,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真诚……人家以为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却只是一个奸细……一个女朋友,却只是一个……妹妹。”

亲王夫人不开口了,她眼睛低下来。

“亲王是嫉妒的!”她喃喃地说,声调中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甜蜜和妩媚。

“啊!”国王突然叫起来,“您说得有理。”

“您看得很清楚,”她用一种使他的心都会燃烧起来的眼光看着他说,“您是自由的,别人是不会怀疑您的,别人也不会破坏您的家庭幸福的。”

“咳! 您还一点不知道,王后也是一个嫉妒的人。”

“玛丽-泰莱丝?”

“嫉妒得发疯了! 亲王的嫉妒就是从她那儿来的。她哭哭啼啼地向我母亲诉苦,她责备我们说,这一场澡我洗得太惬意了。”

“对我也是这样,”亲王夫人的眼光说。

“突然，在外面偷听她们谈话的亲王无意中被‘banos’这个字眼吸引住了，这个字眼是王后带着辛酸的味道说的，这就使他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他惊慌失措地走进来，加入她们的谈话，并且跟母亲吵得很厉害，以致她不得不避开他。因此您现在要跟一个嫉妒的丈夫打交道，而我也无法避免地要看那双眼肿起、两颊瘪进、嘴巴噘起的嫉妒的幽灵日日夜夜站在我的面前。”

“可怜的国王！”亲王夫人喃喃地说，同时让她的手轻轻地擦了一下路易的手。

他抓住了这只手。那些望着他们的人寻找蝴蝶的兴趣并不及寻找新闻大，他们非常想知道国王和亲王夫人谈话中的秘密。路易为了抓紧这只手又不使那些人怀疑，便把那只快死的蝴蝶放到他弟媳妇的跟前，两个人都斜着身子，好象在数这只昆虫翅膀上的上千个圆斑点或是金色的细粒。

不过两个人都没有讲话，他们的头发互相碰到，呼吸交融，两双滚烫的手握在一起。

五分钟就这样过去了。

第一一二章

捉蝴蝶时的收获

这两个年轻人有一会儿工夫都低着头，他们双双都在想着刚刚萌发的爱情。这种爱情在二十岁人的幻想中开放了这么多美丽的花朵。

昂利埃特夫人斜眼看着路易。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了解自己，也懂得别人。她看到路易内心深处的爱情，就象一个能干的潜水员看到大海深处的一颗珍珠一样。

她明白路易正在犹豫不决，要不就是在猜疑什么。必须激励这颗劲头不足或者说是胆小怕事的心。

“既然这样……”她打破了沉默，用试探的口气说。

“您想说什么？”国王等了一会儿问道。

“我想说的是必须重新回到我已经采取的决定上去。”

“什么决定？”

“我曾经向陛下禀陈过的。”

“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对亲王的嫉妒交换看法的那一天。”

“那一天您对我讲了什么？”国王不安地问道。

“您记不得了吗，陛下？”

“唉！如果这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总是很快会记起来的。”

“唉！这仅仅是一件对我痛苦的事，陛下，”昂利埃特夫人回答

说，"不过这是一件无法避免的痛苦的事。"

"我的天！"

"我准备承受这件痛苦的事。"

"到底是什么，您说说。"

"我离开！"

"哎哟！还是这个该死的决定？"

"陛下，请您相信我做这个决定绝不是没有经过和自己激烈斗争的……陛下，相信我，我必须回英国去。"

"啊，绝不能，绝不能，我不允许您离开法兰西！"国王叫起来。

"但是，"亲王夫人装出一副平静而略带悲伤的坚定的样子说，"但是，陛下，没有比这个更紧迫的了。再说，我相信这也是您母亲的意愿。"

"我母亲的意愿！"国王叫道，"唉！唉！亲爱的妹妹，您对我讲的话简直奇怪极了。"

"可是，"昂利埃特夫人微笑着回答说，"接受一位仁慈的母亲的意愿难道不是好事吗？"

"够了，我求求您，您使我的心都碎了！"

"我？"

"当然，您讲到离开是这么泰然自若……"

"我生来就注定是得不到幸福的，陛下，"亲王夫人悲伤地回答，"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看到我最珍贵的愿望受到违背。"

"您讲的是真话吗？您的离开是和您最珍贵的愿望相违背的吗？"

"即使我回答'是的'，陛下，您不同样是忍受了痛苦吗？"

"您真狠心！"

"当心，陛下，有人走近我们。"

国王向四周环顾了一下。

"没有，"他说。

然后他又重新对亲王夫人说：

"好啦，昂利埃特，不要用离开来对付亲王的嫉妒，您一离开，我要死的……"

昂利埃特轻轻地耸了耸肩膀，似乎说她不相信。

"就是这样，您一离开，我要死的，"路易回答说，"如果您不是老是想着离开，是不是您的想象……或者不如说您的心，一点都不使您想起什么吗？"

"我的天，您希望我的心要我想起什么？"

"您说说看，究竟怎样才能向一个人证明他的嫉妒是毫无道理的呢？"

"首先，陛下，不要给他任何嫉妒的理由。这就是说，只爱他一个人。"

"噢！我原来想听到更好的理由。"

"您想听到什么？"

"我想听到您简单地回答，要使这些嫉妒者放心，只要不暴露对他们嫉妒对象的感情就行了。"

"不暴露是困难的，陛下。"

"然而正是在战胜了这些困难以后才能获得幸福。至于我，我向您保证，假如必要，我要揭穿我的嫉妒者的谎言；我装着对待您象对待所有其他的女人一样。"

"这个方法不好，太软弱，"这个年轻的女人摇着她那迷人的脑袋说。

"您觉得一切都不好，亲爱的昂利埃特，"路易不高兴地说，"您把我提出的全都推翻了，那么您至少该拿出一点办法来。来，您找找看。我非常相信女人们的主意。轮到您出主意了。"

"那好，我找到一个办法，您愿意听吗，陛下？"

“您竟会这样问！您的话决定我的生死，而您还问我愿不愿意听！”

“好，这是我的看法。假如我的丈夫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想欺骗我，有一个特别能使我放心的方法。”

“什么方法？”

“首先是要看到他的心并不在这个女人身上。”

“是啊，这不正是我刚才跟您讲的吗？”

“就算是吧。不过为了更有把握些，我还要看到他的心放在另一个女人身上。”

“啊！我懂得您的意思了，”路易笑着回答说，“不过，告诉我，亲爱的昂利埃特……”

“什么事？”

“就算这个方法很巧妙，却不太厚道。”

“为什么？”

“在消除这个嫉妒者对精神上创伤的畏惧的同时，您在他心里又加上了一种担心。他不再害怕了，这是事实，但他感到了痛苦。这对我来说似乎更坏。”

“同意，不过，至少他不会突然袭击，他不会怀疑真正的敌人，他不会妨碍爱情。他集中他的全部精力，他的精力在那儿既不会损害任何东西，也不会损害任何人。总而言之，陛下，我的办法，我看到您表示反对很惊奇，我承认，这个办法会使嫉妒者不幸，这是事实，但却能给情人带来幸福。不过，我请问您，陛下，大概除了您以外，谁会去考虑同情这些嫉妒的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一些忧郁的动物，他们不管有没有理由，一天到晚总是愁眉不展？去掉这个理由，您也消除不了他们的苦恼。这个毛病存在于幻想里，象所有的想象出来的病那样，是无法医治的。您瞧，说到这个使我想起来，最亲爱的陛下，我可怜的医生达韦莱的一句名言——他是一个

既有学问而又风趣的医生，假如不是我的哥哥离不了他，现在他很可能在我身边——‘当您经受两种痛苦时，’他对我说，‘您可以选择折磨您较轻的一种。我把这种痛苦留给您，因为肯定没错。这种痛苦对我极其有用，为了我能够从您身上清除另外一种痛苦。’”

“说得好，分析得好，亲爱的昂利埃特，”国王微笑着回答。

“啊呀！在伦敦我们有的是聪明人，陛下。”

“而且这些聪明人培养出了可爱的学生；这个达莱，达尔莱……您怎么称呼他的？”

“达韦莱。”

“那好，为了他的格言，从明天起我叫人给他年金。您，昂利埃特，就开始选择您痛苦中较小的，我请求您。您不回答，您笑了。我猜到了，您较小的痛苦就是留在法国，对不对？我把这个痛苦留给您，而且，为了开始治疗另一个痛苦，我从今天起要为使我们不得安宁的男的和女的嫉妒者，胡乱找一个可以让他们放心的理由。”

“嘘！这一次真的有人来了，”王太弟夫人说。

她弯腰去摘取茂密的草地上的一株长春花。

真的有人来了，因为突然从小山丘上冲下一群年轻的女人，后面跟着一些年轻的贵族。她们蜂拥而来的原因是由于一只绚丽的葡萄园里的天蛾蝶，它的两只前翅象灰林鸮的羽毛，两只后翅仿佛玫瑰花的叶子。

这个伟大的被猎获的战利品落在德·托内-夏朗特小姐的网兜里，她自豪地拿给她的竞争者们看，这些追逐者的本领都不及她好。

这个狩猎的女后在离国王和昂利埃特夫人坐的凳子约二十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背靠着一株缠绕着常春藤的高大的橡树，把这只蝴蝶用别针别在她手里的一根长藤杖上。

德·托内-夏朗特小姐长得非常美丽，因此这些男人们借口祝贺她的机灵，离开了另外一些女人，走过来挤在她的四周，围成一个圈子。

国王和亲王夫人暗暗地看着这个场面，就好象年岁较大的旁观者在观看儿童们做游戏。

"他们在那儿玩，"国王说。

"玩得非常高兴，陛下。我总是看到在人们嬉戏的地方都少不了青春和美。"

"您看德·托内-夏朗特小姐怎么样，昂利埃特？"国王问。

"我说她的头发稍许黄了点儿，"亲王夫人回答，她一下子就提到了未来的德·蒙泰斯庞夫人唯一可能引起别人指责的缺点，未来的德·蒙泰斯庞夫人的美丽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可能稍许黄了点儿，不过尽管如此，我觉得她还是很美。"

"这是您的意见吗？"

"是呀。"

"那么，这也是我的意见。"

"而且是深受大家欢迎的，您看。"

"嗯！说到这一点，的确如此：这些恋人们在围着她转。假如我们不是捉蝴蝶，而是在捉恋人。您会看到，在她的四周，我们会得到辉煌的战果。"

"喂，昂利埃特，假如国王加入到这些恋人中去，把他的眼光落到她身上，人家会怎么说呢？人家还会在那儿嫉妒吗？"

"哦！陛下，德·托内-夏朗特小姐是一味灵验的药物，"亲王夫人叹息着说，"她能治愈男人的嫉妒，这是真的；不过她也完全有可能引起一个女人的嫉妒。"

"昂利埃特！昂利埃特！"路易叫起来，"您的话叫我心里充满喜悦，对！对！您有道理。德·托内-夏朗特小姐被用来做掩护未免过

分漂亮了。"

"国王的外套①，"昂利埃特夫人笑着说，"国王的外套应该是漂亮的。"

"您劝我这样做么？"路易问。

"啊！我，叫我怎么对您说呢？除非是说劝您这样做就是给您反对我的武器。劝您为了一个女主人公假装爱一个比她——您声称是真正爱她的人——更漂亮的女人，这不是发疯就是狂妄。"

国王用他的手摸索亲王夫人的手，用他的眼睛寻觅她的眼睛，然后结结巴巴地讲了几个字，讲得这么温柔，同时声音又这么低，使得应该听到一切的历史学家什么也没有听到。

然后，声音又高起来：

"那么，"他说，"您自己为我选择能医好我们的嫉妒者的女人吧！在这个人身上，我将给她我的全部关心，我的全部注意力，我从工作中抽出来的全部时间；对这个人，昂利埃特，我要献上我为您摘下的花，以及您使我产生的柔情蜜意；对这个人，我将把我不敢投给您的、会把您从冷漠中唤醒的眼光投给她。不过，要好好地选择这个人，我生怕在要想念她的时候，生怕在向她献上我亲手采摘的玫瑰花的时候，我却发现被您征服了，而眼睛、手、嘴唇立刻转向了您，不管整个宇宙都会猜到我心中的秘密。"

这些话一从国王口中说出，就象一阵爱的波涛，冲得亲王夫人脸红心跳。她感到幸福、骄傲、陶醉；她找不到任何话来回答，她的骄傲和对被男性追求的渴望得到了满足。

"我会失败的，"她抬起她美丽的眼睛说，"但并不是由于您向我要求的这个，而是因为您要在另一个女神的祭台上烧的香。唉！陛下，我也是一个嫉妒的女人，我希望这些香属于我一个人，我不

① 此处"外套"和上一句话中的"掩护"在法文中为同一个词：manteau。

愿分给别人，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好吧，陛下，我将在陛下的同意下，选择在我看来最不大会使陛下分心的人，能让我完整无损的形象留在您的心灵中。”

“好极了，”国王说，“您的心一点不坏，否则我就要因为您对我的威胁发抖了。我们在这一方面都是很谨慎的。不论在您的周围还是在我的周围，都很不容易遇到一个使人讨厌的面孔。”

在国王讲这些话的时候，亲王夫人已经站了起来，眼睛环顾了整个草地，她仔细地悄悄察看以后，把国王喊到身边来。

“啊，陛下，”她说，“您有没有看见小山坡上，靠着那丛绣球花旁边，那个落在后面的漂亮的女人？——她孤零零的，低着头，垂着膀子，象丧魂落魄的人一样，走在她践踏的花草上想着心事。”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国王说。

“是的。”

“噢！”

“她不中您的意吗，陛下？”

“可是您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她太瘦了，瘦得几乎只剩骨头架子啦！”

“那么！我胖吗，我？”

“不过她太多愁了，好象要愁死了。”

“这跟我的对照倒很鲜明，人家就指责我过于嘻嘻哈哈。”

“但是她是个跛子。”

“您以为是吗？”

“肯定是的，不信您看，她让大家先走过去就是怕她的缺陷被人家发现。”

“嗯，她没有达芙内① 跑得快，无法躲过阿波罗。”

---

① 达芙内：希腊神话中化为月桂树的女神。

“昂利埃特！昂利埃特！”国王不高兴地说，“您恰恰给我挑了您最差的一个侍从女伴。”

“是的，但是她终究是我的一个侍从女伴，请记住这一点。”

“那当然，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为了拜访这个新的女神，您不可避免地要到我这儿来，礼仪不允许您单独地和这个女神保持爱情关系，您将被迫在我的圈子里看到她，和她谈话时也得和我谈话。总之，我的意思是：这样一来那些嫉妒的人假如再认为您到我这儿来是为了我，他们就理亏了，既然您是为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到我这儿来的。”

“她是跛子。”

“只有一点点跛。”

“她从不张口。”

“但她张口时就露出一口动人的牙齿。”

“她瘦得可以给骨学家做模型了。”

“您的宠爱会使她胖起来的。”

“昂利埃特！”

“总之，您把您的情人交给我了？”

“哎呀！好吧。”

“那好，这就是我的选择，我为您指定的，请接受它吧。”

“哦！我连一个复仇女神也会接受，只要是您指定的。”

“拉瓦利埃尔温柔得象一头羔羊，当您对她说明您爱她时，您永远不必担心她会违拗您。”

亲王夫人说着笑了起来。

“噢！您不怕我在这方面对她说得太多，对不对？”

“这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

“好吧。

“那么，这是谈妥的协定了？”

“说定了。”

“您将对我保持一种兄长般的友谊，象兄长一样经常陪伴我，又保持一种国王的殷勤，对不对？”

“我对您将保持一颗心，这颗心已经习惯于只按照您的命令跳动。”

“那么，您看用这个方法未来是不是可靠？”

“我希望是这样。”

“您的母亲不会再把我看作敌人了吧？”

“是的。”

“玛丽-泰莱丝不会再在亲王面前用西班牙语讲话了吧？亲王最不喜欢用外国话进行的秘密会谈，因为他总认为人家是在捉弄他。”

“哦！他错了吗？”国王温柔地咕哝着。

“最后，”亲王夫人说，“人们是不是还要指责国王有一些不正当的感情？可是实际上我们除了一些纯粹是内心的同情以外，相互之间不是什么也没有表示过吗？”

“是的，是的，”国王结结巴巴地说，“不过人们还是会讲另外一些东西的。”

“人们会讲什么呢，陛下？说真的，我们是不是永远得不到安宁了？”

“人们会说，”国王接着说道，“我的鉴赏力太差；但是为了您的安宁我的自尊心又算得了什么？”

“陛下，您是不是说，为了我的荣誉，为了我家庭的荣誉。而且，请相信我，千万别急着由于拉瓦利埃尔而恼火；她是跛子，这是事实，但她不缺乏某些见解。而且，国王能点铁成金。”

“总之，夫人，有一点您要肯定，这就是我还是感谢您的；为了使您留在法国，您可能使我付出更大的代价。”

"陛下，有人到我们这儿来了。"

"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

"什么话？"

"您是谨慎而又明智的，陛下，在这儿您就要靠您的全部谨慎小心和您的全部聪明智慧了。"

"啊！"路易笑着叫道，"从今晚起我就来扮演我的角色，您会看到我是否有演好牧羊人① 的才能。我们在吃了下午点心后要到森林里做一次长时间的散步，然后我们要吃晚饭，在晚上十点钟还要跳芭蕾舞。"

"我完全知道。"

"看吧，今晚我的火焰② 就要放射得比烟火还要高，照得比我们的朋友柯尔培尔的灯笼还要亮，它的光芒要把王太后、王后和亲王的眼睛都刺痛。"

"当心！陛下，当心！"

"唉！我的天，我做了些什么呀？"

"现在我又要重新回到我刚才称赞您的话了……您是谨慎的！您是明智的！我不是讲了吗……但是您却要用这种讨厌的荒唐的想法来开头！一种热情能象火把一样一下子点得这么亮吗？一个象您这样的国王，是不是不需要任何准备就可以立刻拜倒在拉瓦利埃尔这样的一个女孩的脚下呢？"

"啊！昂利埃特！昂利埃特！昂利埃特！这一下我可逮住您啦！我们还没有开始行动，您就来抢劫我了！"

"不是的，我不过是提醒您头脑要冷静一点，逐渐点燃您的火

① 法文原文 berger 有牧羊人、恋人等含义，此处系双关。

② 法文原文 flamme 有火焰、爱情等含义，此处系双关。

焰，而不要一下子突然烧起来。朱庇特是先打雷闪电再烧毁宫殿的，一切事情都有它的开端。要是您这样激动，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您是真的钟情，相反，会以为您是发疯了。至少人们是会对您产生猜疑的。人有时并不象看上去那样笨。”

国王不得不承认亲王夫人既是一个智慧的天神又是一个精明的魔鬼。

他弯了弯腰。

“那好吧，”他说，“我再好好思考一下我的行动计划。这些将军们，比如说我的堂兄德·孔代，在移动他们作战地图上的人们叫做军队的棋子时，哪怕仅仅移动一颗，也会面孔发白。我，我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您知道爱情国①的地图上各类区域是划分得很细致的。因此，我在踏上‘爱情在望’的道路之前，要在‘殷勤村’和‘情书庄’停留。路线已经全都划定，您是知道的，而这个可怜的斯居代里小姐②绝不会原谅我如此兼程前进的。”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吧。陛下，此刻您为我们就要分手高兴吗？”

“唉！必须如此，因为，瞧，是人家把我们分开的。”

“噢！”昂利埃特夫人说，“真的，您看人家把德·托内-夏朗特小姐的天蛾蝶给我们拿来了，大模大样的神气象犬猎队长一样。”

“那么就说定了：今晚散步的时候，我溜到森林里去找拉瓦利埃尔而不对您……”

“我要支开她，这事我负责。”

“很好！我到她同伴中间去接近她，射出第一支箭。”

---

① 爱情国：十七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地方。

② 斯居代里小姐(1607—1701)：法国女作家。她虚构了爱情国中很多情况。

“放机灵点，”亲王夫人笑着说，“胆大一些！”

说完后亲王夫人就向国王告辞，去迎接那欢乐的队伍。他们神色庄重地跑过来，每张嘴都唱着狩猎的凯歌。

第一一三章

四　季　舞

吃过点心之后，近五点钟光景，国王走进他的书房，几个裁缝正在那儿等候他。

必须最后试一下这套出色的春之神的服装，这套服装让宫廷画师和装饰师运用了这么多想象力，动了这么多脑筋。

至于芭蕾舞，所有参加的人都已熟悉自己的步伐，能够配合演出了。国王决心叫大家吃惊一下，因此，他一结束会议回到自己房间后，就把两个司仪——维尔鲁瓦和圣埃尼昂召来。

两个人回禀他说，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他的命令。不过，发布命令，一定要选择一个晴天和一个宜人的夜晚。

国王推开窗子，夕阳的余辉象金色的粉末，透过树木的枝桠，落在地平线上。月亮已经出现在天空，白得象雪一般。

绿色的水面上没有一丝波纹；天鹅的头埋在并拢的翼翅下休息，好象一些下了锚的小舟，似乎在暖和的空气、清凉的水和令人心醉的夜晚的宁静中融化了。

国王看了这些景象，观察了这一动人的画面以后，就发出了德·维尔鲁瓦和德·圣埃尼昂先生所等待的命令。

为了这一命令能执行得庄严隆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必须问清楚，路易十四向这两位大臣提了出来。

问题只有五个字：

"你们有钱吗?"

"陛下,"圣埃尼昂回答道,"我们和柯尔培尔先生已经谈妥了。"

"噢!太好了。"

"是的,陛下,柯尔培尔先生说一旦陛下表明要实现他所提出的舞会计划,他马上就到您身边来。"

"那就叫他来好了。"

就好象柯尔培尔为了及时了解谈话内容在门外听着似的,国王在两个廷臣面前一提到他的名字,他就走进来了。

"啊!太好了,柯尔培尔先生,"陛下说道,"先生们,你们回去吧!"

圣埃尼昂和维尔鲁瓦告辞了。

国王在窗口一只扶手椅上坐下。

"今晚我要跳芭蕾舞,柯尔培尔先生,"他说。

"那么,陛下,明天我付帐好不好?"

"为什么明天呢?"

"我答应过那些供货的商人在芭蕾舞会举行过以后的第二天来结清他们的帐目。"

"好的,柯尔培尔先生,您已经答应了,就付给他们吧。"

"很好,陛下,不过为了支付,正如德·莱斯弟吉埃尔① 先生说的那样,'得有钱'!"

"怎么!富凯先生答应的四百万难道还没有送来?我忘记问您这笔帐了。"

"陛下,它们已经在说定的日期送到陛下这儿来了。"

"那怎么了呢?"

---

① 德·莱斯弟吉埃尔(1543—1626):一六二一年,路易十三封他为陆军统帅。

“是这样，陛下，彩色玻璃，烟火，小提琴手，厨师，在一个星期里已经把四百万花完了。”

“全部花完了？”

“连最后一个铜子儿都花掉了。每次陛下下令把大水池四周的灯都点起来时，烧去的油就象一盆盆水一样。”

“好了，好了，柯尔培尔先生，总之，您不再有钱了？”

“啊！我不再有了，可是富凯先生有。”

柯尔培尔先生的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您这是什么意思？”国王问。

“陛下，我们已经让富凯先生拿出六百万了。他非常乐意地拿出来了，因此如果还有需要，他也不会不再另外拿出来。今天我们需要，因此他必须再拿出来。”

国王皱了皱眉头。

“柯尔培尔先生，”他在称呼这个管钱人的名字时加重了语气，“这决不是我想采取的方法；我不希望对一个为我服务的人使用强迫的方法使他为难，妨碍他的服务。富凯先生一星期之内拿出了六百万，这是一笔大数目了。”

柯尔培尔脸色发白了。

“不过，”他说，“陛下有一段时间没有讲这种话了，比如说，当美丽岛消息传来的时候。”

“您说的是对的，柯尔培尔先生。”

“可是，从那时以来，什么都没有变化啊。”

“在我的思想里，先生，一切都变了。”

“怎么，陛下，陛下不再相信那些企图了？”

“我的事情我自己管，财政总管先生，而且我已经跟您讲了，我自己来处理这些事。”

“这样的话，看来我要倒霉了，”柯尔培尔由于愤怒，也由于害

怕，全身发起抖来了，“我要失去国王的宠爱了。”

“决不是这样，相反，您对我来说是非常可爱的。”

“唉！陛下，”这个大臣为了迎合路易的自尊心带着一种装出来的粗鲁和狡猾的态度说，“假如一个人不再有用，对陛下来说，又有什么可爱呢？”

“我留着一个更好的机会让您服务，相信我，您的服务只会更有价值。”

“这样说陛下在这方面的打算是……”

“您需要钱，柯尔培尔先生？”

“需要七十万利弗尔，陛下。”

“您从我私人金库中去拿。”

柯尔培尔躬身致敬。

“还有，”路易又补充说，“在我看来，尽管您很节约，以这一笔小数目来满足我的各项开支是困难的，我来给您签一张三百万的借据。”

国王拿起一支羽笔很快地签了字，然后把条子交给柯尔培尔。

“放心吧，”他说，“我采用的计划是一个国王的计划，柯尔培尔先生。”

年轻的国王带着他懂得应该在这个情况下表现的十足的威严，讲了这句话后，打发走柯尔培尔，以便接见裁缝们。

国王发出的命令整个枫丹白露都知道了，大家已经晓得国王在试穿他的新装，芭蕾舞会就要在晚上举行。

这个消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开了。在它所到之处，所有卖弄风情的人，所有的欲望，所有的疯狂的野心都受到了鼓舞。

就在这同一时刻，象中了魔法似的，所有会拿一根针的人，所有懂得区别一件紧身上衣和一条短裤的人，就象莫里哀所说的，都

被召集起来做帮手，帮助那些风雅的男人和那些夫人们。

国王在九点钟装扮完毕。他出现在他的装饰着绿叶和花朵的四轮敞篷马车里。

太后和王后已经在一个华丽的看台上就座。这个看台安置在水池边一座极其漂亮的舞台上。

在五个小时内，木工们就把舞台上应该镶嵌的各部分拼装好了；挂毯工人挂好了他们的壁毯，摆好了椅座。就象有一根魔杖指挥似的，无数双手在乐声中互相帮助、有条不紊地在这块地方建立起这座建筑物。与此同时，烟火工人已经点燃了数不清的蜡烛，把戏台和池塘四周照得通明。

由于天空万里无云，繁星点点，由于大树林里一丝风也没有，就好象天公也顺从了国王兴致似的，人们就让舞台的背景处在露天下。因此人们把舞台前景后面的布满星星的美丽的天空，被燃烧着的烛光照得雪亮的水面，以及有着圆形树顶的大片树林的淡蓝色的轮廓当成了舞台的背景。

当国王出现时，整个场地都已坐满了，一片珠光宝气，乍一看简直分不清任何人的面孔。

对刚才闭上眼睛又张开的人来说，当眼睛渐渐地习惯了这种光芒之后，这些世间少有的美人就象夜晚天空中的明星一样，一个又一个地现出来了。

舞台上出现一片小树林，几个农牧神① 提起他们分叉的蹄子跳来跳去；一个林中仙女出现了，她挑逗他们来追逐她；另一些女仙又来和她会合，保护她。双方一面争吵，一面跳舞。

突然，春之神和他的全部随从出场了，应该由他来恢复秩序和和平。

---

① 农牧神：罗马神话中管畜牧的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

所有的成员，神话中的低级神仙带着他们的象征标志都急急忙忙地跟着他们和蔼可亲的君王。

其他几个季节的神是春之神的同盟者，他们分别来到他的身旁，组成一个四对舞的舞组，根据歌词的激昂或低沉开始跳起舞来。双簧管、长笛和提琴等乐器奏出的乐声描绘出一派田野上的欢乐气氛。

国王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出场了。

他穿着一件绣花的紧身上衣，它非但不显得沉重，反而更衬托出他身材的苗条和匀称，他的小腿是宫廷中最优美的小腿之一，在肉色的丝袜中更显得出色；丝袜的丝是这么纤细、这么透明，使得人家以为他没有穿袜子。

一双最迷人的淡紫色缎鞋，用带着花朵和叶子的丝带结扎住他小巧的脚。

上半身和下部也协调一致：漂亮的波动的头发，发亮的蓝眼睛，更衬托出他脸上容光焕发；这双美丽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一张双唇诱人的口正张开着对大家微笑。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君王。人们在今晚有理由称他为爱神之王。

在他的步伐里稍许带着一点儿天神的威严，他进场时没有跳舞，他象是在飞翔。

这样的入场赢得了极为成功的效果。突然，人们发现德·圣埃尼昂伯爵正竭力想走到国王或亲王夫人身边来。

亲王夫人穿着一件半透明的长连衣裙，又轻又薄，好象是那些灵巧的马利纳① 姑娘织的最纤细的发网；她的膝盖有时从宽大的长裙下面隐隐约约地露了出来，娇小的脚上穿着丝袜。她喜气洋洋地由酒神的女祭司陪伴着走上前来，已经到达了指定她跳舞的

---

① 马利纳：比利时城市，以纺织及花边织物等著名。

位置。

鼓掌的时间是这么长，使得伯爵有足够的时间会见保持着一只脚尖点地的舞姿的国王。

“什么事情，圣埃尼昂？”春之神问道。

“我的天哪！陛下，”这个大臣面色苍白地回答道，“有一件事陛下没有想到，就是果神舞的问题。”

“哪里，它已经被删掉了。”

“没有，陛下。陛下根本没有下过这个命令，乐曲的这一段还保留着。”

“这可真讨厌！”国王咕哝道，“既然德·吉什先生缺席，这一段舞一定不能照跳，必须把它删掉。”

“哎哟，陛下，有一刻钟的音乐却没有人跳舞，这个冷场可要把整个芭蕾舞断送了。”

“但是，伯爵，那么……”

“唉！陛下，最糟糕的事不在这儿，因为，假如必要的话，乐队毕竟还可以勉勉强强把这一段删掉，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德·吉什先生在这儿。”

“在这儿？”国王皱着眉头说，“在这儿？……您肯定吗？……”

“一身跳芭蕾舞的打扮，陛下。”

国王感到血涌到脸上来。

“您可能搞错了，”他说。

“只要陛下能朝右边看一看，伯爵就在那儿等着。”

路易急忙掉过头去，果然，在右边，德·吉什穿着凡尔蒂纳的漂亮的服装，光彩夺目，正在等着国王看到他对他讲话。

要叙述国王的诧异，叙述正在化装室里坐立不安的亲王的惊愕，叙述场上人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骚动，叙述亲王夫人一看到

她原定在这场芭蕾舞中的搭档时的那种极端的震惊，这是那些更有才能的人的事情，我们只有留给他们去做。

国王目瞪口呆地看着伯爵。

伯爵走上前来，恭敬地弯下身子说道：

“陛下，您的最谦卑的仆人今天来为您服务，就象他当年参加战斗一样。少了这一场果神舞，王上就失去了这场芭蕾舞最优美的场面。我不愿意因为我使得国王的美丽、灵敏和优雅遭到莫大的损害，因此我离开了我的佃农们来帮助我的君王。”

这些话每个字都说得是这么得体，落到路易十四耳朵里是这么悦耳，这么动人。对方谄媚的话使得他快乐，就象对方的勇气使得他吃惊一样。他只是回答说：

“我没有叫您回来啊，伯爵。”

“确实是的，陛下，但是陛下并没有叫我留在那儿啊。”

国王感到时间在流逝，这个场面延长下去会把一切都搞乱，只要有一个阴影就可能把这个画面无可挽回地弄糟。

特别是国王刚刚从亲王夫人的如此动人的眼光里得到了新的启示，他心头全是美好的想法。

昂利埃特的眼光告诉了他：

“既然人家嫉妒您，您就分散这些怀疑：怀疑两个对手就等于一个也不怀疑。”

亲王夫人这种巧妙的牵制方法占了上风。

国王朝德·吉什微笑了一下。

德·吉什对亲王夫人这种无声的语言一个字也不懂，只是他清楚地看到她假装看也不看他。他把他得到的恩典归功于亲王夫人的好心。国王对大家都表示感谢。

只有亲王一个人不明白。

芭蕾舞开始了，真是光彩夺目，富丽堂皇。

当小提琴热情奔放的琴声使这些出色的跳舞的人跳起来时；当一本正经的笑剧演员演出的朴素自然的哑剧——由于表演的手法更加显得朴素自然——达到胜利的顶点时，大厅几乎被掌声震得要塌下来了。

德·吉什光芒四射象个太阳，不过象个甘愿扮演二等角色的阿谀奉承的太阳。

他并不重视这次成功，因为亲王夫人对他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示，他一心想着要勇敢地获得亲王夫人的公开显示的宠爱。

她连一眼也没有看他。

渐渐地，他的快乐，他的光彩全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痛苦和焦虑，使得他两腿发软，双臂沉重，头脑麻木。

国王从这时起才真正是四对舞跳得最好的人。

他斜视了他失败的对手一眼。

德·吉什甚至不再奉迎了。他跳得很糟糕，没有人恭维他，不久他就根本不再跳了。

国王和亲王夫人得到了胜利。

第一一四章

枫丹白露园林中的仙女们

国王停下来片刻享受他的胜利。这种胜利，我们已经说过，是十分完美的。

接着他转过身来朝着亲王夫人，为了也对她表示一下他的赞美。

年轻人的恋爱可能比成年人带着更多的冲动，更多的活力，更多的激情。不过他们同时也有着和他们青春活力相适应的其他各种发展着的感情。因此，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的自尊心和爱情总是相等的。这后一种感情，被平衡的规律所战胜，永远不能达到三十至三十五岁男人或女人得到的那种完美的程度。

因此，路易想到了亲王夫人，不过是在充分想过了自己之后；而亲王夫人更多的是想自己，可能丝毫也没有想到过国王。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王室的爱情和自尊心中间的牺牲者，就是德·吉什。

因此大家都能同时看到这位可怜的绅士的激动和沮丧，更何况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胳膊下垂，搭拉着脑袋，两眼无神，他的这种沮丧就更引人注目了。在风度和举止问题上，人们通常是不会为他担心的。

因此德·吉什的失败，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在耍弄奉承的手段。

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属于宫廷中眼光敏锐的人——也注意到他面色苍白和动作迟钝，这种苍白和迟钝是他不能装假也不能隐瞒的。他们有理由断定德·吉什并不是在玩弄什么阿谀奉迎的把戏。

这些痛苦，这些成功，这些议论，全被掌声掩盖、混合而消失了。

但是，当太后和王后表示了她们的满意，观众表示了他们的热情以后，在国王到化装室去换服装，同时轮到亲王按照他的习惯扮成一个女人去跳舞的时候，德·吉什走到亲王夫人身边。——她坐在后台，在等待第二次上场。她让自己一个人在人群中独自呆在一边，好象在预先思量她的舞蹈会产生什么影响。

大家懂得，由于全神贯注在思考，她一点看不到，或者装作没有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

德·吉什发现亲王夫人呆在一幅灌林丛布景旁边，就走到她身旁去。

她的两个穿着树精衣服的侍从女伴看见德·吉什走过来，出于礼貌避开了。

德·吉什于是走到圈子中间，向亲王夫人殿下躬身致敬。

可是亲王夫人殿下不知是看到还是没有看到他致敬，连头都没有转一下。

不幸的人周身的血管都感到一阵战栗，他绝未料到会遭到这样彻底的冷淡的对待；因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因此他也从来没有猜想过什么。

他看到他的致敬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就又走前一步，用一种努力想平静而又不能平静的声音说道：

“我荣幸地向王太弟夫人表示我微薄的敬意。”

这一次亲王夫人总算开恩，眼睛无精打采地朝着伯爵转过来。

“哦！德·吉什先生，”她说，“原来是您，您好！”

说完她又转过头去。

伯爵几乎无法忍耐了。

“亲王夫人殿下刚才舞跳得妙极了，”他说。

“您觉得是这样吗？”亲王夫人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人物的性格完全和夫人殿下一样。”

亲王夫人的头完全掉过来了，眼睛发亮，盯住德·吉什。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说。

“就是这个意思。”

“您解释一下。”

“您扮演了一个女神：美丽、傲慢而又轻率，”他说。

“您指的是波莫纳，伯爵先生？”

“我指的是殿下扮演的女神。”

亲王夫人有一刻工夫紧抿着双唇一动不动。

“不过，您自己，先生，”她说，“您不也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吗？”

“噢！我，夫人，我属于那种人家根本不会注意的人，或者属于那种人家偶然注意而又忘了的人。”

说完这话，随之而来的是一声能使生命之弦颤抖的深沉的叹息，他的心充满了痛苦，急速地跳动，脑子发胀，目光游移。他鞠了一躬，喘着气退到了灌木丛布景后面去。

王太弟夫人轻轻地耸了耸肩膀，作为全部回答。

由于她的侍从女伴，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这次秘密会谈时识趣地避开了，她用眼光把她们叫回来。

这是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和德·蒙塔莱小姐。

这两个人在王太弟夫人示意下，赶快走了过来。

“你们听到了吗，小姐们？”亲王夫人问。

"听到什么，夫人？"

"德·吉什伯爵先生讲的话。"

"没有听到。"

"真是，这是明显的事，"亲王夫人以一种怜悯的语气继续说，"流放使可怜的德·吉什先生的精神多疲乏啊。"

接着又提高声调，故意让这个不幸的人听到下面一句话：

"首先他跳得不好，"她又说，"随后他又讲了些无聊的话。"

说完，她站起来，一面哼着歌曲，一面去跳舞了。

德·吉什全听到了。这句挖苦话刺到他的心底，使他的心都碎了。

他于是不顾因他的愤怒会破坏整个舞会的安排，他逃走了，把他的凡尔蒂纳的漂亮的衣服撕得粉碎，一路上撒着葡萄藤、桑葚、扁桃树叶以及他所扮演的神仙身上的各种人工装饰物。

一刻钟以后，他又回到舞台上来。显而易见，只有非常特殊的理由才能使他回来，也许是他的心不得安宁，或者甚至是他离不开这个叫他心碎的人。

王太弟夫人结束了她的舞蹈。

她看到他，但是不朝他看。而他，怒气冲冲，象发疯似的。当她在她的一些仙女的簇拥下，后面还跟着一百来个奉承讨好的人走过的时候，他也掉转身背朝着她。

就在这时，舞台的另一头，靠池塘附近，一个女人坐在那儿，眼睛朝着舞台的一个窗户出神。

从这个窗户里漏出大量亮光来。

这个窗户是国王化装室的窗户。

德·吉什离开了舞台，去寻找他极其需要的空气，他从这个女人身旁经过，并且向她致敬。

她看见这个年轻人，慌忙站起身来，象从她自己想隐瞒的思想

中惊醒过来似的。

德·吉什认出了她。他停下来。

“晚安，小姐！”他急忙说。

“晚安，伯爵先生！”

“啊！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德·吉什接着又说，“遇到您我有多么高兴！”

“我也一样，伯爵先生，我很幸运有这个巧遇，”这个年轻的女人说着移动身子想离开。

“啊！不！不！请不要避开我，”德·吉什朝她伸出双手说，“因为这样您就违背了您刚才讲的好话。留下来，我请求您。今晚天气实在太好了，您躲开了喧闹，您！您喜欢一个人呆在一边，您！噢，是的，我懂得这点，有感情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人们决不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女人由于远离一群旋转着的喧闹的快乐的人群而感到惆怅的。啊！小姐！小姐！”

“您是怎么了，伯爵先生？”拉瓦利埃尔带着某种惊恐不安问道，“您看上去很激动。”

“我？不，没有。”

“那么，德·吉什先生，请允许我在这儿向您表示我一直打算的一有机会就向您表示的谢意。我知道是您的保荐我才被亲王夫人接受做侍从女伴的。”

“哦！是的，确实如此，我记得是这样，我也为此感到庆幸，小姐。您爱上某一个人了吗，您？”

“我？”

“哦！对不起，我不知我讲了些什么，一千个对不起。亲王夫人说得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这次突然的放逐完全把我的头脑搞昏了。”

“不过，国王已经很好地接待您了，我觉得是这样，伯爵先生？”

"您看到了吗？……很好地接待……可能……是的……"

"肯定是的，很好地接待。因为，总之，您回来没有得到他的许可吧？"

"这是真的，我相信您是对的，小姐。不过您在这儿一次也没有见到布拉热洛纳子爵先生吗？"

拉瓦利埃尔听到这个名字不禁一阵哆嗦。

"您为什么问这个？"她问道。

"啊！我的天！我又使您不痛快了？"德·吉什说，"如果这样，我真是非常不幸，非常值得怜悯！"

"是的，非常不幸，非常值得怜悯，德·吉什先生，因为您看上去痛苦得厉害。"

"啊！小姐，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忠实的姐妹，一个真正的朋友啊！"

"您有一些朋友，德·吉什先生，您刚才提到的布拉热洛纳子爵先生，依我看就是您一个好朋友。"

"是的，是的，他的确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别了，小姐，别了！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

他象疯子一般从池塘这边逃走了。

他的黑影愈来愈大地从发光的紫杉和宽阔的波光粼粼的水面中间掠过。

拉瓦利埃尔同情地看着他好一会儿。

"哦！对的，对的，"她说，"我开始懂得他为什么痛苦。"

她刚说完，她的同伴德·蒙塔莱小姐和德·托内-夏朗特小姐跑过来了。

她们的任务完毕了，已经脱去了她们的仙女的外衣。美丽的夜晚和舞会的成功使她们喜气洋洋。她们跑来找她们的同伴。

"怎么，您已经来了！"她们问她说，"我们以为我们是最早来赴

约会的。”

“我在这儿已经有一刻钟了，”拉瓦利埃尔回答。

“是不是您对跳舞一点都不感兴趣？”

“不是的。”

“对整个场面不感兴趣？”

“更不是。说到场面，我格外喜爱这些黑魆魆的树木，从它们的深处这儿那儿穿出一道亮光，就象一只红色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一下子又闭上。”

“她是个诗人，这个拉瓦利埃尔，”托内-夏朗特说。

“也就是说，她这个人叫人难以忍受，”蒙塔莱说。“每当遇到别人应该笑一笑或者高兴的事情，拉瓦利埃尔就哭；每当我们女人遇到丢了衣服，自尊心受到打击，打扮没有引起人注意应该哭的事情，拉瓦利埃尔却笑了。”

“哎哟！至于我，我的脾气就不是这样，”德·托内-夏朗特小姐说。“我是女人，而女人又不象我这样，爱我的人恭维我，恭维我的人用他的恭维使我愉快，而使我愉快的人……”

“好啦，你有完没有？”蒙塔莱说。

“这简直太困难了，”德·托内-夏朗特哈哈大笑，说道，“你替我说完吧，你是这样聪明。”

“而您，路易丝，”蒙塔莱说，“有人使您快乐吗？”

“这与任何人无关，”这个年轻姑娘说，同时从长着青苔的凳子上站起来，在整个芭蕾舞演出期间，她一直躺在这只凳子上面，“现在，小姐们，我们已经想出了一个使我们今夜解闷的计划，既没有人监视，也没有人陪伴。我们三个人，我们自己取乐。天气好极了，你们注意那边，你们看月亮悄悄地升到了天空，把这些栗树、橡树的树梢镀上了一层银色。啊！美丽的散步！啊！美丽的自由！美丽的林中细草，你们的友谊给我的美好的宠爱；让我们手挽着手到这

些大树那儿去吧。他们大家现在正在那儿坐在桌子旁边忙着打扮要去进行一次盛大的散步活动；人们正在备马套车，套王后的母骡和亲王夫人的四匹白色良种牝马。我们赶快占住一块任何眼睛发现不了任何人也不会跟着走来的地方。您记得吗？蒙塔莱，谢韦尔尼和尚博尔的森林，布卢瓦的无边无际的杨树？我们曾在那儿彼此畅谈了许许多多的希望。”

“还有许许多多的知心话。”

“是的。”

“我，”德·托内-夏朗特小姐说，“我也想了很多，不过得当心……”

“她什么都没有讲，”蒙塔莱说，“因此德·托内-夏朗特小姐想的是什么，只有阿泰娜依丝知道。”

“嘘！”德·拉瓦利埃尔叫道，“我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来了。”

“哎！快点！快点！到芦苇里去，”蒙塔莱说，“弯下腰来，阿泰娜依丝，您身材太高了。”

德·托内-夏朗特真的弯下腰来。

人们几乎马上就看到果真有两个绅士走过来，他们低着头，手挽着手，走在和河岸平行的细沙铺的小路上。

这几个女人把身子缩得很小，让人难以发现。

“这是德·吉什先生，”蒙塔莱咬着德·托内-夏朗特耳朵说。

“这是布拉热洛纳先生，”德·托内-夏朗特在德·拉瓦利埃尔耳边悄悄地说。

两个年轻人继续走过来，同时声音激动地交谈着。

“刚才她就在这儿的，”伯爵说，“假如我看到的只是她一个人，我会说是看到一个幽灵了，但我和她讲过话的啊。”

“这么说，您确实是看到她的了？”

“是的，不过，也许我使她害怕了。”

“怎么回事？”

“唉！我的天！由于您知道的原因我当时还有点疯疯癫癫的，以至于她根本不懂我讲的是什么，可能怕起来了。”

“噢！”布拉热洛纳说，“您不必担心，我的朋友。她是善良的，她会原谅您的；她是聪明的，她会了解您的。”

“是的。不过假如她了解了，非常了解的话……”

“怎么样呢？”

“她就要讲出去的。”

“啊呀！您不了解路易丝，伯爵，”拉乌尔说。“路易丝具有各种美德，而没有一个缺点。”

说着，两个年轻人走过去了，随着他们走远，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渐渐低下去了。

“怎么！拉瓦利埃尔，”德·托内-夏朗特小姐说，“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提到您时称您路易丝，怎么会这样的呢？”

“我们在一起长大的，”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回答说，“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而且，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是你的未婚夫，大家都知道。”

“噢！我倒不知道，是真的吗，小姐？”

“这就是说，”拉瓦利埃尔红着脸回答说，“这就是说我荣幸地受到过德·布拉热洛纳先生的求婚……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好象国王……”

“国王怎么了？”

“国王不愿意同意这一件婚事。”

“嘿！为什么要国王愿意，国王算什么？”奥尔尖酸地叫起来，“我的天，国王竟然有权利管这一类事情？‘政治是政治’，就象马萨

林先生说的那样，‘可是，爱情是爱情’。假如你爱德·布拉热洛纳先生，而他也爱你，你们就结婚，我同意你们，我。”

阿泰娜依丝笑起来。

“哎哟！我是认真说的，”蒙塔莱回答道，“我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比国王的意见有价值得多，我想是这样，不是吗，路易丝？”

“好了，好了，这两位先生已经走过去了，”拉瓦利埃尔说，“趁现在没有人，我们赶快穿过草地到树林中去吧。”

“更妙的是，还有宫堡和舞台上射来的灯光，”阿泰娜依丝说，“它仿佛是走在我前面的出色的伙伴。”

“跑！”三个人一齐说。

于是，她们优雅地提起她们绸连衣裙的长长的褶裥，敏捷地穿过伸展在池塘和花园浓荫之间的空地。

蒙塔莱轻捷得象一只母鹿，阿泰娜依丝激动得象一头小母狼，她们在干燥的草地上蹦跳着，有时，一个鲁莽的阿克泰翁或许会在暗淡的光线中瞥见她们的在漆黑的缎裙的轮廓下显现出来的矫健的小腿。

拉瓦利埃尔，最娇弱也最怕羞，她让她的裙子飘曳着，由于她的脚软弱无力而落在后面，她很快就求饶了。

她落在后面，她的两个同伴就不得不等她。

就在这时候，一个躲在长满柳树苗的沟里的男人迅速爬上沟坡，朝着宫堡方向跑去。

这三个女人从她们这方面走到了花园的边界，那儿每条路她们都认得。

壕沟四周筑有长着花草的宽大的林荫道，在这一边，一些封闭的栅栏保护着散步的人，防止车马闯入。

事实上，人们听到远处太后、王后和王太弟夫人的马车在坚实的道路上辚辚而过。好些骑马的人跟在她们后面，那声音简直象

维吉尔有节拍的诗句。

远处一阵音乐和这阵车马的声音同时响起来。当这阵和谐的声音中止后，骄傲的歌唱家夜莺给这些它感到聚集到身边来的伴侣送去了变化无穷、极其美妙而又深奥非凡的歌声。

歌唱家的四周，在这些黑黝黝的大树的深处，有一只灰林鸮也为这些美妙的歌声所感动，眼睛在闪闪发光。

看来，这个全王宫的晚会同样也是树林中神秘的主人们的晚会。可以肯定，蕨丛中的母鹿、树枝上的野鸡、洞穴中的狐狸都在倾听着。

人们看不到这些夜间出没的动物，只能从树叶突然发出的响声中知道它们的存在。

每当这时候，林中仙女们就发出一声轻叫，然后，立刻又放下心来，笑着继续往前走。

她们终于走到了那棵橡树王下面。这是一棵最古老的橡树，在它年轻的时候，曾听到过亨利二世为了美丽的迪阿纳·德·普瓦蒂埃[1]而叹息，后来又听到过亨利四世为了美丽的加布里埃尔·德·埃斯特雷[2]而叹息。

在这棵橡树下面，园丁铺满了苔藓和草皮，以至于这块圆形的地方对一位国王疲乏的四肢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休息圣地。

这棵树的巨大的树干粗糙不平，但足够做四个人的靠背。

谈话的声音透过这些斜向树干的枝桠，消失在天空里。

---

① 迪阿纳·德·普瓦蒂埃(1499—1566)：曾是法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② 加布里埃尔·德·埃斯特雷(1573—1599)：曾是法王亨利四世的情妇。

第一一五章

在橡树王下面的谈话

在这温暖的空气和寂静的叶丛中，这些年轻姑娘心照不宣地把说说笑笑很快地变成了一场比较严肃的谈话。

比如说最调皮的蒙塔莱，第一个有了这个倾向。

一开始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多么快活啊！”她说，“我们在这儿感到自由，只有我们几个人，特别是在我们之间可以推心置腹。”

“是的，”托内-夏朗特小姐说，“因为宫廷，不管它有多么辉煌，在它天鹅绒的褶裥和钻石的光芒下面，总是掩藏着一种谎言。”

“我，”拉瓦利埃尔说，“我从来不说谎；在我不能讲真话的时候，我就什么也不说。”

“那么您不会长久得宠的，我亲爱的，”蒙塔莱说，“这儿跟布卢瓦可大不一样，在那儿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气恼和期望都讲给王叔夫人听。王叔夫人在有些日子里会想到她年轻的时候。逢到这些日子，和王叔夫人谈话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真诚的朋友。王叔夫人把她和王叔的爱情讲给我们听；而我们，我们把她和别人的爱情、或者至少是人们到处流传的有关她的风流韵事讲给她听。可怜的女人！多么纯洁！她听了就笑，我们也跟着笑；现在她在哪儿呢？”

“啊！蒙塔莱，爱笑的蒙塔莱，”拉瓦利埃尔大声说，“你又叹气了；是森林使你发愁的吧，今儿晚上你几乎变得懂事了。”

“小姐们，”阿泰娜依丝说，“你们不该这么老是惦念着布卢瓦的宫廷，不然你们在我们这儿就不会觉得幸福。一个宫廷，是男男女女来这儿谈一些母亲和监护人、特别是听忏悔的神父严厉禁止谈论的事情的地方。在宫廷里，人们在国王和王后特权的庇护下谈论这些事情；这不是很有趣的吗？”

“啊！阿泰娜依丝，”路易丝说，她脸上升起了一阵红晕。

“今天晚上，阿泰娜依丝很坦率，”蒙泰莱说，“我们要好好利用。”

“是的，我们要好好利用，因为今天晚上也许有人要从我心中把我最隐秘的事情掏出来。”

“唷！如果蒙泰斯庞在这儿就好啦！”蒙塔莱说。

“您以为我爱蒙泰斯庞先生吗？”这位美丽的姑娘咕噜着说。

“我猜想，他长得很漂亮，是吗？”

“是的，在我眼里，这个优点可不是微不足道的。”

“您看得很清楚嘛。”

“我还要说，我在这儿看到的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漂亮，最……”

“那儿有什么声音？”拉瓦利埃尔在长满苔藓的长凳上突然动了一下。

“有一只黄鹿逃进树丛里去了。”

“我只怕人，”阿泰娜依丝说。

“如果他们不象蒙泰斯庞先生呢？”

“别再开这样的玩笑了……蒙泰斯庞先生很关心我，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们这儿的德·吉什不是很关心王太弟夫人吗？”

“可怜的，可怜的小伙子！”拉瓦利埃尔说。

“为什么可怜呢？……我想，王太弟夫人多么漂亮，又是一位多

么尊贵的贵妇人。”

拉瓦利埃尔痛苦地摇摇头。

“当一个人爱的时候，”她说，“并不在于美不美，也不在于是不是贵妇人；我亲爱的朋友们，当一个人爱的时候，爱的应该只是被爱的男人或女人的心和眼睛。”

蒙塔莱笑得前仰后合。

“心，眼睛，喔！真甜哪，”她说。

“我说的是我自己，”拉瓦利埃尔说。

“真是高贵的感情！”阿泰娜依丝说，神气象个保护人，但是冷冰冰的。

“您没有这种感情吗，小姐？”路易丝说。

“当然有，小姐；可是我还要说下去。怎么能怜悯一个关心象王太弟夫人这样一个女人的男人呢？如果有什么不相配的地方，那是在伯爵方面的。”

“喔！不，不，”拉瓦利埃尔说，“那是王太弟夫人方面的。”

“请说清楚。”

“我来说。王太弟夫人甚至连什么是爱情也不想知道。她象孩子玩弄烟火一样地玩弄这种感情。这种火焰的一点火星就能烧掉一座宫殿。这种火焰会发亮，这就是她所需要的一切。不过，快乐和爱情是她要用生命织成的织物。德·吉什先生将爱上这个杰出的夫人；而她是不会爱他的。”

阿泰娜依丝不屑地纵声大笑起来。

“不是在爱吗？”她说，“您刚才的高贵的感情到哪儿去了？一个女人的德行不就在于勇敢地拒绝会连累到她的任何私情吗？一个头脑清醒，并且有一颗仁慈的心的女人应该注视男人，让自己被他们爱，甚至崇拜，而在她的一生中最多讲一次：‘瞧！如果我不象我现在这样，也许我不会象厌恶别人那样厌恶这个人。’”

“那么，”拉瓦利埃尔合起双手叫道，“这就是您答应德·蒙泰斯庞先生的吗？”

“唔！当然罗，对他和对任何别人一样。什么！我对您说过了我承认他有某种优越的地方，而这还不够！我亲爱的，我们是女人，也就是说，在上天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时间内，从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我们是王后。在这个年纪以后，有没有情感，就随您的便，到那时候您除了情感什么也没有了。”

“唔！唔！”拉瓦利埃尔咕哝着。

“太妙了！”蒙塔莱说道，“既是妻子，又是情妇。阿泰娜依斯，您将来真不得了！”

“您不赞同我的话吗？”

“喔！完全同意！”这个喜欢笑的同伴说。

“您是在开玩笑吧，蒙塔莱？”路易丝说。

“不，不；阿泰娜依丝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不过……”

“不过什么？”

“嗯，我不能付诸行动。我有最完善的原则。我做了些决定，和这些决定相比，荷兰总督和西班牙国王的计划只不过是些儿戏。可是，到了要实行的一天，却什么也没有干。”

“您软弱了吗？”阿泰娜依丝轻蔑地说。

“很可耻。”

“可悲的天性，”阿泰娜依丝接着说。“可是，至少，您作了选择？”

“真的！……真的，没有什么事！命运喜欢在一切方面和我作对：我做梦想着皇帝，却找到了些……”

“奥尔！奥尔！”拉瓦利埃尔叫道，“发发慈悲吧，别为了说话高兴，把那些一心一意爱您的人牺牲掉。”

“哦！讲到这个，我不怎么在乎，那些爱我的人相当幸福，因为

我从来不撵走他们。我亲爱的，如果我有什么软弱的地方那就算我倒霉；但是如果我报复他们，那就算他们倒霉。真的，我要报复！"

"奥尔！"

"您说得对，"阿泰娜依丝说，"也许您会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叫做卖弄风情，喂，小姐们，男人们，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很愚蠢的，在这件事情上尤其如此，他们把一个女人的骄傲和她的变化无常混为一谈，称之为卖俏。我，我是骄傲的，也就是说，是难以到手的。我对那些追求者很粗暴，可是并没有任何要控制他们的野心。男人们说我卖弄风情，因为他们有自尊心，以为我希望得到他们。另外一些女人，比如蒙塔莱，被一些阿谀逢迎捧得飘飘然。如果不是她们幸运地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应使她们突然变换，并且惩罚了不久以前她们曾接受了他们敬意的男人，她们也许就完了。"

"真是高论！"蒙塔莱用一种非常高兴的赞赏者的口气说。

"真叫人恶心！"路易丝咕噜着说。

"亏得这种卖弄风情，因为这是真正的卖弄风情，"托内-夏朗特小姐接着说，"一个小时以前还洋洋自得的情人，在一分钟之内就丧失了自尊心，泄了气。他刚才已经装出一副胜利者的神气，现在却退却了；他要来保护我们，却一下子又变得卑躬屈节。结果是，我们有的不是一个嫉妒的、使人讨厌的、看惯了的丈夫，而是一个始终是战战兢兢、垂涎欲滴、俯首帖耳的情人，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始终觉得他有一个新的情妇。你们完全可以相信，小姐们，这就是卖弄风情的结果。有了这个，我们在女人当中便是王后，如果我们没有从天主那儿得到驾驭他心灵的可贵的才能。"

"哦！您真机灵！"蒙塔莱说，"您对女人的责任了解得这么清楚。"

"我为自己安排了一种特殊的幸福，"阿泰娜依丝谦虚地说，"我象所有在恋爱的软弱的人一样，为了抵御最强者的压迫而保卫自

己。”

“拉瓦利埃尔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不是她一点儿不赞同我们?”

“我,我是不太懂,”路易丝说,“你们的话好象不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说的。”

“您的土地,真是有意思!”蒙塔莱说。

“土地,”阿泰娜依丝接着说,“在这个土地上,男人恭维女人就是为了让她飘飘然地跌倒在地上,她一跌倒,男人就侮辱她!”

“谁对您说跌倒啦?”路易丝说。

“唔!我亲爱的,这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请把您的在被爱情牵着走时不会被征服的方法告诉我。”

“哦!”年轻的姑娘把她美丽而润湿的黑眼睛朝向黑洞洞的天空,大声说道,“哦!如果您知道什么是心,我就向您解释,我就能说服您。一颗多情的心比您所有的卖俏和您所有的骄傲更有力量。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被爱过,天主也懂得我的话;而一个男人,只有当他感到被人爱时,他才能狂热地爱。请让那些喜剧里的老头儿去自以为他们被一些卖俏的妇女热爱吧。年轻人懂得卖弄风情是怎么回事,他,他决不会弄错的。如果他对这种卖俏有一种希望,一种激动,一种狂热;你们看,我留给你们一个广阔和自由的天地;总之一句话,卖俏可以使人发疯,但永远不会使人产生爱情。爱情,要知道,就象我想象的那样,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绝对的、全面的牺牲;但是这不是联合的双方的一方面的牺牲。这是两个想混为一体的灵魂的完全的忘我牺牲。如果有一天我恋爱,我要恳求我的爱人让我自由和纯洁;我要对他说,如果我作出拒绝,我的灵魂会被撕裂,这些话他能懂得。而他,将会爱我的他,他会感到我作出的牺牲的痛苦的伟大,他也会象我一样作出牺牲的,他会尊敬我,他决不会象您刚才讲的那样,使我跌倒,好来侮辱我。您这种说法亵渎了

我所理解的爱情。我，我就是这么爱的。现在，请来对我说我的情人要蔑视我吧；我才不相信呢，除非他是最无耻的男人，而我的心向我担保我不会选择这些人的。我的目光可以抵偿他的牺牲，或者可以把他自己从来不相信会有的德行强加给他。”

“可是，路易丝，”蒙塔莱叫道，“您对我们讲这些，而您的行动却不是这样！”

“您这是什么意思？”

“拉乌尔·德·布拉热洛纳狂热地爱着您，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您德行的牺牲品，因为他不会成为我的卖俏、或者阿泰娜依丝的骄傲的牺牲品，更可能成为您德行的牺牲品。”

“很简单，这也是卖俏的一种，”阿泰娜依丝说，“小姐，据我看，是一种不自觉的卖俏。”

拉瓦利埃尔“哦！”了一声。

“是的，这叫做本能：十足的敏感，细腻的感情，永远没有结果的激情冲动的无休止的表现。哦！这太巧妙，也太有效了。现在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我甚至更喜欢用这个方法而不喜欢用我的骄傲来和男人斗争，因为这个方法提供了某些优点，有时可以使人产生信心；可是，从现在开始，我自己并不完全认错，不过我要说这种方法比蒙塔莱简单的卖弄风情要优越得多。”

两个姑娘笑了起来。

只有拉瓦利埃尔没有出声，她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

“如果你们在一个男人面前对我说了你们刚才对我说的四分之一的话，或者甚至我真的相信你们是这么想的，我就会因为羞惭和痛苦而死在这儿。”

“那么，死吧，可爱的小宝贝，”托内-夏朗特小姐回答说，“因

为，虽然这儿没有男人，可至少有两个女人，您的两个朋友，她们宣布您是在卖俏，并且深信您这是一种本能的卖俏，一种天真的卖俏；也就是世界上最最危险的一种卖俏。”

“哦！小姐们！”拉瓦利埃尔红着脸回答说，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她两个朋友再一次哈哈大笑。

“那么，我要去向布拉热洛纳打听。”

“向布拉热洛纳？”阿泰娜依丝说。

“哦！是的，向这个勇敢得象恺撒一样，机智得象富凯先生一样的大小伙子；向这个认识了你十二年，爱了你十二年，可是，如果应该相信你的话是真的，却连你的手指尖也从来没有吻过一次的可怜的小伙子打听。”

“您这个好心肠的女人，为什么这样残酷？请解释给我们听听，”阿泰娜依丝对拉瓦利埃尔说。

“我只要用一个词就可以解释：德行。您不会不承认德行吧？”

“啊，路易丝，别撒谎，”奥尔握住她的手说。

“那么您要我对您说什么呢？”拉瓦利埃尔叫道。

“说您愿意说的。不过您说也是白说。我对您的看法不会变。本能的卖俏，天真的卖俏，也就是我已经讲过的，而且我还要讲，是所有的卖俏中最最危险的一种。”

“哦！不，不，行行好吧！别以为是这样。”

“什么！十二年冷若冰霜！”

“哦！十二年以前，我才五岁，一个孩子的任性不能算在年轻姑娘的帐上。”

“那么，您现在十七岁了，就算是三年而不是十二年吧。三年以来，您一直是非常冷酷的。您要对付布卢瓦静静的绿荫，数星星

的约会，黑夜梧桐树下的场面，和十四岁的您讲话的二十岁的他，会对您讲话的眼睛对您射来的火焰。”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算了吧，不可能！”

“可是，我的天啊，为什么不可能？”

“讲一些可以使人相信的事吧，我亲爱的，这样我们就相信你了。”

“总之，您可以设想一件事情。”

“什么事？喂。”

“您自己讲吧。否则我们要设想出一些您不喜欢的事情。”

“那么，我们来设想吧，我们设想我原来以为是在爱，可是我没有爱！”

“怎么，你没有爱？”

“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说我和那些在爱的人不一样，那是因为我没有在爱，那是因为我的时刻还没有来到。”

“路易丝！路易丝！”蒙塔莱说，“要注意，我要把你刚才讲的话还给你。拉乌尔不在这儿，别在他不在的时候攻击他；发发慈悲吧，如果你看到他在你身旁，而你心里还是不爱他，那你就对他本人讲，可怜的小伙子！”

说完她笑了起来。

“小姐刚才同情德·吉什先生，”阿泰娜依丝说，“小姐对这一位无动于衷，对那一位表示怜悯，能不能从这里面找到解释？”

“骂我吧，小姐们，”拉瓦利埃尔伤心地说，“骂我吧，既然你们不理解我。”

“哦！哦！”蒙塔莱回答说，“情绪，悲伤，眼泪；我们笑，路易丝，可是我向你保证，我们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魔鬼。你瞧瞧骄傲的阿泰娜依丝，就象别人叫她的那样，她不爱蒙泰斯庞先生，这是真

的，可是如果蒙泰斯庞先生不爱她，她会失望的……瞧瞧我，我讥笑马利科尔纳先生，可是这位被我讥笑的可怜的马利科尔纳非常清楚他什么时候想让我把手放到他嘴唇上。而且，我们之中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们的未来将会是怎么样啊！”

“疯子！你们真是疯子！”路易丝咕噜着。

“是的，”蒙塔莱说，“只有你说的话是明智的。”

“当然罗！”

“我不反对，”阿泰娜依丝回答说，“那么，您肯定不爱这个可怜的布拉热洛纳先生？”

“这有可能！”蒙塔莱说，“她还不怎么有把握。可是无论如何，听着，阿泰娜依丝，如果布拉热洛纳先生变得没有牵挂了，我给你一个朋友的忠告。”

“什么忠告？”

“在你选定蒙泰斯庞先生之前先好好看看他。”

“哦！如果您从这方面看问题，我亲爱的，布拉热洛纳先生不是唯一值得一看的人。而且，比如说，德·吉什先生也有他的优点。”

“今天晚上他可并不出风头，”蒙塔莱说，“我从可靠方面获悉，王太弟夫人觉得他很讨厌。”

“可是德·圣埃尼昂先生，他倒是出了点风头，这我可以肯定，不少看见他跳舞的女人是不会立即忘掉他的。是吗，拉瓦利埃尔？”

“为什么您问我这个问题，问我？我没有看到过他，我不认识他。”

“您没有见过圣埃尼昂先生？您不认识他？”

“不认识。”

“喂喂，别装得这么正经，您这种正经比我们的骄傲更厉害，您有眼睛吗？”

“眼睛非常好。”

“那么今儿晚上跳舞的人您都看见了吧？”

“是的，差不多。”

“这一声‘差不多’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无礼的。”

“我对你们说的是实话。”

“那么，嗯，在所有这些您‘差不多’看到的绅士当中，您比较喜欢哪一个？”

“是啊，”蒙塔莱说，“是啊，是圣埃尼昂先生，是德·吉什先生，还是……”

“我不偏爱任何人，小姐们，我觉得他们都很好。”

“那么，在这个世界第一流的宫廷里，这么许多杰出的人物中，您连一个也不喜欢吗？”

“我不是这么说的。”

“那么，您说呀。喂，把您的理想告诉我们。”

“这不是一个理想。”

“那么，这是事实罗？”

“说真的，小姐们，”被逼得忍无可忍的拉瓦利埃尔大声说，“我一点也不懂。什么！象我一样，你们有一颗心，象我一样，你们有一双眼睛，而你们谈到德·吉什先生，德·圣埃尼昂先生，还有……我知道是谁呢？可是那时候还有国王在那儿呢。”

这些话，是用一种慌乱的、激动的声音迅速地讲出来的，当时就使这个姑娘的两边发出了使她感到害怕的惊呼声。

“国王！”蒙塔莱和阿泰娜依丝同时叫道。

拉瓦利埃尔双手捧着低垂下去的脑袋。

“哦！是的。国王！国王！”她喃喃地说，“你们曾经看见过什么可以和国王相比的人吗？”

“您刚才说您有一副非常好的眼睛说得很有道理，小姐，因为

您看得很远，看得太远了。哎哟！我们这些人的可怜的眼睛是没有权利注视象国王那样的人的。”

“哦！对啊，对啊！”拉瓦利埃尔高声说道，“并不是所有的人的眼睛可以对着太阳看的；可是，我，我要看他，即使我会因此瞎掉。”

这时候，就好象是被刚才从拉瓦利埃尔嘴里说出来的话引起的，在附近的灌木丛后面响起一阵树叶轻柔的沙沙声。

年轻姑娘们吓得站了起来。她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树叶在动，可是没有看到使树叶动的东西。

“哦！一头狼或是一头野猪！”蒙塔莱说。“我们逃吧，小姐们，我们逃吧！”

于是这三个年轻姑娘吓得无法形容，顺着她们首先碰到的一条小路没命地逃，一直逃到树林边上才停住。

到了树林边上，她们相互靠着，喘着气，可以感到别人的心跳，她们尽力想恢复正常，但过了好些时候她们才镇静下来。最后，她们发现了宫堡方面的亮光，于是决定向有亮光的地方走去。

拉瓦利埃尔已经精疲力竭了。

奥尔和阿泰娜依丝扶着她。

“唔！我们幸好逃脱了，”蒙泰莱说。

“小姐们，小姐们！”拉瓦利埃尔说，“我很怕这比一条狼还要糟。我这个人是心口如一的，我宁愿冒被一头野兽活活吞掉的危险，而不要给别人偷听了什么去。唔！疯了，我真是疯了！我怎么能想，我怎么能说这样的事情！”

说完，她象芦苇一样低下了头；她觉得她的腿支持不住了，全身无力，几乎失去了知觉，她从她两个同伴的胳膊里滑到了小路的草地上。

第一一六章

国王的担心

让我们把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可怜的拉瓦利埃尔留在她两个女伴中间，回到这棵橡树王的附近来吧。

三个年轻姑娘还没有逃出二十步，刚才把她们吓得魂飞魄散的树丛中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渐渐显现出一个在拨开茂密的枝叶的人形，这个人形终于出现在树林的边上，他看到场地上已经空了，就哈哈大笑起来。

不用说，这个人形是一个年轻英俊的世家子弟，他立即向另外一个人做了手势，这个人也跟着出现了。

"那么，陛下，"第二个出现的人畏畏缩缩地向前走来说，"是不是陛下把我们年轻的情人们吓跑了？"

"哦！我的天啊，是的，"国王说，"你可以放心出来了，圣埃尼昂。"

"可是，陛下，请当心，您会被认出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她们已经逃走了嘛。"

"这真是一次巧遇，陛下，如果我胆敢向陛下提个建议的话，我们应该去追她们。"

"她们走远了。"

"哈！她们很容易被我们追上的，尤其是如果她们知道了追她们的是谁的话。"

“怎么会呢，自以为了不起的先生？”

“当然罗，有一个姑娘觉得我配他的胃口，而另一个把您比作太阳。”

“那我们更应该躲着不出来了，圣埃尼昂。太阳晚上是不出来的。”

“是啊！陛下，陛下是不好奇的。如果我是陛下的话，我倒是很想知道对我们印象这么好的这两位水仙、这两位山林仙女、这两位树精是谁。”

“哦！用不到去追他们，我也肯定能认出她们，我向你担保。”

“怎么会呢？”

“天啊！听声音嘛。她们都是宫里的人；谈到我的那位姑娘的声音非常动听。”

“唔！陛下受到奉承话的影响啦。”

“别人不会说这是你使用的方法。”

“哦！请恕罪，陛下，我是个傻瓜。”

“喂，来吧，我们来想想我刚才对你说到哪儿了。”

“那么，陛下刚才信赖我向我谈到的那种激情，陛下已经忘了吗？”

“哦！瞧你说的，没有忘。你怎么能想象一个人会忘记象拉瓦利埃尔小姐那样的眼睛呢？”

“唔！另外一位有那么一条美妙的嗓子！”

“谁？”

“爱太阳的那一位。”

“圣埃尼昂先生。”

“请恕罪，陛下。”

“再说，你以为我既爱动听的嗓子，也爱美丽的眼睛，我并不因

此而生气。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讨厌的、喜欢饶舌的人，因此明天我就将为信赖你而付出代价。”

“怎么回事？”

“我是说，我对这个小拉瓦利埃尔的念头明天大家都会知道；可是，圣埃尼昂，你可要小心，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因此，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对我谈到这件事，我就会知道谁把我的秘密泄漏出去了。”

“哦！陛下生气了！”

“不是的，可是，你懂得，我不愿连累这个可怜的姑娘。”

“陛下，请放心。”

“你向我保证吗？”

“陛下，我向你保证我将信守诺言。”

“好！”国王暗笑着想道，“明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追求拉瓦利埃尔。”

随后，他就设法辨别方向。

“啊！可是我们迷路了，”他说。

“哦！这并不很危险。”

“这扇门通往哪儿？”

“通圆形广场，陛下。”

“就是我们听到女人的声音时要去的地方吗？”

“是的，陛下，还有这次谈话的最后部分，我有幸在那里同时听到了陛下和我的名字。”

“你老是提到这一点，圣埃尼昂。”

“请陛下饶恕我，可是知道有一个女人在关心我，甚至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而且也没有为这件事出过什么力，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陛下是不懂得这种愉快的心情的，陛下由于身分和品德而引起别人的注意，赢得了别人的爱情。”

“不，并非如此，圣埃尼昂，随你对我怎么想吧，”国王亲切地挽着圣埃尼昂的胳膊，向他以为应该把他带到宫中去的那条路走去，一面说，“可是一个女人的这种出于内心的天真的自白，这种公正的喜爱，也许永远也吸引不了我的注意……总之，这场奇遇的神秘性刺激了我，而且，说真的，如果我不是这样老是惦念着拉瓦利埃尔……”

“哦！希望这不要使陛下止步不前，陛下有足够的时间。”

“怎么说？”

“据说拉瓦利埃尔很严肃。”

“你在刺激我的好奇心，圣埃尼昂，我急着想再找到她。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国王在说谎，相反他没有什么紧要的事，可是他有一个角色要扮演。

他开始迅速地向前走去。圣埃尼昂在后面跟着，保持一小段距离。

突然国王站住了，他的臣子也学他的样停住了步子。

“圣埃尼昂，”他说，“你没有听见有叹气声吗？”

“我？”

“是的，你听！”

“真的，我甚至好象还听见有叫声。”

“声音是从那一边传来的，”国王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好象是女人呜咽、哭泣的声音，”德·圣埃尼昂先生说。

“我们快跑去看看！”

国王和他的宠臣，抄一条近便的小径，在草地里奔跑起来。

他们越向前跑去，叫声也越清晰了。

“救命！救命！”有两个人在叫着。

两个年轻人加快了步子。

随着他们逐渐接近，叹气声变成了呼喊声。

“救命！救命！”有人接连地喊着。

这些叫声使国王和他的随从越跑越快了。

突然，在一条壕沟的背面，在枝叶茂密的柳树下面，他们看到一个跪着的女人，手里扶着另外一个已经晕过去的女人。

在几步以外，第三个女人在小径半道上呼救。

看到这两个她不知道他们身分的世家子弟，这个女人的呼救声更响了。

国王超过了他的同伴，跨过壕沟；这时候，从小径靠宫殿的那一头也过来了十来个人，他们也是被把国王和德·圣埃尼昂先生吸引过来的同一个叫声吸引过来的。国王走到了这群人旁边。

“什么事，小姐们？”路易问。

“国王！”德·蒙塔莱小姐叫道，她大吃一惊，手一松，把拉瓦利埃尔的头放掉了，拉瓦利埃尔跌倒在草地上。

“是的，是国王。可是不能因此就不管您的同伴了。她是谁？”

“她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陛下。”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

“她刚晕过去……”

“哟！我的天，”国王说，“可怜的孩子！快！快叫一个外科医生来！”

可是，尽管国王讲话时有多么焦急，他却没有好好留意不让这些话和姿势在圣埃尼昂眼里显得有点儿冷淡，国王已经非常信任地把他心里产生的伟大的爱情告诉圣埃尼昂听了。

“圣埃尼昂，”国王接着说，“请照看好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我请求您。去叫一个外科医生来。我呢，我要跑去通知王太弟夫人，她的侍从女伴刚才发生了意外。”

果然，就在德·圣埃尼昂先生忙于叫人把德·拉瓦利埃尔小

姐送回宫堡的时候，国王已经快步向前走了，由于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借口可以去接近王太弟夫人，去和她说话，他满心喜悦。

碰巧有一辆四轮马车经过；有人叫车夫停车，坐在车上的人知道了这次意外事件后，就赶紧把位子让给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

飞奔的马车里凉风习习，使病人很快就恢复了知觉。

到了宫堡门口以后，拉瓦利埃尔尽管还十分虚弱，但还能自己走下马车，在阿泰娜依丝和蒙塔莱的帮助下，走进宫堡里。

有人让她坐在底层和客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

后来，因为这次意外事件对散步的人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散步又重新开始。

这时候，国王已经在一个梅花形花坛下面找到了王太弟夫人，他坐在她旁边，他的脚在亲王夫人的椅子下面轻轻地去碰她的脚。

"请注意，陛下，"昂利埃特轻轻地对他说，"您好象心中有事。"

"哎哟！"路易十四用同样的音调回答，"我真怕我们订了一个我们无力遵守的协定。"

接着，他高声说：

"您知道这件意外事件吗？"他说。

"什么意外事件？"

"哦！我的天！看到了您，我就忘记了我是特地来把这件事讲给您听的。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您的一位侍从女伴，可怜的拉瓦利埃尔，刚才失去了知觉。"

"啊！可怜的孩子，"亲王夫人不动声色地说，"什么原因呢？"

随后，她又轻轻地说：

"可是您没有想到这一点，陛下，您想要别人相信您对这个姑娘的感情，可是她快死在那儿了，您却还是呆在这儿。"

"啊！夫人，夫人，"国王叹息着说，"您的角色比我演得好多了，您什么都想得到！"

说完他就站了起来。

"夫人，"他说，声音很响，可以让大家听到，"请允许我离开您；我非常担心，因此我要亲自去看看对她的照料是否妥当。"

说完，国王又到拉瓦利埃尔那儿去了，而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捉摸国王说的那句话："我非常担心。"

第一一七章

国王的秘密

路易在半路上遇到了德·圣埃尼昂伯爵。

“那么,圣埃尼昂,”他装模作样地问,“病人情况怎么样啦?”

“可是,陛下,”圣埃尼昂结结巴巴地说,“我惭愧地承认我一无所知。”

“什么,您一无所知?”国王装着因为这种对他喜爱的对象不关心的态度很不高兴。

“陛下,请原谅我,可是我刚才遇到了我们刚才听到她们谈话的姑娘中的一个,我承认我因此而分心了。”

“哦!您已经找到了?”国王急忙问。

“找到了承蒙她讲了我这么多好话的那位,而且,在找到了我那位以后,我就在找您那位,陛下,正巧这时我有幸遇到了陛下。”

“很好;可是,首先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忠于他的角色的国王说。

“哦!那是一个值得关心的美人,”圣埃尼昂说,“既然陛下在此之前已经在留意她了,她晕过去就是多此一举了。”

“那么您那位美人叫什么名字呢,圣埃尼昂,这是不是一个秘密?”

“陛下,这应该是一个秘密,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秘密,可是对您来说,陛下很清楚,是不存在什么秘密的。”

"那么她叫什么名字?"

"那是托内-夏朗特小姐。"

"她漂亮吗?"

"是的,这是首要问题,陛下,而且我听出了那个如此温柔地呼唤我名字的声音。于是我走近她,问她,就象我在人群中所能做到的那样,她毫不猜疑地对我说,她刚才和两个女朋友一起在大橡树下面,突然出现了一只狼,或者是一个强盗,把她们吓了一跳,她们就拼命地逃。"

"可是,"国王急忙问,"这两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陛下,"圣埃尼昂说,"请陛下把我扔进巴士底狱吧。"

"为什么?"

"因为我既自私又愚蠢。这样一次征服和这样使人高兴的发现使我太惊奇了,因此我就留在那儿了。此外,我不相信,象陛下这么关心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对听到的话会这么认真;后来,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匆匆地离开了我,回到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身旁去了。"

"喂,希望我会有一个与您一样的机会,来,圣埃尼昂。"

"据我看,我的国王有点儿野心,他不愿意让任何被征服的东西从他那儿溜掉。好,我答应陛下我要认认真真地去找,再说,可以从三位美惠女神① 中的一位知道其他两位的名字,有了名字,就可以知道秘密。"

"哦!我也一样,"国王说,"我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就能认识她。喂,我们不多谈了,把我领到那个可怜的拉瓦利埃尔身旁去吧。"

"哟!可是,"圣埃尼昂想,"对这个小姑娘的激情真的显露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我简直不能相信。"

---

① 三位美惠女神:希腊神话中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位女神。

想到这儿，因为他已经向国王指出了刚才把拉瓦利埃尔带进去的那个大厅，国王走了进去。

圣埃尼昂跟在国王后面。

在一个不高的大厅里，靠近一扇向着花坛的大窗子，被安置在一只宽大的扶手椅里的拉瓦利埃尔深深地吸着晚间芬芳馥郁的空气。

揉皱的花饰绣带从她松开的胸衣上垂下来，和她披在双肩上的金黄色的美丽的头发混在一起。

无精打采的眼睛含着大颗的泪珠，还带着尚未完全熄灭的光彩，她只是象我们睡梦中那些美丽的幻觉那样生活着，这些暗淡苍白、富有诗意的幻觉在睡着的人闭着的眼睛前经过，它们张着翅膀但并不扇动，它们张着嘴唇但并不说话。

德·拉瓦利埃尔这种珠光色的苍白有一种形容不出的魅力，灵肉两方面的痛苦使她温和的外貌蒙上一层和谐的崇高的痛苦表情；她的上身和双臂毫无生气，看上去更象一个死人，而不象是个活人；她似乎既听不到她女伴的窃窃私语，也听不到从周围较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她在和自己交谈，她那双细长而美丽的手不时地颤抖一下，就象受到了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国王走进去，她也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她完全浸沉在她的梦幻之中。

国王从远处看到了这张可爱的脸，皎洁的月亮在她脸上洒下了一片纯净的银光。

"我的天啊！"他不由得吓得呼唤起来，"她死了！"

"不，不，陛下，"蒙塔莱轻轻地说，"恰恰相反，她好些了。是吗，路易丝，你好些了吗？"

拉瓦利埃尔没有回答。

"路易丝，"蒙塔莱继续说道，"国王亲自来关心你的健康啦。"

"国王！"路易丝突然挺起身子来叫道，就象有一道火焰从她的

手脚重新回到她的心窝里那样，“国王关心我的健康？”

“是的，”蒙塔莱说。

“那么说，国王在这儿？”拉瓦利埃尔说，她甚至不敢向四周望望。

“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路易急忙咬着圣埃尼昂的耳朵说。

“哦！是啊，”圣埃尼昂说，“陛下说得对，是太阳的爱慕者。”

“嘘！”国王说。

随后，国王走近德·拉瓦利埃尔说：

“您不舒服吗，小姐？刚才，在花园里，我甚至还看见您晕了过去。您怎么会这样的？”

“陛下，”可怜的孩子脸无血色，她瑟缩发抖地说，“说真的，我也说不上来。”

“您走路走得太多了，”国王说，“也许疲劳……”

“不，陛下，”蒙塔莱抢着代她的朋友回答说，“这不会是因为劳累，因为晚上有一部分时间我们坐在橡树王下面。”

“在橡树王下面？”国王哆嗦着说，“我没有搞错，就是这么回事。”

他向伯爵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眼。

“哦！是的，”圣埃尼昂说，“在橡树王下面，和托内-夏朗特小姐在一起。”

“您怎么知道的？”蒙塔莱问。

“这很简单，托内-夏朗特小姐对我说了，我就知道了。”

“那么她大概也把德·拉瓦利埃尔晕过去的原因告诉您了吧？”

“天啊！她对我谈到过一只狼或者是一个强盗，我不太清楚。”

拉瓦利埃尔两眼发呆，静静地听着，胸脯一起一伏，由于她聪明过人，她猜到了一部分事实的真相。路易把她这种态度和心情

的激动当做是她心有余悸的表现。

“什么也别怕，小姐，”他带着一种控制不住的开始激动的心情说道，“这只把您吓了一大跳的狼只不过是一只两只脚的狼。”

“是一个人！是一个人！”路易丝叫道，“有一个人在那儿偷听？”

“啊，小姐，您觉得被偷听是非常不幸的吗？您看，您是不是说了一些不能给人听到的事情？”

拉瓦利埃尔拍了拍手，又急忙把两只手捂在面孔上，她想用这种方法来遮掩她脸上的红晕。

“哟！”她问，“以上天的名义，是谁躲在那里？是谁在听？”

国王走上前去，拉住她的一只手。

“那是我，小姐，”他说，一面带着温和的敬意弯了弯腰，“会不会碰巧是我把您吓着了？”

拉瓦利埃尔大叫一声，她第二次感到全身乏力，她浑身发冷，绝望地呻吟着，直挺挺地跌坐在她的扶手椅上。

国王正好来得及伸开手臂，以致拉瓦利埃尔觉得半个身子是被他搀扶着的。

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和蒙塔莱小姐离国王和拉瓦利埃尔两步远，她们一动也不动，好象是因为想到了她们和拉瓦利埃尔的谈话全吓呆了，她们甚至没有想到去帮助她，由于有国王在场，她们感到拘束；国王一条腿跪在地上，拦腰抱着拉瓦利埃尔。

“您听到了，陛下？”阿泰娜依丝咕哝着说。

可是国王不回答，他的眼睛正盯着拉瓦利埃尔似张非张的眼睛看，他握着她垂落下来的手。

“当然罗！”圣埃尼昂说，他希望托内-夏朗蒂也晕过去，张着双臂走了过来，“我们连一个字也没有漏掉。”

可是骄傲的阿泰娜依丝不是就这样可以晕过去的女人，她对

圣埃尼昂狠狠地盯了一眼，接着就逃走了。

蒙塔莱比较勇敢些，她快步向路易走来，从他手里把拉瓦利埃尔接了过去，国王因为自己的脸陷在失去知觉的人香喷喷的头发里而感到心慌意乱。

“太好了，”圣埃尼昂说，“这真是一场奇遇，如果我不第一个把这件事讲出去，那我真是太不幸了。”

国王向他走去，双手发抖，声音激动地对他说：“伯爵，一个字也别说。”

可怜的国王忘了，一个小时以前，他曾经对同一个人作过同样的叮嘱，心里希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希望这个人嘴巴不紧。

因此这个叮嘱和第一个叮嘱一样，都是说说而已的。

半个小时以后，枫丹白露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曾经在橡树王下面跟蒙塔莱和托内-夏朗特谈过话，在这场谈话里面，她承认她对国王有爱慕之情。

大家同时也知道了，国王在表示了因为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情况而引起的担忧以后，在把这个晕过去的美丽的姑娘接到他怀里时脸也白了，还浑身发抖。因此在所有朝臣的心目中这件事已经肯定了：刚才泄露出来了当代最惊人的事件；国王陛下爱拉瓦利埃尔小姐，因此，王太弟可以高枕无忧了。

此外，王太后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也和别人一样非常惊奇，她急急忙忙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后和菲力浦·德·奥尔良，同时还可以埋怨他们。不过，她对这两位有关系的人谈这件事时的方式不同。她对她的媳妇是这么说的：

“哦，泰莱丝，”她说，“您非难国王完全是您不对：今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新的情妇；为什么今天的情妇就比昨天的更重要些，或者是昨天的情妇就比今天的更重要些。”

在把这场橡树王下的奇遇讲给王太弟听时，她是这样说的：

“我亲爱的菲力浦，您这样嫉妒是不是有些荒谬？国王为这个小拉瓦利埃尔而神魂颠倒是千真万确的，不要把这件事讲给您妻子听，否则王后马上会知道的。”

最后这句知心话立即有了反应。

王太弟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他得意洋洋地去找他的妻子，因为当时还没有到半夜，而游乐会要一直延续到半夜两点钟，他就让她挽着胳膊去散步。

可是，刚走了几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违背他母亲的嘱咐。

“您至少不会把别人讲的所有关于国王的事去讲给王后听吧，”他神秘莫测地说。

“别人在说什么呢？”王太弟夫人问。

“说我哥哥突然爱上了一个人，这种热情是很奇怪的。”

“爱上了谁？”

“爱上了那个小拉瓦利埃尔。”

幸而是在黑夜里，王太弟夫人还能神态自若地微笑。

“哦！”她说，“这件事已经有多少时间了？”

“看来有好几天了。可是前几天还不过是些烟，直到今天傍晚才露出火苗。”

“国王眼光很好，”王太弟夫人说，“我认为这个小姑娘很迷人。”

“我看您很象是在打哈哈，我亲爱的。”

“我！怎么会呢？”

“无论如何，国王这种热情会使某个人得到幸福，即使那是拉瓦利埃尔。”

“可是，”亲王夫人接着说，“说真的，先生，您这样说好象看到过我侍从女伴的内心深处。谁对您说过她同意接受国王的热情了

呢？”

“可是谁又对您说过她不会接受呢？”

“她爱着布拉热洛纳子爵。”

“哦！您这么想吗？”

“她还是他的未婚妻。”

“过去是的。”

“什么意思？”

“可是当有人去向国王要求准许他们结婚时，国王拒绝了。”

“拒绝了？”

“是的，尽管这还是王上尊敬的德·拉费尔伯爵提出的要求，国王也拒绝了。您知道，因为拉费尔伯爵在您哥哥复位和另外一些好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中起过作用，国王对他是非常尊重的。”

“那么，这两位可怜的恋人要等待国王哪天高兴改变主意了；他们年轻，他们有的是时间。”

“哦！我的朋友，”菲力浦也笑着说，“我看您还不知道事情的最奇妙之处。”

“不知道。”

“使国王深深受到感动的事。”

“国王深深受到了感动？”

“从心底里受到了感动。”

“为了什么事？快说呀！”

“一场奇遇，简直不能再浪漫了。”

“您知道我多么喜欢听这一类奇闻，而您却迟迟不说，让我等，”亲王夫人不耐烦地说。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

王太弟停顿了一下。

“我在听着。”

“在橡树王下面……您知道橡树王在哪儿吗？”

“这没关系；您是说，在橡树王下面吗？”

“是这样的，拉瓦利埃尔小姐以为只有她和她两个女朋友在场，把她对国王的爱慕之情告诉了她两个朋友。”

“哦！”王太弟夫人开始有点儿担心起来，“她对国王的爱慕之情？”

“是的。”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个小时以前。”

王太弟夫人发抖了。

“而这种爱慕之情，原来没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

“甚至连陛下也不知道吗？”

“甚至连陛下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一直守口如瓶，突然她忍不住了，把她的秘密说了出来。”

“这件荒唐事，您是从谁那儿知道的？”

“象大家一样。”

“那么，大家又是从谁那儿知道的？”

“从拉瓦利埃尔自己那儿，她对她的朋友，蒙塔莱和托内-夏朗特承认了这种爱情。”

王太弟夫人不做声了，她突然一使劲，松开了她丈夫的手。

“她是在一个小时以前承认的吗？”王太弟夫人问。

“差不多。”

“那么国王知道了吗？”

“事情正是浪漫在这儿，国王和圣埃尼昂正巧在橡树王后面，他听到了这场有趣的谈话，连一个字也没有漏掉。”

王太弟夫人感到心上给刺了一下。

“可是在那以后我看到过国王，”她慌乱地说，“他一个字也没有对我提起。”

“当然罗！”王太弟说，他天真得就象一个得胜的丈夫，“既然他已经嘱咐所有的人别对您讲这件事，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对您谈的。”

“什么？”王太弟夫人气愤地说。

“我说别人不想给您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瞒我呢？”

“怕您由于友谊而向王后泄露些什么，就是为了这个。”

王太弟夫人低下了脑袋；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因此，如果她不见到国王就不会放心。

因为一个国王总是他国家中最后一个知道别人对他的议论，因为只有情人才不知道别人对他情妇的议论，所以当国王看到王太弟夫人在找他时，他稍许有点不安地向她走过来，但是还是那样殷勤亲切。

王太弟夫人等国王首先提到拉瓦利埃尔。

后来，因为他没有提到，她就问：

“那个小姑娘呢？”

“什么小姑娘？”国王说。

“拉瓦利埃尔……陛下，您不是跟我说过她失去知觉了吗？”

“她情况一直很不好，”国王装作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

“这就要损害您应该散布的消息了，陛下。”

“什么消息？”

“您照顾她的消息。”

“我希望这个消息也散布出去，”国王心不在焉地说。

王太弟夫人还在等待，她想知道国王是不是会向她谈起橡树王下的奇遇。

可是国王一字不提。

王太弟夫人这方面，对这场奇遇同样闭口不谈，因此国王在向她告辞时，也一点没有向她吐露什么。

王太弟夫人看到国王一走开，就去找圣埃尼昂。圣埃尼昂是很容易找的，他就象始终跟在大船后面航行的小船。

由于王太弟夫人当时的情绪，圣埃尼昂的确是她不可缺少的人。

他只是在想详详细细地把这个事件讲给一只比较尊贵的耳朵听。

因此他对王太弟夫人和盘托出，连一句话也没有少讲。当他讲完以后，王太弟夫人说：

"您得承认，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不是故事，是真人真事。"

"您得承认，不管是故事，还是真人真事，这是别人讲给您听的，就象您现在讲给我听一样，而您当时并不在场，是吗？"

"夫人，以我的名誉担保，我在场。"

"您以为这些内心的表白对国王产生了影响？"

"就象托内-夏朗特小姐的表白对我产生了影响一样，"圣埃尼昂说，"那么请听我说，夫人，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把国王比作太阳，这是很讨人喜欢的恭维话！"

"国王不会被这样的恭维话蒙骗的。"

"王太弟夫人，国王至少既是人又是太阳，就在刚才拉瓦利埃尔跌在他怀里时，我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拉瓦利埃尔跌在国王的怀里？"

"哦！这真是一幅美妙的图画；您倒是想想，拉瓦利埃尔向后倒去，而……"

"那么，您看见什么啦？说啊，讲啊。"

“我看到了另外十个人和我同时看到的事情，当拉瓦利埃尔跌到国王怀里的时候，国王差点儿昏过去。”

王太弟夫人轻轻地呼唤了一声，这是她内心的愤怒的唯一迹象。

“谢谢，”她神经质地笑着说，“您真是一位可爱的讲故事的能手，圣埃尼昂先生。”

说完，她就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向宫堡中逃去。

第一一八章

晚上的奔走

王太弟离开王太弟夫人时简直是心花怒放；因为他白天里太劳累，就回自己的房间里，让别人随各人的心意去结束这个夜晚。

回到房里以后，王太弟开始他就寝前的梳妆，他对这次梳妆非常仔细，喜悦的心情达到了顶点。

因此在他随身侍从替他打扮的时候，他一直在哼着刚才小提琴奏过的、国王随着节拍跳过舞的那几首主要曲子。

随后他叫人把他的裁缝叫来，要他们把他第二天穿的衣服拿给他看，因为他对他们非常满意，给了他们一些赏赐。

后来，看到王太弟已经回家的洛林骑士也回来了，王太弟对他更是说不出的宠爱。

洛林骑士向亲王行礼以后，没有马上开口说话，就象一个在研究怎样寻找突破口的狙击队队长一样；后来，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说道：

"您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吗，殿下？"

"没有，什么事情？"

"陛下接待德·吉什伯爵表面上非常冷淡。"

"表面上？"

"是的，当然是这样，因为事实上他又象以前那样宠爱他了。"

"可是我，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亲王说。

“什么！您没有看到，国王非但没有理所当然地再流放他，反而同意他莫名其妙地违抗命令，并允许恢复他在跳芭蕾舞时的位子。”

“您觉得国王错了吗，骑士？”王太弟问。

“难道您跟我不是同样的意见吗，亲王？”

“不完全一样，我亲爱的骑士，这个人没什么恶意，只是有些不近情理，国王没有对他大发脾气，我很赞成。”

“是的！”骑士说，“至于我，我承认这样的宽宏大量使我简直吃惊极了。”

“为什么呢？”菲力浦问。

“因为我原来以为国王嫉妒得还要厉害些呢，”骑士不怀好意地说。

好一会儿以来，王太弟就感到在他宠臣的话里面有些惹人生气的东西在活动着；这最后一句话使火药爆炸起来了。

“嫉妒！”亲王叫道，“嫉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请问，嫉妒什么，或者是，嫉妒谁？”

骑士发现他刚才漏出了他有时候要说的一个恶毒的字眼，因此他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这个词收回来。

“嫉妒他的威望呗，”他装出一种天真的样子说，“您要国王嫉妒些什么呢？”

“啊！”亲王说，“太好了。”

“殿下是不是，”骑士接着说，“替这位亲爱的德·吉什伯爵求过宽恕？”

“根本没有！”王太弟说，“吉什是一个有头脑有胆量的小伙子，可是他对亲王夫人举止轻浮，我不管他的事情。”

骑士说了德·吉什的坏话，就象他刚才想说国王的坏话一样；可是他似乎觉得眼下亲王气量很大，甚至对一切都无所谓，因此，

要想把事情搞清楚，他必须把灯放到做丈夫的鼻子底下。

用这种办法有时候能烧到别人，但是更经常的却是烧到自己。

“很好，很好，”骑士思忖着，“我要等瓦尔德来，他一天里面做的比我一个月里面做的还要多，因为我相信，天主原谅我！或者更可以说，天主原谅他！他比我还要嫉妒。而且，我所需要的也不是瓦尔德，而是一个重大事件，而在这一切里面，我却看不到有任何迹象。被赶走的德·吉什又回来了，当然，这件事很严重，可是考虑到德·吉什是在王太弟夫人不再关心他的时候回来的，那么这种严重性也就消失了；事实上，王太弟夫人关心的是国王。这是一清二楚的。可是，除了我的牙齿不会咬、也不需要咬国王以外，如果，象传说的那样，国王不再关心王太弟夫人了，那么王太弟夫人也不会关心国王很久了。考虑了所有这些事以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安安静静地呆着，等待下一次出什么新花头，这将决定最后的结果。”

想到这里，骑士就听天由命地躺在王太弟允许在他面前坐的一把扶手椅上，洛林骑士没有什么恶毒的话要讲就不再有才智了。

幸好，就象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王太弟心情非常好，简直是好极了，一直到他打发走了仆人和值班军官，回到卧室里，还是非常心平气和的。

在回到卧室里去的时候，他派骑士去向亲王夫人问候，并转告她说，由于晚上月夜凉爽，王太弟怕引起牙齿痛，这天晚上不再下楼到花园里来了。

正好在亲王夫人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骑士走了进来。

他忠实地完成了他的使命，首先他注意到王太弟夫人接受她丈夫问候时那种漠不关心、甚至是惶惶不安的神色。

他觉得这里面又有什么文章：

如果王太弟夫人是带着这种神色走出家门的，他会跟踪她

的。

可是王太弟夫人是回家，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象一只闲着没事的鹭鸶一样，支着脚跟旋转，察看着天空、土地和流水，他晃晃脑袋，机械地走着，一直向花坛走去。

他没有走上一百步，就遇到了两个挽着胳膊的年轻人，他们低着头向前走来，踢着他们前面路上的小石子，他们就这样一面动着脑筋一面消遣着。这两个年轻人是德·吉什先生和德·布拉热洛纳先生。

象往常一样，洛林骑士看到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

不过他还是向他们深深地行了礼，并得到了更加恭敬的还礼。

随后，他看到花园里人越来越稀少，灯火开始熄灭，半夜的寒风开始吹拂，他就向左拐去，走过小院子回到宫里。他们两个人则向右拐，继续向大花园走去。

就在骑士走上通向暗门的小扶梯时，他看到从小院子通向大院子的拱廊下面出现了一个女人，后面还跟着另一个女人。

这两个女人加快步子，她们的绸连衣裙的窸窣声使人在昏暗的夜色中也辨别得出她们走得很快。

这两个女人，尤其是走在前面那个女人，她们的短披风的样式，美妙的身段，神秘而又高傲的步伐都很突出，使骑士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这两个女人我肯定认识，”他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心里嘀咕着。

随后，由于他具有猎狗的本能，他准备尾随她们。他的一个已经追寻他一些时候的跟班过来叫住了他。

“先生，”他说，“信使来了。”

“好！好！”骑士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明天见。”

“因为有几封紧急信件，骑士先生也许很高兴看看。”

“哦！”骑士说，“这些信是从哪儿来的？”

“一封是从英国来的，另一封从加来来的；后面那封是信使送来的，似乎非常重要。”

“从加来来的！真是见鬼，谁会从加来给我写信？”

“我相信我认出了是您的朋友瓦尔德伯爵的笔迹。”

“哦！如果是这样，我就上楼去，”骑士叫道，他甚至顿时就忘了他的侦察计划。

他果真走上楼去，而那两位不认识的夫人就消失在院子中的另一头了。

我们要跟着这两位夫人去，让骑士去专心看他的信吧。

走在前面的那一个女人走到梅花形花坛就停了下来，有些气喘，她小心翼翼地掀起了她的帽子，说：

“我们离这棵树还远吗？”

“哦！还远着呢，夫人，还有五百多步；可是请夫人停一会儿，从这儿开始，夫人不会走得太久了。”

“您说得对。”

于是亲王夫人，因为这个女人就是她，靠到一棵树上。

“喂，小姐，”她喘了一会儿气以后，接着说，“什么也别隐瞒我，告诉我实话。”

“哦！夫人，瞧您的态度已经这么严肃了，”年轻的姑娘声音激动地说。

“不，我亲爱的阿泰娜依丝；您放心吧，因为我一点也不怪您。总之，这并不是我的事情。您对您在这棵橡树下面也许说过的话不放心；您怕伤害了国王，为了使您安心，我要自己来证实别人是不是能听到您说的话。”

“哦！能听到的，夫人，国王靠我们这么近。”

"可是，你们总不至于讲得那么响，句句话都被人听到了吧？"

"夫人，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这几个人。"

"你们是三个人吗？"

"是的，拉瓦利埃尔、蒙塔莱和我。"

"因此您，您自己，讲到国王的时候不够严肃吗？"

"我怕是这样。可是，如果如此，夫人殿下会愿意替我在陛下跟前求情的，是吗，夫人？"

"如果需要的话，我答应您这样做。可是，就象我跟您说过的那样，最好还是自己别先心虚，别以为已经发生了什么不良后果。晚上天色阴暗，在这些大树下面更加阴暗，您不会给国王认出来的。您先去对他说，就等于暴露了自己。"

"哦！夫人！夫人！如果拉瓦利埃尔小姐被认出来了，那么我也被认出来了。而且，关于这件事情，德·圣埃尼昂先生不给我们任何怀疑的余地。"

"不过，总之，您说了一些冒犯国王的话？"

"没有，夫人，没有。是另外一个人讲了一些冒犯国王的话，而我的话和她的话正好是对照。"

"这个蒙塔莱可真是疯了！"王太弟夫人说。

"哦！这不是蒙塔莱。蒙塔莱她什么也没有说；是拉瓦利埃尔。"

王太弟夫人哆嗦了一下，就好象她还没有全部知道似的。

"哦！不，不，"她说，"国王也许没有听到。再说，我们就要去做试验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才出来的。请把那棵橡树指给我看。"

说完，王太弟夫人继续向前走去。

"您知道它在哪儿吗？"她接着说。

"啊！知道，夫人。"

"您能找到它吗？"

"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它。"

“那真是太好了；您坐在您原来坐的凳子上，坐在原来拉瓦利埃尔坐的凳子上，朝着原来的方向用同样高低的声音说话；我呢，我去躲在灌木丛里，如果能听见，我会对您说的。”

“是，夫人。”

“结果就是，如果您真的讲得那么响，让国王听见了，那么……”

阿泰娜依丝似乎在惶惶不安地等待着这句话讲完。

“那么，”王太弟夫人说，大概是因为她跑得太快了，讲话时有些气喘，“那么，我就要禁止您……”

王太弟夫人越走越快。

突然她站住了。

“我有了一个主意，”她说。

“哦！一个好主意，肯定是的，”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回答说。

“蒙塔莱大概跟你们两位一样感到不安吧？”

“没有我们严重，因为她说得比较少，受连累也比较少。”

“没有关系，她可以稍稍撒个谎来帮助您。”

“哦！尤其是如果她知道夫人非常愿意关心我。”

“好！我想，我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了，我的孩子。”

“多么幸运啊！”

“您要说你们三个完全知道国王，还有德·圣埃尼昂都在树后面，或者在灌木丛后面，这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是，夫人。”

“因为，您不会不承认，阿泰娜依丝，圣埃尼昂在你们说的几句使他非常得意的奉承话里面得到了好处。”

“哦！夫人，您很清楚别人是听得见的，”阿泰娜依丝叫道，“既然德·圣埃尼昂先生已经听见了。”

王太弟夫人说漏了嘴，她咬着嘴唇。

“哦！您很清楚圣埃尼昂是怎么回事！”她说，“国王的宠爱使

他忘乎所以，他总是乱说一气，甚至他还经常胡诌。再说，问题不在这儿。国王是听见了还是没有听见，这才是主要的。”

“那么，是的，夫人，他听到了！”阿泰娜依丝绝望地说。

“这样的话，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去干吧：要大胆地肯定你们三个都知道，明白了吗，你们三个，因为如果有人怀疑一个，就会怀疑其他两个；我说，要肯定你们三个都知道国王和德·圣埃尼昂在场，因此你们想嘲笑偷听的人。”

“哦！夫人，嘲笑国王！我们永远不敢说这样的话！”

“那么，是开玩笑，纯粹是开玩笑，男人想吓唬女人，女人当然可以开这种毫无恶意的玩笑。这样的话，一切都可以解释了。蒙塔莱说的关于马利科尔纳的话，是玩笑；您说的关于德·圣埃尼昂的话，是玩笑；拉瓦利埃尔可能说的话……”

“她非常想收回。”

“这您能肯定吗？”

“哦！是的，我可以担保。”

“那么，这更说明问题了，这一切都是开玩笑。马利科尔纳先生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德·圣埃尼昂会狼狈不堪。别人不会笑您而会笑他。最后，国王将因为他那种和他身分不大相符的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让大家乘这个机会稍微嘲笑一下国王吧，我相信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哦！夫人，您真是一位善良而有智慧的天使。”

“这对我有利。”

“怎么会呢？”

“您是问我不让我的侍从女伴受到嘲笑，奚落，甚至污蔑为什么对我有利吗？哎哟！您知道，我的孩子，宫廷中对这类不检点的小事情是决不轻饶的。瞧，我们已经走了不少时间了，难道我们还要走很多路吗？”

"还有五六十步。我们向左拐，夫人，请。"

"那么您对蒙塔莱是有把握的罗？"王太弟夫人说。

"哦！是的。"

"她什么事都随您吗？"

"一切都随我。她会感到很高兴的。"

"那么拉瓦利埃尔呢？……"亲王夫人没有把握地问。

"哦！她吗，那就比较麻烦了，夫人；她讨厌撒谎。"

"可是，如果她感到这对她有好处……"

"我怕这很难使她改变主意。"

"是的，是的，"王太弟夫人说，"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了。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女人，是一个把天主推在前面自己躲在后面的装腔作势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愿意说谎，那么她就要受到宫廷上下所有人的嘲笑，因为她用一句既可笑又下流的心里话挑逗了国王，那么我就把德·拉博姆-勒布朗·德·拉瓦利埃尔送回到都兰或者布莱索瓦等我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养她的鸽子，她一定也不会有意见的，她可以在那儿随心所欲地去发泄她牧羊女的感情。"

这些带着强烈的情绪甚至是非常生硬的话，使托内-夏朗特小姐吓了一跳。

因此，她答应，在她这方面，她一定根据需要撒谎。

王太弟夫人和她的女伴就是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来到了橡树王附近的。

"我们到了，"托内-夏朗特说。

"我们就会知道到底能不能听见，"王太弟夫人回答。

"嘘！"年轻的姑娘拉住了王太弟夫人，动作极为迅速，几乎已经忘记了宫中的礼节。

王太弟夫人站定了。

"当心有人听见，"阿泰娜依丝说。

“怎么啦？”

“您听。”

王太弟夫人屏住呼吸，果然听到有几句话在耳边回荡，语音既温柔又凄切。

“哦！子爵，我对你说，我对你说我发疯似地爱她；我对你说，我爱她爱得性命也不要了。”

听到这个声音，王太弟夫人哆嗦了一下，她被披风遮着的脸上闪过一阵喜悦的光芒。

这次轮到她拉住了她的女伴，并且蹑手蹑脚地把她向后面带回了二十步，也就是说把她带到听不见刚才声音的地方。

“您留在这儿，”亲王夫人对她说，“我亲爱的阿泰娜依丝，不能让任何人撞见我们。我想刚才的谈话里提到了您。”

“提到了我，夫人？”

“是的，谈到了您，或者更可以说是谈到了您的奇遇。我去听听，如果两个人去，我们会被发现的。去找蒙塔莱，回来以后和她一起在树林边上等我。”

随后，因为阿泰娜依丝在犹豫，亲王夫人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口吻说：

“走吧！”

于是，阿泰娜依丝整了整她发出很大声响的裙子，从一条横穿树丛的小径，向花坛走去。

至于王太弟夫人，她躲在灌木丛里面，背靠一棵巨大的栗树，这棵树有一根分枝在凳子高的地方被截断了。

她就呆在那儿，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好吧，”她想，“好吧，既然在这儿能听见，就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称作德·吉什伯爵的这另一位爱情的疯子要向布拉热洛纳先生说我些什么。”

第一一九章

王太弟夫人证实了只要听就听得见

一刹那间万籁俱寂，就好象晚上所有神秘的声音都不响了，为了和王太弟夫人同时倾听这青春和爱情的秘密。

现在轮到拉乌尔说话。他懒洋洋地靠在这棵大橡树的树干上，用他温柔悦耳的声音回答说：

“哎哟！我亲爱的德·吉什，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哦！是的，”德·吉什叫道，“非常之大！”

“您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德·吉什，要不就是您不懂得我的意思。我说您要遇到一个很大的不幸，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不知道隐瞒您的爱情。”

“什么意思？”德·吉什高声说道。

“是的，有一件事您没有发现，那就是，眼下，您已经不再是在向您唯一的朋友，也就是说向一个宁可被人杀死也不愿意背叛您的人吐露您的爱情；我是说，您没有发现，您不是在向您唯一的朋友吐露您的爱情，而是在逢人便说。”

“逢人便说！”德·吉什叫道，“您疯了吗？布拉热洛纳，您对我说这样的事情？”

“事情就是如此。”

“这不可能！我怎么会变得如此轻率？”

“我是要说，我的朋友，您的眼睛，您的姿态，您的叹息都在讲

话，这是由不得您的，过分的情欲使人不能自制。因此，这个人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了；他得了一种疯病，使他在能听到他声音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有智慧的生物时，就向着树木、马匹、空气诉说他的痛苦。可是，我可怜的朋友，您要记住这一点：不应该被人听到的事情，总会有人在听的，很少有例外的。”

德·吉什深深地叹了一声气。

“喂，”布拉热洛纳继续说，“您现在使我很痛苦，自从您回到这儿来以后，您已经第一百次地、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讲了您对她的爱情；可是，即使您什么也没说，仅仅您的回来就是一件非常冒失的事。因此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您不好好地注意您的行动，总有一天事情要暴露。到那时候谁来救您呢？说啊，回答我！谁去救她呢？因为，尽管她在您的爱情里面是无辜的，您的爱情在她敌人手中也将成为一种攻击她的武器。”

“哎哟！我的天啊！”德·吉什喃喃地说。

接着就是一声长叹。

“这，这根本不是回答，德·吉什。”

“的确不是。”

“那么，喂，您怎么回答呢？”

“我的回答是，到了那一天，我的朋友，我也不会比今天更象个死人。”

“我不懂。”

“是的，经过这么多次的反复，我已精疲力竭啦！今天，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能思想、能活动的生物；今天我已经不象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平庸的人也算不上；因此，你看，今天我最后的力量已经用尽，我最后的决心已经消失，我放弃斗争了。当一个人在战场上，就象我们过去一起在那儿呆过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去进行小战斗，有时候会碰上一队五六个零星的骑兵，尽管是一个人，还是可

以自卫的。这时候，又来了六个，那就很恼火，可还要坚持斗争；可是，要是又从横里窜出来另外六个、八个、十个呢，那就要策马逃走，如果还有一匹马的话；如果不逃，那就让人把自己杀死。好吧，我就是到了这样的地步：起先我和自己斗，后来和白金汉斗。现在，国王来了，我不会跟国王斗，而且你一定知道，即使国王撤退，我甚至也不能单独跟这个女人的性格斗。哦！我决不会弄错，一旦为这个爱情效劳，我将为此丧生。”

“不应该责备她，”拉乌尔回答说，“而要责备你。”

“为什么这样呢？”

“什么，你知道亲王夫人有点儿轻浮，非常爱好新奇，喜欢别人吹捧，即使这种吹捧来自一个瞎子或是一个孩子，而你却热情得要把自己烧掉了！看这个女人，爱她吧，因为任何心里不是另有所爱的人都不可能看见她而不爱她。可是，在爱她的时候，首先要在她身上尊重她丈夫的地位，随后是要尊重她丈夫本人，最后，还要尊重你自己的安全。”

“谢谢，拉乌尔。”

“谢什么？”

“我要谢你的是，看到我为这个女人而受苦，你安慰我，你对我说了所有你想象的关于她的优点，也许甚至把你没有想到的关于她的优点也说了。”

“哦！”拉乌尔说，“你搞错了，德·吉什，我心里想的，我并不总是讲出来的，因此我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当我讲的时候，我既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欺骗别人，听我讲的人可以相信我。”

这时候，王太弟夫人伸长了头颈，支棱着耳朵，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张望着；这时候，王太弟夫人贪婪地听着在树丛间发出的最轻微的声响。

“哦！那么，我比您要更了解她！”德·吉什叫道。“她并不轻浮，

她浅薄；她并不爱好新奇，她健忘，没有信仰；她并不是单纯地喜欢别人吹捧，可是她过分地卖弄风情，真是轻佻得要命！哦！是的，这我知道。喂，相信我吧，布拉热洛纳，我忍受着所有地狱里的酷刑，好朋友，我非常喜欢冒险，我找到了一个不是我的力量和我的勇气能够克服的危险。可是，你看，拉乌尔，我还留着一个值得她流很多眼泪的胜利。"

拉乌尔看着他的朋友，因为他朋友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把头后仰顶在橡树的树干上，他就问道：

"一个胜利，什么胜利？"

"什么胜利？"

"是啊。"

"有一天，我要走近她；有一天我要对她说：'那个时候我年轻，我爱得您发疯；可是我相当尊敬您，因此我拜倒在您脚下，如果不是您示意要我站起来，我就会匍匐在尘埃中不起来了。我以为懂得了您的眼光，我又站了起来，我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除了我更爱您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可是，您却心甘情愿地，由于一时的任性而又使我垂头丧气，您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没有信义的女人！尽管您是王室血统的亲王夫人，您不配得到一个正人君子的爱情；我要用死来惩罚我，因为我过去爱您爱得太过分了，我要怀着对您的仇恨而死去。'"

"哦！"拉乌尔叫道，他听到年轻人讲话声音里面流露出来的真实感情而吓坏了，"唔！我早跟你说过了，德·吉什，你是个疯子。"

"是的，是的，"德·吉什追随着他的思想大声说，"既然我们这儿已不再有战争了，我就到那面去，到北方去，向帝国要求任务，那么某个匈牙利人，某个克罗地亚人，某个土耳其人，一定会大发慈悲给我一枪。

德·吉什还没有讲完，更可以说，就在他要讲完的时候，一个

声音吓了他一跳，同时使拉乌尔站了起来。

至于德·吉什，他因为一心在说话，在思想，他依旧坐着，双手紧捂着脑袋。

灌木丛分开了，一个脸色苍白、惶惶不安的女人出现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前面。她用一只手分开也许会打到她脸上的树枝，另一只手掀起了她肩上披风的帽子。

一看到这泪汪汪火辣辣的眼睛，这种王室贵妇的步态，这种高傲的举止，还有比所有这一切更能说明问题的，他自己猛烈的心跳，德·吉什认出了王太弟夫人，他发出了一声呼唤，把按在他鬓角上的手移向了眼睛。

拉乌尔瑟缩发抖，不知所措，一个劲地卷着他手里握着的帽子，结结巴巴地说着几句含糊不清的表示尊敬的客套话。

"布拉热洛纳先生，"亲王夫人说，"劳驾，请您去看看我的侍从女伴是不是在那边的小径上，或者在梅花形花坛旁边。还有您，伯爵先生，请留在这儿，我累了。请让我挽住您的胳膊。"

即使劈雷打在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脚下也不会比这句冰冷生硬的话更使他吃惊的了。

不过，就象他刚才所说的，因为他是勇敢的，因为他刚才在内心深处已经下定决心，所以德·吉什站了起来，他看到布拉热洛纳还在犹豫不决，就向他投去了一个带着顺从和感激的眼色。

他没有立即满足王太弟夫人的要求，而是向子爵跨近一步，把亲王夫人刚才向他要求的手伸向了他，他叹着气紧紧地握了握他的忠诚的朋友的手，在这声叹息里，他似乎把他内心深处所剩下来的全部生命力都交给他们的友情了。

王太弟夫人在等待，她是非常骄傲的，原来是不懂得等待的，王太弟夫人等待着这无声的交谈结束。

她的手，她亲王夫人的手悬在空中，等拉乌尔走了以后，虽说

她没有发怒，但也不无好气地把手放下，落在德·吉什的手里。

在这阴暗而寂静的森林中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只听到拉乌尔的匆促的脚步声沿着荫翳的小径逐渐远去。

在他们头顶，森林中树木茂密而芬香的枝叶织成的拱顶一直向前伸去，从拱顶的隙缝处看出去，可以看到这儿那儿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着。

王太弟夫人轻轻地把德·吉什拖到离这棵泄露秘密的树一百来步远的地方，这棵树曾经在这个晚上听到，并且曾经让人听到这么许多事情，她把德·吉什带到了附近一块林中空地，从那儿可以看到周围一定距离的地方。

“我把您带到这儿来，”她战栗着说，“是因为在刚才我们呆的地方，讲什么话都会被人听见。”

“您是说，讲什么话都会被人听见吗，夫人？”年轻人机械地重复着。

“是的。”

“这意味着什么？”德·吉什低声说。

“这意味着我听到了您所说的所有的话。”

“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这下我可什么也不缺啦！”德·吉什结结巴巴地说。

说完他就低下了脑袋，就象被巨浪淹没了的游泳游累了的人。

“那么，”她说，“您就象您刚才说的那样看我的罗？”

德·吉什脸色顿时煞白，回过头去，什么也不回答，他感到自己快晕过去了。

“这样太好了，”亲王夫人非常温柔地接着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尖刻的直率态度，而不喜欢虚伪的阿谀逢迎。好吧！根据您的说法，德·吉什先生，那么说我是卖俏的，下贱的。”

“下贱的！”年轻人叫道，“下贱的，您？喔！我肯定没有说过，

我肯定不会说世界上对我最珍贵的东西是下贱的。不，不，我没有说过这话！”

“据我看，一个女人，看到一个男人被由她点燃起来的火烧毁，而她又不去熄灭这场火，那么她就是下贱的。”

“哦！我刚才说的跟您有什么关系？”伯爵接着说，“在您的身边，我算是什么人呢，我的天啊！我是不是存在跟您有什么关系？”

“德·吉什先生，您是一个男人，就好比我是一个女人，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我决不愿意让您冒生命的危险，我要和您对调一下品行和脾气，我将不会很坦率，我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可是会很诚实。因此，伯爵先生，我请求您别再爱我，把我也许曾对您说过的一句话或者对您的一瞥完全忘了吧。”

德·吉什转过头去，深情地端详着王太弟夫人。

“您，”他说，“您为自己辩解；您请求我，您！”

“是的，当然是的；既然我做了坏事，我就得补救。因此，伯爵先生，就这样讲定了吧。您就原谅我的浅薄和轻浮。请别打断我的话。我，我就原谅您说过我浅薄和轻浮，或者还有更不堪入耳的话；您就丢掉您厌世的念头吧，这样您就为您的家庭，国王和各位贵夫人保留下一位大家一致尊敬的，也是很多人热爱的骑士。”

王太弟夫人说最后一个词时的声音很真诚，甚至还很温柔，年轻人的心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

“唔！夫人，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

“请再听我说，”她继续说下去，“当您首先由于必须、其次为了接受我的请求，您和我断绝了关系，那么您就可以对我作出更好的判断，而且，我可以肯定，您可以用一种即将献给我的真诚的友谊来代替这种爱情——这种疯狂行为的借口，——而这种友谊，我可以向您发誓，将被真诚地接受。”

德·吉什满头大汗，心如死灰，浑身打颤，他咬着自己的嘴唇，

顿着脚，总之，他在忍受着他所有的痛苦。

“夫人，”他说，“您向我提出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决不能接受这样一笔交易。”

“什么！”王太弟夫人说，“您拒绝我的友谊？……”

“不！不！不要友谊，夫人，我宁愿为爱情而死，不愿为友谊而生。”

“伯爵先生！”

“哦！夫人，”德·吉什叫道，“我已经到了这崇高的时刻，除了一个诚实的男人对一个他热爱的女人的敬意和尊重就没有别的敬意和尊重了。撵走我吧，骂我吧，告发我吧，那您就是公正的；我抱怨您，可是我虽然抱怨心里却并不痛苦，因为我爱您。我跟您说过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如果我活着，您会忘记我的；我死了，您就决不会忘记我，这我可以肯定。”

这时候她一直站着，在沉思，她和这个年轻人一样心情激动，把头转过去了一会儿，就象不久以前他转过头去一样。

沉默了片刻以后，她问道：

“那么说您真的非常爱我吗？”

“哦！爱得发狂。爱得要死，就象您刚才说的，爱得要死，要么您把我赶走，要么您再听我说下去。”

“那么，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她诙谐地说，“一种需要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的病痛。哎，把您的手给我……手冷得象冰一样！”

德·吉什跪了下去，把嘴贴在王太弟夫人不是一只而是两只滚烫的手上。

“喂，那么就爱我吧，”亲王夫人说，“既然您一定要爱。”

说着她几乎难于觉察地握了握他的手指，把他就这样扶了起来，这个举动一半象一个王后，一半象一个情妇。

德·吉什浑身发抖。

王太弟夫人感到了年轻人身上的战栗，懂得了他真心在爱。

“伯爵，请把您的胳膊伸过来，”她说，“我们回去吧。”

“啊！夫人，”伯爵觉得眼前一阵火光，顿时眼花缭乱，他一面步伐踉跄地走着，一面说，“啊！您找到了杀死我的第三种方法。”

“幸好这是花时间最多的方法，是吗？”她说。

说着，她把伯爵向梅花形花坛那儿拉去。

第一二〇章

给阿拉宓斯的信

德·吉什的事情就这样突然有了好转，虽然他猜不出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他们的事情以出人意料的、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方式发展的时候，拉乌尔在弄清楚了王太弟夫人这种邀请的意图后，就走了开去，以免妨碍这次他根本料想不到其后果的解释，他去和那几位分散在花坛间的侍从女伴重新会合。

就在这个时候，洛林骑士上楼回到他的房间里，惊奇地读着德·瓦尔德的来信。德·瓦尔德在信里对他说，更可以说是通过他随身侍从的手告诉他，他在加来挨到的那一剑和这次奇遇的所有细节，并且请他把这个事情中可能使德·吉什和王太弟两人特别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分别转告他们两人。

德·瓦尔德特别热衷于向骑士指出白金汉对王太弟夫人爱情的炽烈，他在信的结尾还说，他相信王太弟夫人也报答了这种感情。

看到这最后一段时，骑士耸了耸肩膀；就象大家所能看到的那样，德·瓦尔德的确消息也太不灵通了。

德·瓦尔德还只停留在白金汉身上。

骑士把信纸往肩后一扔，落到了旁边一张桌子上，随后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

"真的，真是使人难以置信。这个可怜的瓦尔德是个有头脑的

小伙子啊；可是说真的他在这方面却看不出来，在外省的人眼光是多么狭窄。让这个傻瓜蛋见鬼去吧，他本该写些重要事情告诉我的，却写了些这样的蠢话！如果没有这封毫无意义的可怜的信，我也许会在那儿，在那梅花形花坛里面发现一件对一个女人不利的小小的私情，这件事也许可以使一个男子挨一剑，使王太弟高兴上三天。”

他看看他的表，说：

“现在太晚了，半夜一点钟，所有的人该都回到国王那儿去了。晚上就是在那儿结束的，好吧，踪迹已经失去，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机会……”

就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骑士象求助于他的福星一样，气恼地走近一扇朝着花园中颇为荒凉的一角的窗子。

突然，就象有一个魔鬼听从了他的命令，他发现一个穿深色丝织披风的女人由一个男人陪着，又朝着宫堡方向回来了，他认出这就是在半个小时以前给了他深刻印象的那个身材。

“哦！我的天啊！”他拍着手，心里想道，“天主罚我入地狱！就象我朋友白金汉讲的那样，这是我的秘密。”

于是他立即冲下楼梯，一心想及时赶到院子里，认出那个穿披风的女人和她的同伴。

可是就在他到达小院子门口时，他几乎跟王太弟夫人撞个满怀，她那喜气洋洋的脸庞在那件没有把她全部遮住的披风下面显得满面春色，踌躇满志。

不幸的是，王太弟夫人只有一个人。

骑士懂得，既然他看见她跟一个绅士在一起，时间还不到五分钟，那么这位绅士是不会走得太远的。

因此，他一面靠在一边让亲王夫人过去，几乎没有时间对她致敬，而王太弟夫人呢，就象一个怕被人认出的女人那样疾步向前走

去，骑士看到她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无暇顾及到他，就马上窜到花园里，迅速向四下里张望，并且极目向最远处望去。

他来得正是时候：刚才陪伴王太弟夫人的绅士还隐约可见，可是他正在向宫殿的一侧走去，步子很快，他就要消失在那一侧的后面了。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骑士奔过去追他，准备在接近这个陌生人时再放慢步子。可是不管他多么快，陌生人已经在他前面走到了台阶那儿转了弯。

不过很明显，被骑士跟踪的那个人走得很慢，他在沉思，由于悲伤或者是由于快乐脑袋搭拉着，他一拐弯以后，除非他走进某一个门里，否则骑士一定能再跟上他的。

如果骑士在拐弯时没有撞上从相反方向转弯过来的两个人，事情肯定就会跟上面所说的那样。

骑士打定主意要狠狠捉弄一下这两个讨厌的家伙，一抬头，突然他认出了是财政总监先生。

富凯先生身旁的一个人，骑士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个人是瓦纳主教阁下。

遇到这样重要的人物总得止步，为了礼节不得不表示几句他原来料想会得到的敬意，骑士向后退了一步；由于富凯先生对所有的人表示的友谊，至少是尊敬；由于国王自己——尽管他更可以说是他的敌人而不是朋友——也是把富凯先生当成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待，所以骑士就按照国王可能做的那样去做，他向富凯先生躬身致意，后者也彬彬有礼地回敬，他看到碰撞他的这位绅士是无心的，并不怀有任何恶意。

随后，几乎是立刻，富凯先生认出了洛林骑士，他就向骑士问候，骑士也不得不作答复。

不管他们的谈话有多么简短，洛林骑士也只能一肚子不高兴

地看着那个陌生人慢慢地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骑士只能就这么算了，他一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就完全转到富凯这儿来了。

“哦！先生，”他说，“您来得可真晚。这儿对您的缺席很关心，我还听说，王太弟对您受到了国王的邀请却没有到场这件事表示惊讶。”

“我刚才走不开，先生，我一能脱身，就来了。”

“巴黎平静吗？”

“非常平静。巴黎顺利地收到了它最近一次税款。”

“哦！我懂得您非常想在参加我们的盛会之前先对这件事能放下心来。”

“我也到得不迟。因此我请问您，先生，国王是在宫堡外面还是在宫堡里面，我今天晚上是否就可见他还是一定要等到明天。”

“我们几乎有半个小时没有见到王上了，”骑士说。

“他会在王太弟夫人那儿吗？”富凯问。

“在王太弟夫人那儿？我不相信，因为我刚才遇见王太弟夫人从小楼梯那儿回来，除非刚才和你交错而过的那位绅士就是国王本人……”

说完，骑士就等待着，希望能用这个办法打听到他刚才跟踪的人的名字。

可是富凯，不管他是不是已经认出了德·吉什，只是回答说：

“不，先生，刚才不是他。”

骑士很失望，行了一个礼，可是在行礼时，他又最后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柯尔培尔先生在一群人中间。

“啊，先生，”他对财政总监说，“就在那儿树下面，有一个人可

以比我更好地回答您的问题。"

"谁?"富凯问道,他的视力很差,在黑暗中看不见东西。

"柯尔培尔先生,"骑士回答说。

"啊!太好了。这个在那面和举着火把的那些人交谈的人,是柯尔培尔先生吗?"

"就是他。他在向灯火管理人下达明天的命令。"

"谢谢,先生。"

富凯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他希望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在骑士一方面,则完全相反,他什么也没有打听到,他深深地行了一个礼以后就离开了。

他刚一走开,富凯就皱起眉头,一声不响地陷入了沉思。

阿拉密斯带着一种充满着忧愁的怜悯注视了他一会儿,对他说道:

"好啊,您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就那么激动。怎么回事?您刚才还那么得意洋洋、兴高采烈,一看到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鬼魂您就沉下脸来。喂,先生,您还相信您的运气吗?"

"不相信,"富凯忧伤地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太幸福了,"他声音颤抖地说,"哦!我亲爱的埃尔布莱,您是多么博学,您总该知道有一个萨摩斯岛上的暴君①的故事吧。我能把什么丢在海里以消除将来的不幸啊?哦,我再跟您说一遍,我的朋友,我太幸福了!如此幸福,因此除了我已有的东西之外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我爬到这么高……您知不知道我

---

① 萨摩斯岛上的暴君:萨摩斯岛在爱琴海中,今属希腊;萨摩斯岛上的暴君指公元前六世纪该岛的统治者普列克拉特。普列克拉特统治该岛四十年一帆风顺,他丢了一只指环在大海里,祝愿命运之神保佑他永远交好运,但后来他从鱼腹中重新得到这一指环。他晚年被敌人打败,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

的箴言：Quo non ascendam？① 我爬得这么高，我只能往下走了。因此我不可能相信还会有更好的运气，因为这样的运气已经好得不可思议了。”

阿拉密斯微微笑了笑，用他温柔而机灵的眼睛盯着他说：

“就算我知道您很得意，我也许还怕您失宠呢；可是您把我看作是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说，您在有患难的时候觉得我还用得着，仅此而已。这已经很珍贵很了不起了，这我知道；可是，事实上，我的确有权利请求您不时地把您遇到的幸运的事情告诉我，您这些幸运的事情，您知道，我都要分享的，对我来说，甚至比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还要重要。”

“我亲爱的教士，”富凯笑着说，“我的秘密太亵渎神圣，不能讲给一位主教听，不论这位主教有多么世俗。”

“唔！那么忏悔的时候呢？”

“哦！如果您是我的听忏悔神父，那我真要面红耳赤了。”

说完富凯叹了一口气。

阿拉密斯又望了望他，没有表示什么想法，只是默默地微微一笑。他说：

“嗯，谨慎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

“别作声！”富凯说，“这个恶毒的畜生认出我来了，在向我们走来。”

“柯尔培尔吗？”

“是的，您走开吧，我亲爱的埃尔布莱，我不想让这个书呆子看到您和我在一起，他会讨厌您的。”

阿拉密斯握握他的手说：

“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友谊呢？不是有您在这儿吗？”

---

① 拉丁文：我什么地方没有上去过？

"是的，可是我也许不会永远在这儿的，"富凯忧郁地说。

"这一天，如果这一天终于来到的话，"阿拉宓斯平静地说，"我们就要考虑放弃友谊，或者就是无视柯尔培尔的厌恶。可是，亲爱的富凯先生，告诉我，您不用和这个书呆子谈话，就象您给他面子叫他那样，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用的，为什么您不和国王谈，至少是和王太弟夫人谈呢？"

"王太弟夫人？"财政总监想到了往事，他心不在焉地说，"是的，当然，和王太弟夫人。"

"您记得，"阿拉宓斯接下去说，"别人告诉过我们，王太弟夫人最近两三天来非常得宠。我相信，您要经常不断地讨好国王陛下的女朋友，这也是您的策略和我们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平衡柯尔培尔先生开始出现的权力的方法。尽快靠拢王太弟夫人，搞好和这个同盟者的关系。"

"可是，"富凯说，"您是不是能肯定眼下国王的眼睛真的是盯在她身上？"

"当然，如果有什么变化，那也是今天早上以后的事。您知道我有我的耳目。"

"好吧！我这就去，不管怎样我总有办法被引见的；这是一副四周镶钻石的古老的浮雕玉石。"

"我看见过，真是非常贵重豪华。"

这时候，他们的谈话被一个仆人打断了，这个仆人是带着一个信使进来的。

"财政总监先生的信，"信使高声说，一面把一封信交给富凯先生。

"给瓦纳主教大人的，"仆人悄悄地说，他同时把另一封信交给阿拉宓斯。

因为仆人只擎着一把火炬，他就站在财政总监和主教中间，好

让他们两人可以同时读信。

富凯一看到信封上细密的字体，高兴得一阵哆嗦；只有在恋爱的人和曾经恋爱过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他开始时忧心忡忡，后来又喜气洋洋。

他赶忙拆开信封，信里面只有下面这两句简单的话：

“我离开你只有一个小时，可是已经有一个世纪我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了。”

就这么两句话。

的确，贝利埃尔夫人在和富凯一起过了两天以后，在一个小时以前离开了富凯；为了不让她的记忆过久地脱离她不得不离开的心上人，她就派了这个信使带来了这样一封重要的信。

富凯吻了吻信，给了信使一大把金币。

至于阿拉密斯，就象我们说过的那样，他也在看信，可是他看信时比较冷静，一面看一面在思索，信上是这样写的：

“国王今天晚上突然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女人爱上了他。他偶然听到了这个年轻姑娘和她女伴的谈话，知道了这件事。因此国王已经一心扑在这场飞来的爱情上了。这个女人名字叫拉瓦利埃尔小姐，如果要把这样的逢场作戏变成强烈的爱情，那么她的姿色就太平凡了。

请当心拉瓦利埃尔小姐。”

没有一句关于王太弟夫人的话。

阿拉密斯慢慢地把信折了起来，放进他的口袋里。

至于富凯，他一直在回味着他那封信上的香味。

“大人！”阿拉宓斯碰了碰富凯的胳膊说。

“嗯？”富凯问道。

“我有一个想法。您认不认识一个叫拉瓦利埃尔的小姑娘？”

“说真的，不认识。”

“好好想想。”

“啊！对了，我想那是王太弟夫人一位侍从女伴。”

“大概是的。”

“那么，怎么样呢？”

“那么，大人，今天晚上您该去拜访她。”

“哈！为什么？”

“不光要去拜访，而且要把您那件浮雕宝石送给她。”

“哪有这样的事！”

“您知道，大人，我这是个好主意！”

“可是这件意外……”

“这是我的事情。大人，你快去追求小拉瓦利埃尔，就象别人通常所做的那样；我去向贝利埃尔夫人保证，这种追求完全是政治性的。”

“您在说什么啊？我的朋友，”富凯急忙叫道，“您刚才说的是谁的名字？”

“这个名字可以向您证明，财政总监先生，我对您的事情一清二楚、我对别人的事情同样可以一清二楚。您去追求小拉瓦利埃尔吧。”

“您愿意我追求谁我就去追求谁，”富凯心花怒放地回答说。

“喂，喂，别想入非非了。回到现实里来吧，”阿拉宓斯说，“柯尔培尔先生来了。哦！在我们看信的时候他已经聚集了一批人。他周围一批人都在颂扬他，祝贺他。这肯定是一支力量。”

柯尔培尔果然走过来了，还留在花园里的朝臣都围在他身边。

大家都在赞扬他这次游乐会安排得好，他听得非常得意。

“如果拉封丹在这儿，”富凯微笑着说，“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他背诵他的寓言《想变成牛一样大的青蛙》① 。”

柯尔培尔走进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圈子，富凯含讥带讽地、不动声色地等着他。

柯尔培尔也在向他微笑，他在大约一刻钟以前就看见他的对手了，他迂回曲折地走了过来。

柯尔培尔的微笑似乎不怀好意。

“哦！哦！”阿拉密斯悄悄地对财政总监说，“这个坏蛋又要来向您要几百万来付他的烟火和彩色玻璃的钱。”

柯尔培尔勉强装出尊敬的样子首先行礼。

富凯的头微微地动了动。

“唔，大人，”柯尔培尔问道，“您看怎么样？我们布置得好吗？”

“布置得好极了，”富凯回答说，听不出他话里面有一点点讥讽的意味。

“哦！”柯尔培尔恶意地说，“您真是太宽容了……我们这些国王的仆人，我们太穷，待在枫丹白露和待在沃城堡没法相比。”

“是这样，”富凯冷冰冰地说，他控制着场上所有的角色。

“有什么办法呢，大人？”柯尔培尔接着说，“我们钱少，只能量力而行。”

富凯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柯尔培尔接着说，“大人，如果请王上在您那些美妙的花园里举行一次游乐会才配得上您那豪华的气派呢……那些花园

---

① 《想变成牛一样大的青蛙》：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1621—1695)所作的寓言，叙述一只不自量力的青蛙想胀成一头牛那么大，结果胀破了自己的肚子。

花了您六千万。”

“七千二百万，”富凯说。

“那就更应该这样做了，”柯尔培尔接着说，“那才真是气派不凡呢。”

“可是，先生，”富凯说，“您以为陛下肯接受我的邀请吗？”

“哦！我毫不怀疑，”柯尔培尔急忙说，“我可以担保。”

“您真是太客气了，”富凯说，“那么这件事我可以指望办得到么？”

“是的，大人，是的，肯定的。”

“那么，让我考虑考虑，”富凯说。

“接受吧，接受吧，”阿拉宓斯急忙轻轻地说。

“您要考虑考虑吗？”柯尔培尔跟着说。

“是的，”富凯回答说，“考虑我哪一天可以邀请国王。”

“哦！从今天晚上起就可以，大人，从今天晚上起就可以。”

“好吧，我接受了，”财政总监说。“先生们，我是想邀请你们的；可是，你们知道，不管国王到哪儿去，国王总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因此你们要得到陛下的邀请。”

人群中产生一阵欢乐的骚动。

富凯行了个礼以后就走开了。

“骄傲的家伙！”柯尔培尔说，“你接受，而你知道这要花掉你一千万。”

“您使我破产了，”富凯低声向阿拉宓斯说。

“我救了您，”阿拉宓斯说，这时富凯正踏上台阶的梯级，叫人去询问国王是否还愿意接见他。

第一二一章

办事有方的职员

国王急于要一个人待着，好考虑一下他自己刚才的内心活动，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圣埃尼昂先生在跟王太弟夫人谈完话以后也到国王这儿来找他。

那次谈话我们已经交待过了。

这个宠臣对他的双重的重要性很得意，他感到两个小时以来，他已经成了国王的心腹，尽管他是一个很懂礼貌的朝臣，他也开始用一种站得比较高的眼光来看待宫廷中的事件。从他的位置上，更可以说从某种机缘把他安排在那儿的地位上看，他看到他周围全是爱情和花环。

国王对王太弟夫人的爱情，王太弟夫人对国王的爱情，德·吉什对王太弟夫人的爱情，拉瓦利埃尔对国王的爱情，马利科尔纳对蒙塔莱的爱情，托内-夏朗特小姐对他圣埃尼昂的爱情，难道这一些还不够让一个廷臣左顾右盼，目不暇接吗？

不过，圣埃尼昂是过去、眼下和将来的朝臣的模范。

此外，圣埃尼昂表现得象一个娓娓而谈的叙述者，敏锐机智的判断者，因此国王听他说话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当他讲到王太弟夫人在探究他谈话中有关拉瓦利埃尔小姐的事情时的那种激动的模样的时候。

国王对昂利埃特已经不再有他过去那样的感受了，可是在王

太弟夫人这种打听消息的热情里面有一种国王不会放过的对自尊心的满足。他感受到了这种满足，可是仅此而已，而且他的心一点也没有由于王太弟夫人对这全部的奇遇可能想到的，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感到不安过。

不过，圣埃尼昂讲完话以后，国王一面准备他晚上的打扮一面问他：

“现在，圣埃尼昂，你知道了拉瓦利埃尔小姐是怎么样一个人了，是吗？”

“不但知道了她是怎么样一个人，还知道了她将来会成为怎样一个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说的是，她是所有的女人都希望成为的人，也就是说，得到陛下的爱；我要说的是，她将成为陛下希望她成为的人。”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不想知道她今天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她明天是什么：这你已经说了，可是和我有关系的是，她昨天是怎么样的人。把别人的看法告诉我。”

“别人说她很聪明。”

“哦！”国王微笑着说，“这是一种传说。”

“陛下，宫里流传的事情很少是可信的。”

“也许您说得对，我亲爱的……是好出身吗？”

“非常好，拉瓦利埃尔侯爵的女儿，又是那位杰出的圣勒米先生的继女。”

“哦！是的，我婶婶的管家……我记起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在经过布卢瓦时看见过她。她曾经被介绍给王太后和王后，我甚至责备自己当时没有给她应有的注意。”

“哦！陛下，我相信陛下会弥补失去的时间。”

“那么，您说，是不是据说拉瓦利埃尔小姐没有情人？”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陛下非常害怕有对手。”

“等等，”国王突然用相当严肃的声音叫道。

“什么，陛下？”

“我记起来了。”

“嗯！”

“如果说她没有情人，她有一个未婚夫。”

“一个未婚夫！”

“怎么！你不知道这件事，伯爵？”

“不知道。”

“你，消息灵通人士。”

“请陛下原谅。那么国王认识这位未婚夫吗？”

“当然！他父亲来向我要求签署婚约：那是……”

国王大概正要讲出布拉热洛纳子爵的名字，突然他皱了皱眉头停住不讲了。

“那是？……”圣埃尼昂跟着说。

“我记不起来了，”路易十四回答说，他想尽量不动声色，不让好不容易忍住的激动情绪显露出来。

“我能提醒陛下吗？”圣埃尼昂伯爵问道。

“不，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讲谁，不，真的；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想起有一个侍从女伴要成婚……可是我把她的名字忘了。”

“是托内-夏朗特小姐要成婚了吗？”圣埃尼昂问道。

“也许是吧，”国王说。

“那么未婚夫是蒙泰斯庞先生，可是，我似乎觉得托内-夏朗特小姐从来没有谈起过什么使追求她的人吓退的事情。”

“总之，”国王说，“关于拉瓦利埃尔小姐，我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是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圣埃尼昂，我派你去打听关于她的情况。”

"是，陛下，可是我什么时候才有幸能再见到陛下，好向陛下禀告她的情况呢？"

"你什么时候打听到消息就什么时候来。"

"我很快就会打听到的，如果这些情况来得和我想重见国王的愿望一样快。"

"讲得好！顺便说说，王太弟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对这个可怜的姑娘不满意的表示？"

"没有，陛下。"

"王太弟夫人没有生气吗？"

"我不知道，不过，她老是笑。"

"太好了，不过我似乎听到前厅里有声音，大概有人通报有信件来了。"

"是的，陛下。"

"你去问问什么事情，圣埃尼昂。"

伯爵向门口跑去，和看门人交谈了几句。

"陛下，"他回来后说，"刚才是富凯先生来了，据他说是王上命令他来的。他来了，可是来早了，他甚至并不一定请求今天晚上要召见他，他只要让陛下知道他已经来了就满意了。"

"富凯先生！我下午三点钟写信请他明天上午到枫丹白露，他半夜一点钟就到了这儿，真殷勤！"国王大声说道，他看到别人这么听他的话因而得意洋洋。"好呀，相反，富凯先生马上会得到召见，是我召见他的，我就接见他。叫人带他进来。你，伯爵，你去打听吧，明天见！"

国王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圣埃尼昂满怀喜悦地退了出去，一面命令掌门官把富凯先生带进来。

富凯先生走进了国王的房间。路易十四站起来迎接他。

"晚安，富凯先生，"他带着亲切的微笑说，"您这样准时，我祝

贺您，我的信到您那儿大概已经很晚了吧？”

“晚上九点钟到的，陛下。”

“这几天您工作很忙，富凯先生。因为有人对我肯定地说您已经有三四天没有离开过您圣芒代的书房了。”

“我是在里面待了三天没有出来，陛下，”富凯欠身回答。

“富凯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国王十分亲切地继续说。

“陛下真是对我恩重如山，既然陛下待我这么好，是不是允许我提醒您，陛下曾经答应过我愿意接见一个人？”

“哦，是的，有一个教会里的什么人，他似乎有什么事要对我表示感谢，是不是？”

“一点不错，陛下。时间也许选得不太好。可是我要带来的那个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枫丹白露又正在他去教区的大路上。……”

“他是谁？”

“陛下三个月以前，在我的推荐之下新任命的瓦纳主教。”

“有可能，”国王说，他在任命书上签名的时候根本没有看，“那么他来了吗？”

“是的，陛下；瓦纳是一个重要的教区：这个教士的信徒需要从他那儿听取神谕，重要的是要教育那些野蛮人懂得礼貌，而让德·埃尔布莱先生去完成这些使命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德·埃尔布莱先生！”国王说，一面尽力在想着，就好象这个名字早已听到过，他不是不知道的。

“哦！”富凯急忙说，“他是陛下一个最最忠诚、最最可贵的仆人，陛下不知道这个卑微的名字吗？”

“我承认我不知道……他要回去吗？”

“就是说，今天他接到几封信，也许需要他回去，因此在启程赶

往那个人们称之为布列塔尼的遥远的地方去以前，他希望来向陛下表示他的敬意。”

“他等着吗？”

“他就在外面，陛下。”

“叫他进来。”

富凯向等候在挂毯后面的掌门官做了个手势。

门打开了，阿拉密斯走了进来。

国王让他讲完请安的话，向这个任何人看过一眼就永远忘不了的脸端详了一番。

“瓦纳！”他说，“您是瓦纳主教，先生？”

“是的，陛下。”

“瓦纳在布列塔尼？”

阿拉密斯弯了弯身子。

“靠海吗？”

阿拉密斯又弯了弯身子。

“离美丽岛有几里路远？”

“嗯，陛下，”阿拉密斯回答说，“我看，有六里。”

“六里路，几步路就到了，”路易十四说。

“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布列塔尼人来说却并非如此，陛下，”阿拉密斯说，“六里路，相反，如果是陆地上的六里路，那就有很长一段路了；如果是海上六里路，那简直是没有尽头的了。不过，我有幸告诉陛下，从那条河到美丽岛一共有六海里。”

“据说富凯先生在那儿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国王问道。

“是的，据说是这样，”阿拉密斯平静地看着富凯说。

“什么，据说是这样？”国王大声说。

“是的，陛下。”

“说真的，富凯先生，我对您说实话，有一件事情使我很惊奇。”

“什么事情？”

“您有一位象德·埃尔布莱先生这样的人担任您堂区的主教，而您怎么没有给他看过美丽岛？”

“哦！陛下，”主教回答说，他不给富凯有回答的时间，“我们这些可怜的布列塔尼的教士，我们惯于常住在一个地方。”

“德·瓦纳先生，”国王说，“我要惩罚富凯先生的疏忽。”

“什么意思，陛下？”

“我要改变您的职务。”

富凯咬咬嘴唇，阿拉宓斯微微一笑。

“瓦纳有多少收入？”国王继续问。

“六千利弗尔，陛下，”阿拉宓斯说。

“哦！天啊！这么一点儿！可是您有财产吧，德·瓦纳先生？”

“我什么也没有，陛下，不过富凯先生作为本堂区财产管理委员，每年给我一千二百利弗尔。”

“噢，噢，德·埃尔布莱先生，我答应会给您比这好一些的职位。”

“陛下……”

“我会想到您的。”

阿拉宓斯弯了弯身子。

国王也向他致意，甚至还带着尊敬的神气，再说，这也是他和女人和教会人士打交道时的习惯。

阿拉宓斯懂得他的接见已经结束，他说了一句非常简单的、真正的乡下教士用的客套话表示告辞，随后他走了。

“真是一张引人注目的面孔，”国王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直到望不见他为止，甚至可以说当他看不见他时还在向那儿看。

“陛下，”富凯回答说，“如果这位主教受过第一流的教育，那么这个王国里没有一个教士能象他一样配得上最高的荣誉了。”

“他学识不渊博吗？”

“他是丢下剑穿上祭披的，而这有点儿晚了。可是没有关系。如果陛下允许我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再向您提起德·瓦纳先生……”

“完全可以，可是，在谈他以前，我们来谈谈您，富凯先生。”

“谈谈我，陛下？”

“是的，我要好好地称颂您一番。”

“说真的，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来向陛下表达我内心的快乐。”

“是的，富凯先生，我懂。是的，我原来对您有成见。”

“那我太不幸了，陛下。”

“可是这些事已经过去了。您难道没有发现吗？……”

“我知道的，陛下；可是我耐心地等待事情总有弄清楚的一天。这一天似乎终于来到了，是吗？”

“哦！您已经知道不受我宠爱了吗？”

“哎哟！是的，陛下。”

“那么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完全知道。国王原来以为我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

“哦，不是的。”

“那么就是以为我是一个没有能耐的行政官。总之，陛下以为，百姓穷得要命，国王也两手空空。”

“是的，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想错了。”

富凯躬身致敬。

“既没有谋反，也没有怨言，是吗？”

“还有钱，”富凯说。

“事实是，您上个月给了我好多钱啊。”

“我还有呢，不但可以满足所有的需要，而且可以满足陛下任何爱好。”

"谢天谢地！富凯先生，"国王严肃地说，"我决不会因此而考验您的，两个月以内，我什么也不想问您要啦。"

"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为王上收集五六百万，如果有战争，这笔钱可以作为主要经费。"

"五六百万！"

"当然只是给王室用的。"

"那么您相信会发生战争，富凯先生？"

"我相信，如果天主给老鹰一只尖嘴和一副利爪，那是为了让它用来炫耀它的王权。"

国王快活得脸也红了。

"这几天我们花费得太多了，富凯先生，您不会埋怨我吧？"

"陛下，陛下还有二十年的青年时代，在这二十年之中，还有十亿法郎要花。"

"十亿法郎！这太多了，富凯先生，"国王说。

"我会积攒的，陛下……而且，陛下有两个可贵的人才，柯尔培尔先生和我。其中一个可以让陛下花钱，那就是我，如果我的服务始终使陛下满意的话；另外一个可以替陛下积攒钱。那就是柯尔培尔先生。"

"柯尔培尔先生吗？"感到奇怪的国王说。

"当然罗，陛下；柯尔培尔先生的算盘是非常精的。"

听到这句称颂对手的话，国王更是深信不疑，非常赞赏。

事实上，不论在富凯的声音之中还是目光之中，都没有有损于他刚才讲的话的意味；他不是为了先捧一下随后再打两下。

国王懂得了，对这样的宽宏大量和才智他心悦诚服。

"您在赞扬柯尔培尔先生？"他说。

"是的，陛下，我赞扬他；因为，除了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之外，我相信他对陛下的利益非常忠诚。"

“是不是因为他经常和您看法不同?”国王微笑着说。

“正是这样啊,陛下。”

“请给我解释一下,好吗?”

“这很简单。我,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聚钱能手;他,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不让花钱的能手。”

“喂,喂,财政总监先生,见鬼!您很可以跟我讲些什么,来改变这种对他的好印象!”

“从公事上说吗,陛下?”

“是的。”

“一点也讲不出来,陛下。”

“真的吗?”

“以名誉担保,我不知道法国有比柯尔培尔先生更好的职员了。”

“职员”这个词在一六六一年,不象今天这样含有一点低微的意思,可是这个词从刚才被国王叫做财政总监先生的富凯先生嘴里说出来,就含有一种卑微和渺小的意思,这样就巧妙地使富凯先生和柯尔培尔先生各就其位了。

“好呀,”路易十四说道,“可是就是他,不管他有多节俭,还是主持了我枫丹白露的游乐会;而我向您保证,富凯先生,他根本没有不让我花钱。”

富凯躬身致敬,可是没有回答。

“您同意吗?”国王说。

“我觉得,陛下,”他回答说,“柯尔培尔先生办事有方,在这方面,他值得陛下所有的称颂。”

办事有方这个词和职员这个词是相对称的。

路易十四具有高度的灵敏性和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在真正的感觉之前就觉察到和抓住种种感觉的脉络。

路易十四终究懂得了，对富凯来说，这个职员办事太死板了，也就是说，枫丹白露这次如此豪华的游乐会原来还可以更加富丽堂皇。

结果，国王感到有人也许会对他的娱乐提出某种非难。他有点儿怨恨这个外省人，这个外省人，穿了他衣柜里最华美的衣服来到巴黎，巴黎的时髦人物不是盯着他看就是不屑一顾。

富凯这一场非常有分寸的、可是又非常机智的谈话还使国王更加尊重他的性格和这位大臣的能力。

富凯到早晨两点钟告退，国王上床时稍许有些不安，对他刚才受到的含蓄的教训有点儿惭愧；他花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来回忆由办事有方的职员柯尔培尔想出来的刺绣品，挂毯，小吃的花样，凯旋门的建筑，以及灯火装置和烟火场面。

国王把一星期内发生的事都回忆一遍以后，结果发现他这次游乐会有某些不足。

于是，富凯就这样用他的彬彬有礼、他的翩翩风度和他的宽宏大量损害了柯尔培尔，而损害的程度远比柯尔培尔损害他的程度深。柯尔培尔以他的狡猾、恶毒、刻骨仇恨来损害富凯，却从未能够如此成功。

第一二二章

枫丹白露半夜两点钟

就象我们刚才看到的，就在财政总监走进国王的房间时，德·圣埃尼昂走了出来。

德·圣埃尼昂担负着紧急任务；也就是说圣埃尼昂要尽一切可能去好好地利用他的时间。

这位我们当作国王的朋友介绍给大家的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是一个杰出的廷臣，他的机警和泼辣从这个时代起就使过去和将来的宠臣逊色，他的一丝不苟可与当儒① 的奴颜婢膝比美。

不过当儒算不上是宠臣，只不过是国王的跟屁虫。

德·圣埃尼昂打定了主意。

他心里寻思，他第一批可以得到的情报一定来自德·吉什。

他便向德·吉什那儿跑去。

我们刚才看到德·吉什消失在宫廷的侧面，很象是要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可是德·吉什没有回去。

德·圣埃尼昂开始寻找德·吉什。

在经过七拐八弯找了好多地方以后，德·圣埃尼昂发现有一个象人的身形一样的东西靠在一棵树上。

这个身形象一座纹丝不动的雕像，似乎全神贯注地在望着一扇窗子，尽管这扇窗子的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

因为这是王太弟夫人的窗子，德·圣埃尼昂心想这个身形大

概是德・吉什的。

他轻轻地走过去，看到他猜得一点儿不错。

德・吉什从他和王太弟夫人的谈话中得到了那么许多幸福，因此他精神上已无法承受得住。

在德・圣埃尼昂一方面，他知道德・吉什在把拉瓦利埃尔带进王太弟夫人家里这件事中曾经起过一点作用；一个廷臣什么都知道，而且什么都不会忘记。只不过他从来也不知道德・吉什是以什么名义，凭什么身分，作为拉瓦利埃尔的保荐人的。可是，只要多问，就很少会不多少知道一些的。德・圣埃尼昂打算使出浑身解数从他的嘴里，或多或少打听到一点儿消息。

德・圣埃尼昂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是好消息，就兴高采烈地对国王说他采到了一颗珍珠，并且要求得到把这颗珍珠镶在王冠上的特权。

如果是坏消息，这毕竟也是可能的，那就要研究一下拉瓦利埃尔在国王心里究竟占什么地位，并且使自己的报告能够撵走这个小姑娘，让自己在从王太弟夫人开始，到王后为止的所有想博得国王欢心的女人面前，成为一个撵走拉瓦利埃尔的有功之臣。

如果国王看来非达到目的不可，那就隐瞒不利的情况；同时让拉瓦利埃尔知道，这些对她不利的情况无一例外地藏在她知心朋友头脑里的一个秘密抽屉里面；在这个不幸的姑娘眼里显得宽厚大度，使她永远对他既感激又惧怕，成为一个与他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宫中女友。

假定这颗有关过去情况的炸弹总有一天要爆发，德・圣埃尼昂决定事先多加防范，在国王面前装得一无所知。

在拉瓦利埃尔面前，当这一天来到时，他还可以扮演一个绝妙的心地善良的角色。

---

① 当儒：见上册第52页注。

德·圣埃尼昂正象拉封丹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儿子，怀着这些在半个小时的贪婪之火中产生的念头，胸有成竹地去使德·吉什开口，也就是说去打断他幸福的沉思；再说，德·圣埃尼昂根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幸福的。

在德·圣埃尼昂发现德·吉什一动不动地站着靠在一棵树干上，眼睛盯着这扇有亮光的窗户的时候，正是半夜一点钟。

半夜一点钟，那就是说，在夜晚最美妙的时候，是画家用初生的爱神木和罂粟来装饰的时候，是眼睛挂黑圈、心儿跳动、脑袋沉重的时候，是向逝去的一天投去遗憾的一眼的时候，是向新的一天致以爱情的敬礼的时候。

对德·吉什来说，这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幸福的开端，他很可能把一大笔财富给他路上遇到的乞丐，以求他别打扰了他的好梦。

正好就是在这时候，不了解情况的——自私自利者总是不了解情况的——圣埃尼昂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时他嘴里正在咕哝着一个词，更可以说是一个名字。

“哦！”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在找您。”

“找我？”德·吉什说，他一阵哆嗦。

“是的，我看见您在对着月亮出神。您不会是做诗着了迷吧，我亲爱的伯爵，您是在做诗吗？”

年轻人尽力想装出笑容，可是心里却把圣埃尼昂恨得要死。

“也许是吧，”他说，“可是怎么这么巧啊？”

“哦！这就向我说明了您没有听清楚我的话。”

“为什么这么说？”

“是的，我一开始就对您说我在找您。”

“您在找我？”

“是的，我在这儿抓住您了。”

“请问抓住了什么？”

“您在唱菲莉丝[1]。”

“是的，我不否认，”德·吉什笑着说，“是的，我亲爱的伯爵，我在唱菲莉丝。”

“这歌是属于您的。”

“属于我？”

“当然罗，属于您。属于您，您这位所有聪明美丽的女人的不知疲倦的保护人。”

“您在对我讲些什么鬼名堂啊？”

“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过请等等，我爱上了一个人。”

“您？”

“是的。”

“太好了，亲爱的伯爵，来，跟我谈谈。”

于是德·吉什挽住伯爵的胳膊，想把他引开这个地方，他怕圣埃尼昂注意到这扇有亮光的窗户，可是也许已经有些迟了。

“哦，”圣埃尼昂挣扎着说，“可别把我带到那黑漆漆的树林中去，那边太潮湿了。我们还是待在月光下面，好吗？”

这时候，他终于屈服于德·吉什的胳膊的压力，停留在宫堡旁边的花坛之间。

“喂，”无可奈何的德·吉什说，“随您把我带到哪儿去，您喜欢问我什么您就问吧。”

“您真是太好了！”

随后，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圣埃尼昂继续说：

“亲爱的伯爵，有一个人，我希望您能对我讲几句关于她的话，这个人是您过去保荐过的。”

---

① 菲莉丝：一出意大利歌剧中一位有两个情人的女主角。

“也是您所爱的?”

“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亲爱的……您懂得，一个人的心不能随意乱给，总得预先有点儿保证。”

“您说得对，”德·吉什叹息着说，“一颗心，太珍贵了。”

“尤其是我的那颗心，很脆弱，我就把这颗心给您吧。”

“哦！大家是知道您的，伯爵。还有呢?”

“这样，简单地说，那是托内-夏朗特小姐。”

“啊！我亲爱的圣埃尼昂，我猜想，您肯定是疯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我可从来也没有保荐过托内-夏朗特小姐啊！”

“唔！”

“从来没有！”

“不是您把托内-夏朗特保荐给王太弟夫人的吗?”

“您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亲爱的伯爵，托内-夏朗特小姐出身非常好，是值得人想望的，被接受是毫无困难的。”

“您和我开玩笑吧。”

“不，以我的名誉担保，我不知道您想说什么。”

“那么，您和她被王太弟夫人接受的事没有关系?”

“没有。”

“您不认识她?”

“在把她介绍给王太弟夫人那天我是第一次看见她。所以说，因为我没有保荐她，因为我不认识她，我亲爱的伯爵，我就不能把您所希望得到的有关她的情况给您说明了。”

德·吉什移动了一下，想离开这个向他提问题的人。

“哦！哦！”圣埃尼昂说，“等一会儿，我亲爱的伯爵，您要这样离开我是不行的。”

“对不起，可是我觉得现在似乎是我回去的时候了。”

“可是在我找到您，不是遇到您的时候，您却并不象在回去。”

“那么，我亲爱的伯爵，既然您还有什么事要对我讲，我听候吩咐。”

“对啊，您这样做很好！多半个小时少半个小时，对您的花边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请向我保证，您没有什么不利于她的话要对我说，即使您要告诉我什么不利于她的话，也不是您不想说话的原因。”

“哦！这个可爱的孩子，我以为她纯洁得象块水晶。”

“您使我太高兴了。我不愿意在您面前装得象对情况一无所知。肯定是您向亲王府保荐侍从女伴的。关于这种保荐，人们甚至还编了一首歌。”

“您知道，我亲爱的朋友，人们对任何事情都在编歌。”

“您知道这首歌吗？”

“不知道，不过您唱给我听听吧，我就知道了。”

“我不能告诉您这首歌是怎样开头的，可是我记得这首歌的结尾。”

“好！这已经不错了。”

“侍从女伴的保荐人，
就是吉什不是别人，”

“思想贫乏，缺少韵味。”

“哦，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这既不是莫里哀的，又不是拉辛[①]的，而是拉弗雅德[②]的作品。一个贵族大老爷总不能象个乡下佬那样押韵。”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② 拉弗雅德(1625—1697)：法国元帅。

“真的，您只记住了结尾那可真遗憾。”

“等等，等等，第二节的前面两句我也记起来了。”

“我听着。”

“他在这只大鸟笼里边儿，
放进了蒙塔莱和……”

“对啊！……和拉瓦利埃尔！”德·吉什大声说道，尤其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圣埃尼昂到底想干什么！他觉得更不耐烦了。

“对，对，就是拉瓦利埃尔。您找到韵脚了，我亲爱的。”

“是啊，这个发现真太妙了！”

“蒙塔莱和拉瓦利埃尔，一点不错。受您保荐的就是这两位小姑娘。”

说完，圣埃尼昂就笑起来了。

“那么，您在这首歌里没有发现托内-夏朗特小姐吗？”德·吉什说。

“是啊，没有！”

“那么，您满意了？”

“当然罗，可是我在这里面找到了蒙塔莱，”圣埃尼昂说，他一面笑个不停。

“哦，随便在哪儿您都能找到她的，这是一位非常好动的小姐。”

“您认识她吗？”

“间接的。她是被一个叫做马利科尔纳的人保荐的，而马利科尔纳又是马尼康保荐的。马尼康要求我为蒙塔莱在王太弟夫人身边找一个侍从女伴的差使，为马利科尔纳在王太弟身边找一个管事的职位，我就代为要求了。您很清楚，我对马尼康这个家伙有些偏爱。”

“而您的要求得到满足了吗？”

“蒙塔莱的事成功了，马利科尔纳的事还没有定，他还在等着。您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吗？”

“还有那个韵脚。”

“什么韵脚？”

“您找到的那个韵脚。”

“拉瓦利埃尔吗？”

“是的。”

德·圣埃尼昂又笑了起来，笑得德·吉什很恼火。

“不错，”德·吉什说，“是我把她推荐给王太弟夫人的，是这样的。”

“唔！唔！唔！”德·圣埃尼昂说。

“可是，”德·吉什神色极为冷淡地继续说道，“亲爱的伯爵，如果您不拿这个名字开玩笑，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拉博姆-勒布朗·德·拉瓦利埃尔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

“十分聪明？”

“是的。”

“那么最近的流言您不知道罗？”圣埃尼昂大声说。

“不知道，而且，亲爱的伯爵，如果您把这个流言留给您和那些传播这个流言的人，那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唔！您对这件事这么认真吗？”

“是的，我的一个好朋友爱着拉瓦利埃尔小姐。”

圣埃尼昂一阵哆嗦。

“噢！噢！”他说。

“是的，伯爵，”德·吉什继续说，“因此，您懂得，您是法国最有礼貌的人，我不能让我的朋友处于一个可笑的境地。”

“哦！太妙了。”

圣埃尼昂咬着自己的手指，心里有点儿懊恼，也有点儿失望和好奇。

德·吉什恭敬地向他行了一个礼。

"您撵我走吗，"圣埃尼昂说，他非常希望知道他朋友的名字。

"我没有撵您，亲爱的……我在完成我写给菲莉丝的诗。"

"那么这些诗？……"

"是一首四行诗。您知道，一首四行诗，是神圣的。是吗？"

"哦，是啊！"

"因为一首四行诗总是用四句诗句组成的，我还有三句半没有写出来，我需要好好动脑筋。"

"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见，伯爵！"

"再见！"

"顺便说说……"

"什么事？"

"您有诗才吗？"

"有的是。"

"这三句半诗您明天上午总能写出来了吧？"

"我希望如此。"

"那么，明儿见。"

"明儿见，再见！"

圣埃尼昂不得不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他走开了，消失在绿篱后面。

这场谈话已经把德·吉什和圣埃尼昂带到了远离宫堡的地方。

圣埃尼昂一会儿盘算，一会儿吟诗，一会儿沉思，在他跟德·吉什分手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梅花形花坛的旁边，再过去就是下房了，巨大的枝叶交叉的金合欢树和栗树丛上面盖了一大

片铁线莲和爬山虎，在那后面，耸立着一堵围墙把树林和下房的院子隔了开来。

圣埃尼昂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后，就向这些建筑物走去，德·吉什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一个回到花坛那儿去，另一个向围墙走去。

圣埃尼昂在一个由花楸、丁香、硕大的英国山楂花织成的浓密的穹顶下走着，脚下踩着在黑暗中与苔藓混在一起的软软的沙子。

他反复考虑着一种他认为相当困难的对策，尽管他已绞尽脑汁，想达到目的，但是拉瓦利埃尔的事他还是一点也没有打听到，就象塔勒芒·戴·雷奥① 所说的，他已经不知所措了。

突然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这象一种絮絮的耳语，又象是一种夹杂着呼叫的女人的哀怨声；有吃吃的笑声，叹息声，压抑住的惊叫声；可是女人的声音最响。

圣埃尼昂停下步来想辨明方向，使他大为吃惊的是这些声音不是从地面传来的，而是从树顶上传来的。

他弯进一条小径抬头一看，发现有一个女人趴在搁在墙上的一把梯子上，正在跟一个爬在树上的男人起劲地交谈着，同时比划着手势，男人的身体隐藏在一棵栗树的阴影之中，只看见他的头。

女人在墙内，男人在墙外。

---

① 塔勒芒·戴·雷奥：见上册第698页注。

第一二三章

迷　　宫

德·圣埃尼昂只是来打听消息的，却碰到了一场奇遇，真是幸运。

德·圣埃尼昂一心想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奇怪的方式在和这个女人谈话，尤其是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于是他缩成一团，几乎溜到了那把扶梯下面。

于是，他采取了些措施，把自己尽量安顿得舒服一些，靠在一棵树上倾听着。

他听到了以下的谈话。

讲话的是那个女人。

"说真的，马尼康先生，"她说，她讲的是责备的话，可是却带有一种奇怪的撒娇的语气，"说真的，您这样冒失简直太危险了。我们不可能这样谈得很久而不给人发现。"

"这很可能，"那个男人插嘴说，语气非常平静和冷淡。

"那么，别人会怎么说呢？哦！如果有人看见我，我可要对您说我要羞死的。"

"哦！这太孩子气了，我相信您是不可能这样的。"

"如果我们之间真有什么事那也算了；可是无缘无故地糟蹋自己，真的，我可是太傻了。再见，马尼康先生！"

"好！男的我认识了；现在，我要看看女的，"德·圣埃尼昂心里

想，一面在扶梯脚下窥探着上面两只套在天蓝色缎子鞋子和肉色长袜里的小腿。

“哦！喂，喂，饶了我吧，我亲爱的蒙塔莱，”马尼康叫道，“别逃走，见鬼！我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要对您说。”

“蒙塔莱！”德·圣埃尼昂暗自思忖道，“三个了！这三个教母每人都有一出好戏；我原来以为这一位的对象叫马利科尔纳先生，而不叫马尼康。”

听到她对话者的呼唤，蒙塔莱下到扶梯当中就停住了。

于是可以看到不幸的马尼康在他的栗树上又向上爬高了一步，也许是为了使自己站得更舒服些，也许是为了不使自己厌倦自己所处的恶劣地位。

“喂，”他说，“听我说，我希望您很清楚我没有任何不良企图。”

“当然罗……可是，总之，为什么您要写这封引起我感激之情的信给我？为什么您要求和我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会面？”

“我提醒您是我把您引进王太弟夫人家里来的，用这个办法引起您的感激心情，那是因为我非常希望和您会见，那是您非常愿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就用了我认为最最可靠的办法。为什么我要在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会见呢？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很审慎，地点很冷僻。而我要求于您的就是审慎和冷僻。”

“马尼康先生！”

“完全是正大光明的好事，亲爱的小姐。”

“马尼康先生，我相信我还是离开的好。”

“听我说，否则我就从我的窝里跳到您的窝里，您当心，可别刺激我，因为眼下正好有一根栗树的树枝碍着我，在一个劲地撩拨我。请您别学这根树枝的样，听我说。”

“我同意，我听着，可是您讲得简短一些，因为您有一根树枝撩拨您，而我呢，我有一个三角形的梯级正踩在我的脚底心下面。我

鞋子都踩坏了，我也告诉您。”

“请把您的手给我，小姐。”

“为什么呢？”

“给我嘛。”

“手给您，可是您到底要干吗？”

“我把您拉过来。”

“什么目的呢？我希望，您不是要我到您的树上去吧？”

“不，可是我希望您坐在墙上，那儿，好！这个位置很宽敞很舒服，只要您同意我在那上面坐在您旁边，我什么都肯。”

“不行！您在那儿不是很好嘛，您下来了有人会看到您的。”

“您相信会吗？”马尼康用讨好的语气说。

“这我可以肯定。”

“算了，我还是留在我的栗树上，尽管我在这儿简直难受死了。”

“马尼康先生！马尼康先生！我们离题太远了。”

“是的。”

“您写信给我了？”

“是啊！”

“可是您为什么要写信给我？”

“您想想今天两点钟，德·吉什走了。”

“后来呢？”

“看到他走了，我就跟着他，因为这是我的习惯。”

“我看得很清楚，既然您在这儿。”

“请等等……您知道，是吗，这个可怜的德·吉什完全失宠了。”

“唉！是的。”

“因此，对他来说，到枫丹白露来找把他流放到巴黎去的人，尤其是来找别人不让他接近的人，那简直是太冒失了。”

“您讲起道理来象已故的毕达哥拉斯①一样，马尼康先生。”

“可是，德·吉什象个在恋爱的人那样固执，他根本不听我的告诫。我请求他，哀求他，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真见鬼！”

“您怎么啦？”

“对不起，小姐，可是，这是因为我刚才有幸对您谈起的这根该死的树枝，刚才把我的短裤撕破了。”

“天太黑了，”蒙塔莱笑着说，“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吧，马尼康先生。”

“德·吉什就这样骑着马一溜烟跑了，而我呢，我跟着他，可是我是步行的。您知道，和一个朋友一样迅速地跳入水中，那不是个傻瓜，就是个疯子。我就让德·吉什抢到前面去，乖乖地在后面慢慢地走。我深信，这个不幸的人不会被接见的，即使被接见了，他一受到粗暴对待就会掉转马头，我就会看到他比去的时候更快地回来，而我呢，最远也超不过里斯和默伦，不过这已经很远了，您也会同意的，去十一里，回来也是十一里。”

蒙塔莱耸耸肩膀。

“您要笑就笑吧，小姐；可是，如果您不是四平八稳地坐在墙头上面，而是象我这样跨在树枝上，即使您象奥古斯特②一样，您也想下来。”

“稍许耐心一些，我亲爱的马尼康！很快就完了，您说您已经走过了里斯和默伦。”

“是的，我已经走过了里斯和默伦，我继续往前走，一路上，我总是感到奇怪怎么没有看见他回来，最后，我来到了枫丹白露，我就到处打听，寻找德·吉什；没有人看见过他，没有人在城里和他谈过话；他是策马飞奔而来的，走进宫堡就消失了。从晚上八点以

① 毕达哥拉斯：见上册第183页注。

② 奥古斯特：见上册第411页注①。

来，我就在枫丹白露，四面八方去打听德·吉什，但都没有找到。我简直急死了！您懂得，我没有象我那位冒冒失失的朋友自己投进狼嘴一样，进入宫堡里来；我走进了下房，叫人给您送去一封信。现在，小姐，以上天的名义，请安安我的心吧。"

"这并不困难，我亲爱的马尼康先生，您的朋友德·吉什被亲切地接见了。"

"啊！"

"国王热情地欢迎他。"

"国王，是国王流放他的嘛！"

"王太弟夫人对他微笑，王太弟似乎比以前更喜欢他了！"

"哦！哦！"马尼康说，"这样我就懂了，他是为什么，又是怎么样留在那儿的。他一点也没有谈起我吗？"

"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他这样可不好。眼下他在干吗？"

"十之八九他已睡了，或者，如果他不在睡，那他就在做梦。"

"那么整个晚上大家在做什么？"

"在跳舞。"

"就是那了不起的芭蕾舞吗？德·吉什那时怎么样？"

"太漂亮了。"

"这个亲爱的朋友！现在，对不起，小姐，我只要从我这儿到您那儿就行了。"

"为什么？"

"您知道：我并不以为有人会在这个时候为我打开宫堡的大门，而睡在这根树枝上，我是很乐意的，可是我声明这样的事情对任何动物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一只美洲鹦鹉。"

"可是我呢，马尼康先生，我可不能就这样把一个男人从墙上带进来。"

“两个，小姐，”另外还有一个声音说，可是声音是战战兢兢的，因此旁人一听就知道，说话人完全知道这样的要求是不合适的。

“老天爷啊！”蒙塔莱小姐设法向栗树的根部望去，“是谁在对我说话？”

“是我，小姐。”

“您是谁？”

“马利科尔纳，您谦卑的仆人。”

马利科尔纳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爬到了下面几根树枝上，再从下面几根树枝上攀到了墙头上。

“马利科尔纳先生！……天啊！可是你们两人都疯了！”

“小姐，您身体可好？”马利科尔纳彬彬有礼地问道。

“再糟也没有啦，”绝望的蒙塔莱叫道。

“哦！小姐，”马利科尔纳低声地说，“别那么生硬，我请求您！”

“总之，小姐，”马尼康说，“我们是您的朋友，一个人不能希望他的朋友死去。可是，让我们象现在这样过夜，那就是判处我们死刑。”

“哦！”蒙塔莱说，“马利科尔纳先生身体很强壮，在露天过一个晚上也死不了。”

“小姐！”

“这是对他逃走的公正的处罚。”

“好吧！让马利科尔纳随他的心意跟您打交道吧；我可要过去了，”马尼康说。

说完，他就把那根他刚才苦苦埋怨的出色的树枝弯了下去，最后，靠了他的手脚的帮忙，终于坐到了蒙塔莱的旁边。

蒙塔莱想推开马尼康，马尼康设法让自己坐稳。

这场持续了几秒钟的交手有它富有诗意的一面，圣埃尼昂的

眼睛肯定在这方面得到了满足。

可是马尼康取得了胜利。他抢到了梯子，把脚踩了上去，随后他优雅地把手递给他的敌人。

在这个时候，马利科尔纳在栗树上安顿下来了，就在马尼康刚才占的位置上，他私下里打定主意要在他占领的地方继承马尼康。

马尼康和蒙塔莱走下了几级，马尼康一定要继续往下走，蒙塔莱笑着，挣扎着。

这时可以听到马利科尔纳的声音在苦苦哀求。

“小姐，”马利科尔纳说，“别抛弃我，我恳求您！我现在很尴尬，我不能平平安安地一个人爬过围墙，马尼康撕坏了他的衣服，很好，他有德·吉什先生的可以穿；而我，我却穿不了马尼康的，因为他的衣服已经撕坏了。”

“我的意见是，”马尼康说，他不管马利科尔纳苦苦哀求，“我的意见是，最好是我眼下就去找德·吉什。再晚些我也许就不能到他那儿了。”

“我也是这个意见，”蒙塔莱说，“去吧，马尼康先生。”

“太感谢了！再见，小姐，”马尼康跳到地上说，“你真是太客气了。”

“德·马尼康先生，我是您的女佣人；我现在要摆脱马利科尔纳先生。”

马利科尔纳长吁了一声。

“去吧，去吧，”蒙塔莱接着说。

马尼康走了几步；随后，又走回到梯子底下。

“请问，小姐，”他说，“到德·吉什先生那儿去怎么走？”

“哦！真的……很简单，您顺着这条两旁有树的小径走……”

“哦！太好了。”

"您会走到一个种满树的十字路口。"

"好！"

"在那儿您会看到有四条小路。"

"太好了。"

"您沿着其中的一条走……"

"哪一条？"

"右边的一条。"

"右边的一条吗？"

"不，左边的一条。"

"见鬼！"

"不，不……那么等一等……"

"您似乎不太肯定。您再想想，我请求您，小姐。"

"中间一条。"

"一共有四条。"

"是真的。我所知道的，就是，在这四条中间，有一条是一直通向王太弟夫人那儿去的，这一条路我是认识的。"

"可是德·吉什先生不会在王太弟夫人那儿，是吗？"

"谢天谢地！不会。"

"那么，这条通向王太弟夫人那儿去的路，对我就毫无用处了，我希望用这条路来换取通向德·吉什先生屋子去的那条路。"

"是啊，当然罗，这条路，我也认识，可是要我在这儿告诉您怎么走，我似乎办不到。"

"可是，总之，小姐，假如我找到了这条使人幸福的小路呢？"

"那么，您就会找到他的。"

"好。"

"是的，您只要穿过那个迷宫就行了。"

"没有别的了吗？见鬼！有一个迷宫罗？"

“相当复杂，是的；即使在白天，有时也会走错，拐来弯去的没完没了；首先必须向右边拐三个弯，随后向左边拐两个弯，随后又是一个弯……到底是一个弯还是两个弯？等等！随后，走出这个迷宫以后，您就可以找到一条种着埃及无花果的小路，这条小路可以把您一直引到住着德·吉什先生的小屋里去。”

“小姐，”马尼康说，“这样的指点真是太妙了，我毫不怀疑，如果照您指点那样去走，我立即就会迷路的，因此，我想请您帮个小忙。”

“什么事？”

“请您亲自挽着我的胳膊引导我，就象另一位……就象另一位……可是我原来知道我那个神话，小姐；不过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使我把它忘记了。来吧，我请求您。”

“而我呢！”马利科尔纳呼唤道，“我，就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吗？”

“哦，先生，不可能！……”蒙塔莱对马尼康说，“别人会看见我在这样的时间里和您在一起，请想想别人会怎么说。”

“您可以问心无愧，小姐，”马尼康一本正经地说。

“不可能的，先生，不可能的！”

“那么，请让我帮助马利科尔纳下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他嗅觉很灵敏，他会带领我的，如果我们迷路了，那么我们也是两个人，我们可以相互帮忙。如果我们是两个人被人看到，我们就象是有什么事；可是如果我只是一个人被人遇到，我就好象是一个情人，或者是象一个贼，来，马利科尔纳，扶梯在这儿。”

“马利科尔纳先生，”蒙塔莱叫道，“我不准您离开您那棵树，否则我要对您大发脾气。”

马利科尔纳的一条腿本来已经跨上了墙头，他又伤心地缩了回去。

“嘘！”马尼康悄悄地说。

“什么事？”蒙塔莱问道。

“我听见有脚步声。”

“哦！我的天啊！”

果然，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变得清楚起来了，树丛给拨开了，钻出了德·圣埃尼昂，他眼里充满笑意，手向前伸着，把他们三个吓得愣住了，也就是说，马利科尔纳在树上伸长了头颈；蒙塔莱踏在梯级上，身体贴着扶梯；马尼康站在地上，伸出一只脚准备走开。

“哦！晚安，马尼康，”伯爵说，“欢迎，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没有看到您，大家都在问起您。蒙塔莱小姐，您的……谦卑的仆人！”

蒙塔莱的脸涨得绯红。

“哦！我的天啊！”她双手捧着头结结巴巴地说。

“小姐，”德·圣埃尼昂说，“请放心，我知道您完全是清白的，我可以为您担保。马尼康，请跟着我走。林荫小路、十字路口和迷宫我都知道；我做您的阿莉阿纳①，嗯！您神话里的名字不是找到了嘛。”

“是啊！是的！伯爵，谢谢！”

“可是，趁这个机会，伯爵，”蒙塔莱说，“把马利科尔纳先生也带走吧。”

“不，不，”马利科尔纳说，“马尼康先生已经遂了他的心愿，和您谈过了；现在轮到我了，对不起，小姐；我这方面，也有很多关于我们未来的事情要和您谈。”

“您听到了吧，”伯爵笑着说，“和他留在一起吧，小姐。您难道不知道，这个夜晚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夜晚。”

---

① 阿莉阿纳：见上册第468页注。

说完，他挽起了马尼康的胳膊，伯爵带着他快步向蒙塔莱心里很清楚，可是又说不清楚的方向走去。

蒙塔莱久久地凝望着他们远去，一直望到看不见他们为止。

第一二四章

马利科尔纳是怎样被人从“美丽的孔雀”旅店撵出来的

在蒙塔莱看着伯爵和马尼康逐渐远去时，马利科尔纳趁年轻的姑娘不留意，使自己坐得舒服了一些。

她回过头来，一眼就看到了马利科尔纳的位置有了变化。

马利科尔纳象个猴子似的坐着，屁股在墙上，两只脚踩在第一级扶梯上。

他头上覆盖着野葡萄藤和忍冬，活象一个农牧神。爬山虎的螺旋状的枝蔓非常逼真地象征着山羊的脚。

至于蒙塔莱，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十足的山林女仙。

“喂，”她踩上一格梯级说，“您使得我倒霉，您折磨得我够了，您是个暴君！”

“我？”马利科尔纳说，“我，一个暴君？”

“是的，您总是损害我的名誉。马利科尔纳先生，您是一个恶魔。”

“我？”

“您到枫丹白露来有什么事要干？嗯！您不是住在奥尔良吗？”

“您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吗？我是为了想看您。”

“哦！那真是太需要了。”

“也许不是为了您，小姐，可是肯定为了我。至于我的住处，您

很清楚我已经放弃了。我今后除了您所拥有的住处以外，不再有别的住处了。您的住处眼下就在枫丹白露，因此我就来到枫丹白露。”

蒙塔莱耸了耸肩膀。

“您想看我，是吗？”

“当然。”

“那么，您已经看见我了，您该满意了，走吧！”

“哦！不行，”马利科尔纳说。

“什么！不行？”

“我不仅仅是为了看您才来的，我是来和您谈话的。”

“那么，我们晚些时候换个地方再谈。”

“晚些时候！天知道我还能不能晚些时候在另一个地方看到您！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

“可是今天晚上我不行，眼下我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晚上发生了一千件事情。”

“那么，我的事，我的，就是第一千零一件。”

“不，不，托内-夏朗特小姐在我房里等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等了很久了吗？”

“至少等了一个小时了。”

“那么，”马利科尔纳平静地说，“让她再等上几分钟。”

“马利科尔纳先生，”蒙塔莱说，“您忘乎所以了。”

“那就是说，您把我忘了，小姐，我对您要我在这儿扮演的角色感到不耐烦了，见鬼！小姐，一个星期以来，我在你们所有这些女人中间游荡，而您连一次也没有发现我在这儿。”

“您在这儿游荡，您，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象个狼妖①一样，在这儿，我被烟火烫伤，两套假发被熏成了棕黄色，在那儿，在柳树林里被晚上的潮气和喷水池的水气弄得浑身稀湿，始终是饥肠辘辘，筋骨酸痛，看到的却是一堵墙，还需要攀登逾越。该死的！一个人不是一只松鼠，一只蝾螈，一只水獭，这可不算是什么生活；可是，既然您如此不讲人道，甚至要我放弃做人的条件，我就要坚持。我是人，见鬼！我要继续做人，除非天主不同意。”

“那么，喂，您希望什么？您需要什么？您要求什么？”蒙塔莱顺从地说。

“您总不至于会对我说您不知道我在枫丹白露吧？”

“我……”

“请坦率地说。”

“我猜到了。”

“那么，一个星期以来，您就不能每天至少来看我一次吗？”

“我事情总是很忙，马利科尔纳先生。”

“胡扯！”

“如果您不相信我，请去问那几位小姐。”

“这些事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从来不要求解释。”

“冷静些吧，马利科尔纳先生，这种情况会改变的。”

“必须改变。”

“您知道，不管我有没有看到您，您知道，我在想您，”蒙塔莱温柔地说。

“哦！您在想我……”

“我以名誉担保。”

“没有什么新闻吗？”

---

① 狼妖：传说中夜间化为狼的人或妖精。

“关于哪方面的？”

“关于我在王太弟那儿的差使。”

“哦！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过去这几天大家没有和王太弟接近。”

“那么现在呢？”

“现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昨天开始，他不再嫉妒了。”

“唔！他的嫉妒心怎么会消失的？”

“发生了别的事情。”

“把这件事情讲给我听听。”

“大家在传说国王的眼睛盯上了另一个女人，于是王太弟突然就平静下来了。”

“这个传说是谁散布出来的？”

蒙塔莱压低了声音。

“我们之间谈谈，”她说，“我相信王太弟夫人和国王是串通一气的。”

“哦！哦！”马利科尔纳说，“只有这个办法。那么德·吉什先生呢？这个可怜的求爱者。”

“哦！他呀，他被干脆撵走了。”

“他们是不是在写信？”

“我的天啊，不，一个星期以来我没有看见他们哪个动过笔。”

“您和王太弟夫人关系怎么样？”

“再好没有。”

“跟国王呢？”

“我走过时国王就对我微笑。”

“好，现在说说，这两个情人看中哪一个女人来做他们的挡箭牌。”

“看中拉瓦利埃尔。”

“哦！哦！可怜的姑娘！可是，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如果拉乌尔·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有什么怀疑，他就会杀掉她，或者是自杀。”

“拉乌尔！那个善良的拉乌尔！您这么想吗？”

“女人们都想理解自己心中的热情，”马利科尔纳说，“可是她们却不能从别的女人的眼里和心里看出她们脑子里在想的事情。好，我对您说，德·布拉热洛纳先生爱拉瓦利埃尔爱得非常非常深，如果拉瓦利埃尔显出有欺骗他的样子，他就会自杀或者把她杀了。”

“有国王在那儿保护她，”蒙塔莱说。

“国王！”马利科尔纳叫道。

“当然罗。”

“哦！拉乌尔会象一个野蛮人那样杀死国王。”

“天哪！”蒙塔莱说，“可是，您发疯了，马利科尔纳先生！”

“不是，相反，所有我对您讲的都是非常认真的，我的朋友，而在我这一方面，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

“哪一件？”

“那就是我要非常婉转地把这个玩笑告诉拉乌尔。”

“嘘！不幸的人！”蒙塔莱说，她又踏上了一级，为了更靠近一些马利科尔纳，“绝对不要把这个玩笑向那个可怜的布拉热洛纳提起。”

“为什么？”

“因为您还什么也不知道呢。”

“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没有人在听我们说话吧？”

“没有。”

“今天傍晚，在那棵橡树王下面，拉瓦利埃尔天真地这样高声说过：‘只要有人看见过王上，我不能想象她还能爱别的男人。’”

马利科尔纳在墙上跳了一下。

“啊！我的天啊！”他说，“她说了这样的话，这个不幸的姑娘。”

“一字不错。”

“那么她是这么想的吗？”

“拉瓦利埃尔一直是想什么说什么。”

“这可是要遭报复的！女人都象毒蛇一样！”马利科尔纳说。

“您镇静一些，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您镇静一些！”

“不，相反，斩草必须除根。我们去告诉拉乌尔，还来得及。”

“笨蛋，正好相反，已经来不及了，”蒙塔莱回答说。

“怎么会？”

“德·拉瓦利埃尔这句话……”

“怎么啦！”

“这句针对国王讲的话……”

“怎么样？”

“怎么样，已经给国王听到了。”

“国王知道了吗？已经有人报告给国王听了吗？”

“国王听到了这句话。”

“哎唷！就象红衣主教经常说的那样。”

“国王正巧躲在紧靠着那棵橡树王旁边的树丛里面。”

“结果是，”马利科尔纳说，“从今以后，国王和王太弟夫人的计划将压过可怜的布拉热洛纳的身体，一往无前。”

“您已经说过了。”

“真可怕。”

“就是这么回事。”

“真的！”马利科尔纳一声不吭，沉思了一分钟以后说，“在一棵大橡树和一个伟大的国王之间，别把我们可怜的身子挤进去，我们会被挤碎的，我的朋友。”

“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想想我们。”

“这就是我在想的。”

“那么睁开您美丽的眼睛。”

“那么您，张开您的大耳朵。”

“把您的小嘴凑过来，好好地吻一下。”

“这儿，”蒙塔莱说，她马上给他兑了现。

“现在，看吧，德·吉什先生爱王太弟夫人；拉瓦利埃尔爱国王；国王爱王太弟夫人和拉瓦利埃尔；王太弟谁也不爱，只爱他自己。在所有这些爱情之中，一个白痴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更何况象我们这样的有理性的人。”

“您还在幻想。”

“也就是说这完全是现实。您跟我走吧，我的朋友，直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感到不太满意吧，是吗？”

“是的！”

“那么，您的过去可以保证您的未来。不过，既然这儿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吧。”

“这太正确了。”

“只是对我们两个人。”

“好吧！”

“攻守同盟！”

“我准备为此发誓。”

“请伸出手来；就是这样：一切为了马利科尔纳！”

“一切为了马利科尔纳！”

“一切为了蒙塔莱！”马利科尔纳也伸出手回答。

“现在该怎么办？”

“要一刻不停地睁着眼睛，张着耳朵，收集可以攻击别人的武器，永远不要留下可以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

“讲定了。”

“讲定了。”

“誓不反悔。现在条约已经订立，再见。”

“什么？再见？”

“当然罗，回到您的旅店里去。”

“到我的旅店里去？”

“是啊，您难道不是住在‘美丽的孔雀’旅店里吗？”

“蒙塔莱！蒙塔莱！您看得很清楚，您知道我现在在枫丹白露。”

“这又能证明什么？我关心您已经过分了，忘恩负义的人！”

“哦！”

“回到‘美丽的孔雀’旅店去。”

“那么，正巧！”

“什么？”

“这已经是不可能了。”

“您不是有一个房间吗？”

“是的，但是我已经没有了。”

“您已经没有了？给谁抢去了？”

“等等……刚才在您跑了以后，我也跑了回去，我气喘吁吁地回到旅店，我看见有四个农民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有病的修士。”

“一个修士？”

“是的，一个年老的花白胡子的方济各会修士。我看着这个有

病的修士被他们抬进了旅店。因为他们把他往楼上抬，我就跟着他，当我走到楼梯上面时，我发现他们把他抬进了我的房间。”

“抬进了您的房间？”

“是的，抬进了我的房间。我想是搞错了。我就问旅店老板。老板向我声明，这间房间我租了八天，第九天要出租给这个方济各会修士了。”

“唔！唔！”

“我正巧也是这么说的：‘唔！唔！’。我做的甚至还要过份些。我要发火。我又回到楼上。我去和方济各会修士本人打交道。我想向他指出他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可是这个修士，尽管他好象是个快死的人了，还是用一条臂肘撑了起来，两只冒火的眼睛盯着我，用一种鼓励骑兵冲锋的自负的语气说道：‘给我把这个家伙扔到门外去！’这个命令立刻就由旅店老板和四个抬担架的人执行了，他们打发我下了楼梯，速度稍许过于快了一些。我的朋友，我就这样失去了我的住处。”

“可是这个方济各会修士是谁呢？”蒙塔莱问。“这是一个会长吗？”

“正是；我似乎觉得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在对他低声讲话时就是用的这个头衔。”

“因此？……”蒙塔莱说。

“因此我就不再有房间了，不再有旅店了，不再有住处了，而且我也象刚才我的朋友马尼康一样，决定不睡在露天。”

“怎么办呢？”蒙塔莱高声说。

“是啊！”马利科尔纳说。

“没有再简单的事了，”有一个第三者的声音说。

蒙塔莱和马利科尔纳同时发出一声惊呼。

德·圣埃尼昂出现了。

“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德·圣埃尼昂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带到这儿来使您摆脱困境。来，我把我家里一个房间献给您，而这个房间，我向您保证，不会有任何方济各会修士来从您那儿抢走。至于您，我亲爱的小姐，请您放心吧，我已经知道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秘密，还有托内-夏朗特小姐的秘密。您刚才好心地把您的秘密也告诉了我，谢谢，我保守三个人的秘密和保守一个人的秘密一样好。”

马利科尔纳和蒙塔莱象两个被抓住的在偷东西的小学生一样面面相觑；可是，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马利科尔纳在向他提出的这个建议里面看到有极大的好处，他就向蒙塔莱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蒙塔莱也同样还了他一个。

随后，马利科尔纳一步一步地跨下了扶梯，每走一步都在想着如何把德·圣埃尼昂先生可能知道的关于那个已经出了名的秘密一点一点掏出来。

蒙塔莱已经象一只母鹿似的轻快地跑掉了，不论十字路口还是迷宫她都不会走错路。

至于德·圣埃尼昂，他果真彬彬有礼地把马利科尔纳带回到他家里，他对手里掌握着这两个人很高兴，这两个人，就算德·吉什一声不吭，也会把有关侍从女伴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他。

第一二五章

在“美丽的孔雀”旅店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首先，我们要给我们的读者把“美丽的孔雀”旅店详细地描绘一下；随后，我们再把住在这个旅店里的旅客外表介绍一下。

“美丽的孔雀”旅店和任何旅店一样，它的店名是从它的招牌上来的。

这个招牌是一只开屏的孔雀。

不过，就象某些画家把引诱夏娃的那条蛇画上一个小伙子的头一样，这块招牌的画家给这只美丽的孔雀画上了一个女人的脸。

这家旅店就象勒古凡① 先生说的，是攻击使生活变得有乐趣的半数人类的活生生的讽刺作品，它耸立在枫丹白露左首侧面的第一条街上，这条街从巴黎伸过来，把沟通枫丹白露全城的那条交通要道一分为二。

这条旁侧的路那时候叫做里昂街，无疑是因为从地理上说，这条街朝向这个王国的第二首都②。

这条街上有两座房子，这两座房子被两个围着树篱的大花园隔开，里面住的是些有产平民。

可是，从外表上看来，这条街上有三座房子；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看上去有三座，而实际上只有两座。

“美丽的孔雀”旅店的主楼的正面对着大街，可是它的侧面却

对着里昂街。中间夹着几个院子的两座楼房里面有一些很大的住房，这些房间适宜接待任何旅客，不管是步行来的，骑马来的，甚至是坐华丽的四轮马车来的。它不但供应住宿膳食，还可以为那些在宫廷中失宠的极为富有的廷臣提供一个清静的散步场所，如果他们希望把自己关在屋里含垢忍辱或者想琢磨出报仇的方法。

旅客们从侧面那座楼的窗口里看出去，首先看到的是街道，街上石板缝里的草越长越多，慢慢地把石板顶了开去。

再看过去是由接骨木和英国山楂花交织而成的美丽的青篱，这道青篱象两条绿色的夹杂着盛开的花朵的手臂，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有产平民居住的房子抱了起来。

随后，从这些房子的隙缝处，可以看到一排葱茏的树木，这是展现在枫丹白露前面这片辽阔的森林的最前面的几个哨兵，这片景象构成了这幅图画的背景，就象一个不可逾越的天际一样。

因此，只要您在这座楼的转角处有一套房间，那么您就可以从巴黎大街那个方向看到行人和各种节庆活动，并且听到各种声音；而从里昂街那边看出去却是一片宁静的田野。

此外，如果遇到有紧急情况，有人在巴黎大街的大门口敲门时，旅客可以从里昂街的小门溜走，沿着有产平民房子的花园，走到森林最前面的几座矮树林中去。

大家记得，是马利科尔纳在抱怨他被赶出来时，第一个对我们谈到这家"美丽的孔雀"旅店的；马利科尔纳由于一心在想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有想到对蒙塔莱谈有关这家奇怪的旅店里的所有的

---

① 勒古凡(1764—1812)：法国诗人。这是作者借用的比喻，故事发生的时候勒古凡尚未出生。

② 指里昂。

事情。

我们来设法弥补由马利科尔纳遗留下来的令人遗憾的缺陷。

比如说，马利科尔纳就忘记说他是怎么样进入“美丽的孔雀”旅店的。

此外，除了他曾谈到过一句的那个方济各会修士，他对住在这个旅店里的旅客只字未提。

可是，这些旅客进入旅店的方法，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除了这些有特权的旅客，任何没有暗号而想进入旅店，事先没有准备而想住进来的其他旅客所遇到的困难，这一切大概会使马利科尔纳感到吃惊，而且我们甚至敢于担保，肯定已经使马利科尔纳感到吃惊了。

可是，就象我们刚才所说的，马利科尔纳一心在想着他自己的事情，因此有很多事情他都没有注意到。

事实上，“美丽的孔雀”旅店的所有套房都住着人或是已经被定下了，住客都是些深居简出的外国人，他们交往严谨，和颜悦色，马利科尔纳一个也不认识。

所有这些旅客都是在他来到这个旅店以后到达的，每个人进来时都有一种暗号，起先马利科尔纳很关心这种暗号，他直截了当地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了旅店老板对这种警戒措施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有钱的贵族，那么也应该有很多在积极活动着的手段高明的骗子。

所以，一家象“美丽的孔雀”那么有名的规矩旅店就不能让它的住客遭到盗贼的损害。

因此，马利科尔纳在一人思索，同时琢磨自己在“美丽的孔雀”旅店内的地位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别人怎么会让他进入这家旅店的，因为在他进了这家旅店以后，他看到有很多人被拒之门外。

马利科尔纳特别感到纳闷的是，马尼康，根据他的看法，应该是一个值得所有的人尊敬的贵族，可是在马尼康想进“美丽的孔雀”旅店喂他的马的时候，刚一到达，马匹和骑士都被一句没有商量余地的 nescio vos① 给顶了回去。

因此，这对马利科尔纳来说是个不解之谜。不过，因为他正在进行野心勃勃的偷情活动，所以根本没有心思深究下去。

就算他想深究下去，凭我们已经给他的那些智慧，我们也不敢说他会成功。

几句话就可向读者证明，要解决一个这样的谜语，必须要有一个才智不下于俄狄浦斯② 的人。

一个星期以来有七个旅客进了这家旅店，所有的旅客都是在马利科尔纳选中“美丽的孔雀”旅店的那个幸运的日子的第二天到达的。

这七个人全是带领着一批和他们的身分相配的车马扈从一起来的，他们是：

首先，一位德国军队的旅长，他的秘书，他的医生，三名跟班，七匹马。

这位旅长名字叫沃斯特皮尔伯爵③。

一位带着两名侄子的西班牙红衣主教，两名秘书，一名随身秘书，还有十二匹马。

这位红衣主教名字叫傲埃尔皮阿大人。

一位带着他的跟班和两匹马的不来梅④ 富商。

这位富商名字叫邦斯塔特先生。

---

① 拉丁文：我不认识您。
②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子，曾解开斯芬克斯的谜。
③ 此人下一章出现时为男爵，这里原文如此，故照译。
④ 不来梅：德国城市。

一位威尼斯议员，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两个女人都是绝色美人。

这位威尼斯议员名字叫马里尼阁下。

一位苏格兰地主，带着他本族的七个山民，全是步行来的。

这位地主名字叫麦克·肯诺尔。

一位从维也纳来的奥地利人，他既没有封号又没有家徽，是坐着四轮马车来的，他带着很多教士和几名士兵。

大家称他为顾问。

最后还有一位弗朗德尔的贵妇人，她有一个跟班，一个贴身侍女，一个侍从女伴；排场阔绰，气度不凡，还带有很多高头大马。

别人叫她弗朗德尔夫人。

我们已经说过，所有这些旅客都是同一天来的，可是他们的到来在旅店中没有引起任何不便，也没有在街上引起堵塞，他们的信使或者秘书都是前一天晚上或是当天早上到达的，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各人的房间已经预先确定好了。

马利科尔纳比他们早一天来到，他是骑着一匹瘦马，带了一只小箱子旅行的，他到“美丽的孔雀”旅店通报姓名时自称是一个出于好奇而想看看节日活动的贵族的朋友，那个贵族大概马上也会来到。

老板听到他说的这些话，微微一笑，就好象他很熟悉马利科尔纳或者是他的贵族朋友一样，接着老板对他说：

“先生，请挑选一个对您合适的房间吧，既然您先到了这儿。”

这句话带着旅店老板所特有的意味深长的阿谀奉承，它的含意是：“请放心，先生，我们知道在跟谁打交道，我们将来可以用合乎您身分的方式来对待您。”

这些话和伴随着这些话的手势显得和蔼可亲，可是马利科尔纳总觉得其中含义不太明确。他不想花钱太多，可是要一个小房间，他可能由于自己的微不足道而被拒绝，他急忙捡起旅店老板的话头，用他自己的巧妙手段来欺骗他。

因此，他带着一种不好惹的神情微笑着说：

“我亲爱的老板，我要一套最好最明亮的房间。”

“带马房吗？”

“带马房。”

“哪天要？”

“如果可能的话，马上就要。”

“太好了。”

“不过，”马利科尔纳急忙又说，“我不准备立即占用大房间。”

“好！”老板带着心照不宣的神气说。

“有些您不久就会知道的原因，使我只能付这个小房间的帐。”

“好的，好的，好的，”老板说。

“当我的朋友来到的时候，他会住那个大套房，当然罗，因为那个大房间将来是归他用的，他会自己付钱的。”

“太好了！”老板说，“太好了！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定了吗？”

“完全照你所说。”

“这太好了，”马利科尔纳咕噜着说，“那么，您懂我的意思了？”

“懂了。”

“这就够了。现在您懂……因为您完全懂得我的意思了，是吗？”

“完全懂了。”

“那么，您就带我到我的房间里去。”

“美丽的孔雀”旅店老板手里拿着便帽走在马利科尔纳前面引路。

马利科尔纳在他的房间里安置了下来，他看到他的旅店老板在每次登楼或是下楼的时候都对他微微眨眨眼睛，就象跟他有什么心照不宣的事一样，他不禁感到十分奇怪。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马利科尔纳心里想，“可是，在这个误会弄清楚之前，我可以先好好受用起来，而且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做。”

于是他就象一条猎狗似的冲出这个房间去寻找宫廷秘闻的踪迹，就象他对蒙塔莱小姐说过的那样，在这儿让人用火烤，在那儿让人用水淹。

就在他在这个旅店里住下来的第二天，他看到陆续来了七位旅客，他们把整个旅店都挤满了。

一看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车马随从，马利科尔纳高兴地搓搓手，心里想，如果迟了一天，他或许就找不到一张床供他在外面打听回来后作休息用了。

在这些外国人都安顿下来以后，老板走进他的房间，和以前一样亲切地对他说：

“我亲爱的先生，第三幢楼的大套间还是为您保留着，您知道吧？”

“当然罗，我知道。”

“这是我给您的一份真正的礼物。”

“谢谢！”

“因此，当您的朋友来到的时候……”

“怎么样？”

“怎么样，他会对我表示满意，如果他再不满意的话，那他这个人也太挑剔了。”

“对不起，您是不是允许我对您讲几句关于我朋友的话？”

“当然，请说，您才是真正的主人。”

“就象您所知道的，他是应该来的……”

“他当然应该来。”

“他也许会改变主意。”

“不会的。”

“您有把握吗？”

“我有把握。”

“如果您有怀疑的话……”

“怎么样呢？”

“我，我要对您说：我不能向您担保他一定会来。”

“可是他不是跟您说过……”

“他肯定对我说过；可是您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erba volant, scripta manant。① ”

“这是什么意思？”

“口说无凭，落墨为据；因为他没有给我写下来，他只是对我口头上说说，因此我同意您，可是并不是劝您这样做……，您感觉得到，这是很令人为难的。”

“您同意我什么？”

“天啊！同意您把他的套间租出去，如果您能得到一个好价钱的话。”

“我？”

“是啊，您。”

“永远不会，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如果说他没有跟您写信，跟您……”

---

① 拉丁文，意思见下文。

“没有。”

“可是他给我，给我写信了。”

“啊！”

“是的。”

“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看他的信和他说的话是否相符。”

“信里大致是这么说的：

“‘美丽的孔雀’旅店老板先生：

您大概已经获悉有几个重要人物要到贵旅店会晤；我是属于在枫丹白露聚会的那个团体的。请同时定下两个房间，一个小房间是为我一个朋友定的，他将在我之前或者以后到达……”

“这个朋友就是您，是吗？”“美丽的孔雀”旅店的老板停下来说。

马利科尔纳谦逊地弯了弯腰。

老板接下去说道：

“另外一个大房间是我定的。这个大房间由我付钱；可是我希望小房间的价钱要低廉些，因为这个小房间是给一个可怜虫住的。”

“这说的还是您，是吗？”老板说。

“是的，当然罗，”马利科尔纳说。

“那么，我们就讲定了：您的朋友付他大套房的钱，而您，就付您小房间的钱。”

“如果我知道我遇到的是什么事，”马利科尔纳心里想道，“我

真愿意活活地受车轮刑。”

随后，他放开嗓门说：

“那么，请告诉我，您对这个名字感到满意吗？”

“什么名字？”

“签在信后面的那个名字，您看了这个名字感到放心了吗？”

“这就是我要向您请教的，”老板说。

“什么！信上没有签名吗？”

“没有，”老板把他那双充满神秘和好奇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么，”马利科尔纳也模仿着这种神秘的样子说，“如果他没有留名……”

“怎么样？”

“您知道，他一定有他不留名的原因。”

“当然。”

“因此我，他的朋友，我，他的心腹，总不能把他不愿意讲出来的名字讲出来。”

“对的，先生，”老板回答说，“因此我并不坚持要您说出来。”

“我赏识这种高尚的态度。至于我，就象我朋友所说的，我的房间是分开的，我们这是商量好的。”

“先生，是商量好的。”

“您知道，帐目算得清，朋友才能亲，我们来算帐吧。”

“不急。”

“我们总是要算的，我的房间费和膳食费，还有我马匹的食槽费和草料费：每天多少钱？”

“四个利弗尔，先生。”

“过去三天一共十二个利弗尔，对吗？”

“十二个利弗尔，是的，先生。”

“这儿是给您的十二个利弗尔。”

“哦！先生，何必马上付呢？”

“因为，”马利科尔纳低声说道，他看到故弄玄虚取得了成功，于是又重演故技，“因为，如果我突然要走了，说不准什么时候要动身了，那么帐目也已经结清了。”

“先生，您说得有理。”

“那么，这个房间是我的。”

“这个房间是您的。”

“那好，太好了。再见！”

旅店老板走了出去。

马利科尔纳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自个儿在进行推理：

“只有德·吉什或者是马尼康才可能写信给我的旅店老板；是德·吉什，因为不管他能不能取得成功，他都想在宫外安排一个住所；是马尼康，因为这也许是德·吉什交给他的任务。

“德·吉什或者马尼康也许是这么想的：这个大房间可以非常合适地接待某个遮着厚厚的面纱的贵妇人，又可为这位贵妇人保留一个备用门，这个门通向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街道，并且从这条路可以一直走到森林里。

“这个小房间可以做一个临时的藏身之所，也许是给德·吉什先生的心腹，警觉的守门人马尼康使用的，也许是给德·吉什先生自己用的，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同时扮演主人和心腹的角色。

“可是这个应该举行的会议，它真的是在旅店里举行的吗？

“这些人大概是要被引见给国王的。

“可是这个指定要把这个房间留给他的可怜虫呢？

“这是一个为了更好地把德·吉什和马尼康隐藏起来的诡

计。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很可能的，害处就不大：而德·马尼康能够给马利科尔纳的，就只有钱袋。”

马利科尔纳这样推理了一番以后，就高枕无忧了，听任那七个外国人占用“美丽的孔雀”旅店内的七个套房，并且在他们的房间里大步地走来走去。

当宫里没有什么使他担心的事情，当他倦于游览和调查、倦于写那些他永远也没有机会送到收信人手里的短信的时候，他就回到他那间使他感到幸福的小房间里，在点缀着旱金莲和绑着枝蔓的石竹的阳台上支着胳膊肘，观察起这些外国旅客来了，对于这些外国旅客，枫丹白露似乎既没有光明，也没有欢乐，也没有节日。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七天，我们已经在前几章里详细地描写过这一天和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这天晚上半夜一点钟光景，马利科尔纳坐在他窗口乘凉，马尼康骑着马，脸朝天，神色忧郁地出现了。

“好！”马利科尔纳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心中想道，“我这位先生来向我要套房、也就是来向我要我的房间了。”

于是他呼唤马尼康。

马尼康昂起头来，他也认出了马利科尔纳。

“啊，说真的！”马尼康的眉头舒展开来了，他说，“欢迎，马利科尔纳，我在枫丹白露徘徊，在寻找我不能找到的一个人和两件东西：德·吉什，一个房间和一个马厩。”

“说到德·吉什，我不能告诉您关于他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因为我没有看到过他；至于您的房间和马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哦！”

“是的，这两样东西都在这儿定下了，是吗？”

“定下了？谁定的？”

“我觉得，似乎是您定的。”

“我定的？”

“难道您没有定过一套房间吗？”

“根本没有。”

这时候旅店老板出现在门口。

“一个房间，有吗？”马尼康问。

“您定过吗，先生？”

“没有。”

“那么，没有房间了。”

“如果是这样，我定过一个房间，”马尼康说。

“一个单间还是一个套间？”

“随您的便。”

“来信定的吗？”老板问。

马利科尔纳向马尼康点了点头。

“哦！当然是写信定的罗，”马尼康说，“您没有收到过我一封信吗？”

“信是哪天写的？”老板问，他见到马尼康犹豫不决心中起了疑。

马尼康搔搔耳朵，看了看马利科尔纳的窗口，可是马利科尔纳已经离开他的窗子下楼来帮助他的朋友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裹着一件西班牙长斗篷的旅客出现在门廊下面，他正好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我问您，您是哪一天写信给我要定一个套间的？”旅店老板毫不放松地继续追问。

“在上星期三，”这个神秘的外国人碰碰老板的肩膀说，声音温

和有礼。

马尼康向后退去，出现在门口的马利科尔纳也象马尼康一样搔了搔耳朵。老板象认出了他真正的顾客那样向新来的人躬身致敬。

“先生，”他彬彬有礼地对他说，“您的套房在等您，还有您的马厩。不过……”

他向四周望了望。

“您的马呢？”他问。

“我的马来不来跟您没有什么关系，是吗？只要我按定下的付钱就行了。”

老板弯腰弯得更低了。

“此外，”那个陌生的外国人说，“您还为我保留着一个小房间吧？这也是我向您要求过的。”

“哎哟！”马利科尔纳叫了一声，他在设法藏起来。

“先生，您的朋友已经在里面住了一星期了，”旅店老板指着马利科尔纳说，马利科尔纳尽量把身子缩得小小的。

旅客又把他的披风拉到鼻子上，向马利科尔纳飞快地瞥了一眼。

“这位先生不是我的朋友，”他说。

老板跳了一下。

“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旅客继续说道。

“什么！”旅店老板向马利科尔纳叫道，“什么，您不是这位先生的朋友？”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只要付钱给您就行了，”马利科尔纳神气地模仿着外国人的腔调说。

“这跟我关系非常大，”老板说，他开始发现客人被顶替了，“先生，因此我请求您把不是您预先定下的房间让出来。”

“可是，总之，”马利科尔纳说，“这位先生不需要同时有一个在二楼的单间和一个在三楼的套间……如果这位先生要一个单间，我就要套间，如果这位先生要一个套间，我还是保留我的单间。”

“我很遗憾，先生，”旅客温和地说，“可是我既要单间，又要套间。”

“那么是给谁的呢？”马利科尔纳问。

“套间是给我的。”

“好吧，可是单间呢？”

“您瞧，”旅客说，一面伸出手去，指着走过来的一列行人。

马利科尔纳向他指着的方向望去，看见了这个躺在一副担架上的方济各会修士，关于这个方济各会修士如何在他房间里安顿下来的事，他已经添枝加叶地告诉过蒙塔莱了，他曾千方百计地想使蒙塔莱改变她一些高傲的看法，但都没有成功。

陌生旅客和生病的方济各会修士到来的结果，就是老板和四个把方济各会修士抬来的农民将马利科尔纳毫不通融地逐出了“美丽的孔雀”旅店。

在这次驱逐事件发生以后的事情已经向读者交代过了，包括马尼康和蒙塔莱——她是被比马利科尔纳更为聪明的马尼康设法找来打听德·吉什的消息的——的谈话，接下来的蒙塔莱和马利科尔纳的谈话，最后还有关于德·圣埃尼昂借给马尼康和马利科尔纳两人的住房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告诉我们读者的是，那位披斗篷的，两套房间——马利科尔纳曾占用过其中的一部分——的主要房客是什么人，还有那位同样神秘莫测的方济各会修士是什么人，就因为他和那个披斗篷的旅客两人的到来，不幸地戳穿了我们这两位朋友的诡计。

第一二六章

入会十一年的耶稣会修士

首先，为了不使读者等得不耐烦，我们将尽快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个把披风遮到鼻子上的旅客是阿拉宓斯，他在离开了富凯，并且从他的随从为他打开的一只旅行箱里拿出一整套骑士服装以后，就走出宫堡，来到“美丽的孔雀”旅店，在这个旅店里，就象老板所说的那样，他的确在七天以前定过一个单间和一个套间。

在撵走马利科尔纳和马尼康以后，阿拉宓斯就向方济各会修士走去，问他喜欢住套间还是喜欢住单间。

方济各会修士问单间和套间在哪里，别人回答他说单间在二楼，套间在三楼。

“那么，我要单间，”他说。

阿拉宓斯一点也不表示异议，非常顺从地对老板说：“好，要单间。”

说完，他恭敬地行了个礼，自己走进套间里面去了。

方济各会修士立即被抬到了单间里面。

眼下这件事不是很奇特吗？一位高级教士对一个普通的修士、一个托钵修会的修士那么尊敬，这个修士甚至没有要求，别人就给了他一个可以引起好多旅客羡慕的单间。

又怎么解释阿拉宓斯突然出现在“美丽的孔雀”旅店呢？他是

和富凯走进宫里去的，完全可以和富凯先生一起住在宫里。

方济各会修士忍受着被抬上楼梯的晃动，没有发出一声呻吟，虽然别人看到他非常痛苦，每当担架碰在墙上或是碰在楼梯栏杆上，他浑身都感觉到一阵可怕的震动。

最后，到了房间里面，他对几个抬他的人说：

“请帮助我坐在这把扶手椅上。”

他们把担架放在地上，尽可能轻地把病人抬起，放在病人所指的、位于床头的一把扶手椅上。

“现在，”他非常温和地接着说，同时轻轻地做了几个手势，“请替我把老板叫上楼来。”

他们奉命去做了。

五分钟以后，“美丽的孔雀”旅店的老板出现在门口。

“我的朋友，”方济各会修士对他说，“我请您把这几位正直的人打发走；他们都是默伦子爵领地上的佃农，他们发现我热得昏倒在大路上，就想把我抬到他们家里去，也没有考虑他们这样辛苦会不会得到报酬。可是我知道接待一个病人对穷人来说要付出多少代价，因此我宁愿到旅店里来；何况这儿还等着我。”

老板惊奇地望望方济各会修士。

方济各会修士用他的大拇指在他的胸口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划了一个十字。

老板在他的左肩做了个同样的手势，一面回答说：

“是的，真的，”他说，“是在等您，我的神父，可是我们原来希望您来的时候身体是健康的。”

因为这几个农民看见这个傲气十足的老板一走到一个可怜的修士面前一下子变得恭恭敬敬，不由得感到非常奇怪，这时方济各会修士从他长长的口袋里掏出两三枚金币递给他们。

“我的朋友们，”他说，“这是一点对我照顾的报答。因此，请你

们别担心，放心地把我留在这儿吧。我那个团体，我就是为它的事情旅行的，它是不愿意我要饭的。不过，因为你们给我的照顾应该给你们报酬，请把这两个路易拿去，安心地回去吧！”

农民们不敢接受，老板从修士手里把两个金路易拿过来，放在一个农民的手里。

四个抬担架的目瞪口呆地退了出去。

房门又关上了，老板毕恭毕敬站在门旁，方济各会修士考虑了一会儿。

随后，他用一只干瘦发热的手擦了擦他的发黄的额头，又用他痉挛的手指颤抖地捋了捋他花白的卷须。

他一双大眼睛，由于疾病和烦躁不安而陷了下去，他好象模模糊糊地被一个痛苦而顽强的念头给缠住了，最后他问道：

“你们枫丹白露有哪几个医生？”

“我们有三个，我的神父。”

“你们是怎样叫他们的？”

“第一位叫做吕意尼盖。”

“还有呢？”

“第二位叫做于贝尔兄弟的加尔默罗会修士。”

“还有呢？”

“还有一位是叫格里沙的世俗神父。”

“哦！格里沙！”修士咕噜着说。“请快把格里沙先生请来。”

老板急忙表示服从。

“还有，这儿附近有哪些教士？”

“哪些教士？”

“是的，是哪些修会的？”

“有耶稣会的，有奥古斯丁派的，有方济各会的；可是，我的神父，耶稣会的离这儿最近。那么我就去叫一个耶稣会的听忏悔的

神父，是不是这样？”

“是的，去吧。”

老板出去了。

大家可以猜出，在他们两人交换了划十字的暗号以后，旅店老板和病人都承认了他们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耶稣会的会员。

房间里只剩下了方济各会修士以后，他就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束文件，他极为仔细地看了其中的几份。可是病痛战胜了他的勇气。他的眼珠子转了转，额上冒出一阵冷汗，他几乎不由自主地要晕过去，头向后仰，两条胳膊垂在他的扶手椅两旁。

当老板带着他几乎没有给他时间穿衣服的医生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这样一动不动地呆了五分钟了。

他们进来的声音，开门时吹进来的一阵风，使病人又恢复了知觉。他急忙抓起他散乱的文件，用他瘦骨嶙峋的长手把这些文件藏在扶手椅的垫子下面。

老板出去了，让病人和医生呆在一起。

“喂，”方济各会修士对医生说，“喂，格里沙先生，您过来，因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请替我扪诊，听诊，再把您的判决讲出来。”

“我们的老板，”医生说，“向我保证，我有幸给一位会友看病。”

“给一个会友，是的，”方济各会修士回答说，“请告诉我实话，我觉得很不好，好象我就要死了。”

医生拿过修士的手，替他按脉。

“哦，哦！”他说，“危险的热病。”

“您说的危险的热病是什么意思？”病人带着一种专横的眼光问道。

“如果您是一位入会刚一二年的会友，”医生用眼睛询问着修

士，同时回答道，“我也许会说这是一般可以治愈的热病。”

“可是对我呢？”方济各会修士说。

医生犹豫不决。

“请看看我花白的须发和我无所不知的脑袋，”他继续说，“请看看我这些说明我受过多少折磨的皱纹；我是一个入会已十一年的耶稣会修士，格里沙先生。”

医生一阵哆嗦。

是啊，一个入会已十一年的耶稣会修士，那就是一个洞悉修会里所有秘密的人，对这样的人，科学不再有秘密，社会不再有障碍，世俗的戒律不再有束缚。

“因此，”格里沙恭恭敬敬地行礼说，“我面前是一位会长，是吗？”

“是的，您把我当作会长对待吧。”

“而您想知道？……”

“真实情况。”

“那么，”医生说，“这是一种大脑引起的热病，换一种说法就是急性脑膜炎发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那么，没有希望啦，是吗？”方济各会修士语气生硬地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医生回答说，“可是，考虑到大脑紊乱，呼吸加快，脉搏急促，使您全身发烫的可怕的热病……”

“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这种热病已经发过三次了。”

“因此我说这种热病很可怕。可是为什么您不在半路上停下来呢？”

“有人来这儿等我，我必须到这儿来。”

“即使要死您也要来吗？”

“即使要死我也要来。”

“那么，从这些症状看来，我要对您说，希望几乎是没有的。”

方济各会修士奇怪地笑了笑。

"您跟我讲的这些话，对一个会友来说，即使是对一个入会已十一年的会友来说也足够了，可是对我来说，格里沙大夫，那太少了，我有权要求更多些。喂，我们再坦率些，大家讲实话，就象跟天主讲话一样，再说，我已经叫人去叫一位听忏悔的神父了。"

"哦！可是我希望……"医生结结巴巴地说。

"请回答，"病人说，一面用一个庄严的姿势露出一只戒指给他看，这只戒指的顶端直到这时才从手心里面转到了外面来，戒指上刻着耶稣会的标记。

格里沙发出一声惊呼。

"会长！"他叫道。

"别响！"方济各会修士说，"您懂得，问题是要讲真话。"

"大人，大人，请叫听忏悔的神父来，"格里沙低声说，"因为，两个小时以后，在第一次热度再次升高时，您就会说胡话，您就要进入危险期。"

"太好了，"病人说，他的眉头皱了一下，"那么说，我还有两个小时？"

"是的，如果您喝了我一会儿给您送来的药水，那就更加肯定了。"

"这剂药水会给我两个小时吗？"

"两个小时。"

"即使是毒药我也要喝的，因为这两个小时，不单单是我需要，教会的荣誉也需要。"

"哦！多大的损失啊！"医生喃喃地说，"这对我们真是一场灾难。"

"只是少了一个人，没有别的，"方济各会修士回答说，"天主会找一个可敬的人来接替离开你们的可怜的修士。永别了，格里沙先

生，我能遇到您，这件事就已经是天主的恩惠了。一个不是我们神圣的修会会友的医生也许会不让我知道我所处的实际情况，我会以为还可拖些日子，也就不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您学识渊博，格里沙先生，这给我们两人都带来光荣：我不喜欢看到我们的会友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之中是个无能之辈。永别了，格里沙医生，永别了！快把您的灵丹妙药拿来。”

“至少，请祝福我吧，大人！”

“我心里替您祝福吧……去吧……我心里替您祝福吧，我对您说……格里沙医生……Animo① ……Viribus impossibile②。”

说完他就倒在他的扶手椅上，几乎又昏过去了。

格里沙医生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他是应该去暂时抢救他一下，还是快些去准备他答应要拿来的药水。他肯定是下了决心去拿药，因为他冲出了房间，走下楼梯不见了。

---

① 拉丁文：加把劲。

② 拉丁文：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一二七章

国家机密

格里沙医生出去不多一会儿，听忏悔的神父进来了。

神父刚跨进门，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就用深邃的目光盯了他一眼；随后，他摇了摇脸色苍白的头，低声咕噜着说：

“这真是个可怜的家伙，愿天主原谅我不能在死前拯救这个活着的白痴。”

神父带着惊奇、甚至恐怖的心情看着这奄奄一息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双即将永远闭上的眼睛会那么炯炯有神，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两道就要熄灭的目光会那么咄咄逼人。

方济各会修士做了一个迅速而威严的手势，他说：

“请您坐在这儿，我的神父，听我说。”

耶稣会神父是个好教士，是一个单纯天真的新入教的人，他除了参加过接纳入教的祭礼以外没有看到过教会里的其他秘密，他对忏悔者的权威表示服从。

“在这个小旅店里有几个人，”方济各会修士接着说。

“可是，”耶稣会神父问道，“我原来以为到这儿来是听您做忏悔的，您现在是不是在跟我做忏悔？”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为了要知道我是不是要把您说的话保守秘密。”

“我的话就是忏悔，您是听忏悔的神父，我说给您听。”

"太好了！"教士说着就坐了下来，就坐在方济各会修士躺到床上去以前好不容易从那儿站起来的那把扶手椅上。

方济各会修士接着说：

"我刚才对您说过了，在这个小旅店里有几个人。"

"我已经听到了。"

"应该有八个人。"

神父点点头表示他听懂了。

"我希望第一个和他谈话的人，"垂死的人说，"是一个从维也纳来的德国人，他名字叫沃斯特皮尔男爵，请您去给我把他找来，并且对他说他在等待的那个人来了。"

听忏悔的神父感到很奇怪，望了望他的忏悔者：他感到这样的忏悔很奇怪。

"照我的话去做，"方济各会修士用不容违拗的命令式语气说。

这个驯顺的耶稣会神父完全被控制住了，他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神父一出去，方济各会修士又把一些文件拿了起来，就是他刚才热病发作时不得不放下来的那些文件。

"沃斯特皮尔男爵？好！"他说，"野心家、傻瓜蛋，目光短浅。"

他把文件又折了起来，塞在他的长枕头下面。

走廊尽头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听忏悔的神父回来了，后面跟着沃斯特皮尔男爵，男爵昂首阔步，仿佛想用他帽子上的羽饰把天花板顶穿似的。

因此，在这个德国人看到目光阴沉的方济各会修士和这个寒伧的小房间以后，开口就问：

"谁叫我？"

"我！"方济各会修士说，随后他转身对神父说，"好神父，请您出去一会儿，让我们单独在一起；等这位先生出去，您再进来。"

耶稣会修士走出了房间，他肯定是利用了被逐出这个垂死者房间的这段时间，到旅店老板那儿去打听这个奇怪的忏悔者的事情，这个做忏悔的人对待听他做忏悔的神父就好比对待手下的跟班一样。

男爵走到床边，正想说话，可是方济各会修士做了一个手势不让他开口。

“时间宝贵，”修士抢着说，“您是到这儿来参加竞选的，对吗？”

“是的，我的神父。”

“您希望被选为会长？”

“我希望如此。”

“有了这样的高位，可以使一个人成为王中之王，和教皇平起平坐，要达到这个目的，您知道至少要有什么条件吗？”

“您是什么人，”男爵问道，“敢这样讯问我？”

“我就是您在等待的人。”

“会长候选人？”

“我是当选者。”

“您是……？”

方济各会修士没有让他把这句话说完，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手上会长的指环闪烁着光芒。

男爵吃了一惊，向后退去；跟着，立即就恭恭敬敬地深深弯下腰去。

“什么！”他高声说道，“大人，您在这儿？您就住在这么一个寒伧的小房间里，睡在这么一张不象样子的床上来挑选未来的会长，也就是说，挑选您的继承人？”

“请别关心这些事情了，先生，主要条件是要贡献给教会一个重大的秘密。比如说，欧洲最大的朝廷之一，通过您的斡旋，将从

此永远听命于教会，您有没有这样的秘密，就象您在写给最高会议的申请里面提到的那个秘密？”

“大人……”

“不过，我们根据程序进行……您真是沃斯特皮尔男爵吗？”

“是的，大人。”

“这封信果真是您写的吗？”

耶稣会会长从他一束文件里抽出一张纸给男爵看。

男爵看了一下，点了点头说：

“是的，大人，这封信是我写的。”

“您能把最高会议秘书处的复信给我看看吗？”

“在这儿，大人。”

男爵把一封信递给方济各会修士，信上写着下面这个简单的地址：

沃斯特皮尔男爵阁下收

信里面也只有短短一句话

五月十五到五月二十二日，枫丹白露，“美丽的孔雀”客店

AMDG①

“好！”方济各会修士说，“我们现在都在这儿，请说吧。”

“我有一支五万人的部队，所有的军官都被争取到了，我驻扎在多瑙河沿岸。我可以在四天之内推翻皇帝，您也知道，皇帝是反对我们教会发展的，我们用一个王室血统的亲王来代替他，这个

① 拉丁文：Ad majorem Dei gloriam 的缩写，耶稣会箴言，意为：“愈显主荣！”

亲王可由教会为我们指定。”

方济各会修士无动于衷地听着。

“还有吗？”他说。

“我还有一个欧洲革命的计划，”男爵说。

“好，沃斯特皮尔先生，您会得到回音的；您回去吧，请在一刻钟以后离开枫丹白露。”

男爵倒退着走出去，就象辞别他就要出卖的那个皇帝一样卑躬屈节。

“这不是一个机密，”方济各会修士喃喃地说，“这是一个阴谋……而且，”他思索了一会又说，“欧洲的前途今天也不再取决于奥地利王室。”

说着，他就用手里拿着的一支红铅笔划去了名单上沃斯特皮尔男爵的名字。

“现在，要轮到红衣主教啦，”他说，“在西班牙方面，我们应该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于是他抬起眼睛，他发现神父正在等待着他的命令，象一个小学生一样顺从。

“呵！呵！”他注意到他这种恭顺的样子说，“您和旅店老板谈过了吗？”

“是的，大人，和大夫也谈过了。”

“和格里沙？”

“是的。”

“那么说他在这儿？”

“他等着，带着他答应过的那种药。”

“那好！如果需要，我会叫他的；现在，我做忏悔的重要性，您全懂了吧，是吗？”

“是的，大人。”

“那么，去给我把西班牙红衣主教埃尔皮阿叫来。要赶快，不过这一次，既然您什么事情都已经知道了，待会儿您就留在我身边，因为我感到身体很虚弱。”

“要叫大夫吗？”

“还用不到，还用不到……叫西班牙红衣主教来，就这样……去吧。”

五分钟以后，红衣主教走进了小房间，他忧心忡忡，脸色苍白。

“大人，我知道了……”红衣主教结结巴巴地说。

“讲正题吧，”方济各会修士有气无力地说，一面把一封红衣主教写给最高会议的信给他看。

“这是您的笔迹吗？”方济各会修士问。

“是的，可是……”

“还有您的召见通知呢？”

红衣主教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他鲜红的主教服和这个可怜的方济各会修士的棕色粗呢修士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垂死的人伸出手去给他看了手上的指环。

指环产生了效果，对地位越高的人，这个方济各会修士产生的影响就越大。

“秘密，秘密，快说！”病人靠在他的听忏悔的神父身上说。

“Coram isti？① ”惶惑不安的红衣主教问。

“说西班牙语，”方济各会修士说，一面全神贯注地在听着。

“大人，”红衣主教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方言继续说，“西班牙的小公主和法国国王结婚的条件是完全放弃上述公主和路易国王对西班牙王位的任何特权，您知道吗？”

---

① 拉丁文：就在这儿吗？

方济各会修士点了点头表示知道。

“结果就是，”红衣主教继续说，“这两个王国的和平和联盟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协定的条款。”

方济各会修士又点了点头。

“不仅仅是法国和西班牙，”红衣主教说，“还有整个欧洲都会由于任何一方面违反协定而受到冲击。”

病人的脑袋又动了一动。

“结果就是，”红衣主教滔滔不绝地说，“那个可以预见未来的人，那个可以把人们头脑中还模糊不清的事情，也就是吉凶未卜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的人，可能防止世界受到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样的人可以使这些事件，甚至还只是在策划者头脑里酝酿的事件，转化为有利于我们的教会。”

“Pronto! Pronto！[1]”方济各会修士咕哝着说，他脸色发白，靠在教士身上。

红衣主教凑到了这个快死的人的耳边。

“嗯，大人，”他说，“我知道，法国国王已经决定，只要一有借口，比如说死了一位西班牙国王，或者是死了一个小公主的兄弟，法国就要拿起武器，要求得到继承权，我早做了准备，掌握了路易十四为应付这个情况而制定的全面的政治计划。”

“计划呢？”方济各会修士说。

“就在这儿，”红衣主教说。

“谁写的？”

“我写的。”

“您没有什么别的要说了吗？”

“我以为我已经说得不少了，大人，”红衣主教回答道。

---

① 西班牙语：赶快！赶快！

“的确如此，您给教会帮了大忙啦。可是您写出这个计划所用的原始材料是怎么搞来的呢？”

“我收买了法国国王的一些低级仆从，我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所有壁炉里烧剩下来的废纸。”

“真聪明，”方济各会修士装着笑脸轻轻地说，“红衣主教先生，一刻钟以后请您离开这个小旅店，会给您回话的，去吧！”

红衣主教走出了房间。

“把格里沙替我叫来，另外再把威尼斯人马里尼给我找来，”病人说。

在听忏悔的神父去执行命令的时候，方济各会修士没有把红衣主教的名字象男爵的名字那样划掉，而是在他的名字旁边划了一个十字。

随后，他精疲力竭地躺倒在他的床上，嘴里轻轻地呼唤着格里沙医生的名字。

当他又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医生手中拿着的杯子里的药水喝掉了一半，而威尼斯人和听忏悔的神父则站在门旁。

这个威尼斯人象他两个竞争者一样经过了同样的程序，在看到两个陌生人时也象上面提到过的两个人一样感到犹豫不决，后来又因会长的话感到放心，他揭发说，教皇由于耶稣会教会的势力强大而感到害怕，暗中安排了一个把耶稣会修士全部逐出教会的计划，他还经常出入欧洲各国朝廷，目的是为了得到它们的援助。他说出了教皇有哪些助手，他们的行动手段，并且还指明了爱琴海[①]的地点，到时候只要一举手，就可以把两位经验丰富的、做了十一年红衣主教的高级教士和罗马的三十二名主要参与者放逐到那儿去。

---

① 爱琴海：位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

方济各会修士谢过了马里尼阁下，揭露教皇的这个计划对他们的教会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

随后，威尼斯人接到了在一刻钟之后就动身的命令，他喜气洋洋地离开了，就好象他已经拿到了那个作为他们修会领导权标志的指环一样。

就在他走出房间的时候，方济各会修士在他的床上咕噜着说：

“所有这些人都是暗探，或者是打手，没有一个可以做会长；他们全都发现了一个阴谋，可是没有一个知道一个秘密。决不能用破坏、用战争、用武力来治理耶稣会，而要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提供的神秘的影响来统治。不，这个人没有找到，尤其不幸的是，天主打击了我，我要死了。喔！耶稣会是不是将由于缺少支柱而非得和我一起完蛋；正在等待着我的死亡是不是一定要把教会的前途和我一起吞噬掉？只要我再能活上十年，教会就能前途无量，因为这种前途，有了新的国王统治以后，必将变得光辉灿烂！”

这些话他一半说了出来，一半是他脑子里的想象。那个善良的耶稣会教士听得毛骨悚然，就象在听一个发烧的病人在说胡话。至于格里沙，他比教士更有教养，把这些话全听了进去，就象听人第一次讲解一个陌生的、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

突然方济各会修士把身体竖了起来。

“我们把事情了结了吧，”他说，“我就要死了。哦！不一会儿我就要安静地死去，我希望……现在我毫无希望，除非在余下来几个人里面……格里沙！格里沙！让我再活一个小时！”

格里沙走到快死的人旁边，让他喝了几滴药水，不是留在杯子里的药水，而是他带在身边的瓶子里的药水。

“请叫苏格兰人来！”方济各会修士大声说道，“请叫不来梅的商人来！叫吧！叫吧！耶稣！我要死了！耶稣！我喘不过气来了！”

听忏悔的神父冲出去求救，似乎有什么人间力量可以松开抓

住病人的死神的手指似的；可是刚冲到门口，他碰到了阿拉宓斯，阿拉宓斯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象寂静之神赫尔普克拉脱的雕像一般，他用眼光把神父逼到了房间角落里。

医生和神父相互交换一下眼色后，做了一个动作，想把阿拉宓斯推出去，可是阿拉宓斯用不同的方式划了两个十字以后，就使他们站在原地不动了。

“是个头儿！”他们两人低声说道。

阿拉宓斯慢慢地走进了病人已开始在作垂死挣扎的房间。

这时候的方济各会修士，也许是药水起了作用，也许是阿拉宓斯的出现给了他力量，他动弹了一下，在床上坐了起来，目光炯炯，嘴唇微启，头发上湿漉漉的全是汗。

阿拉宓斯觉得房间里的空气憋得人透不过气来，所有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两支黄色的蜡烛在铜烛台上散发出一片光芒，烟雾缭绕，空气闷热。

阿拉宓斯打开窗子，用他机智而尊敬的眼光盯着垂死的人。

“大人，”阿拉宓斯对他说，“我请您原谅我这样不召自来，可是您的情况使我感到害怕，我想到您也许会在没有看到我以前就去世，因为在您的名单上我要排到第六个才能来见您。”

病人颤抖了一下，看了看他的名单。

“那么您就是过去人们称作阿拉宓斯，后来又叫做埃尔布莱骑士的那一位吗？那您也就是瓦纳主教？”

“是的，大人。”

“我认识您，我看见过您。”

“在上次大赦年，我们一起在圣佩尔教堂见过面。”

“啊！是的，有这么回事，我记起来了。您也参加竞选了吗？”

“大人，我听说教会需要掌握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并且知道了您出于谦逊，决定把您的职务提前让给把这个秘密带来的人，我

就写信来说我准备参加竞选，因为只有我掌握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秘密。”

“请讲，”方济各会修士说，“我准备洗耳恭听，并判断这个秘密的重要性。”

“大人，一个象我即将有幸告诉您的这样有价值的秘密是决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任何思想一经表达就不再属于产生这个思想的人了。话一出口，就可能被有心人，或者存心不良的人听去，因此决不能随便乱说，否则，秘密也就不再成其为秘密了。”

“那么您打算怎样来传递您的秘密呢？”垂死的人问道。

阿拉密斯一只手向医生和听忏悔神父做了个手势，要他们走开，另一只手把一张装在一只双层信封里的信纸递给方济各会修士。

“白纸黑字，”方济各会修士问，“不比讲话更危险吗，您说呢？”

“不，大人，”阿拉密斯说，“因为您将会看到，装在这个信封里的字只有您和我才能看得懂。”

方济各会修士打量着阿拉密斯，他越来越感到惊奇了。

阿拉密斯继续说：“这是您一六五五年用的密码，只有您那已经去世的秘书儒昂·儒让，如果他能起死回生的话，才能译出来。”

“那么您知道这个密码啦，您？”

“密码是我给他的。”

阿拉密斯说完，就恭恭敬敬地文雅地弯了弯腰，向门口走去，象是要走出去的模样。

可是方济各会修士做了个手势，紧接着是一声呼唤，把他留住了。

他说：“耶稣！ecco homo！①”

① 拉丁文：就是这个人！

接着，他又把那张纸看了一遍。

"快来，"他说，"快来。"

阿拉密斯走到方济各会修士身旁，脸色始终是那么平静，态度始终是那么彬彬有礼。

方济各会修士伸出手臂，把阿拉密斯交给他的那张纸放在烛火上烧掉了。

于是，他抓过阿拉密斯的手，把他拉向身边问道：

"您是怎么样，又是从谁那儿，知道这样一个秘密的？"

"从王后的心腹好友石弗莱丝夫人那儿知道的。"

"那么，石弗莱丝夫人呢？"

"她死了。"

"别人呢，还有别人知道吗？……"

"只有一对民间男女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

"就是扶养他的人。"

"他们怎么样了？"

"也死了……这个秘密已经被烧掉了。"

"而您却活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我知道这个秘密。"

"您知道这个秘密有多少时候了？"

"十五年。"

"您一直没有说出去吗？"

"我想活下去。"

"而您把这个秘密给了教会，既没有要求，也不希望报答？"

"我把这个秘密献给教会是有要求的，也希望有报答，"阿拉密斯说，"因为，如果您活着，大人，现在您认识我了，您就可以让我施展我的才干，使我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而现在我要死了，”方济各会修士大声说，“我要让您做我的继承人……拿去！”

他取下手上的指环，套在阿拉密斯的手指上。

随后，他转身对着两个目击者说：

“请你们做证人，必要时，你们可以证明，尽管我身体有病，但是神志是清醒的，我不受强制地、完全自愿地把这个象征最高权威的指环交给我指定为我接班人的埃尔布莱大人，瓦纳主教，在他面前，我，准备到天主面前去的卑微的罪人，为了给大家做出榜样，首先向他行礼。”

方济各会修士果然弯了弯腰，医生和神父则跪倒在地。

阿拉密斯的脸色变得比垂死的人还要苍白，对看到这一幕的人一个一个地打量了一番，他踌躇满志的感受随着血液流向他的心脏。

“我们要赶快，”方济各会修士说，“我在这儿要做的事情非常紧急，使我万分焦虑！我永远也做不到了。”

“我，由我来做，”阿拉密斯说。

“那好，”方济各会修士说。

说完，他对耶稣会修士和医生说：

“请你们出去，让我们两人留在这儿，”他说。

这两个人听从了。

“有了这个标记，”他说，“您就是鼓动百姓必不可少的人；有了这个标记，您就可以谋反；有了这个标记，您就可以创建。In hoc signo vinces！① 请把门关上，”方济各会修士对阿拉密斯说。

阿拉密斯插上门闩，然后又回到他身旁。

“教皇阴谋反对教会，”方济各会修士说，“教皇应该死去。”

---

① 拉丁文：有了一个标记，你可战胜一切！

“他会死的，”阿拉宓斯平静地说。

“欠不来梅的一个叫做邦斯塔特的商人七十万利弗尔，他到这儿来找我，这笔钱是我签字担保的。”

“会付给他的，”阿拉宓斯说。

“有六个马耳他的骑士，名单在这儿，由于一个入会十一年的会员的疏忽，他们发现了第三种秘密，一定要搞清楚这些人如何利用了这个秘密，要把这个秘密取回来，不再让人知道。”

“会办到的。”

“应该把三个有危险的会员送到西藏去，让他们死在那儿，他们已经被判决了。这儿是他们的名字。”

“我会叫人执行这个判决。”

“最后，还有一位安特卫普的夫人，她是拉瓦亚克[①]的侄孙女；她手里有些危害教会的文件。她的家庭，五十一年来，每年都领一笔五万利弗尔的津贴。这个负担相当重，而教会的钱不多……一次给她一笔钱把这些文件买过来，如果遭到拒绝，就把这笔津贴取消……但不能出漏子。”

“我会考虑的，”阿拉宓斯说。

“有一艘从利马[②]来的船，下一个星期将进入里斯本[③]港口，这艘船表面上装的是巧克力，实际上装的是黄金，每块金锭上面都覆着一层巧克力。这艘船是属于教会的；这笔财富值到一千七百万利弗尔，您可叫人取回来，这是委托书。”

“我要让这艘船进入哪个港口？”

“巴荣纳。”

---

① 拉瓦亚克（1578—1610）：谋杀亨利四世的凶手，后被四马分尸而死。

② 利马：秘鲁首都。

③ 里斯本：葡萄牙首都。

“除非遇上逆风，三个星期以内，它就将进入巴荣纳，就是这些事吗？”

方济各会修士点了点头，因为他不能再说话了；鲜血冲上了他的喉咙和脑袋，从他的嘴、鼻孔和眼睛里涌出来。这个不幸的人只来得及握了握阿拉宓斯的手，就全身痉挛，从他的床上跌倒在地板上。

阿拉宓斯把手放在他的胸口，心跳已经停止了。

阿拉宓斯在弯下腰去的时候，看到有一片纸，那是他刚才交给方济各会修士的纸，没有被烧完。

他把那片纸捡了起来，烧了个精光。

这时候，他把听忏悔神父和医生又叫了进来。

“您的忏悔者到天主那儿去了，”他对听忏悔神父说，“现在只要为死者祈祷并且举行葬礼就行了。去准备作一次简单的安葬仪式，就象安葬一个可怜的修士一样，把一切都准备好……去吧。”

耶稣会修士走了出去。

这时，阿拉宓斯回身面向医生，看到他脸色苍白，惶惶不安。

“格里沙先生，”他轻轻地说，“把这个玻璃杯里的药水倒掉，把杯子洗一洗；最高会议命令您放在里面的东西留在杯子里的太多了。”

格里沙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几乎仰面跌倒。

阿拉宓斯怜悯地耸了耸肩膀，他拿起玻璃杯，把杯子里的药水倒进了炉灰里。

随后他走出了房间，带走了死者所有的文件。

第一二八章

任　务

翌日，更可以说就是当天，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三点钟了，早餐以前，因为国王和太后、王后去望弥撒了，因为王太弟和洛林骑士以及另外几个亲近的人骑上马匹到河边去洗澡了，——当时的贵妇人都热衷于这类风靡一时的洗澡，——因为最后宫里只剩下了借口身体不舒服不想出门的王太弟夫人；人们看到，更可以说没有看到，蒙塔莱溜出了侍从女伴们住的房间，招呼拉瓦利埃尔跟在她后面走。拉瓦利埃尔尽量躲躲藏藏的不让人看见。这两个人四面张望着，偷偷地穿过花园，走到了梅花形花坛旁边。

天上阴沉沉的，一阵阵灼热的风把鲜花和小灌木吹得弯下了腰，发烫的尘土被风从路上刮起，旋转着，一直刮到树上。

蒙塔莱一路上充当着一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兵的角色。蒙塔莱又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去看看，以确信没有人能听到她们谈话，也没有人到她们这儿来。

“哦，”她说，“谢天谢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从昨天以来，所有的人都在注意这儿，他们在我们四周团团围住，就好象我们真是得了什么瘟疫似的。”

拉瓦利埃尔低下头去，叹了一口气。

“总之，真是闻所未闻，”蒙塔莱继续说下去，“从马利科尔纳先

生到圣埃尼昂先生，所有的人都在和我们的秘密过不去。喂，路易丝，我们再来把自己的事谈谈，让我知道该怎么来对付。”

拉瓦利埃尔抬起她一双美丽的眼睛向她的女友望去，这对眼睛清澈深邃得就象春天里湛蓝的碧空一般。

“而我呢，”她说，“我要问你为什么我们被叫到王太弟夫人的房间里去，为什么我们不象平时一样睡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是睡在她的房间里；为什么你回来得这么晚，怎么会产生今天早晨对我们采取的这些监视措施？”

“我亲爱的路易丝，你用一个问题，更可以说是用十个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这不是答复。这些事我以后再对你说，由于这些事并不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等待。我要问你的，因为一切都将从这当中产生，就是究竟有没有秘密。”

“我不知道有没有秘密，”拉瓦利埃尔说，“可是据我所知，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自从我讲了蠢话，还有我昨天愚蠢地晕过去以后，这儿每个人都在对我们说长道短。”

“为你自己说话吧，我亲爱的，”蒙塔莱笑着说，“为你自己，为托内-夏朗特，你们两个昨天各自都瞎扯了一番，不幸这些谈话被打断了。”

拉瓦利埃尔垂下了脑袋。

“说真的，”她说，“你这些话真使我担当不起。”

“我？”

“是的，你开这些玩笑简直要我的命。”

“听我说，听我说，路易丝。我这不是开玩笑，相反，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否则我就不会把你从宫里拉出来，我就不会不去望弥撒，我就不会象王太弟夫人一样装作偏头痛——王太弟夫人的偏头痛决不比我的严重——我也不会对富凯先生使出十倍于柯尔培尔先生从马萨林先生那儿继承来的外交手腕，来向你诉说我心

中的痛苦，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在没有别人能听到我们谈话的时候，让你来和我比试谁更聪明。不，不，请相信这点，如果我问你，那决不仅仅是为了好奇，而是因为情况的确非常严重。大家知道了你昨天说的话，因此都在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你昨天晚上，甚至直到今天，都很荣幸地吸引着整个宫廷的注意，我亲爱的，如果这么许多人说你的有趣的、动人的事情，被如实传到斯居代里小姐和她哥哥① 耳里的话，他们一定会气得要命。"

"啊！我的好蒙塔莱，"这可怜的孩子说，"我说了些什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这些话我就是在你面前说的嘛。"

"是的，这我知道。我的天主啊！问题不在这儿。你讲的话，我甚至连一句也没有忘记，可是你对你说的话想过没有？"

拉瓦利埃尔觉得心慌意乱。

"又要提问题了吗？"她大声说道，"我的天主！为了忘记我所讲过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串通好了要使我记起这些话？啊！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哪一件？嗯。"

"一个本应该关心我，给我出主意，帮助我解决困难的朋友却来杀我，来谋害我！"

"好啦！好啦！"蒙塔莱说，"刚才说得太少，现在你又说得太多了。没有人想杀你，甚至也没有人想偷你的秘密。我只是希望你能甘心情愿地说出来，而并不是用别的法子，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你的事情，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如果托内-夏朗特在这儿的话，她也会象我一样对你这样说的。因为，昨天晚上，她曾经要求到我房间里来跟我谈谈，在和马尼康和马利科尔纳谈话之后，我就去

---

① 斯居代里兄妹均系当时有名作家。参见上册第608页注和本书第204页注②。

了，我回来的确是晚了一些，在我回来的时候，我知道了王太弟夫人已经把侍从女伴们隔离开了，于是我们就睡在她房间里，而不是睡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可是王太弟夫人把侍从女伴们隔离开来，为的是不让她们有时间串通；而且，今天早晨，她把自己和托内-夏朗特关在房间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阿泰娜依丝和我，我们可以信赖你什么，就象我们要对你说的，你可以信赖我们什么。”

“我不太清楚你要问我什么，”拉瓦利埃尔十分激动地说。

“嗯！相反，我看你非常清楚。不过，为了不让你有任何借口，我愿意再把我的问题讲讲清楚，那么你听好了，你爱不爱布拉热洛纳先生？这样问，可清楚了，嗯？”

这个问题就象一支在围攻的军队的第一发射向被围攻地点的炮弹，路易丝震动了一下。

“但愿我能爱拉乌尔！”她高声说，“我小时候的朋友，我的哥哥！”

“啊！不，不，不！你又要避开我的问题了，或者不如说你想避开我的问题。我并不是问你爱不爱你小时候的朋友，你的哥哥；我是问你爱不爱布拉热洛纳子爵先生，你的未婚夫？”

“哦，我的天主，我亲爱的，”路易丝说，“你的话讲得多严肃啊！”

“别打岔，我严肃不严肃都和平时一样，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就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罗，”路易丝用一种透不过气来的声音说道，“你对我说话不象一个朋友，而我，我却要作为一个诚挚的朋友来回答你。”

“回答！”

“好吧，在我的心里一个女人应该放秘密的地方充满了迟疑和可笑的骄傲，从来没有人在这方面看到过我灵魂的深处。”

“这我很清楚。如果我已经看到了，我就不会再问你了；我就

会简单地对你说：我的好路易丝，你有幸认识了布拉热洛纳先生，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而且对一个没有财产的姑娘来说是一个条件优越的对象。拉费尔先生会留给他儿子约摸一万五千利弗尔的年金，因此你有朝一日将作为这个儿子的妻子拿到一万五千利弗尔的年金，这是很值得羡慕的，因此别三心二意的啦，果断地向布拉热洛纳先生走去，也就是说，向他应该带领你去结婚的祭台走去。以后呢？好吧，以后，根据他的性格，你要么被解放，要么做奴隶，也就是说你有权根据你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或者是一个听人摆布的人而做你想做的任何蠢事。我亲爱的路易丝，这就是我首先要对你说的，如果我已经看到了你内心深处的话。"

"我要感谢你，"路易丝结结巴巴地说，"虽然我觉得这个意见未见得十分好。"

"等等，等等……在讲过了这个意见以后，我马上会接着说，路易丝，整天这样垂头丧气，死气沉沉，目光无神地过日子是危险的；专门寻找阴暗的小径，对所有能使年轻姑娘心花怒放的娱乐活动无动于衷是危险的；路易丝，象你这样在沙地上用脚尖写字是危险的，尽管你已经擦去了也没有用，因为这些字迹还是在你的脚跟下面显露了出来，尤其是因为这些字母更象是L①，而不象是B②；最后还有，你这样胡思乱想是危险的，这些奇妙的想象是孤独和偏头痛造成的结果，这些想象使一个可怜的姑娘的面颊陷了进去，同时也使她的脑子迟钝了。因此，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那么看到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乏味的人，最机智的人变成了最愚蠢的人，也是不足为怪的。"

"谢谢，我亲爱的奥尔，"拉瓦利埃尔轻轻地回答说，"你这样对

① 指路易十四。

② 指布拉热洛纳。

我讲是合乎你性格的，你这样对我直言不讳，我很感谢你。”

“我是在对那些空想家讲话；在我这些话里面，你只要听你以为应该听的几句就够了。喂，在想到一个虚无缥缈、或者是一个患忧郁症的女孩子时，我记不起又想起什么故事来了，因为当儒先生有一天曾经跟我解释过‘mélancolie’（忧郁症）这个词按语法规则应该加一个‘h’，写成‘mélancholie’，因为这个法文字是由两个希腊字拼起来的，这两个希腊字中的一个字的意思是‘黑’，另一个字的意思是‘胆汁’。因此我想起了那个死于黑胆汁的年轻姑娘，她总是想象有个亲王、国王或者皇帝……是啊！不管是哪一个吧，会来爱她；可是亲王、国王或者皇帝……随你说吧，很明显地另有所爱，把她当成了爱情的屏风，可是说也奇怪，她竟然没有觉察，而她四周的人却全都看出来了。你也和我一样，会讥笑这个可怜的女疯子的吧，拉瓦利埃尔，是不是？”

“我会讥笑的，”路易丝结结巴巴地说，她脸色白得象个死人一样，“是的，我肯定会讥笑的。”

“你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这件事太有趣了。这个传说或是故事，随你说吧，使我很感兴趣；所以我才把这个故事记住，并且讲给你听。我的好路易丝，你是不是能设想，有一个比如象加‘h’的‘mélancholie’在你的头脑里面造成了混乱呢？至于我，我下了决心要把事情告诉给你听，因为，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个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她就必须深信这条真理：今天是受骗，明天将成为笑柄，后天就是死亡。”

拉瓦利埃尔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了。

“如果有一个国王注意我们，”蒙塔莱继续说，“他一定会让我们看到，而且，如果我们是他觊觎的财产，他会懂得爱惜他的财产。路易丝，因此你看到了，在一些相同的情况之下，面对一个差不多同样的危险的年轻姑娘们，必须相互信任，以便让没有忧郁的心灵

随时注意那些可能变得忧郁的心灵。”

“别说话！别说话！”拉瓦利埃尔大声说，“有人来了。”

“真的有人来了，”蒙塔莱说，“可是谁会到这儿来呢？所有的人都和国王一起去望弥撒了，或者是和王太弟一起去洗澡了。”

几乎在同时，两个年轻的姑娘在小径的尽头，青翠的绿廊下面看到了一个青年的优雅高贵的姿态和风姿卓越的身材，他的胳膊下挟着一把剑，肩上系着一件披风，穿着带马刺的靴子，远远地在向她们躬身致敬，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

“拉乌尔！”蒙塔莱大声说。

“布拉热洛纳先生！”路易丝低声说道。

“这是一个天赐的公证人，他来为我们解决分歧来了，”蒙塔莱说。

“哦！蒙塔莱！蒙塔莱！行行好吧！”拉瓦利埃尔叫道，“你刚才这么狠心，可别再残酷无情了！”

这几句象热切的祈求似的话，把蒙塔莱脸上——如果不是心上的话——所有嘲讽的痕迹全擦去了。

“哦！布拉热洛纳先生，”她对拉乌尔叫道，“您这样全身武装，穿上靴子，简直象阿马提斯① 一样英俊潇洒。”

“请接受我无限的敬意，两位小姐，”布拉热洛纳躬身回答。

“可是为什么要穿上靴子呢？”蒙塔莱又说了一句，这时候拉瓦利埃尔也和她的女友一样惊奇地瞅着拉乌尔，可是她没有说话。

“为什么？”拉乌尔问。

“是啊！”拉瓦利埃尔也大胆地插了一句。

“因为我要离开这儿了，”布拉热洛纳看了看路易丝说道。

年轻的姑娘由于一种迷信的想法而猛然一惊，身子也晃了晃。

---

① 阿马提斯：西班牙古代史诗中的传奇英雄，被作为忠贞的情人歌颂。

“您要离开这儿，拉乌尔！”她大声说道，“那么您要到哪儿去？”

“我亲爱的路易丝！”年轻人象他平时一样沉着地说道，“我要去英国。”

“您去英国干什么？”

“国王派我去的。”

“国王！”路易丝和奥尔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她们两人不由自主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都记起了刚才被打断了的谈话。

这一下眼色，拉乌尔也看到了，但是他不能懂得其中的奥妙。

因此他很自然地把这个眼色归之于两位年轻姑娘对他的关心。

“陛下非常乐意记得，”他说，“拉费尔伯爵先生深得查理二世国王的恩宠。因此，今天早上，国王动身去望弥撒，在路上看到我时，向我点了点头。我就走了过去，‘布拉热洛纳先生，’他对我说，‘您到富凯先生那儿去一次，他已经收到了我写给英国国王的信，您把这些信替我送去。’我弯了弯腰，‘哦！在动身之前，’他又加了一句，‘您一定愿意为王太弟夫人到他哥哥、英国国王那儿去办点儿事情吧？’”

“我的天啊！”路易丝神经质地咕噜着说，她完全陷入了沉思。

“这么快！命令您这么快就动身吗？”蒙塔莱说，这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已经使她不知所措了。

“为了很好地服从所尊重的人，”拉乌尔说，“必须迅速服从。得到命令十分钟以后，我就准备就绪。王太弟夫人已经得到了通知，正在写那封我有幸去送的信。在这个时候，我从托内-夏朗特小姐那儿知道了你们大概在梅花形花坛这儿，我就来了，于是我看到了你们两位。”

“就象您看到的，两个身体都不太舒服的人，”蒙塔莱说，她是为了帮助路易丝，路易丝的脸色已经明显地变了样。

“不舒服！”拉乌尔好奇地重复了一句，他温柔地握了握路易丝·德·拉瓦利埃尔的手。“哦！真的，您的手冰冷的。”

“不碍事。”

“您的心不会也这么冷吧，路易丝，是吗？”年轻人温情地微笑着问道。

路易丝蓦地抬起头来，似乎这个问题是由于怀疑引起的，并且使她感到内疚。

“哦！您知道，”她勉强地说，“对一个象您这样的朋友来说，布拉热洛纳先生，我的心永远也不会冷的。”

“谢谢，路易丝。我了解您的心，也了解您的灵魂，我知道，不能凭握手来判断您有多么温柔。路易丝，您知道我有多么爱您，我对您完全信赖，毫无保留，把我的生命也给您了，那么，我要对您讲一些孩子气的话，您也会原谅我吧，是不是？”

“请讲，拉乌尔先生，”路易丝颤抖地说，“我听着。”

“我不能带着痛苦离开您，虽说我也知道，这是很荒谬的，但是使我心痛欲裂。”

“那么说您要离开很久么？”拉瓦利埃尔问，她连气也透不过来了，蒙塔莱把头转到了别处。

“不，也许不到半个月我就回来了。”

拉瓦利埃尔把一只手按在胸口，她的心碎了。

“真奇怪，”拉乌尔忧郁地瞅着这个年轻姑娘说，“我经常为了一些危险的事情而离开您，可是我走的时候很高兴，心里没有负担，脑子里充满着以后将得到的快乐，和对未来的憧憬，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去面对西班牙人的子弹，或者是瓦隆①人尖利的戟。今天，我没有任何危险，也没有任何事情可担忧的，我将

① 瓦隆：比利时南部地区。

经过世界上最方便的道路，去寻找国王的恩宠将给我的奖赏，我也许将赢得您；因为除了您以外，国王还能给我什么更珍贵的赏赐呢？是呀，路易丝，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所有这些幸福，所有这些美好的前景在我的眼前都象缥缈的烟云一样飞走了，象虚幻的梦景一样消失了，而我呢，在这儿，在我的心里，您看到了吗？有一个深重的忧伤，一种难于表达的悲哀，一种阴暗的、没有活力的、没有生气的东西，象一具尸体一样。哦！我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路易丝，这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象我现在这样爱您。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听到最后一声呼唤从这颗破碎的心里发出以后，路易丝泪如雨下，倒在蒙塔莱的怀抱里。

蒙塔莱虽说不能算是个感情非常脆弱的人，也感到双眼濡湿，她的心象被一个铁箍收紧了。

拉乌尔看到了他未婚妻的眼泪。可是他没有去深究，甚至也没有想去深究她的落泪的原因，他在她面前跪下了一条腿，膝盖着地，温柔地吻着她一只手。

可以看出他是全身心地在吻着。

“您站起来，您站起来，”蒙塔莱对他说，她几乎也要哭出来了，“因为阿泰娜依丝正在向我们走来。”

拉乌尔用他袖口的背面擦了擦他的膝盖，又向路易丝笑了笑，她已经不再看着他了；接着，他热情地握了握蒙塔莱的手，回过头去向托内-夏朗特小姐行礼，这时已经可以听到她丝织的裙袍擦着小径上砂子的沙沙声。

“王太弟夫人的信已经写完了吗？”等到这个年轻的姑娘走到能听得见他声音的地方，他就问她道。

“是的，子爵先生，信已经写好，盖了封印，夫人殿下在等您。”

拉乌尔一听到这句话，赶紧就向阿泰娜依丝行礼，看了路易丝

最后一眼，向蒙塔莱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然后向宫堡方向走去。

可是，他一面逐渐走远，一面还不时地回头张望。

最后，走到一条大路拐弯的地方，他再回头也没有用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在这一方面，三位年轻的姑娘带着各不相同的感情望着他逐渐远去。

"好了，"阿泰娜依丝首先打破沉默说，"好了，终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谈昨天发生的大事，相互解释一下我们彼此的行动。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好好听我讲，"她一面向四周张望一面说，"我要尽可能简短地首先向你们解释我所理解的我们的责任，如果你们听不懂我这句简单的话，那么我就来向你们解释王太弟夫人的意愿。"

托内-夏朗特小姐特别强调了这最后几个字，为了不让她的同伴对她具有的官方性质有所怀疑。

"王太弟夫人的意愿！"蒙塔莱和路易丝同时叫道。

"这是最后通牒！"托内-夏朗特象个外交官似的说。

"可是，我的天啊！小姐，"拉瓦利埃尔低声说道，"那么，王太弟夫人知道了？……"

"王太弟夫人知道的比我们讲过的还多，"阿泰娜依丝毫不含糊地说。"因此，小姐们，我们可要保持镇静。"

"哦！是啊，"蒙塔莱说，"所以我正好好地听着呢，讲吧，阿泰娜依丝。"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路易丝浑身颤抖地低声说，"在经过了这么一个可怕的夜晚以后，我还能活下去吗？"

"哦，您别这么失魂落魄的，"阿泰娜依丝说，"我们还有办法。"

说完，她就坐在她两个朋友中间，把她们两人的手一人一只拉

过来，捏在自己手里，然后她开始讲了起来。

在她刚开始悄悄地说起话来的时候，宫堡栅栏外面石板地的大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第一二九章

高兴得象个亲王一样

就在布拉热洛纳要回宫里去的时候，他遇见了德·吉什。

可是，德·吉什在遇到拉乌尔以前，已经遇到过马尼康，而马尼康已经遇见过马利科尔纳。

马利科尔纳怎么会遇见马尼康的呢？没有再简单的事了：他和德·圣埃尼昂先生一起去望过弥撒后，在回来的路上等着马尼康。

他们会面以后，就相互祝贺遇到了这么好的运气，马尼康利用这个机会问他的朋友，他口袋里有没有剩下几个埃居。

马利科尔纳听到这个问题毫不奇怪，也许他就是在等着他这样问呢。他回答说，任何只从里面取，不往里面放的口袋就象一口井一样，在隆冬季节还能供水的井，到了夏天终于被园丁汲干了，而他的口袋，当然也是有一定深度的，在收藏丰富的时候到里面去掏掏是很愉快的，可是不幸的是，掏的次数太多，袋里就干涸了。

听了这些话，马尼康一面沉思一面说：

"说得有道理。"

"那么问题就在于要往口袋里装，"马利科尔纳又说了一句。

"那当然罗，但怎么装呢？"

"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亲爱的马尼康先生。"

"好！您说。"

"只要在王太弟那儿有一个职务，口袋就满了。"

"这个职务，您有了？"

"也就是说，我已经有了头衔。"

"怎么样呢？"

"可是只有头衔，没有职务，等于只有钱袋没有钱。"

"说得有道理，"马尼康又这样回答了一句。

"那么我们去追求职务，"有头衔的人坚持说。

"亲爱的，最亲爱的，"马尼康叹息着说，"在王太弟那儿弄到一个职务，对我们这样处境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哦！哦！"

"当然罗，眼下对王太弟我们什么要求也不能提。"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他关系很疏远。"

"真是荒唐，"马利科尔纳直截了当地说。

"呵！如果我们去奉承王太弟夫人，"马尼康说，"坦率地说，能不能讨王太弟喜欢？"

"对，是这样，如果我们去奉承王太弟夫人，而且奉承得很巧妙的话，我们想必会得到王太弟的喜欢的。"

"嗯！"

"不然我们就是傻瓜蛋！马尼康先生，您是一个很有手腕的人，您赶快让德·吉什先生和亲王殿下重归于好吧。"

"喂，圣埃尼昂先生对您，对您说了些什么，马利科尔纳？"

"对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他问了我些问题，就是这些。"

"那么，他对我没有那么谨慎。"

"他告诉了您，您？……"

"他说国王爱上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爱得发疯。"

"我们知道这件事，真的！"马利科尔纳讥讽地说道，"而且每个人都毫不忌讳地大声地在说，讲得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我请您

照我劝您的去做，去跟吉什先生谈谈，设法让他同意到王太弟那儿去想个办法。见鬼！他就是替亲王殿下做这些事的。”

“可是必须去看德·吉什。”

“我觉得这似乎没有多大的困难。您就照我要见您时所做的那样去做好了；您等他，您知道他生来喜欢散步。”

“是的，可是他在哪儿散步呢？”

“问得真有意思，真是的！他爱着王太弟夫人，是吗？”

“大家是这么说的。”

“那么，他就在王太弟夫人住处附近散步。”

“喂！看，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您没有搞错，他来了。”

“为什么您要我搞错呢？嗯，您没有注意到这是我的习惯吗？喂，只要我们相互了解。喂，您需要钱吗？”

“唉！”马尼康悲哀地说。

“我，我需要我的职务。只要马利科尔纳有了职务，马利科尔纳就会有钱，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那么，好吧，请放心，我将尽力而为。”

“去进行吧。”

德·吉什走过来了；马利科尔纳闪向一边，马尼康抓住了德·吉什。

伯爵在沉思，脸色阴沉。

“我亲爱的伯爵，请告诉我您是在找什么韵脚，”马尼康说，“我有一个非常妙的韵脚可以和您相配，尤其是如果您心里已经有了的话。”

德·吉什摇了摇头，他认出了是一位朋友，就挽住他的胳膊说：

“我亲爱的马尼康，我不是在找什么韵脚，我在找别的东西。”

“您在找什么？”

“您来帮我寻找我在找的东西，”伯爵继续说，“您是一个懒汉，也就是说，是一个头脑机灵的人。”

“我准备为您效劳，亲爱的伯爵。”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走近一幢与我有关的房子。”

“必须向那幢房子走去，”马尼康说。

“好，可是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个嫉妒的丈夫。”

“他是不是比塞伯拉斯①还要凶？”

“不，不比它凶，可是一样凶。”

“是不是他也有三张嘴，象那使人讨厌的地狱的守门犬一样？喔，别这样耸肩膀，我亲爱的伯爵；我问这个问题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那些诗人们声称，要使我的塞伯拉斯让步，旅行者必须带一块糕饼。可是，我呢，我是从散文的角度看问题的，也就是说，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我说：‘一块糕饼对付三张嘴，那岂不太少了。’如果您那位嫉妒者有三张嘴，伯爵，您就带三块糕饼。”

“马尼康，象这样的劝告，我会去博特吕先生那儿找的。”

“如果您要更好的劝告，伯爵先生，”马尼康用一种使人发笑的严肃态度说，“那么您要采用一种比刚才对待我时更为坦率的言辞。”

“啊！如果拉乌尔在这儿，”德·吉什说，“他，他会理解我的。”

“这我相信，尤其是如果您对他说过：‘我非常想在近处看看王太弟夫人，可是我怕王太弟，他很嫉妒。’”

“马尼康！”伯爵愤怒地喝道，想用他的眼光来把这个开玩笑的人压服。

可是开玩笑的人不为所动，处之泰然。

“怎么啦，我亲爱的伯爵？”马尼康问道。

---

① 塞伯拉斯：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的三头犬。

“什么！您就这样亵渎最神圣的名字！”德·吉什大声说道。

“什么名字？”

“王太弟！王太弟夫人！王国之中最杰出的名字。”

“我亲爱的伯爵，您说到哪儿去了，我根本没有对您提到什么王国中最杰出的名字。我只是回答您谈到的您没有向我提起名字的一位嫉妒的丈夫的事，这个丈夫当然有一位妻子；我刚才回答你：要看到夫人，就去接近先生①。”

“真会恶作剧，”伯爵笑着说，“你刚才是这么讲的吗？”

“我没有讲别的事。”

“好吧！那么说吧。”

“现在，”马尼康接着说，“您愿不愿意说这是一位公爵夫人……和一位公爵先生……算了，我就对您说，不管是谁的房子，我们总得去接近它，因为无论如何，这个办法对您的爱情总不会是没有利的。”

“啊！马尼康，一个借口，一个很好的借口，您能替我找到吗？”

“一个借口，是啊！一百个借口，一千个借口。如果马利科尔纳在这儿，他也许已经给您找到了五万个妙不可言的借口了！”

“马利科尔纳是谁？”德·吉什眨巴着眼睛说，就象一个在极力思索的人一样。“我好象知道这个名字……”

“您当然认识他！我完全相信；您还欠他父亲三万埃居。”

“啊！是的；就是这个奥尔良的好小伙子……”

“您曾经答应替他在王太弟那儿搞一个职务，不是说那位嫉妒的丈夫，是另外一位。”

---

① 法语中，“先生”为“monsieur”，“夫人”为“madame”；但当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又可解为“王太弟”和“王太弟夫人”。在口语中完全一样。这儿马尼康是在利用文字游戏戏弄德·吉什伯爵。

“那么，既然他这么聪明，你那位朋友马利科尔纳，就让他为我找一个讨王太弟喜欢的方法，让他替我找一个跟王太弟和解的借口。”

“行，这些事我去跟他谈。”

“那边是谁在向我们走来了？”

“那是布拉热洛纳子爵。”

“拉乌尔！对，果然是他。”

于是德·吉什迅速地向这个年轻人走去。

“是您，我亲爱的拉乌尔？”德·吉什说。

“是的，我在找您，为了向您告别，亲爱的朋友！”拉乌尔握着伯爵的手说，“您好，马尼康先生。”

“什么！你要出门，子爵？”

“是的，我要出门……国王给的任务。”

“你去哪儿？”

“我要去伦敦。我这就到王太弟夫人那儿去；她要交给我一封送交查理二世国王的信。”

“你去吧，她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因为王太弟出去了。”

“去……？”

“去洗澡。”

“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王太弟的侍从，请你替我向他表示歉意。我本来要等他，听听他有什么吩咐的，可是富凯先生和王上希望我立即动身。”

马尼康用手肘推了推德·吉什。

“这就是借口，”他说。

“什么借口？”

“布拉热洛纳先生的推托。”

“这个借口不太管用，”德·吉什说。

“如果王太弟不恨您，那就是个好借口；如果王太弟恨您，那不论什么借口都不管用。”

“您说得对，马尼康；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借口，不管是什么借口。那么，一路平安，亲爱的拉乌尔！”

说完，两位朋友相互拥抱。

五分钟以后，拉乌尔就按照托内-夏朗特小姐关照他的，走进了王太弟夫人的房间。

王太弟夫人仍坐在她刚才写信的那张桌子前面。在她面前燃烧着一支粉红色的蜡烛，她刚才就是用它来封信的。只是她在全神贯注的时候——因为王太弟夫人显得思想非常集中——忘了吹灭这支蜡烛。

布拉热洛纳等了一会儿；他一出现就有人替他通报了。

布拉热洛纳依然是那么英俊潇洒：只要看见过他一次就不可能不永远记住他；而王太弟夫人看见他不止一次，而且，人们还记得，他是第一批去迎接她的，他还陪伴过她从勒阿弗尔到巴黎。

因此说，王太弟夫人对布拉热洛纳保留着良好的印象。

“啊！”她对他说，“您来了，先生；您将要看到我的哥哥，他将非常高兴地能向儿子报答一部分他欠他父亲的情意。”

“拉费尔伯爵，夫人，他有幸替王上办了一点小事，好心的国王已经慷慨地报答过他了，应该是我去向他保证我们父子对他的尊敬、忠诚和感激。”

“您认识我的哥哥吗，子爵先生？”

“我不认识，殿下，这将是我第一次有幸看到陛下。”

“到他那儿去，您不需要再做什么介绍，可是，如果您对自己的地位不太有把握的话，那么大胆地接受我做您的保证人吧，我不会使您失望的。”

“啊！殿下真是太仁慈了。”

“不，布拉热洛纳先生。我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赶过路，我曾经注意到在您一左一右，世界上最淘气的两个疯子，德·吉什先生和白金汉先生所做的最蠢的傻事当中，您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睿智。不过我们别去谈他们了，我们来谈您吧。您到英国去是不是为了到那儿去谋一个职位？请原谅我这样问您：这决不是由于好奇，这是由于我想帮您个什么忙才这么问的。”

“不，夫人，我去英国是为了完成一件陛下一心想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别的事。”

“而您打算再回到法国来吗？”

“任务一完成我就回来，除非查理二世国王对我另有吩咐。”

“他至少，我可以肯定，会请求您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身边。”

“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不能拒绝，因此我预先请求夫人殿下能提醒法国国王，他有一个最最忠诚的仆人还留在远方。”

“可是请您注意，如果陛下召您回来，您可别把他的命令看作是滥用权力。”

“我不懂您的话，夫人。”

“法国的宫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朝廷，这我完全清楚，可是在我们英国宫廷里也有一些美妇人。”

拉乌尔微微一笑。

“哦！”王太弟夫人说，“这个微笑对我的那些妇女同胞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布拉热洛纳先生，这就好比您在对她们说：‘我人来到了你们这儿，可是我把心留在海峡那边了。’您的微笑是不是这个意思？”

“殿下有看到别人灵魂深处的本领；那么她现在一定懂得了为什么在英国宫廷中的过长的逗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痛苦。”

“我也不必要了解，一个如此正直的骑士是否得到了同样的回报？”

“夫人，我是和我所爱的人一起长大成人的，因此我相信她对我也有我对她的同样的感情。”

“那么，快去快回，布拉热洛纳子爵，在您回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两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希望您的幸福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是吗？”

“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夫人。”

“啊！什么阻碍？”

“国王的意旨。”

“国王的意旨！……国王反对您的婚姻吗？”

“至少他推迟了这次婚姻。我请求拉费尔伯爵取得国王的同意，国王没有完全拒绝他，至少他明确地表示要他等待。”

“您所爱的人是不是配不上您？”

“她配得上一个国王的爱情，夫人。”

“我的意思是：也许她出身不象您那么高贵？”

“她出身很好。”

“年轻，漂亮？”

“十七岁，我看她真是美极了！”

“她在外省，还是在巴黎？”

“她在枫丹白露，夫人。”

“在宫里？”

“是的。”

“我认识她吗？”

“她有幸就在殿下的宫里。”

“她叫什么名字？”亲王夫人惶惶不安地问，接着她又急急忙忙加了一句，“如果她的名字不是一个秘密的话。”

“不是的，夫人；我的爱情非常纯洁，因此我用不到对任何人保守秘密，更何况夫人殿下对我又这么仁慈。我爱的是路易丝·德·

拉瓦利埃尔小姐。”

王太弟夫人不由得叫了一声，她不单单是感到惊奇。

“啊！”她说，“拉瓦利埃尔……那个昨天……”

她顿住不语，接着又说：

“那个昨天感到不舒服的小姐，我想是这样。”

“是的，夫人，我只是在今天早上才知道了这次意外。”

“那么在您到这儿来以前曾经看到过她吗？”

“我有幸已经和她告别过了。”

“而您说，”王太弟夫人勉强地说，“国王……推迟了您和这个姑娘的婚事？”

“是的，夫人，推迟了。”

“他有没有说过为什么要推迟？”

“没有。”

“拉费尔伯爵对他提这个要求已经有很久了吗？”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夫人。”

“真奇怪，”亲王夫人说。

她眼前似乎掠过一阵阴云。

“一个月吗？”她又说了一句。

“差不多。”

“您说得对，子爵先生，”亲王夫人微微一笑说，布拉热洛纳看出她笑得有点儿不自然，“可不能让我的哥哥把您留在那儿太久；您快些走吧，在我第一封写到英国的信里面，我就要以国王的名义要您回来。”

王太弟夫人站起来把她的信交在布拉热洛纳手里。拉乌尔懂得接见结束了；他拿过信来，向亲王夫人躬身致敬后走出去了。

“一个月！”亲王夫人咕噜着说，“我难道就这么糊涂，没有看见他爱她已经有一个月了吗？”

因为王太弟夫人无事可做，她就开始写信给她哥哥，在附言中要提到召回布拉热洛纳的事情。

德·吉什伯爵，就象我们看到过的那样，已经在马尼康的一再要求下屈服了，被他拖到了马厩里，他们叫人把他们的马匹备上鞍子；随后，他们就在我们已经向读者描写过的那条小路上向前去迎接王太弟，王太弟刚洗完澡精神饱满地要回到宫里去，脸上遮了一块女人用的面纱，为了不让已经很烫人的阳光晒黑他的面孔。

王太弟这时心情极为愉快，每遇到这种时候，他有时会对自己的俊美自我欣赏起来。他已经在河水里面和他的臣子比过谁身上白，由于亲王殿下身体保养得好，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甚至连洛林骑士也不例外。

而且，王太弟刚才的游泳也很成功，他所有的神经，由于这有益健康的，浸泡在清水里的游泳活动而得到了舒展，使他的身心都得到了可喜的平衡。

因此，一看到德·吉什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向他小跑过来时，亲王不由得发出一声快乐的欢呼。

“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马尼康说，他相信在亲王殿下的脸上看到了那种亲切的态度。

“啊！你好，吉什，你好，我可怜的吉什，”亲王大声说道。

“向殿下致敬！”德·吉什回答说，他受到了菲力浦说话的语调的鼓励，“祝殿下健康，愉快，幸福，万事如意。”

“欢迎你，吉什，走在我的右边，不过把你的马缰收收，因为我想在这阴凉的树荫下慢慢地回去。”

“遵命，殿下。”

于是德·吉什就象他刚才被邀请的那样走在亲王的右边。

“喂，我亲爱的德·吉什，”亲王说，“喂，关于那个我以前认识的，追求过我妻子的德·吉什，你有什么消息可以讲些给我听听

吗？”

德·吉什羞得满脸通红，王太弟则放声大笑，就好象他开了一个世界上最风趣的玩笑。

几个跟在王太弟身边的亲信以为也应该助兴一番，尽管没有听到他讲的话，也随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从第一个人开始，经过整个随从队伍，直到最后一个才结束。

德·吉什虽然涨得满脸通红，还是很沉着：马尼康在瞅着他。

“哦！殿下，”德·吉什回答说，“请对一个不幸的人宽容一些，别把我作为洛林骑士的牺牲品吧！”

“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他听到您嘲笑我，他就要比殿下更进一步，更毫不留情地嘲笑我。”

“嘲笑你对亲王夫人的爱情吗？”

“哦！殿下，请可怜可怜吧！”

“喂，喂，德·吉什，你得承认你对王太弟夫人曾经做过媚眼。”

“我永远也不会承认有这样的事，殿下。”

“为了对我的尊敬吗？那么，我就免了你的尊敬吧，德·吉什，承认吧，就当作是德·夏莱小姐，或者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事情。”

随后，他又停了一停。

“嗯，好！”他说着又笑了起来，“我，我现在是在玩一把两面开口的剑。我打击了你，我也打击了我的哥哥，夏莱和拉瓦利埃尔，你的未婚妻，和他的未来的情妇。”

“说真的，殿下，”伯爵说，“您今天的情绪非常好。”

“哦，是啊！我感到身体很舒坦，而且看到你我很高兴。”

"谢谢,殿下。"

"那么你恨我吗?"

"我吗,殿下?"

"是的。"

"恨您什么呢,我的天啊?"

"恨我打断了你的萨拉班德舞和西班牙小调。"

"喔!殿下!"

"喂,别赖。你那天从亲王夫人房里出来时怒气冲 冲;这给你带来了不幸,我亲爱的,而你昨天的芭蕾舞跳得真糟糕。别赌气,德·吉什,你装出这副粗野相对你是不利的。如果亲王夫人昨天看到了你,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

"哪一件,殿下?殿下真使我吃惊。"

"她会跟你完全断绝关系。"

说完亲王笑得越来越厉害了。

"当然罗,"马尼康思忖着,"在这儿地位已经毫无作用了,他们全是一样的人。"

亲王继续说道:

"总之,你又回来了,那么骑士有希望又变得讨人喜欢了。"

"怎么会呢,殿下,出了什么奇迹我才能对洛林先生有这样的影响?"

"这很简单,他嫉妒你。"

"啊!这是真的吗?"

"就跟我对你说的这么真。"

"我真是太荣幸了。"

"你知道,只要你在这儿,他对我就非常亲热,你一走,他就折磨我。我是在用平衡来维持我的统治。而且你不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吧。"

“我猜不到，殿下。”

“是这样的，在你流放期间，因为你曾经被流放过，我可怜的吉什……”

“是啊，殿下，是谁的错呢？”德·吉什装作没有好气地说。

“哦！这肯定不是我的错，亲爱的伯爵，”亲王殿下说，“我没有要求国王放逐你，以我亲王的荣誉保证！”

“不是您，殿下，这我很清楚；可是……”

“可是，王太弟夫人吗？哦！关于这一点，我也不否认。真见鬼，对王太弟夫人，你惹着她什么了？”

“殿下，说真的……”

“女人有女人的仇恨心，这我很清楚，我的女人也没有免除这种怪脾气。可是，虽说她使你流放了，我却并不恨你。”

“那么，殿下，”德·吉什说，“我还只是一半不幸。”

马尼康已经来到了德·吉什身后，亲王讲的话他一句也没有漏掉，他弯下腰去，肩膀几乎碰到了他的马脖子，为的是不让人看到他无法克制的笑容。

“而且，你的流放还使我想出了一个计划。”

“嗯！”

“当骑士不再看见你在这儿，并且肯定可以一个人称霸的时候，他就欺侮我，而我看到，和这个恶劣的小伙子相反，被我扔在一旁的多么可爱和善良的妻子，我就想起自己要做一个模范丈夫，一个宫中少有、朝中罕见的人；我想起了要爱我的妻子。”

德·吉什用毫不做作的惊奇神气瞅着亲王。

“哦！”浑身发抖的德·吉什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想法，殿下，您是当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哥哥给了我一些财产；她，她有钱，有很多钱，因为她同时从她英国的哥哥和法国的大伯那儿

拿钱。所以说，我们也许要离开宫廷。我可以退隐到我一个森林里的采地维莱-科特莱城堡去，在那儿我们可以去过我祖父亨利四世和美丽的加布里埃尔一起度过的完美的爱情生活……你认为这个想法怎么样，德·吉什？”

“我说这个想法会使人发抖，殿下，”德·吉什回答说，同时他真的发抖了。

“哦！我看你受不了第二次被放逐。”

“我吗，殿下？”

“那么我不带你去了，原来我想带你和我们一起去的。”

“什么，和你们一起去，殿下？”

“是啊，如果我忽然又想和宫廷赌气的话。”

“哦！殿下，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论天涯海角，我都要和殿下一起去。”

“您真蠢！”马尼康低声咕噜着说，他策马去顶德·吉什，想把他撞下马来。

随后，他在他旁边经过，就好象他驾驭不了他的马似的。

“您想想您说了些什么话，”他轻轻地对他说。

“那么，”亲王说，“就这样说定了；既然你对我这么忠心，我就带你去。”

“随便去哪儿，殿下，随便去哪儿，”德·吉什兴高采烈地说，“随便去哪儿，马上就走。您准备好了吗？”

德·吉什笑着放松了马缰，马向前跳了两跳。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亲王说，“我们先要到宫里去一下。”

“去干什么？”

“自然把我的妻子也带上呀。”

“怎么？”德·吉什问。

“当然罗，既然我对你说了这是一个有关夫妻爱情的计划，我

一定得带上我的妻子。”

“那么，殿下，”伯爵回答说，“我很抱歉，可是德·吉什就不跟您去了。”

“唔！”

“是的。为什么您要带夫人去呢？”

“哦！因为我发现我爱她。”

德·吉什脸色微微有些发白，可是他还是想在表面上保持愉快的神情。

“如果您爱夫人，殿下，”他说，“有了这种爱情也应该满足了，因此您也不再需要您的朋友们了。”

“不错，不错，”马尼康咕噜着说。

“啊，你这又怕起夫人来了，”亲王说。

“请听我说，殿下，我这是吃了苦头的，一个使我流放的女人。”

“哦！我的天啊！你脾气真不好，德·吉什，你是多么爱记仇啊，我的朋友。”

“我很希望您能看到，您，殿下。”

“当然罗，你就是为了这个昨天跳舞才跳得这么糟；你是想为自己报仇才故意跳错舞步的。啊！德·吉什，这样做可真是气量狭窄，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夫人。”

“哦！您可以随意讲，殿下。夫人殿下也不会比现在更恨我。”

“啊，啊！你太夸大了，只是为了她强迫你在乡下住了可怜的十五天。”

“殿下，十五天只不过是十五天，可是当这十五天过得非常乏味时，那简直是度日如年。”

“因此你就不能原谅她了吗？”

“永远也不能原谅。”

"好啦，好啦，德·吉什，要做个好小伙子，我来让你跟她和好，你只要经常去看看她，你就会看出来她根本没有恶意，她非常有才智。"

"殿下……"

"你会看到，她会象一个亲王夫人那样接待宾客，象个市民那样放声大笑；你会看到，在她高兴的时候，她会让时间象流水般逝去。德·吉什，我的朋友，你必须和我的妻子讲和。"

"很清楚，"马尼康心里寻思，"对这个丈夫来说，他妻子的名字会带来不幸，而已故的冈杜尔[①]国王在殿下身边是一只真正的老虎。"

"总之，"亲王又说道，"你要和我的妻子讲和，德·吉什，我相信你会这样做。只不过，必须由我来教你怎么办。她是个不平凡的女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打动她的心的。"

"殿下……"

"别再不听话了，德·吉什，否则我要发脾气了，"亲王说。

"既然他愿意，"马尼康咬着德·吉什的耳朵说，"那就满足他吧。"

"殿下，"伯爵说，"我听您的。"

"作为开始，"亲王接着说，"今天晚上在亲王夫人屋里玩牌；你跟我一起吃晚饭，我带你到她房里去。"

"哦！这件事，殿下，"德·吉什反对说，"您要答应我不听从您的吩咐。"

"又来了！可是这是反叛啊。"

---

① 冈杜尔（前735—前708）：吕底亚国王。有一个神话说他的妻子尼西亚美貌过人，他出于虚荣心，要他的宠臣吉热斯躲在他妻子的浴室偷看。尼西亚发现后大怒，命吉热斯杀死冈杜尔后嫁给吉热斯。

“昨天在大庭广众亲王夫人对我太冷淡了。”

“是这样吗！”亲王笑着说。

“甚至于在我对她讲话的时候她都不回答；没有自尊心可能是很好的，可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就象有人说的，太少了。”

“伯爵，晚饭以后，你回到你房里去换衣服，随后你再来找我，我等你。”

“既然殿下非要这样不可……”

“一定得这样。”

“他固执得很，”马尼康说，“这都是些经常在丈夫的脑袋里萦回的事。啊！为什么莫里哀没有听到这些话，他会把这些话写成诗句的。”

亲王和他的随从这样聊了一会儿以后，就回到了宫里最最凉爽的套房里去了。

“还有，”德·吉什在门口说，“有人托我向殿下说一件事。”

“你说吧。”

“布拉热洛纳先生带着国王的命令动身到伦敦去了，他托我向殿下表示他的敬意。”

“好！愿子爵一路平安，我非常喜欢他。喂，去换衣服吧，德·吉什，再回到我们这儿来。如果你不回来……”

“那么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殿下？”

“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叫人把你关进巴士底狱！”

“那么，很清楚，”德·吉什笑着说，“王太弟殿下和王太弟夫人殿下恰恰相反。王太弟夫人要流放我是因为她不太喜欢我，而王太弟要监禁我是因为他太喜欢我了。谢谢，王太弟！谢谢，王太弟夫人！”

“行了，行了，”亲王说，“你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朋友，你很清楚我离不开你。快些回来。”

“行，那么似乎要轮到我来撒娇了，殿下，那我很高兴。”

“嗯？”

“回到殿下那儿去，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有一个朋友要关照。”

“叫什么名字？”

“马利科尔纳。”

“名字真难听！”

“人很文雅，殿下。”

“好吧，怎么样呢？”

“这样，我答应了马利科尔纳先生在您这儿谋一个职位，殿下。”

“什么职位？”

“随便什么职位，比如说，一个监督的工作。”

“对了！这倒不错，昨天我辞退了府第总管。”

“府第总管很好，殿下，他要干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干，只要到处看看，向我作报告。”

“府第里面的巡警？”

“对了。”

“哦！马利科尔纳干这个很合适，”马尼康大着胆子讲了一句。

“您认识这个人吗，马尼康先生？”亲王问。

“熟得很，殿下。他是我的朋友。”

“您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殿下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一个府第总管。”

“这个职务有多少收入？”伯爵问亲王。

“我不知道；只不过我老是听说他在忙的时候，付他的钱总嫌不够。”

"您说的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亲王?"

"这还用说,如果干这件事情的人很机灵的话。"

"那么,我相信殿下会感到满意的,因为马利科尔纳机灵得象个魔鬼一样。"

"那好!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职务要花我很多钱啦,"亲王笑着说,"你真是给了我一件真正的礼物,伯爵。"

"我相信是这样,殿下。"

"那么,去通知你的梅里科尔纳先生……"

"是马利科尔纳,殿下。"

"我永远也适应不了这个名字。"

"您说马尼康,不是说得很好吗?"

"哦!马利科尔纳,我也会说得很好。讲习惯了也许能行。"

"您就这么说吧,您就这么说吧,殿下,我答应您,您的府第总管决不会生气的,看不到比他脾气更好的人了。"

"那么,好吧,我亲爱的德·吉什,把他的任命通知他……可是,请等等……"

"什么,殿下?"

"我想先见一见他,如果他的人长得跟他名字一样丑,我收回前言。"

"殿下是认识他的。"

"我吗?"

"当然罗。殿下已经在王宫里看见过他,甚至还是我向您介绍的,这就是证据。"

"啊!太好了,我记起来了……该死的!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

"我很清楚殿下大概是注意过他的。"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德·吉什,我不愿意在我们,我的妻

子或者是我的眼前出现丑陋的形象。我妻子的侍从女伴都是漂亮姑娘；我的随从也都个个英俊潇洒。用了这种方法，你看，德·吉什，如果我生孩子，他们都会受好的影响；如果我妻子生孩子，她已经看到了一些漂亮的典范。”

“这讲得太有道理了，殿下，”马尼康说，他的眼睛和声音都同时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至于德·吉什，他大概觉得这种推理不太令人满意，因为他只是用姿势来表示同意，而且这种姿势也显得缺少信心。马尼康去通知马利科尔纳他刚才知道的好消息。

德·吉什仿佛不太情愿地去进行他的化妆打扮。

王太弟一直到吃饭的时候都在唱着，笑着，照着镜子，这种心情证明了这句谚语：“高兴得象个亲王一样。”

第一三〇章

一个水仙和一个林中仙女的故事

大家都在宫堡里吃点心，点心过后，进行化妆打扮。

习惯上在五点钟吃点心。

我们就算它一个小时吃点心和两个小时的梳妆打扮。也就是说到傍晚八时左右，每个人都准备好了。

也就是在八点钟左右，大家开始陆续到王太弟夫人那儿去。

因为，就象我们讲过的，这天晚上是王太弟夫人接见。

而且在王太弟夫人接见的晚上，决不会有任何人缺席的；因为在王太弟夫人那儿度过的夜晚具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连在王后这位虔诚和杰出的公主主持的集会上也是没有的。很不幸，这是善良的本性不如恶毒的心计那样逗人的地方。

可是，我们得赶紧讲清楚，恶毒的心计这个修饰语是不能用在王太弟夫人身上的。

这个杰出的人物，非常宽宏大量，经常有高贵的冲动，崇高的想法，因此不能说她本性不良。

可是王太弟夫人有一种反抗的天赋，这种天赋对拥有它的人来说经常是注定要倒霉的。因为别人也许会屈从时，她却要粉身碎骨；结果是她受到的打击是实打实的，跟玛丽-泰莱丝温柔的良心所受到的打击是不一样的。

她每受到一次打击，心就猛地一跳，就象用圈圈套人像靶一

样，王太弟夫人只要没有被打晕，她就会一下一下还击，不管胆敢攻击她的冒失的人是谁。

这是不是她生性恶毒呢？或者只不过是生性狡猾？我们，我们认为，那些热情和坚强的性格，就象知识树一样，能同时结出善恶两种果子，双重的枝条永远开着花，结着果。那些渴望善行的人能区别出哪些是好果子，而那些无用的人、多余的人，却因为吃了坏果子而死去，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此，王太弟夫人，她有她做第二王后的打算，或者在她的脑子里，甚至还有决定做第一王后的完整的计划，王太弟夫人，我们说，用谈话，用会见，用让人有插话的完全自由，用风趣而恰到好处的谈话来使她的府邸受到欢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以为，在王太弟夫人家里人们讲话也许没有别处噜苏。

王太弟夫人厌恶饶舌的人，并且无情地报复他们。

她让他们说。

她同样也厌恶自命不凡，甚至对国王的这个缺点也不原谅。

这是王太弟的毛病，而亲王夫人已经承担起了医好他这个毛病的重大任务。

此外，不论是诗人、才子、美女，她接待他们时总是象一个至高无上的女主人接待她的奴隶一样。每当她开玩笑时，她总是若有所思，引起诗人的遐想；即使在最美的美妇人中间，她也娇媚过人，引人注目；她还机智风趣，即使最杰出的人物听她的讲话也津津有味。

可以想象，象在王太弟夫人家里所举行的这样的集会是一定能吸引人的，年轻人蜂拥而来。只要国王是年轻的，宫廷里的一切都朝气蓬勃。

因此我们看到那些年老的夫人，摄政期的，或者是上一个朝代的顽固分子都赌气了；但是对这些人的赌气，人们用对这些德高望

重的人的嘲笑来回答。这些人一心想支配人，甚至想指挥投石党战争中的军队，据王太弟夫人说，这是为了不失去他们对所有人的影响。

八点钟一敲响，亲王夫人殿下带着她的随从夫人走进了大厅，看到有几个廷臣，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十多分钟了。

在所有这些早到的人中间，亲王夫人在寻找她以为应该第一个到来的人。她没有找到他。

可是就在她寻找结束的时候，有人通报王太弟来了。

王太弟看上去真是光彩夺目。所有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宝石，当然就是那位大臣不得不留下的那些宝石，所有王太后的宝石，甚至还有几粒是他的妻子的，王太弟这天全戴上了。因此王太弟象太阳似的闪闪发光。

在他身后慢步走来的是德·吉什，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穿的是一件镶银边，配有蓝色飘带的珍珠色的天鹅绒服装。

此外，德·吉什衣服上还配着比利时花边，其美丽精致的程度，不下于王太弟的宝石。

他帽子上的羽饰是红色的。

王太弟夫人喜欢几种颜色。

她喜爱红色的帷幔，灰色的衣服，蓝色的花。

德·吉什先生就这样投其所好地穿着打扮以后，大家都觉得他英俊潇洒。脸色稍许有点儿苍白，令人注目；眼神倦怠；在宽大的花边下面露出一双白皙的手，嘴唇显得有些伤感。的确，只要看一看德·吉什先生就会承认法国宫廷中很少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

结果就是，原来企图使一颗星星黯然失色的王太弟——如果有一颗星星想和他平起平坐的话——却相反地在各人的想象之中相形见绌了，这些人的想象当然是些不声不响的评判者，但是他们

的判断又是相当无情的。

王太弟夫人已经隐隐约约地扫了德·吉什一眼，可是不管这个眼色是多么隐隐约约，她脸上也不由得升起一阵惹人喜爱的红晕。王太弟夫人确实感到德·吉什是那么英俊，那么文雅，以致她对已经感到即将失去的对王上的控制力几乎不再感到遗憾。

因此，她情不自禁地让她心头的血液冲上了面颊。

王太弟带着一种顽皮的神气走近了她。他没有看到亲王夫人脸上的红晕；或者是，即使他看到了，他也根本猜不到她脸红的真正原因。

"夫人，"他吻着他妻子的手说，"这儿有一位失宠的人，一位我主动来介绍给您的不幸的流放者。我请您要多加关照，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您对他的接待将使我深受感动。"

"什么流放？什么失宠？"王太弟夫人问，她向四周望了望，对伯爵看的时间并不比看别人的时间长一些。

这是把他的被保护人推出去的时间。亲王闪在一边让德·吉什过去，德·吉什带着相当阴郁的脸色走近了王太弟夫人，向她屈膝致敬。

"什么！"王太弟夫人问，仿佛她感到非常惊奇似的，"失宠的人、流放的人是德·吉什先生吗？"

"就是嘛！"公爵说。

"哦！"王太弟夫人说，"他不一直在这儿吗？"

"啊，夫人，您不公正，"王太弟说。

"我吗？"

"当然罗。好，请原谅他，原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原谅他什么？我有什么要原谅德·吉什先生的？"

"可是，总之，你解释解释，德·吉什。你要别人原谅你什么？"亲王问。

“唉！殿下心里很清楚嘛，”德·吉什虚伪地说。

“喂，喂，请把您的手伸给他，夫人，”菲力浦说。

“如果这样做能使您喜欢的话，先生。”

说完，随着王太弟夫人眼睛和肩膀一种难以形容的动作，她把她美丽的、香喷喷的手递给了德·吉什，年轻人把嘴唇贴在上面。

肯定是他把嘴唇贴在上面的时间太长了，而且王太弟夫人没有很快地把她的手缩回来，因为王太弟又接着说：

“德·吉什不是坏人，夫人，他肯定不会咬您的。”

这句话也许并不太可笑，可是在长廊里的人却以此为借口，大笑起来。

的确，当时的场面很引人注目，有几个有心人已经注意到了。

当有人通报国王驾临时，王太弟还在享受着他这句话的效果。

这时候，大厅里的情景就象我们下面要描写的那样。

王太弟夫人站在大厅中央放满鲜花的壁炉前面，她的侍从女伴分成两列，宫中的蝴蝶在这两行人的头上飞舞。

另外几群人占着几个窗口，就象同一个驻军，在他们各自的塔楼里的岗位上，并且在他们各自的位子上听取从一群主要人物中传来的讲话。

马利科尔纳就在最靠近壁炉的一群人中间，他刚被马尼康和德·吉什晋升为府第总管；马利科尔纳的官服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准备好了，他衣服上的镀金饰物闪闪发光，他眼里的火焰和他身上天鹅绒的反光，向着紧靠王太弟夫人左面的蒙塔莱小姐直射过来。

王太弟夫人在和她两旁边的夏蒂荣小姐和克雷居小姐谈话，有时也向王太弟说几句话，当有人通报“国王驾到！”时，王太弟就走开了。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跟蒙塔莱一样，也待在王太弟夫人的左边，也就是在这一排人的倒数第二个；在她的右面是托内-夏朗特

⑪甲

小姐。因此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当时的处境就象是一支人们怀疑比较软弱的军队，因此把它部署在两支久经考验的部队中间。

拉瓦利埃尔就这样夹在这两位共过患难的女伴中间，也许是看到拉乌尔走了心里难受，也许是因为新近发生的使她的名字在廷臣中流传的事件她心里还在激动，我们说，拉瓦利埃尔用扇子遮着她有些发红的眼睛，仿佛非常注意地在听蒙塔莱和阿泰娜依丝轮流在她耳旁低声说的话。

当听到通报国王的名字时，大厅里顿时骚动起来。

王太弟夫人，作为女主人，站起来去接待国王的来访；可是，在她站起来时，尽管她当时应该非常匆忙，她还是向她右面看了一眼，这一眼，狂妄的德·吉什还以为是向着他的，却停留在拉瓦利埃尔的身上，并且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德·吉什可以看到她绯红的脸和不安的神色。

国王走到了这群人的中间，由于一个从外围进入中心的自然的动作而变成了将军。

在国王面前所有的头都低下来了，女人们的膝盖都弯了下来，就象在阿基洛①国王面前的一些柔弱而优美的百合花一样。

国王陛下没有一点儿粗暴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天晚上除了他青春的活力和英俊的容貌以外，甚至没有什么帝王气派。

某种高兴的神气和愉快的情绪提醒了所有的人，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游乐会将过得很好，只要看看陛下想在王太弟夫人家里消遣玩乐的愿望就行了。

如果有人心里的高兴劲儿能和国王相比，那就是德·圣埃尼昂先生。德·圣埃尼昂先生穿着粉红色的衣服，他的脸是粉红色的，饰带是粉红色的，尤其是脑子里的念头也是粉红色的，这天晚

① 阿基洛：指猛烈的北风。

上，德·圣埃尼昂先生有很多念头。

使所有这些由于他心情愉快而产生的念头又开花的原因，是他刚才发现托内-夏特朗小姐和他一样，也是一身粉红色的打扮。不过我们并不是想说这个狡猾的朝臣事先不知道美丽的阿泰娜依丝本该穿这种颜色；他非常擅长于从一个裁缝，或者是一个贴身侍女口中套出他们女主人有何打算。

他向阿泰娜依丝小姐投去好些使人销魂的眼色，次数就跟他鞋子上和紧身上衣上的缎带的花结一样多，也就是说他向她送过去了数不清的媚眼。

国王向王太弟夫人问候，王太弟夫人被请坐下以后，人们很快地围成一圈。

路易询问王太弟关于洗澡的事；他一面瞧着周围的夫人们一面说，诗人们正忙于把这种瓦尔万出浴的风雅的消遣写成诗歌，尤其是他们之中的一位，洛雷先生，似乎已经得到了某一位水仙的信任，在他的诗句里面他谈了好些真实的事情。

不止一位夫人相信应该把脸涨红。

国王趁这个时候任意观察了一下；这时只有蒙塔莱虽然脸红还能够望望国王，她发现国王正贪婪地盯着德·拉瓦利埃尔小姐。

这位人们称作蒙塔莱的勇敢的侍从女伴使得国王的眼睛垂了下去，把路易丝·德·拉瓦利埃尔从也许是由于这个目光引起的舒适热烈的感觉中拯救出来。路易被王太弟夫人缠住了，王太弟夫人对他问这问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象王太弟夫人那样提问题的。

可是国王总是想使谈话成为一般客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动足脑筋，显得格外殷勤。

王太弟夫人想听到一些恭维话，她下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它们，因此她对国王说：

“陛下，陛下对他王国里发生的事情什么都知道，那么也应该预先知道这位女仙吟给洛雷先生听的诗句；陛下是否愿意把这些诗句告诉我们？”

“夫人，”国王带着十分优美的风度说，“我不敢……当然罗，对您个人来说，听到某些细节也许会很困窘……可是德·圣埃尼昂说得很好，他完全记得这些诗，即使他记不得，他也能即兴吟诗。我可以向您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也在这一群人中间的德·圣埃尼昂不得不勉强地登场了。也算王太弟夫人倒霉，他当时心里想的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没有给王太弟夫人一心要得到的赞扬，却只顾自己，他因为自己的好运气而有些趾高气扬。

于是，他向美丽的阿泰娜依丝第一百次看了一眼，她一直在实践她昨天晚上发表的理论，也就是说对他的爱慕不屑一顾。

“陛下，”他说，“女仙讲给洛雷听的诗我记住的很少，陛下一定会原谅我；可是如果国王也没有记住的话，我还怎么能记住呢，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

王太弟夫人对这位朝臣的推托不太喜欢。

“啊！夫人，”德·圣埃尼昂接着说，“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再是河里的水仙说了些什么。事实上，大家宁愿相信在水晶宫里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而大事情，夫人，都发生在陆地上。啊，在陆地上，夫人，有多少故事充满着……”

“好！”王太弟夫人说，“那么陆地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就必须去问林中仙女，”伯爵说，“林中仙女，就象夫人殿下所知道的，她们都在树林里。”

“我甚至还知道她们天生喜欢饶舌，圣埃尼昂先生。”

“是这样，夫人；可是，如果她们讲的都是些美好的事情，那么要责备她们饶舌就显得不够文雅了。”

“那么她们讲的都是美好的事情罗?”亲王夫人没精打采地问，“说真的，圣埃尼昂先生，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如果我是国王，我就要马上命令您把这些林中仙女夫人讲的美好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因为似乎这儿只有您才懂得她们说的话。”

“哦！这件事，夫人，我完全听陛下吩咐，”伯爵赶快回答说。

“他懂得林中仙女说的话?”王太弟说，“他真幸福，这位圣埃尼昂！”

“和法语完全一样，大人。”

“那么请讲吧，”王太弟夫人说。

国王觉得局促不安，不能保证他的心腹不会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

看到被圣埃尼昂的开场白和王太弟夫人不同一般的态度引起的普遍一致的好奇心，国王就清楚地感到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使最慎重的人也仿佛在准备把伯爵即将讲的话一字不漏地听进去。

大家咳着嗽，走了过来，斜眼瞅瞅几位侍从女伴，这几位侍从女伴，为了更得体地，或是更坚决地顶住这些颇具压力的讯问的目光，把她们的扇子整整好，做出一种要接受对手开火的决斗者的姿态。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一些精心设计的谈话或话里带刺的故事已习以为常，如果在一个现代的客厅里，有人感到会爆发什么丑闻，产生什么悲剧，人们也许会吓得逃跑，可是在王太弟夫人的客厅里，大家都安之若素，各就各位，为了不漏掉圣埃尼昂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的一出喜剧中的一句话、一个姿势；而且这出喜剧的结局，不论其风格和情节如何，必然是十分完满得体的。

大家都知道伯爵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且很会讲故事。于是他勇敢地在一片静寂中开始讲了起来，换了别人这样开始讲话是

很使人害怕的。

“夫人，国王允许我首先向殿下说，因为夫人自称是她这一圈人中最好奇的，因此我将有幸对殿下说林中仙女总是住在橡树躯干的空洞里的，又因为林中仙女是神话里的最漂亮的人物，因此她们总是住在非常漂亮的大树里面，也就是说，住在她们能找到的最粗大的橡树里面。”

一听到这个开场白，使人想起了在一层透明的面纱掩盖下的那个有名的有关橡树王的故事，这件事在上一次晚会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有很多人的心都在怦怦乱跳，有的是由于高兴，有的却是因为担忧。如果圣埃尼昂没有一副响亮的好嗓子，这些心跳的声音也许都要盖过他的嗓门了。

“那么说枫丹白露就该有林中仙女罗，”王太弟夫人泰然自若地说，“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国王的花园里更美的橡树了。”

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她又盯着德·吉什看了一眼，德·吉什对这个眼色和对上一个眼色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那个眼色，我们已经说过，含有某种对一颗充满情意的心来说相当痛苦的神情。

“是啊，夫人，我要对殿下说的就是枫丹白露，”德·圣埃尼昂说，“因为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里的林中仙女就是住在殿下宫堡的御花园里的。”

故事已经开场了，开始进入正题了。不论是听故事的人，还是讲故事的人，都不再能后退了。

“我们一起听吧，”王太弟夫人说，“因为我看这个故事不但具有民族色彩的魅力，而且似乎还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我应该从头讲起，”伯爵说，“就是说，在枫丹白露一座外表非常漂亮的茅屋里，住着几个牧羊人。

“其中一个牧羊人名叫蒂尔西斯，几块出产丰富的土地是属于

他的，那是他父母留给他的。

“蒂尔西斯年轻漂亮，又有才能，因此他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牧羊人。人们可以大胆地说，他是牧羊人中间的国王。”

一阵轻轻的赞许声鼓励着这个讲故事的人，他继续说下去：

“他既有勇气又有气力，在打猎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机灵，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聪明。不论是在他继承来的广阔的平原上驰骋一匹马，还是在斗智比勇的游戏中指挥对他唯命是从的牧羊人，人们都说他好比是战神玛斯①在特拉斯平原上挥舞长矛，或者更象是太阳神阿波罗，带着他喷火的标枪在地球上放射光芒。”

每一个人都懂得这种对国王的有寓意的描写并不是讲故事的人所能选择的最坏的开场白。因此不论对所有的听众，还是对国王自己，都产生了效果。听众们由于感到乐趣和需要尽本分，拼命鼓掌；国王听了颂扬的话总是感到高兴，即使捧得他有点儿过分，他也决不会感到不满意。德·圣埃尼昂接下去说：

“夫人们，这不单单是因为赢了一些游戏，牧羊人蒂尔西斯得到了牧羊人的国王的称号。”

“枫丹白露的牧羊人，”国王笑着对王太弟夫人说。

“哦！”王太弟夫人叫道，“枫丹白露是诗人的禁脔，我，我说，是属于全世界牧羊人的！”

国王忘了他的身分只是一个听众，他弯了弯腰。

“尤其是，”德·圣埃尼昂在一片恭维的低语声中继续说，“尤其是在一些漂亮的女人身旁，这位牧羊人国王的才华更显得光彩夺目。这个牧羊人的头脑是灵敏的，心地是纯洁的。他知道怎样说称颂别人的话，而且风度优雅，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知道怎样去爱，而且守口如瓶，因此可以使他的可爱和幸运的被征服

① 玛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是主神朱庇特的儿子。

者有一个最最值得羡慕的命运。事情从来不会败露，从来不会疏忽大意。看到过蒂尔西斯或者听到过他讲话的人都会爱上他；谁要是爱他，或是被他所爱就会得到幸福。”

讲到这儿，德·圣埃尼昂停了一下，他在品味受到恭维的乐趣。这番描写，不论是夸张得如何不近人情，在某些人的耳朵里，听来却特别有味，对他们来说，牧羊人这些优点似乎全是实事求是的。王太弟夫人请讲故事的人继续讲下去。

“蒂尔西斯，”伯爵说，“他有一个忠诚的同伴，更可以说他有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侍从，这个侍从的名字叫……阿曼塔斯。”

“哦，让我们来看看阿曼塔斯是怎么样的人吧！”王太弟夫人狡猞地说，“您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德·圣埃尼昂先生！”

“夫人……”

“哦！德·圣埃尼昂伯爵，我请求您，别去牺牲这个可怜的阿曼塔斯！否则我永远不会宽恕您。”

“夫人，阿曼塔斯的身分是很低的，尤其在蒂尔西斯的旁边，因此没有人可以有和他相比拟的荣幸。有些朋友就象古时候自愿在他们主人脚下活活殉葬的仆人一样，在蒂尔西斯的脚下，是阿曼塔斯的位子；他不会需要别人的，如果这位显赫的英雄……”

“您是要说，显赫的牧羊人吧？”王太弟夫人装作是抓住了德·圣埃尼昂先生的漏洞说。

“夫人殿下讲得对，我讲错了，”这个廷臣接着说，“我说，如果牧羊人蒂尔西斯有时候赏脸把阿曼塔斯称作是他的朋友，并且向他倾吐衷肠，这是一种非凡的恩典，阿曼塔斯非常重视这种恩典，并且感到极度的快乐。”

“这一切，”王太弟夫人插嘴说，“说明了阿曼塔斯对蒂尔西斯的绝对忠诚，可是并没有告诉我们阿曼塔斯是怎样一个人。伯爵，请别吹捧他，可是请为我们把他描绘一下，我要知道阿曼塔斯是怎

样一个人。”

德·圣埃尼昂在国王陛下的弟媳妇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后，就遵照吩咐说了下去，他说：

“阿曼塔斯比蒂尔西斯年纪稍许大些，他不是一个完全不受大自然喜爱的牧羊人，甚至有人说九位缪斯①还对他的降临人世笑了一笑，就象海佩②对青春微笑一样。他一点没有想出人头地的野心，他只是想得到别人的爱，如果他是非常有名的话，也许他也不是配不上的。”

他最后一段话，再加上一个可以使人致命的眼色，直接向德·托内-夏朗特小姐送了过去，这位小姐顶住了这个冲击，不为所动。

不过他的谦逊和巧妙的隐喻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阿曼塔斯在鼓掌声中得到了他的收获；蒂尔西斯自己也点了点头，表示了他充满善意的认可。

“一天晚上，”德·圣埃尼昂继续说，“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在森林里散步，一面在交谈着他们在爱情方面受到的痛苦。请注意，夫人们，现在已经讲到了林中仙女的故事了；否则大家怎么能够知道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这两位地球上最审慎的牧羊人在说些什么呢？他们走到了森林中树木最茂密的地方，为了远离众人，可以更加畅快地相互倾吐他们内心的痛苦，突然他们听到了有人讲话的声音。”

“啊！”讲故事的人周围的人说，“事情变得再有趣不过了。”

这时的王太弟夫人，就好比一位在视察他的部队的机警的将军一样，看了一眼蒙塔莱和托内-夏朗特，她们在这些话的影响下

---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九位女神。

② 海佩：希腊神话中之青春女神。

弯下了腰，被王太弟夫人一看又直起了身子。

“这些悦耳的声音，”圣埃尼昂接着说，“是几个牧羊女发出来的，原来她们也想到树荫下来凉爽凉爽，她们知道有这块几乎没有人来的偏僻的地方，因此她们也聚集到这儿来，好在一起谈谈对羊圈的看法。”

德·圣埃尼昂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还使国王看着托内-夏朗特微微笑了一笑，这些就是这句冒失的话所得到的效果。

“林中仙女保证，”德·圣埃尼昂继续说，“牧羊女是三位，而且这三位都是年轻漂亮的。”

“她们叫什么名字？”王太弟夫人平静地说。

“还要说出她们的名字！”德·圣埃尼昂说，他决不能这样轻率地说出她们的名字。

“当然罗。您刚才把您的牧羊人叫作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那么也请用另一种方式叫您的牧羊女吧。”

“哦！夫人，我不是一个发明者，而是象过去别人所说的那样，一个行吟诗人，我讲的都是林中仙女告诉我的。”

“您那位林中仙女是怎样称呼这几位牧羊女的呢？当然罗，这是不太容易记起来的。是不是这位林中仙女和姆内莫西纳①闹翻了？”

“夫人，这些牧羊女……请务必注意，讲出女人的名字是一种罪过！”

“这个罪过，一个女人会赦免您的，伯爵，只要您把这些牧羊女的名字讲出来。”

“她们叫菲莉丝，阿玛里莉丝和加拉泰。”

“太好了！过了这么久时间总算没有忘记，”王太弟夫人说，“这

---

① 姆内莫西纳：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

是三个很可爱的名字。现在，请介绍一下她们的外貌，行吗？”

德·圣埃尼昂又愣了一下。

“哦！我们一步一步进行，我请求您，伯爵，”王太弟夫人接着说，“陛下，我们必须要知道牧羊女的外表，是不是？”

国王预计到王太弟夫人会这样坚持要求的，他开始感到有些不安，认为不应该再去刺激一个这样危险的提问题的人了。此外，他心里思忖，德·圣埃尼昂在描绘这几个牧羊女的外貌的时候，也许能找到方法掺进某些微妙的线条，可以使他想讨好的耳朵得到好处。路易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怀着这样的忧虑允许德·圣埃尼昂描绘菲莉丝、阿玛里莉丝和加拉泰三个牧羊女的形象的。

“那么，好吧！”德·圣埃尼昂象一个已经下定决心的人那样说道。

于是他开始讲了。

第一三一章

水仙和林中仙女故事的结尾

“菲莉丝，”圣埃尼昂说，一面挑衅地向蒙塔莱瞧了一眼，有点儿象一个击剑教师在进行比赛时请一个和他相称的敌手做好准备一样，“菲莉丝的头发既不是棕色的，也不是金黄色的，身材不高不矮，既不冷漠也不狂热。她虽然是个牧羊女，却机智风趣得象个公主，妖艳得象个魔鬼。

“她的视力非常好，所有她看到的东西她心里都想得到。这就象一只不停地在啁啾鸣叫的鸟儿，有时掠过草地，有时飞来飞去追逐一只蝴蝶；有时栖息在树顶上，提防着来抓它，或者想让它跌入他们网中的捕鸟人。”

这种描绘是多么相象，因此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蒙塔莱望去，她睁着警觉的眼睛，仰着头在听着德·圣埃尼昂讲话，就好象他讲的是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一样。

“就是这些吗，德·圣埃尼昂先生？”亲王夫人问道。

“哦！夫人殿下，我不过是大致上描绘一下，还有好多事要讲呢。可是我怕夫人殿下感到厌烦，或者是损害了牧羊女的谦逊，因此我还是来讲讲她的同伴阿玛里莉丝吧。”

“就这样，”王太弟夫人说，“就讲下一个阿玛里莉丝吧，我们听您的，圣埃尼昂先生。”

“阿玛里莉丝是三个牧羊女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不过，”圣埃尼

昂赶忙接着说，“这位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

托内-夏朗特小姐的眉头在故事开始时就皱了起来，这时她淡淡一笑，愁眉舒展了开来。

“她是个高个子，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象希腊雕像那样打了一个发髻；她举止威严，神态高傲，因此她更象是一个女神，而不象一个普通的人，在女神当中，她最象女猎神狄安娜，唯一的不同是有一天，当可怜的爱神丘比特在一丛玫瑰花中睡觉时，这个狠心的牧羊女窃得了他的箭袋，她没有把箭射向森林的主人，而是无情地射向了所有她能看见、能射得到的可怜的牧羊人身上。”

“哦！这个牧羊女真坏！”王太弟夫人说，“某一天她就不会用一支她如此无情地向左右两面射去的箭射伤她自己吗？”

“这通常是所有牧羊人的愿望，”圣埃尼昂说。

“这更是牧羊人阿曼塔斯的愿望罗，是不是？”王太弟夫人说。

“牧羊人阿曼塔斯是非常腼腆的，”德·圣埃尼昂用一种他所能表达的最谦虚的神态说，“因此，如果说他有这种愿望，也从来没有人知道过，因为他把这种愿望深深地藏在他的心坎里。”

一阵低语声表示对讲故事的人的有关这个牧羊人的声明的赞扬。

“还有加拉泰呢？”王太弟夫人问，“我急于要看到一个人能把维吉尔也没有描写出的人在我们面前描写完毕。”

“夫人，”德·圣埃尼昂说，“和伟大的 Virgilius Maro① 相比，您卑贱的仆从只是一个可怜的诗人，然而，您的命令给了我鼓励，我将尽力而为。”

“我们听着，”王太弟夫人说。

德·圣埃尼昂伸了伸脚、手和嘴唇。

---

①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姓名的拉丁文拼写。

“加拉泰象牛奶一样白，”他说，“头发象麦穗一样金黄，她在空气中散发着头发的香气。因此人们心里在想她会不会是在和她的同伴在草地花丛中游戏时给了丘比特爱情的美丽的欧罗巴① 。

“她的眼睛犹如晴朗的夏天的湛蓝的天空，从那儿喷射出一道柔和的光芒；她依靠梦想生活，爱情避开了她。当她皱皱眉头，或者低垂脑袋时，太阳也象表示悲伤似的蒙上一层阴云。

“相反，当她微笑时，整个大自然又重新活跃起来，鸟儿们在沉默片刻之后，又在树丛中开始歌唱。

“尤其是这一位，”德·圣埃尼昂最后说，“这一位值得全世界的热爱；万一她倾心相与，那么她纯洁的爱情会把这个幸福的人变成一位神仙。”

王太弟夫人和大家一样在听他绘声绘色地叙述。她只是在听到最富有诗意的地方才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但是很难说这种赞许的表示是对讲故事的人的口才而发出的呢，还是因为他描绘得比较精确。

结果是，王太弟夫人没有公开鼓掌，也没有人敢冒昧鼓掌，甚至王太弟也是如此，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德·圣埃尼昂对牧羊人的描写似乎稍许草率了些，而对牧羊女的描写则过于详细了些。

因此大家显得有点儿冷淡。

德·圣埃尼昂为了细致地刻划加拉泰，已经用完了他的华丽辞藻和描绘技巧，他心里想，根据他在讲另外几个人时得到的赞许，对他最后描绘的一个人，他会听到跺脚声。德·圣埃尼昂比国王和所有的人更显得冷淡。

因此出现了一会儿冷场，最后这个冷场被王太弟夫人打破了。

“那么，陛下，”她问，“国王陛下对这三个人的描写有什么看法

① 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

呢?”

国王想来帮一下圣埃尼昂,又不想连累自己。

“我认为,”他说,“阿玛里莉丝很漂亮。”

“我呢，我比较喜欢菲莉丝,”王太弟说，“那是一个好心的姑娘,更可以说是水仙的一个好小伙子。”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一次,所有人的眼睛都笔直向蒙塔莱看去,以致她感到脸顿时红了起来,甚至都发紫了。

“那么,”王太弟夫人接着说,“这些牧羊女在交谈? ……”

可是,德·圣埃尼昂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已经受不了一支刚休息过,精神饱满的部队的打击了。

“夫人,”他说，“这些牧羊女在相互倾诉她们对爱情的看法。”

“讲啊,讲啊,德·圣埃尼昂先生,您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田园诗人,”王太弟夫人说,她莞尔一笑,使讲故事的人稍许得到了一些鼓励。

“她们在说，爱情是一种危险，可是没有爱情就是心灵的死亡。”

“因此她们的结论呢……”王太弟夫人问。

“因此她们的结论是人应该有爱情。”

“太好了！对此她们有什么条件吗?”

“条件是要有选择,”德·圣埃尼昂说，“我甚至还应该说这是林中仙女说的，一个牧羊女，我相信是阿玛里莉丝,坚决反对别人去爱,可是她并不过分拒绝让某个牧羊人的形象进入她的心坎。”

“是阿曼塔斯还是蒂尔西斯?”

“是阿曼塔斯,夫人,”德·圣埃尼昂谦虚地说，“可是加拉泰，这个温柔的，目光纯净的加拉泰马上回答说，不管是阿曼塔斯、阿尔弗希贝、蒂蒂尔，或者是当地任何一个最漂亮的牧羊人，都不能

和蒂尔西斯相比，蒂尔西斯使所有的男人相形见绌，就象橡树比所有的树都高大，百合花比所有的花都庄严一样。她甚至把蒂尔西斯描绘成这个样子，以致如果蒂尔西斯听到她这么说，也一定会觉得受到了恭维，尽管他是多么伟大。因此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受到了阿玛里莉丝和加拉泰的青睐。因此这两个心灵的秘密在夜晚的阴影里和在秘密的树林里被揭穿了。

“夫人，这就是林中仙女告诉我的，所有发生在橡树洞里的，和草丛里的事情她全知道；她知道鸟类的爱情，她懂得它们歌唱的意思；她还懂得树枝间的风声的含义，以及野花花冠里面金色或翡翠色昆虫的嗡嗡声的意思；她把这些都告诉了我，我是在重复她讲的话。”

“而现在您已经讲完了，是吗，德·圣埃尼昂？”王太弟夫人说，她微微一笑，笑得国王不禁全身哆嗦。

“是的，我讲完了，夫人，”德·圣埃尼昂回答说，“如果我因此而能使夫人殿下高兴一会儿，我是很幸福的。”

“这一会儿时间太短了，”亲王夫人回答说，“因为您讲您知道的事情讲得非常动听；可是，我亲爱的德·圣埃尼昂，不幸的是您只向一位林中仙女打听情况，是吗？”

“是的，夫人，我承认，只向一位。”

“结果就是，您忽略了一位小小的水仙，她看上去微不足道，可是她知道的远远地要比您的林中仙女多，我亲爱的伯爵。”

“一位水仙？”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开始怀疑故事还有下文。

“当然罗，在您讲到的那棵橡树旁边，这棵树，叫做橡树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是吗，亲爱的圣埃尼昂先生？”

圣埃尼昂和国王面面相觑。

“是的，夫人，”德·圣埃尼昂回答说。

“那么，在两边的勿忘草和雏菊中间，有一条美丽的细细的泉水在细石上淙淙而流。”

“我相信王太弟夫人讲得有理，”一直有些提心吊胆的国王说，他一字不漏地听着他弟媳妇讲话。

“是的，是有这么一条泉水，我可以向您保证，”王太弟夫人说，“而证据呢，那就是，统治这条泉水的水仙在经过时留住了我，就是向您讲话的我。”

“啊！”圣埃尼昂说。

“唔！”亲王夫人继续说，“留住我是为了告诉我很多事情，也就是圣埃尼昂先生的故事里没有讲到的事情。”

“哦！那您就自己讲吧，”王太弟说，“您讲得非常动人。”

亲王夫人在她的丈夫的恭维面前弯了弯腰。

“我没有伯爵那样的诗意，也没有他这种描绘所有的细节的才能。”

“大家听您讲的兴趣一点儿也不会少，”国王说，他已经预感到在他弟媳妇的故事里有些什么怀有敌意的事情。

“可是我还是要讲，”王太弟夫人继续说，“我要以这个可怜的小水仙的名义讲，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迷人的仙女。在她和我讲故事的时候，她不停地笑，依照一条医学上的原则：‘笑是会传染的，’我请你们允许我在回忆她讲的话的时候也稍许笑笑。”

国王和德·圣埃尼昂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忍俊不禁的脸色，预示着即将有一次王太弟夫人所宣告的哄堂大笑，他们两人最后相互望望，并且用眼色询问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小小的阴谋。

可是王太弟夫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刀子在伤口里反复旋转，因此她又带着她的天真无邪的神态，也就是带着她所有神态中最有危险性的一种神态说：

“我从那儿经过，发现脚下有很多刚开的鲜花，因此可以肯定

在我以前，没有人曾经从这条路上经过，不论是菲莉丝、阿玛里莉丝、加拉泰，还是您所有的牧羊女。”

国王咬了咬嘴唇。故事愈讲愈紧张了。

“我的小水仙，”王太弟夫人说，“在她小溪流的河床里低声吟唱；因为我看到她上前来和我攀谈，一面还碰碰我裙袍的下摆，我不想冷待她；尤其是因为，不论如何，一个神仙，虽说不是最高等的，总比一个人间的亲王夫人强。因此，我就向这位水仙走去，她就哈哈大笑地这样对我说：

“‘您倒是想想看，亲王夫人……’

“您知道，陛下，这是水仙说的话。”

国王点头表示同意，王太弟夫人继续说：

“‘您倒是想想看，亲王夫人，我在这条小溪的两岸刚才看到了一场有趣的戏。两个好奇的、好奇得有点儿冒失的牧羊人很有趣地被三个仙女、或者是三个牧羊女欺骗了……’我请你们原谅，可是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她说的究竟是仙女还是牧羊女。不过这无关紧要，是不是？好吧，我们再讲下去。”

听到这个开场白，国王很明显地脸红了，而德·圣埃尼昂已经失去了镇静，瞪着两只惶惶不安的眼睛。

“‘这两个牧羊人，’我的一直在嘻嘻哈哈笑着的小水仙接下去说，‘随着三位小姐的足迹走……’不，我要说的是三个水仙；对不起，我搞错了，是三个牧羊女。那样做并不总是很合情理的，因为这样也许会妨碍那些被跟随的人。我要请问在这儿的所有的夫人，我可以肯定，没有一位会反对我的。”

国王对下面要听到的话非常不安，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仙女继续说，‘牧羊女已经看到了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溜进了树林，靠着月亮的帮助，她们在梅花形花坛那儿认出了他们……’啊！您笑了，”王太弟夫人停顿了一会儿，“等等，等等，您

还没听完呢。”

国王脸色发白了，德·圣埃尼昂擦了擦他汗津津的额头。

在女人群里发出轻微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声。

“那几个牧羊女，我说，看到了这两个冒冒失失的牧羊人，她们走去坐在那棵橡树王下面。当她们感到那几个冒冒失失的偷听她们说话的人进入了可以一字不漏地听到她们的谈话的地点时，她们就天真地，非常天真地，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由于任何人都有的、甚至最最多愁善感的牧羊人也有的自尊心的原因，在两个听她们讲话的人听来，简直象蜜一样甜。”

这些话，所有的人听了不能不笑，国王听了两眼炯炯发光。

圣埃尼昂却把头垂在胸前，虽然他内心深感气恼，却不得不勉强地笑了一阵。

“哦！”国王挺直了身子说，“啊，相信我的话，当然是一个动人的玩笑，而且是您用同样动人的方式讲的，可是实际上，您懂不懂仙女们的语言？”

“但是伯爵不是声称他懂得林中仙女的话么！”王太弟夫人冲口就说。

“当然罗，”国王说，“不过，您也知道，伯爵有一个弱点，他指望进法兰西学院①，由于这个原因，他懂得各种各样您幸好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很可能，水仙的语言也是您没有学过的东西之一。”

“您懂得，陛下，”王太弟夫人回答说，“象这类事情，光一个人的话的确是不足为信的；圣奥古斯丁②说过：‘一个女人的耳朵不

① 法兰西学院：一六三五年在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倡议下建立，设院士四十人。

② 圣奥古斯丁(354—430)：著名神父及拉丁语作家。

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我想弄清别人听到的是不是和我一样。因为我的水仙，她作为一个女神，通晓多种语言……是不是这样说的，圣埃尼昂先生？"

"是的，夫人，"圣埃尼昂张皇失措地说。

"因为我的水仙，"亲王夫人继续说道，"她作为一个女神，通晓各种语言，起先她对我讲的是英语；就象您说的，我怕听错了，于是我叫德·蒙塔莱小姐、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和拉瓦利埃尔小姐来，并且请我的女神把她刚才已经用英语讲给我听过的故事用法语再讲一遍给我听听。"

"她讲了吗？"国王问道。

"哦！她是世界上最殷勤的神仙……是的，陛下，她又讲了一遍。因此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是不是，小姐们？"亲王夫人转身向在她左面的一排人说，"水仙讲的是不是和我讲的完全一样，我一点儿也没有讲错吧？……菲莉丝？……对不起！我搞错了……奥尔·德·蒙塔莱小姐，是这样的吗？"

"哦！完全一样，夫人，"德·蒙塔莱小姐口齿清楚地回答说。

"是这样吗？德·托内-夏朗特小姐？"

"完全一样，"阿泰娜依丝同样坚定地说，不过声音不太清晰。

"还有您呢，拉瓦利埃尔？"王太弟夫人问道。

可怜的孩子觉得国王火辣辣的眼光在盯着她看；她不敢否认，她不敢说谎；她低下了脑袋表示同意。

不过，她的头不再抬起来了，她被一种比死还要痛苦的寒冷冻僵了。

这三个人的证词把国王压垮了。至于圣埃尼昂，他甚至都不想掩饰他的失望，他不知所云地结结巴巴地说：

"这个玩笑太精彩了！开得太妙了，牧羊女夫人们！"

"这是对好奇心的公正的惩罚，"国王用沙哑的声音说。"哦！在惩罚了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以后，谁还敢去探究牧羊女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啊？当然，我是不敢……你们呢，先生们？"

"我也不敢！我也不敢！"廷臣们异口同声地说。

王太弟夫人战胜了国王的恼恨，她非常高兴，认为她的故事已经或者是应该解决了一切。

至于王太弟，他听了这两个故事虽然莫名其妙，但还是哈哈大笑，他回身向德·吉什说：

"嗳！伯爵，"他对伯爵说，"你一声不吭，那么你没有什么可说的罗？你会不会也怜悯蒂尔西斯先生和阿曼塔斯先生？"

"我深深地怜悯他们，"德·吉什回答说，"因为，说真的，爱情是一种极为甜蜜的幻想，因此一旦失去它，不论这是什么样的幻想，都比失去生命还重要。因此，如果这两个牧羊人以为被爱上了，并且觉得很幸福，可是他们遇到的不是幸福，而是象死一般的空虚，而且是比死还使人难受千百倍的对爱情的嘲笑……因此，我说蒂尔西斯和阿曼塔斯是我所知道的两个最不幸的人。"

"您说得对，德·吉什先生，"国王说，"因为，总而言之，对一点点儿的好奇心来说，致人死地似乎也太严厉了。"

"那么，这就是说，我这个水仙的故事使王上不高兴了？"王太弟夫人天真地问。

"哦！夫人，您错了，"路易握住亲王夫人的手说，"我很喜欢您的水仙，何况她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她讲的故事，我应该这么说，是建立在不容置辩的证据上的。"

国王这些话是对着拉瓦利埃尔说的，同时对她看了一眼，这个眼色的意义，从苏格拉底① 到蒙田② 都无法做出满意的解释。

---

① 苏格拉底：见上册第565页注①。

② 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这个眼色和这几句话终于把这个不幸的年轻姑娘压倒了，她靠在蒙塔莱的肩上，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

国王站了起来，他没有注意到这个意外事件，此外，也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国王一反常例，平时他到王太弟夫人这儿来总是要留到很晚才走，这时他却告辞回他自己的寝宫里去了。

德・圣埃尼昂跟着他，他进来时兴高采烈，出去时却垂头丧气。

德・托内-夏朗特小姐没有拉瓦利埃尔小姐那样容易激动，她并不觉得怎么害怕，当然更不会晕倒。

不过对她来说，圣埃尼昂的最后的眼色极为庄严，和国王最后的眼色大不一样。

第一三二章

国王的心理

国王快步走进他的寝宫。

路易十四走得这么快也许是为了走路别踉踉跄跄。他在后面留下了一种神秘的哀伤气氛。

大家都注意到他刚来到时兴高采烈，众人也跟着觉得高兴，也许没有人想去深究他心情愉快的真正原因；可是他离开的时候是那么激动，脸都变了色，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至少相信这不是难于理解的。

王太弟夫人的轻佻，她对一个性格多疑的人，特别是对一个具有国王性格的人的稍许有些过分的打趣，肯定是非常随便地把这个国王和一个普通人相比较，这些都是大家对路易十四出人意料地突然离开的解释。

说起来王太弟夫人更要有远见些，可是在起初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事情。对她来说，给他的自尊心一些小小的折磨也够了，他这么快就忘记了原来许下的诺言，似乎一心想要无缘无故地轻视最高贵和最显赫的被征服者。

在当时的情况下，使国王看清在上层社会谈情说爱和象一个外省小伙子似的拈花惹草之间的区别，对王太弟夫人来说，不是没有某种重要性的。

一个国王，有了这些高尚的爱情，感到这些爱情的权威和可

能，并且可以说，有了它们的标记和荣耀，这不仅不会降低身分，而且还能得到宁静、安全、神秘的感觉和普遍的尊敬。

相反，在庸俗和卑贱的爱情之中，即使在最恭顺的廷臣那里，他也会受到非议和挖苦；他会失去他绝对正确、不可冒犯的特性，堕落到人类最卑贱的领域之中。他会受到流言蜚语的攻击。

一句话，触及到象神一样的国王的心，或者甚至是他的脸，把他变成一个普通的人，象他最卑贱的一个廷臣一样，那是给这个高贵血统的骄傲一次可怕的打击。自尊心比爱情更能使路易就范。王太弟夫人巧妙地盘算过了她要如何报仇，就象大家看到的那样，她就这样报了仇。

可是，希望大家别以为王太弟夫人怀着中世纪女英雄的可怕的激情，也别以为她只看事物阴暗的一面；相反，年轻、优雅、机智、妖艳、多情的王太弟夫人，她充满着梦幻、想象或者是野心，而不是爱情；相反，王太弟夫人开创了这个逢场作戏和恣意行乐的时代，这个时代标志着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下叶之间的那一百二十年时间。

因此王太弟夫人看到了、或者更不如说以为看到了事情的真正面貌，她知道国王，她尊贵的大伯，曾经第一个讥笑过卑贱的拉瓦利埃尔，因此，根据他的习惯，他不会去爱上一个他曾经讥笑过的人，即使只爱一会儿也不可能。

再说，这个经常在耳边嘀咕的魔鬼，这个在人们称之为一个女人的生活的悲剧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自尊心，是不是在其中产生了影响；自尊心是不是在用高低不同的各种声音在对他说，她这样一个年轻、美丽、富有的亲王夫人，是不能认真和这个可怜的拉瓦利埃尔小姐相比的，拉瓦利埃尔的确和她一样年轻，可是远没有她漂亮，而且穷得不名一文。可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王太弟夫人身上也不值得奇怪，大家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也喜欢与别人相

比，并且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有人会问王太弟夫人如此精心安排了这一次攻击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不真的是为了把王上从一个他准备长久相恋下去的新欢的心中赶出来，那又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如果王太弟夫人不惧怕拉瓦利埃尔，那么她是不是需要如此重视她呢？

不，从一个博学的、能洞察未来，或者不如说能熟悉过去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王太弟夫人是不怕拉瓦利埃尔的。王太弟夫人不是一个先知，也不是一个女预言家。王太弟夫人不比别人强，不可能读到在这本可怕的、极为灵验的揭示未来的书中最秘密的章节中的那些重大事件。

不，王太弟夫人完全是为了惩罚一下国王，因为他象女人一样地对她故弄玄虚，她想毫不含糊地向他证明，如果他想使用这种进攻武器，那么她，她这个出身高贵而且智慧过人的女人，也肯定能从她的想象力的武器库中找到一些甚至可以经受一个国王攻击的防御武器。

此外，她还想向他证明，在这样的斗争中，就不再有国王了，或者至少是，这些象普通人一样在为自己斗争的国王，可以看到他们的王冠在受到第一次冲击时就跌落下来；最后她还要向他证明，如果他一开始曾经希望他宫廷中所有的女人，只要一看见他，就会十分虔诚地崇敬他，那么这就是某些地位比别人高的人的轻率的、侮辱性的奢望，那么，这个将落在这个非常高傲的国王的头上的教训是非常有效的。

这些当然就是王太弟夫人对国王的想法。

事情本身却没有被考虑到。

因此，人们看到她对她的侍从女伴的思想施展了影响，并且对刚才演出的喜剧中所有的细节作了准备。

国王因而晕头转向了。自从他逃过了马萨林先生以来，他第

一次看到自己被人当作大人对待。

一种这样的来自于他臣下的严重事件，给了他反抗的借口。权力将在斗争中增长。

可是攻击一些女人，被一些女人所攻击，被那些专门为此而从布卢瓦而来的外省小姑娘作弄，对一个充满虚荣心的年轻国王来说，简直是可耻已极的事，这种虚荣心是他的个人优越感和他的王权所引起的。

毫无办法，既不能训斥，也不能流放，甚至不能赌气。

要是赌气，那就好比象哈姆雷特[①]一样，承认被一件除去剑端皮头的武器、嘲笑的武器所击中。

跟女人赌气！那有多屈辱呀！特别是这些女人还可以用嘲笑来作为报复。

哦！如果责任不在女人，而是某个廷臣被牵连在这个阴谋里面，路易十四能抓住这个利用巴士底狱的机会该有多高兴啊！

可是，王上的怒气又克制住了，被理性压下去了。

拥有一支军队、几座监狱，一种几乎是神圣的权威，却把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用来为一种可耻的怨恨情绪服务，这是很丢脸的，不单对一个国王来说，甚至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也是很丢脸的。

因此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对这种凌辱忍气吞声，在他的脸上装出同样的宽厚和彬彬有礼的样子。

要象一个朋友似的对待王太弟夫人。象一个朋友似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要么王太弟夫人是这次事件的挑动者，要么这次事件跟她无

---

① 哈姆雷特：英国十六世纪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

关。

如果她是挑动者，那她可真是大胆，可是归根到底，她演这个角色不是很自然的吗？

谁曾经在新婚蜜月的最甜蜜的时刻来找她谈情说爱？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偷偷寻找通奸的、甚至是乱伦的机会？谁依赖着国王的绝对权威对这个年轻女人说过“什么也别怕，爱法国的国王吧，他在所有的人之上，他握有权杖的手做一个姿势就可以保护您对付所有的人，甚至对付您的悔恨”？

因此，这个年轻女人服从了这句国王的话，屈从了这个使人堕落的声音，而现在她已经在精神上牺牲了她的荣誉，她看到了自己这种牺牲换来的却是一种不忠诚，尤其是因为这个女人比起最初以为被爱上的女人的地位要低微得多，所以这种不忠诚更显得可耻。

因此，如果说这次复仇行动是王太弟夫人主动挑起的，王太弟夫人是有理由的。

如果情况相反，这次事件与她无关，那么国王还有什么可以怨恨她的呢？

难道她应该，或者不如说她能够堵住几个外省小姐的嘴，不让她们乱讲一气么？难道她应该用一种不得当的过分的热情，冒着刺激他的危险，去压制这三个小姑娘放肆的谈话吗？

所有这些合理的想法对国王的骄傲来说同样是很带有刺激性的；可是，在他把这些不满在脑子里反复考虑过以后，也就是说，在把伤口包扎好以后，路易十四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感到了别的隐隐的、不能忍受的、前所未有的痛苦。

这就是他不敢向自己承认的，那就是，这些使人难受的痛苦一直留在他的心里。

的确，历史学家必须对读者承认，就象国王向他自己承认一

样，他听任自己的心被拉瓦利埃尔天真的自白挠得痒痒的。他曾经相信过纯洁的爱情，相信过对人的爱，相信过不带任何私利的爱。而他的灵魂，还比较年轻，尤其是比想象的还要天真，它曾经在这另外一个灵魂面前跳跃过，而这另外一个灵魂由于他的愿望刚才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如此复杂的爱情的历史中的最不平常的事件，就是向两颗心中分别灌输爱情，不再是同时的，也不是平等的，其中一个几乎总是比另一个先爱，就象一个总是比另一个后结束爱情一样。因此，电流由于产生亮光的第一次激情的强度而被确定。拉瓦利埃尔小姐表示的爱情越多，国王感到的爱情也越多。

这正是使国王感到奇怪的事情。

因为已经向他明确地指出没有任何能引起好感的电流可以吸引他的心，既然这不是爱情的吐露，既然这种吐露只是一种对男人的和对国王的侮辱，尤其是这句话象一块烙铁似的灼人，总之，既然这是一种愚弄。

因此严格地说，这个不论从容貌、出身和智慧方面都可能被拒绝的小姑娘；因此，这个由于她地位卑贱而被王太弟夫人亲自选中的小姑娘，不但招惹了，而且还蔑视了国王，也就是说，招惹和蔑视了一个象亚洲的苏丹一样的人，他只要用眼睛看看，只要伸伸手，只要让手帕掉在地上就能得到他需要的一切。

而且，从昨天晚上起，他被这个小姑娘吸引的程度达到了只想她一个人，只梦见她一个人的程度。从昨天晚上起，他在想象中把所有她并没有的美貌之处加在她的形象上来求得乐趣；最后，他这个要日理万机的人，有那么多妇女呼唤的人，从昨天晚上开始，却把他生命的每一秒钟，把他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给了这唯一的思念。

真的，这太过分了，或者是太不够了。

于是，国王的愤怒使他忘记了所有的事情，特别是德·圣埃尼昂在这儿，国王的愤怒在最激烈的诅咒中爆发出来了。

果真，圣埃尼昂蜷缩着身子躲在角落里，并且从这个角落里看着这场暴风雨过去。

和国王的愤怒相比，他的沮丧显得微不足道了。

他把这个受冒犯的国王的巨大的傲气和他渺小的自尊心相比，同时懂得了一般的国王们的内心和个别的权贵们的内心，他自问，这种一直到那时还悬在空中的愤怒的重量，最后会不会很快落到他的头上，甚至就因为别人是有罪的，而他却是无辜的。

果然，正在一个劲儿走着的国王突然站住了，用一种怒气冲冲的眼神盯着圣埃尼昂看。

"是你，德·圣埃尼昂？"他叫道。

德·圣埃尼昂做了个动作，意思是说：

"陛下，怎么样？"

"是的，你刚才和我一样蠢，是不是？"

"陛下，"圣埃尼昂吞吞吐吐地说。

"你就被那样粗俗的玩笑捉弄了。"

"陛下，"圣埃尼昂说，他一阵哆嗦，四肢也开始发抖了，"请陛下决不要动气。女人嘛，陛下也知道，都是些为了恶而创造出来的不完美的人；因此，向她们要求善，那就是向她们强求不可能的事情。"

国王是非常自重的，他开始控制自己的激动，他整个一生都保持着这种能力；国王感到他如果对这么一件小事显得那么激动那就会被人瞧不起。

"不，"他赶快说，"不，你搞错了，圣埃尼昂，我没有发怒；我只是感到惊讶，这两个小姑娘竟然这么巧妙、这么大胆地把我们耍了，我特别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我们竟然糊涂到

信任了我们自己的心。"

"哦！心，陛下，心，这个器官完全应该让它起肉体上的作用，但要防止它的精神作用。至于我，我承认，当我看到陛下的心对这个小姑娘如此关心……"

"关心，我？我的心在关心？我的思想，有可能；可是我的心……它……"

路易这一次又发现，为了补一个漏洞，他将要捅出另一个漏洞。

"而且，"他接着又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这个孩子的。我很清楚她爱着另一个人。"

"布洛热洛纳子爵吧，是的。我已经告诉过陛下了。"

"当然。不过你不是第一个告诉我的。拉费尔伯爵曾经请求我把拉瓦利埃尔小姐许配给他的儿子。这样吧，既然他们两人相爱，等他从英国回来，我就让他们俩结婚。"

"说真的，从这件事里我看出了陛下的宽宏大量。"

"喂，圣埃尼昂，相信我，我们别再去关心这些小事情了，"路易说。

"是的，我们就忍气吞声吧，陛下，"顺从的朝臣说。

"再说，这挺容易做到，"国王叹了一声气，连声音都变了。

"作为开始，我要……"圣埃尼昂说。

"怎么样？"

"是这样，我要做一首短诗，我要把这首诗称为：《水仙和林中仙女》，这会叫王太弟高兴的。"

"做吧，圣埃尼昂，做吧，"国王低声咕噜着说。"你以后把你的诗念给我听，那可以替我解解闷。哦！没有关系，圣埃尼昂，"国王接着说，他象个呼吸感到困难的人一样，要泰然自若地忍受住这一下打击需要一种超人的力量。

正当国王象这样装出一副天使般的极为平静的神情结束这件

事的时候，有一个仆人来到房门口轻轻地敲门。

德·圣埃尼昂出于尊敬避开了。

“进来，”国王说。

仆人把门推开了一些。

“什么事？”路易问。

仆人把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便函给国王看。

“给陛下的，”他说。

“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是一个值日军官转交来的。”

国王做了个手势，仆人把便函递了过来。

国王走近蜡烛，打开便函，看了看签字，不由得叫了一声。

德·圣埃尼昂由于礼仪没有过来看，可是，尽管没有看，他还是看到了，还是听到了。

他跑了过来。

国王做了个手势把仆人打发走了。

“哦！我的天！”国王看着信说。

“陛下觉得不舒服吗？”圣埃尼昂把两条胳膊伸过去问道。

“不，不，圣埃尼昂，你念！”

他把便函递给圣埃尼昂。

圣埃尼昂的眼睛看了看签名。

“拉瓦利埃尔！”他叫道，“哦！陛下！”

“念吧！念吧！”

于是圣埃尼昂开始念道：

“陛下，请原谅我这样纠缠不休，请特别原谅我递交这封便函的不合礼节的形式，我觉得一封便函比一封急信更紧急，更迫切；因此我就冒昧地将此便函送呈陛下。

我痛苦万分，精疲力竭地回到我的房里，陛下，我恳求陛下能赐给我一次接见的恩惠，以便我能把事情真相告诉陛下。

路易丝·德·拉瓦利埃尔”

“怎么样？”国王从圣埃尼昂手里把便函拿回来说，圣埃尼昂被刚才读的信搞得稀里糊涂。

“怎么样？”圣埃尼昂也跟着说。

“对这封信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太知道。”

“但是究竟怎么想呢？”

“陛下，小姑娘将会听到大发雷霆，她将会感到害怕。”

“怕什么？”路易庄重地问道。

“天啊！有什么办法呢，陛下！陛下有充分理由怨恨这个恶作剧的人，或者是这些恶作剧的人，而对这个鲁莽的女人来说，陛下的怨恨是永恒的威胁。”

“圣埃尼昂，我的看法和您不一样。”

“国王应该看得比我清楚些。”

“是这样的，我在这字里行间看到了痛苦，拘谨，而现在我更记起了今天晚上在王太弟夫人家里发生的那场戏中的某些特点……总之……”

国王就这样含糊地停住了。

“总之，”圣埃尼昂接下去说，“陛下要接见她，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要做得更好些，圣埃尼昂。”

“您要做什么呢，陛下？”

“把你的披风拿着。”

"可是，陛下……"
"你知道王太弟夫人的侍从女伴的房间在哪儿吗？"
"当然知道。"
"你知道怎么才能进去吗？"
"哦！这个，我可不知道。"
"可是，你在那边总认得什么人吧？"
"说真的，陛下真是什么好主意都想得出。"
"你认识什么人吧？"
"是的。"
"你认识谁呀？"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跟一位姑娘很好。"
"侍从女伴吗？"
"是的，侍从女伴，陛下。"
"和托内-夏朗特吗？"路易笑着问。
"不是的，真不幸，是和蒙塔莱。"
"他叫什么？"
"马利科尔纳。"
"好！你能依靠他吗？"
"我相信能，陛下。他大概会有一把钥匙……如果他有的话，因为我帮过他忙……他会告诉我的。"
"那太好了，我们走吧！"
"我听候陛下吩咐。"

国王把他自己的披风扔在圣埃尼昂的肩膀上，向他要过他那一件。随后两个人走进了前厅。

⑯乙

第一三三章

水仙和林中仙女都没有料到的事情

德·圣埃尼昂走到楼梯脚下就停住了，这条楼梯通向中二层① 的侍从女伴房里，也通向二楼的王太弟夫人房里。

一个仆人从那儿经过，圣埃尼昂叫他去通知还在王太弟那儿的马利科尔纳。

十分钟以后，马利科尔纳来了，他抬着头在黑暗中到处嗅着。

国王向后退去，缩到了前厅最阴暗的角落里。

相反，德·圣埃尼昂迎了上去。

可是，马利科尔纳刚一听清他表示的愿望，顿时就向后退去。

“哦！哦！”他说，“您要求我把您带到侍从女伴房里去吗？”

“是的。”

“您知道，如果我不知道您想去干什么，我是不能干这样的事情的。”

“真抱歉，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我不可能作任何解释。您必须信任我，就象信任一个昨天替您摆脱困境的朋友一样，而这个朋友今天来请您帮他解决困难。”

“可是我呢，先生，我把我的愿望告诉您了；我的愿望，就是别睡在露天，而这样一个愿望，任何正直的人都是可以老老实实说出来的，而您，您却什么也不说。”

“请相信，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德·圣埃尼昂坚持说，

“如果我可以解释的话，我就解释了。”

“那么，我亲爱的先生，我不可能同意您进蒙塔莱小姐的房间。”

“为什么？”

“您比任何人都清楚，既然您曾经在一堵墙上抓住过我，我那时正在向蒙塔莱小姐求爱，因此，我这样做是否太殷勤了，连您也会承认的，一面在追求她，一面却为您打开她的房门。”

“哎！谁对您说我向您要钥匙是为了她？”

“那么是为了谁呢？”

“她好象不是一个人住吧？”

“当然不是罗。”

“她是跟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一起住的吧？”

“是的，可是，事实上您跟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也没有什么交道可打的，就跟德·蒙塔莱小姐一样，这把钥匙我只能交给两个人，那就是布拉热洛纳先生，如果他请求我给他的话；还有就是国王，如果他命令我给他的话。”

“那好，把这把钥匙给我，先生，我命令您，”国王微微敞开他的披风，从阴影里走出来说。“蒙塔莱小姐会下来到您这儿来，而我们要上楼到拉瓦利埃尔小姐那儿去。我们真的只跟她一个人有事情要解决。”

“国王！”马利科尔纳大声说，他弯下身去，一直碰到了国王的膝盖。

“是的，是国王，”路易微笑着说，“您这样坚决拒绝，现在又让步，国王很感谢您。起来，先生，请为我们效劳吧。”

“陛下，遵命，”马利科尔纳一面上楼梯一面说。

“让蒙塔莱小姐下来，”国王说，“别对她说是我来了。”

---

① 中二层：见上册第336页注。

马利科尔纳弯了弯腰表示服从，他继续向楼上走去。

可是国王突然想到一个念头，也跟着他上去，而且行动非常迅速，因此，尽管马利科尔纳已经走到楼梯当中了，国王还是和他同时走到了房间门口。

这时，国王从马利科尔纳进去后虚掩着的门缝里，看到了拉瓦利埃尔仰天躺在一把扶手椅上，蒙塔莱坐在另外一个角落里，她穿着睡衣站在一面大镜子前在梳头，一面在和马利科尔纳谈话。

国王突然把门打开，走了进去。

蒙塔莱听到门声叫了起来，认出是国王以后，她避开了。

拉瓦利埃尔一看见国王，就象个通了电流的死人一样直立起来，跟着又倒在她的扶手椅上。

国王慢慢地向她走去。

"您要求接见，小姐，"他冷冷地对她说，"我来了，我来听您说，请说吧。"

德·圣埃尼昂忠于他既聋、又瞎、又哑的角色，他待在一个门角落里，坐在一张完全是他偶然搞到的一条板凳上。

他躲在一张当作门帘用的壁毯后面，背就贴在墙上，就这样听着，又可以不被人看见。他就这样顺从地扮演着一头忠实的看家狗的角色，它等待着，守候着，从来也不会妨碍它的主人。

拉瓦利埃尔看到国王怒气冲冲的脸色吓坏了，她又一次站了起来，依旧是一副卑下和哀求的姿态。

"陛下，"她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我。"

"唔！小姐，您要我原谅您什么呢？"路易十四问。

"陛下，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还不止是大错误，而是大罪。"

"您吗？"

"陛下，我冒犯了陛下。"

"哪有这种事，"路易十四回答说。

“陛下，我请求您，别对我这么庄严，王上这样愤怒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我冒犯了您，陛下；可是我需要对您解释我决不是自愿的。”

“首先，小姐，”国王说，“您怎么会冒犯我呢？我不是这么看的。是因为一个年轻姑娘的玩笑，一个天真的玩笑吗？您嘲笑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青年。这是很自然的，任何别的女人处在您的地位也会象您这样做的。”

“哦！陛下言重了，我担当不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这个玩笑是我开的，那就不是天真的。”

“总之，小姐，”国王说，“您要求我接见就是要对我说这些事吗？”

说完国王似乎向后退了一步。

这时，拉瓦利埃尔眼中的眼泪被火热的激情烧干，她向国王靠上一步，用一种断断续续和单调的声音说道：

“陛下全部听到了吗？”

“什么，全部？”

“我在橡树王那儿说的所有的话，陛下全听到了吗？”

“我一句也没有漏掉，小姐。”

“在陛下听我讲话的时候，可能以为我滥用了他的轻信了吧？”

“是的，轻信，妙极了，您这个词用得好。”

“可是，一个象我这样可怜的女孩子有时候不得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这一点陛下可曾想到过？”

“对不起，可是，在那棵橡树王下面，她表达的思想似乎完全是自愿的，我永远也不能理解她受人影响到这种程度，甚至是屈从于别人的意志。”

“哦！可是有威胁，陛下！”

“威胁！……谁威胁您？谁敢威胁您？”

“那些有权力威胁我的人，陛下。”

“在我的王国里，我不承认任何人有威胁的权力。”

“请原谅我，陛下，就在陛下的左右，有一些高官显爵，他们就有，或者自以为有权利来毁掉一个没有前途、没有财产、只有她自己名誉的姑娘。”

“怎么毁掉她？”

“把她可耻地驱逐出去，用这种方法来毁掉她的名誉。”

“哦！小姐，”国王辛酸地说，“我非常喜欢那些为自己辩解而不责备别人的人。”

“陛下！”

“是的，看到一件象您的事情一样的本来很容易讲清楚的事情，由于在我面前编造了一大套对别人的非难和责备，变得复杂化起来，我承认，我是觉得很痛苦的。”

“那么您对这些话不相信啦？”拉瓦利埃尔大声说。

国王沉默不语。

“哦！请说呀！”拉瓦利埃尔激烈地说道。

“我遗憾地向您承认的确如此，”国王冷冷地躬身说道。

年轻的姑娘拍着手，发出一声惊呼。

“那么您不相信我吗？”她说。

国王没有回答。

拉瓦利埃尔见他不做声，脸色也变了。

“那么您以为是我，我！”她说，“您以为是我策划了这件可笑的、可耻的阴谋，这么轻率地和陛下开玩笑？”

“哦！我的天啊！这既不可笑，也不可耻，”国王说，“这甚至也不是一个阴谋；这是一次多少有点儿有趣的玩笑，仅此而已。”

“哦！”感到绝望的小姑娘低声地说，“国王不相信我，国王不愿

意相信我。”

“是啊，我不愿意相信您。”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请听着：事实上，还有比这更自然的吗？国王跟着我，听我说话，窥探我；国王也许想跟我开玩笑，我们呢，跟他开玩笑，因为国王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我们就打动他的心。”

拉瓦利埃尔用手捂住她的脑袋，忍住自己的呜咽声。国王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下去；他把他所受到的痛苦全报复在这个可怜的女牺牲者身上。

“我们设想有这么一个神话吧，比如我爱他，我看中了他。国王既是那么天真，又是那么骄傲，因此他会相信我的，以后我们再去把国王这种天真讲出去，我们可以乐一阵子了。”

“哦！”拉瓦利埃尔大声说，“会想出这样的事，会想出这样的事，这太可怕了！”

“而且，”国王接着说，“还不止这些呢：如果这个骄傲的君主竟然把这个玩笑当了真，如果他冒失地公然表示出高兴的样子，那么，国王在整个宫廷面前就丢了脸；可是，一个被一个调皮的年轻姑娘耍了的国王的这件奇事，这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可以讲给我的情人听，这将是一份带给我丈夫的嫁妆。”

“陛下！”失魂落魄的拉瓦利埃尔大声说，“一个字也别再说了，我请求您，您看不出您这是在杀我吗！”

“哦！嘲笑，”国王喃喃地说，可是他也开始动感情了。

拉瓦利埃尔跪了下来，跪得非常重，因此她的膝盖在地板上碰出很大的响声。

随后，她说：“我宁愿受辱，也不愿背信弃义。”

“您做什么？”国王问道，不过他身子没有动，没有去拉这个姑娘起来。

"陛下，在我牺牲了我的荣誉和我的理智以后，您也许会相信我的忠诚。在王太弟夫人那儿您听到她为您讲的故事是假的，我在橡树王下面说的话……"

"怎么样？"

"只有这些话才是真的。"

"小姐！"国王大声地说。

"陛下，"拉瓦利埃尔控制不住她的强烈的感情，叫道，"陛下，即使我要在我跪着不起来的地方死于耻辱，我也要不停地对您说，一直说到我说不出话来：我说过我爱您……也就是说，我爱您！"

"您？"

"陛下，从我看到您那一天起，自从在布卢瓦，我在那儿无精打采，您炯炯有神、生气勃勃的眼光落到了我身上以后，我就爱您了，陛下！我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姑娘爱上了她的国王，还跟国王讲话，这是一件亵渎君主的大罪。惩罚我这种狂妄吧，蔑视我这种冒失吧，可是永远也不要说，而且永远也不要以为我是在嘲笑您，我是在欺骗您。我天生忠于王上，陛下，而且我爱……我爱我的国王……哦！我要死了！"

突然之间，她浑身无力，讲不出话，喘不过气，她弯身跌倒在地，就象维吉尔说过的那朵花，被收割者的长柄镰刀碰上了。

国王听到这些话，听到这个激烈的哀求，他既不怨恨，也不怀疑；对着这个在说着一种这么高贵、这么勇敢的话的满怀激情的人的爱情的气息，他整个的心灵都打开了。

因此，当他听到这种感人的爱情吐露，他的心软下来了，他用双手捂住了脸。

可是，当他感到拉瓦利埃尔的手抓住了他的手，当这个满怀恋情的姑娘温暖的压力传到他血脉中去的时候，他也浑身发热，于是他拦腰抱住了她，把她提起来，紧抱在他的胸口。

可是这个毫无生气的姑娘，听任她摇摇晃晃的脑袋耷拉在肩膀上，醒不过来了。

国王慌张起来，呼唤德·圣埃尼昂。

德·圣埃尼昂小心翼翼地呆在他的角落里一动不动，正装着在擦一滴眼泪，他听到国王的呼唤就跑过来了。

接着，他就帮助路易让年轻姑娘坐在一只扶手椅里，拍拍她两只手，洒了些“匈牙利王后”香水在她脸上，一面反复对她说：

“小姐，喂，小姐，行了，国王相信您，国王原谅您。喂！哎，哎！您要当心，您这样会使国王过于激动，小姐，国王是很敏感的，国王心地善良。啊，真是见鬼！小姐，要当心啊，国王的脸色已经太苍白了。”

果然，国王的脸色明显地发白。

可是拉瓦利埃尔还是一动不动。

“小姐！小姐！真的，”德·圣埃尼昂继续说，“醒醒，我请求您，我恳求您，是时候了，有一件事请您想想，就是如果国王觉得不舒服，我就不得不去叫他的医生。啊！那不是太过分了吗，我的天啊！小姐，亲爱的小姐，醒醒，使点儿劲，快，快！”

要圣埃尼昂讲得更动听，更有说服力是有困难的，可是有一些比这种雄辩更有力，更有效的事情唤醒了拉瓦利埃尔。

国王已经跪在她面前，在她的手心里盖上了象盖在脸上的那样的热吻。她终于醒过来了，无精打采地睁开了眼睛，带着一个垂死的人的眼光，低声说道：

“哦！陛下，那么说陛下原谅我了？”

国王没有回答，……他太激动了。

德·圣埃尼昂认为他应该再次回避……他猜到了从陛下眼里射出的情欲之火。

拉瓦利埃尔站了起来。

“而现在，陛下，”她勇敢地说，“现在我已经为自己洗刷清楚了，我希望，至少在陛下的眼里是这样。请允许我隐退到一个修道院去。我要终身在那儿为我的国王祝福，我将在那儿带着对天主的爱而死去，天主有一天使我得到了幸福。”

“不，不，”国王回答说，“不，相反，您要在这儿生活，一面赞美天主，可是您要爱路易，路易会使您终身幸福，路易爱您，路易向您发誓他爱您。”

“哦！陛下，陛下！……”

看到拉瓦利埃尔还有怀疑，国王的吻越来越热烈了，因此圣埃尼昂认为他应该躲到壁毯后面去。

可是这些热吻，她开始没有力气避开，慢慢地开始使年轻姑娘激动起来了。

“哦！陛下，”她大声说道，“别让我对过去的光明磊落感到后悔，因为这似乎是在向我证明陛下仍然是轻视我的。”

“小姐，”国王突然尊敬地向后退去，一面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您，只尊重您，我向天主发誓，今后我在宫里，没有谁能比您更受到我的尊敬；因此我请您原谅我的激动，小姐，那是因为一时爱情的冲动，可是我可以向您证明，我还要爱得深一些，一方面我仍可以象您能够希望的那样尊敬您。”

然后，他向她弯了弯腰，握住她的手说：

“小姐，您愿不愿意给我这个荣幸，同意我吻您的手？”

接着，国王的嘴唇尊敬地，轻轻地贴在年轻姑娘的抖个不停的手上。

“从今以后，”路易竖起身子打量了拉瓦利埃尔一眼说，“从今以后，您在我的保护之下，我对您不好的地方别对任何人说，原谅别人可能对您不好的地方。从今以后，您将比那些人地位高得多，因此，您根本用不到怕他们，甚至他们值不得您的怜悯。”

说完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就象是从一个教堂里走出来一样。

随后，他唤了一声圣埃尼昂，后者恭顺地走了过来。

“伯爵，”他说，“我希望小姐愿意给您一点儿她的友谊，作为我对她的始终不渝的友情的回报。”

德·圣埃尼昂在拉瓦利埃尔面前弯下了膝盖。

“如果小姐给我这样的荣幸，”他低声说道，“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啊！”

“我这就把您的同伴还给您，”国王说，“再见了，小姐，还不如说回头见。请不要在您的祈祷里忘记了我。”

“哦！陛下，”拉瓦利埃尔说，“请放心，在我的心里，您和天主是同在的。”

这最后一句话听得国王心里甜滋滋的，他高高兴兴地拖着圣埃尼昂从楼梯上一级一级地走了下去。

王太弟夫人没有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不论是水仙还是林中仙女都没有谈起过这件事。

第一三四章

耶稣会的新会长

拉瓦利埃尔和国王在他们头一次倾吐爱情时，百感交集，他们谈到了过去的一切忧愁、眼前的一切幸福和未来的一切希望。在这当儿，富凯回到了自己住处，也就是说，回到了宫中分配给他的那套房间里，在跟阿拉密斯谈话，谈的正是国王这时候最不关心的事。

"请您告诉我，"富凯让客人在扶手椅上坐下，自己也在他旁边坐下以后，开始说，"请您告诉我，德·埃尔布莱先生，美丽岛的事到什么地步了，您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财政总监先生，"阿拉密斯说，"那边的一切都照我们希望的在进行。所有费用都已经付清了，我们的计划丝毫没有泄露。"

"可是国王打算派去的驻军呢？"

"我今天上午得到消息，驻军到达那儿已经有半个月了。"

"他们受到怎样的对待？"

"非常好。"

"可是原来的驻军怎么样了？"

"他们在萨尔佐① 上岸后，立刻被派往坎佩尔② 。"

"那些新来的驻军呢？"

"眼下属于我们。"

"您对您说的有把握吗，我亲爱的德·瓦纳先生？"

“有把握，而且您就会看到事情的经过情况了。”

“不过，您也知道，在所有的驻地中，美丽岛是最坏的地方。”

“我知道，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地方狭小，与世隔绝，没有女人，没有赌博。不过在今天，”阿拉密斯带着只有他才有的那种笑容补充说，“看见那些年轻人这样急切地寻找消遣，因而又是这么真心地感激花钱供他们消遣的人，真叫人可怜。”

“可是如果他们在美丽岛有消遣呢？”

“如果他们的消遣来自国王，他们会爱国王；但是如果他们的烦闷来自国王，而他们的消遣来自富凯先生，他们会爱富凯先生。”

“您已经通知我的总管，他们一到……”

“不，让他们先美美地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提出抗议说，前一批军官比他们玩得开心。于是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从前的那一批军官懂得怎样跟富凯先生交朋友；等到富凯先生把他们看成朋友以后，就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在他的土地上一点也不感到烦闷。他们听了就思考起来，但是总管立刻补充说，他还无法预料富凯先生会下什么命令，不过他相当了解他的主人，任何为国王效忠的世家子弟都得到他的关怀，虽然新来的人他不认识，但是他也会象过去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他们。”

“好极了！后来呢，我相信，诺言已经有了结果吧？您也知道，我希望以我的名义答应的事都要办到。”

“后来，把我们的两条私掠船和您的马匹交给军官们使用；主楼的钥匙也交给他们；现在他们在那儿打猎，带着在美丽岛找到的女人，还有在附近一带能够找到的不怕晕船的女人，出去游玩。”

“在萨尔佐和瓦纳有许多这种女人，是不是，阁下？”

---

① 萨尔佐：见上册第610页注。

② 坎佩尔：法国西部菲尼斯特尔省的省会。在萨尔佐西面。

“啊！沿海一带都有，”阿拉密斯很有把握地回答。

“接下来，还有士兵呢？”

“一切都是相对的，您也明白。给士兵的是酒、好吃的食物和优厚的薪饷。”

“很好；结果呢？……”

“结果是我们可以依靠这一批驻军，他们已经比前一批靠得住。”

“好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天主同意象这样每两个月给我们换一批驻防的人，三年之后军队里的人都轮到了，到那时对我们来说，我们掌握的不是一团人，而是五万人。”

“是的，”富凯说，“我完全知道，德·埃尔布莱先生，象您这样无法估计的宝贵的朋友，在世上再也找不到了。不过，在这一切中间，”他笑着补充说，“我们忘了我们的朋友杜·瓦隆，他怎么样啦？我在圣芒代度过的这三天里，我承认，我把一切都忘了。”

“啊！我没有忘掉他，”阿拉密斯回答。“波尔朵斯在圣芒代，全身的关节都在加油，饭是好饭，酒是好酒。我吩咐让他在小花园里散步，在小花园里散步的权利您过去只保留给您自己，他现在在享受了。他开始下床走动；他拉弯小榆树或者象克罗托纳的米隆①一样折断老榆树来锻炼自己的体力。不过花园里没有狮子，我们再找到他时，他十之八九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波尔朵斯是个好汉。”

“是的；不过他同时会感到烦闷的。”

“啊！决不会。”

---

① 克罗托纳的米隆：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大力士，曾数次在奥林匹亚竞技中获胜。传说他年老后，还想试试他的力气，用手劈一棵已经裂开的大树，但被树夹住，为野兽所食。

"他会询问打听吧?"

"他见不到任何人。"

"不过,他一定有所等待或者有所希望吧?"

"我已经给了他一个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让它成为现实。他就生活在这个希望之中。"

"什么希望?"

"被引见国王。"

"啊!啊!以什么身分?"

"当然是以美丽岛的工程师身分!"

"这可能吗?"

"这是事实。"

"不错,现在不需要让他回到美丽岛去吗?"

"有这个必要。我甚至想尽可能早地把他送回去。波尔朵斯很喜欢夸耀自己;只有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和我知道他的弱点。波尔朵斯从不轻易信赖别人;他充满了尊严;在军官们眼里他将象十字军东征时代的骑士。他能把参谋部里的人全都灌醉而自己不醉。他能成为所有人的钦佩对象和同情对象。再说,万一我们有什么命令需要人去执行,波尔朵斯就是活的命令,他要怎么样,别人不敢不照办。"

"那就把他派回去吧。"

"这也是我的计划,不过还得等几天,因为我需要跟您谈一件事。"

"什么事?"

"我不放心达尔大尼央,您也可能注意到,他并不在枫丹白露。而达尔大尼央这个人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缺席或者闲着。现在我自己的事已经办完,我要想办法查明达尔大尼央在干什么事。"

“您说，您自己的事已经办完了？”

“是的。”

“既然如此，您很幸福，我真希望我也能这么说。”

“我希望您不再担心了。”

“哼！”

“国王接待您时态度非常好吗？”

“是的。”

“柯尔培尔让您安静吗？”

“还可以。”

“既然如此，”阿拉宓斯说，思路的连贯正是他的力量所在，“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考虑我昨天对您说的关于那个小姑娘的事了。”

“哪个小姑娘？”

“您已经忘啦？”

“是的。”

“关于拉瓦利埃尔的事。”

“啊！说得对。”

“您反对去赢得这个小姑娘的欢心吗？”

“只在一点上。”

“哪一点上？”

“我的心在别的地方，我对这个孩子丝毫不感兴趣。”

“啊！啊！”阿拉宓斯说，“您是说，心给吸引住了？”

“是的。”

“见鬼！这得当心。”

“为什么？”

“因为象您这样的人，在那么需要自己的头脑的时候，心给吸引住了，这可是件可怕的事。”

“您说得对。因此，您看，您一声召唤，我立刻把什么都抛开

了。不过让我们回过头来谈那个小姑娘吧。您认为我关心她有什么好处？”

“请您听好，据说，国王至少看起来对这个小姑娘很有好感。”

“您这个人什么都知道，您还知道别的事吗？”

“我知道国王已经很快地变了；前天国王对王太弟夫人简直象一团火；几天以前王太弟还曾经在太后面前抱怨过这团火；发生过夫妇间的争吵，母亲对儿子的责备。”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总之，我知道就是了。”

“后来呢？”

“嗯，在这些争吵和责备以后，国王不再对王太弟夫人殿下说一句话，不再注意她了。”

“后来呢？”

“后来，他对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发生了兴趣。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是王太弟夫人的侍从女伴中的一个。您知道在爱情中被叫做伴妇的是怎样一种人吗？”

“当然知道。”

“好吧，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就是王太弟夫人的伴妇。请您好好利用这种情况。当然对您来说并不一定需要，但是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使得征服更加容易；小姑娘将会掌握国王和王太弟夫人的秘密。您不知道一桩秘密到了一个聪明人手里能起多大的作用。”

“但是怎么接近她呢？”

“您问我吗？”阿拉密斯说。

“当然，我不会有时间去对付她。”

“她很穷，很卑微，您可以为她创造一个地位。不论是她作为情妇征服国王，还是她仅仅作为心腹知己接近国王，您都可以有一

个新的门徒。”

“很好，”富凯说。“我们对这个小姑娘做些什么呢？”

“您过去想得到一个女人时，是怎么做的，财政总监先生？”

“我给她写信。我提出我的爱情保证。我还告诉她我愿意为她效劳，再签上富凯这个名字。”

“没有一个女人拒绝吗？”

“只有一个，”富凯说。“不过四天以后她也象别人一样屈服了。”

“那就请费神写几句吧！”阿拉宓斯对富凯说，同时递给他一支羽笔。

富凯接过笔来。

“您说，我写，”他说。“我脑子里尽想着别的事，肯定写不满两行。”

“好，”阿拉宓斯说，“写吧。”

他口授如下：

“小姐，我曾经见过您，因此您对我认为您美丽决不会感到丝毫奇怪。

但是您缺少与您相配的地位，就只能在宫廷中默默无闻。

一个正派人的爱情，在您怀有抱负的情况下，对您的才智和您的妩媚可以起到辅助的力量。

我把我的爱情献在您的脚下；但是，再谦逊、再隐蔽的爱情也可能影响到它的崇拜对象的名誉，因此对象您这样可敬的人儿，让您冒名誉受到影响的危险而不对您的将来给予保证是不适合的。

如果您肯接受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将向您证明它的感激，让您永远保持自由、独立的地位。”

写好以后，富凯望望阿拉密斯。

“把名字签上，”阿拉密斯说。

“有这个必要吗？”

“您在这封信上签的名字值一百万；您忘了这一点，我亲爱的总监。”

富凯签上了名字。

“现在，您派谁送这封信呢？”阿拉密斯问。

“当然是派我的一个最好的仆人。”

“您对他信任吗？”

“平常替我送密信的就是他。”

“很好。”

“再说，我们在这件事上下的赌注并不算大。”

“为什么？”

“如果您说的小姑娘讨好国王和王太弟夫人是真的，国王会给她钱，她想要多少都会给她。”

“这么说，国王有钱了？”阿拉密斯问。

“当然！应该这么相信，他没有再向我要过钱。”

“啊！他会再要的，放心吧。”

“不但如此，我本来以为他会跟我谈起在沃城堡举行的游乐会。”

“怎么样？”

“他一句也没有说起。”

“他会说起的。”

“啊！您认为国王非常残忍，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

“他不残忍。”

“他年纪轻；因此他很善良。”

“他年纪轻；因此他软弱或者热情，柯尔培尔先生把他的软弱或者他的热情掌握在自己卑鄙的手里。”

“您自己也十分明白，您怕他。”

“我不否认。”

“那我就完了。”

“怎么会呢？”

“我过去仅仅靠了金钱在国王身边才有影响。”

“后来呢？”

“我破产了。”

“没有。”

“怎么，没有？我的事您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吗？”

“也许是的。”

“如果他向我提出要举办这个游乐会，怎么办？”

“您举办好了。”

“可是钱呢？”

“难道您什么时候缺过？”

“啊！如果您知道最后一笔钱我是以什么代价弄到的，那就好了。”

“下一笔钱就不会费您吹灰之力。”

“谁会给我呢？”

“我。”

“您给我六百万？”

“是的。”

“您，六百万？”

“如果需要的话，一千万。”

“说真的，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富凯说，“您的自信比国王的怒火还要使我害怕。”

“得啦！”

“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觉得您了解我。”

“我了解错了；您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是在法国王位上有一位忠于富凯先生的国王，我想要的是富凯先生忠于我。”

“啊！”富凯握住他的手，大声叫起来，“要说到属于您，我完全属于您；不过，请您相信，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您这是痴心妄想。”

“为什么？”

“国王永远不会忠于我。”

“我好象没有对您说国王要忠于您。”

“不，正相反，您刚刚说过。”

“我没有说国王。我说的是一位国王。”

“这不是完全一样吗？”

“正相反，完全不一样。”

“我不懂。”

“您会懂的。假设这位国王不是路易十四，而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是的，他的一切都是从您那儿得到的。”

“不可能！”

“甚至他的王位。”

“啊！您疯了不成！除了国王路易十四，没有另外的人能够坐在法国的王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我倒看到了一个。”

“除非是王太弟，”富凯焦急不安地望着阿拉密斯说，“可是王太弟……”

“不是王太弟。”

“不过您怎么能希望让一个非王族的王子，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的王子……”

“我的国王，或者不如说，您的国王，需要他是什么，他就将是什么，请放心。”

“当心，当心，德·埃尔布莱先生，您让我打哆嗦，您让我头发晕。”

阿拉宓斯露出了微笑。

“您也未免太容易哆嗦，太容易头晕了，”他反驳道。

“啊！我再说一次，您把我吓坏了。”

阿拉宓斯又露出了微笑。

“您在笑？”富凯问。

“等那一天来到，您也会象我一样笑的；不过现在只应该我一个人笑。”

“请您解释解释。”

“等那一天来到，我再解释；什么也别怕。我不是耶稣，您也不是圣彼得①，不过我要对您说：‘缺乏信心的人，您为什么怀疑？’”

“啊！我的天主！我怀疑……我怀疑，因为我看不见。”

“这么说您是瞎子。我就不再把您当成圣彼得，而是当成圣保罗②来对待，我要对您说：‘您的眼睛睁开的那一天会来到的。’”

“啊！”富凯说，“我多么愿意相信啊！”

“您不相信！可我曾经不下十次领着您跨过您一个人肯定会掉

---

① 圣彼得：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是受耶稣特宠的门徒之一。耶稣被犹太教当局拘捕时，曾暗随至大祭司的庭院，被认出后曾三次否认是耶稣的同伙，事后深感悔恨。

② 圣保罗：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曾向犹太教大祭司领取公文，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徒，行近大马士革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向他说话，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自此转而信奉耶稣基督。

下去的深渊；您不相信，可您从总检察长升到总管，还将从总管升到首相，再从首相升到宫相①。不过，不，”他带着他那无时不有的笑容说……“不，不，您不可能看见，因此您也不可能相信。”

阿拉密斯说着站起来，打算走了。

“最后再说一句，”富凯说，“您从来不曾跟我这样谈过，您从来不曾表现得这么自信，或者不如说，这么大胆。”

“这是因为要想大声说话，就得有不受约束的嗓门儿。”

“您难道有了吗？”

“是的。”

“不久以前吗？”

“昨天。”

“啊！德·埃尔布莱先生，当心，您未免太自信，甚至自信到了放肆的地步。”

“因为一个人掌握权力就可以放肆。”

“您掌握权力吗？”

“我已经提供给您一千万，我还可以提供给您。”

富凯也激动不安地站起来。

“喂，”他说，“喂，您说过要推翻一些国王，用另外一些国王来代替他们。天主饶恕我！可是，我如果没有发疯，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您没有发疯，我刚才确实这么说过。”

“为什么您要这么说？”

“因为谁要是他自己高高超越在这个世界的国王和王位之上，他就可以象这样谈论推翻王位和立新的国王。”

“这么说，您是全能的了？”富凯大声叫起来。

---

① 宫相：法国七世纪时墨洛温王朝的高级官衔。

“我已经对您这么说过，我再给您重复一遍，”阿拉宓斯回答时眼睛发亮，嘴唇抖动。

富凯又倒在他的扶手椅上，双手捧住低垂的脑袋。

阿拉宓斯望着他，就象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使望着一个普通的凡人那样望了一会儿。

“再见，”他说，“放心地睡觉吧，把您的信给拉瓦利埃尔送去。明天我们再见面，对不对？”

“是的，明天，”富凯就好象突然恢复知觉的人那样晃了晃脑袋，说，“可是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在国王出游的地方。”

“很好。”

接着他们就分手了。

第一三五章

雷　　雨

第二天一清早，天色阴沉昏暗。每个人都知道出游已经列在国王当天活动的节目中，因此一睁开眼，眼光就不由得转向天空。

树顶上悬着热烘烘的、浓密的蒸气，在透过浓厚的云层勉强可以看到的太阳照耀下，它仅仅只有力量升到离地三十尺高的地方。

这天早晨没有露水。草坪仍旧是干的，花朵枯萎了。鸟儿在静止不动的树叶间唱得没有平时那么欢。听不见那种好象随着太阳而产生，随着太阳而存在的、奇怪的、混杂的、充满生气的低语声，那种夹杂在其他声音中不断响着的大自然的呼吸声。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沉的寂静。

国王起床后来到窗口，这阴惨惨的天色映入了他的眼帘。

但是，与出游有关的命令都已经发出，相应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是，路易指望用这次出游来实现他的想象，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来满足他那颗心的需要，因此国王毫不犹豫地决定，天气情况无关紧要，既然出游已经决定，即使天气再坏，也要举行。

再说，在享有天赋特权的某些人间君主的统治时期里，人们相信有些时候人间国王的意志可以影响天主的意志。奥古斯特有维吉尔来对他说：Nocte placet tota redeunt spectacula mane① 。路

易十四有布瓦洛②，对他说的当然不会一样，然而天主对他几乎跟朱庇特对奥古斯特一样殷勤。

路易象平常一样望弥撒，但是应该承认，他念念不忘一个造物，多少有点分心，不能专心去想造物主。他在整个祭礼中，不止一次地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后来又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焦急地等着出游开始的那个幸福时刻。那个幸福时刻也就是王太弟夫人带着她的侍从女伴们出发的时刻。

不用说，城堡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拉瓦利埃尔和国王之间在前一天会过面。蒙塔莱这个人素来嘴快，她也许会把这件事传播出去。但是蒙塔莱这一次受到马利科尔纳的劝阻，马利科尔纳在她的双唇上加了那把共同利益的大锁。

至于路易十四，他感到那么幸福，甚至原谅了，或者说几乎原谅了王太弟夫人前一天干的那桩小小的恶作剧。事实上他应该感到满意而不应该抱怨。没有这桩恶作剧，他就不会接到拉瓦利埃尔的信；没有这封信，就不会有接见；没有这次接见，他仍旧会踌躇不决。他的心里充满了快乐，至少在当时没有容纳怨恨的地方。

因此路易决定看到他的弟媳妇时决不皱眉头，要对她表现得比平时更友好，更亲切。

然而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她得早点做好出游的准备。

以上就是路易在望弥撒时想的事。应该承认，他想的这些事使他在从事神圣的宗教活动时，忘掉了他身为无比虔诚的基督徒国王和教会长子③理应想到的那些事。

---

① 拉丁文："下了一整夜雨，清晨又恢复了原来景色。"

② 布瓦洛：见上册第366页注①。曾任路易十四的史官。

③ 无比虔诚的基督徒国王和教会长子皆是法国国王的称号。

然而天主对青年人的过错宽大为怀，凡是爱情，甚至罪恶的爱情，都很容易得到慈祥的天主的原谅，因此路易望完弥撒出来，抬起头望望天空，能够从一块云的罅隙看到天主的脚踩在其上的那块蔚蓝地毯的一角。

他回到城堡。出游的时间定在中午十二点，这时候才十点钟，因此他开始跟柯尔培尔和利奥纳在一起忙碌地工作。

但是路易一边工作，一边从桌旁走到了窗口，因为这扇窗子朝着王太弟夫人的小楼，他看见待在院子里的富凯先生。廷臣们知道他头天得宠以后，都对他刮目相看，他也带着和蔼可亲的，而且极其幸福的神情过来向国王致敬。

看见富凯以后，国王本能地朝柯尔培尔转过身来。

柯尔培尔面露微笑，好象也非常亲切，非常高兴。柯尔培尔的这种快乐心情是在他的一个秘书进来以后才有的。这个秘书进来以后，交给他一个皮夹子，他没有打开，就连忙把它塞进短裤的大口袋里。

但是在柯尔培尔的高兴里总有着一种凶多吉少的味道，因此路易在两个人的微笑中挑选了富凯的微笑。

他朝总监做了一个要他上楼来的手势，然后转过身来对利奥纳和柯尔培尔说：

“把这桩工作干完，放在我的书桌上，我以后空了再仔细看。”

说完他就出去了。

富凯看到国王的手势，赶紧上楼。至于陪着总监的阿拉密斯，他态度庄重地朝后退，消失在那群普通的廷臣中间，国王甚至没有注意到他。

国王和富凯在楼梯顶上相遇。

“陛下，”富凯看到路易准备亲切地接待他，说，“陛下，这几天来您待我太好了。统治法国的不再是一位年轻国王，而是一个年

轻的神，快乐、幸福和爱的神。”

国王脸红了。这句奉承话非常中听，只是说得太直截了当一点。

国王把富凯领到把他的书房和卧房分开的一间小客厅里。

“您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国王一边说，一边在窗台上坐下，这样一来，王太弟夫人的小楼的第二道门前花坛那儿发生的事就不会看不见了。

“不知道，陛下……不过根据陛下亲切的笑容看，我可以肯定是为了一件什么高兴的事。”

“啊！您是预料？”

“不，陛下，我看，而且看出了。”

“那您就看错了。”

“我看错了，陛下！”

“因为我叫您来，正相反，是为了和您吵嘴。”

“和我吵嘴，陛下？”

“是的，当真地吵。”

“说真的，陛下把我吓坏了……不过我对您的公正和仁慈充满信心，我等着。”

“有人告诉我，富凯先生，您准备在沃城堡举办一次盛大的游乐会？”

富凯就象一个已经把发烧忘了的病人，突然一下子又发起烧来，在感到头一阵寒战时那样，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您不邀请我？”国王继续问下去。

“陛下，”富凯回答，“我没有考虑过举办这个游乐会，只是到了昨天晚上我的朋友们（富凯特别着重这几个字）中的一位才希望我想到它。”

“可是昨天晚上我还见到您，您什么也没有跟我谈起，富凯先

生。”

“陛下，怎么敢希望您离开您住的这个崇高的地方，屈尊光临寒舍呢？”

“对不起，富凯先生；您一句也没有向我谈起过您的这个游乐会。”

“我再重复一遍，我一句也没向陛下谈起这个游乐会，首先是因为这个游乐会还完全没有决定，其次是因为我怕遭到拒绝。”

“是什么使您害怕遭到拒绝呢，富凯先生？当心，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激怒您。”

“陛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看到陛下接受我的邀请。”

“好吧，富凯先生，我看，再没有比我们取得一致意见更容易的了。您希望邀请我参加您的游乐会，我也希望参加；邀请我吧，我一定去。”

“怎么！陛下居然接受？”财政总监低声说。

“说真的，先生，”国王笑着说，“我相信我还不止是接受，我相信我是自己求上门来。”

“陛下，我真是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快乐！”富凯大声叫起来，“不过我还是不得不重复德·拉维欧维尔[①]先生对令祖亨利四世说的话：Domine, non sum dignus。[②]”

“我的答复是，富凯先生，如果您举办游乐会，不论邀请还是不邀请，我都要参加。”

“啊！谢谢，谢谢，我的国王！”富凯受到这个宠信，抬起头来说；在他心里这个宠信就是他的破产。“不过，陛下是怎么知道的

---

① 德·拉维欧维尔(1582—1653)：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财政总监。

② 拉丁文：“主啊，我不配。”这句话传说是德·拉维欧维尔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赐给绶带时说的。

呢？”

“从人们的传说中知道的，富凯先生，那些传说把您和您的家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连国王都嫉妒您，富凯先生，您感到骄傲吗？”

“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陛下，因为从国王对沃城堡嫉妒的那一天起，我就有了配得上献给国王的东西了。”

“好吧，富凯先生，请您准备您的游乐会，把您家的门都完全打开吧。”

“陛下，”富凯说，“日期请您决定。”

“下个月的今天。”

“陛下，您没有别的要求了吗？”

“没有了，总监先生，如果有的话，就是在这段期间希望看见您尽可能多待在我身边。”

“陛下，我将荣幸地参加您的出游。”

“很好。我确实该出去了，富凯先生。瞧那些夫人，她们到会合地点去了。”

国王话还没说完，就满怀着不仅是一个年轻人的，而且是一个堕入情网的年轻人的热情，离开窗口去取仆人递给他的手套和手杖。

从外面传来马蹄声和车轮在院子里的沙子地上滚动的响声。

国王下楼去。他在台阶上出现时，每个人都停住不动。国王朝年轻的王后径直走去。太后自从得病以后越来越感到痛苦，她不愿意出去。

玛丽-泰莱丝和王太弟夫人登上一辆四轮马车，她问国王乐意上哪儿去。

国王刚看到拉瓦利埃尔和她的三个同伴登上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拉瓦利埃尔的脸色在发生头天的那件事后发白了，这时候还

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国王回答王后说，他无所谓，不管她愿意去哪儿他都奉陪。

王后于是吩咐骑马侍从们朝阿普尔蒙的方向去。

骑马侍从们在前面开路。

国王骑上马。他扶着车门跟随王后和王太弟夫人的马车，跟了有几分钟。

天气几乎放晴了，然而有一层灰蒙蒙的尘土，好象肮脏的薄纱似的罩在整个天空的表面上。太阳投射下来的光线里仿佛有云母的粒子在闪闪发亮。

这时候热得闷人。

但是国王看上去对天气并不注意，因此没有一个人感到担心。队伍遵照王后下的命令，朝阿普尔蒙的方向而去。

廷臣们有说有笑，兴致很好，可以看出每一个人都企图忘掉和使别人忘掉前一天的激烈争吵。

王太弟夫人特别可爱。

事实上王太弟夫人看见了国王在她的车门口，而且她并不认为他是为了王后才在那儿的，因此她希望她的骑士又回到她的身边来。

但是在大路上走了将近四分之一里以后，国王先亲切地微微一笑，然后鞠了一个躬，掉转马头，让王后的马车朝前驶去，接着又让首席女官们的马车和别的许多马车陆陆续续朝前驶去。那些马车看见他停住，也想停下来。

但是国王挥挥手，要马车继续朝前走。

拉瓦利埃尔的马车经过时，国王走过去。

国王朝女士们鞠躬，正打算象跟随王太弟夫人的马车那样跟随侍从女伴的马车，车队忽然一下子停住了。

毫无疑问是国王离开以后，王后不放心，于是下命令等一

等。

读者还记得出游的方向是得到她同意的。

国王派人去问她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

“想下车走走，”她回答。

毫无疑问她是希望，国王只能骑着马跟随侍从女伴的马车，却不敢徒步跟随那些侍从女伴本人。

这时候已经到了森林中间。

这个散步场所看上去确实很美丽，特别是对幻想者或者情人说来是如此。

三条美丽的小路很长很长，顶上绿荫如盖，地面时起时伏，从车队刚停下的那个小交叉路口伸展出去。

这三条小路长满青苔，两旁枝叶横生。在每一条小路上，从交叉纠缠在一起的树木望上去可以看到的只有一小块一尺方圆的天空。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景色。

在这些小路的深处，受惊的狍子带着明显的不安穿过来跳过去，它们在路中间停留片刻，抬起头以后，又象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逃走，一下子钻进了树林的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不时有一只兔子蹲着，神气象个哲学家，用前爪搔着脸，嗅着空气里的味道，想弄清楚在这些朝它走近，扰乱了它的沉思、用餐和恋爱的人后面，是不是跟着罗圈腿的狗，还有这些人的胳肢窝里是不是夹着枪。

看见王后下车，所有的人也都从马车上下来。

玛丽-泰莱丝挽住她的一个女官的胳膊，朝国王斜着眼看了一下以后，就沿着头一条出现在她面前的小路进了树林。国王看上去好象完全没有发觉他是王后注意的对象。

两个骑马侍从拿着手杖走在王后陛下的前面，他们用手杖抬高树枝或者拨开可能挡住路的荆棘。

王太弟夫人从车子里下来，发现德·吉什先生在她身旁。德·吉什先生向她鞠躬，开始为她效劳。

王太弟前天下河洗澡洗得太高兴，他说他还要去洗澡，于是放了德·吉什的假，自己跟德·洛林骑士和马尼康留在城堡里。

他的醋意一点也没有剩下。

因此在队伍里找他是找不到的。不过王太弟是个只想到自己的人，平时就很少参加集体的娱乐，他不在与其说使人感到惋惜，还不如说使人感到满意。

每个人都学王后和王太弟夫人的样，有的是凭机会，有的是凭自己的喜爱，各人随意安排各人的活动。

我们已经提到，国王留在拉瓦利埃尔的旁边，他在马车门打开时从马上下来，把手伸给她。

蒙塔莱和托内-夏朗特立刻避开，一个是出于自私，一个是出于慎重。

然而在她们俩中间有不同的地方，一个避开是希望使国王高兴，另一个避开是希望使国王不高兴。

在最后半个小时里，天气也作了安排：那遮住天空的云彩好象被一阵热风推着，堆集在西方；接着又被另一阵相反的气流往回推，缓缓地、沉重地向前进展。

大家都感到雷雨将要来临；但是因为国王没有看见，所以没有一个人相信自己有权利看见。

散步因此继续下去；有几个人心神不安，时不时抬起头来望望天空。

还有些人更加胆小，他们在马车周围散步，不走远，打算在雷雨降临时好到马车里去避避。

但是大部分随从人员看到国王带着拉瓦利埃尔勇敢地走进树

林，都跟在国王后面。

国王注意到这一点以后，抓住拉瓦利埃尔的手，把她拉进一条叉路，没有一个人再敢跟在他后面了。

第一三六章

雨

这时候，就在国王和拉瓦利埃尔去的那个方向，有两个人正在穿越树林，他们不是沿着小路朝前走，也丝毫没有注意天气。

他们的头低着，好象在考虑什么关系重大的事。

他们既没有看见德·吉什和王太弟夫人，也没有看见国王和拉瓦利埃尔。

忽然有什么东西象一团火似的在空气中闪过，接着是一阵低沉而又遥远的隆隆声。

"啊！"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抬起头来说，"雷雨来了。是不是赶快回到马车那儿去，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

阿拉密斯抬起头，察看天色。

"啊！"他说，"还不用着急。"

接着，他又拾起放下的话题，继续说下去：

"您是说我们昨天晚上写的那封信这时候应该送到了？"

"我是说肯定送到了。"

"您打发谁送的？"

"打发我的秘密信使，我已经荣幸地告诉过您。"

"他带了回信来吗？"

"我还没有见到他；小姑娘很可能在王太弟夫人那儿值班，或者在自己屋里换衣服，让他等着。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出发

了。因此我来不及知道那边发生的事。”

“您在出发前见到国王吗？”

“是的。”

“您觉着他怎么样？”

“也可能非常好，也可能坏透了，这要看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游乐会呢？”

“一个月之后举办。”

“他自己提出要参加吗？”

“死乞白赖地要参加，我看是受到柯尔培尔的影响。”

“很好。”

“过了一夜，您的主意变了吗？”

“什么主意？”

“在这件事上您打算给我帮助。”

“没有变，我这一夜都用来写信，所有的命令都发出去了。”

“游乐会要花费好几百万，您可别忘了。”

“我出六百万……不管怎样您这方面要出两三百万。”

“您真是神通广大，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

阿拉密斯微微一笑。

“可是，”富凯还有点不放心地问，“您这样一花就是几百万，为什么几天前您不肯掏自己的口袋付给贝兹莫五万法郎呢？”

“因为几天以前我穷得象约伯① 。”

“今天呢？”

“今天我比国王还有钱。”

“好极了，”富凯说，“我很识人。我知道您不会对我食言的。我也决不愿意逼您说出您的秘密。我们别再谈这个了。”

---

① 约伯：见上册第327页注①。

这时候紧接着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突然响起一下可怕的霹雳声。

“啊！啊！”富凯说，“我不是跟您说过了。”

“快走，”阿拉密斯说，“回到马车那儿去。”

“来不及了，”富凯说，“雨点已经落下来啦。”

果然天就象裂开了似的，一阵大雨突然把森林的拱顶打得劈里啪啦响。

“啊！”阿拉密斯说，“在雨水从树叶里漏下来以前，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到马车那儿去。”

“最好还是到岩洞里去避避，”富凯说。

“好，不过哪儿有岩洞呢？”阿拉密斯问。

“我，”富凯微微一笑说，“我知道十步外有一个岩洞。”

接着他辨了辨方向说：

“对，肯定在这边。”

“您的记性这么好，真走运！”阿拉密斯也微笑着说，“可是，您不怕您的车夫看不见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走另一条路回去，跟着宫廷的那些马车走了？”

“啊！”富凯说，“没有这样的危险；只要我让我的车夫和车子等在什么地方，除非有国王下的一道明确的命令，才能把他们打发走，说不定连这还不行呢。况且我觉得不光是我们两个人走得这么远。我听见有脚步声和说话声。”

富凯说着这番话，转过身来用手杖拨开一堆挡住他的视线的树叶。

阿拉密斯的目光跟他的目光同时从拨开的窟窿穿过去。

“一个女人！”阿拉密斯说。

“一个男人！”富凯说。

“拉瓦利埃尔！”

"国王!"

"啊!啊!"阿拉宓斯说,"国王也知道您那个岩洞?我对这个倒并不感到什么奇怪:我看他跟枫丹白露的仙女们经常来往。"

"不要紧,"富凯说,"我们还是去那儿,如果他不知道有这个洞,我们可以看看他干什么,如果他知道有这个洞,这个洞有两个口子,他从这个口子进,我们从那个口子出。"

"离着远吗?"阿拉宓斯问,"雨水已经漏下来了。"

"我们到了。"

富凯拨开几根树枝,于是可以看到一个被欧石南、常春藤和厚厚的一层橡实遮没的岩洞。

富凯带路。

阿拉宓斯跟在后面。

刚走进岩洞,阿拉宓斯回过头来。

"啊!啊!"他说,"他们已经进了树林;瞧,他们朝这边来了。"

"那好,我们让他们,"富凯微笑着一边说,一边拉阿拉宓斯的披风,"不过我不相信国王知道我的岩洞。"

"不错,"阿拉宓斯说,"他们在寻找,不过是在寻找一棵树叶比较茂密的大树。"

阿拉宓斯没有弄错,国王在往上看,而不是朝周围看。

他把拉瓦利埃尔的胳膊夹在自己的胳膊下面,他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

拉瓦利埃尔开始在湿漉漉的草上一步一滑地走着。

路易更加仔细地朝四面望,他发现了一棵树叶茂密的大橡树,于是把拉瓦利埃尔拖到这棵橡树下面避雨。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朝四周围张望;她好象怕有人跟过来,同时又希望有人跟过来。

国王让她背靠在树干上。因为枝繁叶茂,树周围很大一片地

方还是干的，看上去就象这时候并不在下倾盆大雨。他自己光着头站在她面前。

过了一会儿，有几滴雨水从枝叶间漏下来，落在国王的额头上，他甚至没有发觉。

“啊！陛下！”拉瓦利埃尔推推国王的帽子，低声说。

但是国王鞠了一个躬，坚持不肯戴上帽子。

“这是把您的地方提供给他们的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富凯在阿拉宓斯耳边说。

“这是仔细听，一句也别错过他们将要说些什么的难得的好机会，”阿拉宓斯在富凯耳边回答。

两个人果然都闭上了嘴，国王的声音能够一直传到他们的身边。

“啊！我的天主！小姐，”国王说，“我看出，或者不如说，我猜出您心里焦急不安。请相信我由衷地感到后悔，让您离开了其余的人，把您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淋雨。您身上已经湿了，您也许感到冷吧？”

“不冷，陛下。”

“不过您在哆嗦？”

“陛下，这时候所有的人肯定都聚在一起，我是害怕我不在会引起别人朝坏的方面解释。”

“我也巴不得能向您提出回到马车那儿去的建议，小姐；但是说真的，请您先看一看，听一听，然后告诉我眼下是不是有可能再走上两步路。”

确实这时候雷声隆隆，大雨如注。

“况且，”国王继续说下去，“不可能有对您不利的解释。您不是跟法兰西国王，也就是说跟王国的头一名贵族在一起吗？”

“当然是的，陛下，”拉瓦利埃尔回答，“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荣

幸；所以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才害怕别人朝坏的方面解释。”

“那您是为了谁？”

“为了您，陛下。”

“为了我，小姐？”国王微笑着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陛下难道已经忘了昨天晚上在王太弟夫人殿下那儿发生的事？”

“啊！我求您，让我们忘掉它，或者最好是请您允许我记住为了再一次感谢您的信，和……”

“陛下，”拉瓦利埃尔打断他的话，说，“瞧雨水落下来了，您的头光着。”

“我求您，让我们仅仅照顾您一个人吧，小姐。”

“啊！我，”拉瓦利埃尔微笑着说，“我，我是一个不管天气如何，在卢瓦尔河边的牧场上和布卢瓦的园子里跑惯了的乡下人。至于我的衣裳，”她望了望自己身上简朴的薄纱衣服，补充说，“陛下也看到，它不值什么钱，用不着担心。”

“确实如此，小姐，我已经不止一次注意到，您的一切几乎完全是靠您本人，一点儿也不是靠了您的穿戴。您一点儿也不爱打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陛下，别把我说得那么好，您应该说：‘您不可能爱打扮。’”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钱，”拉瓦利埃尔微笑着说。

“这么说，您承认您喜欢美丽的东西，”国王激动地叫了起来。

“陛下，我只觉得我的力量可以得到的那些东西才是美丽的。凡是对我来说高不可攀的东西……”

“您不感兴趣？”

“既然不许我得到，那就与我无关。”

“我呢，小姐，”国王说，“我并不觉得您在我宫廷中的地位与您

相配，当然关于您家族的功绩别人对我谈得不够多。对您家的境况我的叔叔太忽视了。”

“啊！不，陛下。过去奥尔良公爵殿下对我的继父德·圣勒米先生一直非常好。功绩是很有限的，可以说对我们已经是论功行赏了。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份福气，能碰上轰轰烈烈地为国王效劳的机会。当然我也并不怀疑，如果机会碰上了，我家里的人的胆量也一定跟他们的愿望一样大。不过我们一直没有这份福气。”

“好吧，小姐，国王们有责任改正机会的不公正，我很乐意负这个责任，尽可能快地弥补命运的错误。”

“不，陛下，”拉瓦利埃尔急忙叫起来，“请您让事情保持现状吧。”

“怎么！小姐，您拒绝我应该和我愿意为您做的事？”

“在给了我充当王太弟夫人的侍从女伴的荣幸的那一天起，陛下，我的全部希望都已经实现了。”

“不过，如果您为了您自己拒绝，至少也请您为您家里人接受吧。”

“陛下，您的如此宽宏大量的意愿使我受宠若惊，也使我心惊胆战，因为您在做您的仁慈心促使您为我家里人做的事的同时，将要为我们制造出一些嫉妒者，为您自己制造出一些敌人。就让我，陛下，处在低微的地位上吧。但愿我对您怀有的感情仍旧是快乐甜蜜的，不夹有私心的。”

“啊！多么令人钦佩的话啊，”国王说。

“这倒是真的，”阿拉密斯在富凯耳边低声说，“他一定听不惯这种话。”

“不过，”富凯回答，“万一她对我的信也来个同样的答复呢？”

“好！”阿拉密斯说，“不要事先推测，还是让我们等候结果吧。”

“再说，亲爱的德·埃尔布莱先生，”总监补充说，他不愿意相

信拉瓦利埃尔刚才表达出的全部感情是真的，“在国王们面前显得毫无私心，往往出于精明的打算。”

“这也正是我所想的，”阿拉宓斯说，“让我们听下去。”

国王靠近拉瓦利埃尔，因为从橡树叶子里漏下的雨越来越大，他举起帽子遮在年轻姑娘的头上。

年轻姑娘抬起美丽的蓝眼睛，望着保护她的那顶国王的帽子，摇摇头，叹了口气。

“啊！我的天主！”国王说，“当我用我的心来保卫她的心时，她的心会产生怎样令人忧伤的想法啊！”

“陛下，让我来告诉您。我已经接触过这个对象我这样年纪的姑娘难于开口谈论的问题。不过陛下迫使我沉默。陛下，您不属于您自己。陛下，您已经结了婚；任何促使陛下关心我而疏远王后的感情，对王后说来，将是悲伤的根源。”

国王想打断年轻姑娘的话，但是她做了一个恳求的手势，继续说下去：

“王后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深情爱着陛下，陛下走开时，每走一步王后都盯着陛下看。有幸遇见这样一位丈夫以后，她会含着泪祈求上天让她能够保住他。她对您心里发生的任何一点细小变化都会感到嫉妒。”

国王又想说话，可是这一次又是拉瓦利埃尔大胆地止住他。

“陛下，”她对他说，“您明明看到了这样强烈、这样高尚的爱，如果使王后有理由感到嫉妒，这难道不是最应该责备的行为吗？啊！请饶恕我的这句话，陛下。啊！我的天主！我深知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后嫉妒一个象我这样的穷女孩子，是不可能的，或者不如说，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位王后，她也是女人，她的心房也会象任何一个普通女人的心房一样为猜疑而打开，而那些坏人还会加油添醋，推波助澜。以上天的名义！陛下，请您别关心我，我不

配。”

“啊！小姐，”国王叫起来，“您决不会想到，您的这一番话把我对您的敬重变成了钦佩。”

“陛下，您把我的话看得太高了。您把我也看得太好了。您使我变得比天主原来制造的我伟大得多了。开开恩吧，陛下！因为我要是不知道国王是他的王国里最宽宏大量的人，我就会认为国王是有心想嘲弄我。”

“啊！当然！您不必担心会有这种事，这我可以肯定，”路易大声叫起来。

“陛下，如果您再对我继续使用这种语言，我就会不得不相信了。”

“这么说，我是一位非常不幸的国王，”国王悲伤地说，他的悲伤一点也不是假装出来的。“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最不幸的国王，因为我没有力量使我世上最爱的人儿相信我的话。由于她拒绝相信我的爱情，我的心都碎了。”

“啊！陛下，”拉瓦利埃尔一边说，一边轻轻推开越来越离她近了的国王，“瞧，我看雷雨已经过去，雨停了。”

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在她为了逃避她那颗跟国王的心毫无疑问太一致了的可怜的心，说这句话的时候，雷雨来揭穿了她的谎言。一道淡蓝色的闪电用它那令人惊异的光芒照亮了森林，紧接着就象开炮似的一声霹雳在两个年轻人头顶上空炸响，仿佛遮住他们的那棵橡树太高，是它把雷招来的。

年轻姑娘忍不住发出一声恐惧的叫喊。

国王一只手把她拉过来靠在自己心口上，另一只手伸在她的头上，好象要保护她不让她受到雷的袭击。

片刻的寂静，这两个人一动不动，他们就象任何年轻相爱的人一样可爱。富凯和阿拉密斯注视着，也跟拉瓦利埃尔和国王一样

一动不动。

“啊！陛下！陛下！”拉瓦利埃尔低声说，“您听见了吗？”

她让自己的头垂落在他的肩膀上。

“是的，”国王说，“您看见了雷雨并没有过去。”

“陛下，这是一个警告。”

国王露出了微笑。

“陛下，这是天主发出的威胁的声音。”

“好吧，”国王说，“如果五分钟之内以同样的力量，同样的猛劲再打一次雷，我就相信这一声雷是一个警告，甚至是一个威胁。不过，如果五分钟之内不再打雷，那就请您允许我认为雷雨就是雷雨，决不是别的什么。”

同时国王抬起了头，好象要向老天爷提出询问。

但是老天爷就象和路易串通好了似的；那声爆炸把一对情人吓了一跳，但是接下来的五分钟里，静悄悄的，没有再听到任何一点轰隆声。等到雷声再响起来的时候，很明显地已经隔得很远，倒好象雷雨被风的翅膀扑打着，开始逃跑，在五分钟里一下子跑了十里路。

“好吧！路易丝，”国王低声说，“您还用上天发怒来威胁我吗？您曾经把雷看成是警告，难道您还相信它是一个灾难的警告吗？”

年轻的姑娘抬起头；这时候雨水从树叶形成的拱顶上漏下来，顺着国王的脸朝下淌。

“啊！陛下！陛下！”她说，声音里充满难以抑制的忧虑，使国王感动极了。“为了我，”她低声说，“国王象这样一直光着头淋雨；但是我算什么呢？”

“您也看得出，”国王说，“您是把雷雨赶跑的神灵，您是带来了好天气的女神。”

果然有一道阳光透过森林，那些在树叶上滚动或者垂直地从

叶缝里落下的水珠，被照得象一粒粒晶莹的钻石。

“陛下，”拉瓦利埃尔说，她几乎已经被打败了，但是还要作最后一次努力，“陛下，最后一次请您想想您因为我而势必会有的烦恼。这时候，我的天主，他们正在找您，他们正在叫您。王后一定很着急，还有王太弟夫人，啊！王太弟夫人！”

年轻姑娘带着一种几乎近于恐惧的感情大声叫起来。

这个名字对国王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打了个哆嗦，放开他一直搂着的拉瓦利埃尔。

接着他朝路那边走过去看看，又几乎神情不安地回到拉瓦利埃尔跟前。

“王太弟夫人，您刚才说？”国王说。

“是的，王太弟夫人，王太弟夫人也爱嫉妒，”拉瓦利埃尔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

她那双如此羞怯、如此纯洁地低垂着的眼睛，居然有一瞬间敢于向国王的眼睛提出询问。

“不过，”路易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王太弟夫人，我觉得她没有任何理由嫉妒我，王太弟夫人没有任何权利……”

“唉！”拉瓦利埃尔低声叹了口气。

“啊！小姐，”国王几乎用指责的口气说，“难道您也是那种认为姐妹有权嫉妒兄弟的人？”

“陛下，我不应该知道您的秘密。”

“啊！您跟别人一样相信，”国王大声叫起来。

“我相信王太弟夫人爱嫉妒，是的，陛下，”拉瓦利埃尔坚定地说。

“我的天主！”国王焦急不安地说，“您是从她对您的态度上看出来的吗？王太弟夫人，她对您有什么不好的表示，使您认为那是出于嫉妒？”

“没有，陛下；我，我是这样微不足道！”

“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路易以一股罕见的力量大声叫起来。

“陛下，”年轻姑娘打断他的话，说，“雨停了；好象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她忘掉了一切礼节，抓住国王的胳膊。

“好吧，小姐，”国王说，“让他们来吧。我陪着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看看谁敢认为不对？”

“发发慈悲吧！陛下，啊！您身上这样湿，他们看到您为我做出这样的牺牲，会感到奇怪的。”

“我只是尽我作为贵族的职责，”路易说，“谁要是不尽自己的职责，指责他的国王的作为，那就活该他倒霉！”

果然，这时候在小路上出现了几个神色急切而又好奇的人，他们好象在寻找什么。他们看到国王和拉瓦利埃尔以后，看上去好象找到了他们所要寻找的。

这是王后和王太弟夫人派来的人，他们脱下帽子，表示他们已经看见了陛下。

但是，尽管拉瓦利埃尔不好意思，路易却完全没有放弃他那恭敬、温柔的态度。

接着，等所有的廷臣都聚集到小路上，人人都能看到他曾经在雷雨中一直光着头站立在年轻姑娘面前，对她表示过那样的恭敬以后，这才让她扶着自己的胳膊，领着她朝等候着的那群人走去。他点点头回答每个人的鞠躬，帽子一直拿在手上，把她送到她的马车跟前。

雨还在下着，这是离去的雷雨在做最后的告别。其余的夫人们遵守礼节，不能在国王之前上马车，她们头上没有帽子，身上没有披风，就这样淋着，而国王却用他的帽子尽可能地替她们中间的一

个地位最低微的人挡雨。

王后和王太弟夫人一定也象别人一样看到了国王的过分的殷勤。王太弟夫人甚至慌了神，用胳膊肘碰碰王后，对她说：

“看看，您倒是看看！”

王后好象突然感到头晕似的闭上眼睛。她把手举到脸上，回到马车上去。

王太弟夫人也跟着上了车。

国王骑上马，没有再扶着任何一辆马车的车门。他把缰绳搁在马脖子上，在沉思中回到了枫丹白露。

阿拉密斯和富凯等这一群人走远，听见马蹄声和车轮声渐渐消逝以后，拿稳了不会有人能看见他们，才从岩洞里走出来。

接着他们两个人默默地走到小路上。

阿拉密斯不仅仔细地观察前面和背后，而且还观察茂密的树丛。

“富凯先生，”他等到确信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后，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您给拉瓦利埃尔的那封信收回来。”

“这件事很容易，”富凯说，“如果送信的人还没有把信交给她。”

“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弄回来，您懂吗？”

“是的，国王爱这位姑娘，是不是？”

“非常爱，而最糟的是这位姑娘也热烈地爱上了国王。”

“这是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对不对？”

“当然；您没有时间好耽误了。您需要见到拉瓦利埃尔，而且别再打算变成她的情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您要宣称是她最亲爱的朋友，最谦恭的仆人。”

“我就这么办，”富凯回答，“而且不会引起一点反感。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她十分高尚。”

“或者十分机灵，”阿拉宓斯说，“不过，如果那样的话，更是一个理由了。”

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小姑娘将成为国王的心上人。让我们上马车，快到城堡去吧。”

第一三七章

托　　比

财政总监的马车按照阿拉宓斯的命令出发，以暴风雨的最后一阵风吹送云彩的速度，把他们两人送往枫丹白露。两个小时以后，拉瓦利埃尔穿着细纱晨衣，在自己屋里的一张大理石的小桌子上吃好了点心。

忽然间她的门开了，一个男仆禀报，富凯先生请求她允许拜见她。

男仆不得不对她又说了一遍。这个可怜的孩子只听说过富凯的名字，她猜来猜去还是猜不出她跟一位财政总监有什么关系。

不过，他也许是国王派来的，按照我们前面叙述的那次谈话，这也是很可能的事，因此她朝镜子里望了一眼，把长环形的鬈发再拉拉长，然后吩咐请他进来。

拉瓦利埃尔还是不能不感到有点激动。财政总监的拜访，在一个宫廷妇女的生活中，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富凯以他的慷慨、风流和对女人的体贴而出名，经常是别人邀请他，很少自己登门求见。

财政总监的光临，在许多人家里意味着财富。在许多人的心里意味着爱情。

富凯恭恭敬敬地走进拉瓦利埃尔的屋子，态度优雅地做了自我介绍。在那个世纪里，这种优雅的态度正是杰出人物的特点，今

天的人甚至看了当时的那些画得栩栩如生的肖像画，也没法理解。

拉瓦利埃尔行了一个寄宿学校女学生的那种屈膝礼，回答富凯规规矩矩的致敬，然后指给他一把椅子。

但是富凯鞠了一个躬，说：

“我不坐，小姐，除非您饶恕我。”

“我？”拉瓦利埃尔问。

“是的，您。”

“饶恕什么，我的天主？”

富凯用他那洞察秋毫的目光注视着年轻姑娘，他相信在她脸上只看到了天真无邪的惊讶表情。

“小姐，”他说，“我看出您的宽厚和您的才智不相上下，我从您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了我所请求的宽恕。不过，光有口头上的宽恕还不够，我要告诉您，我还需要内心里的和头脑里的宽恕。”

“请相信我，先生，”拉瓦利埃尔说，“我可以向您发誓，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又是一个使我折服的体贴人的表现，”富凯回答，“我看出您不愿意我在您面前脸红。”

“脸红！在我面前脸红！可是，请问，您为什么会脸红？”

“难道我弄错了？”富凯说，“难道我有这么幸运，我对您做的事并没有使您感到不高兴？”

拉瓦利埃尔耸耸肩膀。

“先生，”她说，“您说话确实让人莫测高深，看来我太无知，没法理解您的意思。”

“好吧，”富凯说，“我不再坚持了。不过，我恳求您告诉我，我能够指望得到您充分的、完全的宽恕。”

“先生，”拉瓦利埃尔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只能给您一个答复，

我希望它能使您满意。如果我知道您对我做了什么错事，我一定会宽恕您。更何况，您也明白，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错误……”

富凯象阿拉密斯那样抿紧嘴唇。

“这么说，”他说，“我可以指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继续融洽相处，而且使我感到不胜荣幸的是您将愿意信赖我的尊敬和友谊。”

拉瓦利埃尔相信自己开始懂得是怎么回事了。

“啊！”她心里对自己说，“我简直不能相信，富凯先生一看到有人新得宠就会如此急切地找上门来。”

接着她高声说：

“您的友谊，先生？您把您的友谊献给我？可是，说真的，这对我是无上的荣幸，您待我太好啦。”

“小姐，”富凯回答，“我知道主人的友谊也许比仆人的友谊显得更光彩，更令人向往；但是我向您保证，这后面一种友谊将是同样的忠诚，同样的可靠，而且绝对没有一点私心。”

拉瓦利埃尔鞠了一个躬。在总监的嗓音里确实充满了信心和真诚。

因此她朝他伸出手去。

“我相信您，”她说。

富凯连忙抓住年轻姑娘伸出的手。

“这么说，”他补充说，“把那封不幸的信还给我，您也不会认为有任何困难，对不对？”

“什么信？”拉瓦利埃尔问。

富凯又一次用他那双锐利无比的眼睛察看她。

同样天真的相貌，同样老实的表情。

“好啦，小姐，”他说，“在这个否认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您用的办法是世界上最体贴人的办法；而且如果我对象您这样宽厚的女

人会有什么怀疑的话，那我自己就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说真的，富凯先生，”拉瓦利埃尔回答，“我感到万分抱歉，不得不再对您说一遍，您的话我压根儿就一点不懂。”

“可是，以您的名誉担保，您真的没有收到我的任何信件吗，小姐？”

“以名誉担保，没有收到，”拉瓦利埃尔坚决地说。

“很好，对我这就够了，小姐，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提出我的忠诚和敬重的保证。”

接着他鞠完躬就出来找在他家里等他的阿拉宓斯，让拉瓦利埃尔自己去猜测财政总监是不是疯了。

“怎么样，”等富凯等得已经不耐烦的阿拉宓斯问道，“您对这个得宠的女人感到满意吗？”

“非常满意，”富凯回答，“这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厚道的女人。”

“她没有生气？”

“一点也没有，她甚至看上去好象听不懂。”

“不懂什么？”

“不懂我给她写过信。”

“她懂得您的意思以后一定把信还给您了，我猜想她已经还给您了。”

“根本就没有还我。”

“至少您已经证实她把它烧掉了吧？”

“我亲爱的德·埃尔布莱先生，我玩答非所问的游戏已经玩了一个钟头，再好玩，我也开始感到玩腻了。请您弄懂我的意思，那个小姑娘假装不懂我对她说的话；她否认收到任何信；既然她一口否认收到信，那就既不能把信还给我，也不能把它烧掉。”

“啊！啊！”阿拉宓斯不安地说，“您对我说什么？”

“我对您说，她在我面前对着老天爷发誓说没有收到任何信。”

“啊！这太过分了！您没有坚持要求？”

“正相反，我坚持要求过，甚至到了失礼的地步。”

“她一直否认？”

“一直否认。”

“她就不曾露出一点马脚？”

“不曾露出过。”

“这么说，我亲爱的，您把我们的信留在她的手里了？”

“见鬼！只好如此。”

“啊！这是个大错误。”

“您，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上怎么办？”

“当然，不能强迫她，但是这件事叫人担心，象这样的一封信可不能让它留下来，这对我们不利。”

“啊！这个年轻姑娘很厚道。”

“如果她真的如此，就应该把您的信还给您。”

“我对您说她很厚道，我看过她的眼睛，这方面我懂。”

“那么，您相信她是真诚的了？”

“啊！我真心地相信。”

“好吧，我，我相信我们弄错了。”

“怎么弄错了？”

“我相信真象她对您说的那样，她没有收到信。”

“怎么！没有收到信？”

“没有收到。”

“您这么想吗？……”

“我想出于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动机，您的那个人没有把信送到。”

富凯打铃。

进来了一个男仆。

"叫托比来一趟,"富凯说。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小嘴巴、短胳膊、驼背、眼睛东张西望的男人。

阿拉密斯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望着他。

"您愿意让我来亲自问他吗?"阿拉密斯问道。

"您问吧,"富凯说。

阿拉密斯动了一下,打算开口跟这个穿号衣的仆人说话,但是又停了下来。

"不,"他说,"他会看出我们过分重视他的回答,还是由您来问,我去装着写东西。"

阿拉密斯真的坐到一张桌子边,背转过来朝着这个仆人,但是可以从对面的一面镜子里看到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道眼光。

"到这边来,托比,"富凯说。

仆人相当坚定地走近一步。

"我交给你办的事是怎么办的?"富凯问他。

"跟平常一样,老爷,"他回答。

"嗯,你说说看。"

"我趁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去望弥撒的时候进入她的住处,把信放在她的梳妆台上。您不是这样关照我的吗?"

"对;就这些吗?"

"就这些,再没有了,老爷。"

"没有人在场?"

"没有人。"

"后来你照我对你说的那样躲起来了?"

"是的。"

"她回来了吗?"

"十分钟以后。"

“不会有人把信拿走？”

“不会，因为没有人进来过。”

“没有人从外面进来，可是从里面呢？”

“从我藏着的地方，我可以一直看到屋子尽里面。”

“听好，”富凯注视着这个仆人，说，“如果这封信送错了地方，你赶快向我承认，因为万一犯了这种错误，你可要掉脑袋的。”

托比打了个哆嗦，但是立刻恢复镇静。

“老爷，”他说，“我把信放在我说过的地方，我只要求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来向您证明信在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手里，或者把原信给您取回来。”

阿拉密斯好奇地观察这个仆人。

富凯轻易地就相信了；这个人忠心耿耿，在手下当差已经有二十年了。

“好，”他说，“去吧；不过要把你说的证据给我带来。”

仆人出去了。

“好吧，您怎么想？”富凯问阿拉密斯。

“我想您应该通过别的途径弄清楚真实情况。我想这封信不是送到拉瓦利埃尔那儿，就是没有送到。在送到的情况下，就得让拉瓦利埃尔把它还给您，或者使您满意，当面把它烧掉。在没有送到的情况下，哪怕是花一百万的代价，我们也得把信收回来。您同意我的意见吗？”

“同意，不过，我亲爱的主教，我觉得您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糊涂，您多么糊涂啊，”阿拉密斯低声说。

“拉瓦利埃尔，我们把她看成了第一流的政治家，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她希望我将来向她献殷勤，因为我已经向她献过了，现在她既然已经得到国王爱情的保证，她希望用这封

信把我控制住。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阿拉密斯摇摇头。

“您不同意我的意见？”富凯说。

“她不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

“请您听我说……”

“啊！我懂得卖弄风情的女人，”阿拉密斯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进行研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您是想这么说吧。啊！女人是不会变的。”

“对，但是男人是会变的，您今天就远比以前多疑。”

接着他笑了起来，说：

“瞧，如果拉瓦利埃尔愿意把三分之一的爱情给我，把三分之二的爱情给国王，您觉着这种情况可以接受吗？”

阿拉密斯不耐烦地站起来。

“拉瓦利埃尔，”他说，“她过去只爱国王，将来也只爱国王。”

“说说看，”富凯说，“如果是您将怎么办？”

“您最好还是问，如果是我刚才会怎么办？”

“好吧，如果是您刚才会怎么办？”

“首先，我不让这个人出去。”

“托比？”

“是的，托比，他是个叛徒！”

“啊！”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我就不放他出去。”

“还来得及。”

“怎么？”

“把他叫回来，由您来问。”

“就这么办！”

“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跟着我已经有二十年，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差错。可是，”富凯笑着补充说，“出点差错也是很容易的事。”

“还是把他叫回来。今天早上，我好象看见过这个人，在跟柯尔培尔先生手下的一个人商量什么重要事情。”

“在哪儿商量？”

“在马厩对面。”

“得啦！我手下的人全都跟这个学究手下的人势不两立。”

“我跟您说，我看见过他！他刚才进来时，我一下子没有认出来，不过我一看见他那张脸，就感到不舒服。”

“为什么他在这儿的时候，您不说？”

“因为我也不过是刚刚才清楚地记起来的。”

“啊！啊！您这下子把我吓得够呛，”富凯说。

他拉铃。

“但愿时间还来得及，”阿拉密斯说。

富凯又拉了一次铃。

那个随身男仆进来了。

“托比！”富凯说，“叫托比来一趟。”

随身男仆把门又关上。

“您授予我全权，是不是？”

“毫无保留。”

“我可以使用一切方法来弄清楚真实情况吗？”

“可以使用一切方法。”

“甚至威吓吗？”

“我让您代替我做总检察长。”

等了十分钟，但是不见人来。

富凯不耐烦了，他又一次拉铃。

“托比！”他大声嚷道。

“可是，老爷，”男仆说，“正在找他。”

“他不可能走远，我没有派他去干任何事。”

“我去看看，老爷。”

这个随身男仆又把门关上了。

阿拉宓斯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不耐烦地，但是默默无言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又等了十分钟。

富凯使劲地拉铃，声音响得可以把公墓里的死人吵醒。

随身男仆回来，他哆嗦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带来了坏消息。

“老爷弄错了，”他甚至在富凯问他以前就先开口说，“老爷大概派托比去办一件事，因为他曾经到马厩去挑了那匹跑得最快的马，亲自给它装上了鞍子。”

“后来呢？”

“他走了。”

“走了？……”富凯叫起来。“赶快派人去追，把他追回来！”

“好啦！好啦！”阿拉宓斯抓住他的手说，“冷静点；现在祸已经闯下了。”

“祸已经闯下了？”

“当然，我可以肯定。现在，别打草惊蛇。让我们估计估计这一来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想办法防备。”

“总之，”富凯说，“祸闯得并不大。”

“您认为如此吗？”阿拉宓斯说。

“当然。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写一封情书，这事总应该允许吧。”

“一个男人，当然允许；一个臣下，就不允许，特别是这个女人是国王心爱的女人。”

“啊！我的朋友，一个星期以前国王并不爱拉瓦利埃尔，甚至昨天他还不爱她，信是昨天写的；在国王的爱情还不存在的时候，我总不能猜到国王的爱情呀。”

“对，”阿拉宓斯说，“可是不幸的是信上没有写上日期。使我坐立不安的也正是这一点。啊！信上只要是写上昨天的日期，我也就不会为您担一点心了。”

富凯耸耸肩膀。

“难道我是受监护的人，没有自由吗？”他说，“难道国王是掌握我的头脑和我的肉体的国王吗？”

“您说得对，”阿拉宓斯说，“我们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况且……好吧！如果我们受到威胁，我们也有防卫的办法。”

“啊！受到威胁！”富凯说，“您没有把这一下蚂蚁咬也算在可能影响我的财产和生命的那些威胁中去吧，对不对？”

“啊！好好考虑一下，富凯先生，蚂蚁咬一下也可能送掉一只大象的性命，如果这是一只毒蚂蚁。”

“可是您曾经谈起过的那种万能的力量呢，它难道已经消失了？”

“我是万能的，对；但是我并不是不会死的。”

“我觉得把托比找回来是最紧迫的事。您的意见是这样吗？”

“啊！找他吗，您找不回来了，”阿拉宓斯说，“您是不是还舍不得他，我看您可以死心了。”

“不过他总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富凯说。

“您说得有道理；这件事让我去办吧，”阿拉宓斯回答。

第一三八章

王太弟夫人的四个机会

安娜太后打发人去请年轻王后上她这儿来一趟。

近来奥地利安娜病魔缠身，很快地失去了美丽和青春，大凡在人生中搏斗过的女人姿色衰退起来就是这么快。除了肉体的病痛以外，还加上了精神上的痛苦，因为她看到自己在宫廷里的那些年轻的美人、年轻的才子和年轻的权贵中间，只能算是一个活着的纪念品。

医生的意见也罢，镜子里照出的影子也罢，使她伤心的程度，远不如那伙廷臣提供出的严酷无情的警告，他们就象船上的老鼠，纷纷放弃了因为年久失修，眼看着水就要漏进来的货舱。

奥地利安娜对她的长子给她的时间感到不满足。

国王这个好儿子，开始时还早晚两次到他母亲这儿来待上一小时，当然他常常怀着的是一种假装出来的而不是真心实意的感情。但是自从他担负起处理国家大事的责任以后，早晚的探望时间都缩短到半小时；后来，渐渐的早上的探望取消了。

他们早上在望弥撒时见面；甚至晚上的探望也被聚会所代替，或者是在国王的会议厅里，或者是在王太弟夫人的屋里，太后为了她的两个儿子着想，也很乐意上王太弟夫人这边来。

结果是王太弟夫人在宫廷上有了巨大的影响，她的住处成了王室真正的聚会场所。

奥地利安娜觉察到这一点。

她看到自己生病，而且由于生病被迫经常留在屋里；她预料到她大部分的白天，大部分的晚上，都将在孤独、烦闷和绝望中度过，心里感到非常苦恼。

她想到从前德·黎塞留红衣主教让她过的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就不寒而栗。可是在那些难以忍受的不幸夜晚，她至少还有青春和美貌可以作为安慰，有了青春和美貌，就有希望。

因此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宫廷活动搬到她的住处来，把王太弟夫人和那些簇拥在她身边的出色的廷臣们吸引到自己的阴暗而且已经变得凄凉的屋子里来。在这屋子里一位法兰西国王的遗孀，一位法兰西国王的母亲，被迫在她过早的寡居生活中安慰一位法兰西国王的终日以泪洗面的妻子。

安娜考虑着。

她一生中策划过许多阴谋。当年，她年轻，头脑灵活，制定出的计划总是能顺利实现，那时候在她身边有一个女朋友激发着她的野心和她的爱情。这个女朋友比她还要热情，比她还要野心勃勃，真心实意地爱她，这在宫廷上是一件罕见的事。后来为了一些小事这个女朋友跟她疏远了。

但是过去这许多年来，除了德·莫特维尔夫人①，除了拉莫利纳，那个以同乡和女人这两种身分而成为她心腹的西班牙奶妈，有谁能夸口说给王太后出过好主意呢？

而且在所有这些年轻人中间，还有谁能使她想到过去？而如今她的生活中仅仅剩下过去了。

奥地利安娜想起了德·石弗莱丝夫人②。德·石弗莱丝夫人

---

① 德·莫特维尔夫人：见上册第794页注①。

② 德·石弗莱丝夫人：«三个火枪手»中已经出现。奥地利安娜之密友。因阴谋反对黎塞留和马萨林而失宠。

先是流亡在外，这次流亡与其说是国王的意旨，还不如说是她本人的意旨，后来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贵族的妻子死于流亡之中。

她自问，如果是在从前，她们共同进行密谋，遇到这种困难情况，德·石弗莱丝夫人会给她出什么主意呢？经过认真思考，她觉得这个经验丰富、聪明过人的狡猾女人会用她那讥嘲的口吻回答：

"所有这些年轻人又穷又贪。他们需要金钱和年金来满足他们的享乐。您可以诱之以利，给我把他们拉过来。"

安娜采纳了这个计划。

她的钱袋装得满满的。马萨林为她积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由她支配。

她有全法国最美丽的宝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珍珠大得使国王每次见了都要叹气，因为国王王冠上的珍珠和这些珍珠一比，简直就象是黍子了。

奥地利安娜已经失去了可供她使用的姿色和魅力。但是她变得非常富有，她用来作为引诱人上她这儿来的诱饵，或者是在赌博中可以赢到的大把金币，或者是在情绪好的日子里很巧妙地赠送的优厚的礼物，或者是可以意外得到的她从国王那儿请求来的年金，她决定用这些办法来维持她的威信。

首先她对王太弟夫人试了试这个办法，能够把王太弟夫人控制在手里对她说来是最为重要了。

王太弟夫人尽管对自己的才智和青春充满了坚强的信心，还是低着头钻进了在她面前张开的罗网。她靠了赠与礼物和转让财产渐渐富起来，对这些提前继承的遗产产生了兴趣。

奥地利安娜对王太弟和国王本人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她在她的住处玩摸彩游戏。

我们谈到的那一天，王太后在她的住处举行半夜餐，她拿出一对做工考究、非常漂亮的钻石手镯作为摸彩的奖品。

手镯上的饰件是一些极贵重的古浮雕玉石。钻石本身所值并不很可观，但是式样新颖，做工罕见，宫廷上的人别说想得到它们，就是看看它们也感到很高兴，遇到太后戴在胳膊上的日子，得到允许一边吻她的手，一边欣赏它，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宠。

廷臣们甚至就这个题目几经修改定下了这么一个风雅的警句："手镯如果不幸不能与象王后那样的手臂接触，就会毫无价值。"

这句恭维话有幸被译成了欧洲各国文字，有上千首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拉丁文和法文的诗在各处流传。

奥地利安娜决定摸彩的那一天，是一个关键时刻。国王已经有两天没有上他母亲这儿来了。王太弟夫人在水仙和林中仙女那场演出以后一直在赌气。

国王已经不再赌气了；但是他心不在焉，有一股仿佛无比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使他高高地处在宫廷上的那些风暴和享乐之上。

奥地利安娜发动了她的牵制攻击，宣布晚上在她住处举行这次了不起的摸彩游戏。

为了这个目的，她和年轻王后见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年轻王后是她早上派人去请来的。

"我的女儿，"她说，"我向您宣布一个好消息。国王在我面前谈到您，话说得极其温柔亲切。国王年轻，容易受到引诱。但是只要您守在我身边，他就不敢离开您，何况他对您感情深，非常依恋。今天晚上，我这儿举行摸彩游戏，您来吗？"

"我听说，"年轻王后犹犹豫豫带着一点埋怨口气说，"陛下，您把您美丽的手镯作为摸彩的奖品，它们是稀世的珍品，我们决不应该让它们离开王室的储藏室，哪怕它们是属于您本人的。"

"我的女儿，"奥地利安娜猜出年轻王后的全部想法，想要为了她没有得到这件礼物而安慰她，于是说，"我必须把王太弟夫人经

常吸引到我的住处来。”

“王太弟夫人？”年轻王后脸涨红了说。

“不错；难道比起来，您不是更喜欢有一个情敌在您跟前好监视她，好掌握她，而不喜欢知道国王经常在她那儿献殷勤吗？这种摸彩游戏是我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的引诱方法。您还责备我吗？”

“啊！不！”玛丽-泰莱丝拍着手说，西班牙人在高兴时就这样孩子气地拍手。

“我没有象我原来打算的那样把这对手镯送给您，我亲爱的，您不再为了这件事感到遗憾吧？”

“啊！不，啊！不，我的好母亲！……”

“好吧，我亲爱的女儿，把您打扮得漂漂亮亮，让我们这顿半夜餐办得非常出色。您越是高高兴兴，越是显得迷人，您就可以象以您的地位那样，以您夺目的光彩，使到场的所有的女人黯然失色。”

玛丽-泰莱丝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个钟头以后，奥地利安娜在自己的屋里接待王太弟夫人，对王太弟夫人亲热得无以复加。

“好消息！”她说，“国王对我的摸彩游戏也感兴趣。”

“我，”王太弟夫人说，“我可没有这么感兴趣，看见这样美丽的镯子戴在别的女人胳膊上，而不是戴在您太后、王后或者我的胳膊上，我再怎么也没法习惯。”

“好啦！好啦！”奥地利安娜说，用微笑来掩盖她刚感到的一阵强烈的疼痛。“别生气，年轻人……别一下子把事情想得那么坏。”

“啊！陛下，命运女神是盲目的……我听人说，您有两百张彩票？”

“整整两百张。不过您当然知道只有一个人中彩。”

“当然。谁会中彩呢？难道您能说得出？”王太弟夫人灰心地说。

“您让我想起了我昨天夜里做的一个梦……啊！我做的梦都是好梦……我睡得少。”

“梦见什么？……您身上疼吗？”

“不，”太后说，一面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力忍住胸部的一阵新的剧痛。“我梦见国王得到了镯子。”

“国王？”

“您接下来要问我，国王会怎么处置这对镯子，是不是？”

“是的。”

“然而您还会补充说，国王得到这对镯子，真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因为他拿到这对镯子，必然要送给一个人。”

“譬如说，还给您。”

“那样的话，我立刻就把镯子送人，因为你不会认为，”太后笑着说，“我把这对镯子作为奖品是出于手头拮据。我的目的是为了把它们送人而又不引起嫉妒，不过如果命运女神不让我摆脱困难，我就改变她的决定……我知道我会把镯子送给谁。”

伴随这番话的是那么富有含意的微笑，王太弟夫人忍不住吻了她一下表示感激。

“不过，”奥地利安娜补充说，“难道您不象我一样知道国王如果得到镯子，他不会还给我？”

“他将会送给王后。”

“不会；跟他不会还给我是同一个理由。何况我要是想送给王后，也不需要通过他的手。”

王太弟夫人斜着眼看了看镯子。镯子放在旁边的一张靠墙小桌上，在首饰盒里闪闪发光。

“多么美丽啊！”王太弟夫人叹了口气说，“啊！不过，”她接着又说，“我们忘了陛下的梦只不过是一个梦。”

“我就不信我的梦会不准，”奥地利安娜说，“不准的时候可以

说绝无仅有。”

“那您可以做先知了。”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的女儿，我难得做梦，不过这个梦跟我想的完全符合，真奇怪！跟我的那些打算完全一致。”

“哪些打算？”

“譬如说，您得到镯子。”

“那么，不是国王了。”

“啊！”奥地利安娜说，“从国王陛下的心到您的心……也就是说，到他亲爱的姐妹的心并没有那么远……我是说，并没有远得让人能够说这个梦是不能实现的。您看看您有多少好机会；好好算算。”

“我来算。”

“首先是梦到的那个机会。如果国王中彩了，他肯定会把镯子给您。”

“我承认这是我的一个机会。”

“如果您中彩了，镯子就是您的了。”

“那当然，这又是一个机会。”

“最后，如果王太弟中彩了！”

“啊！”王太弟夫人哈哈大笑，说，“他会把镯子送给德·洛林骑士的。”

奥地利安娜象她媳妇那样笑起来了，也就是说笑得十分开怀，以致于疼痛又一次出现，就在她笑得最起劲的时候脸色突然发了白。

“您怎么啦？”王太弟夫人吓了一跳，说。

“没什么，没什么，心口疼……我笑得太厉害了……我们谈到第四个机会了。”

“啊！我看不到还有第四个机会。”

“请原谅我，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中彩的人之外，如果我中彩了，您可以信赖我。”

“谢谢！谢谢！”王太弟夫人大声叫起来。

“我希望您运气好，我希望我的梦从现在起就逐步成为现实。”

“说真的，您给了我希望和信心，”王太弟夫人说，“这样赢到手的镯子对我说来要珍贵一百倍。”

“那么今天晚上见了！”

“今天晚上见！”

接着她们分手了。

奥地利安娜在媳妇离开以后，一边端详着镯子，一边对自己说：

“它们确实很珍贵，既然今天晚上我通过它们在猜到一桩秘密的同时还可以赢得一颗心。”

接着她朝她那空荡荡的放床的凹室转过身来，对着空中说：

“您是不是也会这样赌博，我可怜的石弗莱丝？……会这样，对不对？”

她的整个青春，整个疯狂的想象力，整个幸福，象昔日的芬芳香气一样，随着她这句呼唤的回声又回来了。

第一三九章

摸　　彩

晚上八点钟，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王太后的住处。

奥地利安娜穿着华丽的礼服，靠了她还剩下的一点从前的姿色，再加上经过巧手的百般打扮，看上去还很美丽。但是几年后致她死命的这种病在她身上造成的摧残破坏，已经十分明显，她掩盖它，或者不如说，力图掩盖它，不让年轻的廷臣看出。靠了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办法，这群年轻的廷臣围在她的四周，而且还不绝口地赞扬她。

王太弟夫人打扮得跟奥地利安娜一般漂亮。王后象平常一样又朴素又大方。她们坐在奥地利安娜旁边，互相争夺她的欢心。

那些宫廷贵妇象声势浩大的军队聚集在一起，这样抵挡年轻男人们的那些玩笑话，可以更有力量，因而也更有成功的把握。她们如同排成方阵的队伍，在防御和反击中互相支援。

蒙塔莱对这种唇枪舌剑很擅长，她向敌人发出连续的齐射来保护整条战线。

德·圣埃尼昂由于德·托内-夏朗特小姐的严厉态度，陷在绝望之中。她寸步不让，固执到底，因此使得她那严厉的态度更加咄咄逼人，叫他受不了。他想不理睬她，但是美女的那双大眼睛射出的不可抗拒的光芒战胜了他，使他每时每刻都重新用俯首听

命来证实自己的败北，而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少不了重新又用蛮横无理的话来还击他。

德·圣埃尼昂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

在拉瓦利埃尔的身边，已经开始有一小群廷臣围着她献殷勤。

德·圣埃尼昂希望使用一个手段把阿泰娜依丝的那双眼睛吸引到自己这边，于是走过来向这位年轻姑娘行礼，态度是那么恭敬，有几个智力差的人竟然以为他想用路易丝来对抗阿泰娜依丝。

但是这几个人是既没有亲眼看见雨中的那个场面，也没有听人谈起过。不过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因此她得到了人所共知的宠幸，把最精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都吸引到她的身边来。

头一种人，因为他们象蒙田那样说："我知道什么呢？"

后一种人，因为他们象拉伯雷① 那样说："也许吧？"

绝大多数的人都跟随着他们，就象打猎时只有五六条机灵的猎犬跟随野兽的踪迹，其余的猎犬跟随的只是这五六条猎犬的踪迹。

太后、王后和王太弟夫人仔仔细细地察看她们的侍从女伴和女官们的打扮，也察看了其他贵夫人的打扮。她们居然忘掉了自己的身分，只想到自己是女人。

换句话说，她们在无情地对这些裙钗一个个地评头论足，正如莫里哀说的那样。

王太后和王太弟夫人的眼光同时落在拉瓦利埃尔的身上。我们已经说过，拉瓦利埃尔的身边围了一大群人。王太弟夫人是冷

---

① 拉伯雷（约 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著有《巨人传》等。

酷无情的。

“说真的，”她朝王太后俯过身子去说，“如果命运女神是公正的，她就应该照顾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拉瓦利埃尔。”

“这不可能，”王太后微笑着说。

“为什么？”

“只有两百张彩票，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列在名单上。”

“这么说她不在名单上？”

“不在。”

“多可惜！她本来可以抽中以后卖掉。”

“卖掉？”王后大声叫起来。

“是的，这样她就可以得到一笔陪嫁财产，不会落到结婚没有嫁妆的地步。否则很可能会这样。”

“啊！真的吗？可怜的孩子！”太后说，“她没有衣服吗？”

她说这句话用的是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拮据的女人的那种口吻。

“当然，您看，天主饶恕我，我相信她今天晚上穿的裙子就是她今天上午出游时穿的那一条，全亏了国王关怀她，替她挡雨，才能保持得这么完好。”

就在王太弟夫人说这句话时，国王进来了。

王太后和王太弟夫人也许没有注意到他的来到，因为她们正忙于说拉瓦利埃尔的坏话。但是王太弟夫人看见面对长廊站立的拉瓦利埃尔忽然显得局促不安，对围着她的廷臣说了几句话；这些廷臣立刻散开去了。这种情况把王太弟夫人的眼睛引向门口。正在这当儿，卫队长通报国王驾到。

拉瓦利埃尔两只眼睛原来一直望着长廊，听到这声通报，她忽然垂下了眼帘。

国王进来了。

他的打扮华丽而又十分高雅。他跟王太弟和德·罗克洛尔公爵谈着话，王太弟走在他右边，德·罗克洛尔公爵走在他左边。

国王首先朝王太后等人走去，向她们亲切而又礼貌地行礼。他握住母亲的手，吻了一下，向王太弟夫人说了几句话，恭维她的打扮漂亮，然后开始在场子里绕一圈。

他也向拉瓦利埃尔行礼，这个礼不轻不重，完全象对别人一样。

接着国王陛下回到他的母亲和妻子身边。

这个在早上受到那么热烈的追求的年轻姑娘，廷臣们看见国王只对她说了一句平平常常的话，于是立刻从这种冷淡态度里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国王有过一时的迷恋，不过这一时的迷恋已经化为云烟了。

然而有一件事在场的人应该注意到了，就是富凯先生也在拉瓦利埃尔身边的那群廷臣中间，他的毕恭毕敬的态度，对处在各种不同的情绪冲击下、显然感到惊慌失措的年轻姑娘，是个很大的帮助。

富凯先生正准备更亲密地跟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聊天时，柯尔培尔先生走了过来，向富凯先生，按照礼节规定，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以后，好象下决心留在拉瓦利埃尔的身边，要跟她谈话。富凯立刻让开。

这一出戏，蒙塔莱和马利科尔纳全都一点不漏地看在眼里，并且交换了各人的意见。

德·吉什立在一个窗口，光看着王太弟夫人。但是因为王太弟夫人经常把眼光停留在拉瓦利埃尔身上，所以德·吉什的眼睛被王太弟夫人的眼睛领着，也时不时地朝年轻姑娘望去。

拉瓦利埃尔本能地感到所有这些眼光压在她身上的重量，有的眼光里满含着的是好奇，有的眼光里满含着的是嫉妒。她没有得到同伴们的一句关心话，也没有得到国王的一道爱情的眼光，来抵消这种痛苦。

因此这个可怜孩子所感到的痛苦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王太后吩咐把上面放着彩票的独脚小圆桌搬到她跟前，彩票一共两百张，她请德·莫特维尔夫人念选入名单的人名。

不用说这份名单是按照宫廷礼仪的规定排列的。国王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太后、王后、王太弟、王太弟夫人，等等。

念名单时大家的心都在急剧跳动。太后邀来的客人不下三百人。每个人都急着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有幸列在这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名字中间。

国王和别人一样仔细地听着。

最后一个名字宣布出来以后，他看到拉瓦利埃尔没有列入名单之内。

而且每一个人都可能注意到了这个遗漏。

国王好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似的，脸涨得通红。

拉瓦利埃尔又温和又顺从，什么表示也没有。

在念名单的整个时间里，国王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年轻姑娘感觉到这幸福的眼光充满在她周围，在这种影响之下她心情舒畅。她太快乐，太纯洁，除了爱情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思想进入她的脑海，或者说进入她的心田。

国王用长时间的注视来报答她的这种感人至深的自我克制。他向他的情人表明他完全明白她这种自我克制精神有多么宽广，有多么高尚。

名单念毕，所有被遗漏或者被遗忘的妇女的脸上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马利科尔纳也被忘了，他的难看的脸色清清楚楚地在向也被忘了的蒙塔莱说：

“难道我们就不能跟命运女神商量商量，让她别忘了我们？”

“啊！谁说不能，”奥尔小姐的机灵的笑容在回答。

彩票按照号码发给每一个人。

首先接到的是国王，接下来是王太后、王太弟、王后和王太弟夫人等等。

奥地利安娜这时候打开一个西班牙皮袋，皮袋里有两百个刻有号码的螺钿球，然后她让她的那个年纪最小的侍从女伴从打开的皮袋里摸一个球出来。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做得很慢，人们等待的心情中贪婪的成份超过好奇的成份。

德·圣埃尼昂俯向德·托内-夏朗特小姐的耳边说：

“既然我们每人有一个号码，小姐，那就把我们的两个机会合在一起吧。如果我中彩，镯子归您；如果您中彩，只需您那双美丽的眼睛望我一眼，好吗？”

“不行，”阿泰娜依丝说，“如果您中彩，镯子归您。人人为自己。”

“您太狠心了，”德·圣埃尼昂说，“我要用一首四行诗来惩罚您：

“‘美丽的伊里丝①，对我的愿望
您太不顺从……………………’”

① 伊里丝：希腊神话中为诸神报信的女神。

“静些！”阿泰娜依丝说，“您要害得我听不见中彩的号码了。”

“一号，”年轻姑娘从西班牙皮口袋里摸出螺钿球来，说。

“国王！”王太后大声叫起来。

“国王中彩了，”王后高兴地说。

“啊！国王！您的梦！”王太弟夫人十分高兴地在奥地利安娜耳边说。

只有国王没有流露出丝毫得意的神色。

他仅仅感谢命运女神为他做的事，他向被挑选来做这位来去迅速的女神的代理人的年轻姑娘微微鞠了一个躬。

接着他在一片羡慕的嗡嗡低语声中，从奥地利安娜手中接过盛镯子的盒子，说：

“这对镯子真的很美丽吗？”

“打开看看，”奥地利安娜说，“由您自己来判断吧。”

国王打开来看。

“是的，”他说，“玉石浮雕确实美得出奇。做工多么完美！”

“做工多么完美！”王太弟夫人跟着说。

玛丽-泰莱丝王后头一眼就看出，国王不会把镯子送给她。但是他看上去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送给王太弟夫人，因此她感到满意，或者说几乎感到满意。

国王坐下来。

那些最亲近的廷臣陆续过来就近欣赏这一对精美的工艺品，很快的在国王允许下，它们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

每一个人，不论是不是识货的行家，都立刻惊讶得叫起来，接着不绝口地向国王祝贺。

对每一个人说来也确实有可以赞赏的东西；这些人赞赏的是

钻石，那些人赞赏的是雕玉。

夫人小姐们看见这一对宝贝被绅士们垄断了，流露出很明显的不耐烦的神色。

“先生们，先生们，”国王说，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真的，叫人看了还以为你们要象萨宾人[1]那样戴镯子呢。传给夫人们看看，我觉着她们有理由说她们比你们更在行。”

这几句话在王太弟夫人看来正是她期待的一个决定的开始。

而且她从王太后的眼睛里得到必胜的信心。

国王说这几句话时，正好把镯子拿在手上的那个廷臣在一片乱哄哄中连忙把镯子放到玛丽-泰莱丝王后的手上。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很清楚镯子不是准备给她的，所以她仅仅看了一眼就几乎立刻递给了王太弟夫人。

王太弟夫人，特别是王太弟，用贪婪的眼光把镯子看了很长时间。

接着她把这件首饰传给身边的那些夫人，嘴里只说了下面三个字，但是用的语气比一个长句子的分量还重，这三个字是：

“了不起！”

从王太弟夫人手里接过镯子的那几位贵夫人尽量地看了一个够，然后才把镯子向右边传过去。

在这段时间里国王平静地跟德·吉什和富凯谈着话。

其实他没有仔细听，而是听任他们说下去。

他的耳朵象所有那些比起别人来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的人一样，听惯了某些措辞，只从四面传来的话里抓住值得回答的重要的字句。

---

① 萨宾人：意大利古民族。

至于他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

它随着他的眼睛游移不定。

德·托内-夏朗特小姐是名字列在摸彩名单中的那些女士中的最后一名。她就象按照名单上排列的次序在站队，在她后面只剩下蒙塔莱和拉瓦利埃尔。

等到镯子传到最后这两个人手中，似乎已经没有人再注意镯子了。

暂时摸着这两件首饰的手是那么谦卑，使得它们完全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蒙塔莱看到了这些美丽的钻石，还是不由得因为高兴、羡慕和贪欲而浑身哆嗦起来，精美的做工却不能对她起到这么大的影响。

很显然，如果要蒙塔莱在金钱价值和艺术美之间做出抉择，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挑选钻石而不挑选雕玉。

因此她爱不释手，十分勉强地把手镯传给她的同伴拉瓦利埃尔。拉瓦利埃尔用几乎可以说是不感兴趣的眼光看了一眼。

"啊！这对镯子多么贵重，多么漂亮啊！"蒙塔莱叫了起来，"你对它们一点也不着迷，路易丝？可是，说真的，难道你不是女人？"

"不，"年轻姑娘用极可爱的忧郁口气说。"可是为什么要想得到不可能属于我们的东西呢？"

国王头向前倾，听年轻姑娘在说什么。

她那颤抖的嗓音刚接触到他的耳朵，他就喜形于色地站起来，穿过整个圈子，从他的位置来到拉瓦利埃尔跟前。

"小姐，"他说，"您错了，您是女人，任何女人都有权利戴女人的首饰。"

"啊！陛下，"拉瓦利埃尔说，"难道您完全不相信我的谦虚

吗？”

“我相信您有各种美德，小姐，其中就有坦率；因此我恳求您坦率地说出您对这对镯子有什么想法。”

“它们是美丽的，陛下，它们只可以献给一位王后。”

“您有这样的意见太使我高兴啦，小姐；镯子是您的了，国王要求您接受。”

拉瓦利埃尔怀着几乎是恐惧的心情，慌忙把首饰盒子递给国王。国王用手轻轻地推开拉瓦利埃尔的颤抖的手。

场子里一片寂静，这是随惊讶而来的寂静，比随死亡而来的寂静还要深沉。然而在王太后、王后那边的人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也不了解他所做的事。

有一个好心的朋友负起了传播新闻的责任。

这就是德·托内-夏朗特。王太弟夫人曾经向她做了个手势，要她过来。

“啊！我的天主！”德·托内-夏朗特大声说，“这个拉瓦利埃尔，她多幸福呀！国王刚把镯子送给她了。”

王太弟夫人使出那么大的劲咬住嘴唇，把血都咬出来了。

年轻的王后先看看拉瓦利埃尔，又看看王太弟夫人，开始笑了。

奥地利安娜用她那美丽的、白皙的手托着下巴，猜疑咬啮着她的头脑，强烈的痛苦咬啮着她的心，她就这样呆呆地过了很长时间。

德·吉什看见王太弟夫人脸色发白，猜到是什么原因，匆忙离开场子，不见了。马利科尔纳悄悄走到蒙塔莱身边，趁着一片乱哄哄的说话声，对她说：

“奥尔，我们的好运气和我们的前途就在您身边。”

“是的，”她回答。

她亲热地拥抱拉瓦利埃尔，心里却恨不得一下子把她勒死。

第一四〇章

马　拉　加

在宫廷野心和爱情之间的这场长久而激烈的斗争中，我们的一个也许最不应该忽视的人物，却完全被忽视，完全被遗忘，变得非常不幸。

达尔大尼央，我们应该提一提达尔大尼央的名字，为的是让读者们知道他还活着。事实上，达尔大尼央在这个豪华的、轻佻的上流社会里也完全没有事情可做。这个火枪手跟随国王在枫丹白露过了两天，看到了他的这位君主的所有那些枯燥乏味的田园诗和壮烈而滑稽的化装剧以后，感到光这些不足以填满他的生活。

每时每刻都有人过来和他攀谈，对他说：

“您觉着这套衣服对我合身吗，达尔大尼央先生？”

他用他那平静的、挖苦的声调说：

“我觉着您打扮得象圣洛朗集市上那只最漂亮的猴子一样好。”

这是达尔大尼央不愿意说别的恭维话时说的一句恭维话。不管您愿意不愿意听，都只好感到满意。

有的人问他：

“达尔大尼央先生，您今天晚上穿什么衣服？”

他回答：

“我脱衣服。”

这句话甚至把夫人们都逗乐了。

但是这样过了两天以后，火枪手看到城堡里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而且国王已经完全忘掉，或者至少看上去是已经完全忘掉了巴黎、圣芒代和美丽岛；看到柯尔培尔先生只想着彩灯和烟火；看到那些贵夫人们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回送秋波，大做媚眼。

达尔大尼央请求国王准他的假去料理私事。

达尔大尼央提出这个请求时，国王跳舞跳得精疲力竭，正躺下睡觉。

"您想离开我吗，达尔大尼央先生？"他惊讶地问。

路易十四永远弄不懂，一个人能享受到待在他身边的这样无上的荣幸，怎么会离开他。

"陛下，"达尔大尼央说，"我离开您，是因为我对您毫无用处了。啊！如果在您跳舞的时候我能替您扶着平衡棒，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国王一本正经地说，"跳舞不用平衡棒。"

"啊！瞧，"火枪手用他那微微带点嘲讽的口气继续说，"瞧，我连这个都不懂！"

"难道您没有看过我跳舞？"国王问。

"看过，不过我原以为您会越跳越厉害，以致站不稳呢。我弄错了，这又是一个我应该离开的理由。陛下，我再重复一遍，您不需要我；况且陛下如果需要我，会知道到哪儿找我的。"

"好吧，"国王说。

他准了假。

因此我们不必在枫丹白露寻找达尔大尼央，那将是毫无用处的。不过，如果读者允许，我们可以在隆巴尔街字号"金臼槌"的铺子，我们可敬的朋友布朗舍的家里找到他。

晚上八点钟，天很热，只有一扇窗子开着，这是中二楼上的一个房间的窗子。

一股辛辣的香味，混在街上污泥的气味中升上来，钻进火枪手的鼻孔。比起香辣味来，污泥的气味没有那么多异国情调，但是强烈得多。

达尔大尼央躺在一把椅背低平的椅子上，两条腿不是朝前伸直，而是搁在一张矮凳上，因此整个身子几乎完全摆平了。

他的眼睛平时是那么锐利，那么灵活，这时候发了呆，几乎变得模糊无神，盯住烟囱与烟囱之间的那一小块蓝天。这块蓝天小得刚够给楼下铺子里作为主要陈设的那些扁豆口袋或者云豆口袋打个补丁。

达尔大尼央这样躺着，这样呆呆地望着窗外，已经不再是一名军人，不再是王宫里的一名军官，他成了一个吃了中饭等晚饭，吃了晚饭等睡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老百姓，成了那种大脑已经僵化的人，大脑里不再有一点地方容纳思想，而物质又那么凶恶地看守着智慧的大门，不让一点思想偷运进脑袋瓜。

我们说过天已经黑了；那些店铺都点上了灯，楼上的住家房间都已经关上窗子。可以听见一队夜间巡逻的士兵的杂乱的脚步声。

达尔大尼央仍旧什么也不听，除了他那一角蓝天以外，什么也不看。

离着他两步远，整个身子都在阴影之中的布朗舍，俯卧在一袋玉米上，两条胳膊放在下巴下面，望着在思考、在梦想或者是在睁着眼睛睡觉的达尔大尼央。

布朗舍已经这样望了很长时间。

他开始先哼了两声：

“哼！哼！”

达尔大尼央没有动。

布朗舍于是看出必须采取更有效的办法。经过周密的考虑，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自己从口袋上滚落到地板上，嘴里同时低声责备自己：

“蠢货！”

但是不管布朗舍摔下来的声音有多么响，一生中曾经听到过许多其他声音的达尔大尼央却好象对这个声音一点也不注意。

况且，这时还有一辆巨大的运货车载着石头，从圣梅德里克街驶来，它的车轮声把布朗舍摔倒的声音完全盖住了。

然而布朗舍相信看到他在听到“蠢货”这两个字以后，露出了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来表示心里的同意。

这一来他胆大了，说：

“您睡着了吗，达尔大尼央先生？”

“没有，布朗舍，我甚至没有睡着过，”火枪手回答。

“我听见甚至这两个字，”布朗舍说，“感到很失望。”

“那为什么？这两个字说得不对吗，我的布朗舍？”

“当然对，达尔大尼央先生。”

“嗯？”

“嗯，这两个字使我感到难过。”

“解释解释您为什么难过，布朗舍，”达尔大尼央说。

“如果您说您甚至没有睡着过，这也就等于您说您甚至没有得到睡眠带来的安慰。或者等于您换成另外一句话说：布朗舍，我闷得要死。”

“布朗舍，您知道我从来不感到闷。”

“除了今天和前天。”

“得了！”

“达尔大尼央先生，您从枫丹白露回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您

没有命令好发布，没有队伍好操练，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您需要的是火枪声、鼓声和整个王朝的吵闹声；我也扛过火枪，我能想象得到。”

“布朗舍，”达尔大尼央回答，“我向您保证，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闷。”

“既然如此，您干什么象个死人一样躺着？”

“我的朋友布朗舍，拉罗舍尔围城战，我参加了，你也参加了，总之我们都参加了；在拉罗舍尔围城战中，有一个阿拉伯人，大家都称赞他放轻型长炮放得准。他虽然肤色很特别，象你的油橄榄的那种颜色，但是他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嗯，这个阿拉伯人，他吃饭或者干活儿时，喜欢象我现在这样躺着，而且还用琥珀嘴的长管子抽不知道什么神奇的叶子，如果有一位长官碰巧路过，责备他老是睡觉，他就平静地回答：‘坐着比站着好，躺着比坐着好，死了比躺着好。’”

“从他的肤色和他的警句来说，他是个忧郁的阿拉伯人，”布朗舍说。“我记得他，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十分快活地把新教徒的头砍下来。”

“正是如此。他还把值得保存起来的脑袋用防腐香料保存起来。”

“是的，他在用那些药草和那些长长的植物保存那些脑袋时，看上去就象一个在编篮子的篾匠。”

“对，布朗舍，对，正是这样。”

“啊！我的记性也不错。”

“我并不怀疑，不过你对他的推理有什么看法？”

“先生，我觉得它一方面非常好，一方面又很愚蠢。”

“解释解释，布朗舍。”

“好吧，先生，坐着确实比站着好，特别是在疲劳的时候更没说

的。在某些情况下……(布朗舍调皮地笑了笑。)躺着比坐着好。但是最后一个论点:死了总比躺着好,我宣布我认为它十分荒谬;我毫无疑问地喜欢床,如果您不同意我的意见,这正是象我荣幸地对您说的那样,您闷得要死了。"

"布朗舍,你知道拉封丹① 先生吗?"

"圣梅德里克街拐角的那个药剂师?"

"不,是寓言作家。"

"啊!乌鸦师傅?"

"对;我正象他的那只兔子。"

"这么说,他还有一只兔子?"

"他有各种动物。"

"好吧,他的兔子干什么?"

"它在胡思乱想。"

"啊!啊!"

"布朗舍,我和拉封丹先生的兔子一样在胡思乱想。"

"您胡思乱想?"布朗舍不安地说。

"是的,你的住处,布朗舍,相当凄凉,促使人沉思。我希望你同意这个意见。"

"不过,先生,您在这儿可以看街景。"

"见鬼!这真是个好消遣,嗯?"

"然而,先生,您要是住在朝后面的屋子里,您会感到烦闷,这同样也是真的……不,我的意思是说您会更加胡思乱想的。"

"老实说吧,我不知道,布朗舍。"

---

① 拉封丹:见上册第490页注①。早期写有《故事诗》五卷。一六六八——一六九四年陆续写成《寓言诗》十二卷,其中有《乌鸦和狐狸》、《兔子和青蛙》等,都是出名之作。下面提到的"乌鸦师傅"即出自《乌鸦和狐狸》之中。

“再说，”食品杂货商说，“您的胡思乱想如果是那种促使您把查理二世国王捧上王位的胡思乱想，那倒好了。”

布朗舍发出轻微的笑声，这笑声并不是没有含意的。

“啊！布朗舍，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你变得野心勃勃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国王好捧上王位，达尔大尼央先生？难道就没有别的蒙克好投进监狱吗？”

“不，我亲爱的布朗舍，所有的国王都坐在他们的王位上……也许远没有我坐在这把椅子上那么稳；不过他们总算都坐上了。”

达尔大尼央叹了一口气。

“达尔大尼央先生，”布朗舍说，“您使我感到担心。”

“你真是太好了，布朗舍。”

“天主饶恕我，我还有一个怀疑。”

“什么怀疑？”

“达尔大尼央先生，您瘦了。”

“啊！”达尔大尼央一边说，一边敲敲自己的胸脯，发出象空护胸甲一般的响声，“这不可能，布朗舍。”

“啊！您要知道，”布朗舍动感情地说，“如果您是在我家里瘦了……”

“怎么样？”

“嗯，我要拚命。”

“真的？”

“是的。”

“拚什么命？说说看。”

“我要去把使您发愁的那个人找出来。”

“照您说，我现在是在发愁了。”

“是的，您在发愁。”

“不，布朗舍，不。”

“我对您说是的；您在发愁，您瘦了。”

“您拿得稳，我瘦了？”

“明摆着的事……马拉加！如果您再瘦下去，我就要拿起我的长剑，去找德·埃尔布莱先生，把他的喉咙刺穿。”

“什么！”达尔大尼央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说，“您说什么，布朗舍？德·埃尔布莱先生的名字惹到您的食品杂货店什么事？”

“好，好！您愿意发脾气就发吧，您愿意骂我就骂吧，但是，活见鬼！我不想多解释。”

达尔大尼央在布朗舍第二次说粗话时，他的姿势能使他一点不漏地全都看在眼里，也就是说，他坐着，两只手支在膝头上，脖子伸向可敬的食品杂货商。

“喂，解释解释，”他说，“告诉我你怎么会使出这么大劲来骂街。德·埃尔布莱先生，你的老上司，我的朋友，一个神职人员，一位当了主教的火枪手，你要朝着他举起剑，布朗舍？”

“我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我爸爸，我也会朝他举起剑来。”

“德·埃尔布莱先生。一位世家子弟！”

“他是不是世家子弟对我都是一样。我只知道他害得您闷闷不乐。一个人闷闷不乐就会瘦下去。马拉加！我不愿意达尔大尼央先生离开我家的时候比来的时候瘦。”

“他怎么会害得我闷闷不乐？喂，解释解释。”

“您连着三个晚上都做恶梦。”

“我？”

“是的，您。您在恶梦中好几次喊出来：‘阿拉宓斯！阴险狡猾的阿拉宓斯！’”

“啊！我这么喊过？”达尔大尼央不安地说。

“您这么喊过，我可以用我布朗舍的人格担保！”

“那又怎么样呢？我的朋友，你知道这句谚语：‘梦境非真。’”

“不，不；因为三天来您每次出去，回来都少不了要问我：‘你见到了德·埃尔布莱先生吗？’或者是：‘你替我收到德·埃尔布莱先生的信吗？’”

“不过，我觉得我关心这位亲爱的朋友也是很自然的事，”达尔大尼央说。

“我同意，但是也不至于会到瘦下去的地步吧。”

“布朗舍，我向你发誓我会胖起来的。”

“好，先生，我接受；因为我知道您发的誓言是神圣的……”

“我不会再梦见阿拉密斯了。”

“很好！”

“我不再问你有没有德·埃尔布莱先生的信了。”

“好极了。”

“不过，你得解释一件事给我听听。”

“说吧，先生。”

“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这个我知道……”

“刚才你说过一句奇怪的骂街话……”

“是的。”

“你通常不是这么说的。”

“马拉加！您是不是指的这个？”

“对。”

“这是我当了食品杂货商以后才用的骂街话。”

“说得有理，这是一种葡萄干的名字。”

“这是我最凶的骂街话，一旦我说了马拉加，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可是我以前没听见你骂过这句话。”

“说得对，先生，是别人教的。”

布朗舍说这句话时，狡猾地眨眨眼睛，引起达尔大尼央的注意。

“啊！啊！”他说。

布朗舍跟着说：

“啊！啊！”

“原来这样！布朗舍先生。”

“当然罗！先生，”布朗舍说，“我不象您，我，我不把我的一生花在胡思乱想上。”

“你错了。”

“我是说花在闷闷不乐上，先生，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好活在世上，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利用呢？”

“看来，你倒是个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布朗舍？”

“为什么不是？我的手好好的，我能够写字，能够称糖和辛香作料；我的脚稳稳的，我能够跳舞或者散步；我的胃里有牙齿，我吞下的东西它能消化，我的心还没有变得太硬；总之，先生……”

“总之，什么，布朗舍？”

“啊！是这样！……”布朗舍搓着手说。

达尔大尼央跷起了腿。

“布朗舍，我的朋友，”他说，“你使我惊得发了呆。”

“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得刮目相看了。”

布朗舍受宠若惊，他继续使劲地搓着手。

“啊！啊！”他说，“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您就认为我永远是个傻瓜了吗？”

“好！布朗舍，真有道理。”

“请您仔细听听我的想法，先生。我对自己说，”布朗舍继续说下去，“没有快乐，在人世上就没有幸福。”

“啊！你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布朗舍！”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说。

“不过，快乐并不是一件那么普普通通的东西，如果没有快乐，那就让我们至少找找安慰吧。”

“你安慰自己？”

“对。”

“说说你是怎么安慰自己的。”

“我用一个盾牌去抵制烦闷。我能忍耐的日子就忍耐下去，到了我觉察到第二天我会感到烦闷的那一天，我就给自己找乐趣。”

“再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吗？”

“没有了。”

“这是你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吗？”

“是我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

“真了不起。”

“您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你的哲学是举世无双的。”

“那好吧，就请您模仿我。”

“确实有诱惑力。”

“跟我一样做吧。”

“那真是求之不得，但是人并不是只有一个类型。也许我要是象你一样地去找乐趣，我会闷得厉害……”

“得啦！您就先试试。”

“你做什么？说说看。”

“您注意到我有时要离开吗？”

“是的。”

“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有一定的日期。”

“正是这样！您已经注意到了吗？”

“我亲爱的布朗舍，你明白不明白，几乎天天见面的两个人，一个人离开了，另外一个人就想他？我在乡下的时候，你想不想我？”

“想得厉害！我简直就象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在这点上我们意见一致，我们谈下去。”

“我在什么日子离开？”

“每个月的十五日和三十日。”

“我在外面耽搁？”

“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三天，有时候四天。”

“您认为我去干什么？”

“收帐。”

“我回来以后，您觉得我的脸色？……”

“十分满意。”

“您看，您自己也承认我一直很满意。您认为我满意是？……”

“是因为你的生意很兴隆；是因为买进来的大米、李子干、粗红糖、梨干和废糖蜜都有大利可图。你的性格一直是非常活泼的，布朗舍；因此我看到你选中食品杂货这一行没有感到丝毫惊奇。这是最丰富多变和最愉快的买卖之一，干这一行经常跟几乎所有天然的、芳香的东西打交道。”

“说得真好，先生；但是您的错误多大啊！”

“怎么，我犯错误？”

“您竟然认为我象那样每隔半个月去收帐和办货。哈！哈！先生，见鬼，您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事？哈！哈！哈！”

布朗舍笑起来了，笑得达尔大尼央甚至对自己的智力发生了极大的怀疑。

“我承认，”火枪手说，“我水平不够，理解不了你。”

“先生，这倒是真的。”

“怎么，这是真的？”

“既然是您说的，总应该是真的，不过请您注意，这对我心目中的您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啊！这真叫我高兴！”

“不，您，您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在战争、突然袭击和出奇制胜这些事上，当然罗，国王们和您一比真是微不足道。但是说到灵魂的休息，肉体的爱护，生活中少不了的果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啊！先生，请您别跟我提那些有天才的人了，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刽子手。”

“好！布朗舍，”达尔大尼央抑制不住心头的好奇，说，“你现在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

“您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闷了吧，对不对？”

“我本来就不闷，不过，你跟我谈话以后，我高兴多了。”

“行啦，是个好开端！我保证可以治好您。”

“那真是再好没有了。”

“您愿意我试一试吗？”

“马上就试。”

“好！您在这儿有马吗？”

“有，十匹，二十匹，三十匹。”

“不需要那么多，两匹就行啦。”

“两匹交给你支配，布朗舍。”

“好！让我带您去。”

“什么时候？”

“明天。”

“到哪儿去？”

“啊！您问得太多了。”

“不过，你总得承认，我应该知道自己去哪儿吧。”

“您喜欢乡下吗？”

“不太喜欢，布朗舍。”

“那么您喜欢城市了？”

“这要看情况。”

“好吧，我带您到一个半城市半乡下的地方去。”

“好。”

“到一个我拿得稳您会感到有趣的地方去。”

“好得很！”

“而且妙得很，正是到一个您在那儿因为感到闷才回来的地方。”

“我感到闷？”

“闷得要命！”

“这么说你要去枫丹白露？”

“正是去枫丹白露！”

“你，你到枫丹白露去？”

“我到那儿去。”

“善良的天主，你到枫丹白露去干什么？”

布朗舍十分狡黠地眨了眨眼睛，作为对达尔大尼央的回答。

“你在那儿有片产业，坏蛋！”

“啊！不值一提，一所小房子。”

“这一下你可给我发现啦。”

“不过那儿很可爱，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我到布朗舍的乡间住宅去！”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随您高兴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我们不是说好了明天吗？”

“明天，好；而且明天是十四日，也就是我担心会感到烦闷的那天的前夕，就这样讲定了。”

“讲定了。”

“您把您的马借一匹给我？”

“最好的一匹。”

“不，我喜欢最驯良的，我从来就不曾是杰出的骑手，这您也知道，现在开了食品杂货店，我变得更加迟钝了；再说……”

“再说什么？”

“再说，”布朗舍又眨眨眼睛补充说，“再说我不愿意太劳累自己。”

“这为什么？”达尔大尼央大着胆子追问下去。

“因为累了就乐不成了，”布朗舍回答。

他说着从玉米口袋上站起来，伸伸懒腰，周身的骨头一处接一处地发出格格的响声，听上去挺悦耳。

“布朗舍！布朗舍！”达尔大尼央大声说，“我正式宣布，象你这样会享乐的人，世上没有第二个。啊！布朗舍，可以看出，我们在一块儿还没有吃满一桶盐。”

“为什么，先生？”

“因为我还不了解你，”达尔大尼央说，“如今我又完全恢复了从前有一天曾经有过的想法，那一天在布伦，你勒死，或者说，差点勒死德·瓦尔德先生的仆人吕班。布朗舍，你真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布朗舍自鸣得意地笑起来。他向火枪手道了晚安，下楼到铺子后间去，那儿是他的卧房。

达尔大尼央在他的椅子上又恢复了他的原来的姿势，他额头曾经暂时舒展开来，这时候又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愁眉紧蹙了。

他已经忘掉了布朗舍的傻话和梦想。

"是的，"他重新抓住被我们刚让广大读者也参加的这次有趣的谈话所打断的思路，对自己说，"是的，全部可以归纳为：

"一、查明贝兹莫想要阿拉密斯干什么；

"二、查明阿拉密斯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三、查明波尔朵斯在哪儿。

"秘密就藏在这三点之中。

"不过，"达尔大尼央继续对自己说下去，"既然我们的朋友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那就让我们求助于我们可怜的脑袋瓜吧。让我尽我所能去做，见鬼！或者象布朗舍说的，马拉加！"

第一四一章

德·贝兹莫先生的信

达尔大尼央坚决执行自己的计划，第二天上午就去拜访德·贝兹莫先生。

这一天巴士底狱里大扫除。大炮刷过，擦过；楼梯也刮得干干净净。监狱看守好象一门心思地在擦他们掌管的钥匙，非把它们擦亮不肯罢休。

至于驻守在监狱里的士兵，他们在院子里闲逛，借口是他们身上已经相当干净了。

典狱长贝兹莫非常客气地接待达尔大尼央，但是又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付达尔大尼央，所以达尔大尼央再机灵，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他越是守口如瓶，达尔大尼央越是疑心重重。

达尔大尼央甚至相信典狱长是在按照他新近得到的嘱咐办事。

过去在王宫，贝兹莫对待达尔大尼央的态度完全不同。巴士底狱里的这个贝兹莫，达尔大尼央觉得他变得冷漠无情，不可捉摸。

贝兹莫曾经为了金钱上的事去找过阿拉密斯，那一天整个晚上他变得十分激动，爱说话。达尔大尼央想引他谈谈这些紧急的金钱方面的事，可是他借口说监狱里有事要吩咐下去，撇下达尔大

尼央，让他等了那么长时间，最后我们的火枪手不耐烦了，而且确信再也探不出一句话来，于是不等贝兹莫检查回来，就离开了巴士底狱。

但是达尔大尼央起了疑心。一旦起了疑心，达尔大尼央的脑子就不肯再休息了。

他在人中间，就象四足动物中间的猫一样，是不安的，同时也是焦急的化身。

一只感到不安的猫，就象一块随风摆动的绸子，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一只在守候老鼠的猫，屏息不动地守在它的观察岗位上，饥饿和干渴都不能逼使它离开。

达尔大尼央心急如焚，突然一下子象脱掉一件太重的披风似的摆脱了他的这种心情。他对自己说，别人瞒着不让他知道的事正是必须知道的事。

因此他考虑到如果阿拉密斯曾经对贝兹莫嘱咐过什么，贝兹莫一定会派人通知阿拉密斯。情况正是如此。

贝兹莫从城堡主塔回来，达尔大尼央已经在小麝香街附近埋伏好，从巴士底狱出来的人，一个不漏，都可以看见。

“金钉齿耙”饭店的挡雨披檐下有块阴影，常有人来避太阳，达尔大尼央在那儿守了一个小时以后，看见一个卫兵从巴士底狱出来了。

这正是他所能够希望的最好的迹象。任何一个看守或者狱卒都有外出的假日，或者是整天，或者是几小时，因为他们都不准带着妻子住在城堡里。因此他们进进出出，不会使人感到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但是一个住在营房里的士兵，当他值勤的时候，二十四小时都关在里面，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达尔大尼央知道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因此这个士兵穿着值勤服装出来，一定有紧急的公务要执行。

这个士兵用不着在一个令人生厌的哨所前面站岗，也用不着在一个同样使人厌倦的棱堡上放哨，反而得到了一个外快，散步加自由，而且这两种乐趣算是执行公务，因此他从巴士底狱出来，感到非常幸福，慢慢地，慢慢地走着。他朝圣安托万郊区走去，一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晒着太阳，望着女人。

达尔大尼央远远地跟着他。他的主意还没有打定。

“首先，”他想，“我应该看看这个家伙的脸。见其面也就知其人了。”

达尔大尼央加快了脚步，毫不费力地就赶到士兵的前面去了。

他不仅看到了他那张相当机灵、果断的脸，而且还看见了他那个有点红的鼻子。

“这个家伙爱喝烧酒，”他心里想。

在看见红鼻子的同时，他还看见士兵的腰带里塞着一张白纸。

“好！他有一封信，”达尔大尼央接着想。“不过，一个士兵被德·贝兹莫先生选中当信使，受宠若惊，决不会出卖信件的。”

达尔大尼央束手无策，看着这个士兵一直朝圣安托万郊区走去。

“他准是到圣芒代去，”他心里想，“我没法知道信的内容了……”

这真叫他火透了。

“我如果穿着军服，”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可以叫人把这个家伙连人带信抓起来。头一个哨所就可以帮我忙。但是，见鬼，为了这件事得把我的名字说出来。请他喝酒，他有所提防，反而会把我灌醉了……该死！我动不出脑筋来了，我完蛋啦。攻击这个不幸的人，挑他拔出剑来决斗，然后为他那封信把他杀死。如果这一封信是王后写给一位英国贵族的，或者是红衣主教写给一位王后的，那还值得。可是，我的天主，阿拉密斯先生和富凯先生两人跟柯尔

培尔先生玩的阴谋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阴谋啊！为了这个伤一条人命，啊！不值得，甚至连十个埃居也不值。”

正在他咬着自己的指甲和小胡子，这么推论时，他看见一小群巡警和一位警官。

这些人带着一个相貌很漂亮的男人，他在拚命地挣扎。

巡警们把他的衣服撕破了，拖着他走，他要求他们对他尊重一些，他说他是世家子弟，是军人。

他看见我们的那个士兵在街上走，就叫了起来：

“当兵的，快来救我！”

士兵迈着同样的步子朝喊他的人走去，他们后面跟着一群人。

达尔大尼央这时候有了一个主意。

这是他想出的头一个主意，读者们将会看出这个主意并不坏。

世家子弟告诉士兵，他刚刚在一所房子里被当成贼捉住，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偷情的人。士兵同情他，安慰他，并且向他提出一些忠告，用的是法国士兵在事关自己的自尊心和团体精神时用的那种严肃口吻。达尔大尼央趁这个机会钻到被人群紧紧围住的士兵的背后，干净利落地一下子从他腰带里把那张纸掏了出来。

这时候，衣服被撕破的世家子弟正象警官拉着他那样，拉住那个士兵不放，因此达尔大尼央能够毫无困难把信取到手。

他走到十步以外一根房柱的后面，先看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圣芒代，富凯先生转杜·瓦隆先生收。”

“好，”他说。

他小心地拆开封印，没有把信封撕破，然后抽出一张一折四的信纸，信里只有下面这两句话：

“亲爱的杜·瓦隆先生，请派人通知德·埃尔布莱先生：他来过巴士底狱，并且询问过。

您忠诚的

德·贝兹莫”

“嗯，好极了，”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事情完全清楚了。波尔朵斯也是他们一伙。”

火枪手在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以后，想：

“该死！这个可怜的士兵啊，德·贝兹莫既阴险又暴躁，会为了我玩的把戏狠狠找他算帐的……如果他丢了信回去……他们会怎么对付他呢？事实上，我也不需要这封信；鸡蛋已经吃下去了，蛋壳还有什么用呢？”

达尔大尼央看见警官和巡警们说服了士兵，继续把他们的犯人带走。

犯人仍旧被人群包围着，继续不停地诉苦。

达尔大尼央来到这群人中间，悄悄地扔掉了那封信，然后迅速离开。那个士兵重新朝圣芒代赶去，心里还念念不忘那个请求他保护的世家子弟。

猛然间他想起了他的信，看看自己的腰带，发现信已经丢了。他的那声恐惧的叫喊，达尔大尼央听了感到很高兴。

这个可怜的士兵焦急不安地朝周围张望，最后在背后二十步外发现了那个他正在找的信封。他象老鹰扑食似的扑了过去。

信封固然沾上了一点尘土，有点儿皱，但是信总算找到了。

达尔大尼央看出这个士兵因为封印碎了感到很着急。不过这个老实人最后还是觉得挺安慰，把信又塞进腰带里。

“走吧，”达尔大尼央说，“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你先去吧。看来阿拉密斯不在巴黎，因为贝兹莫的信是写给波尔朵斯的。这个

亲爱的波尔朵斯，能再见到他……而且跟他聊聊，那有多么快乐啊！”加斯科尼人说。

他根据士兵的步子调整了自己的步子。他决定比他晚一刻钟到达富凯先生的家里。

第一四二章

读者将高兴地看到波尔朵斯体力不减当年

达尔大尼央按照他的习惯计算着时间，把一小时分成六十分钟，一分钟分成六十秒。

靠了这种分秒不差的计算，他到了财政总监的家门口，正好那个士兵空着腰带走出来。

达尔大尼央到了门前。一个穿着绣满花的制服的看门人，只把门给他打开一条缝。

达尔大尼央很想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就进去，但是这办不到。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作出这个让步，一切困难总应该排除了，至少达尔大尼央是这么想的，但是看门人仍然在犹豫。等到国王的卫队长这个头衔第二次再重复一遍以后，看门人既不完全不让他通过，也不完全拦住他的路。

达尔大尼央明白了，一定是有过一道十分严厉的命令。

因此他决定说谎。说谎在他并不感到很为难，只要他看到谎话的背后有国家的利益，或者仅仅只有他个人的好处。

于是他在他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以外，又补充说，刚刚有个士兵给杜·瓦隆先生送来一封信，正是他派来的信使，这封信的内容就是通知他本人即将到达。

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挡住达尔大尼央了。达尔大尼央走了进去。

一个仆人想替他引路，但是他回答说，对他就不必这样麻烦了，因为他完全知道杜·瓦隆先生在哪儿。

对一个如此熟悉情况的人没有什么好回答的了。

达尔大尼央得到了行动自由。

台阶，客厅，花园，到处都让火枪手仔细看到了。他在这座比王宫还要华丽的房子里走了一刻钟，房子里每一件摆设都是稀世珍品，每一根柱子跟前和每一道门口都有一个仆人。

"可以肯定，"他心里想，"这所房子大到地球的边就是它的边。波尔朵斯想要回皮埃尔丰的话，大概不用走出富凯先生的家吧？"

最后他到了府邸的一个偏僻部分，一道方石砌的墙围着它，墙上爬满了多肉植物，盛开着的花朵象果子一样大，一样结实。

围墙上隔一段距离有一座雕像，雕像的姿势有的是羞怯的，有的是神秘的。这是一些供奉女灶神的贞女，披着带宽阔皱褶的无袖长衣；是一些机灵的守卫者，裹着大理石外衣，用偷偷摸摸的眼光注视着府邸。

一座手指放在嘴上的海尔梅斯①的雕像，一座翅膀张开的伊里丝的雕像，一座身上撒满罂粟花的夜神的雕像，俯视着花园和树后面隐约可见的建筑物。所有这些白色的雕像在高高的柏树丛里显露出来，柏树的黑色尖顶指向天空。

在这些柏树上缠绕着百年的老蔷薇，它给每一个枝桠都挂上了花环，把芬芳的花雨洒落在下面的枝叶和雕像上。

这般迷人的景色在火枪手看来是人类智慧的登峰造极的成果。他这时候的心情简直想作诗。想到波尔朵斯住在这样一个伊甸园②里，他对波尔朵斯的评价也高了。因为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即

---

① 海尔梅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行神。

② 伊甸园：基督教《圣经》故事中上帝安排给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园子，转义为"乐园"。

使是最高尚的人也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达尔大尼央找到了门，在门上发现了一个弹簧，他按了一下，门就开了。

达尔大尼央走进去，把门又关上，进入了一个盖成圆形的小楼，里面除了瀑布声和鸟叫声以外听不到其他声音。

在小楼门口，他遇见了一个穿号衣的仆人。

“杜·瓦隆先生，”达尔大尼央毫不犹豫地说，“他就住在这儿，对不对？”

“是的，先生，”仆人回答。

“请通知他，国王陛下的火枪队队长，达尔大尼央骑士等着见他。”

达尔大尼央被领进一间客厅。

达尔大尼央没有等多久。一阵非常熟悉的脚步声，震动了隔壁房间的地板。一扇门开了，或者不如说，被一下子撞开了，波尔朵斯带着一种跟他并不是不相称的难为情的表情，投入了他的朋友的怀抱。

“您在这儿？”他叫了起来。

“您呢？”达尔大尼央回答。“啊！狡猾的家伙！”

“是的，”波尔朵斯露出局促不安的笑容，说，“是的，您在富凯先生家找到我，您感到了一点惊奇，是不是？”

“不；为什么您不可以成为富凯先生的朋友呢？富凯先生有不少朋友，特别是在聪明人中间。”

波尔朵斯很谦虚，并不认为这句恭维话是对他说的。

“而且，”他补充说，“您曾经在美丽岛看见过我。”

“这更是个使我相信您是富凯先生的朋友的理由了。”

“事实是我认识他，”波尔朵斯带点忸怩地说。

“啊！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您对我犯了多大的过错

啊！”

“什么？”波尔朵斯叫了起来。

“怎么！您修筑了象美丽岛的防御工事那样了不起的工程，可您竟不告诉我。”

波尔朵斯脸红了。

“何况您在那儿遇见过我，”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您知道我是国王的人，您没有猜到国王听别人说得怎样了不起，急于想知道这个工程是哪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修建的，您没有猜到国王派我来了解这个人是谁吗？”

“什么！国王派您来了解……？”

“见鬼！不过别再谈这个了。”

“该死！”波尔朵斯说，“正相反，让我们谈谈，这么说，国王知道美丽岛在修筑防御工事？”

“对！国王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可是，他不知道是谁修筑的防御工事？”

“不知道；不过他根据别人谈起的工程情况，料到这一定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军人。”

“见鬼！”波尔朵斯说，“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

“您不会是从瓦纳逃出来的吧，对不对？”

“对。您找不到我以后，您是怎么说的？”

“我亲爱的，我再三考虑。”

“啊！是的，您再三考虑，……您考虑的结果如何？”

“猜到了真情实况。”

“啊！您已经猜到了。”

“是的。”

“您猜到了什么？说说看，”波尔朵斯说，他舒舒服服地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下，神气很象一座狮身人面像。

“我首先猜到修筑美丽岛的防御工事的是您。”

“啊！这并不很困难，您看见我在工作。”

“等一等，我还猜到了别的，您是根据富凯先生的命令修筑美丽岛的防御工事的。”

“确实如此。”

“还有呢。我在猜测的时候，决不半途而废。”

“这个可爱的达尔大尼央！”

“我猜到富凯先生对这些防御工事要绝对保守秘密。”

“不错，我看他是有这个意图，”波尔朵斯说。

“对，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保守这个秘密吗？”

“当然是为了不让人知道罗，”波尔朵斯说。

“这是主要的原因。不过他的这个希望是产生于一个想献殷勤的念头……”

“不错，”波尔朵斯说，“我听人说过，富凯先生是非常殷勤的。”

“是想向国王献假殷勤。”

“啊！啊！”

“您感到惊奇吗？”

“是的。”

“您过去不知道吗？”

“不知道。”

“好吧，我知道。”

“这么说，您是巫师。”

“绝对不是。”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啊！您看！方法很简单！我听见富凯先生亲口对国王说的。”

“对国王说什么？”

“说他修筑美丽岛的防御工事是为了国王，他把美丽岛作为礼

物献给国王。”

“啊！您听见富凯先生对国王这么说？”

“听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还补充说：‘美丽岛的防御工事是我的一个工程师朋友修筑的，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我以后要请求得到允许，把他引见给国王。’‘他叫什么名字？’国王问。‘杜·瓦隆男爵，’富凯先生回答。‘好吧，’国王回答，‘您以后带他来见我吧。’”

“国王这样回答了吗？”

“以我达尔大尼央的名誉保证！”

“啊！啊！”波尔朵斯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带我去见呢？”

“他们没有跟您谈起过这次引见？”

“谈起过，不过我一直在等着。”

“放心吧，它会来到的。”

“哼！哼！”波尔朵斯抱怨。

达尔大尼央假装没有听见，改变了话题，问道：

“可是，我觉得，亲爱的朋友，您住的这个地方很偏僻？”

“我一向喜欢孤独。我是个心情忧郁的人，”波尔朵斯叹了口气回答。

“哟！这倒怪了，”达尔大尼央说，“我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从我致力于研究工作以后开始的，”波尔朵斯神色忧虑地说。

“不过，我希望脑力劳动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吧？”

“啊！决不会。”

“体力仍旧很好吗？”

“太好了，我的朋友，太好了。”

“不过我听见人说，您刚到的头些日子里……”

“是的，我动弹不了，对不对？”

“怎么！”达尔大尼央微笑着说，“您为什么不能动弹了？”

波尔朵斯明白自己说了句蠢话，想改口。

“是的，我从美丽岛来这儿骑的那些马很不好，”他说，“因此把我累垮了。”

“难怪我跟在您后面，一路上看见了七八匹死马。”

“是呀，我太重了，”波尔朵斯说。

“因此您拖垮了？”

“我身上的脂肪都融化了，脂肪一融化，我就病了。”

“啊！可怜的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待您怎么样？”

“很好……他让富凯先生自己的医生替我治病。不过您看，一个星期以后我呼吸发生困难了。”

“怎么回事？”

“房间太小，我消耗的空气太多。”

“真的吗？”

“至少别人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他们把我搬到另外一个住处。”

“这下子您呼吸轻松了吧？”

“是的，畅快多了。但是没有运动，什么事也不干。医生说我不应该动。我自己却相反，想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实。这造成了一件严重事故。”

“什么事故？”

“您倒是想想看，亲爱的朋友，我对这个愚蠢医生的嘱咐进行反抗了，我决定出去，不管他满意不满意。因此我吩咐仆人服侍我穿衣服。”

“难道您是赤身裸体的吗，我可怜的波尔朵斯？”

“不，恰恰相反，我穿着一件华丽的晨衣。仆人照我吩咐的办，我穿上了我的衣服，衣服变得太肥大了；但是奇怪的是我的脚也变得太肥大了。”

“是的，我听明白了。”

“我的靴子变得太瘦小了。”

“您的脚还肿着。”

“瞧！给您猜到了。”

“见鬼！您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故事吗？”

“对，正是这个！我跟您想的却不一样。我对自己说：‘既然我的脚已经十次穿进我的靴子，那第十一次就没有任何理由穿不进。’”

“这一次，我亲爱的波尔朵斯，请允许我对您说，您的话不合逻辑。”

“总之，我面对一道隔墙板坐着。我试着穿右脚的靴子，用双手拉，用腿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突然间靴子上的两只耳朵留在我的手里，我的脚象投石器一样朝前冲去。”

“投石器！您对防御工事多么在行啊，亲爱的波尔朵斯！”

“我的脚于是象投石器一样朝前冲去，碰到了隔墙板，一下子把它撞倒了。我的朋友，我当时还以为自己象参孙① 一样把大殿摧毁了。油画、瓷器、花瓶、壁毯、挂帘子的棍子全都同时倒了下来，真是闻所未闻。”

“真的！”

---

① 参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领袖之一，具超人之力，曾用驴腮骨杀伤一千非利士人。后因爱上非利士女子大利拉，被她探知大力的秘密在于蓄发不剃，她乃乘其酣睡将其头发剃光，非利士人缚之挖去双目，投入狱中。一日，非利士人给他们的神献大祭，牵其至大殿，加以戏弄，此时发已再生，大力复至，奋力摇动二柱，致使大殿倒塌，和非利士人同被压死。

“还不算隔墙板那一边的一个摆满瓷器的架子。”

“您把它打翻了？”

“我这一脚把它从另一间屋子的这头送到了那头。”

波尔朵斯笑起来了。

“正象您说的，这确是闻所未闻！”

达尔大尼央也象波尔朵斯一样笑起来了。

波尔朵斯立刻笑得比达尔大尼央更厉害了。

“我打碎了，”波尔朵斯越笑越厉害，断断续续地说，“三千多法郎的瓷器，哈！哈！哈！……”

“好！”达尔大尼央说。

“我打碎了四千多法郎的镜子，哈！哈！哈！……”

“好极了！”

“还不算一个分枝吊灯，正好掉在我的头上，砸得粉碎，哈！哈！哈！……”

“掉在头上？”达尔大尼央说，笑得直不起腰来。

“正好掉在头上！”

“那您的头被砸开了？”

“没有，我跟您说过了，恰恰相反，分枝吊灯是玻璃的，砸得粉碎。”

“啊！分枝吊灯是玻璃的？”

“威尼斯玻璃的；一件珍品，我亲爱的，世上少有的，有两百斤重。”

“掉在您头上？”

“掉在……头……上！……您想想看，一个全部镀金的水晶玻璃球，下面全是镶嵌细工，上面烧着香料，有一个个嘴子，点着了会冒出火焰。”

“当然；不过没有点着吧？”

“幸好没有点着，否则我要给烧死了。”

“您仅仅是给砸扁了吧？”

“没有。”

“怎么，没有？”

“没有，分枝灯架掉在我的脑壳上。看来我们的头顶上有一个特别结实的硬壳。”

“谁告诉您的，波尔朵斯？”

“医生。有点象巴黎圣母院顶上的那个圆盖。”

“唔！”

“是的，我们的脑壳看来就是这样构造的。”

“谈您自己，亲爱的朋友；是您的脑壳，而不是别人的脑壳是这样构造的。”

“很可能，”波尔朵斯自鸣得意地说，“因此分枝吊灯落到我们头顶心的那个圆盖上时，那一声响简直就象放炮。水晶玻璃砸碎了，我也浑身湿透地倒了下去。”

“是血，可怜的波尔朵斯！”

“不，是气味象奶油的香料，很好闻，但是太香了，我好象被这股香味熏得昏头昏脑。您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达尔大尼央？”

“是的，在闻铃兰花的时候。我可怜的朋友，您就这样被砸倒，同时被香味熏昏了。”

“不过，最奇怪的是，医生也以他的荣誉向我保证，他从来没有见过相同的情况……”

“您至少有一个肿块吧？”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说。

“我有五个。”

“为什么五个？”

“别心急。分枝吊灯下端有五个镀金装饰品，非常尖。”

“哎唷！”

“这五个装饰品扎进我的头发，您也看见，我的头发非常厚。”

“幸亏如此。”

“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了痕迹。但是，您看事情怪不怪，这种事也只有我才能遇到！非但没扎出窟窿，反而扎出肿块来了。医生始终不能解释得令我满意。”

“好吧，让我来给您解释解释。”

“那您就帮了我大忙了，”波尔朵斯说着眨眨眼睛，这在他是一个聚精会神仔细听的表示。

“自从您使用您的脑子去从事高级的研究工作，去从事巨大数字的计算以来，您的头也得到了好处。因此您现在有一个装满了科学的脑袋。”

“您这么想吗？”

“我完全可以肯定。其结果是，您那个已经装得太满的骨头盒子，非但不让任何不相干的东西钻进来，反而利用任何一个打开缺口的机会让容纳不下的部分流出去。”

“啊！”波尔朵斯说，这个解释在他看来比医生的解释清楚。

“分枝吊灯的五个装饰品造成的五个隆起物，肯定是外在的力量引起的五个科学知识堆。”

“确实如此，”波尔朵斯说，“证据就是外面疼得比里面厉害。我甚至应该向您承认，在我把帽子戴到头上时，我的拳头以我们这些佩剑的世家子弟都有的那种既优美而又有力的姿势，把帽子压压低，如果我这一下拳头用的力气没有估计好，我就会感到痛得厉害。”

“波尔朵斯，我相信您的话。”

“因此，我的好朋友，”巨人说，“富凯先生看到房子不够结实以后，决定给我换一个住处。结果我就给送到这儿来了。”

“这是一般人严禁入内的花园，是不是？”

“是的。”

“供幽会的花园？是财政总监的那些神秘的故事中的那个如此出名的花园？”

“我不知道。我在这儿既没有幽会，也没有神秘的故事。但是他们准许我在这儿锻炼我的肌肉，我利用这个许可把一棵棵树拔起来。”

“干什么？”

“为了练手劲，其次是为了掏鸟窝。我觉得这样干比爬上去方便。”

“您和迪尔西斯① 一样生性喜爱田园生活，我亲爱的波尔朵斯。”

“是的，我喜欢小个儿的鸟蛋，我喜欢小的远远胜过大的。您想象不到一份用四五百只翠雀蛋、燕雀蛋、椋鸟蛋、乌鸫蛋和斑鸫蛋煎的蛋卷有多么鲜美可口。”

“可是五百只鸟蛋，真骇人！”

“盛在一只生菜盆子里，”波尔朵斯说。

达尔大尼央好象第一次见面似的，把波尔朵斯打量了五分钟之久。

至于波尔朵斯，他在朋友的眼光下，乐得眉开眼笑。

他们就这样待了好一会儿，达尔大尼央望着，波尔朵斯眉开眼笑。

达尔大尼央显然是在寻找新的话题。

“您在这儿有许多消遣，波尔朵斯？”最后他问，毫无疑问他已经找到了他所要找的。

---

① 迪尔西斯：意大利诗人博纳勒利·德拉·罗维拉（1563—1608）的田园剧《费利·迪·齐罗》中的主人公。

“也不是经常有。”

“我想象得出。不过，等您闷得太厉害时，您打算干什么？”

“啊！我不会在这儿待很久。阿拉宓斯等我最后一个肿块消掉以后要带我去见国王；他们告诉我，国王见了肿块受不了。”

“这么说阿拉宓斯还在巴黎？”

“不。”

“他在哪儿？”

“在枫丹白露。”

“一个人？”

“跟富凯先生在一起。”

“很好。可是您知道一件事吗？”

“不知道，请您告诉我，我就可以知道了。”

“我相信阿拉宓斯把您给忘了。”

“您这么相信？”

“在那儿，您要知道，又是笑，又是跳舞，又是宴会，又是一瓶接一瓶地开德·马萨林先生的葡萄酒。您知道那儿每天晚上都有芭蕾舞吗？”

“见鬼！见鬼！”

“因此我才对您说，您亲爱的阿拉宓斯把您给忘了。”

“这很可能，我自己有时候也这么想。”

“要不然，这个阴险的家伙，他把您出卖了！”

“啊！”

“您也知道，阿拉宓斯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是的，不过出卖我……”

“听好，首先他把您隔离起来了。”

“他怎么把我隔离起来了！我，我被隔离起来了？”

“当然！”

“我希望您能给我拿出证明来！”

“再容易也没有了。您出去过吗？”

“从来没有。”

“您骑过马吗？”

“从来没有。”

“他们让您的朋友们来看您吗？”

“从来没有。”

“好吧，我的朋友，从来没有出去过，从来没有骑过马，从来没有见过朋友，这就叫做被隔离。”

“阿拉密斯，他为什么要隔离我？”波尔朵斯问。

“好，”达尔大尼央说，“您可得坦率呀，波尔朵斯。”

“非常坦率。”

“美丽岛防御工事的计划是阿拉密斯订的，是不是？”

波尔朵斯脸红了。

“是的，”他说，“他也只干了这个。”

“对，我的意见是，这也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也是这个意见。”

“好，我很高兴您和我意见一致。”

“他甚至没有到美丽岛来过，”波尔朵斯说。

“您看得很清楚。”

“是我到瓦纳去，您也已经能够看到了。”

“您应该说，我已经看到了。好，问题就在这儿，我亲爱的波尔朵斯。阿拉密斯只搞了设计，他希望别人把他当成工程师。而您呢，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筑起了高墙、城堡和棱堡，他却希望把您降到施工人员的地位。”

“施工人员，这就等于说是泥瓦工？”

“泥瓦工，是这样。”

"灰浆拌和工?"

"一点不错。"

"小工?"

"您猜中了。"

"啊！啊！亲爱的阿拉宓斯，看来您总以为您还是二十五岁?"

"不仅如此，他以为您已经五十岁了。"

"我倒想看看他怎么干活儿。"

"对。"

"一个有痛风病的家伙。"

"对。"

"还有肾结石。"

"对。"

"掉了三个牙齿。"

"四个。"

"可我呢，您看！"

波尔朵斯张开两片厚嘴唇，露出两排牙齿，没有雪那么白，但是跟象牙一样硬，一样完整无缺。

"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您想象不到国王有多么看重牙齿。您的牙齿使我下定决心，我要带您去见国王。"

"您?"

"为什么不？您以为我在宫廷上地位不如阿拉宓斯吗?"

"啊！不。"

"您以为我在美丽岛防御工事这件事上有什么企图吗?"

"啊！当然没有。"

"这么说促使我采取行动的只有您的利益。"

"我不怀疑。"

"好吧，我是国王的密友，证据就是有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要对

他说，总是由我负责干这件事。”

“不过，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带我去见……”

“怎么样？”

“阿拉宓斯会生气的。”

“生我的气？”

“不，生我的气。”

“得了！既然您应该去见国王，带您去的是他还是我，是一码子事。”

“他们大概在给我做衣服。”

“您眼下的衣服就挺不错。”

“啊！我定做的要漂亮得多了。”

“当心，国王喜欢朴素。”

“那么我就穿得朴素一些。可是富凯先生知道我走了，他会怎么说呢？”

“您是作出保证后假释的囚犯吗？”

“不是，绝对不是。不过我曾经答应他，没有得到允许不离开。”

“等等，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您在这儿有什么事要做？”

“我？至少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要做。”

“除非您在什么重要的事上充当阿拉宓斯的中间人。”

“绝对不是。”

“我对您说的，您明白，这是为了您的利益。我猜想，譬如说，您负责替阿拉宓斯转送消息、信件。”

“啊！转送信件，对了。我把一些信送给他。”

“送到哪儿？”

“枫丹白露。”

“您这儿还有这种信吗？”

“不过……”

“让我说下去。您这儿还有这种信吗？”

“我刚刚收到了一封。”

“有趣吗？”

“我猜想很有趣。”

“这么说您连看也不看？”

“我这个人不好奇。”

波尔朵斯从口袋里掏出士兵送来的信。这封信波尔朵斯没有看过，不过达尔大尼央已经看过了。

“您知道应该怎么办吗？”达尔大尼央说。

“见鬼！跟往常一样，派人把它送去。”

“不行。”

“怎么，把它留下吗？”

“不，也不是。别人不是对您说这封信重要吗？”

“很重要。”

“好，那您就应该亲自送到枫丹白露。”

“交给阿拉宓斯。”

“是的。”

“说得对。”

“而且既然国王在那儿……”

“您要利用这个机会？……”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带您去见国王。”

“啊！见鬼！达尔大尼央，您这个人真有办法。”

“因此，我们就不派忠实不忠实还不知道的人去送信给我们的朋友，由我们亲自把信送去。”

“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其实这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亲爱的波尔朵斯，刻不容缓，我们应该

马上动身。”

“不错，”波尔朵斯说，“我们越动身得早，阿拉宓斯的急件越不至于迟到。”

“波尔朵斯，您的推理很有力量，在您身上逻辑性更助长了想象力。”

“您认为是这样吗？”波尔朵斯说。

“这是扎扎实实做研究工作的结果，”达尔大尼央回答。“好，走吧。”

“不过，”波尔朵斯说，“我对富凯先生许下的诺言呢？”

“什么诺言？”

“不通知他就不离开圣芒代。”

“啊！我亲爱的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您太年轻了！”

“怎么会？”

“您到的地方是枫丹白露，对不对？”

“对。”

“您在那儿可以碰到富凯先生？”

“是的。”

“也许在国王那里？”

“在国王那里，”波尔朵斯庄严地说。

“您走向前，对他说：‘富凯先生，我荣幸地通知您，我刚离开圣芒代。’”

“看见我在枫丹白露国王那儿，”波尔朵斯以同样庄严的口气说，“富凯先生决不会说我在说谎。”

“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我正想张开嘴对您说这句话；您倒赶在我前面说出来了。啊！波尔朵斯！您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年岁对您没有影响。”

“没有太大影响。”

“这么说，一切都算讲定了。”

“我相信是的。”

“您没有顾虑了？”

“我相信没有了。”

“那我就带您走。”

“好得很。我去吩咐把我的那几匹马备上马鞍。”

“您在这儿有好几匹马？”

“我有五匹。”

“是您从皮埃尔丰弄来的吗？”

“是富凯先生给我的。”

“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我们两个人不需要五匹马；况且，我在巴黎已经有了三匹，加起来是八匹，太多了。”

“如果我的仆人在这儿，这不算多；但是，唉！他们不在这儿。”

“您怀念您的仆人？”

“我怀念末司革东，我需要末司革东。”

“心肠真好！”达尔大尼央说，“不过，请相信我，就象把末司革东留在那边一样，请您把您的马留在这儿吧。”

“为什么？”

“因为以后……”

“怎么样？”

“是这样，以后也许还是富凯先生什么也没有给过您的好。”

“我不懂，”波尔朵斯说。

“您现在用不着懂。”

“然而……”

“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波尔朵斯。”

“我敢打赌，牵涉到政治。”

“而且是最微妙的政治。”

波尔朵斯一提到政治这两个字，就低下了头；后来，他考虑了一会儿，补充说：

“我向您坦白承认，达尔大尼央，我不搞政治。”

“我知道，见鬼！”

“啊！没有人知道。您，勇士中的勇士，您自己也对我说过。”

“我说过什么，波尔朵斯？”

“人人都有过得意的日子。您这么对我说过，我也有切身体会，有些日子我们感到的快乐，反而不如另外一些挨刀剑的日子。”

“这是我的想法。”

“也是我的想法，虽然我从来不相信有致命的刀砍剑刺。”

“见鬼！可是您杀死过人？”

“是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杀死过。”

“这个理由有道理。”

“因此我不相信我会死在刀剑或者枪弹下。”

“那您什么也不怕了？……啊！也许怕水？”

“不，我游起水来象水獭。”

“怕四日热？”

“我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相信以后也永远不会得。但是我要向您坦白承认一件事……”

波尔朵斯压低了嗓音。

“什么事？”达尔大尼央也跟着波尔朵斯压低嗓音问。

“我要向您坦白承认，”波尔朵斯说，“我对政治怕得要命。”

“啊！原来如此！”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

“轻点！”波尔朵斯用宏亮的嗓音说。“我见过黎塞留红衣主教阁下，也见过马萨林红衣主教阁下。一位搞的是红政治，一位搞的是黑政治。我对这两位都不怎么满意。头一位砍了德·马里亚克先

生，德·图先生，德·散-马尔斯先生，德·夏莱先生，德·布特维尔先生，德·蒙莫朗西先生的脑袋；第二位杀了一大群投石党人。而我们，我的亲爱的，我们过去是他们的下属。”

“恰恰相反，我们过去不属于他们，”达尔大尼央说。

“啊！不。因为如果说我为红衣主教拔出过剑，那我是为国王厮杀。”

“亲爱的波尔朵斯！”

“我说完了，因此我对政治非常害怕，如果这里面有政治，我宁可回到皮埃尔丰去。”

“如果真是那样，您这样做是对的，但是跟我在一起，亲爱的波尔朵斯，决不会有政治，这是一清二楚的事。您曾经出过力修筑美丽岛的防御工事；国王想知道劳苦功高的聪明的工程师是谁；您象所有真正有才能的人一样很害羞；也许阿拉密斯不愿意让您抛头露面。我呢，我来找您，我公开把您介绍出去，我带您去见国王，国王要奖赏您，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

“这也是我的，见鬼！”波尔朵斯说着把手伸给达尔大尼央。

可是达尔大尼央知道波尔朵斯的手；他知道普通人的手一旦被男爵的五根手指头攥住，没有不带点伤的。因此他不是把手而是把拳头伸给他的朋友。波尔朵斯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接着他们俩就离开了圣芒代。

那些看守的人交头接耳，轻声说了几句话，达尔大尼央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提防着，不让波尔朵斯听清楚。

“我们的朋友，”他对自己说，“确确实实是阿拉密斯的囚犯。让我们看看在这个阴谋分子得到自由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第一四三章

老 鼠 和 干 酪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象达尔大尼央来时一样，步行着回去。

达尔大尼央先走进叫“金臼槌”的铺子，向布朗舍宣布，杜·瓦隆先生将是享有特权的旅行者中间的一个。波尔朵斯走进铺子时，帽子上的翎毛把挂在门前挡雨披檐上的那些木头蜡烛碰得乒乓直响。这时候布朗舍好象有了一阵痛苦的预感，他为自己在第二天准备的快乐一下子完全被破坏了。

但是我们的食品杂货店主有着一颗极其善良的心，那是过去美好日子留下的珍贵纪念，那些美好日子对逐渐衰老了的人永远是，而且过去也一直是他们的年轻时代；对那些年轻的人永远是，而且过去也一直是他们先辈的美好时光。

因此布朗舍尽管心里感到了一阵哆嗦，他还是立刻把它克制住，亲切而又尊敬地接待波尔朵斯。

波尔朵斯考虑到当时在男爵和食品杂货店主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一开始态度有点拘谨，后来看到布朗舍那么诚恳，那么殷勤，渐渐地也就变得自然起来了。

他能够自由地把他的大手伸进干果和蜜饯箱子，杏仁和榛子口袋，盛满甜食的抽屉。这种给予他的，或者不如说是献给他的自由使他特别感动。

因此，尽管布朗舍一次次邀请他上楼到中二楼去，他还是选中了楼下的铺子作为他在布朗舍家里过夜的、心爱的住处。在这间铺子里，他的鼻子闻到什么，他的手指也总可以碰到什么。

普罗旺斯的大无花果，福雷的榛子，都兰的李子，对波尔朵斯说来，变成了他一连五个钟头不断品尝的消闲的食物。

他的牙齿就象石磨一样，把核果嚼碎，果壳吐满了一地板，来来去去的人踩得格拉格拉响。波尔朵斯用两片嘴唇一捋，一下子就把好几大串紫颜色的干麝香葡萄捋了个干干净净，半斤葡萄就这样从他的嘴里到了他的胃里。

伙计们心惊胆战地躲在铺子的一个角落里，他们互相望着，不敢说一句话。

他们不认识波尔朵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从前替休·卡佩[①]、腓力·奥古斯都[②]和弗朗索瓦一世扛着盔甲的那种巨人已经开始见不到了。因此他们心里寻思，这会不会是童话里的吃人妖魔，眼看着就要把布朗舍的整个铺子填进他那个无底深渊般的胃里去，而且连桶和箱子都不用丝毫搬动。

波尔朵斯又是嗑又是嚼，又是啃又是咬，又是吮又是咽，还时不时对食品杂货店主说：

"您买卖做得挺不错，布朗舍朋友。"

"再这样下去，我看他马上就要做不成了，"那个大伙计低声抱怨。布朗舍曾经亲口答应将来把铺子盘给他。

他在绝望中朝波尔朵斯走过去，波尔朵斯占据了从后间到铺子的整个通道。他希望波尔朵斯会立起来，打一个岔，把他贪吃的念头忘掉。

---

① 休·卡佩(约941—996)：法国国王，卡佩王朝的创始者。

② 腓力·奥古斯都(1165—1223)：法国国王。

“您想干什么，朋友？”波尔朵斯和颜悦色地问。

“我想过去，先生，希望不太打扰您。”

“说得太对了，”波尔朵斯说，“一点儿也不打扰我。”

他说着，一把抓住伙计的腰带，拎起来，轻轻地放到另一边去。

他一直还是那么和颜悦色地微笑着。

伙计吓得魂飞魄散，在波尔朵斯把他放到地上时，他两腿发软，一屁股摔在软木上。

然而他看见这个巨人和蔼可亲，胆子又壮起来，说：

“啊！先生，当心。”

“当心什么，我的朋友？”波尔朵斯问。

“您肚子里要烧起来了。”

“怎么会烧起来，我的好朋友？”波尔朵斯说。

“这都是些热性子食物，先生。”

“哪些是？”

“葡萄干，榛子，杏仁。”

“对，不过，如果葡萄干、榛子和杏仁是热性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生。”

“蜂蜜可是凉性子的。”

波尔朵斯把手伸向一个打开的盛蜂蜜的小琵琶桶，桶里还浸着做零售买卖用的刮子。他吃了足足有半斤。

“我的朋友，”波尔朵斯说，“我现在要向您讨水喝了。”

“用一个桶装，先生？”伙计天真地问。

“不，用一个玻璃瓶装，一瓶就够了，”波尔朵斯态度和善地回答。

他就象号手吹号那样把玻璃瓶举到嘴边，一口气把瓶里的水喝得精光。

布朗舍的那些与所有权和自尊心有关的感情，象一根根琴弦，

都被拨动了。

然而他作为主人，跟古代人一样殷勤好客，他假装专心地跟达尔大尼央谈话，不停地重复说：

“啊！先生，多么快乐！……啊！先生，多么荣幸！”

“我们几点钟吃晚饭，布朗舍？”波尔朵斯问，“我胃口很好。”

那个大伙计双手合掌。

另外两个伙计钻到柜台底下，怕波尔朵斯闻到鲜肉气味。

“我们只在这儿随便吃点儿点心，”达尔大尼央说，“到了布朗舍的乡下住宅，我们再吃晚饭。”

“啊！我们到您的乡下住宅去，布朗舍？”波尔朵斯说。“好极了。”

“您待我太好了，男爵先生。”

“男爵先生”这个称呼对伙计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胃口是一个身分极高的人的特征。

况且这个爵位使他们放下心来。他们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吃人妖魔有被人称为“男爵先生”的。

“我带点饼干路上吃，”波尔朵斯漫不经心地说。

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一只大口瓶里的茴香饼干全部倒在他紧身短裤的大口袋里。

“我的铺子得救了，”布朗舍叫了起来。

“是的，就象干酪一样，”大伙计说。

“什么干酪？”

“就是钻进一只老鼠的那块荷兰干酪，后来我们发现只剩下了一层皮。”

布朗舍望望他的铺子，看到逃脱了波尔朵斯的牙齿剩下来的东西，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太夸大。

大伙计看出他的主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当心回来！”他对他的主人说。

“您这儿有水果吗？”波尔朵斯上楼时说，刚刚有人来通知点心已经在中二楼上准备好了。

“唉！”食品杂货店主想，同时向达尔大尼央投去一道充满恳求的眼光，达尔大尼央似懂非懂。

吃完点心以后立即动身。

三个骑马的人六点钟左右从巴黎出发，到了枫丹白露的街上已经很晚了。

一路上过得非常愉快。波尔朵斯开始喜欢跟布朗舍交谈，因为布朗舍对他非常尊敬，而且满怀感情地跟他谈自己的草地、树林和养兔场。

波尔朵斯也有着土地拥有者的爱好和自豪。

达尔大尼央看见两个同伴谈得很起劲，于是走上大路旁边的人行道，把缰绳搭在马脖子上，远远离开了波尔朵斯和布朗舍，也远远离开了整个世界。

柔和的月光从森林带点蓝色的枝叶间洒落。田野的香喷喷的气味升起来，冲进马的鼻孔，马一边欢快地跳跃着，一边喷着鼻息。

波尔朵斯和布朗舍开始谈论牧草。

布朗舍向波尔朵斯承认，事实上他是成年以后才弃农经商的，但是他的童年是在庇卡底的齐膝深的美丽的苜蓿里和结红苹果的绿树下度过的。因此他发过誓，等他有了一笔家当，就立刻回到大自然去，象开始他的一生时那样，结束他的一生时也要尽可能离人人都要去的土地尽可能近一些。

“啊！啊！”波尔朵斯说，“这么说，我亲爱的布朗舍先生，您退休的日子近了？”

“怎么会近？”

“是的，我觉着您正在积攒一笔小小的家当。”

“对，”布朗舍回答，“慢慢来吧。”

“说说看，您想攒多少，达到什么数目才肯退休？”

“先生，”布朗舍说，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波尔朵斯如此有兴趣的问题，“先生，有一件事使我非常难过。”

“什么事？”波尔朵斯一边问，一边朝后边望望，好象想寻找这件使布朗舍难过的事，把它给他赶走似的。

“从前，”食品杂货店主说，“您简简单单地叫我布朗舍，您会对我说：‘你想攒多少，布朗舍，你达到什么数目才肯退休？’”

“当然，当然，从前我会这么说，”温厚的波尔朵斯顾虑重重，为难地回答，“不过，从前……”

“从前，我是达尔大尼央先生的穿号衣的仆人，您想说的是不是这个？”

“是的。”

“好，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穿号衣的仆人，但是我还是他的忠实的仆人。再说，自从那时候起……”

“怎么样，布朗舍？”

“自从那时候起，我荣幸地成了他的合伙人。”

“啊！啊！”波尔朵斯说。“怎么！达尔大尼央做起食品杂货买卖来了？”

“不，不，”达尔大尼央说。他听了那句话，从沉思中醒来，集中精神参加了谈话，显得既机灵又敏捷，而这正是他头脑和身体两方面的一切活动与人不同之处。“不是达尔大尼央做食品杂货买卖，而是布朗舍搞起政治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对，”布朗舍既骄傲而又得意地说，“我们在一起搞了一笔小小的交易，我赚了十万法郎，达尔大尼央先生赚了二十万法郎。”

“啊！啊！”波尔朵斯不胜羡慕地说。

“因此，男爵先生，”食品杂货店主继续说，“我请求您仍旧象从前一样叫我布朗舍，继续用‘你’，别用‘您’来跟我说话。您想象不到这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①

“如果这样的话，我很乐意，我亲爱的布朗舍，”波尔朵斯回答。

他离布朗舍很近，举起手来想拍拍布朗舍的肩膀表示友好。

但是正好马动了一下，妨碍了骑在马上的人的动作，因此他的手落在布朗舍骑着的那匹马的屁股上。

马给拍得朝下蹲了一下。

达尔大尼央笑了起来，并且把心里想的大声说了出来：

“当心，布朗舍；因为波尔朵斯要是太喜欢你，他就会抚摸你；他要是抚摸你，就会把你敲扁的。你看，波尔朵斯的力气不减当年，还是大得很。”

“啊！”布朗舍说，“末司革东并没有死在这上面，可是男爵先生非常喜欢他呀。”

“当然，”波尔朵斯说着叹了口气，这声叹气使得三匹马同时都直立起来，“今天上午我还对达尔大尼央说过我多么怀念他。不过，你告诉我，布朗舍……”

“谢谢，男爵先生，谢谢。”

“好伙计！你有多少阿尔邦②的大花园？”

“大花园？”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计算牧场，计算树林。”

---

① 法国人表示客气习惯用第二人称复数来称呼对方，本书中译为“您”；而对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以及对下属一般用第二人称单数，本书中译为“你”。

②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这些都在哪儿，先生？"

"在您的城堡里。"

"可是，男爵先生，我没有城堡，没有大花园，没有牧场，也没有树林。"

"那你有什么呢？"波尔朵斯问，"为什么你把它叫做乡间住宅呢？"

"我没有乡间住宅，男爵先生，"布朗舍有点难为情地回答，"它只是一个勉强可以落脚的地方。"

"啊！啊！"波尔朵斯说，"我明白了，你是谦虚。"

"不，男爵先生，我说的是真情实况，我有两间供朋友住的房间，仅此而已。"

"可是，你的朋友们在哪儿散步呢？"

"首先在国王的森林里，那儿非常美丽。"

"那座森林确实很美丽，"波尔朵斯说，"几乎跟我的贝里森林一样美丽。"

布朗舍眼睛睁得老大。

"您有一座象枫丹白露森林一样的森林，男爵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我甚至有两座；不过我比较喜欢贝里森林。"

"为什么？"布朗舍很有礼貌地问。

"首先是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儿；其次是因为里面到处都是偷偷进来打猎的人。"

"偷偷进来打猎的人那么多，您怎么会喜欢这座森林呢？"

"他们猎取我的野物，我猎取他们，这在和平时期，对我来说，是个具体而微的小型战争。"

正谈到这儿，布朗舍一抬头，看见了枫丹白露的头几所房子，它们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天边，另外在密集的、不规则的一大批房屋

上面冒出城堡的那些尖顶，石板瓦被月亮照得闪闪发光，看上去象一条巨大无比的鱼的鱼鳞。

“先生们，”布朗舍说，“我荣幸地通知你们，我们已经到枫丹白露了。”

第一四四章

布朗舍的乡间住宅

两个骑在马上的人抬起头，看到正直的布朗舍说得完全正确。

十分钟以后他们到了里昂街上“美丽的孔雀”旅店的对面。

由茂密的接骨木、山楂树和啤酒花围成的高高的树篱，象一道穿不透的黑魆魆的围墙，里面有一所盖着白瓦的大房子。

这所房子有两扇窗子朝着街道。

两扇窗子都黑咕隆咚的。

两扇窗子之间有一个小门，门上有用壁柱支着的挡雨披檐。

他们过了一道高门槛，到了这个门口。

布朗舍下马，好象要敲这扇门；后来他改变了主意，牵着他的马，又走了将近三十步。

他的两个同伴跟着他。

三十步外有一个通大车的栅栏门，他走到这个门口，托起门上仅有的一根木头门栓，推开一扇门。

他牵着他的马先进去，到了一个四周全是厩肥的小院子里，浓烈的厩肥气味说明了紧跟前有一个牲口棚。

“真香，”波尔朵斯也跨下马来，大声说，“说真的，我还真以为是在皮埃尔丰我的牛圈里呢。”

“我只有一头母牛，”布朗舍赶紧谦虚地说。

“我呢，我有三十头，”波尔朵斯说，“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

的母牛的头数。”

两位骑马的人进来以后，布朗舍把门又关上。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已经象平时那样灵活地从马上跳下来，他吸着新鲜空气，高兴得象一个看到了绿树青草的巴黎人，一只手摘了一枝忍冬，一只手摘了一朵犬蔷薇花。

波尔朵斯双手朝沿着长杆子往上爬的豌豆伸去，象牲口一样连荚一起吃下去。

布朗舍立刻到外屋去叫醒一个看上去象庄稼人的弯腰曲背的老头儿，他身子下面垫了一件粗布褂儿睡在一片苔藓上。

这个庄稼汉认出布朗舍以后，称呼他“我们的主人”，食品杂货店主听了十分得意。

“把马牵到喂草架上去，老兄，要好草料，”布朗舍说。

“啊！遵命！多漂亮的牲口，”庄稼汉说，“啊！得让它们吃个够！”

“慢慢来，慢慢来，朋友，”达尔大尼央说，“哟！象平常一样，只要燕麦和干草捆，再不要别的了。”

“给我的马来点水，”波尔朵斯说，“因为我觉得它很热。”

“啊！请不要担心，先生们，”布朗舍回答，“塞莱斯坦老爹从前在依弗里当过宪兵。他会侍弄马。请到屋子里去吧，请。”

他拉着两个朋友走上一条绿荫如盖的小路，这条小路穿过一片菜地，又穿过一片苜蓿地，最后到了一片小花园，花园后面是房子，这所房子的正面，我们已经看见过，朝着街的那面。

楼下有两扇窗子开着，走近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子里面是布朗舍的起居室。

一盏灯放在桌上，灯光柔和，这个房间在花园深处，看上去就象是一幅令人感到愉快的画面，充满宁静、舒适和幸福。

洒向四面八方的灯光，一片片地落在古老的上彩釉的陶器上，

落在光洁的家具上，落在悬挂在挂毯上的武器上。洁净的光到处都能得到洁净的反光，到处都能找到好看的东西作为它安息的地方。

茉莉和马兜铃的枝叶从窗框垂落下来。屋里点着的那盏灯照着一块白得象雪的缎纹台布，光彩夺目。

两副餐具放在台布上。略带黄色的葡萄酒使得长颈水晶玻璃瓶上的那些切面看上去象一粒粒红宝石。一个银盖子的蓝色大彩釉陶器罐，里面盛着起泡沫的苹果酒。

靠近桌子的一把靠背宽阔的扶手椅上睡着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脸上焕发着健康和娇艳的光彩。

在这个娇艳的人儿的双膝上有一只皮毛光滑的大猫，它伏在弯着的爪子上，缩成一团，发出独特的鼾声，这鼾声加上半闭着的眼睛，在猫的习性中意思就是：

“我称心如意。”

两位朋友停在窗前，惊讶得目瞪口呆。

布朗舍看到他们发呆，心里感到甜丝丝的，非常快乐。

“啊！布朗舍这个坏家伙！”达尔大尼央说，“我现在明白您为什么有时候要离开了。”

“哟！哟！多白的台布，”波尔朵斯也用打雷般的嗓音说。

猫听到这声音吓跑了，那个家庭主妇也一下子惊醒，布朗舍态度殷勤地请两位同伴走进摆好餐具的房间。

“请允许我，”他说，“我亲爱的，向您介绍我的保护人，达尔大尼央骑士先生。”

达尔大尼央象在宫廷上那样握住这位太太的手，而且殷勤得就象握着的是王太弟夫人的手。

“杜·瓦隆·德·布拉西安·德·皮埃尔丰男爵先生，”布朗舍接着说。

波尔朵斯行了一个礼，即使是奥地利安娜也会对这个礼表示满意，否则就未免太苛求了。

接着轮到布朗舍。

他大大方方地抱吻这位太太，不过在事前曾经做过一个手势，好象是请求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允许。

他们当然允许了。

达尔大尼央称赞布朗舍，他说：

“这才是一个善于安排生活的人。”

“先生，”布朗舍笑着回答，“生活是一笔资本，做人就应该尽可能巧妙地利用它……”

“你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波尔朵斯一边说，一边象打雷似的笑着。

布朗舍回过身来对他的主妇说：

“我亲爱的，您见到的这两位曾经在我一生中有一段时间领导我。我曾经有好多次跟您提到过他们两位的名字。”

“还有另外两位的名字，”这位太太用极其明显的弗朗德尔口音说。

“太太是荷兰人吗？”达尔大尼央问。

波尔朵斯捻着他的小胡子，什么都注意到的达尔大尼央注意到了。

“我是安特卫普人，”太太回答。

“她叫热什特太太，”布朗舍说。

“您千万不要称呼她太太，”达尔大尼央说。

“为什么？”布朗舍问。

“因为您这样叫她，会把她叫老的。”

“不，我叫她特吕青。”

“可爱的名字，”波尔朵斯说。

“特吕青，”布朗舍说，“她带着她的美德和两千盾从弗朗德尔来到我这儿。她丈夫很凶，常常打她，她逃了出来。我作为一个庇卡底人，过去一向喜欢阿图瓦[1]女人。而从阿图瓦到弗朗德尔只有一步远。她的教父是我隆巴尔街的前任店主，她来到他家哭泣。她把她的两千盾放在我的买卖里让我给她生利，现在已经给她赚了一万。”

“好极了，布朗舍！”

“她得到了自由，她有了钱；她有一头牛，她使唤一个女用人，还有塞莱斯坦老爹。我的衬衫都是她纺纱织布替我做的，我冬天穿的袜子都是她织的。她每隔半个月才和我见一次面，她说她感到很幸福。”

“我确实很幸福……”特吕青态度天真地说。

波尔朵斯捻着他的另外半边小胡子。

“见鬼！见鬼！”达尔大尼央想，“波尔朵斯会不会在打什么主意？……”

这时候特吕青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她去催促厨娘，她加了两副餐具，在桌子上摆满了美味菜肴，使得夜宵变成了正餐，正餐变成了宴会。

新鲜黄油，咸牛肉，鳀鱼和金枪鱼，总之，布朗舍的食品杂货店里的东西全上来了。

小鸡，蔬菜，生菜，池塘里的鱼，河里的鱼，森林里的野味，总之，外省的出产全上来了。

布朗舍另外又从食品贮藏室带了十瓶酒回来，瓶子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土。

看到这十瓶酒，波尔朵斯心里更感到高兴了。

---

① 阿图瓦：法国东北部地区名，原属弗朗德尔地区的一部分。

“我饿了，”他说。

他带着挑逗的眼光，在特吕青旁边坐下。

达尔大尼央坐在另一边。

布朗舍既审慎而又愉快地坐在对面。

“在吃饭的时候，特吕青可能常常离开桌子，”他说，“请你们别感到不高兴。她要去收拾你们的卧房。”

这位家庭主妇确实出去了好几趟，从二层楼上传来木头床的嘎吱声和床脚小轮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

在这段时间里，三个男人又是吃又是喝，特别是波尔朵斯吃喝得最起劲。

看着他们吃喝真是件有趣的事。

十个酒瓶在特吕青带着干酪下楼来时已经空了。

达尔大尼央还完全保持着他的尊严。

波尔朵斯却相反，已经失掉了他的一部分尊严。

他们歌唱战斗，谈论歌词。

达尔大尼央建议再到酒窖里去一趟。布朗舍走起路来已经失去老步兵的平稳，因此火枪队队长主动提出陪他去。

他们于是走了，一边还哼着歌曲，即使是远在弗朗德尔的魔鬼听了也要害怕。

特吕青留在饭桌上，波尔朵斯的旁边。

两个品酒行家正在柴捆后面挑选葡萄酒时，忽然听见两片嘴唇在一个脸蛋上猛地一吸产生出来的那种又脆又响的声音。

“波尔朵斯还以为自己是在拉罗舍尔，”达尔大尼央想。

他们带着酒瓶又上来了。

布朗舍唱得那么起劲，什么也看不见了。

达尔大尼央还是什么都能看见，他注意到特吕青的左边脸蛋比右边红得厉害。

波尔朵斯在特吕青的左边微笑着，同时用两只手分别捻着两撇小胡子。

特吕青也朝着这个有气派的爵爷微笑。

冒气泡的安茹葡萄酒先把三个男人变成了三个魔鬼，接着又把他们变成了三个废物。

达尔大尼央只剩下端起一个蜡烛盘的力气，他替爬自己家里的楼梯的布朗舍照亮。

布朗舍在前面拽波尔朵斯，特吕青也非常快活，她在后面推。

是达尔大尼央找到了卧房，发现了床。波尔朵斯由他的朋友火枪手替他脱了衣服，钻到自己的床上。

达尔大尼央倒在自己的床上，嘴里说：

"该死！我早就发过誓不再碰这种带火石味儿的黄颜色的葡萄酒。呸！要是火枪手看见他们的队长这个样儿，那可好了！"

他把床帏拉好，又说：

"幸好他们不会看见我。"

布朗舍被特吕青抱走了，她先替他脱掉衣服，然后拉上床帏，关上门。

"乡间住宅，这真叫人开心，"波尔朵斯说着一伸腿，两条腿穿过了床架子，床架子发出一声巨响坍倒了，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因为大家在布朗舍的乡间住宅里过得太开心了。

后半夜两点钟所有的人都发出了鼾声。

第一四五章

从布朗舍的房子里能看见的

第二天，三位英雄酣睡未醒。

特吕青已经把百叶窗都关上，她怕初升的太阳光对疲倦发沉的眼睛有害。

因此波尔朵斯的床帏里，布朗舍的帐子里还跟黑夜一样；达尔大尼央头一个被一道从窗缝里透过来的冒失的阳光照醒，他象头一个发起冲锋那样从床上一下子跳下来。

他冲进了在他卧房旁边的波尔朵斯的卧房。

这个可敬的波尔朵斯正鼾声如雷地睡着。在黑暗中他高傲地摊开着他那巨人般魁梧的上半身，紧握着的大拳头耷拉在床边的踏脚小地毯上。

达尔大尼央叫醒波尔朵斯，他挺高兴地搓搓眼睛。

这时候，布朗舍穿好了衣服，来到卧房门口，迎接他的两位因为迟睡还有点摇摇晃晃的客人。

虽然是在早上，房子里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女厨子在饲养家禽的院子里进行残酷无情的屠杀，塞莱斯坦老爹在花园里采樱桃。

波尔朵斯兴致非常好，朝布朗舍伸出一只手去。达尔大尼央请求允许他抱吻特吕青太太。

特吕青太太对战败者也一视同仁，她走到波尔朵斯跟前，让他享受同等的优待。

波尔朵斯一边抱吻特吕青太太，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

布朗舍于是拉住两位朋友的手，说：

“我带你们看看这所房子。昨天晚上我们就象钻进烘炉一样来到这儿，什么也不能看见。但是在白天里，一切都改变了面貌，你们一定会感到满意。”

“让我们先看看景致，”达尔大尼央说，“景致比什么都使我入迷。我过去一直住在王室的宫堡里，那些王爷们很会选择看风景的位置。”

“我呢，”波尔朵斯说，“我过去也一直喜欢看景致。在我的皮埃尔丰城堡里，我让人开辟了四条林荫道，景致千变万化。”

“您去看看我的景致，”布朗舍说。

他把两位客人领到一扇窗子前面。

“啊！对，这是里昂街，”达尔大尼央说。

“对。朝这边有两扇窗子，景致毫无可取之处。可以看见这家客店，人来人往，十分吵闹。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邻居。我原来有四扇窗子朝这边，我只留下了两扇。”

“换个地方看看，”达尔大尼央说。

他们回到走廊里，走廊通到卧房，布朗舍推开百叶窗。

“瞧！瞧！”波尔朵斯说，“那边是什么？”

“森林，”布朗舍说。“那是地平线，一年到头都是一条宽宽的带子，春天是浅黄色的，夏天是绿色的，秋天是红色的，冬天是白色的。”

“很好，不过它象一道帘幕挡住人的视线，使人不能看得更远。”

“是的，”布朗舍说，“但是往那边看，可以看见……”

“啊！是辽阔的田野！……”波尔朵斯说。“瞧！……我在那边看见的是什么？……一些十字架，一些石头。”

“啊！当然是公墓！”达尔大尼央叫起来。

“完全正确，”布朗舍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十分有趣。没有一天这儿不埋死人。枫丹白露人口相当多。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群打着神幡的穿白衣裳的年轻姑娘，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市政长官和有钱的市民，他们带着唱经班和教堂财务管理委员会人员。偶尔也有一些王室的官员。”

“我可不喜欢看这个，”波尔朵斯说。

“这可不怎么有趣，”达尔大尼央说。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看看可以产生圣洁的思想，”布朗舍回答。

“啊！我不反对。”

“但是，”布朗舍继续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死，我记得什么地方有这么一句格言：‘多想想死亡对身心有益。’”

“我不否认。”

“可是，”达尔大尼央反驳说，“多想想草木、花朵、河流、蓝色的天际、无边无际的广阔平原等等，也是有益身心的。”

“如果我有这些，我也决不会拒绝，”布朗舍说，“可是我只要有这个也开满花朵、长满青苔、既多荫又安静的小公墓，我也满足了，我想到那些城里的人，譬如说，住在隆巴尔街上的人，他们每天都要听见两千辆四轮运货马车驶过的声音，还有十五万人踩着泥泞走路的声音。”

“可是他们是活人，”波尔朵斯说，“活人！”

“恰恰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稍微看看死人可以使我得到休息，”布朗舍谦虚地说。

“这个鬼布朗舍，”达尔大尼央说，“正象生来是为了做食品杂货店主一样，他生来也是为了做诗人的。”

“先生，”布朗舍说，“我就是那号性情随和的人，天主制造我们

出来就是为的让我们活上一定时间，而且对这段时间里伴着我们的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满意。”

达尔大尼央于是在窗边坐下，布朗舍的这种哲理他觉得很有道理，开始仔细琢磨。

“见鬼！”波尔朵斯叫起来，“好象有人演戏给我们看。我是不是听到了一点唱歌的声音？”

“对，有人在唱歌，”达尔大尼央说。

“啊！这是一次最低等级的安葬仪式，”布朗舍轻蔑地说。“那儿只有主持仪式的神父、教堂执事和唱经班的孩子。你们也看得出，先生们，去世的这个男人或者女人决不是什么王爷公主。”

“对，没有人参加葬礼。”

“有，”波尔朵斯说，“我看见了一个女人。”

“嗯，您说得对，有一个裹着披风的人，”达尔大尼央说。

“这不值得看，”布朗舍说。

“我感到兴趣，”达尔大尼央双肘靠在窗上，急忙说。

“哈，哈，您看出味道来了，”布朗舍高兴地说，“跟我一样，头些日子我整天发愁地画十字，歌声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进我的脑子里。后来这些歌对我就象催眠曲了，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比公墓里的鸟儿更漂亮的鸟儿。”

“我呢，”波尔朵斯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还是宁可下楼去。”

布朗舍连忙抢上前，向波尔朵斯伸出手，要领他到花园去。

“怎么？您留在这儿？”波尔朵斯回过头来问达尔大尼央。

“是的，我的朋友，是的。我等一会来找您。”

“啊！啊！达尔大尼央先生不会错，”布朗舍说，“已经埋下去了吗？”

“还没有。”

“啊！对，掘墓人要等绳子在棺材周围打好结……瞧！在公墓另一头进来了一个女人。”

“对，对，亲爱的布朗舍，”达尔大尼央连忙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我开始进入了有益身心的沉思，不要打搅我。”

布朗舍走了，达尔大尼央在半开半关的百叶窗后面密切注视着面前发生的事。

两个抬棺材的人从担架上解下背带，让棺材滑进墓穴。

那个穿披风的人是这个凄惨场面的唯一旁观者，他在几步以外，背靠在一棵大柏树上，整个脸部遮住，不让那些掘墓人和神父看见。棺材五分钟就埋好了。

墓穴填满以后，神父们回去了。掘墓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也跟在他们后面走了。

穿披风的人在他们经过时朝他们行礼，并且放了一枚钱币在掘墓人的手里。

“见鬼！”达尔大尼央低声说，“这个人是阿拉密斯呀？”

确实是阿拉密斯，他一个人留下来。他刚刚转过头来，一个女人的脚步声和一条长裙的窸窣声就在他旁边的路上响起来。

他立刻转过身去，象廷臣那样十分恭敬地脱掉帽子。他把这位夫人领到笼罩着一座豪华坟墓的那些栗树和椴树的绿荫下。

“唉呀！”达尔大尼央说，“瓦纳主教在幽会！他还是在诺瓦西-勒塞克追逐女人的那个阿拉密斯修道院长。对，”火枪手补充说，“不过，在一个公墓里，这是一次圣洁的幽会。”

他开始笑起来了。

谈话继续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达尔大尼央看不到那位夫人的脸，因为她背朝着他。但是从两个交谈者的挺直的身躯，从容不迫的手势，以及他们象在进攻或者防守中一样互相投射目光似的那种慎重而灵巧的姿态，他看出

他们谈的决不是爱情。

谈话结束以后，夫人站起来，这一次是她恭恭敬敬地向阿拉宓斯行礼。

“嗬！嗬！”达尔大尼央说，“可是这样的结束倒象是爱情幽会！……一开始是骑士下跪，接着小姐被征服，轮到她恳求了……这位小姐是谁？我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知道她是谁。”

但是这不可能。阿拉宓斯先走了；那位夫人把帽子拉拉低，接着也离开了。

达尔大尼央再也忍耐不住，他朝靠里昂街的那扇窗子奔去。

阿拉宓斯刚刚走进了客店。

那位夫人朝相反方向走去。树林边上有两匹手牵着的马和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她很可能是回到那儿去上车。

她走得很慢，低头沉思着。

“见鬼！见鬼！我必须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火枪手又说。

他不再考虑，开始追赶她。

一路上他想着用什么办法可以逼使她撩起面纱。

“她不年轻，”他说，“肯定是一位上流社会妇女。这个身段我挺眼熟，决不会错。”

因为他在跑，所以他的马刺和靴子在踩结实的泥土路面上发出一片很奇怪的丁零当郎的声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反而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响声使这位夫人感到不安，她以为后面有人在跟踪或者追赶她，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她转过身来。

达尔大尼央仿佛腿肚子被打麻雀的铅弹击中似的往上一跳，然后来了个急转弯，往回跑去。

“德·石弗莱丝夫人！”他低声说。

达尔大尼央不把情况完全摸清决不肯空着手回去。

他要塞莱斯坦老爹去向掘墓人打听，当天早上埋的死人是谁。

“一个可怜的托钵乞食的方济各会修士，”掘墓人回答，“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没有一条狗爱他，最后送他进坟墓。”

“如果这样的话，”达尔大尼央想，“阿拉密斯不是来替他送葬的。就忠诚来说，瓦纳主教先生远不如一条狗，就嗅觉来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一四六章

波尔朵斯、特吕青和布朗舍多亏了达尔大尼央，才能友好地分手

他们在布朗舍家里大吃大喝。

波尔朵斯压断了一把梯子和两棵樱桃树，他把覆盆子采了个精光，但是他够不到草莓，据他说是因为腰带妨碍了他。

特吕青已经跟巨人混熟了，回答他：

“不是腰带妨碍了您，是肚子太大。”

波尔朵斯欣喜若狂，抱住特吕青。她替他采了一把草莓，让他就着她的手吃。达尔大尼央就在这时候来到了，他责备波尔朵斯懒惰，并且在心里同情布朗舍。

波尔朵斯早饭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以后望着特吕青说：

“我会喜欢这儿的。”

特吕青微笑。

布朗舍也面带笑容，但是多少有点勉强。

达尔大尼央于是对波尔朵斯说：

“我的朋友，不应该让加普亚①的快乐使您忘掉我们这趟来枫丹白露的目的。”

“带我去见国王吗？”

“正是如此，我想到城里去兜一个圈子，为这件事准备一下。我请求您，别从这儿出去。”

"啊！不出去，"波尔朵斯叫起来。

布朗舍担心地望望达尔大尼央。

"您要离开很长时间吗？"他说。

"不，我的朋友，今天晚上我就让你摆脱这两个对你说来负担太重了点的客人。"

"啊！达尔大尼央先生，您怎么能这么说！"

"不，你瞧，你的心地是善良的，但是你的房子很小。哪怕只有两阿尔邦土地的人，也可以留宿一位国王，而且可以使他过得很快乐；但是你不是天生的贵族大老爷。"

"波尔朵斯先生也不是，"布朗舍低声说。

"他已经变得是了，我亲爱的；二十年来他是每年有十万法郎收入的封建主，而且五十年来他就是有这样两个拳头和一条脊梁骨的封建主，在美丽的法兰西王国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对手。波尔朵斯和你一比，我的孩子，是一位很高贵的贵族老爷，而且……我用不着多说了，我知道你很聪明。"

"不，不，先生；请您解释解释……"

"看看你的被采光了的果园，你的空了的食品柜，坏了的床，喝干了的酒窖，看看……特吕青太太……"

"啊！我的天主！"布朗舍说。

"你看，波尔朵斯是有三十个村子的贵族老爷，三十个村子里有二百个轻佻的女佃农。况且波尔朵斯是个很漂亮的男人！"

"啊！我的天主！"布朗舍又说了一遍。

"特吕青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女人，"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

---

① 加普亚：意大利城市。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远征意大利期间于公元前二一五年占领该城，屯兵过冬。该城在当时是意大利最繁华的地方，因此汉尼拔受到指责。"加普亚的快乐"意思是使人意志消沉的逸乐。

“你要为你自己保留她，明白吗？”

他说着拍了拍布朗舍的肩膀。

这时候食品杂货店主发现特吕青和波尔朵斯离着远远的，在一个花棚底下。

特吕青带着弗朗德尔女人才有的媚态，用一些成双长在一起的樱桃替波尔朵斯做耳环。波尔朵斯象参孙在大利拉面前那样充满柔情地笑着。

布朗舍握了握达尔大尼央的手，朝花棚那儿奔去。

不过我们应该说句公道话，波尔朵斯连坐位都没有挪挪……毫无疑问他并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

特吕青也没有挪动坐位，这使得布朗舍十分恼火。但是他曾经在他的铺子里见过相当多上流社会的人，他能在不如意的事情面前泰然自若。

布朗舍拉住波尔朵斯的胳膊，建议他去看看那些马。

波尔朵斯说他很疲乏。

布朗舍又建议杜·瓦隆男爵去尝一尝他亲手做的杏仁甜酒，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男爵接受了。

布朗舍就这样整天动脑筋不让他的敌人闲着。他为了自己的自尊心牺牲了自己的食柜。

达尔大尼央两个钟头以后回来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说，“我在陛下临去打猎时见到了他。国王今天晚上等我们。”

“国王等我，”波尔朵斯坐不住，站了起来叫道。

人的心象波浪一样变化不定。我们应该承认，从这一时刻起，波尔朵斯眼睛不再用温柔动人的眼光看特吕青太太了。他那种温柔动人的眼光曾经把这个安特卫普女人看得心都软了。

布朗舍看见他野心勃勃，于是拚命地在一旁扇扇子。他叙述，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回顾前一朝的所有丰功伟绩，一次次战役，一次次围城，一次次大典。他谈到英国人的奢华，三位英勇伙伴得到的意外奖赏，达尔大尼央在一开始是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一个，最后变成了他们的首领。

他重提波尔朵斯的消逝的青年时代，来激发他的热情。他尽可能地赞扬这位贵族老爷的敦厚以及看重友谊的那种虔敬感情。他能言善辩，机智老练。他使波尔朵斯高兴，使特吕青害怕，使达尔大尼央陷入了沉思。

六点钟，火枪手吩咐准备马匹，并且让波尔朵斯换上衣服。

他感谢布朗舍的热情款待，顺便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他可能替他在宫廷上找到差使的话。这立刻在特吕青的心目中提高了布朗舍的地位。可怜的食品杂货店主如此善良，如此大方，如此忠诚，自从两位老爷来到以后，相比之下，他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

不过女人都是这样，她们没有的，渴望着要得到；得到了以后，她们又蔑视她们曾经渴望要得到的。

达尔大尼央在为他的朋友布朗舍帮了这个忙以后，又低声对波尔朵斯说：

“我的朋友，您手指上戴着一个相当漂亮的戒指。”

“值三百皮斯托尔，”波尔朵斯说。

“如果您把这个戒指留给特吕青太太，她一定忘不了您，”达尔大尼央说。

波尔朵斯犹豫不决。

“您觉得戒指还不够美丽吗？”火枪手说。“我懂得您的心思了；一位象您这样的贵族大老爷到以前的一位仆人家里住宿，决不会不慷慨地付给他接待费用。不过，请相信我，布朗舍心地是那么

善良，他不会指出您有十万法郎的收入。”

“我很想把我的那个布拉西安小田庄送给特吕青太太，”波尔朵斯听了他这一番话非常得意，说。“这也是一个美丽的指环……有十二阿尔邦。”

“这太多了，我的好波尔朵斯，目前太多了……以后再说吧。”

他从波尔朵斯指头上取下钻石戒指，走到特吕青跟前说：

“太太，男爵先生不知道该怎样来请求您为了对他的爱而接受这只小小的戒指。杜·瓦隆先生是我认识的一个最慷慨、最审慎的人。他本来想把他在布拉西安的一处田庄献给您。我劝阻他了。”

“啊！”特吕青贪婪地望着钻石戒指说。

“男爵先生！”布朗舍激动得叫了起来。

“我的好朋友！”波尔朵斯结结巴巴地说。达尔大尼央把他的心思表达得这么好，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所有这些同时发出的惊呼声，构成了这个感人至深的结局。这个日子本来很可能是以可笑的方式结束的。

但是有达尔大尼央在这儿。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达尔大尼央控制，事情都只能按照他的口味和愿望结束。

大家互相拥抱。男爵的豪爽使特吕青清醒过来，感觉到了自己的地位，她仅仅把一个因为害臊而发红的前额伸给贵族大老爷，前一天她跟他还是那么亲热随便。

布朗舍也满怀着谦卑的感情。

在慷慨无私的心情中，波尔朵斯男爵真恨不得把口袋里的钱统统倒在女厨子和塞莱斯坦的手里。

但是达尔大尼央阻止了他。

“轮到我了，”他说。

他给女的一个皮斯托尔，给男的两个皮斯托尔。

他听到的感谢话，即使是阿巴贡[1]听了，也会心花怒放，变得挥金如土。

达尔大尼央让布朗舍领到城堡，然后把波尔朵斯带到了他自己的那套队长套房里，凡是他不愿意遇见的人都没有看见他。

---

[1] 阿巴贡：法国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守财奴。

第一四七章

波尔朵斯觐见国王

当天晚上七点钟，国王在大客厅里接见一位荷兰的使节。

接见进行了一刻钟。

然后他接见那些新引见的人和几位享受优先权的夫人。

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柱子后面，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一边谈话，一边等着轮到他们的时刻。

“您知道新闻吗？”火枪手对他的朋友说。

“不知道。”

“好吧，您看看他。”

波尔朵斯踮起脚来，看见穿着大礼服的富凯先生领着阿拉宓斯朝国王走去。

“阿拉宓斯！”波尔朵斯说。

“由富凯先生引见国王。”

“啊！”波尔朵斯说。

“因为修筑了美丽岛的防御工事，”达尔大尼央继续说。

“我呢？”

“您？您，正象我荣幸地对您所说的，您是善良的波尔朵斯，我的好老天爷。因此别人要求您老老实实在圣芒代待着。”

“啊！”波尔朵斯重复说。

“可是幸好有我在这儿，”达尔大尼央说，“等一会儿就要轮到

我了。”

这时候富凯对国王说：

“我要向陛下恳求一个恩典。德·埃尔布莱先生不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但是他知道他还能够有点用处。陛下需要在罗马有一个代理人，而且是个能干的代理人。我们可以使德·埃尔布莱先生升任为红衣主教。”

国王做了个手势。

“我难得向陛下提出要求，”富凯说。

“得研究研究，”国王回答，他一向是这样来表达他的犹豫不决。

对这句话再没有什么好回答的了。

富凯和阿拉宓斯面面相觑。

国王接着又说：

“德·埃尔布莱先生也可以在法国为我们效劳。譬如说，做一个总主教。”

“陛下，”富凯以他特有的殷勤态度提出不同意见，“您待德·埃尔布莱先生太好了。国王如此宠爱，总主教职位可以作为红衣主教职位的补充，另外授予，两者并不互相排斥。”

国王赞赏他的机智，露出了笑容。

“就是达尔大尼央也回答不了那么好，”他说。

他刚说出这个名字，达尔大尼央就出现在他面前。

“陛下叫我吗？”他说。

阿拉宓斯和富凯朝后退了一步，想要走。

“请允许，陛下，”达尔大尼央连忙替波尔朵斯取掉假面具说，“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杜·瓦隆男爵先生，法国最英勇的世家子弟之一。”

阿拉宓斯看到波尔朵斯，脸一下子发了白。富凯在袖口里攥

紧了拳头。

达尔大尼央朝他们俩微笑，这时候波尔朵斯向陛下行礼，可以看出他非常激动。

“波尔朵斯在这儿！”富凯在阿拉宓斯耳边悄声说。

“嘘！这是一次叛变，”阿拉宓斯回答。

“陛下，”达尔大尼央说，“六年前我就应该把杜·瓦隆先生介绍给您了；但是有些人和天上的星星一样，他们来来去去，一定得有他们的朋友陪伴。昴星团从来不分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挑选了您看见德·埃尔布莱先生在他身边时把他介绍给您。”

阿拉宓斯差点儿失去常态。他神色高傲地看着达尔大尼央，仿佛在接受对方挑战。

“啊！这两位先生是好朋友？”国王说。

“非常好，陛下，这一个可以为另一个负责。请您问一问德·瓦纳先生美丽岛的防御工事是怎样修筑的吧。”

富凯避开一步。

“美丽岛的防御工事，”阿拉宓斯冷冷地说，“是这位先生修筑的。”

他指指波尔朵斯，波尔朵斯第二次行礼。

路易一方面感到钦佩，一方面又不相信。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不过请您问问男爵先生，在工程中是谁协助他？”

“阿拉宓斯，”波尔朵斯坦率地说。

他指指主教。

“见鬼，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主教想，“这出戏会落个什么结局呢？”

“怎么！”国王说，“红衣主教先生……我是说主教……叫阿拉宓斯？”

“入伍时用的名字，”达尔大尼央说。

“朋友之间用的名字，”阿拉宓斯说。

“别谦虚了，”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在这位神父的外衣下，陛下，隐藏着您的王国里最杰出的军官，最勇敢的世家子弟，最博学的神学家。”

路易抬起了头。

“而且是一位工程师！”他一边说，一边欣赏阿拉宓斯的在当时确实值得欣赏的面容。

“偶一为之，陛下，”阿拉宓斯说。

“我的火枪队里的伙伴，陛下，”达尔大尼央热情地说，“他曾经不下一百次出主意帮助先王的大臣们完成计划……德·埃尔布莱先生，总之一句话，他和杜·瓦隆先生，我，还有陛下也知道的德·拉费尔伯爵……组成了先王统治时代和陛下未成年时期谈论得非常多的那个四人舞。”

“而且他修筑了美丽岛的防御工事，”国王用意味深长的嗓音说。

阿拉宓斯朝前走了一步。他说：

“象我过去为父亲效劳那样为儿子效劳。”

达尔大尼央在阿拉宓斯说这句话时，仔细观察他。从他的话里达尔大尼央发现他的尊敬是那么真实，他的忠诚是那么热烈，他的信心是那么无可争辩，连他达尔大尼央这个永恒的怀疑论者，从不犯错误的人，都受骗上当了。

“一个人说谎不可能有这样的声调，”他说。

路易深信不疑。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正忧虑地等待着这次考验结果的富凯说，“红衣主教的职位同意给他。德·埃尔布莱先生，我向您许下诺言，一出缺就提升您为红衣主教。谢谢富凯先生吧。”

这几句话柯尔培尔听见后，心都给撕碎了。

他突然走出了大厅。

“您，杜·瓦隆先生，”国王说，“您要求什么……我喜欢奖赏我父亲的仆人们。”

“陛下……”波尔朵斯说。

他说不下去了。

“陛下，”达尔大尼央叫了起来，“这位可敬的世家子弟曾经高傲地经受住上千敌人的目光和炮火，却在威严的陛下面前发了愣。不过我知道他想什么，我比他习惯于看太阳……让我来向您说出他的想法：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希望能得到瞻仰陛下一刻钟时间的幸福。”

“您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晚饭，”国王亲切地微笑着，向波尔朵斯行了一个礼，说。

波尔朵斯又是快乐，又是骄傲，脸涨得通红。

国王让他退下去，达尔大尼央在跟他拥抱以后，在大厅里推着他朝前走。

“吃饭时您坐在我旁边，”波尔朵斯在他耳边说。

“好，我的朋友。”

“阿拉密斯在生我的气，是不是？”

“阿拉密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您。想想看，我刚刚让他得到了红衣主教的职位。”

“这倒是真的，”波尔朵斯说。“想起来了，国王喜欢别人在他的饭桌上吃得很多吗？”

“这只有使他高兴，”达尔大尼央说，“因为他有第一流的胃口。”

“您使我太高兴了，”波尔朵斯说。

第一四八章

解　　释

阿拉密斯很巧妙地绕了一个弯子，去找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他来到柱子后面波尔朵斯的身边，握住他的手，对他说：

"您从我的监牢里逃出来了？"

"不要责怪他，"达尔大尼央说，"亲爱的阿拉密斯，是我要他逃走的。"

"啊！我的朋友，"阿拉密斯望着波尔朵斯说，"难道您等得不耐烦了？"

达尔大尼央出来为已经在喘气的波尔朵斯解围。

"你们神职人员，"他对阿拉密斯说，"你们是大政治家。我们军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事情是这样的，我去拜访那位亲爱的贝兹莫。"

阿拉密斯竖起了耳朵。

"瞧！"波尔朵斯说，"您让我想起了我还有一封贝兹莫给您的信，阿拉密斯。"

波尔朵斯把我们知道的那封信递给主教。

阿拉密斯请求允许他看信。达尔大尼央完全料到会出现这一幕，在阿拉密斯看信时，没有流露出一点局促不安的表情。

此外阿拉密斯也是那么泰然自若，达尔大尼央不由得比以往更加佩服他。

信看完以后，阿拉宓斯若无其事地把它放在口袋里。

"请您说下去，亲爱的队长，"他说。

"我刚才说到，"火枪手继续说，"我为了公务去拜访了贝兹莫。"

"为了公务？"阿拉宓斯说。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当然我们谈到了您和我们的朋友们。我应该说贝兹莫接待我时态度很冷淡。我告辞以后，正往回走，有一个士兵过来对我说（他毫无疑问认识我，尽管我穿着便服）：'队长，谢谢您，请您把这个信封上写的人名念给我听听。'我念了：'圣芒代，富凯先生府邸，杜·瓦隆先生收'。见鬼！我心里想，波尔朵斯并没有象我想的那样回到皮埃尔丰或者美丽岛去，波尔朵斯在圣芒代的富凯先生家里。富凯先生不在圣芒代。波尔朵斯因此只有一个人，或者是跟阿拉宓斯在一起，走，去看看波尔朵斯。于是我就去看波尔朵斯了。"

"很好！"阿拉宓斯一边说，一边思索。

"您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个，"波尔朵斯说。

"我没有谈的时间，我的朋友。"

"您把波尔朵斯带到枫丹白露来了？"

"带到布朗舍家。"

"布朗舍住在枫丹白露？"阿拉宓斯说。

"是的，靠近公墓！"波尔朵斯冒失地叫起来。

"怎么，靠近公墓？"阿拉宓斯起了疑心，说。

"好得很！"火枪手想，"既然有争吵，就让我们利用利用争吵吧。"

"是的，靠近公墓，"波尔朵斯说。"布朗舍当然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做的果酱也非常好，但是他的窗子朝着公墓，看了真叫人伤心！因此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阿拉宓斯说，越来越着急。

达尔大尼央转过身去背朝着他们，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着轻快的进行曲调。

“今天早上，”波尔朵斯继续说，“我们看见埋了一个基督徒。”

“啊！啊！”

“看了真叫人伤心！我，我决不愿意住在一所不断看到死人的房子里……达尔大尼央恰恰相反，他好象很喜欢这个。”

“啊！达尔大尼央看见了？”

“他不是随便看看，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阿拉宓斯打了个哆嗦，转过身来看火枪手。但是火枪手已经在跟德·圣埃尼昂起劲地谈起话来。

阿拉宓斯继续盘问波尔朵斯，等到把这个巨大的柠檬的汁挤光以后，他扔掉了柠檬皮。

他朝他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这时候国王的晚餐已经通报，圣埃尼昂已经走了。他拍拍达尔大尼央的肩膀说：

“朋友。”

“亲爱的朋友，”达尔大尼央回答。

“我们不跟国王一起吃饭吧。”

“不，我要吃。”

“您能跟我谈十分钟话吗？”

“二十分钟。估计得这么长时间以后陛下才会入席。”

“您愿意我们在哪儿谈？”

“就这儿，在这些长凳上。国王走了，我们可以坐下来，而且大厅里空了。”

“那我们就坐下吧。”

他们坐下，阿拉宓斯握住达尔大尼央的一只手。

“亲爱的朋友，”他说，“您坦白承认吧，是在您的怂恿下，波尔朵斯对我有点儿不信任。”

“我承认，但是并不象您理解的那样。我看见波尔朵斯闷得要死，我想在带他见国王时，为了他，也为了您，做您自己永远不会做的事？”

“什么事？”

“表扬您。”

“您高尚地做到了，谢谢！”

“我把那顶已经在往后退的红衣主教帽子又拉到您跟前了。”

“啊！我承认，”阿拉宓斯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说，“的确，您是唯一能使朋友们发迹的人。”

“您也看到了，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波尔朵斯的发迹。”

“啊！这种事本来由我负责，但是您比我们有威信。”

这时轮到达尔大尼央微笑了。

“好，”阿拉宓斯说，“我们应该真心相见，说实话，您还爱我吗？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

“还跟以前一模一样，”达尔大尼央随口回答，并不把这话当真。

“谢谢，谢谢，”阿拉宓斯说，“请坦率说吧，您是为了国王才到美丽岛来的吗？”

“当然。”

“您难道想夺走我们把整个筑好防御工事的美丽岛献给国王的快乐吗？”

“可是，我的朋友，要夺去你们的这个快乐，首先我得知道你们的意图。”

“您到美丽岛来时一点不知道？”

“对您，确实是一点不知道！见鬼，您要我怎么想得到阿拉宓斯

会变成工程师，象波里比阿① 或者阿基米得② 一样修筑防御工事?”

“这倒是真的。不过您猜到我在那边吗?”

“啊！是的。”

“也猜到波尔朵斯在那边?”

“亲爱的，我没有猜到阿拉宓斯当了工程师。我不可能猜到波尔朵斯变成了工程师。有一个拉丁人③ 说过：‘雄辩家是变成的，诗人是天生的。’但是他从未说过：‘波尔朵斯是天生的，工程师是变成的。’”

“您还是那么风趣，”阿拉宓斯冷冷地说，“我还要问下去。”

“问吧。”

“您掌握我们的秘密以后，就急急忙忙赶来报告国王了吗?”

“我看见你们拚命跑，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也跑得更快了。象波尔朵斯这样一个重两百五十八斤的人骑着驿马飞奔，一个主教患着痛风病(请原谅，这是您从前告诉我的)，还要火速地赶路，我想，这两个朋友不愿意事先通知我，一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瞒着我，好吧！我也跑……我身体瘦，又没有痛风病，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亲爱的朋友，您没有考虑到您可能给我和波尔朵斯帮了一个多么糟糕的倒忙?”

“我想到了；但是你们，波尔朵斯和您，让我在美丽岛扮演了一个多么糟糕的角色。”

“请原谅，”阿拉宓斯说。

“对不起，”达尔大尼央说。

“这么说，”阿拉宓斯继续追问，“您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

① 波里比阿(约前200—约前118)：古希腊历史学家。

② 阿基米得(前287—前212)：古希腊学者。生于叙拉古。罗马进犯叙拉古时，他应用机械技术来帮助防御，城破时被害。

③ 这个拉丁人指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西塞罗(前106—前43)。

“确实不知道。”

“您知道不知道我不得不立刻通知富凯先生，使他能赶在您前面到达国王跟前？”

“这一点倒确实不晓得。”

“不。富凯先生有一些敌人，您知道吗？”

“啊！知道。”

“其中特别有一个……”

“危险吗？”

“不共戴天！嗯，为了压倒这个敌人的影响，富凯先生必须在国王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忠诚，作出极大的牺牲。他要把美丽岛献给陛下，作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您先到了巴黎，意想不到的礼物也就不成其为意想不到的礼物了……看上去我们好象害怕什么似的。”

“我明白了。”

“这就是全部秘密，”阿拉密斯说，对自己把火枪手说服了，感到很满意。

“不过，”火枪手说，“简单点的办法是在美丽岛时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海上美丽岛修筑防御工事是为了把它献给国王……请帮个忙，告诉我们您是为谁办事。您是柯尔培尔先生的朋友还是富凯先生的朋友？’也许我什么也不会回答。但是您可以进一步说：‘您是我的朋友吗？’我会说：‘是的。’”

阿拉密斯低下了头。

“这样一来，”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您就使我无法再行动了，我会来对国王说：‘陛下，富凯先生在美丽岛修筑防御工事，修筑得很好，但是这儿有美丽岛的总督先生托我呈给陛下的一封短信。’或者：‘富凯先生要来面呈他的打算。’我就不会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你们的意想不到的礼物可以保住，我们也不需要互相斜着眼睛相看了。”

⑮丙

“可是，”阿拉宓斯说，“您今天完全是以柯尔培尔先生的朋友的身分行动的。您是他的朋友吗？”

“绝对不是！”队长叫了起来。“柯尔培尔先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就象过去恨马萨林一样恨他，但是我不怕他。”

“好吧，”阿拉宓斯说，“我喜欢富凯先生，我忠于他。您知道我的情况……我没有财产……富凯先生使我得到了俸禄，得到了主教职位。富凯先生帮了我不少忙，待我非常亲切。我历尽沧桑，所以特别看重他待我的深情厚意。因此，富凯先生赢得我的心，我开始为他效劳。”

“再好没有了。您有了一位好主人。”

阿拉宓斯抿紧嘴唇。

“我相信是最好的了。”

接着他歇了一会儿。

达尔大尼央避免打断他的话。

“您一定从波尔朵斯嘴里知道了他是怎样被卷进这一切的？”

“不，”达尔大尼央说，“我好奇心重，这倒是真的，但是朋友想瞒住我，不让我知道他的真正秘密，我也决不会盘问他。”

“我来说给您听。”

“如果秘密话对我有约束性，那就不必了。”

“啊！不要怕。波尔朵斯是我最喜欢的人，因为他单纯，善良。波尔朵斯是一个正直的人。自从我当主教以后，我经常与性格纯朴的人来往，他们使我热爱真理，憎恨阴谋。”

达尔大尼央摸着自己的小胡子。

“我见到波尔朵斯，跟他又有了来往。他闲着没事干，有他在面前使我想到我从前的美好日子，使我现在不会去干坏事情。我把波尔朵斯叫到瓦纳。富凯先生喜欢我，他知道波尔朵斯喜欢我以后，

答应替他请求列在头一批晋升的名单里。这就是全部秘密。”

“我决不会妄加利用，”达尔大尼央说。

“我知道，亲爱的朋友；再没有比您更具有真正荣誉感的人了。”

“我感到受宠若惊，阿拉密斯。”

“现在……”

主教看着他的朋友，一直看到灵魂深处。

“现在，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谈谈我们自己吧。您愿意做富凯先生的朋友吗？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前，别打断我的话。”

“我洗耳恭听。”

“您愿意做法兰西元帅、贵族、公爵，享有一块收入一百万的公爵领地吗？”

“可是，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回答，“要得到这一切，应该做什么呢？”

“做富凯先生的人。”

“我，我是国王的人，亲爱的朋友。”

“我想，不单单是这样吧？”

“啊！达尔大尼央只有一个。”

“您这样一个英勇无畏的人，我猜想，您一定有雄心。”

“当然。”

“嗯？”

“嗯，我希望当法兰西元帅。不过国王会让我当元帅、公爵、贵族；国王会给我这一切。”

阿拉密斯用他那明亮的眼光注视着达尔大尼央。

“国王不是主人吗？”达尔大尼央说。

“没有人会否认，但是过去路易十三也是主人。”

“啊！不过，亲爱的朋友，在黎塞留和路易十三之间没有一个达

尔大尼央先生，”火枪手心平气和地说。

“在国王周围，”阿拉密斯说，“有许许多多绊脚石。”

“没有对付国王的？”

“毫无疑问，不过……”

“瞧，阿拉密斯，我看到人人都想着自己，从来不想着这位年轻的君主。我呢，我将支持他来支持我自己。”

“忘恩负义呢？”

“只有软弱的人才害怕！”

“您对您自己那么有把握。”

“我相信是的。”

“不过国王可能不再需要您。”

“正相反，我相信他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我。瞧，我亲爱的，如果需要逮捕一个新的孔代，谁来逮捕他呢？这个……在法国只有这个。”

达尔大尼央拍拍他的剑。

“您说得对，”阿拉密斯说，脸色发了白。

他站起来，握握达尔大尼央的手。

“通知晚餐的最后一次铃声响了，”火枪队队长说，“您允许……”

阿拉密斯用胳膊搂住火枪手的脖子，对他说：

“象您这样一位朋友是王冠上最美丽的珠宝。”

接着他们就分手了。

“我早就说过，”达尔大尼央想，“这里面有文章。”

“应该赶快把火药点燃，”阿拉密斯说，“达尔大尼央已经发现了药线。”

第一四九章

王太弟夫人和德·吉什

路易十四把摸彩得来的那对美丽无比的镯子殷勤地送给了拉瓦利埃尔，就在那一天我们曾经看见德·吉什伯爵从大厅里走了出来。

伯爵在王宫外面散了一会儿步，心里疑虑重重，焦急不安。

接着他在梅花形花坛对面的平台上等候王太弟夫人出来。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候伯爵单独一个人，他不可能有很愉快的念头。

他从口袋里掏出记事簿，在长时间的犹豫以后，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 "夫人，我请求您给我片刻的谈话时间。请您不要为这个请求感到惊慌，它仅仅是在深切的敬意促使下提出的。我怀着这深切敬意，等等，等等。"

他在这张奇怪的请求书上签了名，然后象情书那样折起来，这时候他看见从城堡里出来了好几个妇女，接着又出来几个男人，总之，几乎都是王后圈子里的人。

他看见了拉瓦利埃尔本人，接着是跟马利科尔纳说着话的蒙塔莱。

刚才把王太后的书房挤得满满的客人中的最后一名也在他眼前过去了。

王太弟夫人没有出来。然而她回到她的住处必须经过这个院子，德·吉什从平台上俯视着这个院子。

最后他看见王太弟夫人带着两个举着火把的年轻侍从出来了。她走得很快，到了自己门口时大声说道：

"年轻侍从们，让人去问问德·吉什伯爵。他应该向我汇报交给他办的事。如果他有空，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德·吉什藏在黑地里，一声不响；但是王太弟夫人一进去，他就连忙冲下平台的石级，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让已经朝他住处跑去的年轻侍从们好象碰巧地遇见了他。

"啊！王太弟夫人派人来找我！"他十分激动地对自己说。

他紧握着那封已经没有用处的短信。

"伯爵，"一个年轻侍从看见他，说，"我们遇到了您，运气真好。"

"有什么事，先生们？"

"王太弟夫人的命令。"

"王太弟夫人的命令？"德·吉什露出惊讶的神色说。

"是的，伯爵，夫人殿下请您去一趟；她对我们说，您应该向她汇报一件事。您有空吗？"

"我完全服从夫人殿下的吩咐。"

"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去吧。"

德·吉什上楼来到王太弟夫人的屋里，发现她脸色苍白，十分激动。

蒙塔莱立在门口，对女主人心里想的事感到有点不安。

德·吉什来到了。

"啊！是您，德·吉什先生，"王太弟夫人说，"请进来……德·

蒙塔莱小姐，您可以走了。”

蒙塔莱更加感到惊奇了，她行了一个礼，退了出去。

两个交谈者单独留下来。

一切优势都在伯爵一边，因为是王太弟夫人主动约他来会面的。但是，这个优势，伯爵怎么可能利用呢？王太弟夫人是一个那么古怪的人，她是那么反复无常！

她立刻就让他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一开口就问：

“怎么样，您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他相信她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钟情的人都是如此，他们象诗人或者先知一样轻信，一样盲目。他相信她知道他想见她，以及他想见她的目的。

“是的，夫人，”他说，“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镯子的事，”她立刻叫了起来，“是不是？”

“是的，夫人。”

“您相信国王爱上了？说啊！”

德·吉什长久地望着她。她在他一直望到她内心深处的眼光下低下了眼睛。

“我相信，”他说，“国王可能是存心要折磨这儿的什么人，不然的话，国王决不会表现得这么殷勤，他决不可能这样任性地去损害一个至今一直是无可指摘的姑娘的名誉。”

“好！这个无耻的女人呢？”王太弟夫人提高嗓音说。

“我可以向夫人殿下保证，”德·吉什用恭敬而又坚定的口气说，“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被一个人爱上了，这个人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因为他高尚文雅。”

“啊！布拉热洛纳，对吗？”

“我的朋友。对，夫人。”

“嗯，即使他是您的朋友，跟国王有什么相干？”

“国王知道布拉热洛纳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未婚夫。因为拉乌尔曾经英勇无畏地为国王效劳，所以国王决不会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不幸。”

王太弟夫人哈哈大笑起来，给他造成了一种痛苦的印象。

“我再跟您说一遍，夫人，我不相信国王爱上了拉瓦利埃尔，我不相信的证据就是，我刚才就想问您，国王陛下这一次可能打算伤害谁的自尊心。您认识整个宫廷上的人，况且到处都有人说，夫人殿下跟国王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您更能帮助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王太弟夫人咬住嘴唇，她找不到充分理由，于是转移了话题。

“请您证明，”她用那种整个灵魂都好象倾注在里面的眼光望着他，说，“请您证明，虽然是我派人叫您来，可您早就想问我了。”

德·吉什郑重其事地掏出他在记事簿里写的短信，让她看。

“是我们有同感了。”

“是的，”伯爵说，流露出无法克制的温情，“是的，是我们有同感。不过，我已经解释了我是怎样找您，为什么找您；您，夫人，您还没有说出您为什么把我召到您的身边来。”

“这倒是真的。”

她犹豫了一下。

“这对镯子害得我昏了头，”她突然说。

“您原来料想国王一定会送给您？”德·吉什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

“可是您是国王的弟媳妇，在您前面，夫人，在您前面他不是还有王后吗？”

“在拉瓦利埃尔前面，”给刺伤了的王太弟夫人大声叫了起来，“难道他不是还有我吗？不是还有整个宫廷吗？”

“我敢向您担保，夫人，”伯爵恭恭敬敬地说，“如果听见您这么

说，如果看见您的眼睛发红，天主饶恕我！看见您睫毛上挂着的泪珠，啊！是的，人人都会说夫人殿下在嫉妒。”

“嫉妒！”王太弟夫人大声说，“嫉妒德·拉瓦利埃尔？”

她期望用这种高傲的手势和这种傲慢的声调使得德·吉什屈服。

“嫉妒德·拉瓦利埃尔，是的，夫人，”他大胆地重复说。

“我认为，先生，”她结结巴巴地说，“您竟敢侮辱我？”

“我并不认为如此，夫人，”伯爵有点激动地回答，但是他决心克制住这阵怒火。

“出去！”王太弟夫人在火头上说，德·吉什的冷静和不露声色的恭敬态度使得她又恨又气。

德·吉什往后退了一步，慢慢地行了礼，再抬起身子时，脸色白得象他的袖口。他用微微有点颤抖的嗓音说：

“早知遭到这样不公正的失宠，我真不该这么热心。”

他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去。

他还没有走上五步，王太弟夫人就象老虎一样从后面扑过来，抓住他的袖口，把他身体转过来。

“您装出来的恭敬态度，”她气得发抖，说，“比侮辱本身还要带有侮辱性。好，您侮辱我吧，但是至少要开口说话！”

“您呢，夫人，”伯爵一边抽出他的剑，一边温和地说，“请您一剑刺穿我的心，但是别这样慢慢地折磨我。”

他望着她，她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爱情，决心，甚至看到了绝望，明白了一个表面上如此平静的人，如果她再多说一句话，是会把剑刺进自己心口里的。

她从他手里把剑夺过来，狂热地抓住他的胳膊，这种狂热很可能被误认为是爱的表示。

“伯爵，”她说，“照顾照顾我吧。您看得出我在痛苦之中，您没

有一点怜悯心。”

眼泪是这次发作的最后征候，它掩没了她的声音。德·吉什看见她在哭，把她抱到她的扶手椅跟前，让她坐下。她透不过气来，就这样又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您不向我说出您的痛苦？”他跪着低声说，“您爱着一个人吗？请您告诉我吧。我会因此而死，但是在死以前我要解除您的痛苦，安慰您，甚至为您效劳。”

“啊！您这样爱我！”她完全被征服了，说。

“我爱您爱到这个程度，是的，夫人。”

她把两只手伸给他。

“我确实在爱着，”她喃喃地说，声音低得听不见。

但是他听见了。

“国王？”他说。

她轻轻地点点头，她的微笑就象暴风雨后露出的一角蓝天，那一角蓝天使人看了以为是天国的门开了。

“但是，”她补充说，“在出身高贵的人的心里，还有其他的热情。爱情是诗；但是这颗心的生命是高傲。伯爵，我是出生在宝座之上的，我因为我的地位而感到骄傲和嫉妒。为什么国王要让一些卑微低下的人接近他呢？”

“又来了！”伯爵说，“您又侮辱那个可怜姑娘，她将来是我的朋友的妻子。”

“您，您竟然这么天真，会相信？”

“如果我不相信，”他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布拉热洛纳明天就会得到通知；是的，如果我认为这个可怜的拉瓦利埃尔忘掉了她向拉乌尔所做的诺言。但是不，泄露一个女人的秘密是一件可耻的行为。扰乱一个朋友的安宁是一件犯罪的事。”

“您认为不知道就是幸福吗？”王太弟夫人突然大声笑起来说。

“我这样认为，”他回答。

“拿出证明来！拿出证明来！”她连忙说。

“很容易，夫人，整个宫廷上都在说，国王过去爱您，您过去也爱国王。”

“怎么样？”她说，感到了呼吸困难。

“是这样，假定我的朋友拉乌尔来对我说：‘是的，国王爱王太弟夫人；是的，国王打动了王太弟夫人的心，’我也许会把拉乌尔杀了！”

“德·布拉热洛纳先生一定有证据才会对您这么说，”王太弟夫人用自以为攻不破的女人的那种固执口气说。

“不过，”德·吉什叹了口气，回答，“我过去不知道，也就不去深入追究，到今天也是我的不知道救了我的性命。”

“您的自私和冷酷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王太弟夫人说，“让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继续爱拉瓦利埃尔？”

“是的，一直到拉瓦利埃尔让我知道她有罪的那一天，夫人。”

“不过那对镯子呢？”

“啊！夫人，既然您原来料想国王会给您，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个论证是非常有力的，王太弟夫人一下子垮了。从这一刻起她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但是，她心胸无比高尚，头脑无比聪慧，所以她懂得德·吉什的微妙的心理。

她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心里疑心国王爱上了拉瓦利埃尔，然而他不愿意向一个女人证实他的情敌在向另外一个女人献殷勤，使用这种俗不可耐的办法来在这个女人心中败坏他的情敌。

她猜到他怀疑拉瓦利埃尔，而且猜到他为了留给她时间回心转意，为了不永远毁掉她，他决定暂时不采取直接的措施或者比较明确的指责。

总之一句话，她在她的情人心里看到的是那么真实的高尚情操，那么慷慨的气量，以致于她感到自己的心一接触到如此纯洁的火焰，也燃烧了起来。

德·吉什尽管怕惹得她不高兴，可是仍旧保持着一个高傲的、忠诚的人的面目。这使他在她眼里变成了一个英雄，而她自己却降低成为一个气量狭小，生性嫉妒的女人。

因此她怀着那样温柔的感情爱着他，忍不住要给他证明。

"说了多少没有用处的废话，"她握住他的手说。"怀疑，不安，不信任，痛苦，我相信我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些字眼儿。"

"唉！是的，夫人。"

"您从您的心上把它们抹去，我从我的心上把它们赶走。伯爵，不管这个拉瓦利埃尔爱不爱国王，不管国王爱不爱这个拉瓦利埃尔，让我们从此时此刻起把我们扮演的两个角色分分清楚吧。您睁大了两只眼睛；我敢打赌，您没有听懂我的话？"

"您是那么容易动怒，夫人，我一直在打哆嗦，怕惹得您不高兴。"

"好一个担惊受怕的人，瞧他哆嗦得多厉害哟！"她以一种充满魅力的诙谐口吻说，"是的，先生，我有两个角色要扮演。我是国王的弟媳妇，他的妻子的妯娌。根据这个理由，难道我不应该关心家里的这些私情？您的意见呢？"

"尽可能少关心，夫人。"

"同意，但这是一个与尊严有关的问题。其次我是王太弟的妻子。"

德·吉什叹了口气。

"一定是这个迫使您一直以极其恭敬的态度跟我说话，"她充满深情地说。

"啊！"他一边喊着，一边扑倒在她的脚边，象吻神灵的脚那样

吻着她的脚。

“说真的，”她低声说，“我相信我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我过去把它忘了。”

“什么角色？什么角色？”

“我是一个女人，”她用还要低的声音说。“我也有爱情。”

他立起来。她向他张开双臂；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了。

在门帘后面响起了脚步声。蒙塔莱敲了敲门。

“什么事，小姐？”王太弟夫人说。

“有人找德·吉什先生，”蒙塔莱回答，她正好看到扮演四个角色的这两个演员的慌乱，因为德·吉什一直在英勇地扮演他的角色。

第一五〇章

蒙塔莱和马利科尔纳

蒙塔莱说得对。到处都有人在找德·吉什先生，由于事务的增多，如果不应付任何一方都是非常危险的。

王太弟夫人尽管自尊心受到伤害，心里憋了一股怒火，至少暂时还一句不能责备蒙塔莱。蒙塔莱刚刚竟如此大胆地违抗几乎跟国王本人的命令一样神圣的、要她走开的命令。

德·吉什也昏了头，或者更确切点说，德·吉什在蒙塔莱来到以前已经昏了头。他听见年轻姑娘的声音，甚至连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所要求的最简单的礼节都不顾，没有向王太弟夫人告别，就立刻带着火热的心和疯狂的脑袋逃走，留下王太弟夫人举着一只手，在向他做告别的手势。

正象一百年以后谢吕班① 说的那样，德·吉什当时所能说的是，他双唇上带走了永远享受不完的幸福。

总之，蒙塔莱发现一对情人非常慌乱，逃走的人心情慌乱，留下的人也心情慌乱。

因此年轻姑娘一边用询问的目光朝周围张望，一边悄声说：

"我相信，这一次我知道了好奇心最重的女人所希望知道的事。"

王太弟夫人被这种讯问的眼光看得局促不安，她好象听见了蒙塔莱的旁白似的，对她的侍从女伴一句话也没有说，垂下眼睛，

回到她的卧房里去。

蒙塔莱看到这种情况，于是用耳朵听。

她听见王太弟夫人插上房门的插销。

这时候她明白了，这天夜里的时间完全可以由她自己支配，她朝着刚关上的房门做了一个相当不尊重的手势，意思是说："晚安，王太弟夫人！"然后下楼去找马利科尔纳。马利科尔纳正忙于目送一个浑身上下都是尘土的信使远去。这个信使是从德·吉什的住处出来的。

蒙塔莱懂得马利科尔纳是在干一件重要的事，她让他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直到他恢复到自然的姿势以后，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嗯，"蒙塔莱说，"有什么新闻？"

"德·吉什先生爱上了王太弟夫人，"马利科尔纳说。

"了不起的新闻！我知道的事还要新鲜。"

"您知道什么事？"

"王太弟夫人爱上了德·吉什先生。"

"这件事是另一件事的后果。"

"并不总是如此，我的漂亮的先生。"

"您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吗？"

"在场的人总是除外。"

"谢谢，"马利科尔纳说。"另一方面呢？"他接着又问她。

"国王今天晚上在摸彩以后，想跟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见面。"

"噢，他见到她了？"

"没有。"

"怎么会没有？"

"门关上了。"

---

① 谢吕班：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

“结果？……”

“结果国王象一个忘了带工具的普通小偷那样垂头丧气地转身走了。”

“好。”

“第三方面呢？”蒙塔莱问。

“到德·吉什先生这儿来的信使是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派来的。”

“好！”蒙塔莱拍着手说。

“为什么好？”

“因为有事情可忙了。如果我们现在感到烦闷无聊，那真是太不幸了。”

“应该把任务分一分，”马利科尔纳说，“免得造成混乱。”

“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蒙塔莱回答。“三桩进行得挺顺利、策划得挺好的私情，每天平均至少要产生出三封信。”

“啊！”马利科尔纳耸耸肩膀叫了起来，“得了吧，亲爱的，三封信一天，这只适合普通老百姓的感情。一个当班的火枪手，一个待在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每天可能在梯子顶上或者墙上挖出的洞里交换一封信。一封信里容纳了这些可怜的、小小的心儿里的全部的诗。但是在我们这儿……啊！我亲爱的，您对王室的爱情懂得太不够了。”

“请您快下结论吧，”蒙塔莱不耐烦地说，“可能会有人来。”

“下结论！我刚开始叙述呢。我还有三点。”

“您那种弗朗德尔人的冷静性格将来一定会把我的命送掉！”

“您呢，您这种意大利人的急躁性格将来一定会使我失去理智。我刚才对您说，我们的那些情人相互之间会写许许多多的信，

但是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想我们的那些夫人没有一个会保存她们接到的信。”

“那当然。”

“德·吉什先生也不敢保存他接到的信。”

“很可能。”

“好吧，那就让我来保存这一切。”

“正是这件事不可能，”马利科尔纳说。

“为什么？”

“因为您不是在您自己家里，您的房间是拉瓦利埃尔和您共同使用的，而且有些人专门喜欢检查、搜查侍从女伴的房间。再说我非常害怕象一个西班牙女人那样嫉妒的王后，象两个西班牙女人那样嫉妒的王太后和象十个西班牙女人那样嫉妒的王太弟夫人。”

“您忘了一个人。”

“谁？”

“王太弟。”

“我刚才谈的只是女人。那就让我们编编号码。王太弟，第一号。”

“第二号，德·吉什。”

“第三号，德·布拉热洛纳子爵。”

“第四号，国王。”

“国王？”

“当然，国王。他不仅会比任何人都嫉妒，而且会比任何人都有权势。”

“啊！我亲爱的！”

“还有呢？”

“您钻进了一个多么大的马蜂窝啊！”

“还不算太深，只要您愿意跟着我。”

“当然我愿意跟着您。不过……”

“不过？……”

“趁着时间还来得及，我看最好还是及早退出来。”

“我呢，正相反，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一下子就把所有这些个私情掌握在我们手里。”

“您忙不过来。”

“有您的帮助，我可以对付十个。这种事我在行，明白吗？我完全适合于生活在宫廷中，正如蝾螈完全适合于生活在火焰中。”

“您的比喻一点也不能使我放心，亲爱的。我曾经听见一些极其博学的学者说过，首先是根本没有什么蝾螈，即使有的话，从火里出来也完全给烤熟或者烧焦了。”

“您的那些学者可能对与蝾螈有关的事非常博学。然而，您的那些学者绝对说不出我要对您说的话：奥尔·德·蒙塔莱用不了一个月就会被人称为法国宫廷的第一名外交家！”

“对，不过条件是我要变成第二名。”

“同意。当然是攻守同盟罗。”

“只不过您要留神那些信。”

“别人交给我以后，我随时交给您。”

“我们对国王谈到王太弟夫人时怎么说？”

“就说王太弟夫人仍旧爱着国王。”

“我们对王太弟夫人谈到国王时怎么说？”

“就说她如果不谨慎地对待他，就会犯最大的错误。”

“我们对拉瓦利埃尔谈到王太弟夫人时怎么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拉瓦利埃尔在我们控制下。”

“在我们控制下？”

“有两重原因。”

“什么原因？”

“首先是因为德·布拉热洛纳子爵。”

“请您解释解释。”

“我希望您没有忘记，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写过许多信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

“我一点也没有忘记。”

“这些信是由我收下，由我藏起来的。”

“因此这些信在您手里吗？”

“在我手里。”

“在哪儿？在这儿？”

“啊！不，不。在布卢瓦，您知道的那间小房间里。”

“亲爱的小房间，充满爱情的小房间，城堡的前厅，我总有一天要让您住到那儿去。但是，对不起，您是说所有的信都在那间小房间里吗？”

“是的。”

“您不是放在一只小箱子里吗？”

“当然是跟您给我的那些信放在同一个小箱子里，在那只箱子里还放着我在您的职务和您的消遣使您不能来赴约会时我写的信。”

“啊！好极了，”马利科尔纳说。

“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看到用不着跑到布卢瓦去取信了。信都在我这儿。”

“您带着这只箱子？”

“因为它是您的，所以对我来说很宝贵。”

“至少要当心它，箱子里藏的那些原件以后可能值大价

钱。”

“我当然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笑，甚至打心眼里笑出来。”

“现在，再说一句最后的话。”

“为什么是最后的？”

“我们需要助手吗？”

“一个也不需要。”

“男仆人，女仆人呢？”

“没能力，又可恨！您自己送信和收信。啊！千万别骄傲！不然的话，马利科尔纳先生和奥尔小姐不自己办自己的事，就会干瞪眼看着这些事落到别人的手掌心里去。”

“您说得对。但是德·吉什先生那儿有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也没有；他在打开窗子。”

“我们走吧！”

两个人走了。密谋已经策划好。

刚刚打开的窗子确实是德·吉什伯爵的窗子。

但是，他并不象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想到的那样，站到这个窗口仅仅是想隔着窗帘看看王太弟夫人的影子。他的心事并不完全是与爱情有关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刚接见了一个信使。这个信使是德·布拉热洛纳打发来的。德·布拉热洛纳写了一封信给德·吉什。

德·吉什把信连着看了两遍。这封信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奇怪！奇怪！”他低声说，“命运用怎样强有力的手段把世人拉向他们的目标？”

他离开窗口，到了灯光下面第三遍看这封信，一行行的字句同

时烧痛了他的心和眼睛。

“加来

我亲爱的伯爵：

我在加来找到了德·瓦尔德先生，他曾经在与德·白金汉先生的一次决斗中受了重伤。

正如您所知的那样，德·瓦尔德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很爱记恨，心狠手辣。

他在我面前谈起您，他说他心里对您非常敬慕，还谈起了王太弟夫人，他觉得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

他已经猜到您对您知道的那个人儿怀有爱情。

他还在我面前谈到我所爱的一个人儿。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切，说了许多非常同情的话，但是话里又有一些十分隐晦的暗示，一开始使我不由得感到担心，但是后来我认为这是他一向喜欢故弄玄虚的结果。

情况如下：

他可能得到宫廷的消息。您了解这只能来自德·洛林先生。

他得来的消息说：人们纷纷议论，国王的爱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您知道这与谁有关。

他得到的消息还说：其次人们谈到一个侍从女伴，她受到了诽谤。

这些含糊的句子使我彻夜难眠。从昨天起我深以为憾的是，我的尽管有点固执但是正直而软弱的性格使我对这些暗示无言对答。

总之一句话，德·瓦尔德先生动身到巴黎去了。我没有

延缓他的行期，要求他做出解释；况且，我承认，盘问一个伤口刚愈合的人，未免有点太狠。

简而言之，他走了，每天赶路不多。照他说，他是去看宫廷里在短期内必定会演出的一出精彩好戏。

他说了这些话后补充说了一些祝贺的话，然后又补充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这两者我都不能理解。我已经被我自己的想法和对这个人的不信任弄得糊涂了。不信任，您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是我从来没法克服的。

不过，他走了，我的头脑也清楚了。

一个象德·瓦尔德那样性格的人，不可能不在我们共同的关系中渗入一点儿他怀有的恶意。

因此在德·瓦尔德先生对我说的那些神秘的话里，也不可能不具有一种神秘的含义，我可能把它联系到我自己身上，或者是联系到您知道的那个人身上。

我为了执行国王命令，不得不迅速动身，完全不打算追赶德·瓦尔德先生，要求他对他吞吞吐吐说的那些话作出进一步解释。但是我派一名信使来找您，给您写了这封信，说明我的一切怀疑。您，就是我。我已经考虑过了。以后该您行动。

德·瓦尔德先生不日之内将到达。如果您还不知道他的话指的是什么，就想办法弄清楚。

另外，德·瓦尔德先生断言，德·白金汉先生在得到王太弟夫人的厚爱以后，已经离开巴黎。要不是我认为我必须避开一切争吵，把国王交办的事摆在首位，我听了这话会立刻拔出我的剑来。

把奥利万交给您的这封信立刻烧掉。

奥利万就是安全可靠的化身。

我亲爱的伯爵，请您代我问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我

恭敬地吻她的手。

您呢，我拥抱您。

布拉热洛纳子爵”

“附言：万一有什么重大事情突然发生——一切都应该预料到，亲爱的朋友，请立刻派一名信使，只需给我送‘速来’两个字就行了；在收到您的信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我就可以到达巴黎。”

德·吉什叹了口气，第三次把信折好，放在口袋里，并没有象拉乌尔叮嘱的那样把它烧掉。

他还需要看了再看。

“怎样的苦恼，同时又是怎样的信任啊，”伯爵低声说，“拉乌尔的整个心灵都倾注在这封信里。在这封信里他忘了提德·拉费尔伯爵，却提到了对路易丝的敬意！他为了我的事告诫我，他为了他的事请求我。啊！”德·吉什做了个威胁的手势，继续说下去，“德·瓦尔德先生，您插手我的事吗？好吧，我也来管管您的事。至于你，可怜的拉乌尔，你把你心里的宝藏完全交给我了，我会照顾它，不用担心。”

做出这个保证以后，德·吉什派人去找马利科尔纳，如果可能的话，请他立刻到他这儿来一趟。

马利科尔纳急忙应邀前来。他来得这么快是他跟蒙塔莱谈话的第一个后果。

自以为掩饰得很好的德·吉什越是盘问，在暗中活动的马利科尔纳越是猜到他的用心。

结果在一刻钟的谈话以后，德·吉什自以为发现了所有与拉瓦利埃尔和国王有关的真情，其实是他除了亲眼看见的以外什么

都不知道，而马利科尔纳呢，他已经知道了，或者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他猜到了在远方的拉乌尔产生了怀疑，而德·吉什要负起责任照看赫斯珀里得斯三姐妹① 的宝藏。

马利科尔纳答应充当龙的角色。

德·吉什相信该为他朋友做的事都做了，接着只去想自己的事了。

第二天晚上有人宣布德·瓦尔德回来了，他第一次露面是在国王那儿。

晋见过国王以后，这个正在康复的受伤者应该去拜见王太弟。

德·吉什提前来到王太弟那儿。

---

① 赫斯珀里得斯三姐妹：希腊神话中泰顿巨神阿特拉斯的三个女儿。她们有一座花园，园里的树结金苹果，由一条百头巨龙看守。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杀巨龙，摘取金苹果。

第一五一章

德·瓦尔德在宫廷上受到怎样的接待

王太弟接见德·瓦尔德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凡是头脑轻浮的人遇见新鲜事物都会抱着这种热烈的欢迎态度。

德·瓦尔德确实已经有一个月没有露面了，因此他变成了新奇的果子。向他表示亲热，这首先是对老朋友不忠诚，而不忠诚总有它的诱惑力。况且，这是对他做的一次赔礼道歉。因而王太弟待他不能更亲热了。

德·洛林骑士先生非常害怕这个对手，但是他尊重这个除了比他勇敢、天性跟他完全一样的人。德·洛林骑士先生对德·瓦尔德比王太弟还要亲热。

我们已经说过，德·吉什也在场，不过他保持一段距离，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候所有这些拥抱结束。

德·瓦尔德在跟别人说话时，甚至在跟王太弟说话时，留意着德·吉什；他的本能告诉他，德·吉什是为了他而来到这儿的。

因此他跟别人招呼完毕，立刻就朝德·吉什走过来。

两个人彬彬有礼地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德·瓦尔德回到王太弟和别的世家子弟身边去。

在一片平安归来的祝贺声中，通报王太弟夫人来到。

王太弟夫人听说德·瓦尔德来了，他这趟出门以及跟白金汉

决斗的详情细节，她都已经知道。她知道这个人是她的敌人，能够当场听他亲口谈谈，她也不会感到不高兴。

她带着两三位宫廷女官。

德·瓦尔德以最殷勤的态度向王太弟夫人频频致敬，为了开始敌对行动，首先宣布他准备向德·白金汉先生的朋友们谈些他的消息。

这是对王太弟夫人接待他的那种冷漠态度的一个直接的回答。

这个攻击是很猛烈的，王太弟夫人感到了它的分量，但是装得若无其事。她迅速地朝王太弟和德·吉什望望。

王太弟脸红了，德·吉什脸白了。

只有王太弟夫人面不改色。但是她明白有他们两个人在旁边听着，这个敌人可能给她带来多么大的麻烦，于是面带笑容地向旅行者那边俯过身子去。

旅行者在谈别的事。

王太弟夫人胆子大，甚至有些冒失。敌人一退却，她立即反攻。她在心里感到头一阵抽紧之后，又回到火线上来了。

"您的伤使您感到很痛苦吧，德·瓦尔德先生？"她问，"因为我们听说您运气不好，受了伤。"

现在轮到德·瓦尔德打了个哆嗦，他抿紧嘴唇。

"不，夫人，"他说，"几乎没有感到痛苦。"

"可是，天气热得这么可怕……"

"海风很凉快，夫人，况且我心里有个安慰。"

"啊！好极了！……什么安慰？"

"知道了我的对手比我还要痛苦。"

"啊！他的伤势比您重吗？这一点我还不知道，"王太弟夫人完全无动于衷地说。

“啊！夫人，您弄错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您装着弄错了我的话。我不是说他的肉体比我痛苦，而是他的心受了伤。”

德·吉什明白这场斗争会有什么结果。他大着胆子朝王太弟夫人做了个暗示，这个暗示是请求她打退堂鼓。

但是她没有答理德·吉什，甚至假装没有看见，仍旧面带笑容地问：

“啊！怎么！难道德·白金汉先生的心被击中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为心上受的伤是无法治愈的。”

“唉！夫人，”德·瓦尔德亲切地回答，“妇女们全都这么相信；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她们才比我们自信。”

“我亲爱的，您误解了，”王太弟不耐烦地说。“德·瓦尔德先生想说的是，德·白金汉公爵的心不是被剑而是被别的东西击中了。”

“啊！好！好！”王太弟夫人叫起来。“啊！原来是德·瓦尔德先生说的一个笑话。很好，不过我倒很希望知道德·白金汉先生是不是欣赏得了这个笑话。说真的，他不在这儿倒很可惜，德·瓦尔德先生。”

在年轻人的眼里闪过一道光芒。

“啊！”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也这么希望。”

德·吉什没有动。

王太弟夫人看上去好象在等待他出来帮助她。

王太弟犹豫不决。

德·洛林骑士走向前，发言了。

“夫人，”他说，“德·瓦尔德清楚地知道，对一个白金汉这样的人说来，心上受伤并不是件新鲜事；而且他也知道他说的事已经发生过。”

“非但没有一个同盟者，反而要对付两个敌人，”王太弟夫人低

声说，“两个联合在一起的死敌！”

接着她改变了话题。

改变话题，我们知道，是王族们的权利。宫廷礼节规定必须尊重。

以后的谈话因此变得很温和；主要演员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表演。

王太弟夫人很早就退席了，王太弟想问问她，所以把手伸给她，同她一起走了。

骑士最担心的是，这对夫妻中间会建立起融洽的关系，所以他决不能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在一起相处。

因此他朝王太弟的套房走去，想在他回来的路上碰上他，然后用三两句话摧毁王太弟夫人可能在他心里留下的全部好印象。德·吉什朝被许多人围着的德·瓦尔德跟前走了一步。

他就这样向德·瓦尔德显露了想和他谈谈的愿望。德·瓦尔德用眼睛和头向他表示自己已经领会。

这个表示在外人眼里，仅仅是友好的表示。

德·吉什可以转身走回去，放心等着。

他没有等多长时间，德·瓦尔德摆脱了交谈者，走到德·吉什跟前，两个人在重新行过礼以后，开始并排走了。

“您这趟回来一切顺利吧，我亲爱的德·瓦尔德？”伯爵说。

“您也看见了，非常顺利。”

“心情一直很愉快吗？”

“比以往更愉快。”

“这是一个极大的幸福。”

“有什么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如此荒谬，在我们周围一切都是如此可笑！”

“您说得对。”

“啊！这么说您同意我的意见？”

“当然！您从那边给我们带来了消息吗？”

“没有，确实没有！我是到这儿来寻找的。”

“请您谈谈。您在布洛涅见到过许多人，其中有我们的一个朋友。这是不久以前的事。”

“见到过许多人？……我们的……一个朋友？……”

“您太健忘了。”

“啊！对了，布拉热洛纳？”

“正是他。”

“他负有使命去见查理国王吗？”

“是的。难道他什么也没有对您说，或者是您什么也没有对他说？……”

“我对他说过的话，我承认，我现在完全记不得了，但是我没有对他说过的话，我还记得。”

德·瓦尔德是狡猾的化身。他从德·吉什的态度，冷淡、庄严的态度里，完全感觉到了谈话正在朝坏的方向发展。他决定谈到哪儿算哪儿，但是要留神戒备。

“请问，您没有对他说的事是什么事？”德·吉什问。

“噢，关于拉瓦利埃尔的事。”

“拉瓦利埃尔……什么事？这件如此奇怪的事，您在那边都知道了，而布拉热洛纳在这儿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您是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

“再认真也没有了。”

“什么！您，宫廷里的人，您，住在王太弟夫人的家里，您，她家里的常客，您，王太弟的朋友，您，我们美丽的王妃的红人？”

德·吉什气得脸通红。

“您说的是哪一位王妃？”他问。

“可我只知道一位，我亲爱的。我说的是王太弟夫人。在您心里还有另外一位王妃吗？说说看。”

德·吉什眼看着要扑过去了，但是他看到了圈套。

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争吵近在眉睫，一触即发。德·瓦尔德仅仅希望以王太弟夫人为争吵的借口，而德·吉什只接受以拉瓦利埃尔为借口。从这时候起，双方都在设圈套，看来一直要到其中一方落进去才会停止。

德·吉什完全恢复了他的沉着冷静。

“在这一切中间与王太弟夫人毫无关系。我亲爱的德·瓦尔德，”德·吉什说，“而是与您刚才说的有关。”

“我刚才说了什么？”

“说您有些事情瞒着布拉热洛纳。”

“这些事您跟我一样清楚，”德·瓦尔德反驳了一句。

“以荣誉保证，不清楚！”

“得啦！”

“如果您告诉我，我才会知道，不然的话，我可以对您发誓！”

“怎么！我从那边，从六十里以外来，您在这儿没有挪动过一步，您亲眼看见我在那边风闻的事，您居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您不清楚？啊！伯爵，您别装蒜了。”

“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德·瓦尔德，不过，我再对您说一遍，我一点不知道。”

“您守口如瓶，这是很审慎的。”

“这么说，您什么也不告诉我？一句也不比告诉布拉热洛纳的多了？”

“您装聋作哑，我相信王太弟夫人不会象您这样能够控制自

己。”

“啊！双料的伪君子，”德·吉什想，“你一下又绕回来了。”

“好吧，”德·瓦尔德继续说下去，“既然我们在拉瓦利埃尔和布拉热洛纳的事情上很难谈拢，那就让我们谈谈您个人的事吧。”

“不过，”德·吉什说，“我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我猜想，您没有对布拉热洛纳谈到什么与我有关的事，而又不能再告诉我的，对吧？”

“没有。不过，您明白吗，德·吉什？我越是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我越是对另外一些事情了如指掌。譬如说，如果要我跟您谈谈德·白金汉先生在巴黎的关系，因为我跟公爵一起旅行，所以我能够对您说出最最有趣的事。您要我说给您听听吗？”

德·吉什用手擦了擦汗湿的额头。

“不要，”他说，“一百个不要，我对与我无关的事毫无兴趣。德·白金汉先生对我说来只是认识罢了，而拉乌尔是亲密的朋友。因此，德·白金汉先生遇到的事我丝毫不想知道，而对拉乌尔遇到的事却非常有兴趣，想知道知道。”

“在巴黎遇到的？”

“是的，在巴黎或者是在布洛涅遇到的。您也了解，我在这儿，如果什么事情发生，要由我来应付，而拉乌尔不在这儿，只能由我来代替他。因此拉乌尔的事比我自己的事重要。”

“可是拉乌尔要回来的。”

“是的，在完成使命以后。目前，您也明白，如果有关于他的谣言在流传，我是不能不闻不问的。”

“特别是因为他在伦敦还得耽搁一段时间，”德·瓦尔德冷笑了一声说。

“您认为如此？”德·吉什天真地问。

“当然！您以为把他打发到伦敦去只是为了要他去了就迅速回

来吗？不是的，打发他到伦敦去是为了让他留在那儿。”

“啊！伯爵，”德·吉什使劲抓住德·瓦尔德的手，说，“这可是个与布拉热洛纳有关的令人不快的怀疑，而且它充分证明了他从布洛涅写给我的那封信上所说的。”

德·瓦尔德恢复了冷静沉着的态度。他太喜欢讥讽嘲笑，由不得自己，一时冒失，给了人以可乘之机。

“嗯，谈谈看，他信上说了什么？”他问。

“说您曾经含沙射影地谈到拉瓦利埃尔，并且您好象还嘲笑了他对这个年轻姑娘的无限信任。”

“是的，这都是事实，”德·瓦尔德说，“我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准备好好听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对我说一个男子汉被另一个男子汉惹恼了时说的话。同样的，譬如说，如果我想找茬儿跟您吵架的话，我就会对您说，王太弟夫人在选中德·白金汉先生以后，现在被认为是仅仅为了您才把这位英俊的公爵打发走的。”

“啊！这丝毫不会使我感到不快，亲爱的德·瓦尔德，”德·吉什尽管全身的血管里好象有一股火在燃烧，烧得他直打哆嗦，还是勉强笑着说，“哟！这样的宠爱，真是跟蜜一样甜！”

“我同意。不过，如果我非要跟您争吵的话，我可以揭穿谎言，我可以跟您谈到您跟这位大名鼎鼎的王妃相会的某一个树丛，谈到下跪，谈到吻手，而且您是个喜欢隐瞒自己的秘密的人，既暴躁而又爱争吵……”

“噢，不，我可以向您发誓，”德·吉什打断他的话，虽然他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嘴唇上还是挂着微笑说，“不，我可以向您发誓，这不会触犯我，而且我也不会揭穿您的谎言。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伯爵，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与我有关的事，我可以无动于衷。啊！要是关系到一个不在场的朋友，关系到一个临走时把他的利益都托付给我的朋友，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啊！为了这个朋友，您

看，德·瓦尔德，我象一团火！”

“我理解您，德·吉什先生，但是，您白说了，此时此刻我们之间要谈到的不可能是布拉热洛纳，也不可能是名叫拉瓦利埃尔的那个微不足道的年轻姑娘。”

这时候有几个宫廷上的年轻人穿过客厅，他们已经听见刚说出的这些话，也能够听见接着将要说出来的话。

德·瓦尔德发觉了，继续大声说：

“啊！如果拉瓦利埃尔是一个象王太弟夫人那样卖弄风情的女人，王太弟夫人的那些甜言蜜语，我愿意相信它们是无伤大雅的，首先使得德·白金汉先生被打发回英国去了，接着又使得您遭到放逐，因为您毕竟还是被她的那些甜言蜜语迷住了，对不对，先生？”

那些世家子弟走了过来，德·圣埃尼昂领头，后面跟着马尼康。

“啊！我亲爱的，有什么办法？”德·吉什笑着说，“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大家也都知道。我把一个玩笑当了真，因此遭到了放逐。不过我已经看到了我的错误，我克服了我的虚荣心，在应该接受我低头的人面前低下了头，我公开认罪，并且对自己做了改正这个缺点的保证以后被召了回来，您也看见，我改正得那么好，以致于我现在对四天以前使我心碎的事能够一笑置之。但是，他，拉乌尔，他被人爱着；他对那些可能打扰他的幸福的消息，对那些您做传话人的消息不能一笑置之，然而您，伯爵，您和我一样，和这些先生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明明知道这些传说仅仅是恶意中伤。”

“恶意中伤！”德·瓦尔德叫了起来，看见自己被德·吉什的冷静沉着的态度逼进了陷阱，火冒三丈。

“当然是恶意中伤。哼！这是他的信，他在信中对我说，您说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坏话，他问我您谈到的这位年轻姑娘的

情况是不是真的。您愿意我请这些先生们来评评理吗，德·瓦尔德？”

德·吉什极其冷静地大声念信上与拉瓦利埃尔有关的段落。

“现在，”德·吉什继续说下去，“依我看事情很清楚，您是想扰乱这个亲爱的布拉热洛纳的平静心情，您的话有恶毒的用心。”

德·瓦尔德朝周围看看，看看是不是可以得到什么人的支持。但是在场的人想到德·瓦尔德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地侮辱过当今崇拜的偶像，一个个都摇头，德·瓦尔德看出他们没有一个不准备评他的不是。

“先生们，”德·吉什本能地猜到了大家的想法，说，“我与德·瓦尔德之间的争论是针对一个如此微妙的问题，重要的是除了你们已经听见的人以外不应该再让人听见。因此我请求你们守住门，让我们象两个世家子弟一个要揭穿另一个的谎言所应该做的那样，在我们中间结束这场谈话。”

“先生们！先生们！”在场的人都叫了起来。

“你们认为我保卫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保卫错了吗？”德·吉什说，“真是那样的话，我愿认错，收回我可能已经对德·瓦尔德先生说过的那些冒犯话。”

“说到哪儿去了！”德·圣埃尼昂说，“不对！……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是一位天使。”

“美德、纯洁的化身，”马尼康说。

“您看见了吧，德·瓦尔德先生，”德·吉什说，“决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保卫这个可怜的孩子。先生们，我再一次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们。你们也看见了我们再冷静也没有了。”

廷臣们巴不得躲远些，他们中间有的人朝一扇门走去，有的朝另一扇门走去。

两个年轻人单独留下。

“演得不坏，”德·瓦尔德对伯爵说。

“不是吗？”伯爵回答。

“有什么办法？我在外省变得迟钝了，我亲爱的，而您呢，伯爵，您获得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使我陷入了窘境。一个人在与妇女交往中总可以有所收获，因此请接受我的全部祝贺。”

“我接受。”

“我将对王太弟夫人表示同样的祝贺。”

“啊！现在，我亲爱的德·瓦尔德先生，让我们象您喜欢的那样大声谈谈她吧。”

“您不要激我这么干。”

“啊！我就是要激您！您是个出了名的心术邪恶的人。如果您这么干，您会被看成是一个卑鄙的小人，王太弟会让人在今天晚上把您吊死在他的窗子的长插销上。说呀，我亲爱的德·瓦尔德，说呀。”

“我打败了。”

“是的，但是还没有败到应该败的程度。”

“我看出，不把我打得一败涂地，您是不会甘心的。”

“不，还要厉害。”

“见鬼！目前，我亲爱的伯爵，您来得不凑巧。我刚决斗了那一场以后，再来一场对我可能不合适。我在布洛涅失血过多，稍微一用力我的伤口就会再裂开，事实上您会占我很大便宜。”

“这倒是真的，”德·吉什说，“不过，您来到以后看上去气色很好，臂力也不错。”

“是的，臂力确实不错。但是两条腿发软，再说我在那场见鬼的决斗以后我还没有握过剑。您呢，我可以跟您打赌，您一定每天都在击剑，可以使您这个小小圈套得到成功。”

“以荣誉起誓，先生，”德·吉什回答，“我已经有半年没有练过

剑了。”

“不，您瞧，伯爵，经过再三考虑，我不决斗，至少不跟您决斗。我等着布拉热洛纳，既然您说是布拉热洛纳恨我。”

“啊！不，您不是等布拉热洛纳，”德·吉什气得叫了起来，“因为您说过，布拉热洛纳很可能晚回来，在此期间您邪恶的头脑可以想出各种坏主意。”

“不过，我有可以推托的理由。当心！”

“我给您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您完全恢复健康。”

“这已经很不错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再看吧。”

“对，对，我明白了，在一个星期里很可能从我手里逃脱。不，不，一天也不给。”

“您疯了，先生，”德·瓦尔德朝后退了一步，说。

“您呢，您是一个坏蛋。如果您不乐意决斗……”

“怎么样？”

“我要向国王告发您在侮辱拉瓦利埃尔以后拒绝决斗。”

“啊！”德·瓦尔德说，“您奸诈得叫人感到危险，诚实人先生。”

“再没有比一向为人正直的人的奸诈更危险的了。”

“把我的两条腿还给我，或者您让人给您把血放光，使我们两人的机会可以相等。”

“不，我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说吧。”

“我们两人都骑在马上，用手枪互相开三枪。您的射击是第一流的。我曾经看见您骑着奔驰的马，用子弹打中燕子。别否认，我亲眼看见的。”

“我看您说得对，”德·瓦尔德说，“这样一来，很可能我把您打死。”

“那您可真是帮了我的忙了。”

“我尽我的力量。”

“决定了吗？”

“您的手。”

“在这儿……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您得向我起誓，决不亲自或者让人告诉国王。”

“决不，我向您起誓。”

“我去骑我的马。”

“我也去骑我的。”

“我们到哪儿去？”

“到平原上去；我知道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吗？”

“为什么不？”

两个人都朝马厩走去，在王太弟夫人的窗子下面经过，这些窗子灯光柔和，在花边窗帘后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影，人影越来越大。

“瞧这个女人，”德·瓦尔德微笑着说，“她没有料到我们要为她去死了。”

第一五二章

决　斗

德·瓦尔德挑好了一匹马;德·吉什也挑好一匹。

然后各人亲手给马加上两边系有手枪皮套的鞍子。

德·瓦尔德没有手枪。德·吉什有两对。他上自己的屋里去取来,装上子弹,让德·瓦尔德挑选。

德·瓦尔德挑了他曾经用过不下二十次的两把手枪,也就是德·吉什看见他用来打中飞着的燕子的那两把。

"我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您不会感到惊讶,"他说,"您的武器您熟悉。因此我只是使机会相等。"

"用不着多说废话,"德·吉什回答,"您有您的权利。"

"现在,"德·瓦尔德说,"请您帮个忙,把我扶上马,因为我感到还有些困难。"

"既然如此,那就站着决斗吧。"

"不,一旦骑在马上,我就跟好人一样。"

"很好,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

德·吉什把德·瓦尔德扶上马。

"现在,"德·瓦尔德继续说下去,"我们光想着拚命,没有注意一件事。"

"什么事?"

"天已经黑了,我们得在模糊的光线下开枪。"

“不要紧，结果总还是一样。”

“不过，应该注意另外一个情况，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从来不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决斗。”

“啊！”德·吉什叫起来，“您跟我一样一心想把事情办好。”

“是的，但是我不希望别人能够说您把我谋杀了；在我杀死您的情况下，也不希望被指责犯了杀人罪。”

“有人谈到您和德·白金汉先生的决斗时说过这种话吗？”德·吉什说，“那次决斗跟我们这次决斗情况完全相同。”

“是的！不过当时天还亮着，我们在齐大腿深的水里。况且还有许许多多旁观者排列在岸上望着我们。”

德·吉什考虑了一下。不过在他的心里已经出现的想法这时候变得更加坚定了：德·瓦尔德希望有证人是为了把谈话拉回到王太弟夫人身上，促使决斗起一个新的变化。

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德·瓦尔德用目光最后一次询问他，他用头做了个动作回答，意思是说，最好还是让事情维持现状。

两个敌手因此出发了。他们从一座大门出了城堡，这座大门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曾经在它旁边看见过蒙塔莱和马利科尔纳。

黑夜好象是为了和炎热的白昼作斗争，把乌云聚集起来，正静悄悄地从西往东缓缓推送。抬头看不见一角蓝天，而且也听不见一点雷声，这天空好象把全部重量都压在大地上。不久以后在一阵阵风的吹动下，天空开始破裂了，看上去象从墙上撕下来的一块硕大无比的麻布。

温暖的大雨点儿落在地上，把尘土粘成一个个滚动的小球。

渴望着雷雨的树篱，干渴的花朵，枝叶蓬乱的树木，同时发散出千百种馥郁的香气，在人的头脑里引起了愉快的回忆，引起了对青春、永生、幸福和爱情的种种想法。

“泥土非常香，”德·瓦尔德说，“这是它在卖弄风情，吸引我们。”

“顺便说一说，”德·吉什回答，“我有了几个想法，想和您谈谈。”

“关于什么？”

“关于我们的决斗。”

“对，我看我们是应该先把条件讲妥。”

“这是按照常规进行的一次普通决斗吗？”

“请您谈谈你们的常规。”

“我们选择一块合适的平地下马，把马拴在随便什么东西上，先空手不拿武器碰一碰头，然后分开每人走一百五十步，再面对面地朝回走。”

“好！三个星期以前，我在圣德尼就是这样把可怜的福利旺打死的。”

“对不起，您忘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您和福利旺决斗时，你们是牙齿咬着剑，手握着手枪，面对面徒步走近。”

“不错，是这样。”

“这一次相反，您自己也承认，不能徒步走，我们重新骑上马，面对面进攻，谁先想开枪，谁就开枪。”

“这当然是再好没有了，但是天太黑，应该估计到比白天难以命中。”

“好吧！每人可以开三枪，头两枪的子弹先装好，第三枪的子弹要重装。”

“好极了！我们的决斗在哪儿举行？”

“您有什么偏爱的地方？”

"没有。"

"您看见我们面前的那片小树林了吧?"

"罗香树林? 很好。"

"您来过?"

"好极了。"

"这么说,您知道在树林中心有一片空地?"

"知道。"

"到这片空地去。"

"好!"

"这是一片天然的决斗场,有各式各样的道路, 有小道, 有僻径,有壕沟,有拐弯,有林荫大路;我们找不到比那儿更好的了。"

"只要您看中,我就行。我看,我们已经到了吧?"

"是的。看看这片美丽的空场子。微弱的星光,正如高乃依说的,完全集中到这个地方了。林木形成了天然的界线,象屏障似的围绕着。"

"好! 让我们就照您说的干吧。"

"先把条件都定好。"

"请听我的条件,您如果有不同意见,请说出来。"

"我听您说。"

"如果马被打死,马的主人可以步行决斗。"

"这是无庸置疑的,既然我们没有准备替换的马。"

"但是对方不必下马。"

"对方喜欢采取什么做法,完全自由。"

"决斗双方一旦相遇,可以不再分开, 因此也允许用枪口顶着对方开枪。"

"我接受。"

"三发子弹,不再增加,对不对?"

"我想,够了。这是给您的手枪的火药和子弹；量出三枪用的火药,取三颗子弹;我也跟您一样办;然后我们把剩下的火药撒掉,把剩下的子弹扔掉。"

"我们向基督发誓,是不是,"德·瓦尔德补充说,"我们身上再没有火药和子弹了?"

"同意,我发誓。"

德·吉什把手伸向上天。

德·瓦尔德学他的样。

"现在,我亲爱的伯爵,"他说,"请让我告诉您,我决不是个傻瓜,会受您的骗。您现在是或者迟早会是王太弟夫人的情夫。我已经识破这个秘密,您害怕我宣扬出去,因此希望杀了我灭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很简单,换了我是您,我也会这样办。"

德·吉什低下头。

"不过,"德·瓦尔德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请告诉我,您还要把布拉热洛纳的那件倒霉事硬栽在我头上,这值得吗?请您当心,我亲爱的朋友,把野猪逼到绝路,它就会发狂,把狐狸赶得太厉害,它就会变得跟美洲豹一样凶猛。结果是您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是会抵抗到最后一口气的。"

"这是您的权利。"

"对,但是,当心,我会干出许多坏事来的;因此,首先您能猜到,对不对,我没有干出把我的秘密,更确切地说,把您的秘密锁在我的心里的事。有一个朋友,一个有头脑的朋友,您也认识他,他分享了我的秘密。因此,您要明白,即使您杀死我,我的死也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反过来,如果我杀死您,哼!这完全可能,您也明白。"

德·吉什打了个哆嗦。

"如果我杀死您,"德·瓦尔德继续说下去,"您就会给王太弟夫人造成两个敌人,他们将处心积虑,非把她毁掉不可。"

“啊!先生,”德·吉什怒不可遏地叫起来,“别指望我那么容易死。这两个敌人,我希望立刻杀死一个,一有机会就杀死另一个。”

德·瓦尔德仅仅大笑一声做为回答。这象恶魔般的笑声,换了迷信的人听了一定会不寒而栗。

但是德·吉什却毫不在乎。

“我看一切都安排好了,德·瓦尔德先生,”他说,“因此请您退到那一头去,除非您希望我到那一头去。”

“不必了,”德·瓦尔德说,“我很高兴能不用麻烦您。”

他驱马奔驰,穿过整个林间空地,来到空地边缘与德·吉什遥遥相对的一个点上停住。

德·吉什一直没有动。

两个对手隔着将近一百步的距离,隐没在榆林和栗树的浓密的阴影里,谁也看不见谁。

在最最深沉的寂静中过了一分钟。

这一分钟之后,各人都在各人隐藏的阴影中听见枪上的击铁扳起来的克嗒两下响声。

德·吉什采取通常的战术,驱马奔驰,他相信可以在动作的起伏和奔驰的速度中得到两重的安全保证。

他是成直线地朝他认为是他的对手占据的地点奔驰而去的。

在半路上他期望会和德·瓦尔德相遇。他算错了。

他继续奔驰,猜想德·瓦尔德守在原地等着他。

但是在空地上走了三分之二的距离以后,他看见空地上突然一亮,一颗子弹嘘地一声,打断了他帽子上弯成圆形的羽毛。

头一枪的火光仿佛被用来给第二枪照亮目标似的,第二枪几乎同时响了,第二颗子弹飞过来打中德·吉什的那匹马的头部,在耳朵下面一点的地方,打了一个窟窿。

马倒了下去。

这两枪来的方向，正好和他料想会碰到德·瓦尔德的那个方向相反，使他大吃一惊。但是他是一个极其沉着冷静的人，他考虑到自己要摔下去，但是没有考虑得十分准确，靴子头被压在马身子底下。

幸好这匹马在临断气时动了一下，德·吉什能够把他的腿抽了出来。

德·吉什站起来，摸了摸自己身上，他一点没有受伤。

他在刚一感到马站不住，要往下倒时，就把两把手枪插到系在马鞍两旁的皮套里，怕在摔倒时两把手枪中的一把，甚至两把走火，那样的话他就白白地给解除武装了。

一旦站起来，他立刻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朝着他曾经在火光中看见有德·瓦尔德的影子的那个地方走去。德·吉什从放头一枪起就明白了对手的策略，事实上也是非常简单。

德·瓦尔德没有迎着德·吉什奔来，也没有留在原地等候，而是躲过对手的眼睛，顺着阴暗的空地的边缘走了十五步左右。等到对手奔过来，侧面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以逸代劳，朝他瞄准射击，马的奔驰非但不能妨碍他瞄准，反而对他有帮助。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天黑，头一颗子弹在离德·吉什的头仅仅只有一寸的地方穿过。

德·瓦尔德信心十足，他以为会看见德·吉什倒下去。等到他看到德·吉什相反的仍旧安安稳稳地骑在马上，他不免大吃一惊。

他赶紧打第二枪，手一偏，把马打死了。

如果德·吉什一直压在马身子底下，这个失误倒也对德·瓦尔德有利。在德·吉什能够挣脱以前，他把第三发子弹装好，那德·吉什就完全由他摆布了。

但是完全相反，德·吉什站起来了，而且三发子弹都没有射出。

德·吉什把情况看得很清楚……必须在速度上胜过德·瓦尔德。他奔过去，要在德·瓦尔德给手枪装好弹药以前赶到他前面。

德·瓦尔德看见他象暴风雨那样迅猛地冲来。子弹太粗了一点，推弹杆推不动它。装得不好，会冒失去这最后一枪的危险。装得好，要失去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失去生命。

他让马朝旁边一闪。

德·吉什一个转身，就在马蹄落下来时，枪响了，德·瓦尔德的帽子被打落了。

德·瓦尔德明白自己还剩下一刹那的时间，他要利用这一刹那把手枪的弹药装好。

德·吉什没有看见他的对手倒下去，把那把已经没有用处的手枪扔掉，举起第二把手枪，朝德·瓦尔德走去。

但是他走到第三步，德·瓦尔德瞄准他，枪声响了。

紧接着是一声怒吼。伯爵的胳膊抽搐一下，垂了下去。手枪掉在地上。

德·瓦尔德看见伯爵俯下身子，用左手拾起手枪，朝前又走了一步。

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我完了，"德·瓦尔德低声说，"他没有受到致命伤。"

但是在德·吉什朝德·瓦尔德举起手枪时，他的头、肩膀、膝盖同时弯曲。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滚倒在德·瓦尔德的马腿旁边。

"完啦！"德·瓦尔德低声说。

他勒紧缰绳，用马刺狠狠刺马。

马跨过毫无生气的人体，载着德·瓦尔德迅速地朝城堡奔去。

到了城堡以后，德·瓦尔德反复考虑了一刻钟。

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决斗场，忽略了检查一下德·吉什是不

是真的死了。

在德·瓦尔德激动不安的心里出现了两种假设。

或者是德·吉什被打死了，或者是德·吉什仅仅是受了伤。

如果德·吉什被打死了，他应该象这样把他的尸体留给狼吃吗？这是一种毫无必要的残酷行为，因为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话，就肯定不会把事情说出来。

如果他没有被打死，为什么不给他援助，让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气量狭小的野蛮人呢？

这后面一个考虑占了上风。

德·瓦尔德打听马尼康在哪里。

他打听到马尼康找德·吉什，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去睡觉了。

德·瓦尔德去叫醒他，把事情告诉他。马尼康一言不发地听着，不过脸上流露出的表情是越来越坚强有力，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他这个人会有这样坚强有力的表情。

不过，等德·瓦尔德讲完以后，马尼康只吐出了一个字：

"走！"

马尼康一边走，一边想象着，随着德·瓦尔德叙述事实的详细经过，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了。

"这么说，"他等德·瓦尔德讲完以后，说，"您认为他已经死了？"

"唉！是的。"

"你们就这样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决斗？"

"他希望如此。"

"真奇怪！"

"怎么，奇怪？"

"是的，照德·吉什先生的性格说来，他不象会这么办。"

"我想,您不致于怀疑我的话吧?"

"嗳! 嗳!"

"您怀疑?"

"有一点……不过我得预先通知您,如果我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死了,我会更加怀疑的。"

"马尼康先生!"

"德·瓦尔德先生!"

"我认为您是存心侮辱我!"

"那就随便您去认为吧。有什么办法? 我呀,我从来就不喜欢跑来对我说下面这种话的人:'我在一个角落里杀死了某某先生,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不过我是光明正大地杀死他的。'对用光明正大这个词儿来说,天未免太黑了吧,德·瓦尔德先生!"

"别说啦,我们已经到了。"

那片林间空地果然已经开始可以看到,在空地上还可以看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那匹死马。

在马右边的黑糊糊的草地上,躺着可怜的伯爵,脸朝下,浸在血泊里。

他还是在原来的地方,甚至看上去好象连一动也没有动过。

马尼康跪下来,扶起伯爵,发现他身上冰凉,沾满了血。

他重新把他放倒。

然后他在他旁边趴下来寻找,最后找到了德·吉什的手枪。

"见鬼!"他站起来说,脸色白得象幽灵,手上握着手枪,"见鬼!您没有弄错,他确实死了!"

"死了?"德·瓦尔德跟着说了一遍。

"是的,他的手枪里装着弹药,"马尼康用手指摸了摸药池,补充说。

"我不是已经对您说过,我在他走着的时候瞄准他,正好在他

瞄准我的时候我开了枪。"

"您肯定说您是跟他决斗的吗，德·瓦尔德先生？我呀，我承认，我怕是您把他谋杀的。啊！不要嚷嚷！您放了您的三枪，而他的手枪里还装着弹药！您打死了他的马，和他本人，可是他，德·吉什，法国的神枪手之一，却没有打中您，也没有打中您的马！瞧，德·瓦尔德先生，您把我领到这儿来是活该您倒霉，所有这些血都冲到我的头上来，我有点醉了；既然机会就在眼前，我以荣誉担保，我看我就应该把您的脑袋打开花。德·瓦尔德先生，为您的灵魂祈祷吧！"

"德·马尼康先生，您不考虑考虑？"

"不，正相反，我考虑得太多了。"

"您要杀我？"

"至少现在一点不感到内疚。"

"您是世家子弟吗？"

"当过年轻侍从，因此经受过考验。"

"那就让我保卫我自己的生命。"

"哼！好让您象对付可怜的德·吉什那样对付我。"

马尼康举起手枪，伸着胳膊，皱紧眉头，对准德·瓦尔德的胸部。

德·瓦尔德甚至没有想到逃走，他已经吓呆了。

接下来的一刹那对德·瓦尔德来说长得象一个世纪，在这寂静得可怕的一刹那间，忽然传来一声叹息。

"啊！"德·瓦尔德叫起来，"他活着！他活着！快来救我，德·吉什先生，他要杀死我！"

马尼康朝后退，在两个年轻人中间可以看见伯爵正用一只手费力地撑起来。

马尼康把手枪扔到十步以外的地方，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朝

他的朋友扑去。

德·瓦尔德揩了揩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

“真险哪!”他低声说。

“您怎么样?”马尼康问德·吉什,“您伤在哪儿?”

德·吉什让他看打断了的手指头和鲜血淋淋的胸部。

“伯爵!”德·瓦尔德大声说,“他指责我谋杀了您;我求您说一声,说我是光明正大的决斗!”

“确实如此,”受伤者说,“德·瓦尔德先生光明正大地决斗,谁要是说相反的话,谁就是我的敌人。”

“啊!先生,”马尼康说,“先帮我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抬回去,然后我再满足您的任何赔礼道歉的要求。您要是太心急的话,最好还是用您的手绢和我的手绢把伯爵包扎起来,既然还剩下两颗子弹没有打出去,那就让我们把它们打出去吧。”

“谢谢,”德·瓦尔德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已经两次隔得太近地看到了死亡。死亡,它太丑恶了,我宁愿要您的口头道歉。”

马尼康笑了,德·吉什尽管疼痛,也笑了。

两个年轻人想抬他,但是他说,他感到自己还有力气,可以一个人走。子弹打断了他的无名指和小指,接着在一根肋骨上擦过,没有钻进胸部。因此使德·吉什失去知觉的主要是疼痛而不是伤势的严重。

马尼康在一边用胳膊架着他,德·瓦尔德在另一边架着他,就这样把他搀到枫丹白露,去找医生。这个医生在阿拉密斯的前任那个方济各会修士临终前曾经到过场。

第一五三章

国 王 的 晚 餐

国王这当儿正开始坐下用餐。当天的客人为数不多，他们在他做了一个请他们坐下的惯常的手势以后，在他旁边就座。

在这个时期，虽然宫廷礼节还没有制定得象后来那样严格，但是法国宫廷已经完全跟纯朴的传统，以及跟古老族长制时传下来的和蔼可亲的传统断绝。这些传统在亨利四世时代还能见到，路易十三多疑的性格使它们渐渐消失，他想用讲究排场的奢华习惯代替，但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并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因此国王坐在一张单独分开的小桌子上吃饭，这张桌子就象一位主席的办公桌一样，俯视着其他的桌子。我们说过这是一张小桌子，但是我们得赶紧补充说明，这张小桌子还是所有桌子中最大的一张呢。

另外，在这张桌子上堆满了数量极多的各种佳肴，有鱼、野味、家畜肉、水果、蔬菜和蜜饯。

国王年轻力壮，热爱打猎，爱好各种激烈运动，另外他象波旁家族的人一样，血天生地特别烫，因此食物消化得快，胃口也容易恢复。

路易十四是一个可怕的吃客；他喜欢批评他的厨师们；但是他如果满意的话，对他们也会赞不绝口。

国王一开始先喝好几种汤，或者是一股脑儿混在一起喝，或

者是分开喝。他夹杂着喝汤和葡萄酒，或者更确切点说，他每喝一种汤以后，喝一杯陈年葡萄酒把几种汤隔开。

他吃得快而且相当贪婪。

波尔朵斯一开始出于敬意，等着达尔大尼央用胳膊肘推他，他看见国王吃得这样津津有味，转过脸来，对火枪手悄声说：

“我看可以开始了。陛下在鼓励我们。您倒是看看呀。”

“国王吃，”达尔大尼央说，“但是他同时谈话；您要做好准备，万一他对您说话，别让他发现您塞得一嘴东西，那未免太不雅观了。”

“那样的话，最好的办法是不吃不喝，”波尔朵斯说。“不过，我得承认，我肚子饿了，这一切闻起来又是香喷喷，引起人的食欲，它同时刺激我的嗅觉和胃口。”

“千万别一点也不吃，”达尔大尼央说，“您会惹得陛下不高兴的。国王经常说工作卖力的人吃得也卖力。他不喜欢别人在他的饭桌上挑三拣四。”

“既然要吃，那又怎么才能避免塞一嘴东西呢？”波尔朵斯说。

“很简单，”火枪队队长回答，“当国王赏脸跟您说话时，一口咽下去就行了。”

“很好。”

从这时候起，波尔朵斯开始既热情而又彬彬有礼地吃起来。

国王时不时抬起眼睛望望大家，他用行家的眼光欣赏着他这位客人的能耐。

“杜·瓦隆先生！”他说。

波尔朵斯吃着一只烩串烤野兔，嘴里正咬着一大块背脊肉。

听见叫他的名字，他打了一个哆嗦，喉咙猛地一使劲，把满口的食物咽了下去。

“陛下，”波尔朵斯说，声音虽低，但是勉强可以听清楚。

"把这些羔羊里脊肉传给杜·瓦隆先生，"国王说，"您喜欢黄肉类吗，杜·瓦隆先生？"

"陛下，我喜欢一切，"波尔朵斯回答。

达尔大尼央悄悄提醒他：

"一切陛下赐给我的。"

波尔朵斯学着说了一遍：

"一切陛下赐给我的。"

国王用头作了个满意的表示。

"一个人工作卖力，吃得也卖力，"国王继续说，能够有象波尔朵斯这样食量大的人在一起吃饭，他感到非常高兴。

波尔朵斯接过那盘羔羊肉，拨了一部分在自己的盆子里。

"怎么样？"国王说。

"好吃极了！"波尔朵斯平静地回答。

"在您那个省里也有这么好的羊吗，杜·瓦隆先生？"国王继续问。

"陛下，"波尔朵斯说，"我相信在我那个省里，象到处一样，凡是最好的东西首先献给国王；不过，另外还有我吃羊的方法跟陛下不同。"

"啊！啊！您怎么个吃法？"

"通常我让他们给我整只地烧羔羊。"

"整只地烧？"

"是的，陛下。"

"怎样烧？"

"是这样烧的：我的厨师，这家伙是个德国人，陛下；我的厨师把他从斯特拉斯堡采购来的红肠，从特鲁瓦采购来的杂碎灌肠，从皮蒂维埃采购来的肥云雀，塞满这只羔羊的肚子。我也不知道他是用的什么办法象对付家禽那样把羊的骨头都剔掉，同时把皮留

下，烤成一层焦黄的硬壳把肉包在里面，等到您象切大灌肠那样把它切成一大片一大片时，会流出一种粉红色的肉汁，看起来舒服，吃起来可口。”

波尔朵斯说着，咂了咂嘴。

国王睁大一双入迷的眼睛，一边开始吃端上来的焖野鸡，一边说：

“杜·瓦隆先生，这可是一样使我垂涎的食物。什么！整只的羊？”

“是的，整只的，陛下。”

“把野鸡传给杜·瓦隆先生，我看得出他是个行家。”

命令立即执行。

接着又回过来谈羊：

“不太油吗？”

“不油，陛下，油脂跟肉汁一同流出来，浮在面上，我的切肉总管用我特制的一把银勺子把它撩掉。”

“您住在哪儿？”国王问。

“住在皮埃尔丰，陛下。”

“皮埃尔丰，它在哪儿，杜·瓦隆先生？在美丽岛旁边吗？”

“啊！不，陛下，皮埃尔丰在苏瓦松区。”

“我还以为您向我谈到的这些羊是海滨牧场的羊。”

“不，陛下，我的牧场不在海滨，确实如此，但是我的羊跟海滨牧场的羊一样好。”

国王吃到甜食了，但是眼睛一直看着波尔朵斯。波尔朵斯继续努力地吃着。

“您的胃口真好，杜·瓦隆先生，”他说，“和您一起吃饭很愉快。”

“啊！确实如此，陛下，如果您有机会到皮埃尔丰来，我们两个

人可以把我们的羊吃下去，因为您的胃口也不坏。”

达尔大尼央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波尔朵斯一下。波尔朵斯脸红了。

“在陛下这个幸福的年纪上，”波尔朵斯赶快弥补自己的失言，说，“我在火枪队里，怎么吃也吃不饱。正象我有幸对陛下说的，陛下的胃口也非常好，但是陛下对吃食挑选得太考究，所以不可能被称为一个食量大的人。”

国王看上去好象很喜欢他的对手的谦恭有礼的态度。

“尝尝这种奶油吗？”他对波尔朵斯说。

“陛下，您待我太好了，所以我不能不把实话都说出来。”

“说吧，杜·瓦隆先生，说吧。”

“好，陛下，说到甜品，我只吃糕点，而且要做得非常结实；所有这些打成泡沫的甜食吃下去胃里发胀，把我认为非常宝贵的地方都白白地给占据了。”

“啊！先生们！”国王指着波尔朵斯说，“这才是一位典型的美食家。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吃的，他们是那么会吃，”陛下补充说，“而我们只是象小鸡啄米。”

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取了一盆掺混着火腿的鸡胸脯肉。

波尔朵斯也打开一罐子小山鹑和秧鸡。

司酒官高高兴兴地把陛下的酒杯斟满。

“把我的葡萄酒斟给杜·瓦隆先生，”国王说。

这是国王的餐桌上最大荣誉中的一种。

达尔大尼央按了一下他朋友的膝头。

“如果您能把我看见的那边那个野猪头，哪怕吃下一半，”他对波尔朵斯说，“我断定您一年之内可以当公爵和重臣。”

“待一会儿我就吃给您看，”波尔朵斯沉着地说。

果然很快就轮到吃野猪头了，因为国王也觉得怂恿这个大肚

汉吃很有趣;他在每道菜传递给波尔朵斯以前都亲口尝一点,因此他也尝了野猪头。波尔朵斯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不是象达尔大尼央说的那样吃一半,而是吃了三分之二。

"一个世家子弟每天都吃得这么多,胃口这么好,"国王低声说,"他不可能不是我的王国里最有教养的人。"

"您听见了吗?"达尔大尼央在他朋友的耳边说。

"听见了,看来我开始得到一点儿宠信了,"波尔朵斯坐在椅上摇晃着身子说。

"啊!您一帆风顺。是呀!是呀!是呀!"

国王和波尔朵斯就这样在其余的人们极其满意的情况下继续吃下去。有些客人好胜心强,尽力跟着他们吃,但是半路上不得不放弃了。

国王脸红了,血在他脸上反映出来,表明他已经吃饱。

这时候路易十四非但不象一般喝了酒的人那样有说有笑,反而脸色忧郁,变得沉默寡言了。

波尔朵斯正相反,嘻嘻哈哈,有点放肆。

达尔大尼央不止一次用脚踢他,提醒他注意。

餐后点心端上来了。

国王已经不再想到波尔朵斯,他的眼睛转向大门,还常常问,德·圣埃尼昂先生为什么这么晚还不来。

最后在陛下吃完一罐李子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时,德·圣埃尼昂先生终于出现了。

国王的已经渐渐失去光泽的眼睛,立刻又明亮起来。

伯爵朝国王的桌子走过去;当他走近时,国王站了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甚至波尔朵斯也站起来,他正吃着一块能把鳄鱼的上下颌粘在一起的果仁糖。晚餐结束了。

第一五四章

晚 餐 以 后

国王扶着圣埃尼昂的胳膊，走进隔壁的房间。

“您怎么来得这么迟，伯爵！”国王说。

“我等着把回信带回来，陛下，”伯爵回答。

“这么说她回我的那封信用的时间很长了？”

“陛下，您赏脸以诗相赠；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也想以同样的货币，也就是说金币偿还国王。”

“是诗，德·圣埃尼昂！……”国王欣喜若狂地喊起来。“给我，快给我。”

路易拆开一个小信封上的封口火漆，信封里确实放着历史为我们完整地保存下来的那首诗，诗的含义比技巧好得多。

尽管如此，国王还是喜出望外，他的快乐已经毫不含糊地以狂热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但是路易对礼节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全体一致的沉默态度提醒他，他的快乐可能引起种种的议论。

他转过身来，把信放进口袋以后，迈了一步，到了门口他的客人们的身边，说：

“杜·瓦隆先生，我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见到了您，我还将怀着更为愉快的心情再次见您。”

波尔朵斯象罗得岛的巨人①那样鞠了一个躬，倒退着走了出去。

"达尔大尼央先生，"国王继续说，"您在长廊里等候我的命令，我很感激您使我认识了杜·瓦隆先生。先生们，我明天回巴黎，因为西班牙和荷兰的使臣要走了。明天见。"

大厅里立刻空了。

国王扶着圣埃尼昂的胳膊，让他把拉瓦利埃尔的诗再念了一遍。

"您觉着写得怎么样？"他说。

"陛下……很迷人！"

"它确实把我迷住了，如果它传出去了……"

"啊！诗人们会嫉妒的，不过他们不会知道的。"

"您把我的诗给了她吗？"

"啊！陛下，她迫不及待地把它念完了。"

"我担心它写得不够好。"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并没有这么说。"

"您认为会得到她的喜欢吗？"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陛下……"

"那我应该答复了。"

"啊！陛下……刚吃完晚饭……立刻就写……陛下会累着的。"

"我看您说得对；饭后用功是有害的。"

"特别是诗人的工作；况且这时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正有担心的事。"

"什么担心的事？"

"啊！陛下，跟所有这些夫人一样。"

"为什么？"

"因为可怜的德·吉什出了事。"

---

① 罗得岛的巨人：地中海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巨像，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后因地震倒塌。

“啊！我的天主！德·吉什遇到不幸了吗？”

“是的，陛下，他一只手断了，胸口上有个窟窿，他快死了。”

“善良的天主！谁告诉您的？”

“马尼康刚把他抬回来，送到枫丹白露的一个医生家里，消息已经在这儿传开了。”

“抬回来？可怜的德·吉什！他怎么会发生这件事的？”

“啊！这个，陛下！他怎么会发生这件事的？”

“您说这话的神情倒有点怪，德·圣埃尼昂。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他说什么？”

“他吗，什么也没说，陛下，但是另外那些人说了。”

“另外哪些人？”

“把他抬回来的人，陛下。”

“那些人是谁？”

“我不知道，陛下，但是德·马尼康先生知道，德·马尼康先生是他的朋友。”

“象所有的人一样，”国王说。

“啊！不，”德·圣埃尼昂说，“您弄错了，陛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德·吉什先生的朋友。”

“您怎么知道的？”

“国王要我解释吗？”

“当然。”

“好吧，陛下，我好象听人谈起在两个世家子弟间发生过争吵。”

“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晚上，在陛下吃晚饭以前。”

“这不能证明什么。我已经对禁止决斗颁发过如此严厉的敕令，我想不会有人敢违抗。”

“既然那样，天主不允许我为任何人辩解！”德·圣埃尼昂叫了

起来。“陛下命令我说，我就说。”

“那您就说说德·吉什伯爵是怎么受伤的。”

“陛下，他们说是在潜伏打猎时受的伤。”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一只手断了！胸口上一个窟窿！谁跟德·吉什先生一起打猎？”

“我不知道，陛下……但是德·马尼康先生知道或者应该知道。”

“您有什么事瞒着不告诉我，德·圣埃尼昂。”

“没有，陛下，肯定没有。”

“那就把这件意外事故讲给我听听；是一支火枪炸裂了吗？”

“很可能。不过，仔细考虑下来，又不可能，陛下，因为在德·吉什的附近找到了他的手枪，里面还装着弹药。”

“他的手枪？但是，我觉得从来没有人会带着手枪去潜伏打猎。”

“陛下，他们还补充说德·吉什的马给打死了，马的尸体还留在林间空地上。”

“他的马？德·吉什骑着马去潜伏打猎？德·圣埃尼昂，您对我说的，我一点也弄不懂了。事情发生在哪儿？”

“陛下，在罗香树林的圆形空地。”

“好。去把达尔大尼央先生叫来。”

德·圣埃尼昂遵命去办。火枪手进来。

“达尔大尼央先生，”国王说，“您从秘密楼梯的小门出去。”

“是，陛下。”

“您骑上马。”

“是，陛下。”

"您到罗香树林的圆形空地去一趟。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陛下，我在那儿决斗过两次。"

"怎么！"国王听到这个回答，大吃一惊，叫了起来。

"陛下，是在德·黎塞留红衣主教先生颁布法令的时候，"达尔大尼央还跟平常一样冷静地回答。

"那就不同了，先生。您到那儿去，把情况仔细检查一下。有一个人在那儿受了伤，您在那儿可以找到一匹死马。您回来告诉我，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好，陛下。"

"当然我希望得到的是您本人的意见，而不是别人的意见。"

"您在一个钟头之后就可以得到，陛下。"

"我禁止您与任何人接触。"

"除了把提灯交给我的那个人，"达尔大尼央说。

"当然罗，"国王说，对他的火枪队队长的放肆态度一笑置之，他只能够容忍他的火枪队队长有这种放肆态度。

达尔大尼央从小楼梯出去。

"现在，派人去把我的医生找来，"路易补充说。

十分钟以后，国王的医生气喘吁吁地来到。

"先生，"国王对他说，"您跟着德·圣埃尼昂先生，到他领您去的地方去；您在我要您去的那所房子里会见到一个病人，然后回来把病人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医生一声不响地服从命令，在那时大家已经开始对路易十四唯命是从了。医生由圣埃尼昂领着朝外走。

"您，德·圣埃尼昂，在医生能够跟马尼康交谈以前，叫他来见我。"

德·圣埃尼昂也走了出去。

第一五五章

达尔大尼央怎样完成国王交付的使命

在国王为了摸清事实真相做出最后这些安排时，达尔大尼央连一秒钟也没有耽搁，直向马厩奔去，他摘下提灯，亲手给马装上鞍子，向陛下指定的地方驰去。

他遵守自己的许诺，既没有见任何人，也没有跟任何人交谈；正如我们交代过的那样，他一丝不苟，该做的事都自己亲手做，没有让马夫帮忙。

达尔大尼央是这样一种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认为自己应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奔驰了五分钟，他来到树林，把马拴在遇到的头一棵树上，徒步走到树林中的空地上。

他提着灯开始步行，走遍了整个圆形空地，来来去去，又是测量，又是检查；在半个小时的勘察以后，他默默地骑上马，一边考虑，一边让马迈着慢步，回到了枫丹白露。

路易在书房里等着。他单独一个人，正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行的字，达尔大尼央一眼望过去看到长短不等，而且涂改得很厉害。

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定是诗。

路易抬起头，看见了达尔大尼央。

"怎么样，先生，"他说，"您给我带来了消息吗？"

“是的，陛下。”

“您看到了什么？”

“可能是这样的，陛下，”达尔大尼央说。

“我要的是确实情况。”

“我将尽可能接近它。天气对我刚做的这种调查工作很合适，今天晚上下过雨，那些道路泥泞不堪……”

“谈正题，达尔大尼央先生。”

“陛下，您曾经对我说过在罗香树林的十字路口上有一匹死马，因此我从研究那些道路着手。

“我说那些道路，是因为可以从四条道路到达十字路口的中心。

“只有我自己走的那条路上有新留下的痕迹。两匹马曾经并排在这条路上走，粘土上清清楚楚地留下它们八条腿的蹄印。

“两个骑马的人中间有一个比另一个着急。他的马的蹄印始终比另一个人的马的蹄印超前半匹马。”

“这么说您肯定他们是两个人去的罗？”国王说。

“是的，陛下。马是两匹步子均匀的大马，操练惯了的马，因为它们非常准确地斜着从圆形空地的栅栏边上绕过去。”

“后来呢，先生？”

“在那儿，骑马的人停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在讨论决斗的条件；马感到了不耐烦。骑马的人一个说，一个听，需要回答时才回答。他的马用蹄子刨地，这证明了他专心听，放松了缰绳。”

“这么说有过决斗了？”

“毫无疑问。”

“说下去；您是一个能干的观察者。”

“骑马人中间有一个，也就是听的那个人留在原处。另外一个人穿过空地，一开始是停在他的对手的对面。接着那个留在原

处的人奔驰着穿过圆形空地，一直跑了三分之二的距离，他以为是朝着他的敌人前进，但是他的敌人已经沿着树林的边缘走了。”

“您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对不对？”

“完全不知道，陛下。不过沿着树林边缘走的人骑的是一匹黑马。”

“您怎么知道的？”

“有几根马尾上的毛留在沟边长满的荆棘上。”

“继续说下去。”

“至于另一匹马，我毫不费力地就知道了它的体貌特征，因为它已经死在决斗场上。”

“这匹马是怎么死的？”

“一颗子弹在它的太阳穴上打了一个洞。”

“这颗子弹是手枪子弹还是步枪子弹？”

“手枪子弹，陛下。而且这匹马的伤情向我说明了打死它的那个人的策略。他沿着树林边缘走，为了绕到对手的侧面。我还跟着草地上的蹄印走过。”

“黑马的蹄印？”

“是的，陛下。”

“说下去，达尔大尼央先生。”

“现在陛下可以看清楚两个对手的位置。我得放下停着的这个骑马的人，说一说那个奔驰而过的骑马的人。”

“说吧。”

“进攻的那个人的马中了枪就立刻死了。”

“您怎么知道的？”

“骑马的人没有时间下马，和马一同倒下去。我看见他的大腿的痕迹，他曾经使劲从马身子底下把腿抽出来。马刺被马的重量压着，在地上挖了一道深沟。”

“好。他站起来以后干了些什么？”

“他朝对手笔直地走过去。”

“对手一直停在树林边上吗？”

“是的，陛下。接着到了有效射程之内，他稳稳地站牢，地上留下两只脚后跟靠得很近的印子。他朝对手开枪，没有打中。”

“他没有打中，您怎么知道的？”

“我找到被一颗子弹打穿的帽子。”

“啊！一个证据，”国王大声叫道。

“证据还不足，陛下，”达尔大尼央冷静地回答，“这是一顶没有字母、没有纹章的帽子；一根象所有帽子上的那种红羽毛；甚至连饰带都没有什么特别。”

“帽子被打穿的那个人放了第二枪吗？”

“啊！陛下，他的两枪早已经放了。”

“您怎么知道的？”

“我找到了手枪的填弹塞。”

“没有把马打死的那颗子弹，它怎么了？”

“它打断了它要打的那个人帽子上的羽毛，接着打坏了林中空地另一边的一棵小桦树。”

“这么说，骑黑马的人解除武装了，而他的对手还有一枪好放。”

“陛下，当落马的人站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重新往手枪里装弹药。不过他装的时候非常慌张，手发着抖。”

“您怎么知道的？”

“一半火药撒在地上，他扔掉推弹药的细杆，没有时间重新把它装回到手枪上。”

“达尔大尼央先生，您说得真是太出色了！”

“这仅仅是观察，陛下，任何一个小侦察兵也能做到。”

“听您说就跟亲眼看到一样。”

“我确实在心里把经过情况重演了一遍，出入不会很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落马的那个人。您说过他在他的对手往手枪里重新装弹药时，他正朝他的对手走过去吗？”

“是的；但是就在他瞄准的时候，对方开枪了。”

“啊！”国王说，“这一枪怎么样？”

“这一枪很可怕，陛下；落马的那个人在摇摇晃晃走了三步以后，就脸朝下倒了下去。”

“他什么地方给打中了？”

“两个地方，先是右手，接着这同一颗子弹打中了胸部。”

“可是您怎么能猜中的？”国王不胜佩服地问道。

“啊！这很简单，手枪的枪把上都是血，上面还可以看见子弹的痕迹，铁环都被打碎了。受伤者十之八九无名指和小指打断了。”

“这是手的情况，我同意；可是胸部呢？”

“陛下，相隔二尺半距离有两摊血。一摊血下面的草被握紧的手拔起过；另一摊血那儿的草仅仅被身体的重量压倒过。”

“可怜的德·吉什！”国王叫起来。

“啊！是德·吉什吗？”火枪手平静地说。“我早已怀疑是他，不过我不敢对陛下说。”

“您怎么会怀疑是他？”

“我认出了死马的手枪皮套上的格拉蒙家族的纹章。”

“您认为他伤势严重吗？”

“很严重，既然他中了枪立刻就倒下去了，而且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不过他还能走，两个朋友扶着他走。”

“难道您在他回来时遇见他了？”

“没有；但是我注意到了三个人的脚印，右边的人和左边的人

走得很自由，不费力；但是中间的那个人步子很沉重。况且还有血迹伴随着他的脚印。”

“先生，既然您把这场决斗看得那么清楚，任何细节都没有逃过您的眼睛，那就把德·吉什的对手的情况谈两句给我听听。”

“啊！陛下，我不知道。”

“可是您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的，陛下，”达尔大尼央说，“我看到了一切，但是我不把我看到的一切都说出来。既然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逃了，请陛下允许我对您说，我不会告发他。”

“不过参加决斗的这个人，先生，他是有罪的。”

“对我说来并非如此，”达尔大尼央冷静地说。

“先生，”国王叫了起来，“您明白您在说什么吗？”

“完全明白，陛下；但是在我眼里，光明正大地决斗的人是一个正直人。这是我的意见。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是理所当然的，您是主人。”

“达尔大尼央先生，不过我曾经命令……”

达尔大尼央用一个恭敬的姿势打断国王的话。

“您曾经命令我去了解一场决斗的情况，陛下；您已经得到了。您要是命令我去逮捕德·吉什先生的对手，我服从。但是请不要命令我向您告发他，因为在这点上，我不会服从。”

“好吧，去逮捕他。”

“把他的名字告诉我，陛下。”

路易跺了跺脚。

接着他考虑了片刻，说：

“您有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

“这是我的意见，陛下，我很高兴这同时也是陛下的意见。”

“再说一句……是谁给德·吉什援助的？”

“我不知道。”

“不过您谈到了两个人……这么说有一个证人了？”

“没有证人。不但如此……德·吉什先生倒下去以后，他的对手甚至没有援助他就立刻逃走了。”

“坏蛋！”

“噢！陛下，这是您的敕令造成的结果。他光明正大地决斗，他逃脱了第一次死亡，他希望逃脱第二次。德·布特维尔①先生的遭遇使人牢记在心……唉！”

“这么说，人变得卑怯了。”

“不，变得谨慎了。”

“因此，他就逃了？”

“是的，他的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朝什么方向？”

“朝城堡的方向。”

“后来呢？”

“后来，我已经有幸对陛下说过，两个人徒步来把德·吉什带走。”

“您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两个人是在决斗以后来的？”

“啊！一个明显的证据。决斗时雨刚停，地面还没有时间把雨水吸进去，变得很潮湿，脚印子很深；但是在决斗以后，德·吉什昏倒的期间，地已经变结实了，脚踩下去印子没有那么深了。”

路易拍了拍手，表示钦佩。

“达尔大尼央先生，”他说，“您确实是我的王国里最聪明能干的人。”

---

① 德·布特维尔（1600—1627）：法国贵族，因不顾黎塞留的禁令与人决斗而被判死刑。

“德·黎塞留先生正是这么想的，德·马萨林先生也是这么说的，陛下。”

“现在剩下来的仅仅是看看您的洞察力是不是失误了。”

“啊！陛下，人没有不犯错误的；Errare humanum est① ，”火枪手象哲学家那样达观地说。

“这么说您不属于人类了，达尔大尼央先生，因为我相信您永远不会犯错误。”

“陛下说过我们就要知道了。”

“是的。”

“请问，怎么个知道法？”

“我已经派人去找德·马尼康先生，德·马尼康先生就要来了。”

“德·马尼康先生知道秘密？”

“德·吉什对德·马尼康先生没有秘密。”

达尔大尼央摇摇头。

“我再重复一遍，决斗时没有人在场，除非德·马尼康先生是把他扶回来的那两个人中间的一个……”

“嘘！”国王说，“他来啦，待在这儿仔细地听。”

“很好，陛下，”火枪手说。

在同一分钟里，马尼康和德·圣埃尼昂出现在门口。

---

① 拉丁文：人皆有错。

第一五六章

潜 伏 打 猎

国王朝火枪手做了个暗示，又朝德·圣埃尼昂做了个暗示。

暗示是专横的，意思是：

“以生命担保，不许开口！”

达尔大尼央象士兵那样退到书房的角落里。

德·圣埃尼昂象宠臣那样靠在国王坐着的扶手椅的椅背上。

马尼康向前迈出右腿，嘴唇上挂着微笑，用他那双白皙的手做出优美的姿势，向国王行了一个礼。

国王点头还礼。

“晚安，德·马尼康先生，”他说。

“我感到荣幸，陛下召见我，”马尼康说。

“是的，为了向您了解德·吉什伯爵遇到的不幸事故的所有详细情况。”

“啊！陛下，这是件使人感到痛苦的事。”

“您在那儿吗？”

“不在，陛下。”

“可是您在事故发生以后不久就到了出事地点了？”

“是的，是这样，陛下，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

“这件意外事故在哪儿发生的？”

“我看，陛下，是在一个罗香树林的圆形空地上。”

"是的，打猎的集合地点。"

"一点不错，陛下。"

"好，把您知道的关于这个不幸的详细情况讲给我听，德·马尼康先生。讲吧。"

"陛下也许已经了解，我怕再重复叙述会使陛下感到厌烦。"

"不，不用怕。"

马尼康朝周围看看，他只看见达尔大尼央和一块儿进来的德·圣埃尼昂。达尔大尼央靠在护壁板上，沉静，亲切，和善；德·圣埃尼昂一直倚在国王的扶手椅上，脸上也带着亲切的表情。

因此他下决心开口。

"陛下不会不知道打猎出意外事故是很平常的事。"

"打猎？"

"是的，陛下，我是想说潜伏打猎。"

"啊！啊！"国王说，"是在潜伏时发生的意外事故吗？"

"当然，陛下，"马尼康大着胆子说，"陛下不知道吗？"

"差不多可以说不知道，"国王急忙地说，因为他一向对说谎很厌恶。"这么说，您是说在潜伏时出的意外事故？"

"唉！是的，不幸得很，陛下。"

国王停顿了一下。

"潜伏打什么野兽？"他问。

"打野猪，陛下。"

"德·吉什怎么会想到单独一个人去潜伏打野猪呢？这是乡巴佬干的事儿，充其量对象德·格拉蒙元帅这种人合适，他们没有猎狗和管猎狗的仆人，没法进行贵族式的打猎。"

马尼康耸了耸肩膀。

"年轻人都是冒失的，"他老气横秋地说。

"好吧！……继续说下去，"国王说。

“总之，”马尼康继续说下去，他不敢冒险，就象盐场工人在盐田里迈步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总之，陛下，可怜的德·吉什单独一个人去潜伏打猎。”

“单独一个人，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猎手！啊！难道德·吉什先生，他不知道野猪会立刻扑过来？”

“他遇见的正是这种情况，陛下。”

“这么说他知道有这头野猪？”

“是的，陛下。有几个老乡在他们的土豆地里看见过。”

“是一头怎样的野猪？”

“是一头两三岁的公野猪。”

“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就应该通知我，德·吉什起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我毕竟见过他打猎，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带着猎狗打猎的人。当野猪被赶得走投无路，跟猎狗博斗，他开枪的时候，总是做好一切准备措施，并且用马枪射击，可这一次他居然用两把普通手枪去斗野猪！”

马尼康打了个哆嗦。

“两把豪华的手枪，对跟一个人决斗而不是跟一头野猪决斗来说倒非常合适，真见鬼！”

“陛下，有些事情是很难解释的。”

“您说得有理，我们关心的这件事正是如此。继续说下去吧。”

在马尼康叙述时，德·圣埃尼昂也许朝他做过暗示，要他注意，言多必失；国王的眼光固执地盯准了德·圣埃尼昂。

因此在他和马尼康之间不可能再联系了。至于达尔大尼央，即使是象雅典的那座沉默之神的雕像，也比他声音响，也比他富于表情。

因此马尼康只好沿自己选择的路子走下去，继续在罗网里越陷越深。

“陛下，”他说，“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德·吉什等着野猪。”

“骑马还是步行？”国王问。

“骑马。他朝野猪开枪，没有打中。”

“真笨！”

“野猪朝他冲过来。”

“马送了命？”

“啊！陛下知道？”

“有人告诉我，在罗香树林的路上发现了一匹死马。我断定是德·吉什的马。”

“一点不错，正是他的那匹马，陛下。”

“马的情况是这样，很好；德·吉什的情况如何？”

“德·吉什一旦倒在地上，被野猪拱了一下，手和胸部都受了伤。”

“这是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故；但是，应该承认，是德·吉什的错。怎么可以带着手枪去打这样一只野猪呢？难道他忘了阿多尼斯①的故事不成？”

马尼康搔搔耳朵。

“这倒是真的，”他说，“太不谨慎了。”

“您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德·马尼康先生？”

“陛下，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

“啊！您是个宿命论者！”

马尼康感到局促不安。

“我要怪您，德·马尼康先生，”国王继续说。

①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狩猎时被野猪咬伤而死，爱神异常悲痛。诸神深受感动，特准他每年复活六个月，与爱神团聚。

“怪我，陛下？”

“是的！怎么！您是德·吉什的朋友，明明知道他会干出这种蠢事来，不去拦住他？”

马尼康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才好。国王的声调完全不再是一个轻信的人的声调了。

另一方面，他的声调里又没有悲剧中的那种严肃味道，也没有审讯时的那种坚持性。

在他的声调里讥嘲的成分多于威胁。

“这么说，”国王继续说下去，“被人发现的死马您说是吉什的马了？”

“啊！我的天主，正是他的马。”

“这使您感到惊奇吗？”

“不，陛下。上一次打猎，德·圣莫尔先生，陛下一定还记得他，他的一匹马就是在他的胯下以同样方式送的命。”

“是的，不过是肚子给捅开了。”

“对，陛下。”

“吉什的马要是也象德·圣莫尔先生的马那样给捅开肚子，我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见鬼！”

马尼康睁大了一双眼睛。

“可是使我感到惊奇的，”国王继续说下去，“是德·吉什的马肚子没有被捅开，而是头打开花了。”

马尼康心里发慌了。

“是不是我弄错了？”国王接着又说，“吉什的马不是太阳穴上受的伤？您也得承认，德·马尼康先生，这个伤够奇怪的。”

“陛下，您也知道，马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大概试图自卫。”

“可是一匹马是用后蹄自卫而不是用头。”

“一定是马吓得摔倒了，”马尼康说，“野猪，您也明白，陛下，野

猪……”

“是的，马，我明白；可是骑在马上的人呢？”

“嗯，这非常简单：野猪撇下马又回过来对付骑在马上的人；正如我有幸对陛下说过的那样，正当德·吉什用手枪准备朝它开第二枪时，它压碎了他的手，后来又用嘴一下子把他的胸部捅了个窟窿。”

“说真的，再没有比这更可能的了，马尼康先生；您不再相信您自己有口才是不对的，您讲得好极了。”

“国王太仁慈了，”马尼康局促不安地行了一个礼说。

“不过从今天起，我禁止我的贵族们去潜伏打猎。哼！这几乎跟允许他们决斗是一回事。”

马尼康打了个哆嗦，他的脚动了一下，想退出去。

“国王陛下感到满意了吗？”他问。

“感到很高兴；但是您先别走，德·马尼康先生，”路易说，“我有事要和您谈。”

“哼，哼，”达尔大尼央想，“又一个不是我们对手的人。”

他叹了口气，意思可能是：“啊！是我们的对手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这时候一个掌门官撩起门帘，通报御医到了。

“啊！”路易叫起来，“瓦洛先生来得正好，他刚去看了德·吉什先生。我们可以得到受伤者的消息了。”

马尼康更加感到局促不安了。

“这样一来，”国王补充说，“我们至少可以问心无愧了。”

他望望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第一五七章

医　　生

瓦洛医生走进来。

场面上的情况照旧：国王坐着，德·圣埃尼昂仍旧倚在他的椅背上，达尔大尼央仍旧靠在墙上，马尼康仍旧站着。

“好吧，瓦洛先生，”国王说，“您照我的吩咐办了吗？”

“一切都照办了，陛下。”

“您到您的枫丹白露的同行家里去过了吗？”

“是的，陛下。”

“您在那儿找到了德·吉什先生吗？”

“我在那儿找到了德·吉什先生。”

“情况如何？老老实实地讲吧。”

“情况很糟，陛下。”

“不过，野猪总没有把他吞下去吧？”

“把谁吞下去？”

“吉什。”

“什么野猪？”

“咬伤他的那只野猪。”

“德·吉什先生是被一只野猪咬伤的？”

“至少别人是这么说的。”

“宁可说是哪个违禁打猎的人……”

“什么，哪个违禁打猎的人？……”

“哪个吃醋的丈夫，哪个受到冷待的情人，为了报仇，朝他开的枪。”

“您这是说的什么，瓦洛先生？德·吉什先生的伤不是一头野猪的獠牙造成的吗？”

“德·吉什先生的伤是一颗子弹造成的，它打碎了他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穿进了胸部的肋间肌肉里。”

“一颗子弹！您有把握德·吉什先生是被一颗子弹打伤的吗？……”国王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叫了起来。

“当然有把握，”瓦洛说，“看看这个，陛下。”

他让国王看一颗一半撞扁了的子弹。

国王看了看，但是没有碰它。

“可怜的人，从他胸部里面取出来的吗？”他问。

“不完全是。子弹没有穿进去，您也看得出，它撞扁了，也许是撞在手枪的扳机护手下面，也许是撞在胸骨的右侧。”

“善良的天主！”国王严肃地说，“这一切您完全没有告诉我，德·马尼康先生？”

“陛下……”

“说说看，这虚构出来的野猪、潜伏、夜间打猎，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说看。”

“啊！陛下……”

“我看还是您说得有道理，”国王转过身来对他的火枪队队长说，“发生过决斗。”

凡是大人物都有的那种把下属们牵连进去，并且分化瓦解他们的能力，国王比任何人都高明。

马尼康朝火枪手投去充满指责的一瞥。

达尔大尼央懂得这眼光，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受到指责。

他朝前走了一步。

“陛下，”他说，“您曾经命令我去察看罗香树林的十字路口，然后根据我的估计把在那儿发生的事说给您听。我曾经把我的调查向您报告，但是没有揭发任何人。是陛下自己先提到德·吉什伯爵先生的名字的。”

“好！好！先生，”国王傲慢地说，“您尽到了您的职责，我对您很满意，这对您就够了。但是您，德·马尼康先生，您没有尽到您的职责，因为您对我说谎。”

“说谎，陛下！这两个字用得太过份了。”

“那您另外找两个。”

“陛下，我不想找。我已经不幸地惹您生气，我能找到的最好办法是谦恭地接受您认为应该向我做出的指责。”

“您说的有道理，先生，谁向我隐瞒真相，谁就会惹我生气。”

“有时候，陛下，隐瞒的人并不知道真相。”

“别再说谎了，否则我要加倍惩罚。”

马尼康脸色苍白，行了一个礼。

达尔大尼央又向前迈了一步，如果国王一直在增长的怒火达到了一定限度，他就决定出来调解。

“先生，”国王继续说下去，“您看到了再矢口否认下去也没有用了。德·吉什先生决斗过。”

“我不否认，陛下。要是您不逼得一个贵族非说谎不可，那您就真是宽宏大量了。”

“逼！谁逼您？”

“陛下，德·吉什先生是我的朋友。陛下禁止决斗，违者处死。一句谎话可以救我的朋友。我说谎了。”

“好，”达尔大尼央低声说，“这是个表现得很出色的小伙子，见鬼！”

“先生，”国王说，“不应该说谎，而应该阻止他决斗。”

“啊！陛下，您是法兰西最完美的贵族，您知道我们这些军人就从来没有因为德·布特维尔先生死在沙滩广场上而认为他蒙受耻辱。使人蒙受耻辱的是躲开自己的敌人，而不是见到刽子手。”

“好吧，”路易十四说，“我很愿意提供您一个办法来补救一切。”

“只要这个办法是适合一个贵族的办法，我一定立刻接受，陛下。”

“德·吉什先生的对手是谁？”

“啊！啊！”达尔大尼央低声地说，“难道我们又要回到路易十三的时代？……”

“陛下！……”马尼康用指责的口气说。

“看来您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来了？”国王说。

“陛下，我不认识他。”

“好极了！”达尔大尼央说。

“德·马尼康先生，把您的剑交给队长。”

马尼康姿势优美地行了一个礼，微笑着把剑解下来，递给火枪手。

但是德·圣埃尼昂急忙走到达尔大尼央和他的中间。

“陛下，”他说，“如果您允许我说一句的话。”

“说吧，”国王说，在气头上有一个人出来缓和一下，也许他心里感到很高兴。

“马尼康，您是一个勇敢的人，国王会欣赏您的行为的。但是过分热心地为朋友们帮忙，反而害了他们。马尼康，您知道陛下问您的那个人是谁吗？”

“不错，我知道。”

“那您就说出来吧。”

"如果我应该说，早已经说了。"

"那就让我来说，我不象您那样对正直感兴趣。"

"您完全有这个自由；不过我觉得……"

"啊！别再那么高尚了。我决不让您象这样到巴士底狱去。说吧，要不然我就说了。"

马尼康是聪明人，他明白自己的表现已经使人对他产生了好感；现在他只需要一方面继续维持这种好感，一方面重新博得国王的欢心。

"说吧，先生，"他对德·圣埃尼昂说，"至于我，我要做我的良心要我做的事。我的良心的命令必须服从，"他转过身来对国王说，"既然它战胜了陛下的命令；但是陛下在知道我必须保护一位夫人的荣誉以后，我希望，陛下能够饶恕我。"

"一位夫人？"国王不安地问。

"是的，陛下。"

"一位夫人是这次决斗的起因？"

马尼康鞠了一个躬。

国王站起来，走到马尼康跟前。

"如果是位重要的人，"他说，"相反的，我决不会怪您谨慎从事。"

"陛下，一切与国王的侍从人员有关的事，或者与国王弟弟的侍从人员有关的事，在我眼里都是重要的。"

"与我弟弟的侍从人员有关？"路易十四带着一种犹豫的神色说，"……这次决斗的起因是我弟弟的侍从人员中的一位夫人？"

"或者说是王太弟夫人的侍从人员中的一位夫人。"

"啊！王太弟夫人的？"

"是的，陛下。"

"这么说，这位夫人？……"

“是德·奥尔良公爵夫人殿下的一位侍从女伴。”

“您是说德·吉什先生为了她决斗？”

“是的，这一次我不再说谎了。”

路易显得心绪不宁。

“先生们，”他转过身来对在一边旁观的人们说，“请你们离开一会儿，我需要单独跟德·马尼康留下来。我知道他为了替自己辩解，有一些极为重要的话要对我说，而他不敢在第三者面前讲……把您的剑重新佩好，德·马尼康先生。”

马尼康把剑重新佩在腰带上。

“这个家伙肯定十分机灵，”火枪手说，他挽着圣埃尼昂的胳膊，一起退出去。

“他能应付过去，”圣埃尼昂在达尔大尼央耳边说。

“而且是在保持住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伯爵。”

马尼康朝德·圣埃尼昂和火枪队队长投去一道感激的眼光，不过没有让国王觉察到。

“您知道吧，”达尔大尼央跨过门槛时说，“我过去对新的一代人印象很坏，嗯，我错了，这些年轻人有他们的优点。”

瓦洛走在宠臣和队长的前面。

国王和马尼康两个人单独留在书房里。

第一五八章

达尔大尼央承认他错了而马尼康是对的

国王走到门口，亲自查看一下，看到没有人在听以后，这才连忙回来，站在他的对话者面前。

“好，”他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德·马尼康先生，您解释吧。”

“极其坦率地解释，陛下，”年轻人回答。

“首先，”国王补充说，“您要知道，再没有比夫人们的荣誉更挂在我心上的了。”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我才顾到您的情绪。”

“是的，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您是说关系到我弟媳妇的一位侍从女伴；有关的那个人，吉什的对手，总之您不愿意说出名字的那个人……”

“不过德·圣埃尼昂先生会把名字告诉您的，陛下。”

“是的。您是说这个人冒犯了王太弟夫人身边的人。”

“是的，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陛下。”

“啊！”国王说，就象早在意料之中，而心里又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似的，“啊！有人侮辱的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吗？”

“我不说有人侮辱了她，陛下。”

“但是究竟……”

“我是说，有人用不恰当的措辞谈到她。”

“用不恰当的措辞谈到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而您拒绝告诉我这个蛮横无理的人是谁？……”

“陛下，我原以为这是一件讲定了的事，陛下不再打算要我做一个告发者。”

“对，您说得有理，”国王克制住自己说，“况且我需要惩罚的那个人的名字，我总可以很快地知道的。”

马尼康清楚地看出事情已经有了转机。

至于国王，他发现他刚刚控制不住自己，走得太远了一点。

因此他接着又说：

“我惩罚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虽然我特别敬重她，而是因为争吵的起因是为了妇女。我要求我的宫廷上的人都敬重妇女，不发生争吵。”

马尼康鞠了一个躬。

“现在，德·马尼康先生，”国王继续说下去，“有人说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什么话？”

“难道陛下还猜不到？”

“我？”

“陛下知道得很清楚，年轻人会开哪种玩笑。”

“一定是说她爱上了一个人，”国王冒险地说。

“很可能。”

“但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有权利喜欢爱谁就爱谁，”国王说。

“这正是德·吉什坚持的意见。”

“他是为这个决斗的吗？”

“是的，陛下，仅仅为了这个原因。”

国王脸红了。

“别的您就不知道了吗？”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陛下？”

“当然是关于您这时候正在谈着的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国王希望我知道什么事?”

“嗯,譬如说,拉瓦利埃尔爱着的,而德·吉什的对手否认她有权利爱的那个人是谁?”

“陛下,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到过,什么也没发现过。但是我认为德·吉什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如果说他暂时代替拉瓦利埃尔的保护人,那一定是因为这位保护人地位太高,不便出面来保护她。”

这些话说得再清楚没有了;因此国王脸又红了,不过这一次是因为高兴的缘故。

他轻轻地拍了拍马尼康的肩膀。

“好,好,您不仅是一个有才智的小伙子,德·马尼康先生,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世家子弟。我觉得您的朋友德·吉什是一个完全合乎我的心意的骑士;您以后会转告他,对不对?”

“这么说,陛下,您饶恕我了?”

“完全饶恕您。”

“我自由了?”

国王露出笑容,把手伸给马尼康。

马尼康抓住这只手吻了一下。

“还有,”国王补充说,“您讲得妙极了。”

“我,陛下?”

“您把德·吉什遇到这个意外事故讲给我听,讲得非常好。我看见野猪从树林出来,我看见马倒下去,我看见野猪撇下马冲向骑马的人。您不是用嘴在说,先生,简直是用笔给我画出来了。”

“陛下,我相信您一定是拿我开玩笑吧,”马尼康说。

“正相反,”路易十四一本正经地说,“我不仅不是开玩笑,马尼康先生,我还希望您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

“潜伏打猎的事吗？”

“是的，正象您讲给我听的那样，一个字也别更改，您明白吗？”

“完全明白，陛下。”

“您去讲给人听吗？”

“一分钟也不耽搁。”

“好，现在，您自己去把达尔大尼央先生叫回来；我希望您不再怕他了。”

“啊！陛下，从我确信陛下仁慈地对待我的时候起，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那就去叫他吧，”国王说。

马尼康打开门。

“先生们，”他说，“国王叫你们。”

达尔大尼央、圣埃尼昂和瓦洛回来了。

“先生们，”国王说，“我把你们叫回来，是为了告诉你们，德·马尼康先生的解释我感到完全满意。”

达尔大尼央朝这一边的瓦洛和另一边的圣埃尼昂看看，意思是说：“嗯，我怎么对你们说的？”

国王把马尼康拉到门边，然后低声对他说：

“让德·吉什先生好好治伤，特别是尽快治好，我希望能很快地以所有的夫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不过我特别希望他不要再这么干了。”

“只要关系到陛下的荣誉，哪怕是死一百次，他也会再干一百次。”

这句话说得很露骨。但是我们已经交代过，路易十四国王喜欢奉承，只要是奉承他，他对奉承的质量并不很苛求。

“很好，很好，”他一边示意要马尼康走，一边对他说，“我要亲

自见见德·吉什，让他听从道理。”

马尼康倒退着走出去。

国王于是朝这一出戏的三个观众转过身来说：

“达尔大尼央先生。”

“陛下。”

“告诉我，您的眼力一向那么好，怎么会一下子变得那么差了？”

“我的眼力差，陛下？”

“当然。”

“既然陛下这么说，那就是肯定无疑的事了。不过，请问，在什么事上眼力差？”

“对罗香树林的这件意外事故。”

“噢！噢！”

“当然是在这件事上。您看见了两匹马的蹄印，两个人的足迹，您推测一场决斗的详情细节。这一切都不存在，纯属错觉。”

“噢！噢！”达尔大尼央又说。

“马的那些践踏，决斗的那些迹象，都是如此。除了德·吉什跟野猪的搏斗，没有别的，不过这场搏斗看起来又长又可怕。”

“噢！噢！”达尔大尼央继续这么说。

“没想到我有一瞬间居然会相信您的错误讲法；但是您也讲得那么有把握。”

“真的，陛下，一定是我眼睛发了花，”达尔大尼央怀着一种使国王感到高兴的愉快情绪说。

“这么说，您承认了？”

“那还用说！陛下，我当然承认！”

“因此，您现在总看清楚了吧？……”

“跟我半个钟头以前看见的完全不一样。”

“依您看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

“啊！原因很简单，陛下。半个钟头以前我从罗香树林回来，在那儿我只有一盏很差的马厩里用的提灯照亮……”

“现在呢？……”

“现在我有了陛下书房里的所有灯烛，另外还有陛下的一双眼睛，它们象太阳一样亮堂。”

国王微微一笑，德·圣埃尼昂甚至笑出声来。

“瓦洛先生也是一样，”达尔大尼央把到了国王嘴边的话说了出来，“他不仅想象德·吉什先生被一颗子弹打伤，而且还想象是他把一颗子弹从德·吉什先生的胸部取出来的。”

“真的！”瓦洛说，“我承认……”

“难道您不是这样想的？”达尔大尼央又说。

“这就是说，”瓦洛说，“不仅我过去是这样想的，而且现在我还可以发誓……”

“好吧，我亲爱的医生，您在梦里见到的。”

“我在梦里见到？”

“德·吉什先生的伤，是梦！子弹，是梦！……因此，请相信我的话，别再谈它了。”

“说得好，”国王说，“达尔大尼央给您的忠告是很好的。不要再跟任何人谈您做的梦了，瓦洛先生；以贵族的人格保证，您这样做决不会后悔的。晚安，先生们。啊！潜伏打野猪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啊！”

“潜伏打野猪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啊！”达尔大尼央大声跟着说。

他经过每一间屋子都还在重复说这句话。

他领着瓦洛一块儿出了城堡。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国王对德·圣埃尼昂说，“德·吉什的对手是谁？”

德·圣埃尼昂望望国王。

“啊！不必犹豫，”国王说，“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饶恕。”

“德·瓦尔德，”德·圣埃尼昂说。

“好。”

然后路易十四连忙回到他的卧房去，嘴里说：

“饶恕并不等于忘记。”

第一五九章

留一手的好处

马尼康从国王的套房里出来，因为自己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心里十分高兴；他到了楼梯底下，在一个门帘前面经过，忽然感到自己的一只袖子给拽了一下。

他转过头来，认出了蒙塔莱。蒙塔莱正在半道上等他；她身子俯向前，压低声音，很神秘地对他说：

“先生，请您赶快来一趟。”

“到哪儿去，小姐？”马尼康问。

“首先，一位真正的骑士决不会向我提这种问题，他应该不要求任何解释，跟着我走。”

“好吧，小姐，”马尼康说，“我准备表现得象一个真正的骑士。”

“不，已经太迟了，而且您也不配。我们上王太弟夫人那儿去，来吧。”

“啊！啊！”马尼康说。“那就让我们上王太弟夫人那儿去吧。”

他跟着蒙塔莱。蒙塔莱在他前面跑着，轻捷得象加拉泰娅①。

“这一次，”马尼康一边跟着他的带路人，一边对自己说，“我不相信打猎的故事管用了。不过我们要试试，在必要时……说真的！在必要时，我们也能找得到另外的办法。”

蒙塔莱一直在奔跑。

“同时需要开动脑筋和两条腿，”马尼康想，“这真是一件累人的事！”

最后终于到了。

王太弟夫人刚结束了夜间的梳妆打扮，穿着雅致的睡衣；但是可以看出她是在感情发生强烈波动以前梳妆打扮的。

她怀着显而易见的焦急心情等着。

因此蒙塔莱和马尼康发现她站立在门口。

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王太弟夫人立刻迎上前。

“啊！”她说，“终于来啦！”

“德·马尼康先生在这儿，”蒙塔莱回答。

马尼康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王太弟夫人做了个手势，让蒙塔莱退下去。年轻姑娘立刻遵命。

王太弟夫人一声不响地目送她，直到门在她背后重新关上以后，才转过身来对马尼康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德·马尼康先生？城堡里有人受伤了吗？”

“是的，夫人，很不幸……德·吉什先生。”

“是的，德·吉什先生，”王太弟夫人跟着说了一遍。“不错，我已经听说过，不过没有证实。这么说，是德·吉什先生真的遇到这件不幸吗？”

“是他本人遇到了，夫人。”

“德·马尼康先生，”王太弟夫人急忙说，“您一定知道国王讨

---

① 加拉泰娅：希腊神话中的海洋仙女，独眼巨人波利菲姆爱她，但她爱牧羊人阿西斯。后波利菲姆妒火大发，将阿西斯打死。波利菲姆曾在他的歌唱中说，加拉泰娅逃避他，比被猎狗追逐的鹿还要快。

厌决斗吧?"

"当然知道,夫人,不过国王陛下不会指责一次与野兽的决斗。"

"啊! 您不要侮辱我,竟然认为我会相信这个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散播的、硬说德·吉什先生被野猪咬伤的荒谬故事。不,不,先生;真实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德·吉什先生除了他的伤势给他带来的苦痛以外,还遭到了失去自由的危险。"

"唉! 夫人,"马尼康说,"我完全知道,但是怎么办呢?"

"您见到了国王陛下?"

"是的,夫人。"

"您对他是怎么说的?"

"我向他叙述德·吉什怎样去潜伏打猎,一头野猪怎么从罗香树林里出来,德·吉什先生怎样朝它开枪,最后疯狂的野猪怎样朝开枪者反扑过来,先戳死了马,后来又把他本人也戳成重伤。"

"国王相信所有这一切吗?"

"完全相信。"

王太弟夫人一边前后左右地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用询问的眼光望马尼康。马尼康仍旧无动于衷,一动不动地留在他一进来就待着的地方。最后她停了下来。

"不过,"她说,"这儿的人全都一致认为这次受伤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夫人?"马尼康说,"我能冒昧地向殿下提出这个问题吗?"

"您,您是德·吉什的密友,您,您是他的心腹,您会提出这个问题?"

"啊!夫人,他的密友,是的;他的心腹,不是。德·吉什这种人可能有秘密,甚至确实有秘密,但是不会说出来。德·吉什守口如瓶,夫人。"

“好吧。德·吉什先生藏在心里的那些秘密，这么说，该我来告诉您了，”王太弟夫人气恼地说，“因为国王很可能会第二次盘问您，如果第二次您讲得还是跟头一次一样，他很可能会感到不满足。”

“不过，殿下，我相信您把国王看错了。国王陛下对我非常满意，这一点我可以发誓。”

“那么，请允许我对您说，德·马尼康先生，这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国王陛下很容易满意。”

“我相信殿下抱着这个看法是错了。众所周知，国王陛下只听从正当的理由。”

“您相信等到明天国王陛下知道了，德·吉什先生是为了他的朋友德·布拉热洛纳先生跟人争吵，最后发展到决斗，他还会对您那出于好意而编造的谎言感到满意吗？”

“为了德·布拉热洛纳先生跟人争吵，”马尼康带着世界上最天真的神色说，“殿下，请问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德·吉什先生脾气大，肝火旺，很容易发火。”

“正相反，夫人，我认为德·吉什先生很有耐心，他只有在有正当理由时才会脾气大、肝火旺的。”

“可是友谊不正是一个正当理由吗？”王太弟夫人说。

“啊！当然，夫人，特别是对象他那样的一颗心来说。”

“好吧，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是德·吉什先生的一位朋友，这个事实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一位有深交的朋友。”

“好吧，德·吉什先生支持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德·布拉热洛纳先生不在，不能决斗，因此他替他决斗。”

马尼康露出了微笑，头和肩膀动了两三下，意思是说：“见鬼！

既然您一定希望如此……"

"可您把话说出来呀！"王太弟夫人不耐烦地说。

"我？"

"当然；您显然不同意我的意见，有什么事要说。"

"夫人，我只有一件事要说。"

"快说吧！"

"承蒙您不弃，讲给我听的那些话我一点也不理解。"

"怎么！德·吉什先生和德·瓦尔德先生的这场争吵您一点也不理解？"王太弟夫人几乎生气地说。

马尼康保持沉默。

"争吵，"她继续说下去，"起因于一句与某一位夫人的德行有关的话，这句话多少有一点儿怀有恶意，多少有一点儿根据。"

"啊！与某一位夫人有关？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马尼康说。

"您开始理解了，对不对？"

"殿下一定会原谅我，不过我不敢……"

"您不敢？"王太弟夫人火冒三丈地说，"好，等一等，我就敢。"

"夫人，夫人！"马尼康仿佛感到惊慌似的叫了起来，"当心您要说出来的话。"

"啊！看来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您会象德·吉什先生跟德·瓦尔德先生决斗那样，不顾国王陛下的禁令，跟我决斗的，而且是为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德行。"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马尼康叫道，同时突然跳了起来，仿佛他再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听见说出这个名字来。

"啊！德·马尼康先生，您这样跳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太弟夫人用嘲笑的口吻说，"难道您也这样无礼，对她的德行发生了怀疑？"

"不过在这件事中，跟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德行没有一点儿

关系，夫人。”

“怎么！明明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打开脑袋，您却说她跟这一切毫无关系，问题不在她身上？啊！我倒没有想到您是这么好的一位廷臣，德·马尼康先生。”

“请原谅，请原谅，夫人，”年轻人说，“不过我们俩离着有十万八千里。您赏脸跟我讲的是一种语言，我呢，看来讲的是另一种语言。”

“我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好吗？”

“请原谅，我相信我理解了殿下的意思是说，德·吉什和德·瓦尔德两位先生是为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决斗的。”

“当然是这样。”

“为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对不对？”马尼康又重复问了一遍。

“啊！我的天主，我没有说德·吉什先生本人关心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而是说他间接地关心她。”

“间接地！”

“好啦！别老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这儿的人不是都知道德·布拉热洛纳和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订了婚吗？他身负国王交付的使命临动身到伦敦去时，不是曾经委托他的朋友德·吉什先生照料这个引人注目的人儿吗？”

“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殿下了解情况。”

“告诉您吧，我全都了解。”

马尼康开始笑了，这个表情差点儿把王太弟夫人惹火了，她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并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夫人，”谨慎的马尼康朝王太弟夫人行了一个礼，说，“让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这件事永远搞不清楚。”

“啊！用不着再搞了，已经完全清楚了。国王会知道德·吉什

支持这个摆出一副贵夫人架子的、年轻的女冒险家。他会知道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曾经指定他的朋友德·吉什先生做他的赫斯珀里得斯花园的常住的看守人，德·瓦尔德侯爵胆敢把手伸向金苹果，德·吉什先生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您，德·马尼康先生，您什么事情都知道，您不会不知道国王对这个著名的宝物也垂涎三尺，也许他会对德·吉什先生担任保卫者的角色表示不满。现在您够清楚了吧？还需要知道别的什么吗？请说吧，请问吧。”

“不，夫人，不，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您听好，因为您必须知道这一点，德·马尼康先生，您听好，国王陛下一旦发怒，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象国王那样性格的君主们，由爱情产生的怒火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

“您，夫人，您能平息它。”

“我，”王太弟夫人做了一个极尽嘲讽的手势，大声说，“我！为什么？”

“因为您不喜欢不公正的事，夫人。”

“阻止国王去干他爱情上的事，依您看，这会是一件不公正的事？”

“然而您为德·吉什先生说情。”

“啊！您疯了不成，先生，”王太弟夫人用极其高傲的口吻说。

“正相反，夫人，我的神志极其清醒；我再重复一遍，您会在国王面前为德·吉什先生辩护。”

“我？”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德·吉什先生的利益就是您的利益，夫人，”马尼康激动地低声说，他的眼睛闪出了火光。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殿下，我感到奇怪，您居然没有猜到，在德·吉什先生代替离开的德·布拉热洛纳尽到的保护责任中，拉瓦利埃尔的名字只是一个借口。"

"一个借口？"

"对。"

"可是，是什么事的借口？"王太弟夫人结结巴巴地又问了一遍，马尼康的目光已经开始使她多少明白了一点。

"现在，夫人，"年轻人说，"我猜想，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因此您不会在国王面前指责可怜的德·吉什。与您为敌的那一派人现在要煽起种种敌对行为来对付他了。"

"我觉得，正相反，您的意思是想说，所有那些不爱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人，甚至也许在爱她的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会恨伯爵？"

"啊！夫人，难道您固执到这个地步，竟不肯听一个忠诚朋友的话？难道我必须冒惹您不高兴的危险？难道我必须无可奈何地向您指出谁是争吵的真正原因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王太弟夫人一边说，一边脸红了。

"难道我必须向您说明可怜的德·吉什听到了所有那些与那个女人有关的谣言，他是怎样生气，发脾气，暴跳如雷？您固执地不肯认出她是谁，而我出于尊敬又不便说出她的名字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必须向您提起王太弟和德·白金汉公爵的争吵和关于公爵这次离开的那些含沙射影的话？伯爵只为了这个女人一个人活着，只和她一个人息息相关，难道我必须向您叙述他怎样费尽心机去讨好她，当心她，保护她？好，我会这样做的，我会把所有这些都提醒您的，到那时，也许您会理解，很久以来就一直受到德·瓦尔德纠缠的伯爵，已经忍无可忍，一听到这个人说出冒犯那个女人的话，就立刻火冒三丈，渴望报仇雪恨。"

王太弟夫人用双手捂住了脸。

“先生！先生！”她大声叫起来，“您知道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知道不知道您在对谁说话？”

“到那时，夫人，”马尼康继续说下去，仿佛完全没有听到王太弟夫人的惊叫，“任什么都不会再使您感到惊奇了，不论是伯爵找茬儿吵架的劲头，还是他变换一个与您利益无关的争吵原因的这种极为出色的机智。在这件事中，特别表现出了惊人的机灵和沉着。那个女人，德·吉什伯爵为了她决斗、流血，如果她确实应该感激可怜的受伤者，她感激的其实不应该是他流的血和他忍受的痛苦，而应该是他为了一个人的荣誉而采取的措施，这个人的荣誉对他说来比他自己的荣誉还要宝贵。”

“啊！”王太弟夫人就象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似的大声嚷道，“啊！难道这真是因为我？”

马尼康可以喘口气了；他英勇地争取到了这个休息时间，他喘了口气。

王太弟夫人呢，有好一会儿一直陷在痛苦的沉思里。从她胸部急促的跳动，从她眼睛无精打采的神情，从她手频频地按在心口上的动作，可以猜出她有多么激动。

但是在她身上，卖弄风情并不是一种迟钝的热情；正相反，它是一团火，寻找供它燃烧的燃料，而且找到了。

“这么说，”她说，“伯爵同时讨好了两个人，因为德·布拉热洛纳先生也应该十分感激德·吉什先生，特别是因为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将到处而且永远被人认为是受到这位英勇的决斗者的保护，更加要对他感激了。”

马尼康明白了，在王太弟夫人的心里还留下一点儿怀疑，这个阻力反而使他振奋起来。

“他对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确实帮了个大忙，”他说，“他对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帮了个大忙！决斗引起的哄动会部分地损害

到这个年轻姑娘的名声，也必然会造成她跟子爵的不和。因此德·瓦尔德先生的那一枪不是造成一个后果，而是造成三个后果：一下子毁掉了一个女人的荣誉和一个男人的幸福，也许在同时还使法国最好的一位世家子弟受了致命伤！啊！夫人！您的逻辑推理是冷酷无情的，它总是惩罚，而从不宽恕。”

马尼康的最后几句话一下子摧毁了留在王太弟夫人脑子里而不是留在她心里的最后一点怀疑。她不再是一位顾虑重重的王妃，也不再是一个疑心重重的妇女，她的那颗充满爱情的心方才感觉到一个伤口的危险。

“受了致命伤！”她用喘不上气来的声音低声说，“啊！德·马尼康先生，您没有说受了致命伤吧？”

马尼康仅仅用一声深深的叹息作为回答。

“这么说，您是说伯爵伤势很危险？”王太弟夫人继续问。

“啊！夫人，他一只手打伤了，胸部里面有一颗子弹。”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王太弟夫人情绪万分激动地说，“真可怕，德·马尼康先生！您是说，一只手打伤了？我的天主，胸部里面有一颗子弹？这一切是德·瓦尔德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个坏蛋，这个杀人犯造成的！可以肯定地说，老天爷不公正。”

马尼康看上去情绪十分激动。他确实在他辩护词的最后部分花费了过多的精力。

至于王太弟夫人，她已经完全不考虑什么礼仪了。当激情不论是愤怒还是同情，在她身上占上风时，任什么也不能阻止它的迸发。

王太弟夫人走到马尼康跟前。马尼康刚让自己跌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痛苦是一个相当强有力的理由，可以原谅他违反礼节的规定似的。

“先生，”她抓住他的手说，“请您坦率地告诉我。”

马尼康抬起了头。

“德·吉什先生，”王太弟夫人继续说下去，“他有死亡的危险吗？”

“有两重危险，夫人，”他说，“首先是因为出血太多，伤到了手上的一根动脉；其次是因为胸部的伤口，至少医生担心可能伤到了什么重要器官。”

“这么说他会死吗？”

“是的，会死，夫人，甚至得不到安慰，因为他不知道您已经了解他的忠诚。”

“您会告诉他的。”

“我？”

“是的，您不是他的朋友吗？”

“我？啊！不，夫人，我只对德·吉什先生说，如果他这个不幸的人还能够听见我的话，我只对他说我亲眼看见的，也就是说，您对他的狠心。”

“先生，啊！您可别干这种残忍的事。”

“啊！不，夫人，我要讲真情实况，因为象他这个年纪的人体质毕竟还是很强的。医生们很有学问，万一可怜的伯爵能够伤好活下来，我不愿意他在逃脱了肉体的创伤之后，再继续冒因受心灵的创伤而死的危险。”

马尼康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立起来，恭恭敬敬地露出想告辞的样子。

“先生，”王太弟夫人带着几乎是哀求的神色拦住他，说，“至少您一定愿意告诉我病人的情况如何，替他治伤的医生是谁吧？”

“他的情况，夫人，非常坏。至于医生，就是国王陛下本人的医生，瓦洛先生。另外有一位同行协助他，德·吉什先生当时就是给抬到他这个同行家里的。”

“怎么！他不在城堡里？”王太弟夫人说。

“唉！夫人，这个可怜的人情况是那么坏，没法送到这儿。”

“把地址给我，先生，”王太弟夫人忙不迭地说，“我派人去问问他的情况。”

“弗尔街，一所有白色百叶窗的砖石房子。医生的名字写在门上。”

“您回到受伤者跟前去吗，德·马尼康先生？”

“是的，夫人。”

“那就请您帮个忙吧。”

“我听候殿下的吩咐。”

“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请您回到德·吉什先生的身边去，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打发走，而且也请您自己走开。”

“夫人……”

“让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解释里。是这么一回事，您看到什么别再多研究，除了我对您说的以外别再多问。我要派我的一个侍女，或者两个，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不希望她们看见您；或者更坦率点说，我不希望您看见她们。这种顾虑您应该理解，特别是因为您，德·马尼康先生，您能猜到一切。”

“啊！夫人，好，就这么办。我甚至可以干得更好一些，我走在您的使者前面，这是一个准确可靠地替她们指引道路的办法，同时也是一个在她们万一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可以保护她们的办法。”

“还有，特别是靠了这个办法，她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走进去，对不对？”

“当然，夫人；因为我先进去，万一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可以把困难排除。”

“好吧，去吧，去吧，德·马尼康先生，在楼梯下面等着。”

“我走了，夫人。”

“等等。”

马尼康停下来。

“等听见两个女人下楼以后，您就出去，不要回头看，一直沿着到可怜的伯爵住处的那条路朝前走。”

“可是万一下来另外两个女人，我弄错了怎么办？”

“她们会轻轻拍三下手。”

“好，夫人。”

“去吧，去吧。”

马尼康转过身去，最后又行了一次礼，怀着喜悦的心情出去了。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王太弟夫人的降临是医治受伤者创伤的最好的灵丹妙药。

还不到一刻钟，他就听见有一扇门悄悄地开开又关上。接着他听见沿着栏杆走下楼梯的轻轻的脚步声，又听见了三下拍手声，也就是说，约好了的信号。

他立刻走出去，遵守自己的诺言，没有回头看，沿着枫丹白露的街道朝医生的家走去。

第一六〇章

法兰西王国的档案保管人马利科尔纳

两个女人身子裹在斗篷里，脸用黑天鹅绒的半截面具遮住，畏畏缩缩地跟在马尼康后面走着。

二层楼上，在红锦缎的帘子后面，有一盏灯放在餐具柜上，灯光柔和。

在这间房间的另一头，一张有螺旋形柱子的床，料子和遮住灯光的帘子相同的床帷拉拢着，里面躺着德·吉什，头下面高高地垫着两个枕头，眼睛淹没在一片浓雾里。长长的环形黑鬈发散落在床上，乱糟糟地围着年轻人的干瘪而苍白的太阳穴。

走进这间屋子可以立刻觉察到受伤者在发着高烧。

德·吉什在做梦。他的头脑在黑暗中做着一个谵妄性的幻梦，凡是将要进入来世的人，天主都要给他们送来这种幻梦。

地板上有两三块还没有干的血迹。

马尼康匆匆地上了楼，不过到了门口他停住了，轻轻推开门，把头伸进去。他看到屋子里静悄悄的，于是踮着脚走到标准的亨利四世时代式样的大皮扶手椅跟前，看到护士很自然地已经睡着了，于是把她叫醒，要她到隔壁房间去。

接着他站在床旁边，停留了片刻，考虑是不是应该叫醒德·吉什，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但是他开始听见门帘后面有绸裙子的窸窣声，和他的两个同

路人的喘气声，而且门帘在晃动，似乎快要撩起来了，于是沿着床边跟着护士退到隔壁房间去。

就在他出去的那一刹那，门帘撩了起来，两个女人走进了他刚离开的房间。

先进来的那个女人朝同伴做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叫她坐在门边的一个矮凳上。

接着她果断地朝床边走去，把挂在铁横杆上的床帷拉开，扔到床头后面去。

她于是看见了伯爵苍白的脸，看见了他的右手，右手用白得耀眼的绷带包着，搁在遮住部分病床的、有深色花纹的短三角巾上，因此显得格外刺眼。

她看见有一滴血在绷带上逐渐化开，不由得浑身直打哆嗦。

年轻人露着雪白的胸脯，仿佛夜间的凉爽空气对他的呼吸有所帮助似的。一条细绷带扎住伤口上的敷料，伤口周围有一圈带蓝色的渗出来的血，范围越来越大。

一声深深的叹息从年轻女人的嘴里发出来。她靠在床柱上，从假面具的两个眼洞里望着面前的痛苦情景。

从伯爵咬紧的牙齿间透出嘶哑而又刺耳的气息，听上去象临死的人在捯气。

戴面具的夫人握住受伤者的左手。

这只手烫得象燃烧着的煤块。

但是，就在这位夫人冰冷的手放上去时，冷的刺激是那么大，以致于德·吉什立刻睁开了眼睛，集中注意力，力图回到生活中来。

他看到的头一样东西是站在床柱前面的幽灵。

他看见以后，眼睛睁得更大了，但是眼睛里面还没有闪现出智力的光芒。

这时候夫人朝留在门边的同伴做了个暗示。毫无疑问这个同伴事先已经被教会了，因为她用清晰有力的声音，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出下面这几句话：

“伯爵先生，王太弟夫人殿下希望知道您这次受伤后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并且希望通过我的嘴向您表示她因为看到您受苦而感到的悲痛。”

德·吉什听到“王太弟夫人”这几个字以后动了一下；他还没有注意到发出这声音的那个人。

因此他很自然地把头转向发出这声音的地方。

但是，因为那只冰凉的手一直没有放开他，所以他又回过头来望着这个一动不动的幽灵。

“是您在和我说话吗，夫人？”他声音微弱地问，“还是在这间屋子里另外有一个人跟您在一起？”

“是的，”幽灵低下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好，”受伤者费力地说，“谢谢您。请告诉王太弟夫人，既然她还想着我，我就死而无怨了。”

戴假面具的夫人听见垂死的人说出的这个“死”字，再没法控制自己，两行眼泪在面具里往下流，流到脸颊上面具没有遮住的地方，露了出来。

德·吉什如果更清醒一些的话，一定可以看见眼泪象晶莹的珍珠一样滚下来，落在他的床上。

夫人忘掉了自己戴着假面具，举起手想揩眼泪，却碰到了冷冰冰的讨厌的天鹅绒，一气之下把面具拉下来，扔在地板上。

这张意外出现的脸，对德·吉什说来，就象是从一片云里冒出来的，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叫喊，伸出了两条胳膊。

但是他的嘴里说不出一句话，正如他的全身使不出一点力气一样。

他的右手在意志力的驱使下，根本没有估计自己有多大的力量，重新垂落在床上，那条如此洁白的被单立刻被一块更大的血迹染红了。

在这同时，年轻人的眼睛变得模糊，紧紧地闭上，仿佛他开始跟不可征服的死神进行着斗争。

接着，他的头下意识地动了几下，又在枕头上跟以前一样一动不动了。

只是他的脸色从苍白变成了铁青色。

夫人感到害怕；但是这一次跟平时不同，害怕具有诱惑力。

她向年轻人俯下身子，用她的呼吸温暖着这张近得几乎碰得着的、变了颜色的、冰冷的脸；然后她在德·吉什的左手上迅速地吻了一下，德·吉什就象触电一样，第二次醒过来，睁开一双迟钝的眼睛，接着又陷入昏迷之中。

“走吧，”她对她的同伴说，“走吧，我们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否则我会干出蠢事来的。”

“夫人！夫人！您忘了面具，”警惕性很高的同伴说。

“把它拾起来，”女主人一边回答，一边发狂般地沿着楼梯跑下去。

沿街的门半掩着，两只轻盈的小鸟飞出去，轻快地飞回到宫里。

这两位夫人中的一位走上楼去，一直来到王太弟夫人的套房里，消失不见了。

另一位夫人走进了侍从女伴们的套房，也就是走进了中二楼。

她到了她的卧房以后，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连歇口气的时间都不给自己，开始写下面这封短信：

“今晚王太弟夫人去看德·吉什先生。

这一边一切都非常好。

要使您那一边也如此,别忘了把这张纸烧掉。"

接着她把这封信折成长条形,小心翼翼地走出去,穿过一条走廊,朝充当王太弟随从的那些世家子弟的住处走去。

她在一扇门前停下,笃笃敲了两下以后,把那张纸从门底下塞进去,转身跑了。

回到自己卧房以后,她把自己出去和写信留下的痕迹都清除干净。

她在为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检查中,发现桌上有王太弟夫人的假面具。假面具是她按照女主人的吩咐带回来的,后来忘了还给她。

"啊!啊!"她说,"明天千万别忘了我今天忘了做的事。"

她拿起假面具,拿的是假面具上天鹅绒脸颊的部分,感到大拇指湿了,她望望自己的大拇指。

大拇指不仅湿了,而且染红了。

假面具落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地板上的血迹里,假面具的黑面子碰巧碰到了血,血渗进去,染红了白麻布里子。

"啊!啊!"蒙塔莱说,我们的读者毫无疑问已经从我们描写的那些活动中认出她来了。"啊!啊!这个假面具我不还给她了,现在它太珍贵啦。"

她站起来,朝一个槭木匣子跑过去,这个匣子里装着几件梳妆用具。

"不行,这儿不行,"她说,"象这样珍贵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放的。"

接着,在片刻沉默以后,蒙塔莱带着只有她才有的那种微笑补充说:

"染上了这位英勇骑士的鲜血的、美丽的假面具啊，你将要送到珍宝仓库中去和拉瓦利埃尔的信、拉乌尔的信，存放在一起，总之和所有这些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法国历史和君主政体历史的重要的爱情史料放在一起。你将要送到马利科尔纳先生那儿去，"这个疯女人一边开始脱衣服，一边笑着说，"送到可敬的马利科尔纳先生那儿去，"她吹熄蜡烛说，"他以为自己仅仅是王太弟的套房的总管，而我使他成为波旁王族以及王国那些最好的家族的档案保管人和史官。马利科尔纳这个心怀不满的人，就让他现在抱怨吧！"

她把床帷拉拢，睡着了。

第一六一章

旅　　行

第二天是指定的动身日子，国王在十一点正带着王太后、王后和王太弟夫人走下大台阶，去乘他的四轮马车，马车上套着的六匹马正在台阶下面用前蹄踢蹬着。

整个宫廷里的人都穿着旅行服装在马蹄铁形台阶前等着，这么多上了鞍子的马，套着马的四轮马车，由军官、仆役和年轻侍从簇拥着的男男女女，场面真是壮观。

国王和太后、王后登上四轮马车。

王太弟夫人和王太弟跟着上了自已的马车。

侍从女伴也以他们为榜样，两个两个地坐上派定给她们的那些四轮马车。

国王的马车带头，其次是王太弟夫人的马车，其余的马车遵照礼节的要求按次序跟在后面。

天气很热；一清早人们认为吹着的微风足够使气温降低，但是微风很快地被隐在云层里的太阳烤热，再透过从地面升起的这片热烘烘的蒸气，变成了一股灼热的风，它卷起粉末般的尘土扑向急着赶快到达巴黎的旅人们的脸。

王太弟夫人头一个抱怨天热。

王太弟作为对她的回答是：象快昏过去的人那样往后一仰，躺在马车里，他又是闻嗅盐，又是洒香水，一边还不停地叹气。

王太弟夫人于是极其亲切地对他说：

“说真的，王爷，天气这么热，我相信您待人殷勤体贴，一定肯让我一个人待在马车里，自己去骑马。”

“骑马！”王太弟叫了起来，他的那种恐惧的声调使人看出他有多么不赞成这个奇怪的打算。“骑马！可是您没有考虑到，夫人，我的皮肤接触到这股火辣辣的风，会一块块脱光的。”

王太弟夫人笑起来了。

“您用我的阳伞，”她说。

“怎么打法？”王太弟极其冷静地回答。“况且我没有马。”

“怎么！没有马？”王太弟夫人反问道，她即使达不到撵走他的目的，至少也可以戏弄戏弄他。“没有马？您错了，王爷，因为我看见您的那匹心爱的枣红马在那边。”

“我的枣红马？”王太弟叫起来，他尽力朝车门探了探身，可是这个动作使他感到那么不舒服，因此他只完成了一半，就连忙又恢复了他一动不动的姿态。

“是的，”王太弟夫人说，“您那匹马，由马利科尔纳先生牵着。”

“可怜的牲口！”王太弟回答，“它一定热坏了！”

说了这句话，他象个快咽气的人那样闭上了眼睛。

至于王太弟夫人，她懒洋洋地躺在车子的另一个角落里，也闭上了眼睛，不过不是为了睡觉，而是为了能够更自由自在地思索。

国王把马车上的后座让给太后和王后，自己坐在前座上。他这时候感到的强烈的苦恼，只有那些焦急不安的情人们才会有。他们不能止住他们的干渴，希望见到心爱的对象；得到部分满足后分开，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干渴变得更加难熬。

国王正如我们交代过的，走在最前面，从他的座位上没法看到跟在后面的女官们和侍从女伴们的马车。

况且他还得回答年轻王后没完没了的问话。王后因为占有她“亲爱的丈夫”——她一时之间把宫廷礼节忘了，这样称呼他，——感到万分高兴，把她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对他关怀备至，生怕有人来把他从她这儿抢走，或者是他会产生离开她的念头。

奥地利安娜只是胸部不时地感到隐痛，她装出愉快的样子，虽然猜到国王感到了不耐烦，也还是故意继续不断地折磨他，国王刚一陷入沉思之中，开始做秘密的爱情美梦，她就冷不防地又恢复谈话。

王后的殷勤，奥地利安娜的戏弄，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国王感到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来抑制自己内心的渴望。

他先抱怨天热，这是转到别的抱怨上去的一个步骤。

不过安排得相当巧妙，玛丽-泰莱丝没有猜到他的真正目的。

因此她按照字面来理解国王话里的意思，用她的鸵鸟羽毛扇子替他扇风。

但是国王不感到热了以后，又抱怨两条腿抽筋发麻。这时候正好车子停下来换马，王后问道：

“您愿意我跟您一起下车吗？我的腿也不舒服。我们走几步，等车队赶上我们，我们再上车。”

国王皱起眉头，这是嫉妒的女人让不忠实的丈夫经受的一个严峻考验，这个嫉妒的女人虽然妒火中烧，却有足够的力量处处小心谨慎，不让对方有发脾气的借口。

然而国王不能够拒绝。因此他下了车，让王后挽着自己的胳膊，在换马的时候跟她一起走了好几步。

他一边走，一边朝那些廷臣投去羡慕的眼光。那些廷臣骑在马上，真是幸运。

王后很快地发现，下车散步，跟乘在车上一样，并不能使国王感到快乐。因此她要求回到车上去。

国王把她一直领到踏脚板跟前，但是没有跟她一块儿上车。他朝后走了三步，想在一长溜的四轮马车里寻找他如此感兴趣的那一辆。

在第六辆马车的车窗里露出了拉瓦利埃尔的那张雪白的脸。

国王待着不动，陷入沉思之中，没有看到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单等着他一个人了；突然间他听见三步以外有人恭恭敬敬地招呼他。这是德·马利科尔纳先生，他穿着全套的侍从总管的服装，左胳膊下面夹着两匹马的缰绳。

“陛下要一匹马吗？”他说。

“一匹马！您会有我的一匹马？”国王问，他想认出这个面貌还不太熟悉的世家子弟是谁。

“陛下，”马利科尔纳回答，“我至少有一匹供陛下骑的马。”

马利科尔纳指着王太弟夫人曾经注意到的那匹马。

马非常漂亮，而且披着华丽的马衣。

“但是，这不是我的马吧，先生？”国王说。

“陛下，这是王太弟殿下马厩里的马。不过天这么热，他不骑马。”

国王什么也没有回答，不过他迅速朝那匹正在用蹄子刨地的马走过去。

马利科尔纳转过身子，扶稳马镫；可是陛下已经骑到马上。

碰上这个好运气，国王恢复了愉快的心情，他面带微笑朝太后和王后的马车奔去，她们正在等他。泰莱丝神色惊慌，他还是说：

“啊！运气真好！我找到了这匹马，就骑上了。在马车里我闷得透不过气来。再见了，两位夫人。”

接着，他姿势优美地朝拱起的马脖子俯下身子行了一个礼以后，还没有一秒钟就跑得看不见了。

奥地利安娜伸出头去看他往哪儿跑。他并没有跑得很远，因

为到了第六辆四轮马车那儿，他就勒住马，脱掉帽子。

他向拉瓦利埃尔行礼。拉瓦利埃尔看见他，发出一声低低的惊讶的叫喊，同时快乐得脸发了红。

蒙塔莱坐在马车的另一个角落，向国王深深地行了一个礼。然后这个聪明女人装着被外面的景致吸引住了，又缩到左边的角落里。

国王和德·拉瓦利埃尔的谈话就象所有情人们的谈话一样，以富有表情的眼神和几句毫无意义的话开始。国王解释说，他坐在马车里热得受不了，因此一匹马在他看来简直是莫大的恩惠。

"而且，"他补充说，"我的这个恩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因为他猜到了我的心思。现在我还剩下一个愿望，就是知道这位世家子弟是谁，他如此机灵地为他的国王效劳，把他的国王从难以忍受的厌倦无聊里救了出来。"

这次谈话的头几句话，就引起了蒙塔莱的注意，她渐渐地靠过来，安排好，让自己的眼光能在国王说完话时恰好遇到国王的眼光。

结果是国王一边提出疑问一边望着拉瓦利埃尔时，也同样望到了她；她可以认为问的是她，因此可以回答。

她回答说：

"陛下，您骑的马是王太弟殿下的，牵着马的那个人是殿下的侍从贵族之一。"

"请问，小姐，这位侍从贵族叫什么名字？"

"德·马利科尔纳先生，陛下。"

这个名字产生的印象很一般。

"马利科尔纳？"国王微笑着重复说了一遍。

"是的，陛下，"奥尔回答。"瞧，就是在这儿，我左边，骑着马奔驰的人。"

她指着的确实是我们的马利科尔纳。马利科尔纳正怡然自得地在左车门边奔驰，他知道这时候正在谈论他，不过他骑在马上一动不动，跟一个聋哑人一样。

“对，正是这个骑马的人，”国王说，“我记得他的长相，我以后会记住他的名字。”

国王用温柔的眼光望着拉瓦利埃尔。

奥尔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她已经象下种一样播下了马利科尔纳的名字，土壤很肥沃；现在需要的仅仅是让这个名字去生根发芽，让这件事去开花结果了。

因此她又缩回到她的角落里，既然德·马利科尔纳先生有幸得到了国王的欢心，她就有权随着自己的心意向德·马利科尔纳先生示意，让他高兴高兴。我们也了解，蒙塔莱决不会放弃这个权利。马利科尔纳耳朵灵，眼睛尖，他听到了这句话：

“一切顺利。”

同时还看到了一个手势，看上去应该是一个飞吻。

“唉！小姐，”国王最后说，“乡村的自由生活这就要结束了；您陪伴王太弟夫人，她对您的要求会变得更严格，我们见不到面了。”

“陛下太爱王太弟夫人，”路易丝回答，“不可能不常常来看她，陛下穿过套房时……”

“啊！”国王用温柔的、逐渐压低的声音说，“看到了并不等于会面，不过您倒好象很满足似的。”

路易丝什么也没有回答。一声叹息堵在她心里，但是她忍住了，没有让这声叹息发出来。

“您克制自己的力量很强，”国王说。

拉瓦利埃尔忧郁地微微一笑。

“把这股力量用在爱情上吧，”他继续说，“我将感谢天主赐给您这股力量。”

拉瓦利埃尔保持沉默，但是朝国王抬起她充满爱情的眼睛。

路易好象被她灼热的眼光烧痛了似的，用手摸了摸额头，双膝把马一夹，朝前走了几步。

她身子朝后一靠，眼睛半闭着，牢牢地望着这英俊的骑马者，他帽子上的羽饰随风飘动着。她爱他那弯成圆弧形、姿势优美的胳膊，他那夹紧马胁部的、修长而结实的腿，还有他那圆圆的侧面脸型，漂亮的环形鬈发有时撩起，露出一只粉红色的、迷人的耳朵。

总之，这个可怜的姑娘，她爱上了，她陶醉在她的爱情中。过了一会儿，国王又回到她旁边。

"啊！"他说，"这么说，您没有看出您的沉默刺痛了我的心！啊！小姐，您要是下决心与人决裂，一定会残酷无情。况且我相信您是善变的……总之，总之，我害怕我对您怀有的这深深的爱情。"

"啊！陛下，您错了，"拉瓦利埃尔说，"我要是爱的话，终生不会改变。"

"您要是爱的话！"国王高傲地大声说，"怎么！您难道现在不爱？"

她用双手遮住脸。

"您瞧，您瞧，"国王说，"我指责您是对的；您瞧，您这个人善变，任性，也许还是卖弄风情的；您瞧！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啊！不，"她说。"请您放心，陛下，不，不，不！"

"那您答应我，您对我永远不变心吗？"

"啊！永远不变心，陛下。"

"您能答应我，您决不会做出那种使人心碎的狠心事，您决不会突然变心，致我于死命吗？"

"不会！啊！不会。"

"好，您听着，我喜欢诺言，我喜欢把一切与我的心和我的爱情有关的事都置于誓言的保证下，也就是说，置于天主的保护下。请

您答应我，或者不如说，请您对我发誓，对我发誓：如果在我们将要开始的生活里，充满了牺牲、充满了秘密、充满了苦痛的生活里，充满了意外和误解的生活里，请您对我发誓，如果我们互相欺骗，如果我们互相误解，如果我们互相损害，这就是在爱情上犯罪，请您对我发誓，路易丝！……"

她浑身上下一直到心灵深处都在打颤。这是她头一次听见自己的名字象这样从身为国王的情人嘴里说出来。

至于路易，他脱掉手套，把手伸进了马车。

"请您向我发誓，"他继续说下去，"在我们每次发生争吵以后，一旦两人分开，我们决不让争吵过夜，一定要在当天让一次拜访，或者至少让我们中间一方的一封信给对方带来安慰和休息。"

拉瓦利埃尔用自己冰冷的双手抓住情人的那只发烫的手，轻轻握住，直到旋转的车轮离马太近了，把马吓得哆嗦一下，才迫使她放弃了这种幸福。

她发了誓。

"回去吧，陛下，"她说，"回到太后和王后那儿去吧；我感到那边有一场暴风雨，一场威胁着我的心的暴风雨。"

路易听从她的劝告，朝德·蒙塔莱小姐行过礼，骑马奔向王后们的马车。

路过时他看见王太弟在睡觉。

王太弟夫人没有睡。

她在国王经过时对他说：

"多么好的一匹马，陛下！……这不是王太弟的那匹枣红马吗？"

至于年轻王后，她只说了下面这句话：

"您好些了吗，我亲爱的陛下？"

第一六二章

三 女 联 盟

国王一到巴黎，就去参加会议，把白天的一部分时间用来工作。王后和太后留在自己的房里，王后在和国王告别以后泪如雨下。

“啊！我的母亲，”她说，“国王不再爱我了。我会落个什么结果，我的天主？”

“一个做丈夫的会永远爱一个象您这样的妻子，”奥地利安娜回答。

“他爱另外一个女人而不爱我的时刻，我的母亲，可能已经到了。”

“您把什么叫做爱？”

“啊！时时刻刻想着一个人，时时刻刻想见到这一个人。”

“难道您已经注意到，”奥地利安娜说，“国王在做这种事吗？”

“没有，夫人，”年轻王后犹豫不决地说。

“您看得很清楚，玛丽！”

“不过，我的母亲，您也承认国王撇下我走了吧？”

“我的女儿，国王属于他的整个王国。”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再属于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会象过去那些王后一样看到自己被抛弃，被遗忘，而爱情、光荣和荣誉却为别人所有。啊！我的母亲，国王是那么英俊！有多少女人将会对他说她们爱他，有多少女人将会爱他！”

“很少有女人在国王身上爱一个男人。不过即使这种事情发生了，当然我不相信会发生，玛丽，您最好还是希望这些女人真的爱您的丈夫。首先，情妇的忘我的爱情是能够迅速瓦解情夫的爱情的因素。其次由于爱的缘故，情妇失去了左右情夫的力量，她想从他那儿得到的不是权力，不是财富，而是爱情。因此您要希望国王爱得不厉害，而他的情妇爱得很厉害！”

“啊！我的母亲，忘我的爱情有多么大的力量啊！”

“而您却说您被抛弃了。”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我在胡言乱语……可是，我的母亲，这是一个我不能忍受的痛苦。”

“什么痛苦？”

“国王可能成功地选中一个女人，他可能在我们旁边跟另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他可能跟另一个女人养儿生女。啊！万一我看到国王有了孩子……我一定会死去的！”

“玛丽！玛丽！”王太后握住年轻王后的手，面带笑容地说，“记住我要对您说的话，它将永远对您是个安慰：国王没有您不可能有王太子，而您没有他却可能有。”

王太后一边说着这句话，一边意味深长地笑出声来，说完以后她离开她的儿媳妇去迎接王太弟夫人，刚刚一个年轻侍从通报王太弟夫人来到了大书房。

王太弟夫人只花了一点时间把衣服换了换。她来到时，脸上的那种激动表情表明她正忙于实行一个计划，而又在为这个计划的结果担心。

“我来看看，”她说，“两位陛下在我们这次短途旅行之后是不是有点累？”

“一点不累，”王太后说。

“有一点累，”玛丽-泰莱丝说。

“我呢，两位夫人，我特别有点不放心。”

“什么不放心？”奥地利安娜问。

“国王象这样骑着马奔跑一定很累。”

“好得很！这对国王有好处。”

“我亲口劝过他这样做，”玛丽-泰莱斯说，脸色变得苍白。

王太弟夫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在唇边浮现出只有她才有的那种微笑，而脸上的其余部分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接着她立刻改变了话题：

“我们回到巴黎以后发现巴黎跟我们离开时完全一样，仍旧有私通，仍旧有密谋，仍旧有卖弄风情。”

“私通！……什么私通？”王太后问。

“大家都在纷纷议论富凯先生和普莱西-贝利埃尔夫人。”

“她是第一万号了吧？”王太后问。“可是，请问密谋呢？”

“看来我们跟荷兰发生了纠纷。”

“什么纠纷？”

“王太弟把那个有关纪念币的事讲给我听了。”

“啊！”年轻王后叫了起来，“荷兰铸造的那些纪念币……纪念币上可以看到在国王的太阳上出现一片阴云。您叫这件事是密谋是叫错了，这是侮辱。”

“不屑一顾，国王会不屑一顾的，”王太后回答。“不过您说的卖弄风情指什么？您是不是想说德·奥洛纳夫人？”

“不，不；应该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寻找。”

“Casa de usted①，”王太后连嘴都没有动一动，悄声地在她媳妇耳边说。

王太弟夫人没有听见，继续说：

---

① 西班牙文：这是在指您。

"你们知道那件可怕的新闻吗?"

"啊! 知道,德·吉什先生受伤了。"

"你们跟大家一样,认为是打猎中出的意外事故吗?"

"那可不,"太后和王后说,这一次引起了她们的注意。

王太弟夫人挪近了一些。

"一次决斗,"她声音非常低地说。

"啊!"奥地利安娜神情严肃地叫了起来,"决斗"这两个字她听上去非常刺耳,因为在她统治法国的时候决斗已经遭到禁止了。

"一次不幸的决斗,差点让王太弟失去两个最好的朋友,国王失去两个最好的仆人。"

"这次决斗是什么起因?"年轻王后在一种秘密的本能驱使下问道。

"卖弄风情,"王太弟夫人得意洋洋地重复说了一遍。"这两位先生谈论一位夫人的德行,一位认为帕拉斯① 和她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另一位说这位夫人模仿引诱玛斯② 的维纳斯③。真的,这两位先生就象赫克托耳④ 和阿喀琉斯⑤ 那样打起来了。"

"引诱玛斯的维纳斯?"年轻王后悄声地对自己说,她不敢深入地研究这个比喻。

"这位夫人是谁?"奥地利安娜直截了当地问。"我好象听您说到一位女官?"

"我说过吗?"王太弟夫人问。

---

① 帕拉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另一个名称。

② 玛斯:见本书第409页注。

③ 维纳斯:见上册第64页注④。

④ 赫克托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主将。

⑤ 阿喀琉斯:见上册第755页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击毙赫克托耳。

“是的。我甚至相信听您说过她的名字。”

“您知道这种女人会给王室带来祸害吗？”

“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吗？”王太后说。

“我的天主，是的，是这个丑姑娘。”

“我原来以为她跟一位世家子弟订过婚；这位世家子弟，我猜想，既不是德·吉什先生，也不是德·瓦尔德先生吧？”

“很可能，夫人。”

年轻王后拿起一件绒绣活儿，装出平静的样子开始折它，但是她手指的抖动露了马脚。

“您谈到维纳斯和玛斯是怎么回事？”王太后追问下去，“是不是有一个‘玛斯’？”

“她还以此来夸耀自己。”

“您说她夸耀自己？”

“这正是决斗的起因。”

“德·吉什先生支持玛斯吗？”

“当然，象忠心的仆人那样。”

“象忠心的仆人那样！”年轻王后叫了起来，她忘了克制自己，暴露出了她的嫉妒，“谁的仆人？”

“要为玛斯辩护非得损害这个维纳斯不可，”王太弟夫人回答，“德·吉什先生肯定地说玛斯绝对无辜，还毫无疑问地断言维纳斯在夸耀自己。”

“德·瓦尔德先生，”奥地利安娜平静地说，“他到处造谣说维纳斯是对的吗？”

“啊！德·瓦尔德，”王太弟夫人想，“您要为您打伤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她开始尽可能猛烈地攻击德·瓦尔德，就这样来替受伤者还了债，同时也替自己还了债，而且她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有

一天可以毁掉她的敌人。她说得那么多，如果马尼康在场，他一定会感到懊悔，不该为自己的朋友帮这么大忙，因为帮忙的结果是造成了这个不幸的敌人的毁灭。

"在这一切当中，"奥地利安娜说，"我只看见一个祸根，就是这个拉瓦利埃尔。"

年轻王后又十分冷静地做起她的绒绣活儿了。

王太弟夫人在听着。

"难道您的意见不是这样？"奥地利安娜对她说，"难道您不认为她是这次争吵和决斗的起因？"

王太弟夫人做了个手势回答，这个手势又象是肯定，又象是否定。

"既然这样，我不明白您刚谈到有关卖弄风情的危险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了，"奥地利安娜又说。

"这倒是真的，"王太弟夫人连忙说，"如果那个姑娘没有卖弄风情，玛斯也不会关心她。"

年轻王后听到"玛斯"这个名字，脸上又升起一阵短暂的红晕；但是她没有放下已经开始干的绒绣活儿。

"我不希望在我的宫廷里有人象这样挑动男人们互相殴斗，"奥地利安娜冷静地说。"这种风气在贵族四分五裂，除了向女人献殷勤以外，没有别的共同点的时代也许还有用。那时候女人支配一切，她们有权借助经常的考验来保持世家子弟们的英勇。可是今天，谢天谢地，法国只有一个主人，一切力量和一切思想都应该贡献给这个主人。我不能容忍有人从我儿子那儿夺走他的一个仆人。"

她朝年轻王后转过脸来。

"怎样对待这个拉瓦利埃尔？"她说。

"拉瓦利埃尔？"王后露出惊讶的神色说。"我没有听说过这个

名字。”

伴随这句回答的，是那种冷冰冰的、仅仅与王族的嘴唇相称的微笑。

王太弟夫人也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公主，她的智力，她的出身，她的自尊心，使她高人一等。然而王后这句回答的份量把她压垮了。她不得不等了一会儿才恢复镇静。

“她是我的一个侍从女伴，”她行了一个礼说。

“在这种情况下，”玛丽-泰莱丝用相同的口气说，“这是您的事，我的弟媳妇……不是我们的事。”

“请原谅，”奥地利安娜说，“这是我的事。我完全懂得，”她递了个眼色给王太弟夫人，继续说，“我完全懂得王太弟夫人为什么对我说她刚才的那番话。”

“夫人，”这位英国公主说，“凡是您说出来的话，都是出自智慧女神之口。”

“把这个姑娘送回到她的家乡去，”玛丽-泰莱丝温柔地说，“可以给她一笔年金。”

“从我的金库里支出！”王太弟夫人连忙叫起来。

“不，不，夫人，”奥地利安娜打断她的话，“不要闹得人人知道。国王不喜欢听见有人说女人的坏话。您设法让一切都在私下里了结。夫人，劳您的驾打发人把这个姑娘叫到这儿来。您呢，我的女儿，请您暂时回到您的屋里去。”

老太后的要求就是命令。玛丽-泰莱丝站起来回到她的套房去，王太弟夫人站起来，打发一个年轻侍从去传唤拉瓦利埃尔。

第一六三章

第 一 次 争 吵

拉瓦利埃尔走进王太后的套房时，再怎么也没有料到有一个针对她的危险的密谋已经策划好了。

她以为是有什么事情叫她去做；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王太后从来没有对她冷淡过。况且，她不在奥地利安娜的直接管辖之下，两人之间只可能发生非正式的关系。她自己的随和性格，再加上可敬的王太弟夫人的身分，使得奥地利安娜尽可能客客气气，对她另眼相待。

因此她带着平静、温柔的笑容朝王太后走过去。这种笑容正是她主要的美点。

因为她离得还不够近，奥地利安娜向她做了个手势，要她到跟前来。

这时候王太弟夫人回来了，静静地在她婆婆的旁边坐下，拿起玛丽-泰莱丝的绒绣活儿，继续做下去。

拉瓦利埃尔没有得到她原来预料会立即得到的命令，反而发现了这些过门儿，于是即使不是不安地，至少也是好奇地望着太后和王太弟夫人的脸。

安娜在考虑。

王太弟夫人装模作样，保持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使是胆子没有拉瓦利埃尔小的人见了也会感到惊慌。

“小姐，”王太后突然说，她并不打算掩饰自己的西班牙口音，而掩饰西班牙口音是她一向不会忘掉的事，除非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再走近一点，好，让我们谈谈您，既然人人都在谈。”

“谈谈我？”拉瓦利埃尔脸色发白，叫了起来。

“您就假装不知道吧，美人儿，您知道德·吉什先生和德·瓦尔德先生的决斗吗？”

“我的天主！夫人，昨天就耳闻了，”拉瓦利埃尔双手十指交叉紧握在一起。

“您事先没有料到吗？”

“为什么我会料到呢，夫人？”

“因为两个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决斗，而您一定知道这两个对手产生仇恨的原因。”

“我完全不知道，夫人。”

“矢口否认，这是一种相当俗气的辩护方法，而您是个聪明人，小姐，您应该避免做这些俗气的事。换个说法吧。”

“我的天主！太后陛下，您这种冷冰冰的态度使我感到害怕。难道我这样不幸，竟失宠于您了吗？”

王太弟夫人笑起来了。拉瓦利埃尔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安娜又说：

“失宠于我！……失宠于我！您不想想您在说什么，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我要让人失宠于我，还得先让我想到他才成。我想到您，仅仅是因为别人谈您谈得有点太多了，我不喜欢别人谈我宫廷里的年轻姑娘。”

“承蒙陛下告诉我，非常荣幸，”拉瓦利埃尔惊慌失措地说，“不过我不明白别人可能在什么事上对我感兴趣。”

“我来告诉您。德·吉什先生不得不为您辩护。”

“我？”

“正是您。他是一个骑士，而容貌美丽的女冒险家们都喜欢骑士们为她们举起长矛。我恨决斗，因此我特别恨冒险事儿……您应该好好记住。”

拉瓦利埃尔跪倒在太后脚下，太后不理睬她。她朝王太弟夫人伸出双手，王太弟夫人当面笑她。

她的自尊心使她又站了起来。

“两位夫人，”她说，“我已经问了我犯的是什么罪。太后陛下应该告诉我；我注意到太后陛下已经定我有罪，不容许我替自己辩护。”

“哟！”奥地利安娜叫了起来，“您倒是看看，多么漂亮的话，王太弟夫人，多么高尚的感情。这个女孩子是个公主，是居鲁士大帝① 的追求者之一……这是个多情种子，而且满嘴的豪言壮语。一看就知道，我的美人儿，我们是在跟戴王冠的人的交往中培养了我们的智力。”

拉瓦利埃尔感到心如刀绞。她的脸色不是变得更加苍白，而是变得象百合花一样白，浑身的力气一点也没有了。

“我是希望告诉您，”太后鄙薄地说下去，“如果您再继续怀有这样的感情，就会使我们这些女人感到丢脸，甚至我们会不好意思和您待在一起。要变得单纯一些，小姐。顺便问一问，我听人说，您订过婚？”

拉瓦利埃尔按住自己的心口，一阵剧痛刚刚撕碎了她的心。

“有人和您说话，要回答！”

“是的，夫人。”

“跟一位世家子弟订婚？”

“是的，夫人。”

---

① 居鲁士大帝：十七世纪法国贵族沙龙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阿尔塔梅纳，或名居鲁士大帝》中的主人公。作者为法国女作家斯居代里小姐。

“叫什么名字？”

“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先生。”

“您要知道，这对您说来，小姐，是很大的幸运；没有财产，没有地位……自身也没有特殊的优点，您应该感谢上苍给您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未来。”

拉瓦利埃尔没有回嘴。

“这位德·布拉热洛纳子爵现在在哪儿？”太后继续问。

“在英国，”王太弟夫人说，“这位小姐获得成功的消息不会不传到他那儿去。”

“天啊！”心情烦乱的拉瓦利埃尔低声说。

“好吧，小姐，”奥地利安娜说，“让我们召回这个年轻人，然后把您和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您有不同意见，年轻姑娘都有古怪的打算的，那相信我好了，我会把您送到正道上去的。有许多不如您的姑娘，都已经被我送上了正道。”

拉瓦利埃尔已经不听了。残酷无情的太后接着又说：

“我要把您一个人单独送到某个地方，您可以在那儿认真思考。思考可以使沸腾的血液冷静下来，可以把年轻人的种种幻想消灭干净。我猜想，您懂得我的意思？”

“夫人！夫人！”

“话说到此为止。”

“陛下，我是无辜的，您可能猜想出的那些错误我都没有犯。陛下，请您看看我有多么绝望。我是那么爱陛下，那么尊敬陛下啊！”

“最好您还是不要尊敬我，”太后用冷酷的讽刺口气说。“最好您不是无辜的。是不是您以为，如果您犯了错误，我会装着没看见？”

“啊！夫人，您不让我活下去了。”

“请您别演戏啦，否则我要安排结局了。走吧，回到您自己的

屋里去，但愿我的教训对您有用。”

“夫人，”拉瓦利埃尔握住德·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双手，对她说，“您是那么仁慈，请您替我求求情吧！”

“我！”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带着侮辱性的高兴神情说，“我，仁慈？……啊！小姐，连您自己也不相信！”

她毫不客气地把年轻姑娘的手推开。

太后和王太弟夫人看到她的苍白脸色和眼泪，料想她一定会屈服，谁知她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忽然间恢复了镇静和尊严，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退了出去。

“噢，”奥地利安娜对王太弟夫人说，“您看她还会再继续这么干吗？”

“我不相信性格温柔和有耐心的人，”王太弟夫人回答。“再没有比有耐心的人更勇敢的了，再没有比性格温柔的人更自信的了。”

“我向您保证，她在朝玛斯神看以前要三思而行了。”

“那要看她是不是得到他的盾牌的保护，”王太弟夫人反驳了一句。

太后用傲慢的眼光回答这个相当机灵的反对意见。两位夫人对她们的胜利几乎可以说完全有了把握，她们去找玛丽-泰莱丝。她正掩盖着自己焦急的心情，等候她们。

这时候是晚上六点半钟，国王来吃点心。他没有浪费时间，点心吃完，事情办好，就拉着圣埃尼昂的胳膊，要他领他到拉瓦利埃尔的套房去。这位廷臣发出一声惊叫。

“有什么好奇怪的？”国王说，“这是一个需要养成的习惯；要养成一个习惯，有时候就得有个开头。”

“可是，陛下，侍从女伴的套房在这儿就跟一盏灯笼一样，进进出出的人谁都看得见。我看得有一个借口……譬如说这样……”

"说说看。"

"是不是陛下愿意等王太弟夫人回到她自己的套房。"

"再不要什么借口！再不要什么等候！什么不方便，要守秘密，我已经听腻了，我看不出法国国王跟一个聪明的姑娘谈话有什么丢脸的。朝坏的方面去想的人才是可耻的！"

"陛下，陛下，请原谅我过分热心……"

"说吧。"

"王后呢？"

"不错！一点不错！我希望王后永远受人尊重。好吧，今天晚上我到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那儿去一趟，过了今天，您喜欢用什么借口我就用什么借口。明天我们再找吧，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

德·圣埃尼昂没有再说什么，他在国王前面走下台阶，怀着羞愧的心情穿过院子；充当国王的左右手的这种莫大荣幸也没能消除他的羞愧心情。

这是因为德·圣埃尼昂希望得到王太弟夫人和太后王后的好感。同时他又不希望使德·拉瓦利埃尔感到不愉快，要两面俱到，这就难免要碰到困难了。

况且，王后的窗子，王太后的窗子，甚至连王太弟夫人的窗子，都朝向侍从女伴们的院子。让她们看见他领着国王，这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情妇短暂的权力能带来的一点好处，跟三位尊贵的后妃——三位具有终身权力的女人——关系破裂。

这个不幸的德·圣埃尼昂，他曾经在梅花形花坛的树木下或者说在枫丹白露的花园里，那么勇敢地保护过拉瓦利埃尔，但是在光天化日下却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勇气了，而且他发现这个姑娘有无数缺点，恨不得一股脑儿都告诉国王。

但是他的苦难总算过去了，院子已经穿过，没有一幅窗帘撩起来，没有一扇窗子打开。国王走得很快，首先是因为他心急如焚，

其次是因为走在他前面的德·圣埃尼昂腿很长。

到了门口，德·圣埃尼昂想走开，国王把他留住。

这样体贴的对待，一个当廷臣的最好能免掉。

他只好跟着路易走进拉瓦利埃尔的屋子。

国王来到的时候，年轻姑娘正在擦眼睛，她擦得那么匆忙，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象关心的情人那样问她，一定要她回答。

"我没有什么，"她说，"陛下。"

"可是您哭过了。"

"啊！没有，陛下。"

"您瞧瞧，德·圣埃尼昂，难道是我弄错了？"

德·圣埃尼昂应该回答，但是他感到十分为难。

"可是您的两只眼睛还红着，小姐，"国王说。

"路上的灰尘吹进去了，陛下。"

"不对，不对，您脸上没有了使您显得如此美丽、如此迷人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情。您连看都不看我。"

"陛下。"

"岂止是不看我！您在避开我的目光。"

她确实是把脸转过去。

"看在天主的份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路易问，他已经不耐烦了。

"再说一遍，什么事也没有，陛下，我准备向陛下证明，我正象陛下所希望的那样没有一点儿心事。"

"您没有一点心事，可我看见您的全身，甚至连您的手势，都显得心神不安，会不会有人欺侮您，惹您生气了？"

"没有，没有，陛下。"

"啊！应该讲给我听！"年轻的国君说，两眼冒着火星。

"没有人，陛下，确实没有人冒犯我。"

“那好吧，您就恢复今天早上我喜欢的您那种沉入梦想之中的快乐表情，或者说，那种快乐的忧郁表情；哦……求求您吧！”

“好的，陛下，好的！”

国王跺着脚。

“简直没法解释，”他说，“会有这样的变化！”

他望望德·圣埃尼昂。德·圣埃尼昂也清清楚楚地看出拉瓦利埃尔郁郁不乐，同时还看出国王不耐烦。

不管路易怎么请求，不管他怎么想办法和这种不幸的心情作斗争，都没有用处；年轻的姑娘已经垮了。即使是面对死亡也不能使她振作起来。

这种一再否认，不讲实话的态度使国王想到一定有什么会使人不快的秘密。他开始疑心重重地朝四周围张望。

在拉瓦利埃尔的房间里正好有阿多斯的一幅肖像细密画。

国王看着这幅肖像，他和布拉热洛纳非常象，因为这幅肖像是在伯爵年轻时画的。

他用威胁的眼光盯着这幅画像。

拉瓦利埃尔当时心情沉重，根本没有想到这幅画像，她不可能猜到国王的心思。

然而国王陷在一个可怕的回忆之中，这个回忆曾经不止一次地缠住他的心灵，但是他每一次都把它赶开。

他记起了这两个年轻人从小亲密无间。

他记起了这亲密关系的后果是订婚。

他记起了阿多斯来求他答应把拉瓦利埃尔嫁给拉乌尔。

他猜想拉瓦利埃尔回到巴黎以后，得到伦敦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抵消了他可能在她心里产生的影响。

他几乎立刻感到我们叫做嫉妒的牛虻在螫他的太阳穴。

他重新又怀着苦痛的心情盘问。

拉瓦利埃尔不能回答，要回答就得全盘托出，就得控告王太后，就得控告王太弟夫人。

其结果将是跟这两位有权有势的后妃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她首先觉得，既然她完全不打算掩盖自己心里所想的，国王就应该能够透过她的沉默看到她的内心。

如果他真的爱她，他就应该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猜到。

如果爱情不是一种会照亮心灵的神圣火焰，使真正的情人们可以不必使用语言，那又是什么呢？

因此她保持沉默，光是叹气，流泪，用双手捂住脸。

这些叹气和眼泪，起初使路易十四感动，接着使他惊恐，现在使他恼怒。

他不能忍受任何反对，哪怕这反对是用叹气和眼泪表示出来的。

他的话变得尖刻、坚决和咄咄逼人了。

这是在年轻姑娘原有的那些痛苦之外，又加上一种新的痛苦。

她认为她的情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她不仅要集中力量忍受原有的那些痛苦，还要鼓起勇气来忍受这种新的痛苦。

国王开始直接地指责她。

拉瓦利埃尔甚至不想为自己辩护；她承受着他所有的指责，什么也不回答，只是摇头；什么话也不说，只有从无限悲痛的内心深处发出下面这几个字：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但是，这痛苦的呼声非但不能平息国王的怒火，反而使他的怒火越烧越旺。她这是在向比他强大的一股力量发出呼吁，是向能够保护她不受他侵犯的一个存在发出呼吁。

况且他还看到自己得到德·圣埃尼昂的支持。德·圣埃尼昂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看到风暴起来了；他不知道路易十四的爱情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已经预感到三位王妃的打击和可怜的拉瓦利埃尔的毁灭近在眼前，他不是那种骑士，能够不怕自己被卷到这场毁灭中去。

因此德·圣埃尼昂只用一些低声说出的单词和断断续续做出的手势来回答国王的问话，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事情变得更糟和造成不和，最后可以使他摆脱烦恼，不必再在光天化日之下，陪着他的地位显赫的同伴穿过院子到拉瓦利埃尔的套房来了。

这时候，国王越来越激动。

他走了三步，想出去，但是又回来了。

年轻姑娘没有抬起头，虽然她从脚步声应该听出她的情人走了。

他抄着手，在她面前停了一会儿。

"最后一次问您，小姐，"他说，"您愿意开口吗？您愿意讲出为什么会变卦，为什么会三心二意，为什么会反复无常的原因吗？"

"您要我对您说什么呢，我的天主？"拉瓦利埃尔低声说。"您看得很清楚，陛下，我现在已经垮了！您看得很清楚，我没有了意志，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说话能力！"

"难道把真情实况说出来有这么困难吗？不超过您刚才说过的这句话的时间，您就可以说清楚了！"

"可是，哪一方面的真情实况？"

"一切方面。"

真情实况确实已经从拉瓦利埃尔的心里升到了她的嘴边。她的双臂做了一个张开的动作，但是她的嘴依然说不出话来。她的双臂又垂了下去。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感到自己有这么不幸，下不了决心把这样的事情说出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吞吞吐吐地说。

"啊！这不止是卖弄风情，"国王叫起来，"这不止是反复无常，

这是背叛！”

这一次再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他内心里的斗争也不能使他往回走，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冲出了房间。

德·圣埃尼昂跟着他，巴不得赶快走掉。

路易十四到楼梯上才停下，他紧紧抓住栏杆，说：

“你看，我被卑鄙地欺骗了。”

“怎么回事，陛下？”宠臣问。

“德·吉什是为了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决斗。这个布拉热洛纳！……”

“怎么样？”

“啊，她还爱着他！说真的，德·圣埃尼昂，如果三天以后我心里还留有一点儿对她的爱，我会羞愧而死的。”

路易十四接着又拔脚朝他的套房奔去。

“啊！我早就对陛下说过了，”德·圣埃尼昂低声说，他继续跟在国王后面，同时战战兢兢地观察所有的窗子。

不幸的是出去时跟来时情况不一样。

一幅窗帘撩起来，窗帘后面是王太弟夫人。

王太弟夫人看见了国王从侍从女伴们的套房里出来。

等国王过去以后，她立起来，急急忙忙走出自己屋子，两级一跨地爬上通往国王刚刚出来的那间屋子的楼梯。

第一六四章

绝　　望

国王走了以后，拉瓦利埃尔立起来，伸出两条胳膊，好象是想追上去拦住他。后来，一扇扇门在他背后重新关上，他的脚步声消失在远处，她仅仅只有力气走过去，跪倒在她的十字架下面。

她精疲力竭地跪在那儿，淹没在痛苦之中。她除了痛苦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了。就是这痛苦她也仅仅是通过本能和感觉才理解到的。

在心烦意乱之中，拉瓦利埃尔听见她的门又开了；她打了个哆嗦，转过身来，还以为是国王又回来了。

她弄错了，是王太弟夫人。

王太弟夫人与她有什么相干！她重新又跪下，头搁在跪凳上。王太弟夫人神情激动，满面怒容，咄咄逼人。可是这是怎么回事？

"小姐，"王太弟夫人停在拉瓦利埃尔面前说，"跪着，祈祷，假装信教虔诚，我承认，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您既然对天国的国王这样顺从，那您就应该也多少执行执行人间的君主们的旨意。"

拉瓦利埃尔费力地抬起头来表示敬意。

"我好象记得，"王太弟夫人继续说，"不久前您刚受到过一次劝告？"

拉瓦利埃尔的既呆板而又慌乱的眼神，表明她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忘了。

“太后曾经劝告您，”王太弟夫人继续说下去，“要您好自为之，别让人再散布与您有关的谣言。”

拉瓦利埃尔的目光变成讯问的目光。

“嗯，”王太弟夫人继续说，“刚从您这儿出去的那个人，他在这儿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您有罪。”

拉瓦利埃尔仍旧一声不响。

“我的侍从人员是最尊贵的王族的侍从人员，”王太弟夫人继续说，“不应该让我的侍从人员给宫廷做出坏榜样。而您会是这个坏榜样的根源。因此，小姐，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我向您宣布，因为我不想使您出丑；我向您宣布，您从现在起可以自由地离开了，您可以回到布卢瓦令堂家里去。”

拉瓦利埃尔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下场了。拉瓦利埃尔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痛苦了。

她的脸色没有改变，她的双手象圣洁的玛大肋纳[1]那样十指交叉地放在膝头上。

“您没有听见我的话？”王太弟夫人说。

拉瓦利埃尔的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栗，这是她唯一的回答。

因为这个受害者再没有别的反应，王太弟夫人就走了出去。

拉瓦利埃尔的心停止了跳动，她的血好象在血管里凝结，这时候她慢慢感觉到她的手腕、颈子和太阳穴的脉搏跳得快起来，而且越来越快，很快地变成了一种使她头晕的发烧感觉，在意识模糊中她看见她的朋友与她的敌人在斗争，一张张脸在迅速地旋转。

她同时听见一些威胁的话和一些情话的碰撞声，几乎把她的耳朵都震聋了。她已经不再记得她自己了。好象一场猛烈的暴风

---

① 玛大肋纳：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悔过的女罪人。

雨的翅膀把她托起来，使她脱离了她原来的生命；在眩晕驱使她走上的那条路的尽头，她看见盖在坟墓上的石头升起来，让她看到了永恒黑夜的阴森可怕的内部。

但是这种恶梦的痛苦纠缠渐渐平静下去，让位给她性格中对命运的习以为常的顺从。

一线希望钻进了她的心房，正象一线阳光照进一个可怜的囚犯的牢房一样。

她回想起从枫丹白露回来的路上的情景，她看到了国王骑着马，待在她那辆马车的窗口，对她说他爱她，要求得到她的爱情；他让她发誓，自己也发誓：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不和，决不过夜，当天晚上就要作一次拜访，写一封信，或者用别的什么表示，使夜里的安宁能够代替晚上的烦恼。这是国王想出来的，是国王让她发誓说的，也是国王发誓说的。因此国王不可能不遵守他自己要求的这个诺言，除非国王是一个象他强迫人顺从那样强迫人爱的暴君，除非国王是一个一遇到障碍就会立刻打退堂鼓的冷心肠人。

国王，她的这个温柔的保护人，用一句话，仅仅一句话，就能够解除她的所有的痛苦，这么说，国王一定是跟她的那些迫害者串通一气了。

啊！他的怒火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既然他现在是一个人了，他一定感到了她所感到的痛苦。但是他不象她这样被缚住了手脚，他可以采取行动，可以走动，可以来；而她，她，她，除了等待，什么也不可以做。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真心诚意地等待着，因为国王不可能不来。

这时候才十点半钟。

他就要来了，或者写信给她，或者派德·圣埃尼昂来对她说一句安慰话。

如果他来了，啊！她会怎样迎着他扑过去啊！她会怎样把她现在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的种种顾虑抛在一边啊！她会怎样对他说：“并不是我不爱您；是她们不愿意我爱您。”

应该说一说的是，她这样一考虑，觉得路易没有过错了，而且越考虑，越觉得他没有过错。事实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她这样固执地保持沉默，他对她的固执应该怎么想呢？大家都知道国王性子急躁，容易发脾气，奇怪的是他居然保持冷静保持了那么长时间。啊！毫无疑问她不会这样做。她什么都会理解，什么都会猜出来。但是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啊！如果他来了！如果他来了！……她会原谅他刚使她受到的一切痛苦！她会因为自己受过痛苦而更加爱他！

她的脑袋朝门那个方向伸去，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在等待着——天主饶恕她这个不圣洁的念头！——国王的嘴唇在他早上说出爱情这两个字时所酿出的如此甜蜜的吻。

如果国王不来的话，至少他会写信，这是第二个机会，没有头一个机会那么甜美，那么幸运，但是它同样能够作为爱情的证明，只不过是一种比较胆怯的爱情。啊！她会怎样贪婪地看这封信啊！她会怎样迫不及待地写回信啊！等到信使一走，她会怎样吻这张幸运的纸，它给她带来了休息、安宁和幸福；她会怎样再一遍遍地看它，她会怎样把它压在心口上啊！

最后，如果国王不来，也不写信，至少他会派德·圣埃尼昂来，或者德·圣埃尼昂自己会来。对一个第三者她会把一切都说出来，国王陛下不在场，她到嘴边的话都能说出来，到那时国王心里就不会再有任何疑窦了。

因此拉瓦利埃尔整个人，她的心和眼睛，她的肉体和精神，都处在紧张的等待状态中。

她对自己说，她还有一个钟头好盼望，在午夜前国王可能来，

也可能写信，或者派人来。仅仅到午夜以后整个等待才会变得徒劳无益，整个希望才会化为泡影。

只要王宫里有一点响声，可怜的女孩子就以为这响声是她引起的；只要院子里有人走过，她就以为这些人是国王派到她这儿来的信使。

十一点钟敲响了；接着是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

一分钟一分钟在这焦虑中慢慢逝去，然而它们还是跑得太快了。

十一点三刻了。

午夜！午夜！最后的、唯一的希望终于来到了。

随着时钟的最后一下钟声，最后的灯火熄灭了；随着最后的灯火，最后的希望也熄灭了。

这么说，是国王本人欺骗了她；是他先违背了他当天向天主发下的誓言；在发誓和背誓之间仅仅相隔十二小时！抱有幻想的时间倒并不长。

因此，国王不仅仅是不爱她，而且鄙视人人都在凌辱的她。他鄙视她到了这种地步，甚至听任她蒙受被驱逐的耻辱；被驱逐，这就等于是一次屈辱性的判决，而正是他，国王，是她蒙受这次耻辱的根源。

一丝苦笑在受害者天使般的脸上闪过，是在这场长时间的内心斗争中出现的唯一的愤怒征兆。一丝苦笑出现在她的唇边。

真的，对她说来，除了国王以外在人间还剩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不过天上还有天主。

她想到了天主。

"我的天主啊！"她说，"请您亲自指点我该做什么吧。从您那儿我指望得到一切，从您那儿我可以指望得到一切。"

她望着她的十字架，虔诚地吻着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像的脚。

她说：

“这一位在天之主永远不会忘记和抛弃那些不抛弃和不忘记他的人。我们只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一个人。”

这时候，如果有谁能够把目光投进这间屋子，他一定会看到，这个绝望的可怜的姑娘下了最后的决心，在心里决定了最后的计划，终于爬上雅各①梦见的引导灵魂从人间登上天堂的那架高梯子。

这时候她的双膝已经支持不住，渐渐地从跪凳的踏级上滑下去，头靠在木头十字架上，两眼发呆，呼吸急促，她望着玻璃窗，等候着天亮。

凌晨两点钟时她还处在这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处在这种出神的状态中。她已经不再属于她自己了。

后来，等她看到紫红色的晨曦落在王宫顶上，并且使她抱着的那个象牙耶稣像的轮廓模模糊糊地显现出来，她使了使劲站起来，吻了吻十字架上的神圣殉道者的双脚，走下了她房门外的楼梯，一边下楼，一边用一件斗篷把自己的头裹起来。

她来到宫门时，正好火枪手的巡逻队打开门，放换岗的头一班瑞士兵进来。

这时候她从卫兵后面悄悄走过去，当巡逻队长想到问问这个一清早从宫里出来的年轻女人是谁时，她已经到了街上。

---

① 雅各：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希伯来人的族长，他曾经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第一六五章

逃　走

拉瓦利埃尔跟在巡逻队的后面出来。

巡逻队沿着圣奥诺雷街朝右走去，拉瓦利埃尔机械地转向左边。

她的决心已经下了，她的计划已经定了；她打算到夏约①的加尔默罗会②的女修道院去，那座修道院的院长以严厉而出名，严厉得使宫廷上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女士们谈虎色变。

拉瓦利埃尔从来没有游览过巴黎，从来没有步行出过门，即使在比这时候平静的心境中，她也找不到路。这就足以解释她为什么沿着圣奥诺雷街朝上坡走，而没有朝下坡走。

她急于远远地离开王宫，她确实远远地离开了。

她仅仅听人说过，夏约朝向塞纳河；因此她朝着塞纳河走去。

她走上公鸡街，不能从卢佛宫穿过去，于是沿着后来贝洛③建造柱廊的那块空场地，向圣日耳曼-洛克赛卢瓦教堂走去。

很快地她到了塞纳河畔。

她激动不安，走得很快。她几乎没有感到自己身体虚弱；因为走起路来有些瘸，她才偶尔有时想起她幼年时的那次扭伤。

换了在别的时间里，她的神态一定会引起目光最不锐利的人的怀疑，一定会引起最不好奇的过路人的注意。

但是在凌晨两点半钟，巴黎的街道上差不多可以说是很荒凉，

只有出来挣钱糊口的勤勉的手艺人，或者是在外面吃喝放荡了一夜才回家去的、危险的二流子。

对头一种人说来，一天刚开始，对后一种人说来，一天刚结束。

拉瓦利埃尔对巴黎人的脸型一无所知，分不出什么是正直诚实的脸型，什么是厚颜无耻的脸型，因此她见了每一张脸都感到害怕。贫苦在她眼里，是一个骇人的怪物，她遇到的这些人好象都很贫苦。

她还是头天晚上的那身打扮，尽管有点乱，但看上去还是很漂亮，因为她去见王太后就是这身打扮。另外，她为了看清自己走的路撩起遮住脸的斗篷时，她苍白的脸色和美丽的眼睛表达出来的是这些老百姓所不懂的一种语言，这个可怜的逃跑者不知不觉地引起了一些人的歹念，引起了另一些人的怜悯。

拉瓦利埃尔就这样气喘吁吁，慌慌张张，连奔带跑地来到了沙滩广场。

她时不时停下来，背靠墙，手按在心口上换了一口气，然后又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朝前奔跑。

到了沙滩广场，拉瓦利埃尔迎面碰上了三个男人，这三个人喝得醉醺醺，衣冠不整，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刚从停泊在码头上的一条船上出来。

船上装载着葡萄酒，三个人显然是开怀畅饮了一番。

他们用三个不同的调门歌唱他们的狂饮，从斜坡爬上来，到了河畔，正好一下子挡住年轻姑娘的路。

拉瓦利埃尔停了下来。

---

① 夏约：当时在巴黎西南塞纳河边紧挨市区的一个小村子。

② 加尔默罗会：见上册第158页注①。

③ 贝洛(1613—1688)：法国医生，建筑家。"卢佛宫柱廊"是他在一六六六——一六七〇年间建造的。

他们呢，看到这个穿着宫廷服装的女人，也站住脚，动作一致地牵起了手，围住拉瓦利埃尔，冲着她唱：

“您孤孤单单太寂寞，
来吧，来跟我们一块儿笑。”

拉瓦利埃尔立刻明白了这些人是在唱给她听，是想拦住她，不让她过去。她试了几次想逃，但是逃不掉。

她两条腿发软，明白自己快要倒下去，发出一声惊骇的叫喊。

但是就在这同一瞬间，包围她的圈子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开了。

侮辱她的人一个朝左边栽倒，一个朝右边滚去，一直滚到河边，还有一个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一个火枪队的军官出现在年轻姑娘面前，他皱紧双眉，嘴上说着威胁的话，举着的手继续做着威胁的姿势。

三个醉汉看见军服，特别是领教了穿军服的这个人刚使出的力气，一个个都逃之夭夭。

“见鬼！”军官叫起来，“原来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

拉瓦利埃尔被刚才发生的事吓糊涂了，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大吃一惊，抬起头来一看，认出了达尔大尼央。

“是的，先生，”她说，“不错，是我。”

她同时抓住他的胳膊。

“您要保护我，是不是，达尔大尼央先生？”她用恳求的声音补充说。

“我当然要保护您；不过这时候，我的天主，您上哪儿去？”

“我上夏约去。”

“您从拉佩上夏约去？说真的，小姐，您是背朝着它了。”

“那就请您，先生，给我指指路，再送我几步。”

“啊！好，好。”

“可是我怎么会在这儿碰上您？多亏了上天的什么恩典，您正好及时地来帮助我？说真的，我觉得好象是在做梦，我觉得自己好象发了疯。”

“我正好在这儿，小姐，是因为我在沙滩广场，圣母像教堂旁边，有一所房子，我昨天来收房钱，留下过夜。因此我希望一大早赶回王宫去检查我的岗哨。”

“谢谢！”拉瓦利埃尔说。

“我干的事，我已经说了，”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可是她，她干了什么？为什么在这时候上夏约去？”

他伸出胳膊去让她挽着走。

她挽住他的胳膊，开始急急忙忙朝前走。

然而急急忙忙的步伐掩盖着极端的虚弱无力。达尔大尼央感觉出来，他提出要拉瓦利埃尔休息休息，但是她拒绝了。

“您大概不知道夏约在哪儿吧？”达尔大尼央问。

“是的，我不知道。”

“离这儿很远。”

“不要紧！”

“起码有一里路。”

“这一里路我能够走。”

达尔大尼央没有再说下去；他单单从声调中就可以听出她是真正下了决心。

他与其说是送她，还不如说是在抬着她走。

最后他们看见了那些山冈。

“您到哪所房子去，小姐？”达尔大尼央问。

“到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去，先生。”

“到女修道院去！”达尔大尼央惊讶地跟着说了一遍。

“是的。既然天主把您送到我这儿来，一路上照应我，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和告别。”

“到女修道院去！您的告别！这么说您是要去出家当修女了？”达尔大尼央大声叫了起来。

“是的，先生。”

“您！！！”

在这个“您”字后面，我们加上了三个感叹号，使它变得尽可能富有表现力；在这个“您”字里，有着整整的一首诗。它使拉瓦利埃尔回忆起布卢瓦的旧事，也使她回忆起枫丹白露的新事；它在对她说：“‘您’跟拉乌尔在一起可以得到幸福，‘您’跟路易在一起可以得到权力，‘您’，竟然会出家当修女！”

“是的，先生，”她说，“我。我要去做侍奉天主的仆人。我弃绝世上的一切。”

“可是您对您的这个神召没有弄错吧？您对天主的意愿没有弄错吧？”

“没有，既然是天主让我遇上了您。没有您，我一定会疲劳得死去，既然天主把您派到我的路上来，那就是说，他希望我能够达到目的。”

“啊！”达尔大尼央抱着怀疑态度说，“我觉得这有点太微妙。”

“就算如此，”年轻姑娘说，“您现在已经知道我的打算和我的决心。现在，在向您致谢的同时，我还要请您最后帮我一个忙。”

“说吧，小姐。”

“国王不知道我从王宫逃出来。”

达尔大尼央做了一个手势。

“国王，”拉瓦利埃尔继续说，“不知道我要干的事。”

“国王不知道？……”达尔大尼央叫起来。“可是，小姐，您要当

心，您没有考虑您的行动的影响。在国王不知道的情况下，不管什么事都不应该干，特别是宫廷上的人。”

“我已经不是宫廷上的人了，先生。”

达尔大尼央望着年轻姑娘，他越来越感到惊讶了。

“啊！请不要担心，先生，”她继续说，“一切我都考虑到了。即使没有考虑，现在也太晚，不能改变我的决心了。木已成舟，不可挽回。”

“好吧，小姐，说说看，您希望我做什么？”

“先生，我恳求您以人人对不幸都应该有的怜悯心，以您宽厚的胸怀，您世家子弟的信义，对我发一个誓。”

“发一个誓？”

“是的。”

“发什么誓？”

“发誓说，达尔大尼央先生，您不告诉国王您曾经见到我，不告诉他我进了修道院。”

达尔大尼央摇摇头。

“我决不会发这个誓，”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国王，因为我了解您，因为我了解我自己，因为我了解整个人类；不，我决不会发这个誓。”

“既然这样，”拉瓦利埃尔以令人难以相信她会有的一股力气大声叫起来，“在我死以前我非但不祈求天主降福于您，反而要诅咒您，因为您使我变成了世上最最不幸的女人！”

我们已经说过，达尔大尼央善于辨别从内心发生的各种声调，他再也顶不住了。

他看到她的脸色变了，他看到她的四肢在抖动，他看到她弱不禁风的身体受到了这个打击，摇摇晃晃。他明白了如果再拒绝的

话会把她的命送掉的。

“好吧，就照您的意思办，”他说。“请放心，小姐，我什么也不告诉国王。”

“啊！谢谢，谢谢！”拉瓦利埃尔嚷道，“您是世上最高尚的人。”

她喜出望外，抓住达尔大尼央的双手，紧紧地握住。

达尔大尼央觉得自己被感动了。

“见鬼！”他说，“这一个女人，她在别的女人结束生活的地方开始生活，怎不叫人感动！”

拉瓦利埃尔在她悲痛达到顶点时曾经跌坐在一块石头上，这时候立起来，朝矗立在曙光中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走去。达尔大尼央远远地望着她。

会客室的门半开着。她象一个淡淡的影子似的钻进去，仅仅向达尔大尼央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感谢，然后就在他眼前消失了。

达尔大尼央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以后，反复考虑刚刚发生的事。

“嗳呀，”他说，“这才是人们所谓的尴尬处境呢……藏着这样一个秘密，这就等于把一块燃烧着的炭放在口袋里而又希望它不要把衣服烧坏。一个人发了誓保守秘密，却又不保守秘密，这是一个没有人格的人。平时好主意好办法纷纷跑来找我；可是这一次，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得跑很多路才能找到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往哪儿跑呢？……当然是往巴黎那儿跑，不会错……只不过应该跑得快……但是要跑得快，四条腿比两条腿好。不幸的是，此刻我只有我的两条腿……一匹马，正象我在伦敦的戏院里听见过的：我的王冠换一匹马！[①]……我看，我用不着花那么大的代

①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中，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战役打败，大声疾呼：“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冠换一匹马！”

价……在会议关卡有一个火枪队的哨所，我到了那儿可以找到十匹马而不是我需要的一匹马。”

达尔大尼央象平常一样当机立断，按照这个决定去办。他立刻走下山冈，到了哨所，尽可能挑选一匹跑得最快的马，十分钟以后就到了宫里。

王宫的大钟敲响了五点。

达尔大尼央打听国王的消息。

国王跟柯尔培尔先生一起处理完公务以后，在平常时间就寝，十之八九这时候还没睡醒。

“对，”他说，“她对我说的是实话，国王什么都不知道。刚发生的事他哪怕只知道一半，王宫这时候早吵翻天了。”

第一六六章

路易这方面是怎样度过夜里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的

国王从侍从女伴的房间出来，发现柯尔培尔在他的书房等着听他对第二天的仪式做指示。

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第二天国王要接见荷兰和西班牙的使臣。

路易十四有重大的理由对荷兰感到不满。荷兰在与法兰西的关系中，两面三刀，已经干过好几次不光彩的事，它没有看出或者是根本不担心两国关系可能会破裂，又一次放弃了与法国国王的联盟，去跟西班牙在一起策划种种阴谋。

路易十四在他登上王位时，也就是说在马萨林去世时，已经发现了这个开始露头的政治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对一个年轻人说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当时整个民族和国王一条心，凡是脑袋做出的决定，身体都随时去执行。

稍微动点肝火，年轻人旺盛的血朝脑子里一涌，这就足以改变从前的政治路线，产生新的方案。

当时外交家的任务是在他们之间布置他们的君主可能需要的政变。

就当时的心情来说，路易不可能作出英明决策。

他刚跟拉瓦利埃尔争吵过，心情还很激动；他在书房里踱来踱

去，在克制了那么久以后，巴不得能找到一个机会发作。

柯尔培尔见到国王，一眼就认清了形势，明白了国王的心意。他决定随机应变。

当国王问到第二天应该说些什么时，财政总管开始对富凯先生没有告诉陛下感到惊奇。

"富凯先生对荷兰事件完全清楚，"他说，"他直接接到全部信件。"

国王已经听惯了柯尔培尔先生在他面前诋毁富凯先生，他对这句话不置可否，不过他听进去了。

柯尔培尔看到自己的话起了作用，连忙又改过口来说，富凯先生并不象他乍看上去那么有过错，因为他这时候非常忙。国王抬起了头。

"忙什么？"他说。

"陛下，人总是人，富凯先生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缺点。"

"啊！缺点，谁没有缺点，柯尔培尔先生？……"

"陛下也有，"柯尔培尔大胆地说，他很善于说那种听上去象是份量很轻的责备话，事实上是份量很重的奉承话，这正象飞箭一样，尽管很重，靠了很轻的羽毛支持它，可以划破长空，飞得很远。

国王露出了笑容。

"富凯先生到底有什么缺点？"他说。

"还不是原来的缺点，陛下；听人说他又爱上了。"

"爱上了谁？"

"我不太清楚，陛下，我很少管这种风流事儿。"

"不过既然您说了，您总该知道吧？"

"我听人说起过……"

"什么？"

"一个名字。"

“谁的名字？”

“可是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还是说吧。”

“我相信是王太弟夫人的一位侍从女伴的名字。”

国王猛地一惊。

“您知道的不止这些，您不肯说出来，柯尔培尔先生，”他低声说。

“啊！陛下，我向您保证并非如此。”

“不过王太弟夫人的那些侍从女伴，我们都认识，一个个名字说给您听，也许您会想起您忘了的那个名字。”

“不，陛下。”

“试试看。”

“试也没有用，陛下。事关一位名誉受到损害的夫人的名字，我的记忆就象一口铜打铁铸的箱子，钥匙被我丢了。”

一片乌云在国王的心里和额头上掠过。接着，他想显得自己能够控制自己，摇摇头，说：

“好吧，让我们谈谈这个荷兰事件。”

“首先，陛下，您希望几点钟接见使臣？”

“一清早。”

“十一点钟？”

“太晚了……九点钟。”

“太早了。”

“对朋友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跟朋友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对敌人来说，如果他们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承认，我要是能够摆脱这些沼泽鸟儿①，决不会感到不高兴，他们的叫喊我听得腻烦透了。”

---

① 荷兰地势低，多沼泽，“沼泽鸟儿”即指荷兰人。

"陛下，就照您的意思办……定在九点钟……相应的命令由我去发。是隆重的正式接见吗？"

"不。我希望跟他们说说清楚，而又不至于象常常当着许多人面会发生的那样使事情恶化，不过同时我希望谈清楚，免得以后再噜苏。"

"参加这些接见的人，将由陛下指定。"

"我会开一张名单……让我们谈谈这些使臣；他们想要什么？"

"跟西班牙结成联盟，他们什么也得不到；跟法国结成联盟，他们损失很大。"

"为什么？"

"跟西班牙结成联盟，他们看到自己与盟国的属地接壤，而且受到盟国的属地的保护；尽管他们垂涎三尺，却不能咬这些盟国的属地一口。从安特卫普越过埃斯考河或者马斯河到鹿特丹，只有一步距离。如果他们单咬西班牙的蛋糕，您，陛下，西班牙国王的女婿，您可以带着您的骑兵，在两天之内，从您的国土赶到布鲁塞尔。因此他们的计划是跟您之间要有相当程度的不和，并且使您对西班牙怀有相当程度的怀疑，使得您不会去管西班牙的事。"

"那就跟我结成巩固的联盟，"国王说，"他们可以得到一切，而我也可以得到一些什么，这不是更简单得多的事吗？"

"不行。如果他们万一跟您接壤，陛下可不是一个随和的邻人。法国国王年轻，热情，好战，可能给荷兰以狠狠的打击，特别是当他跟荷兰接近的时候。"

"我完全明白了，柯尔培尔先生，您解释得很清楚。不过结论呢？请您告诉我。"

"陛下亲自做出的决定从来不缺乏智慧。"

"这些使臣会对我说什么？"

"他们会对陛下说，他们热切希望跟您结成联盟，这是一个谎

话，他们将对西班牙人说，三大强国应该联合起来阻止英国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谎话。因为陛下的天然盟国在今天是英国；在您没有战舰时英国有战舰，可以在印度对荷兰人的力量起到平衡作用，总之在英国这个君主政体国家里陛下有着许多亲属。”

“好；但是您会怎么回答呢？”

“陛下，我会态度无比温和地回答，荷兰对法国国王并不是非常有好感，荷兰人民的心中有些与陛下有关的征兆是令人不安的，有些纪念币铸上了侮辱性的铭言。”

“对我的吗？”年轻国王情绪激昂地叫起来。

“啊！不，陛下，不，‘侮辱性的’用得不恰当，我弄错了。我是想说‘过分奉承荷兰人的’。”

“啊！如果这样的话，荷兰人的骄傲自大与我毫不相干，”国王叹口气说。

“陛下说得对极了。不过，陛下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为了获得让步，不公正决不是一个下策。陛下如果带着怒容抱怨荷兰人，在他们眼里就会显得格外值得重视。”

“您说的这些纪念币到底是怎么回事？”路易问，“因为我如果提到它们，就应该知道该怎么说。”

“老实说，陛下，我也不太清楚……一个自高自大的铭言……意思都在这儿了，文字不重要。”

“好，我会提到纪念币这三个字，他们如果想懂的话，会懂的。”

“啊！他们会懂的。陛下也可以在话里提一提正在流传的某些小册子。”

“决不。受到小册子玷污的是写的那些人而不是被攻击的那些人。柯尔培尔先生，我感谢您，您现在可以回去了。”

“陛下！”

“再见！别忘了定下的时间，您要按时到啊。”

“陛下，我在等候您开的名单。”

“对，对。”

国王开始沉思；他完全不是在想这份名单。这时候时钟敲十一点半了。

在国王的脸上可以看到自尊心和爱情的可怕的搏斗。

有关政治的谈话已经把路易的怒火驱散了许多，拉瓦利埃尔的苍白、憔悴的面容在他的想象中说的是跟荷兰纪念币或者荷兰小册子说的完全不同的一种语言。

他花了十分钟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拉瓦利埃尔那儿去；但是柯尔培尔在一旁恭恭敬敬地坚持等候那份名单，国王对自己在国事当头的时候想到爱情感到了脸红。

因此他口授：

“太后……王后……王太弟夫人……德·莫特维尔夫人……德·夏蒂荣小姐……德·纳凡尔夫人。男的：王太弟……大亲王先生……德·格拉蒙先生……德·马尼康先生……德·圣埃尼昂先生……以及当班的军官们。”

“大臣们呢？”柯尔培尔说。

“当然参加，还有秘书们。”

“陛下，我去把一切都准备好，给各人的命令明天送到各人的住处。”

“应该说今天，”路易神色忧郁地回答。

午夜十二点敲响了。

这正是可怜的拉瓦利埃尔伤心、痛苦得死去活来的时刻。

国王的侍从们进来，他就寝的时间到了。王后已经等他有一个钟头。

路易叹了口气到她房里去；但是他一边叹气一边对自己的勇敢感到满意。他庆幸自己在爱情上象在政治上一样坚定。

第一六七章

使　臣　们

我们前面讲到的事，达尔大尼央差不多完全听说了。因为在宫里当差的人，凡是能为他所用的，都成了他的朋友。这些热心肠的仆人引以自豪的是，有火枪队队长这样一位有权势的人物主动向他们打招呼；另外，除了有野心之外，他们还引以自豪的是，达尔大尼央这样一个英勇的人竟把他们看成一个角色。

达尔大尼央因此每天早上都能够了解到头天他既然分身无术而当然不可能看见或者知道的事。他把每天自己知道的事和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事扎成一捆，遇到需要时就解开取出其中他认为合用的那一件作为武器。

达尔大尼央的两只眼睛就这样起到了阿耳戈斯①的那一百只眼睛的相同的作用。

政治方面的秘密，私生活方面的秘密，廷臣们临走出前厅时漏出口的一言半语；这一切达尔大尼央都知道，并且把它们藏在他的记忆这座别人无法进入的巨大的坟墓里，和那些花了昂贵代价收买、而且忠实地保存着的国王的秘密放在一起。

因此他知道了国王与柯尔培尔的谈话；因此他知道了早上要接见使臣；因此他知道了接见时会提出纪念币问题。他一边根据他耳闻的这几句话琢磨整个谈话的过程，一边回到国王套房里他的岗位上去，以便国王醒来时他可以在那儿。

国王醒得非常早；这证明他也睡得相当不好。七点钟左右，他轻轻地把房门打开一点。

达尔大尼央在他的岗位上。

陛下脸色苍白，面带倦容，而且他还没有打扮好。

“请您派人把德·圣埃尼昂先生找来，”他说。

德·圣埃尼昂大概已经料到会找他。因为派去找他的人到他住处时，他已经穿戴整齐了。

德·圣埃尼昂服从命令连忙赶来见国王。

过了一会儿，国王和德·圣埃尼昂一块儿走出去，国王走在前面。

达尔大尼央站在朝院子的窗口，他不需要挪动地方就可以一直看见国王。简直可以说他已经事先猜到国王上哪儿去。

国王是到侍从女伴的套房去。

达尔大尼央没有感到一点惊奇。虽然拉瓦利埃尔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他还是猜到陛下有什么事要赔礼道歉。

德·圣埃尼昂象头天那样跟在后面，不过没有前一天那么担心，那么激动；因为他相信在早上七点钟，除了他和国王，王宫里的那些尊贵的主人还没有一个醒来。

达尔大尼央站在窗口，无忧无虑，沉着镇静，让人见了会发誓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完全不知道这两个裹着披风穿过院子的冒险家是谁。

不过，达尔大尼央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在瞧他们，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没有放过。他一边轻轻地用口哨吹出他只有在出现重要情况时才会记起的那支古老的火枪手进行曲，一边

---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总是有五十只眼睛轮流睁着。天后因主神宙斯与伊娥相恋，罚伊娥变为小母牛，交由阿耳戈斯监视。

猜测着，预先估计着将要在国王回来时爆发的那场由叫喊和愤怒组成的暴风雨。

国王走进拉瓦利埃尔的套房，发现卧房是空的，床没有碰过，他确实心里发慌了，连忙叫蒙塔莱。

蒙塔莱跑来，但是她的惊讶跟国王不相上下。

她能告诉国王的，仅仅是夜里有一阵子仿佛听见拉瓦利埃尔在哭泣；但是她知道陛下曾经来过，所以不敢多问。

“不过，”国王问，“您看她会上哪儿去？”

“陛下，”蒙塔莱回答，“路易丝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常常看见她在天亮前起来到花园里去；她今天早上也许在花园里吧？”

这个情况在国王看来有可能，他立刻下楼去寻找那个逃跑者。

达尔大尼央看见他出现了，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地跟他的同伴谈话。

他朝花园走去。

德·圣埃尼昂上气不接下气地跟着。

达尔大尼央没有离开他的窗口，他一直轻轻地吹着口哨，装着什么也不看，其实什么都看在眼里。

“唷！唷！”他等看不见国王以后，喃喃地说，“陛下的爱情比我想的还要强烈，我看，他现在做的事，从前对德·芒西尼小姐都没有做过。”

一刻钟以后国王又出现了。他到处都找遍。他已经喘不过气来。

不用说，国王什么也没有找到。

德·圣埃尼昂跟着他，帽子拿在手上当扇子扇，用激动的嗓音向每一个仆人打听，向遇见的每一个人打听。

他迎面碰到了马尼康。马尼康从枫丹白露来，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别人六小时走的路，他用了二十四小时。

"您看见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吗?"圣埃尼昂问他。

马尼康一直在沉思着,心不在焉,还以为问的是德·吉什,于是回答:

"谢谢,伯爵好一点了。"

接着他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前厅,看到了达尔大尼央,请达尔大尼央解释解释国王神色看上去这么惊慌失措,是什么原因。

达尔大尼央回答他说,他看错了,国王正相反,快乐得要发疯了。

八点钟的钟声就在这时候响了。

国王通常是在这个时间吃早饭。

宫廷礼节规定国王一般总是在八点钟肚子饿。

他让人给他把早饭端到卧房的一张小桌子上,他吃得很快。

他不愿意和德·圣埃尼昂分开。德·圣埃尼昂替他拿着餐巾。接着他草草地接见了几位军人。

在接见的时候,他打发德·圣埃尼昂再去找一找。

接着,他心事重重,焦虑不安,等候着德·圣埃尼昂回来,一直等到九点钟。德·圣埃尼昂把他手下人都派出去寻找以后,自己也去寻找。

九点正,国王走进他的书房。

使臣们在九点钟敲第一下时也走了进来。

敲最后一响时,王太后、王后和王太弟夫人出现了。

荷兰的使臣有三位,西班牙的使臣有两位。

国王朝他们望了一眼以后,打了个招呼。

这时候德·圣埃尼昂也进来了。

对国王说来,他的进来远比使臣们的进来重要得多,尽管使臣们人数多,而且来自别的国家。

因此国王首先向德·圣埃尼昂做了一个询问的手势,德·圣

埃尼昂很明确地给他一个否定的回答。

国王差点儿丧失了全部勇气。但是因为王太后和王后，显贵们，使臣们眼睛都盯着他，所以他做出最大努力，邀请使臣们发言。

于是西班牙的代表中有一个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夸耀了与西班牙联盟的好处。

国王打断他的话，说：

“先生，我相信对法国有好处的事一定对西班牙有更大的好处。”

这句话，特别是说这句话的不容置辩的口气，使得这位使臣脸色发白，使得太后和王后脸色变红，她们两人都是西班牙人，感到这句回答的话伤害了她们的家族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

荷兰使臣接着发言，他抱怨国王对他的国家的政府抱有成见。

国王打断了他的话，说：

“先生，明明我有理由抱怨，可您却跑来抱怨，岂不是一件怪事；不过，您看见了，我并没有抱怨。”

“您抱怨，陛下，”荷兰人问，“什么事冒犯您了？”

国王脸上露出了苦笑。

“先生，”他说，“难道您要指责我对一个同意并且保护那些公开的侮辱者的政府抱有成见吗？”

“陛下！……”

“我可以肯定地说，”国王接着怒气冲冲地说，他发怒远不是因为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个人的烦恼，“我可以肯定地说，荷兰对一切恨我的人，特别是对一切侮辱我的人，是一个避难所。”

“啊！陛下！……”

“哼！您要证据，对不对？好吧，证据，很容易拿出来。那些蛮横无理的小册子，把我说成是一个没有光荣、没有权力的君主，是在哪儿印出来的？你们的印刷机在大量印。如果我的秘书们在这

儿，我可以连书名带印刷所的名称一起说给您听。"

"陛下，"使臣回答，"一本小册子不可能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著作。象陛下这样一位伟大的国王，要让整个民族为几个饿得要死的疯子犯的罪负责，难道这是公平的吗？"

"好吧，我同意您这一点，先生。但是阿姆斯特丹的造币厂铸造侮辱我的纪念币，也是几个疯子犯的罪吗？"

"纪念币？"使臣结结巴巴地说。

"纪念币，"国王望着柯尔培尔，重复说。

"陛下，"荷兰人大着胆子说，"想必是您一定确实知道……"

国王一直望着柯尔培尔，但是柯尔培尔好象不懂，尽管国王一再暗示，他还是不开口。

达尔大尼央于是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钱币，放在国王手里。

"这就是陛下提到的纪念币，"他说。

国王接过来。

他于是看到了——自从他真正成为主人以后，他的眼光总是居高临下地朝下俯视；我们是说，他用这种俯视的眼光看到了一个侮辱性的图形，画的是荷兰象约书亚① 那样使太阳停住不动，还有这样一句题词：

In conspectu meo, stetit sol.②

"'在我面前，太阳停住，'"国王勃然大怒，叫了起来。"啊！我

① 约书亚：基督教《圣经》故事中以色列人的领袖。在与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的战争中，曾经成功地命令太阳停住，使他能取得完全胜利。

② 拉丁文："在我面前，太阳停住。"

希望，您不会再否认了吧。”

“而太阳，”达尔大尼央说，“就是这个。”

他指着书房护墙板上的太阳，这个闪耀着光辉的标志重复出现在每一块护墙板上，到处展示着它那极为豪壮的铭言：

Nec pluribus impar①.

路易的怒火在他个人的痛苦的激发下，根本不需要再添上这些柴火，就可以把一切烧光。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一场风暴立刻就要爆发出来了。

柯尔培尔的眼光阻止了风暴的爆发。

使臣大着胆子辩解。

他说民族的虚荣心是无足轻重的，荷兰引以自豪的是自己财力物力如此有限，却能够维持作为强国的地位，甚至抵挡住了一些大国国王，如果说这种愚蠢的看法使他的同胞们得意忘形了，那就请求国王原谅他们的得意忘形吧。

国王仿佛在征求意见。他望望柯尔培尔，柯尔培尔仍旧毫无表情。

接着又看看达尔大尼央。

达尔大尼央耸耸肩膀。

这个动作就象是把闸门打开，国王压得太久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谁也不知道这怒火会烧到什么地步，大家都忧心忡忡地保持着沉默。

① 拉丁文：“甚至几个太阳也不能相比。”路易十四以太阳为自己的标志，号称太阳王，这句拉丁文是他的铭文。

第二个使臣利用这个机会也开始辩解。

国王听他说着，渐渐又重新陷在与自己有关的梦想中，好象心不在焉的人在听哗哗的瀑布声那样听着使臣充满不安的说话声。这时候达尔大尼央朝他左边的德·圣埃尼昂跟前走去，用高低计算得十分准确，恰好能传到国王耳边的声音说：

“您知道那个消息吗，伯爵？”

“什么消息？”德·圣埃尼昂说。

“当然是关于拉瓦利埃尔的消息了。”

国王猛地一惊，情不自禁地朝旁边的两个交谈者那边斜着走了一步。

“拉瓦利埃尔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德·圣埃尼昂用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口气问。

“唉！可怜的孩子！”达尔大尼央说，“她去当修女了。”

“当修女？”德·圣埃尼昂叫了起来。

“当修女？”国王不顾使臣还在发言，叫了起来。

接着在宫廷礼节的支配下，他控制住自己，但是他继续在听。

“在什么修道院里？”德·圣埃尼昂问。

“在夏约的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里。”

“见鬼，您从谁那儿知道的？”

“从她自己。”

“您见到过她？”

“是我把她送到女修道院去的。”

国王没有漏掉一句话，他火冒三丈，已经开始咆哮。

“但是为什么要逃走？”德·圣埃尼昂问。

“因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昨天被赶出了宫廷，”达尔大尼央说。

他刚说出这句话，国王就做出一个命令式的手势。

“够了，先生，”他对使臣说，“够了！”

然后他朝队长走去，大声嚷着说：

“是谁在说拉瓦利埃尔当修女了？”

“达尔大尼央先生，”宠臣说。

“您说的是真的吗？”国王转过身来对火枪手说。

“千真万确。”

国王紧握拳头，脸色发了白。

“您刚才还说过些什么，达尔大尼央先生，”他说。

“我记不得了，陛下。”

“您还说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被赶出了宫廷。”

“是的，陛下。”

“这也是真的吗？”

“请您自己去查一查吧，陛下。”

“谁赶的？”

“啊！”达尔大尼央说，他认为自己不便多开口。

国王把使臣、大臣、廷臣和政治家们撇在一边，暴跳如雷。

太后站起来，她全都听见了，即使没有听见的，也猜到了。

王太弟夫人又气又怕，几乎昏过去，她试着也象太后那样站起来，但是刚站起来又倒在扶手椅上，出自一个本能的动作把扶手椅推得向后倒退。

“先生们，”国王说，“接见结束，我以后会让西班牙和荷兰知道我的答复，更确切地说，我的旨意。”

他用一个专横的手势把使臣们打发走。

“当心，我的儿子，”太后怒气冲冲地说，“当心，我看您控制不住自己了。”

“啊！夫人，”年轻的狮子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咆哮着说，“我不能控制自己，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能够控制那些冒犯我的人。跟我来，达尔大尼央先生，来。”

他在一片惊讶和恐惧的气氛中走出了大厅。

国王走下楼梯，准备穿过院子。

“陛下，”达尔大尼央说，“您走错路了。”

“没有，我到马厩去。”

“用不着了，陛下；我把马都给陛下准备好了。”

国王只朝他的仆人望了一眼，作为回答。但是这一眼所许诺的，比三个达尔大尼央的野心所敢于希望的还要多。

第一六八章

夏　　约

虽然没有人招呼马尼康和马利科尔纳，他们还是在后面跟着国王和达尔大尼央。

这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只不过马利科尔纳由于野心勃勃，常常到得太早，马尼康由于懒惰成性，常常到得太晚。

这一次他们到得正是时候。

五匹马已经准备好。

国王和达尔大尼央骑两匹，马利科尔纳和马尼康骑两匹。

马厩里的一个年轻侍从骑上了第五匹。

整个马队奔驰而去。

马是达尔大尼央亲自仔细挑选的，都是为相思所苦的情人们所需要的马；它们不是在跑，而是在飞。

在出发以后十分钟，马队在滚滚尘土中来到了夏约。

国王简直是飞也似的从马上跳下来。但是，尽管他这个动作是那么快，他还是发现达尔大尼央已经抓住了他的马的笼头。

国王向火枪手做了一个感谢的表示，并且把缰绳扔到年轻侍从的胳膊上。

接着他奔进门厅，使劲地推开门，走进会客室。

马尼康、马利科尔纳和年轻侍从留在外面；达尔大尼央跟着他的主人。

走进会客室，最先引起国王注意的就是路易丝，她不是跪在一个大石十字架下面，而是躺在它下面。

这间会客室只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狭长窗子透进光线来，窗子上还爬满攀援植物，所以年轻姑娘平躺在阴暗中的潮湿的石板地上，几乎看不见。

她一个人，毫无生气，象她身子底下的石板地一样冷。

国王看见她这种模样，还以为她已经死了，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达尔大尼央听见了赶快跑过来。

国王已经用一条胳膊抱住她的身体。达尔大尼央帮着他把可怜的女人托起来，她全身已经发僵。

国王把她整个搂在怀里，用他的吻来暖和她冰冷的手和两鬓。

达尔大尼央拉动钟楼大钟的绳子。

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听到钟声跑来了。

这些圣洁的修女看到两个男人抱着一个女人，发出愤慨的叫声。

修道院院长也跑来了。

她尽管为人严厉，却是一个比宫廷妇女还要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女人；她从在场者对这个男人表示出的尊敬态度，同时也从他搅乱整个修道院的那种主子气派，一眼就认出他是国王。

她一看到国王，立刻就退回自己的屋子里去。这是一个避免损害到自己的尊严的办法。

但是她让修女们送来了各种强心药，匈牙利王后药酒和蜜里萨药酒，等等，另外还下命令把各处的门都关上。

这个命令下得很及时，因为国王痛苦得大吵大叫到了绝望的地步。

国王已经决定派人把他的医生找来，没想到拉瓦利埃尔突然活过来了。

她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跪在她脚边的国王。毫无疑问她没有认出他来，因为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路易用贪婪的目光望着她。

最后她游移不定的目光停在国王身上。她认出了他，一使劲想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

“怎么！”她喃喃地说，“牺牲又没有实现？”

“啊！不！不！”国王叫起来，“永远不会实现了，是我在向您发誓。”

她尽管身体虚弱，筋疲力尽，还是挣扎着立起来。

“然而必须如此，”她说，“必须如此，不要再拦阻我。”

“我，我会让您去牺牲自己吗？”路易大声叫起来。“决不会！决不会！”

“好！”达尔大尼央嘴里咕哝着，“现在应该出去了。既然他们开始说话了，我们的耳朵就该避开。”

达尔大尼央走了出去，让一对情人单独留下。

“陛下，”拉瓦利埃尔继续说，“一句也别再说了，我求您。请您别毁掉我唯一能希望得到的未来，也就是说，我的灵魂得救；别为了一时冲动，毁掉您的未来，也就是说，您的荣誉。”

“一时冲动？”国王叫了起来。

“啊！现在，”拉瓦利埃尔说，“现在，陛下，我可以看清楚您的心了！”

“您，路易丝？”

“啊！是的，我！”

“请您解释。”

“一阵不可理解的、不理智的冲动，可能暂时在您看来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您有您的职责，它们与您对一个可怜的姑娘的爱情是不相容的。忘了我吧。”

"我，忘了您？"

"您已经这样做过。"

"宁可去死！"

"陛下，您不可能爱您在昨天夜里那么残忍地下决心要杀害的女人。"

"您在对我说些什么？请您说说清楚。"

"我说的是，您昨天早晨要求我什么？要求我爱您。您答应我用什么作为交换呢？您如果对我发怒的话，决不会超过半夜而不来向我提出和解。"

"啊！原谅我，原谅我，路易丝！我当时嫉妒得发疯了。"

"陛下，嫉妒是一种卑劣的感情，它就象割了的稗子一样还会长出来。您以后还会嫉妒的，结果会把我杀害的。发发慈悲，让我去死吧。"

"再多说一句这种话，小姐，您就会看见我死在您的脚下。"

"不，不，陛下，我比您清楚我是怎么一个人。请您相信我，您千万别为了一个受到众人蔑视的可怜女人毁掉您自己。"

"啊！把您指责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诉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我不埋怨任何人，陛下；我只指责我自己。别了，陛下！您这样跟我谈话，有损您自己的荣誉。"

"当心，路易丝；您这样对我说，使我陷于绝望之中；当心！"

"啊！陛下！陛下！让我跟天主在一起吧，我求求您！"

"我甚至要从天主手里把您夺回来！"

"可是，"可怜的姑娘叫了起来，"您得先把我从那些要毁掉我的生命和我的荣誉的凶恶敌人手里夺回来。如果您有足够的勇气爱，那就应该有足够力量保护我，但是，没有，您说您爱着的女人，别人侮辱她，嘲笑她，把她赶走。"

这个心地善良的孩子，痛苦逼得她提出了控诉，她一边哭，一边绞着自己的双手。

“别人把您赶走！”国王叫了起来。“我这是第二次听见这句话了。”

“受尽了屈辱，陛下。您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我除了天主没有别的保护人，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安慰，除了修道院没有别的庇护所。”

“我的王宫将是您的，我的宫廷将是您的。啊！什么也不用害怕了，路易丝，昨天把您赶走的那些人，更确切地说，那些女人，明天就会在您面前发抖。我说什么，明天？今天早上我已经骂过，威胁过。我可以把我还握在手中的雷电发出去。路易丝！路易丝！我会为您毫不留情地报仇的。悔恨的眼泪将要赔偿您的眼泪。只不过请您把您的敌人们的名字告诉我。”

“决不！决不！”

“那您要我怎么惩罚呢？”

“陛下，应该惩罚的那些人会使您手软的。”

“啊！您一点不了解我！”路易怒气冲冲地叫起来。“我非但不会手软，还会烧光我的整个王国，诅咒我的整个家族。是的，我甚至连这条胳膊都要惩罚，如果这条胳膊太懦弱，不能把所有与世上最温柔的人儿为敌的人全部消灭。”

路易在说这几句话时，果然用拳头狠狠地敲橡木护墙板，发出凄惨的咚咚声。

拉瓦利埃尔感到害怕。这个权力无限的年轻人发起怒来，有着一种威严的、不祥的征兆，因为象暴风雨一样，他的怒火可能会致人死命。

她原来认为再没有比她更痛苦的了，现在却被他的这种以威胁和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痛苦征服了。

“陛下，”她说，“最后一次我恳求您，离开我吧。这个平静的庇护所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我在天主的保护下感到自己比以前平静了。天主是这样一位保护人，人类的一切卑鄙的恶毒言行在他面前都不起作用了。陛下，再恳求您一次，让我跟天主在一起吧。”

“既然如此，”路易叫了起来，“您就坦率地承认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承认我的低首下心，我的悔恨表示使您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但是您并不为我的痛苦感到难过。您就承认法兰西国王对您说来不再是一个他的爱情可以给您带来幸福的情人，而是一个他的任性甚至把您最后一根心弦都摧毁了的暴君。您别说您是在寻找天主，而要承认您是在逃避国王。不，天主决不赞同作出坚决不变的决定的人。天主允许悔恨和自责，他饶恕人，他希望人相爱。”

这些话就象把火焰灌进路易丝的周身血管，她一边听着，一边痛苦得浑身抽搐。

“可是，您难道没有听说？”她说。

“听说什么？”

“您难道没有听说我被人撵走，我受到鄙视，我是应该鄙视的？”

“我要让您成为我宫廷上最受人敬重，最受人崇拜，最受人羡慕的人。”

“请您向我证明您一直在爱着我。”

“怎么证明？”

“躲开我。”

“我要用永远不再离开您来做证明。”

“但是，您想到这会使我痛苦吗，陛下？您想到我会使得您对您的整个家族宣战吗？您想到我会使得您为了我赶走母亲、妻子和弟媳妇吗？”

“啊！您终于说出她们来了；这么说是她们干的坏事。以全能

的天主的名义，我要惩罚她们！”

“我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未来才使我害怕；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拒绝一切；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不希望您为我报仇。就这样眼泪已经够多的了，我的天主！痛苦已经够多的了，呻吟已经够多的了。啊！我不愿意再成为任何人的呻吟、痛苦和眼泪的原因。我呻吟得太多了，我哭得太多了，我受的痛苦太多了！”

“我的眼泪，我的痛苦，我的呻吟，在您看来无所谓吗？”

“以上天的名义！陛下，请别这样对我说。以上天的名义！请别这样对我说。我需要我的全部勇气来实现牺牲。”

“路易丝，路易丝，我求求您！吩咐吧，下命令吧，报仇呢还是饶恕，但是不要抛弃我！”

“唉！我们必须分开，陛下。”

“可是您难道一点儿也不爱我吗？”

“啊！天主知道！”

“谎话！谎话！”

“啊！如果我不爱您，陛下，我就会让您去做，我就会让您去为我报仇，我就会接受您向我提出的迎合我自尊心的美好的胜利，来补偿我受到的侮辱！可是，您也看得很清楚，我甚至不要您的爱情作为美好的补偿，然而您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因为当我认为您不再爱我时，我情愿去死。”

“对，对，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算明白了，您是最圣洁、最可敬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象您这样不仅值得我爱，值得我尊敬，而且值得人人爱，值得人人尊敬。因此也没有一个女人将象您这样为人所爱，路易丝，没有一个女人将象您这样左右我。是的，我要向您发誓，如果全世界现在妨碍我，我就要把它象玻璃一样砸得粉碎。您命令我冷静，命令我饶恕吗？好吧，我要做到冷静。您希望以仁慈宽大来统治吗？我将做到宽大和仁慈。只不过请您指点我

怎么做，我一定服从。”

“啊！我的天主！我，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我怎么能够指点象您这样的一位国王呢？”

“您是我的生命和灵魂！难道不是灵魂支配肉体吗？”

“啊！这么说您爱我，我亲爱的陛下？”

“双膝下跪，双手合十，以天主给我的全部力量爱您。我爱您爱得那么深，只要您说一声，我就可以含着笑为您献出我的生命！”

“您爱我吗？”

“啊！是的。”

“那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别无所求了……把您的手给我，陛下，让我们告别吧！我在这一生中已经得到了我注定应该得到的幸福。”

“啊！不，你的一生还刚刚开始！你的幸福，不是在昨天，是在今天，是在明天，是在永远！未来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一切是属于你的！抛掉那些分离的念头，抛掉那些令人沮丧的绝望的想法；爱情是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灵魂的需要。你将为我而活着，正如我将为你而活着。”

他跪在她面前，怀着由喜悦和感情产生的无法形容的激动心情，吻她的双膝。

“啊！陛下！陛下！这一切是一场梦。”

“为什么是一场梦？”

“因为我不能回到宫廷上去了。遭到了放逐，又怎么能再看见您呢？对我来说，进修道院，把您最后的内心冲动，把您最后的爱情吐露，埋葬在对您的爱情的甜蜜的回忆里，难道不是更好吗？”

“遭到放逐，您？”路易十四叫起来，“如果我召您回来，谁还敢放逐您？”

“啊！陛下，有些东西凌驾于国王之上，这就是上流社会和舆论。请您考虑一下，您不能爱一个被赶走的女人，您的母亲用怀疑玷污了她，您的弟媳妇用惩罚使她蒙受耻辱，她是与您不相配的。”

“她属于我，不相配？”

“是的，正是这样，陛下；您的情妇从属于您的时候起，就不相配了。”

“啊！您说得对，路易丝，您非常细心。很好，您不会被放逐。”

“啊！可以看得出，您没有听见王太弟夫人的话。”

“我将求助于我的母亲。”

“啊！您没有见过您的母亲！”

“她也在内？可怜的路易丝！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您？”

“是的，是的，可怜的路易丝，她在您到她屋里来的时候，已经受到狂风暴雨的摧残，最后您把她完全摧毁了。”

“啊！请原谅我。”

“因此，您不能使她们两人做出让步。请相信我，这个不幸是无法挽救的，因为我将永远不允许您动用暴力和行使权力。”

“好吧，路易丝，为了向您证明我多么爱您，我愿意做一件事，我要去找王太弟夫人。”

“您？”

“我要让她撤销她的判决，我要强迫她。”

“强迫？啊！不，不！”

“确实如此，我要让她做出让步。”

路易丝摇摇头。

“如果需要，我就哀求，”路易说。“在那以后您会相信我的爱情了吗？”

路易丝抬起了头。

“啊！永远永远不要为了我卑躬屈节。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路易思考起来，脸上流露出阴沉的表情。

“您过去怎样爱，我也将怎样爱，”他说，“您过去怎样受痛苦，我也怎样去受痛苦。这在您的眼里将是我的赎罪。好啦，小姐，让我们别再考虑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们象我们的痛苦一样伟大，让我们象我们的爱情一样坚强！”

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她拉到怀里，用双手搂住她的腰。

“我唯一的幸福！我的生命！跟我走吧，”他说。

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最后一次努力中，她不是集中她的全部意志，因为她的意志已经被打垮了，而是集中她的全部体力。

“不！”她软弱无力地回答，“不，不！我会羞愧而死的。”

“不！您将象王后那样回去。没有人知道您曾经离开……只有达尔大尼央……”

“这么说，他也出卖了我？”

“怎么回事？”

“他曾经发誓……”

“我曾经发誓决不告诉国王，”达尔大尼央把他那张机灵的脸伸进门缝说，“我遵守我的誓言。我是对德·圣埃尼昂先生说的，如果国王陛下听见了，这不能怪我，对不对，陛下？”

“确实如此，请饶恕他，”国王说。

拉瓦利埃尔莞尔一笑，把她的白皙的小手伸给火枪手。

“达尔大尼央先生，”国王高兴地说，“那就请您派人去替小姐找一辆四轮马车来。”

“陛下，”队长回答，“马车等在门口。”

“啊！真是我的一个模范仆人！”国王叫了起来。

“你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发现，”达尔大尼央低声说，不过国王的这句夸奖话他听了还是感到非常得意。

拉瓦利埃尔被征服了。在稍许犹豫以后，她周身无力，听任自己被她的身为国王的情人拖着走。

但是到了会客室门口，正要出去时，她突然从国王怀里挣脱，跑回到石头十字架跟前，吻着它，说：

“我的天主！您曾经把我召来；我的天主！您又把我推开；但是您的恩典是无限的。等我再回来时，请忘掉我曾经离开过，因为下次回到您身边时，我将永远不再离开您了。”

国王忍不住哭出声来。

达尔大尼央揩去一滴眼泪。

路易拖走了年轻女人，把她抱上马车，让达尔大尼央守在她身边。

他自己骑上马，朝王宫奔驰而去。一到王宫他立刻派人通知王太弟夫人，她必须拨出片刻时间来接见他。

第一六九章

在王太弟夫人那儿

根据国王离开那些使臣时所采取的方式，即使是最没有洞察力的人也猜得到一场战争将会爆发。

使臣们对私生活的传闻知道得很少，他们也把下面这句出名的话理解成是针对他们的："我不能控制自己，但是我能够控制那些冒犯我的人。"

对法国和荷兰的命运说来，幸好有柯尔培尔，他跟着他们出来，向他们做了一些解释。但是太后、王后和王太弟夫人对她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一清二楚，她们听见这句充满威胁的话以后，怀着十分害怕和十分恼恨的心情走了。

特别是王太弟夫人，她感到国王的怒火会烧到她身上。但是她勇敢，而且过分高傲，所以她没有到太后那儿去寻找援助，却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如果不能说她没有一点儿焦虑不安，但是至少她没有避开冲突的打算。奥地利安娜时不时派人打听国王是不是回来了。

宫里的人在这件事上保持的沉默态度，以及路易丝的失踪，对知道国王的骄傲和易怒的性格的人来说，是大量不幸的事将要发生的预兆。

但是，王太弟夫人态度坚决，不为所有这些流言蜚语所动，她在自己的套房里，闭门不出，把蒙塔莱叫到跟前，用她那毫不激动

的嗓音吩咐这个姑娘谈谈事情的经过。正当能言善辩的蒙塔莱使用种种婉转的措辞作出结论，劝告王太弟夫人在互惠的条件下采取容忍态度时，马利科尔纳先生来到王太弟夫人这儿，替国王请求接见。

蒙塔莱的这位可敬的朋友，脸上露出心情无比激动的各种迹象。绝对错不了；国王要求的会见，一定会是记载国王们和男人们的爱情史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王太弟夫人听说大伯子要来，感到惊慌。她没有料到他来得这么早；尤其是没有料到路易会亲自出面。

然而，妇女们都善于间接作战，一遇到要接受一场面对面的战斗时，她们总是变得没有那么能干，那么坚强了。

我们曾经说过，王太弟夫人不是那种会临阵脱逃的人，她有着和这相反的缺点，更确切点说，和这相反的优点。

她对勇敢有夸大的看法；因此马利科尔纳带来的国王的这个通知，对她起的作用就象是军号吹响了投入战斗的号声。她高傲地接受挑战。

五分钟以后，国王登上了楼梯。

他因为骑着马奔来，脸色通红。满是尘土、乱糟糟的衣服，跟王太弟夫人的如此艳丽、如此合身的打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王太弟夫人搽着胭脂的脸事实上已经变成了苍白色。

路易开门见山。他一坐下，蒙塔莱就不见了。

王太弟夫人坐在国王对面。

“我的弟妹，”路易说，“您知道不知道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今天早晨从她住的地方逃走，不得不把她的痛苦，她的绝望，带到一个修道院里去？”

说这几句话时，国王的声音非常激动。

“陛下说了我这才知道，”王太弟夫人回答。

"我还以为今天早上接见使臣时您就已经知道了，"国王说。

"从您的情绪激动中，是的，陛下，我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国王很直率，他直截了当说：

"我的弟妹，您为什么辞退德·拉瓦利埃尔小姐？"

"因为我对她的服侍感到不满意，"王太弟夫人冷冰冰地说。

国王脸气得发紫，他的眼睛燃起一股火，王太弟夫人虽然有胆量，还是感到受不了。

然而他控制住自己，补充说：

"对象您这样一个好心的女人，我的弟妹，一定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才会把一个年轻姑娘撵走，这不仅破坏了她个人的荣誉，而且破坏了她一家人的荣誉。您知道，全城的人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在注意宫廷妇女们的品德。辞退一位侍从女伴，这就是说她犯了一桩罪行，至少也是犯了一桩错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到底犯了什么罪行，犯了什么错误呢？"

"既然您充当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保护人，"王太弟夫人冷冷地回答，"那就让我向您作一些解释，其实我是有权利不向任何人做解释的。"

"甚至有权利不向国王做解释？"路易叫起来，同时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把帽子戴到头上。

"您把我叫做您的弟妹，"王太弟夫人说，"而且我是在我的屋里。"

"那还不是一样！"年轻的君主说，他对自己发火感到羞愧，"您不能说，夫人，在这个王国里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有权利在我面前不做出解释。"

"既然您这样看，"王太弟夫人憋着一肚子火说，"我只好在陛下面前行个礼，保持沉默。"

“不，让我们别说模棱两可的话。”

“您给予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保护使我不得不肃然起敬。”

“我再说一遍，让我们别说模棱两可的话。您完全知道，作为法国贵族的首领，我对所有贵族家庭的荣誉负有责任。您赶走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或者任何一个别的人……”

王太弟夫人耸耸肩膀。

“或者任何一个别的人，我再重复一遍，”国王继续说下去，“因为您这样做是破坏了这个人的荣誉，所以我要请您解释，以便我赞同还是反对这个判决。”

“反对我的判决？”王太弟夫人高傲地叫起来。“怎么！我撵走了我的一个侍女，您要命令我重新用她？”

国王保持沉默。

“这已经不光是越权，陛下，而且是失礼。”

“夫人！”

“啊！作为一个女人，我要起来反对这对我的尊严的侵犯，否则我就不再是和您同一王族的王妃，不是国王的女儿；我就是世上最低下的人，我比被我撵走的女仆人还要卑贱。”

国王勃然大怒，跳了起来。

“在您胸膛里跳动的不是一颗肉做的心，”他大声叫起来，“如果您这样对付我，我也要同样严厉地对付您。”

在一切战斗中有时候一颗流弹会打中目标。国王并不是有意说出的这句话，打中了王太弟夫人，使她发生了片刻的动摇。她有一天也可能会害怕报复的。

“好吧，”她说，“陛下，那就请您解释解释吧。”

“我请您说说，夫人，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她是我见到过的最奸诈的拉皮条的女人；她害得两个朋友决

斗，她使人谈起她用的是那么可耻的词句，以致整个宫廷上的人一听到她的名字就皱眉头。”

“她？她？”国王说。

“在如此温柔，如此伪善的外表下，”王太弟夫人继续说下去，“她隐藏着一颗极其狡猾，极其恶毒的心。”

“她？”

“您可能受骗了，陛下。但是我，我了解她，她能够在最亲热的亲属间，最亲密的朋友间制造纠纷。您看，她已经在我们之间挑起了不和。”

“我向您保证……”国王说。

“陛下，请您好好考虑考虑这种情况：我们相处得一直很融洽，由于她搬弄是非，阴险地诉苦哀告，使得陛下对我感到不满。”

“我可以发誓，”国王说，“从她嘴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说出来过。我可以发誓，甚至在我狂怒的时候，她也不让我威胁任何人，我可以发誓，您不会有比她更忠实、更恭敬的朋友了。”

“朋友？”王太弟夫人流露出极其蔑视的表情说。

“当心，夫人，”国王说，“您忘了您已经听明白我的话，从这时候起一切都相等了。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我希望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明天，只要我愿意，她就可以坐上一个宝座。”

“她至少不能生在一个宝座上，您做到的只是改变未来，决不能改变过去。”

“夫人，我过去对您一直很尊重，很亲切；别让我想起我是主人。”

“陛下，这句话您已经是对我说第二遍了。我曾经荣幸地对您说过我准备服从。”

“那么，您愿意同意我的要求，让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回到您

这儿来吗？”

“为什么，陛下？既然您有一个宝座要给她。我太渺小，保护不了这样一位有权有势的人。”

“别再这样怀恨在心，倨傲不恭了。答应我，饶恕她吧。”

“决不！”

“您要逼得我在我家族里进行一场战争吗？”

“我也有我的家族，我要躲回去。”

“这是一个威胁，还是您忘乎所以？您认为如果您干出这样侮辱我的事，您的父母会支持您吗？”

“我希望，陛下，您不要逼我干与我的身分不相称的事。”

“我曾经希望您记住我们的友谊，希望您象亲兄妹那样对待我。”

王太弟夫人停了一会儿。

“拒绝陛下的一件不公正的事，”她说，“这并不是不承认您是我的兄长。”

“一件不公正的事？”

“啊！陛下，如果我把拉瓦利埃尔的为人告诉大家，如果太后和王后知道了……”

“好啦，好啦，昂利埃特，让您的心来说话吧。别忘了您曾经爱过我，别忘了世人的心应该和至高无上的天主一样仁慈。别对人这么坚决吧，请您饶恕拉瓦利埃尔。”

“我不能；她冒犯了我。”

“可是，为了我，为了我呢？”

“陛下，为了您，我可以做世上的任何事，但是这件事除外。”

“这么说，您是要我绝望了……您要逼得我采取软弱无力的人所使用的最后一着了。这么说，您是要我发怒，要我采取粗暴办法了？”

“陛下，我要您服从理智。”

“理智？……我的弟妹，我已经没有理智了。”

“陛下，求求您！”

“我的弟妹！发发慈悲吧，这是我头一次求您；我的弟妹，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您一个人身上。”

“啊！陛下，您哭了？”

“是因为狂怒，对，是因为丢脸。我，国王，落到了恳求哀告的地步！我这一辈子都要憎恨这一个时刻。我的弟妹，您在这一秒钟里让我遭到的痛苦，比我在这一生中最艰苦的困境里所能预料的痛苦还要多得多。”

国王站起来，听任眼泪簌簌地往下流，这确实是愤怒和羞愧的眼泪。

王太弟夫人并没有被感动，因为最善良的女人一旦自尊心受到伤害是没有怜悯心的。但是她担心，国王心田中具有人性的东西会随着这些眼泪一起流光。

“您命令吧，陛下，”她说，“既然您宁可我去丢脸而不愿意您自己丢脸，尽管我丢脸会是公开的，而您的丢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开口吧，我会服从国王的。”

“不，不，昂利埃特！”路易感激涕零，大声叫起来，“您这是对兄长的让步！”

“既然我服从，我就不再有什么兄长了。”

“您愿意接受我的整个王国做为谢礼吗？”

“当您爱的时候，”她说，“您爱得多深啊！”

他没有回答。他握住王太弟夫人的手，连连地吻着。

“这么说，”他说，“您接受这个可怜的姑娘，您饶恕她，您承认她的心温柔、正直？”

“我把她留在我的家里。”

“不，您要把您对她的友谊还给她，我亲爱的弟妹。”

“我从来没有爱过她。”

“好吧，看在我的面上，您会好好地待她，是不是，昂利埃特？”

“好吧！我会象待您的一个情妇那样待她。”

国王重新站起身来。王太弟夫人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说得那么不合时宜，使她做出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国王再也不欠她什么情了。

他受到致命伤，心中十分不快，回答：

“谢谢，夫人，我将永远记住您帮我的这个忙。”

他装得非常有礼貌，行完礼以后就告辞了。

在一面镜子前面经过时，他看见自己眼睛发红，气得直跺脚。

但是已经太晚了，马利科尔纳和达尔大尼央站在门口，看见了他的眼睛。

“国王哭了，”马利科尔纳想。

达尔大尼央恭恭敬敬地走到国王跟前。

“陛下，”他低声说，“您需要走小楼梯回到您屋里去。”

“为什么？”

“因为路上的尘土在您脸上留下了痕迹，”达尔大尼央说。“走这边，陛下，走这边！”

“见鬼！”他在国王象孩子那样顺从时，心里想，“要当心那些人，他们会使那个使国王流眼泪的女人流眼泪。”

第一七〇章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手绢

王太弟夫人并不坏；她仅仅是脾气暴躁。

国王并不轻率；他仅仅是堕入了情网。

他们俩刚订好把拉瓦利埃尔召回的这个条约，就立刻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从这笔交易里得到好处。

国王希望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拉瓦利埃尔。

王太弟夫人自从国王跟她演出了恳求这场戏后，对他怀恨在心，不希望不经过斗争就放弃拉瓦利埃尔。

因此她在国王的脚下布满了困难。

国王为了能和他的情人见面，确实不得不向他的弟媳妇大献殷勤。

从这上面产生出了王太弟夫人的整个策略。

她挑选了一个人来协助她，而这个人又是蒙塔莱，所以国王每一次上王太弟夫人这儿来都受到包围。那些人围住他，不离开他，王太弟夫人在谈话中表现出的优雅和风趣，使得一切都黯然失色。

蒙塔莱学她的样，很快地使国王就变得不能忍受了。

这也是蒙塔莱所期望的。

她于是动用了马利科尔纳。马利科尔纳想办法对国王说，宫廷上有一个年轻女人非常不幸。

国王问这个女人是谁。

马利科尔纳回答说，是德·蒙塔莱小姐。

国王听了以后表示，一个女人使别人变得不幸，她自己不幸，这也是活该。

马利科尔纳说明其中的原因。德·蒙塔莱事先已经关照他应该怎么说。

国王睁开了眼睛；他注意到，他一出现，王太弟夫人立刻就出现；注意到她在他走了以后还留在走廊里；还注意到她怕他在前厅里跟侍从女伴说话，所以要送他。

一天晚上她表现得更加过分。

国王坐在夫人们中间，他手缩进袖口，握住一封信，他想塞到拉瓦利埃尔的手里。

王太弟夫人猜到他的打算，也猜到这封信。国王喜欢到哪儿就到哪儿，要阻止他是很困难的。

然而必须阻止他去找拉瓦利埃尔，去向她问好，去把这封信塞在她的膝盖上的扇子底下或者手绢里。

国王也在观察，他疑心有圈套等着他。

他站起来，毫不做作地把扶手椅搬到德·夏蒂荣小姐旁边，跟她说笑。

这时候大家正在做限韵诗。他从德·夏蒂荣小姐跟前到了蒙塔莱跟前，接着又到了德·托内-夏朗特小姐跟前。

他使用这个巧妙的花招，最后坐到了拉瓦利埃尔面前，而且把她整个儿挡住。

王太弟夫人装着十分忙碌，她正在修改一块绒绣底布上的花朵图案。

国王把那封白颜色的信露出一点让拉瓦利埃尔看。拉瓦利埃尔展开她的手绢，眼睛里的表情是说："把信放在这里面。"

国王自己的手绢已经放在扶手椅上，他很机敏地让手绢落在地上。

这样一来拉瓦利埃尔就把她的手绢很快地放在扶手椅上。

国王一点也不让人看出，拿起了手绢，把信放在里面，然后把手绢放回到椅子上。

现在拉瓦利埃尔只要一伸手，把手绢连同里面包着的珍贵东西拿过来就完了。

但是王太弟夫人已经全都看在眼里。

她对夏蒂荣说：

“夏蒂荣，请您把国王的手绢拾起来，它落在地毯上了。”

年轻姑娘急忙照办，国王从座位上挪开，拉瓦利埃尔心慌意乱，椅子上的另一块手绢让人看见了。

“啊！请原谅！陛下有两条手绢，”她说。

国王只好把拉瓦利埃尔的手绢和自己的手绢一起塞进口袋。他得到了情人的这件纪念品，但是情人却失去了一首四行诗，这首四行诗花了国王十个小时，其价值也许可以抵得上一首长诗。

因此国王怒火中烧，拉瓦利埃尔陷在绝望之中。

这也许是一件无法描写的事。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国王离开，准备回自己的套房去了。这时候马利科尔纳不知怎么会事先得到了通知，他在前厅里。

王宫的那些前厅本来就很暗，晚上王太弟夫人套房的前厅不讲究礼仪，因此里面灯烛很少。

国王喜欢这种半明不暗的光线。这是一条普通的规律，在头脑里和心里不断燃烧着的爱情，除了头脑里和心里的光线以外，它不喜欢别的地方也有光线。

因此前厅里是阴暗的；只有一个年轻侍从在陛下前面端着蜡

烛。

国王慢慢走着，勉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马利科尔纳紧贴着国王身边经过，几乎碰到了国王，他极其谦卑地请求原谅；但是国王情绪非常坏，对马利科尔纳非常不客气。马利科尔纳一声不吭地溜走了。

路易睡下了，这天晚上他还跟王后发生了小小的争吵。第二天他到了书房里，忽然想起来要吻吻拉瓦利埃尔的手绢。

他叫他的贴身仆人。

"把我昨天穿的衣服拿来，"他说，"不过要留心，别碰衣服里面可能有的任何东西。"

命令执行了，国王亲手掏衣服的口袋。

他只找到一条手绢，他自己的那一条。拉瓦利埃尔的那条手绢不见了。

正当他又是猜测，又是怀疑，理不出一点头绪来时，拉瓦利埃尔的一封信给他送了进来。信的内容如下：

> "您派人把这美好的诗篇给我送来，我亲爱的陛下，您真是太好了！您的爱情是多么富于创造性，又是多么坚贞不渝！怎么能不爱您呢？"

"这是什么意思，"国王想，"一定是送错了。"

"再好好找找，"他对贴身仆人说，"我的口袋里应该有一条手绢。如果您找不到它，或者如果您曾经碰过它……"

他改变了主意。使遗失一条手绢成为国事案件，这会变成一桩奇闻。于是他补充说：

"我在这条手绢里有一封重要的信，我当时把它夹在折起来的手绢里。"

“不过陛下，”贴身仆人说，“您只有一条手绢，就是这一条。”

“确实如此，”国王一边回答，一边恨得直咬牙，“确实如此。啊！穷人，我多么羡慕你！亲自动手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和信件的人多么幸福啊。”

他重读拉瓦利埃尔的信，一边琢磨那首四行诗怎么会莫名其妙地送到对方手里。在拉瓦利埃尔的这封信上还有个附言：

“我托您的信使把这封与来信如此不相称的回信送给您。”

“好极了！我总可以查出点什么来了，”他高兴地说。“谁在那儿，”他说，“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马利科尔纳先生，”贴身仆人战战兢兢地回答。

“让他进来。”

马利科尔纳进来了。

“您从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那儿来吗？”国王叹了口气说。

“是的，陛下。”

“您从我这儿带了什么东西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吗？”

“我，陛下？”

“是的，您。”

“没有，陛下，没有。”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说得很明确。”

“啊！陛下，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弄错了。”

国王皱紧眉头。

“这玩的是什么鬼把戏？”他说。“请您解释解释；为什么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把您叫做我的信使？……您给这位小姐送去了什么？快说，先生。”

“陛下，我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送过一条手绢，仅此而已。”

“一条手绢……什么手绢？”

“陛下，昨天我曾经十分不幸地撞到陛下的身体，这个不幸我将一辈子为之感到遗憾，特别是在您向我表示了不满以后。当时，陛下，我陷在绝望之中，一动不动地待着，陛下已经走远，不可能听见我的道歉，我看见地上有一样白色的东西。”

“啊！”国王说。

“我弯下腰，原来是一条手绢。我有一刹那想到会不会是我撞到陛下时，把这条手绢从口袋里撞出来；但是我恭敬地摸它时，摸到了一个由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我仔细一看，这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我猜想这位小姐来时把手绢掉了，我急忙在她离开时还给了她。我交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就是这个；我请陛下相信我的话。”

马利科尔纳的态度非常天真，非常沉痛，非常谦恭，国王听得津津有味。

他就象感谢马利科尔纳帮了什么大忙似的，感谢他碰巧做的这件事。

“我已经和您有过两次幸运的会见，先生，”他说，“您可以信赖我的友谊。”

其实，不过是马利科尔纳从国王口袋里把手绢偷出来，他的手法高妙得象巴黎这座大城市里的扒手。

王太弟夫人始终不知道这段故事。但是蒙塔莱想法让拉瓦利埃尔猜出是怎么回事。拉瓦利埃尔后来讲给国王听，国王笑得非常厉害，还说马利科尔纳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路易十四说得对，大家都知道他很懂得人是怎么回事。

第一七一章

园丁、梯子和侍从女伴

不幸的是奇迹不可能经常发生，而王太弟夫人恶劣的情绪却一直在持续下去。

一个星期以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国王只要朝拉瓦利埃尔看看，立刻就有一道充满怀疑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相遇。

每当一次出游提出来的时候，为了避免重演雨中或者橡树王下的那一出戏，王太弟夫人总有各种准备好的小毛小病做理由，可以不出去，她的那些随从女伴也因此留在家里。

夜间的拜访，一次没有，也根本不可能。

因为在这方面国王头几天就有过失败的痛苦经验。

象在枫丹白露时一样，他把德·圣埃尼昂带在身边，想到拉瓦利埃尔的住房去。但是他只遇到德·托内-夏朗特小姐，于是她大声喊叫失火和有贼，跑来了一大帮侍女、女监督和年轻侍从，德·圣埃尼昂为了保全逃走的主人的荣誉，只好单独留下来，遭到来自王太后和王太弟夫人的一顿严厉斥责。

另外，第二天，他还接到了莫特马尔家族的两封决斗挑战书。

国王不得不出面调解。

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王太弟夫人曾经突然命令她的侍从女伴们变动住处，拉瓦利埃尔和蒙塔莱被指定睡在她们的女主人

的小间里。

因此什么都不可能了，甚至连书信来往也不可能了。在象王太弟夫人这样一个性情看上去温柔、事实上变化无常的、凶恶的阿耳戈斯的监视下，写信就是冒最大的危险。

读者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下下针扎般的痛苦，使得雄狮处在怎样持续不断的烦躁和越来越强烈的愤怒的状态中。

国王苦苦地想办法，想得人都憔悴了。他没有向马利科尔纳和达尔大尼央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因此方法没有找到。

马利科尔纳不时地大着胆子点国王两句，想鼓励他把心事吐露出来。

但是，或者是因为羞愧，或者是因为不信任，国王开始要吞饵了，接着又很快地放弃了钓钩。

譬如说吧，有一天晚上国王穿过花园，闷闷不乐地望着王太弟夫人的几扇窗户，马利科尔纳碰到了放在墙边一排黄杨下面的一把梯子，他对跟他一起走在国王身后、什么也没有碰到、什么也没有看见的马尼康说：

"您没有看见我刚碰到一把梯子，差点摔一交？"

"没有，"马尼康说，象平常一样漫不经心，"不过，看来您并没有摔倒吧？"

"不要紧，但是象这样乱放梯子总是件危险的事。"

"是的，特别是在心不在焉的时候，更容易碰伤。"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让梯子这样乱放在侍从女伴的窗子底下有危险。"

路易难以觉察地打了个哆嗦。

"为什么？"马尼康问。

"说大声点，"马利科尔纳一边推推他的胳膊，一边低声说。

"为什么？"马尼康大声点说。

国王注意听着。

“譬如说吧，”马利科尔纳说，“一把梯子有十九尺高，正好是那些窗子的窗沿的高度。”

马尼康非但没有回答，反而陷入了沉思。

“赶快问我是哪些窗子，”马利科尔纳悄声对他说。

“不过，您这是指的哪些窗子？”马尼康大声问。

“王太弟夫人的那些窗子。”

“哦！”

“啊！我没有说有人敢爬到王太弟夫人的屋子里去。不过王太弟夫人的小间仅仅被一层板壁隔开，里面睡的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和德·蒙塔莱小姐，她们可是两个漂亮的女人。”

“只有一层板壁隔开？”马尼康说。

“瞧，这边是王太弟夫人的套房的相当明亮的灯光。您看见这两扇窗子了吗？”

“看见了。”

“旁边的这扇窗子，灯光没有那么强烈，您看见了吗？”

“当然看见了。”

“这就是侍从女伴的窗子。瞧，天气热，正好是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把窗子打开了。啊！一个大胆的情人如果猜到这儿有一把梯子，十九尺高，正好够到窗沿，他可以跟她谈多少话啊！”

“不过，您不是说过，她不是一个人吗？她不是跟德·蒙塔莱小姐住在一起吗？”

“德·蒙塔莱小姐不要紧。她是她小时候的朋友，极其忠实可靠，是一口真正的井，您可以把所有您希望不让人知道的秘密都投在这口井里面。”

他们的谈话国王一句也没有漏掉。

马利科尔纳甚至注意到国王放慢了脚步，好让他有时间把话

说完。

因此到了门口以后，国王把所有的人都辞退，只留下了马利科尔纳。

这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国王堕入了情网，猜想他要在月光下吟诗。

虽然这天晚上没有月亮，国王还是可能有诗要作。

所有的人都走了。

这时候国王转过身来朝着马利科尔纳，他正毕恭毕敬地等着国王对他说话。

“您刚才谈到什么梯子，马利科尔纳先生？”他问。

“我，陛下，我谈到过梯子？”

马利科尔纳抬头望着天，好象要把他的消失的话抓回来似的。

“是的，一把十九尺高的梯子。”

“啊！是的，陛下，确实如此，不过我是跟德·马尼康先生说的，要是知道陛下能够听见我们的话，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您就不说了？”

“因为我不愿意让把梯子忘在这儿的园丁受到责备……可怜的家伙！”

“一点不用担心……哦，梯子是什么样的？”

“陛下想看看它吗？”

“是的。”

“再容易也没有了，它在那儿，陛下。”

“在黄杨树下？”

“一点不错。”

“让我看看。”

马利科尔纳循着原路往回走，把国王领到梯子跟前。

“在这儿，陛下，”他说。

“把它稍微拉过来一点。”

马利科尔纳把梯子拉到小路上。

国王从梯子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哼！”他说……“您说有十九尺长？”

“是的，陛下。”

“十九尺，应该很长了。我不相信它有这么长。”

“象这样看，看不准，陛下。如果梯子竖起来，譬如说，靠在树上或者靠在墙上，就可以看得准，因为一比长度就显出来了。”

“啊！那还不是一样，马利科尔纳先生，我难以相信梯子有十九尺长。”

“我知道陛下眼力很准，不过这一次我可以打赌。”

国王摇摇头。

“有一个绝对可靠的核对办法，”马利科尔纳说。

“什么办法？”

“人人都知道，陛下，王宫的底层有十八尺高。”

“不错，是有十八尺高。”

“好吧，把梯子竖起来靠在墙上，就可以算出来了。”

“确实如此。”

马利科尔纳象拾起一根羽毛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梯子拎起来，靠在墙上。

他选中，或者不如说是碰巧选中拉瓦利埃尔的那个小间的窗子来做试验。

梯子正好碰到窗沿，也就是说，几乎碰到了窗台，因此一个人立在倒数第二级梯级上，譬如说，一个象国王这样中等身材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地跟住在屋子里的人，更确切地说，跟住在屋子里的女人交谈。

梯子刚靠好，国王就不再扮演他那喜剧的角色，开始爬梯子，马利科尔纳替他把梯子扶住。但是他刚朝上爬了一半高度，就有一支瑞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出现在花园里，径直地朝梯子走来。

国王连忙下来，藏在一个树丛里。

马利科尔纳明白这一下他非得做出牺牲不可。如果他也藏起来，瑞士兵就会到处寻找，一直要找到他或者国王为止，也许两个人都会被他们找到。

最好还是让他一个人被找到。

因此马利科尔纳藏得那么笨拙，结果是他一个人被抓住了。

一旦被抓住，马利科尔纳就立刻被带往哨所；一旦到了哨所，他就立刻报出自己的姓名；一旦报出自己的姓名，他就立刻被认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国王从一个树丛溜到另一个树丛，最后溜到了他的套房的小门，他既感到非常羞辱，更感到非常失望。

特别是因为抓人的闹声把拉瓦利埃尔和蒙塔莱吸引到窗口，而且王太弟夫人也出现在她的窗口，一边一根蜡烛照着她，她问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段时间里，马利科尔纳派人去请达尔大尼央帮忙，达尔大尼央听到马利科尔纳找他，立刻就奔来了。

他尽力想让达尔大尼央弄懂他的理由，可是白费力气；达尔大尼央想弄懂他的意思，也是白费力气；这两个机灵聪明、足智多谋的人想给这次冒险找出新的借口，更是白费力气。对马利科尔纳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人认为他是想进入德·蒙塔莱小姐的房间，正如德·圣埃尼昂让人认为是想强行进入德·托内-夏朗特小姐的房间一样。

王太弟夫人态度十分坚决，她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马利科尔纳先生如果真的想在夜间借助一把梯子，从窗口进入她的住处

来看蒙塔莱，这是马利科尔纳的一个应受处罚的尝试，因此必须处罚。

其次是因为马利科尔纳如果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作为拉瓦利埃尔和另外一个她不愿意说出名字的人的中间人采取行动，那他的罪就更大了。爱情可以成为原谅一切的理由，而在这件事情里他不是为了爱情，就没有理由可以原谅了。

因此王太弟夫人大喊大叫，把马利科尔纳从王太弟的侍从班子里赶出去。这个可怜的盲目的女人，没有考虑到由于她去看过德·吉什先生，还有其他许多同样微妙的情况，她已经有把柄落在马利科尔纳和蒙塔莱两人的掌握之中。

蒙塔莱大发雷霆，打算立即报复。马利科尔纳向她指出，国王的支持抵得过世上的一切失宠，代国王受过是值得的。

马利科尔纳说得有理。因此，尽管蒙塔莱是女人，更确切地说，十倍于普通女人的女人，他还是把她说服了。

接下来我们还得赶紧补充说一句，国王这方面也给他们带来了安慰。

首先他吩咐付给马利科尔纳五万利弗尔，补偿他失去的职位。

接着，他把马利科尔纳安置在自己的侍从班子里，能够这样对让他和拉瓦利埃尔受痛苦的王太弟夫人采取报复行动，他心里感到很高兴。

但是这个可怜的情人因为马利科尔纳不能再偷他的手绢，不能再替他测量梯子，又感到束手无策。

只要拉瓦利埃尔待在宫里，看来就再也没有希望接近她了。

即使是全世界的所有爵位，所有的金钱，都不能对此有所帮助。

幸好马利科尔纳在密切地注视着。

他成功地遇见了蒙塔莱。事实上是蒙塔莱这方面为了遇见马利科尔纳，想尽了一切办法。

“您夜里在王太弟夫人那儿干什么？”他问年轻姑娘。

“夜里我当然是睡觉，”她回答。

“怎么，您睡觉？”

“那可不。”

“可是，睡觉太不对了，一个女孩子忍受着您这种痛苦，睡觉不合适。”

“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痛苦？”

“您见不到我不感到绝望吗？”

“当然不，既然您得到了五万利弗尔和国王跟前的一个职务。”

“那不相干，您不能象从前那样经常见到我，感到很悲伤；您特别是因为我失去王太弟夫人的信任而陷在绝望之中；这难道不是真的？说呀。”

“啊！这完全是真的。”

“好吧，这种悲伤使您夜里睡不着觉，于是您哭，您叹气，您大声地擤鼻涕，每分钟有十次之多。”

“可是，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王太弟夫人只要房里有一点声音就受不了。”

“我当然知道她什么都受不了，因此，我对您说吧，她看到您这么痛苦，会赶紧把您撵出她的房门。”

“我懂得了。”

“这太好啦。”

“不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接下来会发生的是，拉瓦利埃尔看见自己跟您分开，到了夜里又是呻吟，又是啼哭，她一个人表示出来的绝望，两个人也赶不上。”

“那样一来她就会给送到另一间屋子里去。”

“是的，但是哪一间屋？”

“哪一间屋？足智多谋的先生，您也有被难住的时候。”

“没有的事。不管是哪间屋，总比王太弟夫人的那间好。”

“这倒是真的。”

“好吧，您今天夜里就给我开始稍微哭上几声吧。”

“您放心吧。”

“把我的话转告拉瓦利埃尔。”

“别担心，她已经低声哭得够惨的了。”

“好，那就让她高声哭吧。”

接着他们就分手了。

第一七二章

木匠活儿和楼梯建造上的一些细节

给蒙塔莱出的主意转告了拉瓦利埃尔，她认为这个主意不够谨慎，但是在稍微进行了一些抵制以后，就决定实行。她的抵制也主要是因为她性格羞怯，而不是因为她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

两个女人啼哭，使得王太弟夫人的卧房里充满了呜咽声，这段故事是马利科尔纳的杰作。

因为越是不真实的事越真实，越是难以置信的事越自然，所以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在王太弟夫人身上获得圆满成功。

她首先让蒙塔莱搬走了。

接着，隔了三天，更确切点说，在让蒙塔莱搬走以后隔了三夜，她又让拉瓦利埃尔搬走了。

在世家子弟的套房上面，是一些有复折屋顶的小套房，拉瓦利埃尔在这些小套间里得到了一间卧房。

一层楼，或者说，一层楼板，把侍从女伴们和那些军官们、绅士们隔开。

一座专用楼梯在德·纳韦尔夫人的监视下，通往她们的房间。

德·纳韦尔夫人听人谈起陛下的前几次企图，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她叫人在那些卧房的窗子上和壁炉口上都装上了铁栅栏。

这样一来，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屋子完全象一个笼子，她的荣誉得到保障，十分安全。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常常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王太弟夫人自从知道她在德·纳韦尔夫人的监视下万无一失，就难得叫她值班侍候。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待在自己屋子里的时候，除了从窗口朝栅栏外面张望以外，没有别的消遣。有一天早上，她正象平常一样朝外看，发现马利科尔纳在对面的窗口。

他拿着一个木匠用的铅垂，正在测量房屋，而且在纸上计算一些代数公式，看上去倒挺象那些从堑壕的角落测量棱堡的角度或者测量堡垒围墙的高度的工程师。

拉瓦利埃尔认出了马利科尔纳，向他行礼。

马利科尔纳也恭恭敬敬地回了个大礼，然后就从窗口消失了。

这种冷淡的态度跟马利科尔纳的一向挺随和的性格很不一致，她感到奇怪；但是她记起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为了她失去了职位，他不可能对她有好感，既然看起来她多半永远不能把他失去的东西还给他了。

她能够原谅对她的冒犯，尤其是能够同情别人遭到的不幸。

如果蒙塔莱在这儿，拉瓦利埃尔一定会向蒙塔莱请教，但是蒙塔莱不在。

这时候正是蒙塔莱写信的时间。

忽然间，拉瓦利埃尔看见有一样东西从马利科尔纳出现过的那个窗口扔出来，穿过空间，又穿过她的窗栅栏，滚落在地板上。

她好奇地朝这样东西走过去，把它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缠丝用的筒管。

只不过筒管上缠着的不是丝，而是一张小纸。

拉瓦利埃尔取下来，看见上面写着：

“小姐：

我急于想知道两件事：

第一件是想知道您的套房的地面铺的是地板还是方砖。

第二件是想知道从窗口到放您的床的地方有多少距离。

原谅我的纠缠，请用投递我这封信的同样方法给我一个答复，也就是说用缠在筒管上的方法。

不过您不必象我把它扔到您房间那样扔到我的房间来，这对您比对我要困难，您只需让它从窗口掉下来就行了。

请务必相信，小姐，我是您的极为谦卑、极为恭敬的仆人。

马利科尔纳

请将回信写在此信上。”

“啊！可怜的人，”拉瓦利埃尔大声叫起来，“他一定是发疯了。”

她可以隐约看见待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的通信者，她朝他投去充满同情的亲切眼光。

马利科尔纳明白了，连忙摇头回答，意思是说：

“不，不，我一点儿也不疯，请您放心。”

她表示怀疑地笑笑。

“不，不，”他又做手势回答，“脑袋很正常。”

他指指脑袋。

接着他模仿奋笔疾书的样子，挥动着手求她：

“快写，快写。”

即使马利科尔纳真的疯了，拉瓦利埃尔也看不出照他要求的去做会有什么坏处；她拿起一枝铅笔，写下：

“木头。”

接着她从窗口数到她的床，一共是十步，又写上：

“十步。”

写好以后，她朝马利科尔纳那边望望，马利科尔纳向他行了一个礼，并且向她示意：他要下楼了。

拉瓦利埃尔懂得他下去是为了接筒管。

她到了窗子跟前，按照马利科尔纳吩咐，让筒管掉下去。

筒管还在石板地上滚动，马利科尔纳就扑过去，抓住它，把它拾起来，象猴子剥核桃壳那样剥开它，然后径直朝德·圣埃尼昂的住处奔去。

德·圣埃尼昂挑选了，更确切地说，经过请求得到了离国王尽可能近的套房，这正象那些为了让自己的枝叶长得更茂盛而追求阳光的植物一样。

他的套房有两间屋子，就在路易十四占据的那座大楼里。

德·圣埃尼昂先生对住得离国王那么近感到非常得意。他不仅容易进入陛下的套房，而且随时可以有机会跟国王相见。

我们谈到他的时候，他指望国王以后会赏脸上他这儿来，正忙着用帷幔把他这两间屋子打扮得非常华丽。国王自从爱上拉瓦利埃尔以后，挑中了德·圣埃尼昂做心腹，不论白天黑夜都不能离开他。

马利科尔纳让人领他去见伯爵，他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他受到国王的重视，而一个人的信誉对另一个人说来总是个诱饵。

德·圣埃尼昂问访问者听到什么新闻没有。

“一个大新闻，”他回答。

“啊！啊！”德·圣埃尼昂说，他象所有的宠臣那样十分好奇；“什么新闻？”

“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搬家了。”

“怎么回事？”德·圣埃尼昂说，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确实搬了。”

“她不是住在王太弟夫人的套房里吗？”

“对。但是王太弟夫人对她离得那么近，感到厌烦了，把她安置在正好在您未来的套房上面的一间屋子里。”

“怎么，上面？”德·圣埃尼昂大吃一惊，叫了起来，同时用手指着上面一层楼。

“不，”马利科尔纳说，“那边。”

他把对面的那座楼指给他看。

“那您为什么说她的屋子在我的套房上面呢？”

“因为我确信您的套房应该在拉瓦利埃尔的屋子下面。”

德·圣埃尼昂听了这句话，朝可怜的马利科尔纳投去象一刻钟以前拉瓦利埃尔已经朝他投去过的那种目光。也就是说他相信马利科尔纳发疯了。

“先生，”马利科尔纳对他说，“我要求回答您心里的想法。”

“怎么！我心里的想法？……”

“当然；看来您完全没有听懂我话里的意思。”

“我承认。”

“嗯，您不会不知道在王太弟夫人的侍从女伴们的楼下住的是国王和王太弟的那些绅士。”

“是的，既然马尼康、德·瓦尔德和其他人都住在那儿。”

“正是如此。好吧，先生，真是无巧不成书，准备给德·吉什先生的两间屋子正好在德·蒙塔莱小姐和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屋子底下。”

“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这两间屋子空着，因为德·吉什先生受了伤，躺在枫丹白露。”

“我向您发誓，我亲爱的先生，我猜不出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啊！如果我有幸叫做德·圣埃尔昂的话，我一定会立刻猜到

了。"

"您是我的话会怎么做？"

"我会立刻拿我在这儿占用的房间去换德·吉什先生还没有占用的那边的房间。"

"多怪的念头！"德·圣埃尼昂轻蔑地说，"放弃最光荣的岗位，放弃住在国王旁边？这是仅仅赐给王族、公爵和重臣的一个特权……但是，我亲爱的德·马利科尔纳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发疯了。"

"先生，"年轻人严肃地回答，"您犯了两个错误……我只是简单地叫做马利科尔纳，还有我没有发疯。"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先听我说，"他说，"然后我再让您看这个。"

"我在听，"德·圣埃尼昂说。

"您知道王太弟夫人象阿耳戈斯监视仙女伊娥那样监视着拉瓦利埃尔。"

"我知道。"

"您也知道国王想和女囚犯说话，但是没有成功，您和我都没有能够帮他取得这个好运气。"

"特别是您知道关于这方面的事要多一些，我可怜的马利科尔纳。"

"嗯，如果一个人能想出办法让这一对情人见面，您看他会得到什么呢？"

"啊！国王那真要对他感激不尽了。"

"德·圣埃尼昂先生！……"

"怎么样？"

"难道您不想尝一尝国王感激的滋味吗？"

"当然想，"德·圣埃尼昂回答，"在我尽到我的职责以后，我的

主人赐给我的恩典对我说来是最宝贵的了。”

“那您就看看这张纸，伯爵先生。”

“这张纸上画的什么？平面图？”

“德·吉什先生的两间屋子的平面图，这两间屋子十之八九要变成您的了。”

“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决不会。”

“为什么？”

“因为垂涎我这两间屋子的绅士太多了，有德·罗克洛尔先生，有德·拉费尔泰先生，有当儒先生；我当然不会让给他们。”

“那我就离开您，伯爵先生，去把我刚献给您的平面图连同附带的好处全都送给这些先生中的一位。”

“可是您为什么不留给您自己呢？”德·圣埃尼昂不信任地问。

“因为国王决不会赏脸公开地上我住处来，至于这些先生的住处国王去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犹豫。”

“什么！国王会上这些先生的住处去？”

“当然！他不是去一次，而是去十次。怎么！您问我国王会不会到能使他接近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套房里去！”

“这种接近真不错……中间隔着一层楼。”

马利科尔纳打开那张从筒管上取下的折着的纸。

“伯爵先生，”他说，“请您注意，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房间的地面只是一层木板。”

“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您找一个木匠，把他关在您的屋里，但是不让他知道他被带到哪儿来了。他把您的天花板，因此也就是把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地板打开。”

“啊！我的天主！”德·圣埃尼昂好象着了迷似的叫起来。

“您怎么说？”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先生。”

“我可以向您保证，它在国王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情人们是决不考虑危险的。”

“您怕什么危险呢，伯爵先生？”

“不过象这样打通楼板，声音响得吓人，整个王宫里的人都会听到的。”

“啊！伯爵先生，我确信我给您挑选的木匠不会弄出一点响声。他使用一把用废麻裹住的锯子锯开六尺见方的一块，甚至连离得最近的人也不会发现他在干活儿。”

“啊！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您把我吓糊涂了，吓呆了。”

“我继续说下去，”马利科尔纳平静地回答，“在您打穿了天花板的那间屋里，您听清楚了，是不是？”

“是的。”

“您架起一座楼梯，或者让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下楼到您的房间来，或者让国王上楼到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房间去。”

“但是这座楼梯会被人看见吧？”

“不，因为在您这边，它将藏在一道隔板后面，您再在隔板上挂起象您套房其余部分挂的相同的帷幔。在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屋里呢，翻板活门装在床底下，它就是地板的一部分，一点看不出。”

“果然不错，”德·圣埃尼昂说，眼睛开始闪耀着高兴的光芒。

“现在，伯爵先生，我不需要再多说一句，您也会承认国王会常常到装了这样一座楼梯的屋子里来。我相信特别是当儒先生会被我的想法打动，我去找他说说。”

“啊！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德·圣埃尼昂大声叫起来，“您忘了您首先是向我谈的，因此我有优先权。”

“这么说，您希望选中您？”

“我这么希望吗？我想是的！”

“事实是，德·圣埃尼昂先生，我这是给您带来了一条勋章绶带，头一批颁发名单中肯定会有您，甚至说不定还会给您带来一块公爵领地。”

“至少，”德·圣埃尼昂回答，高兴得脸都发红了，“这是个机会可以向国王证明他有时候把我叫做他的朋友并没有叫错。能有这个机会，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我要感激您。”

“您不会把这件事忘了吧？”马利科尔纳微笑着问。

“这种事怎么可能忘了呢，先生。”

“我呢，先生，我不是国王的朋友，我是他的仆人。”

“不错，如果您相信这座楼梯里会给我带来一条蓝绶带①，我相信它也会给您带来一卷贵族证书。”

马利科尔纳鞠了一个躬。

“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赶快搬家了，”德·圣埃尼昂说。

“我看不出国王会反对；您去请求他的同意吧。”

“我这就赶快去见他。”

“我呢，我去找我们需要的木匠。”

“什么时候他能到我这儿。”

“今天晚上。”

“别忘了预防措施。”

“我把他眼睛蒙住以后带来见您。”

“我呢，我派一辆我的四轮马车。”

“没有纹章的。”

“还有我的一个脱掉号衣的仆人，就这样讲定了。”

“很好，伯爵先生。”

“可是拉瓦利埃尔呢？”

---

① 蓝绶带即指圣神骑士勋章的大绶带。

"怎么样?"

"她看见干这种活儿会怎么说呢?"

"我可以向您保证她会感到很大的兴趣。"

"我也相信。"

"我甚至确信,如果国王没有胆量上楼到她的屋里去,她也会有好奇心下楼来的。"

"但愿如此,"德·圣埃尼昂说。

"是的,但愿如此,"马利科尔纳跟着说了一遍。

"那我去见国王了。"

"您干起来非常出色。"

"木匠今天晚上几点钟来?"

"八点钟。"

"您估计他锯出他那个四边形需要多少时间?"

"大约两个小时;不过接下来他还需要时间完成他所谓的接合,一整夜和第二天白天的一部分时间;连楼梯在内要花上两天。"

"两天,这太长了。"

"见鬼!想要在天堂上开一扇门,这扇门至少应该开得象个样子。"

"您说得对。待会儿见,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后天晚上我的家就搬好了。"

第一七三章

火 炬 出 游

刚听到的话使德·圣埃尼昂感到高兴，隐约看到的前景使他感到喜悦，他急急忙忙朝德·吉什的两间屋子奔去。

他在一刻钟以前，即使给他一百万，他也不愿放弃他那两间屋子；现在他垂涎的这两间幸运的屋子，如果有人提出一百万的价格，他也肯买下来。

但是他并没有遇到这么高的要价。德·吉什先生还不知道他应该住在哪儿，况且他仍旧疼痛难熬，不可能关心他的住处。

德·圣埃尼昂因此得到了德·吉什的两间屋子。当儒付给伯爵的管家六千法郎酬金，得到了德·圣埃尼昂的两间屋子，他认为自己做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当儒的两间屋子变成了德·吉什未来的住处。

这就是一切。在这次大搬家中，我们还不能十分有把握的，是德·吉什将来会不会住到这两间屋子里来。

至于当儒先生，他欣喜若狂，甚至不愿意花心思去猜想德·圣埃尼昂搬家会得到什么更大的好处。

德·圣埃尼昂在做出这个新决定的一小时以后，占有了两间屋子。在德·圣埃尼昂占有两间屋子的十分钟以后，马利科尔纳带着一群帷幔安装工人走进德·圣埃尼昂的屋子。

在这当儿，国王派人找德·圣埃尼昂，跑到德·圣埃尼昂的住

处，找到了当儒；当儒打发这个人到德·吉什的住处，终于找到了德·圣埃尼昂。

但是这样一来时间耽误了，当德·圣埃尼昂气喘吁吁地走进国王的房间时，他的这位主子已经等得不耐烦，发过两三次脾气了。

“难道你也抛弃了我？”路易十四对他说，一千八百年前恺撒说“Tu quoque”① 时大概就是用的他这种悲哀的声调。

“陛下，”德·圣埃尼昂说，“正相反，我没有抛弃陛下，不过我在忙着搬家。”

“搬什么家？我还以为您三天以前已经搬好了呢。”

“是的，陛下。但是我觉得住在我现在这个地方不舒服，因此搬到对面那座楼去。”

“我不是说过你也抛弃我了吗？”国王大声叫起来。“啊！这未免太过份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的心只惦念着一个女人，但是我的全家都联合起来要把她从我这儿夺走。我曾把我的痛苦说给一个朋友听，他也曾帮助我承受痛苦的重担，但是这个朋友对我的抱怨感到了厌倦，甚至不向我打个招呼就离开了我。”

德·圣埃尼昂笑起来了。

国王猜到在这种不尊敬的态度里一定有什么奥妙。

“怎么回事？”国王充满了希望，叫起来。

“陛下，是这么回事，受到国王指责的这个朋友，他要试试看，把他的国王丢失的幸福还给他。”

“你要使我见到拉瓦利埃尔吗？”路易十四说。

“陛下，我还不能保证，不过……”

① 拉丁文：“你也如此。”这是古罗马统帅恺撒在被刺杀时，发现布鲁图也在凶手之内而说的一句话。

“不过？……”

“不过我希望能做到。”

“啊！怎么？怎么？快告诉我，德·圣埃尼昂。我要知道你的计划，我要用我的全部权力帮助你。”

“陛下，”德·圣埃尼昂回答，“我自己还不太清楚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从明天起……”

“你是说，明天？”

“是的，陛下。”

“啊！多么幸福！但是你为什么要搬家呢？”

“为了更好地为您效劳。”

“你搬家又怎么能为我更好地效劳呢？”

“您知道指定给德·吉什伯爵的那两间屋子在哪儿吗？”

“知道。”

“这么说，您知道我去哪儿了。”

“当然；但是这对我毫无用处。”

“怎么！您不知道，陛下，在这个套房上面有两间房间？”

“哪两间？”

“一间是德·蒙塔莱小姐的，还有一间……”

“还有一间是德·拉瓦利埃尔的吗，德·圣埃尼昂？”

“正是这样，陛下。”

“啊！德·圣埃尼昂，确实如此，对，确实如此。德·圣埃尼昂，这是个好主意，朋友的主意，诗人的主意；当大家都把我跟她分开的时候，你使我接近她，你对我说来，就等于辟拉特士对奥瑞斯忒斯一样，帕特洛克罗斯对阿喀琉斯一样。”①

---

① 奥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子，为父复仇杀死亲母。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辟拉特士和帕特洛克罗斯是他们各自生死与共的朋友。

“陛下，”德·圣埃尼昂带着微笑说，“我不相信，陛下如果完全了解我的计划以后，还会继续用这样动听的比喻来形容我。啊！陛下，宫廷上有些清教徒，等他们知道我打算为陛下做的事以后，我看他们一定会用比较粗俗的比喻来形容我了。”

“德·圣埃尼昂，我心急如焚；德·圣埃尼昂，我人都瘦了；德·圣埃尼昂，我等不到明天……明天！可是，明天，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不过，陛下，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立刻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一趟，散散心。”

“好，跟你一块儿；我们可以聊聊你的计划，谈谈她。”

“不行，陛下，我留下。”

“那我跟谁一块儿出去呢？”

“跟那些夫人们。”

“啊！不行，绝对不行，德·圣埃尼昂。”

“陛下，必须这么办。”

“不，不，一千个不！我决不再去受这种可怕的折磨：离着她两步远，能够看见她，经过她身边时甚至擦到她的裙子，却不能跟她说一句话。不，我不愿意受这种折磨，你以为它是一种幸福，其实是一种酷刑，它烧痛我的眼睛，它毁掉我的双手，它碾碎我的心。当着所有不相干的人的面看到她，不能对她说我爱她，可是我整个的人都在向她吐露这种爱情，而且我要让人人都知道。不，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决不做这种事，我要遵守我的誓言。”

“不过，陛下，请您好好听着。”

“我什么也不听，德·圣埃尼昂。”

“既然如此，我继续说下去。让王太弟夫人和她的那些侍从女伴离开王宫两小时，这是紧急需要，陛下，您听懂了吗？是紧急需要，是刻不容缓的。”

“您把我搞糊涂了，德·圣埃尼昂。”

“命令我的国王干什么，对我是件为难的事；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要命令了，陛下，我需要一次打猎或者一次出游。”

“但是这次出游，这次打猎，会给人看成是任性，忽发奇想！流露出这样急躁不耐烦的情绪，我会让整个宫廷的人都看出，我的心不再属于我自己了。不是已经有人在说，我要征服世界，得首先从征服我自己开始吗？”

“这么说的人，陛下，是一些傲慢无礼的人，是一些乱党分子。但是，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陛下喜欢听他们说的，那我就什么也不说了。这么一来，明天这个日子就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德·圣埃尼昂，我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晚上，我让人打着火炬上圣日耳曼去睡觉。我明天在那儿吃早饭，三点钟左右回到巴黎来。这样好吗？”

“好得很。”

“那我就今天晚上八点钟出发。”

“陛下猜得一分钟也不差。”

“你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

“这就是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您。智谋在这个世界上固然了不起，陛下，但是偶然性却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以致于我经常总是把最小的部分留给它，我确信它会自己安排，最后总会取得最大的部分。”

“好吧，我完全信赖你。”

“您说得对。”

国王受到了鼓舞，径直朝王太弟夫人的住处走去，到了那儿他宣布打算出游。

王太弟夫人立刻就认为这次意外的出游是国王的一个阴谋，为的是能在路上趁着天黑，或者以别的方式跟拉瓦利埃尔谈话。但

是她特别当心，在大伯子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她的想法，嘴上带着微笑地接受了邀请。

她大声吩咐她的侍从女伴跟着她去，心里却打算好了，晚上一定要做她认为是最能破坏陛下的爱情的事。

后来，只剩下她一个人，而那个可怜的情人在发出他那道命令以后，相信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也将参加出游，因此这时候也许正在尽情地想象着受迫害的情人们的那种可悲的幸福：单单见上一面，可以实现在占有被遭到禁止时所能得到的全部快乐。就在这时候，被侍从女伴围在中间的王太弟夫人说：

“我今天晚上有两位小姐跟着就够了：这两位是德·托内-夏朗特小姐和德·蒙塔莱小姐。”

拉瓦利埃尔早就料到这一手，因此有思想准备。但是迫害已经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决不让王太弟夫人能从她脸上看见她心中受到打击的痕迹。

相反的，她面露笑容，那种难以形容的温柔表情给她的容貌增添了一种天使般的特点。

“这么说，夫人，我今天晚上没事了？”她说。

“当然。”

“夫人殿下，我要利用这个空儿赶一赶您曾经赏脸注意过，而且我已经有幸献给您的那件绒绣活儿。”

在恭恭敬敬地行完一个屈膝礼以后，她退了出去，回到自己的屋里。

德·蒙塔莱小姐和德·托内-夏朗特小姐随后也退了出去。

出游的消息跟着她们一起从王太弟夫人的屋子传出去，传遍了整个王宫。十分钟以后，马利科尔纳知道了王太弟夫人的决定，从蒙塔莱的门底下塞进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

"务必让拉……跟王太弟夫人在一起度过夜晚。"

蒙塔莱按照约定，先把这张纸条烧掉，然后开始考虑。

蒙塔莱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姑娘，很快地就制订了她的计划。

到了她应该上王太弟夫人那儿去的时候，也就是五点钟左右，她奔跑着穿过院子，到了离一群军官十步远的地方，发出一声叫喊，姿态优美地一只膝盖跪倒在地，接着又站起来，继续朝前走，但是一瘸一拐走不稳了。

那些世家子弟们跑过来搀扶她。蒙塔莱扭伤了脚。

她忠于自己的职责，仍旧继续爬上楼，到王太弟夫人的屋子里去。

"怎么啦，为什么您一瘸一拐的？"王太弟夫人问她，"我还以为您是拉瓦利埃尔呢。"

蒙塔莱叙述她想快点儿奔来，怎么扭伤了脚。

王太弟夫人好象很同情她，打算立刻就派人去叫外科医生。

但是她保证她的伤一点儿不严重。

"夫人，"她说，"我感到苦恼的只是没法值班当差了，我想请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代我待在殿下的身边……"

王太弟夫人皱紧眉头。

"不过我没有这样做，"蒙塔莱又说。

"为什么您没有这样做？"王太弟夫人问。

"因为可怜的拉瓦利埃尔得到一个晚上和一整夜的自由，显得那么高兴，我感到自己没有勇气请她代我来值班。"

"怎么，她快活到这个程度？"王太弟夫人听了这些话大吃一惊，问道。

"可以说快活得发了疯；她一向是那么忧郁，却唱起歌来了。况且，殿下，您也知道她讨厌人多，性格上有点孤僻。"

"啊！啊！"王太弟夫人想，"她这样快活，我觉得不自然。"

"她已经做好准备，"蒙塔莱继续说下去，"能够单独伴着她的一本心爱的书，在自己屋里吃晚饭。再说，殿下的另外六个侍从女伴，她们一定很高兴陪伴她。因此我甚至没有向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开口。"

王太弟夫人没有作声。

"我做得对吗？"蒙塔莱继续说。她看到自己的作战策略效果不好，心里有点紧张；她事先对这个作战策略完全有把握，所以根本没有想到有必要另外再准备一个。"夫人赞成我这么做吗？"她继续说。

王太弟夫人想到国王在夜里很可能离开圣日耳曼，而日耳曼到巴黎只有四里半的路程，他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巴黎了。

"告诉我，"她说，"拉瓦利埃尔知道您受伤以后，至少向您提出她陪着您吧？"

"啊！她完全不知道我受了伤。不过，即使她知道了，我也肯定不会向她提出任何要求，打乱她原来的安排。我看她今天晚上是想单独一个人实现先王对德·散-马尔斯说下面这句话时的那种娱乐：'让我们寂寞一会儿吧，德·散-马尔斯先生，让我们寂寞一会儿吧。'"

王太弟夫人深信，在这种对孤独的渴望背后藏着什么爱情的秘密。这个秘密一定是路易夜间的归来。再没有可怀疑的了，拉瓦利埃尔得到他要回来的通知，因此她才对留在王宫里感到高兴。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一个计划。

"我才不会上他们当呢，"王太弟夫人说。

她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德·蒙塔莱小姐，"她说，"请通知您的朋友，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我感到遗憾，不能不打乱她的寻找孤独的计划；请她不要象

她希望的那样，一个人在她自己屋里追求寂寞，来跟我们一起到圣日耳曼去追求寂寞吧。”

“啊！可怜的拉瓦利埃尔，”蒙塔莱说，她脸上流露出悲伤，心里却充满了快乐。“啊！殿下，难道您就没有办法……”

“够了！”王太弟夫人说，“我希望如此！比起别人来，我更喜欢拉博姆-勒布朗小姐陪着我。去吧，叫她上我这儿来，您好好养您的腿。”

蒙塔莱没有让她再吩咐第二遍。她回去立刻写回信给马利科尔纳，写好以后塞在地毯底下。这封回信上写的是：“她将去。”就是一个斯巴达女人也不会写得这么简洁。

“这样一来，”王太弟夫人想，“在路上我监视她，在夜里她睡在我旁边，陛下要是能跟德·拉瓦利埃尔小姐交谈一句话，那才算他本领大呢。”

拉瓦利埃尔接到走的命令时流露出的那种无所谓的温柔表情，跟她接到要她留下的命令时完全一样。

只不过她心中的喜悦是非常强烈的。她把王太弟夫人的这个改变主意看成是老天爷给她送来的安慰。

她没有王太弟夫人那样敏锐的洞察力，她把一切都算在命运的帐上。

除掉失宠的人、病人和腿扭伤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到圣日耳曼去了。这时候马利科尔纳让他的木匠坐着德·圣埃尼昂先生的一辆四轮马车进来，然后领他走进拉瓦利埃尔的屋子下面的那间屋子。

这个人在许给他特别优厚的报酬的诱惑下，开始工作。

工具都是从王室的工程师那儿取来的，是最优良的工具，其中有一把锯子，无比锋利，甚至可以在水里锯坚硬如铁的橡木板，因此工作进展迅速。在两根小梁中间挑选的一块四方的天花板，被

圣埃尼昂、马利科尔纳、木匠和一个心腹仆人托着落下来。这个心腹仆人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就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不过，按照马利科尔纳画出的新平面图，洞口要开在角落里。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拉瓦利埃尔的屋子里没有盥洗室，在拉瓦利埃尔要求下，当天早上得到了一架大屏风用来代替隔墙板。

屏风已经送来了。

它完全可以把洞口遮住，何况这个洞口经过细木工的手艺安排以后将一点也看不出。

洞口开好了，木匠从小梁中间钻进去，到了拉瓦利埃尔的屋子里。

到了那儿，他在地板上锯了一个四方形的洞，用镶这块地板的木头做了一个翻板活门，正好嵌进洞口，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人的眼睛也不能看到地板拼接造成的缝隙。

马利科尔纳什么都考虑到了。事先买好的一个把手和两个铰链装在这块翻板活门上。

当时有些房屋的中二层已经开始装一种小螺旋形楼梯，头脑灵活的马利科尔纳买了一座现成的，花了二千法郎。

楼梯比实际需要高了一些，但是木匠去掉几级以后，高低就完全适合了。

这座要承受如此出名的一个人的体重的楼梯，仅仅用两个铁钩挂在墙上。

至于楼梯的底部，用两个桩子固定在伯爵房间的地板上，桩子是用螺丝钉钉住的。国王和他的参谋班子可以在这座楼梯上上下下而不用丝毫害怕。

铁锤敲的时候先用废麻做的小垫子垫上，锉刀锉的时候柄用

羊毛裹起来，刀身用油浸过。

况且，响声最大的活儿是在夜间和天亮时干的，也就是说趁着拉瓦利埃尔和王太弟夫人不在的时候干的。

到了两点钟左右，整个宫廷回到王宫，拉瓦利埃尔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时，一切都收拾好了，没有一点儿锯屑，没有一小块刨花可以证明有人侵犯了住宅。

只是德·圣埃尼昂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协助这桩工作，他扎破了手指，撕破了衬衫，为国王效劳流了许多汗。

特别是他的手掌上满是水泡。

这些水泡是他为马利科尔纳扶住楼梯时磨出来的。

他另外还亲手搬运了五段楼梯，每段是两级梯级。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国王如果看见他如此热心地干活儿，一定会向他发誓说一辈子感激他。

马利科尔纳是一个计算精确的人，正象他估计的那样，木匠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了全部工程。

木匠得到二十四个路易，喜出望外地走了。平时他要干半年的活儿才能赚这么些钱。

谁也没有疑心到在德·拉瓦利埃尔小姐的套房下面发生的事。

但是第二天晚上，拉瓦利埃尔刚离开围在王太弟夫人身边的人圈，回到自己的屋里，就听见屋子尽里面嘎的响了一声。

她吃了一惊，看看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谁在那儿？”她惊慌失措地问。

“我，”她听到如此熟悉的国王的嗓音说。

“您！……您！”年轻姑娘大声叫了起来，她一时之间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可是您，您在哪儿？……您，陛下？”

“在这儿，”国王回答，他推开一页屏风，象鬼魂似的出现在套房的深处。

拉瓦利埃尔发出一声叫喊，全身哆嗦着倒在一把扶手椅上。

第一七四章

出　　现

拉瓦利埃尔很快地就从惊讶中恢复过来；国王的突然出现使她失去了信心，但是国王的举止谦恭有礼，因此她的信心又恢复了。

但是国王看出使拉瓦利埃尔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他进入她屋子的方法，于是他把藏在屏风后面的楼梯构造解释给她听，特别是否认这是一次超自然的显形。

"啊！陛下，"拉瓦利埃尔一边说，一边带着迷人的微笑，摇摇长着金黄头发的脑袋，"不论在不在我面前，您都同样时时刻刻出现在我心中。"

"这是什么意思，路易丝？"

"啊！您很清楚，陛下，您在枫丹白露发现了那个可怜姑娘的秘密，您来到十字架底下把她带走，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

"路易丝，您叫我感到太快乐，太幸福啦。"

拉瓦利埃尔露出忧郁的笑容，继续说：

"但是，陛下，您没有考虑到您的巧妙的发明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用处？"

"为什么？快说，我等着。"

"因为我住的这间屋子，陛下，躲不开搜查，一点也躲不开，王太弟夫人偶尔会来，我的那些同伴随时随刻都来，把我的门从里面

关上，这是暴露自己，就等于在门上写上‘别进来，国王在这儿’，瞧，陛下，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阻止门打开，让人撞见陛下待在我身边。”

“那样的话，”国王笑着说，“我真的会被当成是幽灵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是从哪儿进来的。然而只有幽灵能够穿过墙壁，越过天花板。”

“啊！陛下，这是怎样的冒险啊！您好好想想，陛下，会引起怎样的议论啊！在有关侍从女伴的那些风言风语中，象这样的事还不曾有过，虽然喜欢嚼舌头的人，从来没有饶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

“您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呢，我亲爱的路易丝？……说吧，解释给我听吧。”

“陛下应该，唉！请原谅我，这句话太残酷……”

路易莞尔一笑。

“说吧，”他说。

“陛下应该拆掉这座楼梯，放弃这些鬼计谋、新花样。因为您如果在这儿被人发现，其结果之坏，请您想想，将远远超过我们在这儿相会所得到的快乐。”

“好吧，亲爱的路易丝，”国王情深意切地说，“在拆掉这座我上来的楼梯以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您却没有想到。”

“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

“是的，还有一个办法。啊！您爱我没有我爱您那么深，路易丝，既然我的脑筋比您动得快。”

她望着他，路易朝她伸过手去，她轻轻地握住。

“您说，”国王继续说，“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进来，我上这儿来会被人撞见吗？”

“瞧，陛下，就在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提心吊胆，直打哆嗦

呢。”

“好吧，不过您从这座楼梯下去，到楼下的房间，就不会被人撞见了。”

“陛下，陛下，您这是在说什么？”拉瓦利埃尔吓得叫了起来。

“您误解了我的意思，路易丝，我刚一开口，您就发这么大的脾气；首先，您知道这几间屋子是谁的吗？”

“当然是德·吉什伯爵的了。”

“不，是德·圣埃尼昂先生的。”

“真的？”拉瓦利埃尔叫起来。

这句话从年轻姑娘不胜喜悦的心里冒出来，是一个美妙的预兆，象闪电一样一下子照亮了国王那颗似醉若迷的心。

“是的，是德·圣埃尼昂的，是我们的朋友的，”他说。

“但是，陛下，”拉瓦利埃尔说，“就象我不能去德·吉什伯爵先生的屋里一样，我也不能去德·圣埃尼昂先生的屋里，”又变成女人的天使鼓起勇气说。

“为什么您不能去，路易丝？”

“不可能！不可能！”

“我觉得，路易丝，有国王的保护什么都能做。”

“有国王的保护？”她说，眼光里充满了爱情。

“啊！您相信我的话，是不是？”

“您不在跟前的时候我相信，陛下；但是，您在跟前的时候，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见到您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再相信了。”

“要怎样才能使您放心呢，我的老天爷。”

“象这样不信任国王，我知道，这太不恭敬；但是对我说来，您不是国王。”

“啊！谢天谢地，我巴不得如此；您看我多么着急，恨不得立刻找出一个办法来。听好，有一个第三者在场，可以使您放心吗？”

“德·圣埃尼昂先生在场吗？是的。”

“说真的，路易丝，您的这种怀疑刺痛了我的心。”

拉瓦利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只是用那种可以一直望到内心深处的明亮眼光望着路易，低声说：

“唉！唉！我不信任的不是您，我怀疑的不是您。”

“我接受，”国王叹了口气说，“德·圣埃尼昂先生享有能使您放心的这种幸运的特权，我向您保证，以后我们每次见面他都在场。”

“真的吗，陛下？”

“我以贵族的荣誉发誓！您呢，您这边呢？……”

“等等，啊！还没有完呢。”

“还有什么事，路易丝？”

“啊！当然有，别这么快就不耐烦，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完呢。”

“好吧，赶快把刺痛我的心的这件事结束吧。”

“您一定也了解，陛下，这种见面至少对德·圣埃尼昂先生说来，也应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

“合情合理的借口！”国王用一种温和的责备口气说。

“当然。请您好好想想，陛下。”

“啊！您考虑得真周到，请您相信，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这方面赶上您。好吧，路易丝，一定照您希望的那么办。我们的见面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这个借口我已经找到了。”

“因此，陛下？……”拉瓦利埃尔微笑着说。

“因此从明天起，只要您愿意……”

“明天？”

“您的意思是说太迟了？”国王把拉瓦利埃尔发烫的手紧握在自己的双手里，大声叫了起来。

这时候从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陛下，陛下，”拉瓦利埃尔叫起来，“有人过来了，有人来啦，您听见没有？陛下，陛下，快逃，我要求您！”

国王一步从他的椅子那儿跳到屏风后面。

真险哪；国王刚把一扇屏风拉好，遮住自己，门上的执手就转动了，蒙塔莱出现在门口。

不用说她态度挺自然地走进来，一点也不客气。

这个狡猾的女人，她知道如果先慎重地敲这扇门，而不是直接推开，这是向拉瓦利埃尔表示不信任，一定会使她感到不快。

因此她走进来了，迅速扫了一眼，看到两把椅子很近地挨在一起，接着用相当长的时间才把那扇不知为什么不听使唤的门关上，因此国王有足够的时间掀起活门，钻下去，回到德·圣埃尼昂的房间里。

蒙塔莱的耳朵特别灵，她听到一个响声，知道国王已经走了，这时她才终于能够把那扇不听话的门关上，走到拉瓦利埃尔的跟前。

“让我们谈谈，路易丝，”她说，“让我们严肃地谈谈，您一定也同意。”

路易丝正在激动之中，听到蒙塔莱故意强调的“严肃地”这三个字，心里不免感到惊慌。

“我的天主！我亲爱的奥尔，”她低声说，“又有什么事啦？”

“亲爱的朋友，王太弟夫人全都猜到了。”

“什么全都猜到了。”

“我们还需要解释吗？难道您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我看，你应该看到了王太弟夫人近来的变化无常。你应该看到了她怎样让你守在她身边，后来把你撵走，最后又要你回来。”

“确实是很奇怪；但是我已经对她的怪脾气习惯了。”

“再等一等。你接下来还注意到了，王太弟夫人昨天先不让你

参加出游，后来又命令你参加出游。”

“注意到了，当然注意到了！”

“嗯，看来王太弟夫人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因为她找到了直接进攻的目标。她在法国没有一点办法阻挡这股能够粉碎一切障碍的洪流；你知道我说的这股洪流指的是什么？”

拉瓦利埃尔用双手蒙住脸。

“我指的是，”蒙塔莱冷酷无情地继续说下去，“那股冲破夏约的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的大门、在枫丹白露和巴黎粉碎宫廷上所有的偏见的洪流。”

“唉！唉！”拉瓦利埃尔低声说，她仍旧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间流出来。

“啊！不要这样悲伤，您的烦恼您才听到一半呢。”

“我的天主！”年轻姑娘惶惶不安地叫了起来，“到底还有什么？”

“好吧，事实是这样的。王太弟夫人在法国缺少助手，因为王太后、王后、王太弟和整个宫廷上的人她都先后使用过了。王太弟夫人想起了某一个人，这个人对您有所谓的权利。”

拉瓦利埃尔脸色变得象蜡像一样白。

“这个人，”蒙塔莱继续说，“眼下不在巴黎。”

“啊！我的天主！”路易丝喃喃地说。

“这个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英国。”

“是的，是的，”拉瓦利埃尔几乎为悲痛所压倒，叹着气说。

“这个人是不是在查理二世国王的宫廷上？说呀。”

“是的。”

“嗯，今天晚上有一封信从王太弟夫人的书房发往圣詹姆斯，信使还得到命令，要一口气奔往汉普顿宫，那好象是一座王宫，地点离伦敦有十二英里！”

“是的，还有呢？”

“王太弟夫人平时每隔半个月写一封信到伦敦，那个普通的信使三天前刚被派往伦敦，我想只可能有严重的情况才会使她又拿起笔来。你也知道，王太弟夫人是懒于写信的。”

“啊！是的。”

“我不知为什么缘故会觉得这封信是为你写的。”

“为我？”不幸的年轻姑娘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句。

“这封信在封口以前，我看见它放在王太弟夫人的书桌上，我相信我看到了。”

“你相信你看到了？……”

“也许我看错了。”

“什么？……快说呀。”

“布拉热洛纳的名字。”

拉瓦利埃尔在最痛苦的焦急心情折磨下，站了起来。

“蒙塔莱，”她说，声音里充满了呜咽，“所有青春和纯洁的美梦都逃走了。我再没有什么需要向您以及任何人隐瞒的了。我的一生是毫不掩饰的，象一本书那样可以打开，上至国王，下至随便一个行人，都能够看。奥尔，我亲爱的奥尔，怎么办呢？会有什么结果呢？”

蒙塔莱走得更近一些。

“那当然要你自己考虑了，”她说。

“唉，我不爱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当我说我不爱他的时候，请您别误解我的意思：我象最温柔的妹妹爱一个好哥哥那样爱他；但是他要求我的决不是这个，我已经答应他的也决不是这个。”

“是的，你爱国王，”蒙塔莱说，“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理由。”

“是的，我爱国王，”年轻姑娘喃喃地低声说，“我为了有权说这句话，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嗯，告诉我，蒙塔莱，在我现在这种

情况下，你能做什么来支持我或者反对我呢？"

"你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

"我说什么呢？"

"这么说，你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要告诉我了？"

"没有了，"路易丝感到惊奇地说。

"好！你只是向我征求一个意见？"

"是的。"

"关于拉乌尔先生吗？"

"一点不错。"

"这是个微妙的问题，"蒙塔莱回答。

"不，一点也不微妙。我应该嫁给他，来遵守我许给他的诺言吗？我应该继续听从国王吗？"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让我处在一个困难的地位上？"蒙塔莱微笑着说。"你问我你是不是应该嫁给拉乌尔，我是他的朋友，我要是说出反对他的话，一定会使他感到非常不愉快。你接着跟我谈到不再听从国王，国王，我是他的臣民，我要是给你出这种或者那种主意，一定会得罪他。啊！路易丝，路易丝，你太不把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当回事了。"

"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奥尔，"拉瓦利埃尔说，蒙塔莱用的那种微微带点嘲笑的口气使她感到不快。"如果说我谈到嫁给德·布拉热洛纳先生，这是因为我能够嫁给他而不会使他感到任何不愉快；但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如果说我听从国王，是不是应该使他成为我这笔财产的篡夺者？这笔财产说实在的不值什么，而是爱情使它徒有了价值的外表。因此我向您要求的，是教给我一种体面地摆脱这一方或者那一方的方法，或者不如说，我向您要求的是请您告诉我，我能够最体面地摆脱的是哪一方。"

"我亲爱的路易丝，"蒙塔莱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不是希腊

七贤①之一，我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为人的准则；但是作为交换，我有一些经验，我能够告诉你的是，一个女人象你这样征求意见，一定是处在十分为难的困境中。你许下了庄严的诺言，你有荣誉感。因此，你如果因为许下这样的诺言而感到为难的话，这决不是一个外人的主意，——对充满爱情的心来说任何人都是外人，——我是说，决不是我的主意能够使你摆脱困境。因此我决不会给你出主意，何况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上，听了别人的意见以后会比原来更加为难呢。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再向你重复说一遍我已经说过的话：你要我帮助你吗？”

“啊！是的。”

“好，这就行了……告诉我你要我怎样帮你忙。告诉我，赞成谁，反对谁。这样我们才不致于闹出笑话来。”

“可是，首先，你，”拉瓦利埃尔握紧同伴的手，说，“你赞成谁和反对谁？”

“赞成你，如果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不是王太弟夫人的心腹吗？”

“这又是一个对你有用的理由；如果我对那边的事一点也不了解，我就不能够帮你忙，因此你也就不能从跟我交朋友中得到任何好处。友谊是靠了这种相互得益而存在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你仍旧同时做王太弟夫人的朋友？”

“当然。你不满意吗？”

“不，”拉瓦利埃尔说，她陷入沉思中，因为这种厚颜无耻的坦率态度在她看来是对女人的冒犯，是对朋友的伤害。

“好极了，”蒙塔莱说，“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未免太傻了。”

“这么说，你要帮助我？”

---

① 希腊七贤：古希腊通常所认为的七个最有智慧的人。

“忠心地，特别是如果你也帮助我。”

“看来你不了解我的心，”拉瓦利埃尔用一双惊讶的大眼睛望着蒙塔莱，说道。

“得啦！自从我们来到宫廷上，我亲爱的路易丝，我们变得很厉害。”

“在哪方面？”

“很简单，你过去在布卢瓦的时候是法兰西的第二位王后吗？”

拉瓦利埃尔低下头，哭起来了。

蒙塔莱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望着她，低声地说出下面这句话：

“可怜的姑娘！”

接着想起来又补了一句：

“可怜的国王！”

她在路易丝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回到自己的套房去，马利科尔纳正在那儿等她。

第一七五章

画　　像

被人称为“爱情”的这种疾病，从开始得病起，发作期的间隔越来越短。

到以后，发作期随着痊愈的到来，一次一次的间隔也就越来越远了。

把这个作为普通公理，并且作为个别章节的开头提出以后，让我们把我们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是国王定的在德·圣埃尼昂屋子里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拉瓦利埃尔推开她的屏风，发现地板上有一封国王亲笔写的短信。

这封短信是下面一层楼从地板缝送到上面一层楼来的，没有一只冒失的手，没有一道好奇的眼光能够从这张简单的纸钻上来的地方钻上来。

这是马利科尔纳的主意。他看到德·圣埃尼昂靠了自己的屋子变得对国王非常有用，不希望这个廷臣再成为信使，变得对国王说来更加不可缺少，于是自作主张把信使这个职务保留给自己。

拉瓦利埃尔贪婪地看这封短信，信上把约会时间定在下午两点钟，而且教给她揭开地板上的那块翻板活门的方法。

“把您打扮得漂漂亮亮，”这封信上的“附言”补充说。

最后这句话使年轻姑娘感到惊奇，但是同时又使她放心。

时间过得很慢。但是约定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

路易丝就象女祭司海罗① 一样准时，两点钟的最后一下钟声敲响，她掀开翻板活门，发现国王在楼梯的头几级上恭恭敬敬地在等候她，准备搀扶她下楼。

这种体贴和尊重显然打动了她的心。

在楼梯底下这一对情人遇到了伯爵。伯爵面带笑容，姿势极其优美地向拉瓦利埃尔行了一个礼，感谢她的光临。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国王说：

"陛下，那个人已经来了。"

拉瓦利埃尔不安地望着路易。

"小姐，"国王说，"我求您赏脸下楼来，是有自私的动机的。我派人请来了一位杰出的画家，画起像来惟妙惟肖，我希望您答应他替您画一幅像。况且，如果您坚持要求的话，画像可以留在您的屋里。"

拉瓦利埃尔脸红了。

"您也看见了，"国王对她说，"我们不仅仅是三个人，我们有四个人。啊！我的天主！从我们俩不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起，您愿意有多少人我们就有多少人。"

拉瓦利埃尔轻轻地握紧她那身为国王的情人的指尖。

"如果陛下乐意，咱们就到隔壁屋里去吧，"德·圣埃尼昂说。

他打开门，让客人们先进去。

国王走在拉瓦利埃尔的背后，两只眼睛贪婪地望着她那白得象螺钿的脖子，年轻姑娘亮闪闪的头发的细密卷曲的发卷垂落在

---

① 海罗：古城阿尔泰密斯的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女祭司。与阿尔泰密斯隔海峡相望的塞斯多斯有一个希腊青年叫莱昂德尔与之相爱。海罗夜间准时点火为信号，莱昂德尔游过海峡与之相会。一天夜里大风吹熄了信号，莱昂德尔淹死在海峡中，海罗亦自尽。

脖子上。

拉瓦利埃尔穿的是一件闪着淡红光泽的珠灰色厚绸子衣服；乌黑的煤玉首饰把她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她那白皙的小手握着一束三色堇、孟加拉玫瑰和叶缘成细齿状的铁线莲，在这些花上面突出一枝哈雷姆郁金香；这朵带着灰、紫两种色调的郁金香，象一只散发着芬芳香气的杯子，是美丽的纯种花，是花费了园丁的五年心血才培植出来的，也花费了国王五千利弗尔。

这束花是路易一边鞠躬，一边放在拉瓦利埃尔的手里的。

在德·圣埃尼昂刚打开门的这间屋子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他长着一双好看的黑眼睛和一头长长的棕色头发，穿着一件薄丝绒礼服。

这是画家。

他的画布已经完全准备好，他的颜色也完全调好。

他怀着艺术家研究模特儿时才有的那种既严肃而又好奇的态度，朝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鞠躬，接着就象不认识国王似的，因此也就象他对待任何别的贵族那样，很审慎地行了一个礼。

接着他把德·拉瓦利埃尔小姐领到为她准备好的座位上，请她坐下来。

年轻姑娘摆出了优美而又随便的姿势，手里抱着花，两条腿平放在靠垫上。为了使她的眼光不带一点茫然的或者不自然的表情，画家要求她为自己选择一个注视的目标。

于是路易十四面带笑容地过来，坐在他的情妇脚边的坐垫上。

她手上捧着花，身子往后仰，背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而他呢，头朝着她抬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这样一来他们构成了一组迷人的群像，艺术家满意地看了好几分钟，德·圣埃尼昂也不胜羡慕地在一旁凝视着。

画家迅速地勾出画像的轮廓；接着画笔几笔一抹，在灰色的底子上就出现了那张富有诗意的含情脉脉的脸，一双温柔的眼睛，两个被纯银色头发围着的粉红脸蛋儿。

然而这一对情人谈得少，互相看得多；有时候他们的眼睛变得充满了爱的渴念，画家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以免把拉瓦利埃尔画成了厄里西娜[①]。

在这种时候，德·圣埃尼昂就出来帮忙了。他不是背诗，就是讲几段象帕特律[②]讲的，象塔勒芒·戴·雷奥[③]讲得那么好的小故事。

有时候拉瓦利埃尔感到累了，大家就休息一会儿。

立刻有一只中国瓷盘子装满了稀世的珍奇水果，还有在镂花银杯里闪着黄玉光泽的赫雷斯葡萄酒，充当这幅画的陪衬部分，但是画家只能画出它们昙花一现般的形象。

路易陶醉在爱情中，路易丝陶醉在幸福中，德·圣埃尼昂陶醉在野心中。

画家有了终生难忘的经历。

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接着四点钟的钟声敲响，拉瓦利埃尔站起来，向国王做了一个手势。

路易站起来，走到画像前面，向艺术家说了几句恭维话。

德·圣埃尼昂赞不绝口，他认为已经画得很象。

拉瓦利埃尔也红着脸向画家表示感谢，然后走进隔壁房间，国王在招呼了德·圣埃尼昂以后，也跟了进去。

"明天见，是不是？"他对拉瓦利埃尔说。

"不过，陛下，您有没有想到肯定会有人到我屋里来，找不到

---

① 厄里西娜：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另外一个名字。

② 帕特律(1604—1681)：法国律师。

③ 塔勒芒·戴·雷奥：见上册第698页注。

我？”

“怎么样？”

“那样的话我会落个什么结果啊？”

“您胆子太小，路易丝！”

“可是，万一王太弟夫人派人来叫我呢？”

“啊！”国王回答，“难道您亲口对我说什么也不用怕，我可以不再离开您的那一天永远不会来到吗？”

“真有那一天的话，陛下，我一定是疯了，您也不应该相信我的话。”

“明天见，路易丝。”

拉瓦利埃尔叹了口气以后，因为没有力量抵挡国王的请求，重复说了一句：

“既然您愿意，陛下，那就明天见。”

说完这句话，她就轻轻走上梯级，在她的情人眼前消失了。

“怎么样，陛下？……”德·圣埃尼昂在她走了以后问。

“唉，德·圣埃尼昂，昨天，我还相信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

“陛下，”伯爵微笑着说，“莫非您今天相信您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

“不，但是我对她的爱情是一种难以解除的干渴；尽管喝了也没有用；尽管你开动脑筋，给我弄来的那几滴水，我吞下去也没有用；我越喝，越感到渴。”

“陛下，这可得怪您，您的这种处境是您自己造成的。”

“你说得对。”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陛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感到幸福，那就是自以为满足和等待。”

“等待！这么说你知道等待这两个字的意思了？”

“好啦，陛下，好啦！别难过，我已经想过办法，我还要想办法。”

国王绝望地摇摇头。

“怎么！陛下，您已经不满意了吗？”

“啊！确实如此，我亲爱的德·圣埃尼昂。不过，快把办法想出来吧，我的天主！快把办法想出来吧。”

“陛下，我保证去想办法，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国王看不见本人，还想看看画像。他向画家指出几个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出去了。

接着德·圣埃尼昂把艺术家打发走了。

画家带着画架和颜色还没有走远，马利科尔纳已经在两幅门帘中间露出他的脑袋。

德·圣埃尼昂张开双臂，然而带着一点忧愁的神色迎接他。在国王这个太阳面前飘过的乌云也遮住了忠心耿耿的卫星。

马利科尔纳头一眼就看出德·圣埃尼昂脸上的这片愁云。

“啊！伯爵先生，”他说，“您怎么这么发愁啊！”

“说真的，我确实有理由发愁，我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您会相信国王不满意吗？”

“不满意他的楼梯？”

“啊！不，正相反，楼梯他非常喜欢。”

“这么说是两个房间的装饰不合他的口味？”

“啊！这个他连想都没有想到。不，国王不喜欢的……”

“让我说给您听，伯爵先生：是他第四个来参加一次爱情的约会。伯爵先生，您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呢？”

“可是，我一丝不差地按照国王的指示去做，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我怎么会想得到呢？”

“陛下真的坚持要您陪着他吗？”

"确实如此。"

"陛下另外还希望有我刚在楼下遇见的画家先生吗?"

"是他要求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是他要求的!"

"那我明白了,真的明白陛下为什么不满意。"

"不满意我严格地遵守他的命令?我没法明白您的话了。"

马利科尔纳搔搔自己的耳朵,说:

"国王,他说几点钟在您屋子里约会?"

"两点钟。"

"您在您屋里等着国王?"

"一点半钟就开始等啦。"

"啊!真的吗?"

"哼!国王要是看见我不守时,那我可就要倒霉了。"

马利科尔纳尽管对德·圣埃尼昂很尊敬,也不禁耸耸肩膀。

"这位画家呢,"他说,"国王也要他两点钟到吗?"

"不,是我中午就叫他上这儿来了。您也明白,宁可让一个画家等两小时,也不能让国王等一分钟。"

马利科尔纳开始不出声地笑起来了。

"哎呀,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圣埃尼昂说,"少笑我一点,还是多说说吧。"

"您这么要求?"

"我请求您。"

"好吧,伯爵先生,如果您希望国王在下一次来的时候能够多少满意一点……"

"他明天来。"

"好吧,如果您希望国王明天能够多少满意一点……"

"正象他的祖父说的,真是活见鬼①!如果我希望!我当然希

① 路易十四的祖父是亨利四世,"真是活见鬼"是他的一句口头禅。

望！”

“好吧，明天，国王来到的时候，您要因为有事出去，当然是一件不能拖延的事，一件非办不可的事。”

“啊！啊！”

“出去二十分钟。”

“让国王一个人待二十分钟？”德·圣埃尼昂吓得叫了起来。

“好，就算我什么也没有说，”马利科尔纳说着朝门口走去。

“不，不，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正相反，把话说完，我开始明白了。还有画家，画家呢？”

“啊！画家，应该让他迟到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您认为应该如此吗？”

“对，我认为应该如此。”

“我亲爱的先生，我照您说的去做。”

“我相信您会感到满意的，您允许我明天来问问消息吗？”

“当然。”

“我有幸是您的谦恭的仆人，德·圣埃尼昂先生。”

马利科尔纳一步步倒退着出去。

“这个小伙子肯定比我聪明，”德·圣埃尼昂深信不疑地对自己说。

第一七六章

汉 普 顿 宫

我们在前面倒数第二章的末尾看到的、蒙塔莱向拉瓦利埃尔揭露的那件事实，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主人公，那个由于国王的任性而在外面流浪的可怜的骑士的身边。

如果读者愿意跟随我们，我们将和他一起渡过那道把加来和多佛尔分开的、比欧洲大陆风暴还要多的海峡。我们将穿过富饶的绿色田野，田野上有成百上千条小河围绕着查林、梅德斯顿和其他十来个风景如画，一个比一个美丽的城市，最后我们将到达伦敦。

到了那儿以后，我们象跟踪追逐的猎犬一样，辨认出拉乌尔曾经在白厅做过第一次逗留，在圣詹姆士宫做过第二次逗留；知道他曾经受到蒙克的接待，并且被带进查理二世宫廷的那些最高贵的社交圈子。我们将追赶他，一直追到查理二世的一座夏宫。这座夏宫在金斯顿城附近，泰晤士河边的汉普顿宫。

泰晤士河在这一段还不是每天载送五十万旅客的、高傲的航道，不象冥河那样又黑又浑，可以夸口说："我也是大海。"

不，它还仅仅是一条碧绿的温柔的小河，石岸长满青苔，大镜子般的水面倒映着柳树和山毛榉的影子，几条小木船东一条西一条地沉睡在长着桤木和勿忘草的河湾的芦苇丛中。

四周的景色显得宁静而又丰富多彩，砖砌的房屋用冒着蓝烟

的烟囱刺穿了象厚厚的护胸甲的、淡黄色和绿色的枸骨叶冬青。穿着红罩衫的儿童在深深的草丛里时隐时现，犹如被风吹弯的丽春花。

肥大的白羊闭着眼睛在又粗又矮的小山杨的树荫下反刍。时不时有一只翅翼是翠绿色和金色的翠鸟①，象魔法指使的小球一样在水面掠过，不小心地碰到了它的同行——那个正坐在小船里守候着冬穴鱼和西鲱的渔夫——的钓丝。

在这片由黑影和柔和的光线组成的乐土上，矗立着沃尔西②建造的汉普顿宫的城堡，这位高傲的红衣主教把这个住所造得连一位国王都会垂涎三尺，因此他这个胆小的廷臣只好把它献给了他的主子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一见到这座新城堡，就曾经因为羡慕和贪婪而皱紧了眉头。

汉普顿宫有着砖墙，大窗子，美丽的铁栅栏门；汉普顿宫有成百上千的小塔楼，形状奇特的小尖塔，幽静的散步道和象阿尔罕布拉宫③里的那种室内喷泉；汉普顿宫是玫瑰、茉莉和铁线莲组成的绿廊，给眼睛和鼻子带来无比快乐的享受。它是查理二世国王在提香、波尔德诺内④和凡·戴克⑤的淫逸的油画之间不断画着的那幅爱情之画的最迷人的画框。查理二世国王在他的画廊里有查理一世这位蒙难国王的画像，在他的细木护壁板上还留着清教徒的子弹的弹孔，那还是一六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克伦威尔的士兵把查理一世作为俘虏押送到汉普顿宫时打穿的。

---

① 翠鸟：一种捕食鱼类的小鸟。

② 沃尔西(1471—1530)：英国红衣主教，国王亨利八世的大臣。

③ 阿尔罕布拉宫：摩尔人的王宫，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城。

④ 波尔德诺内(约1484—1539)：意大利的矫饰主义画家。

⑤ 凡·戴克(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一六二〇年和一六三二年曾两次应英王查理一世之聘，赴伦敦任宫廷画师。

查理二世这位沉醉在寻欢作乐中的国王就是把他的宫廷安置在这儿的。这位国王性情上是个诗人，这个从前的不幸者，他用一整天的享受来补偿自己不久以前在苦恼和贫困中度过的每分钟。

查理二世在汉普顿宫这座美丽的王宫里喜爱的，不是柔软的草坪，尽管它柔软得让人以为是走在天鹅绒上；不是每一棵树周围的、开满花的那块方形花坛，那一株株玫瑰花足有二十尺高，花朵盛开，象一束束升在空中的焰火；不是枝丫象柳树一样一直垂到地面的那些大椴树，它们用它们的浓荫，或者不如说，用它们的头发笼罩着一切爱情或者一切梦想；查理二世喜爱的不是这一切。

那么，也许是象里海海水一样的这片橙黄色的美丽河水，这片无比广阔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起着涟漪，看上去象克娄巴特拉①的卷曲的头发。这些水面覆盖着水葶菜和白睡莲，睡莲的茁壮的花苞微微打开，露出了包在乳白色花瓣里的形状象鸡蛋的、闪着红光的金色胚芽。这些神秘的、充满低微响声的水面上，有黑天鹅和贪婪的小鸭子游着，长满丝一般绒毛的脆弱的小鸭子追逐着歇在菖兰上的绿飞虫和躲在青苔间的青蛙。

也许是长满双色叶子的巨大的枸骨叶冬青，横架在沟渠上的那些秀丽的小桥，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小径上鸣叫的那些鹿和在黄杨树和苜蓿间飞飞跳跳的鹡鸰。

因为这一切在汉普顿宫都有；另外还有一排排贴墙种植的白蔷薇，它们沿着架子往上爬，把芬芳洁白的雪片撒落在地上；在大花园里有古老的埃及无花果树，树身发绿，根部沉浸在充满诗意的、茂盛的苔藓里。

不，查理二世在汉普顿宫喜爱的，是午后在他的一座座平台

---

① 克娄巴特拉(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以美貌著称。

上跑过的那些迷人的女人。他象路易十四一样，他让当时最聪明的画家中的一位在他的大书房里把她们的美都画下来。那些最聪明的画家有本事把充满爱情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光芒摹绘到画布上。

我们到达汉普顿宫的那一天，天空几乎象法国的天空一样柔和、明亮，空气潮湿温暖，花坛里长得密密麻麻的天竺葵、巨大的香豌豆、山梅花和天芥菜，吐送出醉人的香气。

下午一点钟，国王打猎回来，吃了中饭，拜访了正式的情妇德·卡斯特尔梅恩公爵夫人。在这样证明他的忠实以后，他可以允许自己自由自在地干不忠实的事，一直干到晚上。

整个宫廷上的人都在嬉笑玩乐，谈情说爱。在这时候夫人们严肃地问那些绅士，穿粉红丝袜子的脚和穿绿丝袜子的脚，他们觉得哪一种脚更迷人一点。

在这时候，查理二世宣布，一个女人要是不穿绿丝袜子，就没救了，这是因为露西·斯图尔特小姐穿这种颜色的袜子。

国王正争取别人也同意他的观点时，我们看见在面对平台的山毛榉树下的小路上有一个穿着颜色朴素的衣服的年轻夫人，她和另一个穿淡紫色和深蓝色衣服的夫人并排走着。

她们穿过草坪，在草坪中间有一座美丽的铜美人鱼喷泉。她们一边谈，一边在平台上走，沿着平台，从砖围墙那儿有好些外形各不相同的凉棚伸到花园里来。但是这些凉棚大部分里面都有人。这两个年轻女人继续走过去，她们一个脸发红，另外一个陷入在沉思之中。

最后她们来到这片俯视着泰晤士河的平台的尽头，找到了一个凉快的隐蔽的地方，并排坐了下来。

“我们上哪儿去，斯图尔特？”两个女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对她的同伴说。

“我亲爱的格拉夫顿，你也看得很清楚，我们上你领我们去的地方。”

“我？”

“当然，你！到王宫的尽头，年轻的法国人坐在那儿的长凳上等着，他在叹气。”

密斯[1]玛丽·格拉夫顿突然停住。

“不，不，”她说，“我不上那儿去。”

“为什么？”

“让我们回去吧，斯图尔特。”

“正相反，让我们向前走，并且交换交换意见。”

“关于什么事？”

“关于你每次散步，德·布拉热洛纳子爵都陪着，德·布拉热洛纳子爵每次散步你也都陪着。”

“你由此得出结论，他爱我或者是我爱他吗？”

“为什么不？他是一位可爱的绅士。我希望没有人听见我的话，”密斯露西·斯图尔特一边说，一边带笑容地回头看看，这种笑容说明她的担心也并不大。

“不，不，”玛丽说，“国王和德·白金汉先生在他的椭圆形凉亭里。”

“说到德·白金汉先生，玛丽……”

“什么事？”

“我觉得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自命是你身边的骑士；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玛丽·格拉夫顿耸耸肩膀。

“好！好！这种事我要去问问英俊的布拉热洛纳，”斯图尔特

---

[1] 密斯：英语 miss 的音译，意思是“小姐”。

笑着说，"我们赶快去找他。"

"找他干什么？"

"我有话要对他说。"

"等一等，先听我说一句。喂，斯图尔特，你知道国王的那些小小的秘密。"

"你认为我知道吗？"

"当然！你要是不知道，就没有人知道了。你说说看，德·布拉热洛纳先生为什么到英国来，他在这儿干什么？"

"无非是任何一个被自己的国王派到另外一位国王跟前来的绅士干的那些事。"

"好吧。但是，说真的，政治虽然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还是多少掌握一些情况，使我们知道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在这儿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使命。"

"听好，"斯图尔特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说，"我愿意为了你泄露一桩国家秘密。你要不要我把路易十四国王交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带给查理二世国王陛下的信念给你听听？"

"当然愿意。"

"信是这样写的：'我的哥哥，我把我宫廷上的一位绅士，某一个您喜爱的人的儿子，派到您这儿来。我请您好好对待他，使他爱上英国。'"

"信上这么说的？"

"一字不差……或者说相差无几。字句我不保证完全对，但内容我可以保证完全正确。"

"好吧，你从这中间推断出什么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国王推断出什么来？"

"推断出法国国王陛下有他的理由要把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打发走，使他结婚……当然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别的地方。"

“因此按照这封信？……”

“查理二世国王接待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正象你知道的，既隆重又友好。他把白厅里最漂亮的房间给他；因为你是他宫廷上最宝贵的女人，而你又拒绝了他的爱情……好啦，别脸红……所以他希望能使你对法国人产生好感，把这份美丽的礼物献给他。这就是为什么你，三十万镑的女继承人，你，未来的公爵夫人，你，又美丽又善良，凡是有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参加的散步，他让你也都参加。总之，这是一个计划，是一种密谋。瞧，如果你有意思，我可以帮忙。”

密斯玛丽带着她惯有的那种迷人表情，莞尔一笑，握住同伴的胳膊，说：

“谢谢国王。”

“对，对，不过德·白金汉先生会嫉妒的。当心啊！”斯图尔特回答。

这句话刚说出口，德·白金汉先生就从平台上的一个凉亭里走出来，笑容满面地走到两个女人跟前，说：

“您弄错了，密斯露西；不，我不会嫉妒的，证据就是，密斯玛丽，你瞧，应该是我嫉妒的对象的那个人，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就在那边，他独自一个人在沉思。可怜的人，因此请允许我把他留下几分钟享受您亲切的陪伴，因为我需要在这几分钟里跟密斯露西·斯图尔特谈谈。”

接着他朝露西这边鞠了一个躬，说：

“您能让我荣幸地搀着您去向国王致敬吗？他在等我们。”

白金汉说完这句话，仍旧笑着，握着露西·斯图尔特的手，把她带走了。

玛丽·格拉夫顿单独留下，头向一边肩膀歪斜着，那种慵懒娇媚的神态只有年轻的英国姑娘才有。她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眼

睛盯住拉乌尔，但是对自己应该怎么办好象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她的双颊白一阵又红一阵，红一阵又白一阵，泄露出她内心里在进行一场斗争，最后她看上去好象下了决心，迈着相当坚定的步伐向拉乌尔坐着的长凳走去。拉乌尔确实正象前面说过的那样在想心思。

密斯玛丽走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声音尽管那么轻，还是惊醒了拉乌尔。他转过头来，看见了年轻姑娘，于是迎着幸福的命运给他带来的伴侣走去。

“我被派到您这儿来，先生，”玛丽·格拉夫顿说，“您接待我吗？”

“能有这样的幸福，我应该感谢谁呢，小姐？”拉乌尔问。

“应该感谢德·白金汉先生，”玛丽装出高兴的神色，回答。

“感谢德·白金汉先生，可他是那么热切地盼望您宝贵的陪伴！小姐，我应该相信您的话吗？”

“先生，您也看见了，一切都确实在促使我们能够在一起度过我们每一天中最好的，或者不如说，最长的一部分时间。昨天，是国王命令我吃饭时让您坐在我旁边，今天，是德·白金汉先生要求我来坐在这张长凳上您的旁边。”

“他走开，把空位子让给我吗？”拉乌尔局促不安地问。

“看看那边，小路的拐弯处，他就要跟密斯斯图尔特走得看不见了。在法国有象这样献殷勤的吗，子爵先生？”

“小姐，法国是怎么个情况我说不太清楚，因为我简直不能算一个法国人。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几乎总是在当兵；此外我在乡下度过很长时间；我是一个野蛮人。”

“您不喜欢英国，是不是？”

“我不知道，”拉乌尔心不在焉地说着，叹了口气。

“怎么，您不知道？……”

“请原谅，”拉乌尔摇摇头，集中思想，说。“请原谅，我没有听

清楚。”

“啊！”年轻女人也叹了口气说，“德·白金汉公爵真不该叫我上这儿来！”

“不该？”拉乌尔连忙说。“您说得对，和我作伴很乏味，您跟我在一起会感到无聊的。德·白金汉先生不该叫您上这儿来。”

“正是因为，”年轻女人用她那严肃而有力的嗓音回答，“正是因为我跟您在一起不感到无聊，德·白金汉先生才不该叫我到您身边来。”

拉乌尔也脸红了。

“不过，”他说，“德·白金汉先生怎么会叫您到我身边来，您自己又怎么会来？德·白金汉先生爱您，您也爱他……”

“不，”玛丽郑重其事地回答，“不！德·白金汉先生不爱我，既然他爱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至于我，我对公爵毫无爱情可言。”

拉乌尔诧异地望着年轻女人。

“您是德·白金汉先生的朋友吗，子爵？”她问。

“从我们在法国见面的时候起，公爵先生就赏给我荣幸，把我叫做他的朋友。”

“这么说你们交情并不深？”

“不能这么说，因为德·白金汉公爵先生是我亲如兄弟的一位绅士的亲密朋友。”

“德·吉什伯爵先生。”

“是的，小姐。”

“他爱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吗？”

“啊！您这是在说什么？”

“他被她所爱，”年轻女人平静地继续说。

拉乌尔低下头；密斯玛丽·格拉夫顿继续叹着气说：

“他们非常幸福！……离开我吧，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因为

德·白金汉先生让我来做您的散步伴侣，是给了您一个讨厌的苦差使。您的心在别的地方，您十分勉强地把您的注意施舍给我。承认吧，承认吧……您如果不承认，子爵，那就不应该。”

“夫人，我承认。”

她望着他。

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温和坦率，是那么坚决果断，一个象密斯玛丽这样高贵的女人决不会把这个年轻人想成是一个无礼的人或者是一个傻子。

她仅仅看到的是他打心眼里无限真挚地爱着另外一个女人，而不是她。

“是的，我懂了，”她说，“您在法国有爱人。”

拉乌尔点了点头。

“公爵知道您的爱情吗？”

“没有人知道，”拉乌尔回答。

“为什么您要告诉我？”

“小姐……”

“好，说吧。”

“我不能说。”

“看来这该由我先来解释解释看了。您什么也不愿意对我说，因为您现在相信我不爱公爵，因为您看出我也许可能爱您，因为您是一位心地高尚、体贴别人的人，因为您不愿意哪怕是为了片刻的消遣，握一握别人送到您的手跟前的一只手，您不愿意朝着我对您微笑的嘴微笑，年轻的您宁可对美丽的我说：‘我在法国爱着一个人！’好吧，谢谢您，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您是一位高尚的绅士，我因此更加爱您……象朋友那样爱您。现在，让我们不要再谈我，谈谈您吧。请您忘掉密斯格拉夫顿曾经和您谈起她；告诉我，您为什么忧愁，为什么近几天变得更加忧愁？”

拉乌尔听到她那温柔、忧郁的声调，一直感动到内心深处。他不能找出一句话来回答；年轻姑娘又来帮他忙了。

“可怜可怜我吧，”她说。“我的母亲是法国人。因此我可以说，从我的血液和我的灵魂来说，我是一个法国人。但是在我的这种热情之上不断地笼罩着英国的雾和忧郁。有时候我做着金黄色的美梦，梦见了无比美好的幸福；但是突然间大雾来了，压在我的梦上，把它压得粉碎。这一次又是如此。请原谅，关于这个说得够多的了；把您的手给我，向一个朋友谈谈您的烦恼。”

“您是法国人，您说过，您从灵魂和血液来说，是一个法国人！”

“是的，我再说一遍，不仅仅我的母亲是法国人，而且因为我的父亲是查理一世国王的朋友，逃亡到法国，因此在审判国王时，以及护国公①在世时，我是在巴黎教养成人的；查理二世国王重新登上王位时，我的父亲回到英国，几乎立刻就死在英国了，可怜的父亲！后来查理国王封我为女公爵，把遗产都归在我的名下。”

“您在法国还有什么亲人吗？”拉乌尔非常感兴趣地问。

“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七八岁，在法国结婚，已经守寡；她叫德·贝利埃尔夫人。”

拉乌尔愣了一下。

“您认识她？”

“我听人说起过她的名字。”

“她也在爱，她最近几封信告诉我，她很幸福。因此一定也有人在爱她。我呢，我已经跟您说过，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我有着她的一半灵魂，但是我没有她的一半幸福。不过让我们谈谈您吧。您在法国爱的是谁？”

“一个象百合花一样温柔纯洁的年轻姑娘。”

---

① 护国公：见上册第77页注②。

“可是，如果她爱您，您为什么忧愁呢？”

“有人告诉我，她不再爱我了。”

“我希望，您不会相信吧？”

“写信给我的人没有在信上签名。”

“一封匿名信！这是出卖啊！”密斯格拉夫顿说。

“瞧，”拉乌尔说着把他已经看过一百遍的一封短信递给年轻姑娘。

玛丽·格拉夫顿接过信来看，信上说：

“子爵，您完全有理由在那边跟查理二世国王宫廷上的美丽的夫人们在一起消愁解闷。因为在路易十四国王的宫廷上，有人在围攻您的爱情的城堡。因此永远留在伦敦，可怜的子爵，或者赶快回到巴黎来。”

“没有签名？”密斯玛丽说。

“没有。”

“因此，别相信它。”

“是的；但是这儿是第二封信。”

“谁写的？”

“德·吉什先生。”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封信说什么？……”

“您自己看吧。”

“我的朋友，我受了伤，卧床不起。回来吧，拉乌尔；回来吧！

德·吉什。”

“您打算怎么办？”年轻姑娘问，心里感到一阵难过。

“在接到这封信时，我打算立刻向国王告辞。”

“什么时候接到的？”

“前天。”

“信是从枫丹白露发出的。”

“这一点很奇怪，是不是？宫廷现在在巴黎。总之，我希望离开这儿。但是当我向国王提到我要走时，他笑起来，对我说：‘使臣先生，您怎么会想到离开呢？您的主人召您回去吗？’我脸涨得通红，狼狈不堪；因为确实是国王把我派到这儿来的，我并没有接到回国的命令。”

玛丽皱紧眉头，沉思着。

“您就留下来了吗？”她问。

“必须留下，小姐。”

“您爱的那个人呢？……”

“怎么样？……”

“她写信给您吗？”

“从来不写。”

“从来不写！啊！难道她不爱您吗？”

“至少她在我离开以后没有写过。”

“从前她写过吗？”

“偶尔写一封……啊！我想她可能受到了什么限制。”

“公爵来了，别再说了。”

白金汉果然又出现在小路的尽头，他单独一个人，满面笑容，慢慢走过来，向两个谈话的人伸出手。

“你们谈妥了吗？”他说。

“什么事谈妥了？”玛丽·格拉夫顿问。

“就是能使您幸福，亲爱的玛丽，而且能使拉乌尔不再那么不

幸的事。”

“我一点也不明白您的意思，爵爷，”拉乌尔说。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密斯玛丽。您愿意我在这位先生面前说出来吗？”

他露出微笑。

“如果您是想说，”年轻姑娘高傲地回答，“我打算爱德·布拉热洛纳先生，那就用不着了，因为我已经对他说过。”

白金汉考虑了一下，他并没有象她期待中的那样感到窘迫，他说：

“我把您留下来陪着德·布拉热洛纳先生，这是因为我知道您性情温柔，特别是为人正直。德·布拉热洛纳先生的那颗有病的心在象您这样一位医生手里是可以治好的。”

“但是，爵爷，在跟我谈德·布拉热洛纳先生的心以前，您也曾经跟我谈到过您的心。这么说，您是不是希望我同时治好两颗心？”

“确实如此，密斯玛丽；但是您也应该说句公道话，我知道我的创伤无法治好以后，我已经很快地就放弃了徒劳无益的追求。”

玛丽思索了片刻。

“爵爷，”她说，“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是幸福的，他爱一个人，那个人也爱他。因此他不需要象我这样的一个医生。”

“德·布拉热洛纳先生，”白金汉说，“他处在生一场重病的前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来医治他那颗心。”

“您能说说清楚吗，爵爷？”拉乌尔忙不迭地问。

“不，让我一点一点地解释；但是，如果您希望的话，我可以把您不能听的话说给密斯玛丽听。”

“爵爷，您成心折磨我；爵爷，您知道什么事。”

“我知道密斯玛丽·格拉夫顿是一颗有病的心在路上所能遇

到的最可爱的对象。”

“爵爷，我对您已经说过，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另有所爱，”年轻姑娘说。

“他错了。”

“这么说，您知道了，公爵先生？您知道我错了？”

“是的。”

“但是他爱的到底是谁？”年轻姑娘大声叫起来。

“他爱一个跟他不配的女人，”白金汉平静地说，那种无动于衷的冷漠口气，只有英国人才能从头脑里和内心里发出来。

密斯玛丽·格拉夫顿发出一声叫喊，这声叫喊跟白金汉说的这几句话一样，使布拉热洛纳的双颊上升起一片激动的苍白色和一阵恐惧的战栗。

“公爵，”他大声说，“您刚刚说出这番话，我要一秒钟也不拖延，立刻到巴黎去寻求解释。”

“您要留在这儿，”白金汉说。

“我？”

“是的，您。”

“为什么？”

“因为您没有权利离开，一个人不能为了替一个女人效劳而放弃为国王效劳，哪怕是一个象玛丽·格拉夫顿这样值得爱的女人。”

“那您把情况都告诉我。”

“我很愿意。但是您准备留下来吗？”

“是的，如果您坦率地说给我听。”

他们的谈话进行到这儿，毫无疑问，白金汉就要开口把他知道的全部情况，而不是真正的全部情况说出来了。这当儿有一个国王的跟班在平台尽头出现，朝国王和密斯露西·斯图尔特待着的凉亭走去。

这个人领着一个满身尘土的信使，看上去好象几分钟前刚从马上下来。

“法国来的信使！王太弟夫人的信使！”拉乌尔认出王太弟夫人的号衣，叫了起来。

跟班和信使让人禀报国王，这时候公爵和密斯格拉夫顿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第一七七章

王太弟夫人的信使

查理二世正在向密斯斯图尔特证明，或者说试着证明，他心里只有她一个人；因此他保证象他的祖父亨利四世爱加布里埃尔那样爱她。

对查理二世说来，不幸的是他碰到的是个坏日子，密斯斯图尔特忽然心血来潮，成心要引他吃醋。

因此她听了这个保证，非但没有象查理二世希望的那样表示感激，反而哈哈大笑。

"啊！陛下，陛下，"她一边笑着，一边大声说，"如果我不幸向您提出要求，要您对您的这种爱情做出保证，那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您是在说谎了。"

"听我说，"查理对她说，"您见过我的那些拉斐尔的草图；您知道我多么珍惜它们；全世界的人都羡慕我，这一点您也知道；我的父亲通过凡·戴克买下这些画。您要不要我今天就让人送到您的住处去？"

"啊！不，"年轻姑娘回答，"您自己留着吧，陛下，我住的地方太小，容不下这些贵客。"

"那我就把汉普顿宫送给您放这些草图。"

"别这么大方，陛下；爱的时间长一些，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要求。"

“我永远爱您，这还不够长吗？”

“您在笑，陛下。”

“难道您要我哭？”

“不；不过我倒是愿意看见您稍微比较忧愁一些。”

“谢天谢地！我的美人儿，我过去发愁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十四年的流亡、贫困和苦难；我当时觉得好象是在还掉一笔债。再说发愁会使人变丑。”

“不，不信您看看年轻的法国人。”

“啊！德·布拉热洛纳子爵，您也如此！愿天主惩罚我！她们一个接着一个都为他发疯了；再说，他也有理由发愁。”

“为什么？”

“哎哟！这需要我把国家机密告诉您了。”

“如果我愿意，这就需要，既然您曾经说过，凡是我要您做的事您都准备做。”

“好吧，他在这个国家感到烦闷，嗯！您满意了吧？”

“他感到烦闷？”

“是的，这证明他是一个傻瓜。”

“怎么，是一个傻瓜？”

“毫无疑问。您明白吗？我允许他爱密斯玛丽·格拉夫顿，可他感到烦闷！”

“好！看来如果您不能被密斯露西·斯图尔特小姐所爱，您可以从爱密斯玛丽·格拉夫顿中得到安慰了？”

“我不这么说。首先您也清楚，玛丽·格拉夫顿不爱我；而一个人失掉爱情以后，只得从到手的爱情里得到安慰。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谈的是这个年轻人，事情与我不相干。看来，他抛下的那个人是一个海伦①，当然，一个遇到了帕里斯的海伦。”

“这位绅士，他抛下一个人？”

"也就是说别人抛下他。"

"可怜的小伙子！其实也是活该！"

"怎么，活该！"

"是的，他为什么要离开呢？"

"您以为是他自愿离开的吗？"

"难道是被迫？"

"奉命，我亲爱的斯图尔特，他是奉命离开巴黎的。"

"奉什么命？"

"猜猜看。"

"国王的命令？"

"对。"

"啊！我这算是明白了。"

"至少别说出去。"

"您也知道，说到严守秘密，我不亚于一个男人。这么说，是国王把他派出来的了？"

"是的。"

"在他离开以后，国王抢走了他心爱的女人。"

"是的。您算明白了吧，这个可怜的孩子，非但不感谢国王，反而在哀叹！"

"感谢国王抢走他心爱的女人？啊！您说的这种话，陛下，对一般的女人说来，特别是对心爱的女人说来是世界上最不礼貌的了。"

"可是您要明白，见鬼！如果国王从他那儿抢走的是一位密斯

---

① 海伦：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墨涅俄拉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乘墨涅俄拉斯外出，把她诱走，因而引起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格拉夫顿或者是一位密斯斯图尔特，我会和他看法一致，我甚至还会觉得他不够伤心；但是这是一个又瘦又瘸的小姑娘……正象法国人说的，让忠贞不渝见鬼去吧！为了贫穷的女人拒绝有钱的女人，为了欺骗他的女人拒绝爱他的女人，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有人见过？”

“您相信玛丽真的想讨子爵的喜欢吗，陛下？”

“是的，我相信。”

“好吧，子爵会习惯英国的。玛丽有头脑，而且她想要干什么，一定会达到目的。”

“我亲爱的密斯斯图尔特，请您注意子爵会不会适应我们的国家。前不久，就是前天他还来要求我准许他离开。”

“您拒绝了吗？”

“我想是这样！我那个国王兄弟太希望他不在眼前了；至于我呢，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自尊心，因为我决不允许以后会有人说我曾经企图用英国的最高贵、最可爱的诱饵来引诱这个扬曼①……”

“您真有礼貌，陛下，”密斯斯图尔特惹人怜爱地撅着嘴说。

“我没有把密斯斯图尔特算在内，”国王说，“她是对付国王的诱饵，而且既然我已经上钩了，当然我希望不会再有人上钩；总之一句话，我说的是我希望我不致于白白地向这个年轻人表示好感，希望他留在我们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结婚，我不是这样想的话，让天主惩罚我！……”

“我也希望他一旦结婚以后，非但不会抱怨陛下，反而会感激涕零，因为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甚至连德·白金汉先生也不例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德·白金汉先生在他面前也要让道。”

---

① 扬曼：英语 youngman 的音译，意思是“年轻人”。

“甚至连密斯斯图尔特也称呼他可爱的骑士。”

“听我说，陛下，您在我面前夸奖密斯格拉夫顿也夸奖得够了，该让我也夸奖一下德·布拉热洛纳。不过，顺便说说，陛下，您近来仁慈得叫我感到惊奇。您念念不忘那些不在眼前的人，您饶恕对您的冒犯，您几乎可以说是个十全十美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查理二世笑起来了。

“这是因为您允许我爱您，”他说。

“啊！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当然罗！我要让我的兄弟路易十四满意。”

“另外再给我一个理由。”

“好吧，真正的原因是，白金汉把这个年轻人托付给我，对我说：‘陛下，我为了德·布拉热洛纳子爵开始放弃密斯格拉夫顿，请您也跟我一样做。’”

“啊！公爵真是一位可敬的绅士。”

“当然，当然，您现在又为白金汉头脑发热了。看来您今天是存心惹我发火。”

这时候有人在轻轻敲门。

“谁胆敢来打扰我们？”查理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说真的，陛下，”斯图尔特说，“您这个‘谁胆干’太自负了，为了惩罚您……”

她亲自去开门。

“啊！是一个法国来的信使，”密斯斯图尔特说。

“一个法国来的信使！”查理叫起来，“也许是我妹妹派来的。”

“是的，陛下，”掌门官说，“是特别信使。”

“进来，进来，”查理说。

信使走进来。

“您带来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一封信吗?”国王问。

“是的,陛下,”信使回答,“是一封急信,我仅仅花了二十六个小时送到陛下手里,而且我在加来用去的三刻钟也在内。”

“您这样热心会得到报答的,”国王说。

他拆开信。

接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说真的,”他大声说,“我一点儿也弄不懂了。”

他又把信看了一遍。

密斯斯图尔特装出十分谨慎的样子,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心。

“弗朗西斯,”国王对他的仆人说,“叫人照料这个好小伙子吃喝睡觉,让他明天一觉睡醒发现枕边有一只装着五十个路易的小口袋。”

“陛下!”

“去吧,我的朋友,去吧!我的妹妹完全有理由要您火速赶来。事情很紧急。”

他又笑起来,从来没有笑得这么厉害。

信使和随身男仆,甚至连密斯斯图尔特都不知所措。

“啊!”国王仰坐在安乐椅上,说,“我一想到您累垮了……几匹马?”

“两匹马。”

“为了送这个消息累垮了两匹马!很好,去吧,朋友,去吧。”

信使跟着随身男仆出去。

查理二世走过去,把窗子打开,伸出头去:

“公爵,”他喊道,“德·白金汉公爵,我亲爱的白金汉,请您来一下!”

公爵连忙奔过来;但是到了门口,他看到密斯斯图尔特,就犹犹豫豫,不知该不该进来。

“来吧，把门关上，公爵。”

公爵遵命，看见国王心情这么愉快，于是微笑着走到跟前。

“喂，我亲爱的公爵，你跟你的法国人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对他那一边我已经完全绝望了，陛下。”

“为什么？”

“因为这位可敬的密斯格拉夫顿要嫁给他，但是他不肯。”

“这个法国人原来仅仅是一个傻瓜蛋！”密斯斯图尔特大声叫起来，“让他说声‘肯’还是‘不肯’，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白金汉郑重其事地说，“您知道，或者说，您应该知道，夫人，德·布拉热洛纳另有所爱。”

“那样的话，”国王帮密斯斯图尔特的忙，说，“再简单也没有了；让他说声不肯就完了。”

“啊！可是我向他证明他不说肯是错误的！”

“难道你坦率地告诉了他，他的拉瓦利埃尔欺骗了他？”

“确实如此，说得很明确。”

“他怎么样？”

“他跳起来，好象要一下子跳过海峡似的。”

“总之，”密斯斯图尔特说，“他已经有了表示，我看这就很好。”

“但是，”白金汉继续说，“我拦住了他；我让他跟密斯玛丽进行交谈，我希望，他现在不会象他曾经打算过的那样要走了。”

“他有过走的打算？”国王叫起来。

“有一瞬间我甚至认为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止他；但是密斯玛丽的眼睛在望着他，他会留下来的。”

“这件事你可弄错了，白金汉，”国王哈哈大笑着说，“这个不幸的人命中注定了。”

“注定什么？”

“注定受欺骗，这还算不了什么，更糟的是还要让他亲眼看

见。”

“隔得远远的，而且有密斯格拉夫顿帮助，这个打击可以避开。”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既不能隔得远远的，也没有密斯格拉夫顿的帮助。布拉热洛纳一个小时后就得动身去巴黎。”

白金汉打了个哆嗦，密斯斯图尔特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可是，陛下，您明明知道这不可能，”公爵说。

“这也就是说，我亲爱的白金汉，不可能的事，现在偏偏成为事实。”

“陛下，您想想看，这个年轻人是一头狮子。”

“我完全同意，维利尔斯。”

“他发起怒来非常可怕。”

“这一点我不否认，亲爱的朋友。”

“如果他近在眼前地看见他的不幸，那他的不幸的制造者就得倒霉了。”

“对；但是你要我怎么办呢？”

“哪怕不幸的制造者是国王，”白金汉大声说，“我也不能为他的安全保证！”

“啊！国王有火枪手保护，”查理平静地说，“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在布卢瓦他的前厅里等候接见。他有达尔大尼央先生。哟！这才是一个卫士呢！我要是有四个象达尔大尼央那样的卫士，你的布拉热洛纳有多大的怒气我也不在乎。”

“啊！可是陛下，您是那么仁慈，请您再考虑考虑，”白金汉说。

“给你，”查理二世把信递给公爵，“等看过以后再亲口回答我。你要是我的话，怎么办？”

白金汉慢慢地接过王太弟夫人写的信。他心情激动，一边哆嗦着，一边看信，信的内容如下：

“为了您，为了我，为了大家的荣誉和平安，请立即将德·布拉热洛纳先生送回法国。

您忠诚的妹妹

昂利埃特”

“你怎么说，维利尔斯？”

“说真的！陛下，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胜惊愕的公爵说。

“我，我的妹妹这么坚决地请求我，”国王装腔作势地说，“难道你会建议我不照她的话做吗？”

“啊！不，不，陛下，不过……”

“你没有看见‘附言’，维利尔斯；折起来的信纸正好遮住它。一开始我也漏掉了，看吧。”

公爵果然把遮着这行字的折叠的地方展开：

“向爱我的人们致意。”

公爵脸色发白，垂下了脑袋；这一封信在他手指间抖动着，倒好象重得跟一块厚铅板一样。

国王等了一会儿，看见白金汉一直不开口，于是继续说下去：

“让他象我们服从我们的命运那样，去服从他自己的命运吧。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要遭受他的苦难。我曾经有过我自己的和我家里人的苦难，我背过双重十字架。现在让忧虑见鬼去吧。维利尔斯，请你去把这位绅士给我找来。”

公爵打开凉亭的栅栏门，把并肩走着的拉乌尔和玛丽指给国王看。

“啊！陛下，”他说，“对这可怜的密斯格拉夫顿说来，这有多么

残酷啊！”

“得啦，得啦，快叫吧，”查理二世皱紧黑眉毛，说，“难道这儿的人个个都变得感情用事了？好呀，瞧瞧密斯斯图尔特，她现在也在揩眼睛了。这个该死的法国人！”

公爵呼唤拉乌尔，一边亲自迎过去，牵着格拉夫顿的手，把她领到国王的凉亭前面。

“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查理二世说，“前天，您不是要求我准许您回到巴黎去吗？”

“是的，陛下，”拉乌尔回答，这个开端一开始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嗯，我亲爱的子爵，我想，我曾经拒绝了？”

“是的，陛下。”

“您怪我吧？”

“不，陛下；因为您肯定有极为充分的理由才会拒绝，您这么聪明，这么仁慈，做任何事都做得对。”

“我曾经举出这个理由：法国国王没有召您回去，对不对？”

“是的，陛下，您确实是这么回答我的。”

“好吧，我考虑过了，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国王确实没有规定您的归期，但是他嘱咐过我，要使您住在英国的期间过得愉快；既然您向我提出离开的要求，是不是您住在英国并不感到愉快？”

“我没有这么说，陛下。”

“没有；但是您的请求至少说明，”国王说，“住在另外的地方比住在这儿愉快。”

这时候，拉乌尔朝房门转过身去，密斯格拉夫顿靠在门框上，脸色苍白，神情沮丧。

她的另外一条胳膊放在白金汉的胳膊上。

“您不回答我，”查理继续说下去，“法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很中

肯：'沉默即同意。'好吧，德·布拉热洛纳先生，我能够使您满意；您愿意的话，可以动身到法国去，我同意。"

"陛下！……"拉乌尔大声叫了起来。

"啊！"玛丽抓紧白金汉的胳膊低声说。

"您可以在今天晚上到多佛尔，"国王继续说，"凌晨两点钟涨潮。"

拉乌尔目瞪口呆，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话，又象是感谢，又象是道歉。

"因此我向您告别，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并且祝您万事顺遂，"国王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这粒钻石我本来想用来作为结婚礼物，请您收下作为纪念吧。"

密斯格拉夫顿看上去快昏过去了。

拉乌尔收下钻石；在收下时他感到自己的膝头发抖。

他向国王说了几句客套话，又向斯图尔特说了几句，然后找白金汉，向他告别。

国王趁这时候走了。

拉乌尔发现公爵正忙着鼓励密斯格拉夫顿。

"劝他留下来，小姐，我求您，"白金汉低声说。

"我要劝他走，"密斯格拉夫顿恢复了生气，回答；"我不是那种骄傲超过爱情的女人；如果法国有人爱他，那就让他回到法国去，让他感谢我曾经劝他去寻找他的幸福。如果相反，别人不再爱他，那就让他回来，我还会爱他，他的不幸决不会使他在我的眼里变得渺小。在我家族的纹章上有着天主深深铭刻在我心里的这句话：Habenti parum, egenti cuncta（'给富有者的要少，给贫苦者的应是一切'）。"

"朋友，"白金汉说，"我感到怀疑，您不能在那边找到和您留在这儿相同的东西。"

“我相信，或者说，至少我希望，”拉乌尔愁容满面地说，“我爱的人是值得我爱的。如果我的爱情真象您公爵先生，曾经试图透露给我听的那样，是可耻的爱情，那么我就要把我的爱情从我的心里挖出去，哪怕是需要连我的心一起挖出去，我也在所不惜。”

玛丽·格拉夫顿抬起头望着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无限同情的表情。

拉乌尔露出忧郁的笑容。

“小姐，”他说，“国王给我的钻石原来是准备给您的，让我把它献给您。如果我在法国结婚，您就把它送还给我；如果我不结婚，请您留着它。”

接着他行了一个礼，走了。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白金汉在拉乌尔恭恭敬敬握密斯玛丽冰冷的手时想。

玛丽小姐懂得白金汉凝视着她的眼光。

“如果这是一个订婚戒指，”她说，“我决不会接受。”

“可是您提出要他回到您身边来。”

“啊！公爵，”年轻姑娘一边哭着一边大声说，“一个象我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被一个象他那样的男人接受作为他的安慰。”

“那么您认为他不会回来了。”

“决不会回来，”密斯格拉夫顿用哽住的嗓音说。

“好吧，我要告诉您，他在那边将会发现他的幸福已经毁坏，他的未婚妻已经失掉……他的荣誉甚至遭到破坏……他还剩下什么能和您的爱情相比的呢？啊！说吧，玛丽，您啊，您了解您自己！”

密斯格拉夫顿把她白皙的手放在白金汉的胳膊上，当拉乌尔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在椴树间的小路上奔去时，她用有气无力的声

音唱着《柔蜜欧与幽丽叶》① 中的这两行诗：

“我得走，为着活；
或者死，留在此地。”

她唱完最后一个字，拉乌尔已经不见了。

密斯格拉夫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她比一个幽灵还要苍白，还要沉默。

白金汉趁便写信给王太弟夫人和德·吉什，让送信给国王的那个信使带回去。

国王说得不错，凌晨两点钟涨潮了，拉乌尔乘船到了法国。

---

① «柔蜜欧与幽丽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悲剧。下面的两句诗引自曹禺的译本。

第一七八章

圣埃尼昂按马利科尔纳的意见去做

国王非常仔细地在一旁看着替拉瓦利埃尔画像，他这样仔细，一方面是希望画得象她，另一方面是有意要尽可能拉长画的时间。

我们倒是应该看看他是怎样目不转睛地望着画笔，怎样耐心等待着一处背景的完成或者一处着色的效果，怎样向画家提出各种不同的修改意见。画家对这些意见总是既恭敬而又顺从地加以采纳。

后来，画家按照马利科尔纳的意见来得稍微迟一些，圣埃尼昂也暂时离开一下。我们倒是应该看看——只不过谁也看不见——这种富有表情的沉默，它在一声叹息里，把两颗非常倾向于取得互相了解、非常渴望得到安静和沉思的两颗心结合在一起。

时间于是一分钟一分钟不可思议地迅速过去。国王走到他的情妇身边来，用他眼睛里的火光，用他气息的接触来燃烧她。

前厅里传来了响声，画家到了，圣埃尼昂道着歉回到屋里，国王开始说话，拉瓦利埃尔匆忙地回答他，他们的眼睛向圣埃尼昂表明，在他出去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过了一个世纪。

总之一句话，马利科尔纳这个无心而成为哲学家的人，能够让国王在充裕中产生胃口，在占有的把握中产生欲望。

拉瓦利埃尔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没有一个人猜到她白天从自己的屋子里出去两三个小时。她假装身体不舒服。上她这儿来的人都事先敲门进来。马利科尔纳这个头脑灵活、具有发明才能的人，想出了一种助听机械，拉瓦利埃尔借助它，可以在德·圣埃尼昂的套房里听到有人上她平常待的屋子来拜访她。

因此她不用出去，也不需要心腹人帮忙，就可以回到自己屋里；也许露面较迟会引起猜测，但是却消除了那些疑心最重的人的怀疑。

马利科尔纳向德·圣埃尼昂打听第二天的情况。德·圣埃尼昂也不得不承认，这自由自在的一刻钟使国王的情绪愉快多了。

"应该加一倍剂量，"马利科尔纳回答，"不过要让他们觉察不出；您要耐心地等到他们想要的时候。"

他们想得那么厉害，以致于第四天晚上，在画家收拾东西，不等圣埃尼昂回来就准备走的时候，圣埃尼昂走进来，看到拉瓦利埃尔脸上有一层她没法掩饰的感到不快的阴影。国王更加沉不住气，肩膀做了一个意思很明显的动作来表示他的气恼。拉瓦利埃尔于是脸红了。

"好！"圣埃尼昂心里想，"马利科尔纳先生今天晚上要高兴啦。"

这天晚上马利科尔纳确实很高兴。

"事实很明显，"他对伯爵说，"德·拉瓦利埃尔小姐希望您至少再迟来十分钟。"

"国王希望半个小时，亲爱的马利科尔纳先生。"

"您如果不肯给国王这半个小时，"马利科尔纳说，"您就是陛下的一个坏仆人。"

"可是画家怎么办？"圣埃尼昂反问。

"由我负责，"马利科尔纳说，"不过，让我观察观察面容，斟酌

斟酌情况，这是我的巫术。巫师们用星盘观察太阳、月亮和星座的高度，我呢，我仅仅看眼睛是不是有了黑圈，或者嘴是凸弓形还是凹弓形。”

“那您就观察吧！”

“不用怕。”

狡猾的马利科尔纳有充裕的时间观察。

因为当天晚上国王带着太后和王后到王太弟夫人的住处来了，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含情脉脉地望着拉瓦利埃尔，因此马利科尔纳晚上对蒙塔莱说：

“明天！”

他到圣保罗花园街画家的家里找到画家，要他推迟两天再去画像。

拉瓦利埃尔对下面一层楼已经很熟悉。她掀开地板下去的时候，圣埃尼昂不在屋里。

国王象平常一样在楼梯上等着，手上捧着一束花。他看见她，把她抱在怀里。

拉瓦利埃尔十分激动，朝四面张望，看见只有国王一个人，没有埋怨他。

他们坐下来。

路易躺在他的情妇坐着的那些靠垫旁边，头靠在她的膝头上，他把这儿当成了一个庇护所，谁也别想把他赶走。他望着她；而且就象什么也不能再隔在这两颗心中间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似的，她也开始贪婪地望着他。

于是她那温柔纯洁的眼睛里冒出一股火焰，火焰不停地喷射着，它的光芒一直射进她的当国王的情人的心房，先要温暖它，然后再把它烧着。

国王接触到路易丝的颤抖的膝头，这接触象火一样烧着他，当

她的手放下来摸到他的头发时，他快乐得发抖。他沉醉在这种幸福里，可是又时时刻刻在担心画家和德·圣埃尼昂会进来。

在这痛苦的期待中，他有时竭尽全力逃避那一直渗入到他的血管里的诱惑，他要迫使他的心和欲念沉睡，他要推开成熟的现实，去做徒劳的事。

但是门没有打开，圣埃尼昂和画家都没有来。甚至连门帘也没有抖动一下。一种充满神秘的、充满情欲的寂静甚至使镀金笼子里的小鸟都变得迟钝了。

国王坚持不住，转过头来，把他发烫的嘴唇贴在拉瓦利埃尔合在一起的两只手上。她失去了理智，把她的两只痉挛的手紧紧地压在她的情人的嘴唇上。

路易摇摇晃晃地翻过身来跪下，因为拉瓦利埃尔的头没有动，所以国王的前额高低正好和年轻女人的嘴唇相齐。她心醉神迷，在那轻轻拂着她两颊的、香喷喷的头发上悄悄地、有气没力地吻了一下。

国王把她搂在怀里；在她毫不拒绝的情况下，他们交换了这头一个吻，这个火热的吻，它把爱情变成了疯狂。

这一天画家和德·圣埃尼昂都没有再进来。

一种陶醉，既沉重而又温柔，使得肉欲平息下来，而且使得睡眠象一种慢性毒药一样在血管里流动。这种难以捉摸的睡眠，象幸福生活一样倦怠，如同一片云那样落下来，落在这一对情人的过去生活和未来生活之间。

在这充满美梦的睡眠中，从上面一层楼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响声，首先惊扰了拉瓦利埃尔，但是没有完全把她吵醒。

然而这响声持续不断传来，意思越来越清楚，把沉醉在幻觉中的年轻女人唤到现实里，她惊慌失措地站起来，穿戴凌乱，显得分外美丽，她说：

“有人在楼上等我。路易！路易，您没有听见吗？”

“啊！我不是在等您吗？”国王情深意切地说。“从此以后让别人等您好了。”

但是她轻轻地摇摇头，噙着两颗很大的泪珠，说：

“隐藏的幸福！……隐藏的权力！……我的骄傲应该象我的爱情一样保持沉默。”

响声又开始了。

“我听见蒙塔莱的声音，”她说。

她忙不迭地走上楼梯。

国王跟她一起上楼，他下不了决心离开她，不停地吻她的手和裙子的下摆。

“对，对，”拉瓦利埃尔重复说，半个身子已经到了翻板活门的上面，“是的，是蒙塔莱的声音在叫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去吧，我心爱的，”国王说，“赶快回来。”

“啊！今天不了。再见！再见！”

她再一次弯下腰，抱吻她的情人，然后跑走了。

蒙塔莱确实在等她，神情十分激动，脸色十分苍白。

“快，快，”她说，“他上楼来了。”

“谁？谁上楼来了？”

“他！我早已料到了。”

“到底是谁？你把我急死啦！”

“拉乌尔，”蒙塔莱低声说。

“我，对，是我，”在大楼梯的最上面几级有一个愉快的声音说。

拉瓦利埃尔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向后倒下去。

“我来了，我来了，亲爱的路易丝，”拉乌尔一边跑，一边说，

“啊！我知道您仍旧爱我。”

拉瓦利埃尔做了一个恐惧的手势，又做了一个诅咒的手势。她想说话，却只能说出这样一句：

“不，不！”

接着她就倒在蒙塔莱的怀里，喃喃地说：

“别走近我！”

蒙塔莱朝拉乌尔做了个手势，拉乌尔愣在门口，甚至没有试图再朝屋子里走一步。

接着蒙塔莱朝屏风那边望了一眼，说：

“啊！轻率的女人！翻板活门甚至都没有关上！”

她朝房角落走去，想先把屏风挡好，然后再到屏风后面去关翻板活门。

但是国王从这个翻板活门里冲出来，他听见拉瓦利埃尔的叫声，赶来援助她。

他一边在她面前跪下，一边向蒙塔莱提出一大堆问题。蒙塔莱这时候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

但是就在国王跪下的时候，从门口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喊，还从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国王想奔过去看看是谁发出这声叫喊，是谁踩出这脚步声。

蒙塔莱力图把他拉住，但是没有成功。

国王离开拉瓦利埃尔，来到门口，但是拉乌尔已经走远，因此国王只看见一个人影儿转过走廊的拐角不见了。

第一七九章

两个老朋友

当宫廷上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时，有一个人神秘地走进沙滩广场后面的一所房子，这所房子我们认识，因为在一个发生骚乱的日子里，我们曾经看见它遭到达尔大尼央的围攻。

这所房子的主要入口在博杜瓦埃广场上。

房子相当大，四周围是花园，圣约翰街那一边被一些专卖刀斧等工具的铁匠铺围着，替它挡住了好奇的眼光。它藏在石头、喧闹声和青翠的草木这三重防御物里，就象一具用香料防腐的木乃伊藏在三重棺木里。

我们谈到的这个人虽然不年轻了，但是走起来步伐坚定。看见他深灰色的披风和使披风翘起来的长剑，谁都能认出他是一个追求奇遇的人。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看一看在阔边毡帽下露出来的细嫩光滑的皮肤，肯定会相信这些奇遇一定是风流艳遇。

这位骑士刚走进房子，圣日尔韦教堂的钟敲八点了。

十分钟以后，有一位夫人，后面跟着一个携带武器的穿号衣的仆人，来敲同一扇门，立刻有一个老女用人来替她把门打开。

这位夫人在进去时揭起了面纱。她已经不再是一位美人儿，但是女性的美还存在；她的年纪已经不轻，但是动作还灵活，风度还不错。在她那既华丽而又雅致的打扮下，隐藏着只有尼侬·德·

朗克洛①才能含笑面对的年龄。

她刚到了门厅，我们已经粗粗地描绘过相貌的那位骑士伸出手来迎接她。

“亲爱的公爵夫人，”他说。“您好。”

“您好，我亲爱的阿拉宓斯，”公爵夫人回答。

他把她领进一间陈设雅致的客厅，从几棵枞树黑糊糊的树梢透过来的落日余辉，把高高的窗子映成了紫红色。

两个人并肩坐下。

他们俩谁也没有想到吩咐点灯，就这样埋藏在阴暗中，好象他们想把对方埋藏在遗忘中一样。

“骑士，”公爵夫人说，“自从我们在枫丹白露会面以后，您音讯全无。我得承认，您在方济各会修道士去世的那一天出现，还有您参与了一些秘密活动，使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的惊奇。”

“我现在可以解释我的出现，可以解释我参与的秘密活动，”阿拉宓斯说。

“不过，”公爵夫人连忙回答，“首先让我们稍微谈一谈我们自己。我们成为好朋友已经有很久啦。”

“是的，夫人，但愿我们将来还会是好朋友，即使不能很久，至少也是在去世以前。”

“这是可以肯定的，骑士，我这次拜访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现在，公爵夫人，不再有跟从前一样的利益了，”阿拉宓斯微笑着说，在黑暗中他不用担心，因为对方不可能猜到他的微笑没有从前那么招人喜欢，那么生气勃勃。

“今天，骑士，我们有别的利益，年纪不同，利益也不同。我们

---

① 尼侬·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以聪明才智和相貌美丽而出名的女人。

现在谈谈就能互相了解，而且可以象从前不开口也能了解得那么深，所以让我们谈谈吧，您愿意吗？”

“公爵夫人，悉听尊便。啊！请原谅，您怎么找到我的地址的？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我已经说过。好奇。我希望知道您跟那个方济各会修士有什么关系，我跟他有过来往，他死得那么奇怪。您也知道，在枫丹白露公墓里的那座新墓边上会见时，我们俩都非常激动，谁也没有对谁说一句知心话。”

“是的，夫人。”

“嗯，我刚一和您离开就感到懊悔了。后来我一直渴望着了解情况。您也知道德·隆格维尔夫人①有点象我，是不是？”

“我不知道，”阿拉密斯小心谨慎地说。

“因此我记得，”公爵夫人继续说下去，“我们在那个公墓里什么也没有说，您没有说您和您在一旁监督入葬的那个方济各会修士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因此，这一切在我看来，是跟象我们这样的两个好朋友不相称的，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找您，向您证明我对您是忠诚的，还有玛丽·米雄，那个可怜的死去的女人，在人间留下的是一个值得好好回忆的影子。”

阿拉密斯朝公爵夫人的手俯下身子，在这只手上殷勤地吻了一下。

“您一定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我，”他说。

“是的，”她说，看见话题又被拉回到阿拉密斯想知道的事情上，有点恼火；“不过我知道您是富凯先生的朋友，我在富凯先生的周围寻找。”

---

① 德·隆格维尔夫人（1619—1679）：大孔代亲王的姐姐，马萨林的敌人，在投石党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朋友？啊！”骑士大声叫起来，“您言过其实了，夫人。一个受到这位慷慨的保护人照顾的可怜的教士，一颗充满感激和忠诚的心，这就是我跟富凯先生的全部关系。”

“他让您当上了主教？”

“是的，公爵夫人。”

“可是，英俊的火枪手，这是您的退隐了。”

“象您一样是政治阴谋，”阿拉宓斯心里想。“这么说，”他补充说，“您在富凯先生周围打听？”

“很容易。您曾经跟他一起在枫丹白露待过，您曾经跟他一起到您的教区去做过一次小小的旅行，您的教区，我想是美丽岛？”

“不是，不是，夫人，”阿拉宓斯说，“我的教区是瓦纳。”

“这正是我想说的。只不过我相信，美丽岛……”

“是富凯先生的一处产业，仅此而已。”

“啊！有人告诉我，美丽岛修筑了防御工事；而我知道您是一个军人，我的朋友。”

“我自从当了教士以后，把什么都忘了，”阿拉宓斯生气地说。

“很好……后来我知道您从瓦纳回来了，我打发人上一位朋友德·拉费尔伯爵家里去。”

“啊！”阿拉宓斯说。

“这个人守口如瓶，他让人回答我说，他不知道您的住址。”

“阿多斯没有变，”主教想；“是好样的，就坏不了。”

“后来……您知道我不能在这儿露面，太后一直对我不满。”

“当然知道；我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

“啊！这有各种原因。但是我们别谈它了……我不得不躲起来；幸好我遇见了达尔大尼央先生，您过去的朋友，对不对？”

“现在的朋友，公爵夫人。”

“他指点了我；他叫我去找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德·贝兹莫先

生。”

阿拉宓斯打了个哆嗦，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冒出一股火焰，没法瞒过他这一位眼光锐利的女朋友。

“德·贝兹莫先生，”他说，“达尔大尼央为什么要叫您去找德·贝兹莫先生呢？”

“啊！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主教一边说，一边集中自己的全部智力来妥善地应付这场斗争。

“达尔大尼央对我说，德·贝兹莫先生欠您的情。”

“这倒是真的。”

“一个人总象知道自己的债务人的地址那样知道自己的债权人的地址。”

“这也是真的。这么说，贝兹莫指点您了？”

“圣芒代，我派人上那儿送了一封信给您。”

“信在这儿，对我说来非常宝贵，”阿拉宓斯说，“因为正是靠了它我才享受到和您见面的快乐。”

公爵夫人对自己轻而易举地把这样微妙的一次解释中所遇到的困难都一一应付过去，感到很满意，轻松地叹了口气。

阿拉宓斯没有感到轻松。他说：

“我们刚谈到过您去拜访贝兹莫？”

“不，”她笑着说，“谈得还要远。”

“那么，谈到您对王太后的怨恨。”

“还要远，”她说，“还要远；我们谈到了关系……很简单，”公爵夫人打定了主意，说。“您知道我跟德·莱克先生生活在一起吗？”

“知道，夫人。”

“您知道跟正式丈夫差不多吗？”

“我听说。”

“您知道在布鲁塞尔吗？”

“知道。”

“您知道我的孩子们害得我倾家荡产吗？”

“啊！多么不幸，公爵夫人！”

“真可怕！我不得不尽力设法活下去，特别是要尽力设法别陷在贫困之中。”

“这可以理解。”

“我有一些过去的仇恨要报复，有一些过去的友谊要回报。我不再有声望，不再有保护人。”

“您曾经保护过那么多人，”阿拉密斯用巴结的口吻说。

“事情是这样，骑士。在那时我见到了西班牙国王。”

“啊！”

“根据惯例他刚任命了一位耶稣会会长。”

“啊！这是惯例？”

“您会不知道？”

“请原谅，我心不在焉。”

“事实上您应该知道，您和那个方济各会修士关系是那么密切。”

“您是想说，跟那个耶稣会会长吗？”

“正是……我见到了西班牙国王。他想帮我的忙，可是帮不上。不过他还是把我和莱克推荐到弗朗德尔，让修会的基金给我一笔年金。”

“这个修会是耶稣会？”

“是的。我是说那个方济各会修士被派来看我。”

“很好。”

“为了使这个情况合乎修会章程的规定，我应该被认为是在为修会效劳……您知道有这个规定吗？”

“我不知道。”

德·石弗莱丝夫人闭上了嘴，望着阿拉密斯；但是天太黑了。

“嗯，这是规定，”她说下去。“因此我应该显得有用处。我提出为修会旅行，他们把我列在那些旅行会友之内。您也了解，这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形式。”

“真妙。”

“就这样我领到了我的年金，数目不少。”

“我的天主，公爵夫人，您说的这些话简直就象是给了我一攮子。您，被迫去接受耶稣会的年金。”

“不，骑士，是西班牙的年金。”

“啊！除非昧了良心，公爵夫人，您一定会向我承认，这是一码子事。”

“不，不，完全不是一码子事。”

“可是您那笔可观的家产总还剩下……”

“还剩下当皮埃尔。别的没有了。”

“那也很不错了。”

“是的，但是当皮埃尔已经负债累累，当皮埃尔已经抵押出去，当皮埃尔象它的业主一样有点破产了。”

“王太后漠不关心地坐视这一切吗？”阿拉密斯说，他的好奇的眼光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是的，她把什么都忘了。”

“好象，公爵夫人，您曾经试图重新获得她的恩宠？”

“是的；但是叫人莫名其妙的，您看，是这个年轻国王继承了他亲爱的父亲对我的那种反感。啊！您也会对我说，我成了人们憎恨的那种女人，我不再是人们爱的那种女人了。”

“亲爱的公爵夫人，我求您，让我们赶快谈到促使您上这儿来

的事吧，因为我相信我们可以相互帮助。”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我到枫丹白露有两个目的。首先我是被您认识的那个方济各会修士召去的……顺便问一下，您怎么认识他的？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经历讲给您听，您还没有把您的经历讲给我听。”

“我认识他很简单，公爵夫人。我和他一起在巴马学神学；我们成了朋友，时而因为事务，时而因为旅行，时而因为战争，我们经常分隔在两地。”

“您知道他是耶稣会的会长？”

“我猜到了。”

“但是，奇怪的是您怎么这么巧也会来到旅行会友碰头的这家旅店？”

“啊！”阿拉密斯平静地说，“这纯粹是碰巧。我呢，我是为了晋见国王的事上枫丹白露找富凯先生。我路过，没有人认识我；我在路上看到这个临终的人，我认出他来了。其余的您也都知道，他在我怀里断的气。”

“是的，但是他在天上和人间留给您这么大的一个权力，使您可以用他的名义发布一些至高无上的命令。”

“他确实托付我办几件事。”

“与我有关的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一笔一万两千利弗尔的钱要付。我相信我已经签了字，那是领这笔钱少不了的。您没有领吗？”

“领了，领了。啊！我亲爱的主教，您发布这些命令时，有人告诉我，一方面是那么神秘，一方面又是那么威严，大家都相信您是亲爱的死者的继承人。”

阿拉密斯心情烦躁，脸涨得通红。公爵夫人继续说下去：

“我问过西班牙国王，他在这一点上消除了我的怀疑。凡是他

任命的耶稣会会长都是，而且按照修会的章程，都应该是西班牙人。您不是西班牙人，您没有得到西班牙国王的任命。”

阿拉宓斯只简简单单地回答：

“既然西班牙国王对您这么说了，您也应该看出，公爵夫人，您想错了。”

“是的，亲爱的阿拉宓斯；但是我又想到另外的事。”

“什么事？”

“您也知道，我什么事都要动脑筋想一想。”

“啊！是的，公爵夫人。”

“您会说西班牙话？”

“任何一个参加过投石党运动的法国人都会说西班牙话。”

“您在弗朗德尔住过几年？”

“三年。”

“您到过马德里？”

“十五个月。”

“因此您只要愿意，就能够取得西班牙国籍。”

“真的吗？”阿拉宓斯说，那种天真的态度把公爵夫人骗住了。

“当然……居住过两年，懂得语言，是必需的条件。您居住了三年半……多出十五个月。”

“您谈这个是为什么，亲爱的夫人？”

“是为的这个：我跟西班牙国王关系很好。”

“我也并不坏，”阿拉宓斯想。

公爵夫人继续说下去：

“您是不是愿意让我替您向国王请求，请求他把那个方济各会修士的继承权给您？”

“啊！公爵夫人！”

"您也许已经得到了?"她说。

"没有,以名誉向您保证!"

"好吧,我可以为您效这个劳。"

"为什么您不为德·莱克先生效这个劳呢,公爵夫人? 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而且您又爱他。"

"是的,确实如此。但是这不可能。总之,丢开莱克不谈,您回答我,到底愿意不愿意?"

"公爵夫人,不必了,谢谢!"

她沉默起来。

"他已经得到任命,"她想。

"在您这样拒绝以后,"德·石弗莱丝夫人又开口说,"我就不敢为我自己向您提出请求了。"

"啊! 提出来吧,提出来吧。"

"提出来!……如果您不掌握同意我的请求的权力,我就不能提出。"

"尽管我的力量很小,还是提出来吧。"

"我需要一笔钱来修建当皮埃尔。"

"啊!"阿拉密斯冷淡地回答,"钱?……说说看,公爵夫人,多少钱?"

"啊! 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糟糕! 您也知道我没有钱吧?"

"您,没有;但是,修会有。如果您是会长……"

"您明明知道我不是会长。"

"那么,您有一个朋友,他可是很有钱,就是富凯先生。"

"富凯先生? 夫人,他差不多完全破产了。"

"别人都这么说,我不愿意相信。"

"为什么,公爵夫人?"

“因为我有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几封信，也就是说莱克有这几封信，信上提到几笔很奇怪的帐。”

“什么帐？”

“关于出售年金和贷款的帐，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总之，照马萨林亲笔签字的信来看，财政总监可能从国库里捞走了三千万。情况很严重。”

阿拉密斯使劲地攥紧拳头，连指甲都掀进手心里去了。

“怎么！”他说，“您掌握这种信，竟没有去通知富凯先生？”

“啊！”公爵夫人回答，“这种东西是应该留着备而不用的。哪一天需要了，才从橱里取出来。”

“需要的日子到了吗？”阿拉密斯说。

“是的，我亲爱的。”

“您要让富凯先生看这些信吗？”

“我更喜欢跟您谈谈。”

“您一定是非常需要钱，可怜的朋友，才会想到这种东西，过去您对德·马萨林先生的文笔印象是那么不好。”

“我确实需要钱。”

“还有，”阿拉密斯口气冷淡地继续说下去，“您采用这种办法，一定连您自己也感到不忍心，它太残忍。”

“啊！如果我存心想作恶而不是行善，”德·石弗莱丝夫人说，“我就不会向修会会长或者富凯先生要我所需要的五十万利弗尔……”

“五十万利弗尔！”

“不用更多了。您认为这太多了吗？修建当皮埃尔，至少需要这个数。”

“是的，夫人。”

“因此我说，我就不会要这笔钱，而去找我的老朋友王太后；她

的丈夫①，马萨林先生的信可以做我的引荐信。我可以向她提出这个小小的要求，说：'陛下，我希望能得到在当皮埃尔接待您的荣幸，请允许我修建当皮埃尔。'"

阿拉密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我说，"她说，"您在想什么？"

"我在算加法，"阿拉密斯说。

"富凯先生算减法。我呢，我力图算乘法。我们都是善于计算的人！我们一定能取得一致意见！"

"能让我考虑考虑吗？"阿拉密斯说。

"不……在你我这种人中间，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就应该回答是或者否，而且应该立即回答。"

"这是一个圈套，"主教想，"象她这样的女人的话，奥地利安娜决不可能听。"

"怎么样？"公爵夫人说。

"好吧，夫人，富凯先生这时候如果拿得出五十万利弗尔，那真会使我感到意外。"

"这么说就不需要再谈下去了，"公爵夫人说，"当皮埃尔肯定能够修建。"

"啊！我想，您还不至于拮据到这个地步吧？"

"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拮据。"

"财政总监不能办到的事，"主教继续说，"王太后一定能为您办到。"

"啊！当然……请您告诉我，您不愿意，譬如说，我亲自跟富凯先生谈这几封信吗？"

"在这方面，公爵夫人，您喜欢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富凯先生也

---

① 见上册第318页注。

可能感到自己有罪，也可能感到自己没有罪，如果他感到自己有罪，我知道他这个人相当骄傲，不可能承认；如果他感到自己没有罪，他会为这个威胁大发雷霆的。”

“跟以往一样，您推论起来象一个天使。”

公爵夫人站起来。

“这么说，您要到王太后那儿去告发富凯先生了？”阿拉密斯说。

“告发？……啊！多么卑鄙可耻的字眼儿！我不会告发的，我亲爱的朋友。您非常懂政治，决不会不知道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我要站到反对富凯先生的一方去，仅此而已。”

“您说得有理。”

“在一场党派战争里，一件武器就是一件武器。”

“毫无疑问。”

“一旦跟王太后恢复原来的亲密关系以后，我这个人可能变得很危险。”

“这是您的权利，公爵夫人。”

“我会使用它，我亲爱的朋友。”

“您不会不知道，富凯先生跟西班牙国王非常好，公爵夫人？”

“啊！我猜想得到。”

“如果您象您说的那样进行一场党派战争，富凯先生也会对您进行另一场。”

“啊！有什么办法呢！”

“这将是他的权利，对不对？”

“当然。”

“他跟西班牙很好，他会把这友谊变成他手中的一件武器。”

“您是想说，他会跟耶稣会的会长很好，我亲爱的阿拉密斯。”

“这也有可能，公爵夫人。”

"到那时就会把我从耶稣会领的年金取消。"

"我也确实担心这一点。"

"总能应付过去的。嗯！我亲爱的，在黎塞留以后，在投石党运动以后，在流亡以后，对德·石弗莱丝夫人说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年金，您也知道，是四万八千利弗尔。"

"唉！我当然知道。"

"还有，在进行党派战争的时候，您也不是不知道，会打击到敌人的朋友们头上。"

"啊！您是想说，会打击到可怜的莱克头上？"

"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公爵夫人。"

"啊！他只领一万二千利弗尔的年金。"

"是的；但是西班牙国王有威信。他在富凯先生的怂恿下，会让人把莱克先生关在哪个堡垒里。"

"我倒不怎么怕这一点，我的好朋友，因为跟奥地利安娜和好以后，我可以使法国出面请求释放莱克。"

"这倒是真的。不过您还有别的事要怕的。"

"什么事？"公爵夫人说，故意装出一副惊讶和害怕的神色。

"您将来会知道，也许您已经知道，一个人一旦加入修会，要再脱离就没有那么容易。他可能知道的那些秘密是很危险的，对泄露秘密的人说来，它们具有给他带来不幸的根源。"

公爵夫人考虑了一会儿。

"这一点比较严重，"她说，"我得好好考虑。"

尽管屋里十分黑暗，阿拉密斯还是能感到从他朋友的眼睛里冒出象烧红的铁一样灼热的眼光，一直射入到他的心房。

"让我们总结一下，"阿拉密斯说，他这时候已经做好戒备，一只手伸进了紧身短袄，短袄里藏着一把尖刀。

“对，让我们总结一下。好朋友，明算帐。”

“您的年金取消……”

“四万八千利弗尔，加上莱克的一万二千，一共是六万利弗尔；您想说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对，我在想您得到什么来补偿。”

“我从太后那儿可能得到的五十万利弗尔。”

“也可能得不到。”

“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公爵夫人冒失地说出了口。

这句话使骑士竖起了耳朵。从对手犯下这个错误的时候起，他在心里认真地提防着，所以他一直占着上风，而她呢，失去了优势。

“好，就算您得到这笔钱吧，”他说，“您将失去的是它的两倍，因为您将领到的是十万法郎的年金，而不是六万法郎，期限是十年。”

“不会的，因为我的收入将只在富凯先生担任大臣的期间遭受这个损失。不过这个期间我估计只有两个月。”

“啊！”阿拉密斯说。

“您看见了吧，我很坦率。”

“我感谢您，公爵夫人，不过您猜想修会在富凯先生失宠以后会重新付您年金，那就猜想错了。”

“我知道用什么办法让修会出钱，正象我知道用什么办法让王太后掏腰包一样。”

“这么说，公爵夫人，我们全都得在您面前降下旗子投降了。胜利属于您！凯旋属于您！我求您宽大吧。把军号吹起来吧！”

“这怎么可能呢？”公爵夫人说，对受到的讽刺毫不在意，“您居然在倒霉的五十万利弗尔前面退缩，而这关系到能使您避免，我是说能使您的朋友，对不起，能使您的保护人避免象一次党派战争引

起的那种麻烦。”

“公爵夫人，原因在这儿：在这五十万利弗尔以后，德·莱克先生会来要他的一份，数目也是五十万利弗尔，对不对？在德·莱克先生的一份和您的一份以后，又将来要您的孩子们的一份，您的穷苦的亲戚朋友的一份，人人都要一份，而这些信即使会连累人，也不值三四百万。说真的！公爵夫人，法国王后的带子上的那些钻石比马萨林签过字的这些废纸值钱，可也只值您为您自己要的价的四分之一。”

“啊！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但是商人对自己货物随着自己高兴漫天要价，买不买是顾客的事。”

“噢，公爵夫人，您要不要我把为什么我不会买您的信的原因说出来吗？”

“说吧。”

“您那些马萨林的信是假的。”

“胡说！”

“当然是假的。因为至少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马萨林先生使您跟王太后发生不和，您居然还跟他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这有着爱情的味道，同谋活动的味道，还有……说真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词儿说出口。”

“还是说吧。”

“有着讨好的味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信里说的事并不因此就不是真的了。”

“我可以向您发誓，公爵夫人，您不能够在太后面前用上这些信。”

“啊！不，我在太后面前什么都能够用上。”

“好！”阿拉密斯想。“那就唱吧，泼妇！叫吧，蝰蛇！”

但是公爵夫人已经说够了；她朝门口走了两步。

阿拉密斯最后还给她保留着一件倒霉事……战败者在得胜者的战车后面发出的诅咒。

他拉铃。

客厅里立刻出现了灯光。

主教立在一圈灯光中间，灯光照亮了公爵夫人的焦虑憔悴的面容。

阿拉密斯用讽刺的眼光久久地望着她苍白、干枯的脸颊，望着她从没有睫毛的眼皮间冒出火星的眼睛，望着她双唇仔细地遮住稀稀落落几颗黑牙的嘴。

他自己呢，却故意摆出一个优美的姿势，朝前伸出他那完美、结实的腿，朝上昂起他那充满智慧的、高傲的头；他微笑着；为的是露出牙齿，在灯光下，牙齿还挺有光泽。上了年纪的卖弄风情的女人明白这个风流汉子在故意嘲笑她。她正好是在一面大镜子前面，对比之下，她的衰老虽然那么仔细地掩盖，还是十分明显地在镜子里显露了出来。

这时候阿拉密斯对她连连地鞠躬，象从前那个火枪手一样，身段柔软，而且姿势优美。她甚至没有向阿拉密斯还礼，就迈着因为仓促而变得沉重不稳的步子走了。

阿拉密斯象一阵微风在地板上拂过似的，轻快地赶过来，把她送到大门口。

德·石弗莱丝夫人向她的身材魁梧的仆人做了一个手势，他重新扛起他的短筒火枪。德·石弗莱丝夫人离开了这所房子；在这所房子里两个如此亲热的朋友因为互相太了解，所以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布拉热洛纳子爵　　（中册）
作者=（法）大仲马著郝运　　汪振译
页数=882
SS号=10338928
出版日期=1984年03月第1版